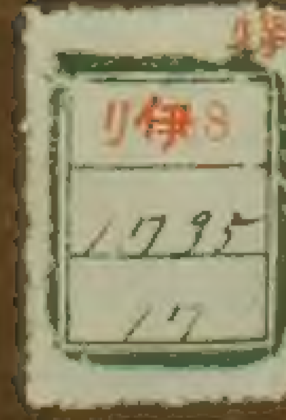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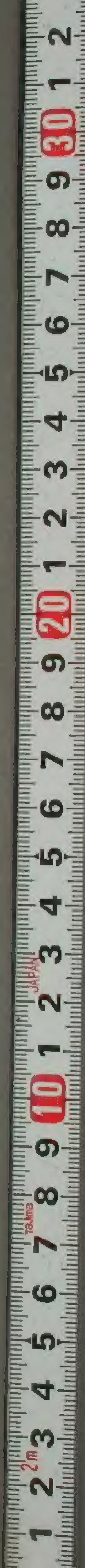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前漢書

一



リ伊8
1795
17



班固前漢書凡百篇總一百二十卷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八表一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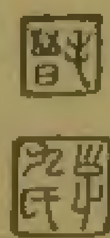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顏師古注

皇明崇禎十有五年歲在橫艾敦牂如月初吉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黓今從史記歷書



前漢書目錄

帝紀　　顏師古注

本志

王陵　周勃子亞夫

第十一卷

十二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寛　靳歙

周緤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王　衡山王

濟北王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萬石君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十四

第十七卷

車千秋　王訢
楊敞子惲　蔡義
陳萬年　鄭弘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辛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疏廣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　貢禹
龔勝　龔舍
鮑宣

第四十三卷

第十七卷

定陶共王康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 子宣 義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上下

楊雄

第五十八卷

儒林

楊何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酷吏

郅都　甯成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白圭　猗頓

烏氏蠃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丙氏

刁閒　師史

宣曲任氏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楚田仲　劇孟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淳于長

董賢

第六十四卷上下

匈奴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兩粤南閩

朝鮮

高帝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次即邑繫於縣也 姓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 母媼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媼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皆不詳載郎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寐也陂音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天昏晦暗 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 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不作娠 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美須髯 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髯音人占反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寬仁愛人

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音呼括反。）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他皆類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媼，王家之媼也。武負，武家之母也。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為證，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鮦陽音紂，射陽其字作貰，以為音，豈可當時所呼別有意義，立得即定其字以為且音乎。）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繇讀與徭同。）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之聲也。大息，自傷歎也。喟音丘位反。）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曰單父，縣屬山陽。）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亡匿，初就為客，後遂家沛也。仇，讎也。音求。）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贐，又作賮，音皆同。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漢書又音才刃反。陳遵傳云陳遵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進未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略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令也。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易，輕也。音弋豉反。）乃紿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紿，欺也。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賀錢數耳。紿音徒在反。）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故特禮之。）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處也。令於尊處坐也。上坐音才臥反。下亦同。）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屈也。音丘勿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言己所生之女也。）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異之，而嫁於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師古曰：卒，終也。）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晉灼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

卑魯元公主爲太后當胎如也謂之元不得爲諡也韋說失之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
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
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爲嗥嚳二音並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師古曰餔食之餔如淳曰餔其糟是
也以食食人亦謂之餔國語曰國中童子無不餔也呂氏春秋曰下壺飧以餔之是也又本為飲後因食之故言餔也餔音必胡反老父相后曰夫人天
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因有
此男故夫人貴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
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古自有似君之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
嚮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戒貴也及高祖
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
曰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異韋

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爲帳師古曰之往也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爲笋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師古又字籜音託時時冠
之師古曰愛玩之也休息之假則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從送號爲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
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
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比音必寐反他皆類此到豐西澤中亭止
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爲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被音皮義反夜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故其下曰有人蛇當徑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
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
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
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師古曰謂所言不實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而寤也音工效反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晉灼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師古曰猒音一涉反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凡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非必本當時之號境界他皆類此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其氣所在而求得之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二世傳世秋七月陳涉起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名屬沛國至陳自立為楚王。張晏曰秦滅楚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以從民望也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者皆謂行而取之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財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言一見破敗即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子弟之人老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稱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illegible]蚩尤庶人之貪者[illegible]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師古曰瓚[illegible]而非三朝記也其餘則如應說沛廷沛縣之廷）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為釁[illegible]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師古曰[illegible]然則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釁[illegible]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illegible]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不失也呼音火亞反）旗幟皆赤（師古曰幟[illegible]音式志反[illegible]總稱為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illegible]師古曰音丁甘反）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illegible]師古曰戲[illegible]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illegible]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illegible]）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酣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illegible]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illegible]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沛公攻胡陵（[illegible]）方與（鄭氏曰音房[illegible]）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illegible]師古曰四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illegible]）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沛公左司馬得殺之（[illegible]師古曰得者[illegible]之名）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答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illegible]魏惠王[illegible]）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illegible]）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illegible]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illegible]蘇林曰歇音[illegible]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借音）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

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郯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一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所以為君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步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屬陳師古曰從謂逐計也尚書曰夏計略錯誤逐復去之司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如淳曰𡰱章邯司馬師古曰𡰱古夷字屠相師古曰相縣名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收謂取其兵而取之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五大夫爵名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處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師古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故立其後以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儋音丁甘反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北者敗也北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煩借音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止言語譟讙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師古曰盱音吁台音怡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爲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師古曰[illegible]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illegible]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爲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illegible]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illegible]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illegible]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爲[illegible]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illegible]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師古曰[illegible]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曰[illegible]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數[illegible]前陳王項梁皆敗[illegible]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illegible]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illegible]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illegible]之都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illegible]遇剛武侯[illegible]奪其軍四千餘人并

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illegible]）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illegible]）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illegible]）酈食其爲里監門（[illegible]）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illegible]）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揖者手自[illegible]）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illegible]）沛公以爲廣野君吕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illegible]）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illegible]）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illegible]司馬法曰斬以[illegible]）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illegible]）時趙別將司

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illegible]）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師古曰犨縣名也[illegible]）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引兵過宛城西出）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阻險而自固以拒敵）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illegible]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illegible]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illegible]史記遲作黎[illegible]）南陽守欲自剄（[illegible]以刀割頸爲剄）其舍人陳恢曰（文穎曰[illegible]爲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恢音口回反）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吕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共為約而使降也 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令守其郡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 瓚曰時韓成未封且有襄侯王陵 [illegible] 封也師古曰戚鰓初從而為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 [illegible]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蘇林曰番音婆 [illegible] 與偕攻析、酈，蘇林曰酈音蹢躅之蹢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二縣名 [illegible] 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 [illegible] 酈即 [illegible] 縣也 皆降。所過毋得鹵掠，[illegible] 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illegible] 文穎曰姓瑕丘 [illegible] 河南王 [illegible] 姓瑕丘乎 八月，沛公攻武關，[illegible] 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音堯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鄭氏曰蕢音蕢蘇林曰蕢音 師古曰蘇音是也丘怪反 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五星聚于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 占見天文志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韍音弗 封皇帝璽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 [illegible]

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城觀西四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是也[illegible]）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illegible]）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音一遙反）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師古曰[illegible]）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有舊關餘跡尚在穀城即新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吕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吕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之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

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爲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皆極纖細過是而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師古曰籍謂爲簿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卽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illegible]不應得入也師古[illegible]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illegible]又力[illegible]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illegible]〕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

以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師古曰凡言爲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也不以自隨〕獨騎與樊噲靳彊滕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也服虔曰走音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比比之類音義皆同〕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在也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脫身去間至軍〔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觸胡苟自免而去間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左氏傳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臣瓚曰即周時犬丘也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自長安以東至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之衛州朝歌縣也）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皋陶之後）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共音龔）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荊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如淳曰音舒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師古曰薊音計今幽州薊縣）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今在青州）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者錄事追言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又音呼是時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歸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而各使就國故總云罷戲下也一說云時項羽在戲水之上故云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至咸陽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其例甚多具見灌韓傳）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忠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亦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

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也）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illegible]）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illegible]縣名屬武都）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畤（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如淳曰右扶風好畤縣師古曰即今雍州好畤縣）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即今[illegible]州鉅野縣[illegible]）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巡其民人也孟康曰徇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音辭峻反）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illegible]反吸音翕）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師古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郴縣名屬桂陽如淳曰郴音綝師古曰首或以爲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云黥布殺之爲錯然令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明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言布也非班氏之錯郴郴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爲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漢王如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蒙恬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禽獸曰苑苑有垣曰囿以種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傜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臨晉本名其地居河之西瀕東臨晉境故因取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鄭氏曰爲音人相爲之爲師古曰應說是也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爲音無爲之爲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爲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弒諸弒君者其例皆同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爲義帝發喪此爲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

此東伐師古曰爲並音于僞反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大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臨臨音力禁反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爲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瓚曰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塞翟已敗而歸漢矣不欲得關中如淳說郎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因已得二年矣而殷當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張耳申陽與大臣歸漢則亦在十年也又以五諸侯從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關明矣并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晉灼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師古曰殺人既多壅水不流圍漢王三帀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鄧展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並與酈食其同音異其人而近代學者以爲審食其則爲食基趙則食其異也何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駮何所據依且三紀漢紀三者以三人字略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遣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拘執羽常置軍中以爲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將兵居下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如淳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求索之索師古曰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距漢也為音于偽反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隴西上郡此所置五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關中大饑米斛萬錢師古曰一斛直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他皆類此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少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佗同並音徒何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刑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閭反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皋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橈楚權服虔曰橈弱也師古曰音女教反其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豎者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促速也銷鑠也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莧反疏音所去反下文間其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曰間謂投[illegible]從[illegible]門道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頭上[illegible]人[illegible]也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魏豹樅公守滎陽晉灼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先已叛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illegible]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同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illegible]序曰[illegible]安集之於[illegible]左氏傳曰楚臣輯睦他皆放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師古曰[illegible]葉音式涉反宛葉二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渡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逃走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趨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煑而殺之音普庚反他皆類此）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張晏曰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何妖星所出亦若布彗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壍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illegible]）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稾之屬也積音[illegible]）復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illegible]）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擿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擿音他歷反撓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師古曰從就也）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鄭在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皋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鄭在鄭地汜擇者又亦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皇山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師古曰眛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聞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阻音[illegible]）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師古曰罷讀曰疲饟古餉字也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古曰數責其

（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男子之通稱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illegible]文說是也）羽當以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有也掘音其勿反）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以安眾也捫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瘉（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謂與楚接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敕命也下音胡稼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謂作衣衾而斂之於棺）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將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高帝紀第一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illegible]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師古曰…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讀曰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

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眾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其名[illegible]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為縣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illegible]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下沛洨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洨音胡交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illegible]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illegible]理則可不得言四面皆楚也[illegible]人楚舞吾為若楚歌[illegible]）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師古曰即濟北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謚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安輯撫也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illegible]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illegible]絕而[illegible]也）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illegible]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illegible]）大王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illegible]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illegible]王是號比擬相儗無尊卑之差別也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

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㠯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㠯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㠯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顧大王㠯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善之事皆稱為幸而非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㠯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盧綰也）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按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氾音敷劍反）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㠯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㠯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㠯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瓚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㠯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項羽廢而弗立今㠯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吏㠯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民㠯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亡罪而亡爵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㠯上賜爵各一級（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來說及陳請者不即為斷甚亡謂也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如淳曰秦爵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語辭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稱副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覝其音同耳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帝舊名今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通侯諸將晉灼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見序列也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陛下嫚而侮人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餉字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桀然獨出也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即日者謂當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蓋見其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以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荊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荊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遂行於世晉灼曰中國稱代荊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荊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荊尸而舉亦已久矣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而

利幾恐反師古曰普召通侯入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韋昭曰未得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令之罪罪之故帝愍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他皆類此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也所以當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臣瓚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以故大小以秦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本應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

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是也建音居偃反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然十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純之勢限也李奇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人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之當百萬也其以土按文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音之釋得其真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十二之利者除去秦也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鄣郡今丹陽也吳郡本會稽也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從鄣徙丹陽轉以爲郡故謂之故鄣也師古曰鄣音章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郯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郯音談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師古曰以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讀曰促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篲者所以埽也音似歲反）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善太公家令之言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亦善其令父敬己）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本一姓也今有之故急耳曼音萬）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紀傳所說也）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耏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耏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

故可因以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蘇林曰屬真定也師古曰垣音袁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服虔曰槥音衞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槥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爲櫝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爲槥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金布者令篇名也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在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絺音丑知反紵音佇罽音居例反操音千高反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觗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之爲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壽也已解於上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閒謂小兒多詐狡獪爲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獪音工外反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illegible]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自道守者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爲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放此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荊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今乃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證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illegible]不足采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赦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應劭曰東海人師古曰豨音許豈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師古曰爲音于僞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渫汙也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知之何也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購設賞募也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也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之縣也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云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還都於中都也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省其欲省賦斂也今獻未有程師古曰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令諸侯

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何也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酇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酇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酇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酇縣云侯國沛酇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酇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酇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酇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孫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酇侯是知何封酇國根據筑陽此明驗也但酇字別有鄌音是以沛之酇縣史記漢書皆作鄌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酇曰贊治然則沛酇亦有贊音酇鄌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師古曰癃疲病也音隆 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 詔曰擇可㠯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也復音方目反 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陸梁地以爲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 使與百粵雜處 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 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古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言趙它長治爲之長帥而治理之也 甚有文理中縣人㠯故不耗減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 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 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居而授之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埶上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 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韋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荊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㠯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㠯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 孟康曰音儈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晉灼曰蘄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甀而轉寫者誤爲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則正作甀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 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 上擊筑 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慨音口代反泣數行下師古曰泣目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日樂飲日日樂飲也樂音來各反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沛侯濞重厚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懿反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帝有聖略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古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循之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字例多為釐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子為淖齒所殺趙悼襄王師古曰孝成王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令視其家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之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基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已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illegible]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爲南越王自此王三郡[illegible]桂林[illegible]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illegible]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illegible]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illegible]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亦曰王主[illegible]臣瓚王琳或云公者比於上[illegible]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吾於

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相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illegible]侯師古曰[illegible]扁音步典反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師古曰戇愚也[illegible]音下絳反今則竹巷反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illegible]自此之後汝亦[illegible]不復知之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爲已身之幸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

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誅之見亦此也）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illegible]）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文穎曰蹻猶翹也如淳曰蹻音如今作樂蹻行之蹻[illegible]）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illegible]）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謚也）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滅絕）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摹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饒又音僥）范氏其後也（師古曰晉司空士蔿之孫士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匄也）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晉主夏盟為范氏（師古曰言晉為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為晉正卿）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盾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後歸于

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彊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晉灼曰涉猶入也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師古曰鮮少也言其代近也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謂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應劭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大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帝紀第一下　　

惠帝紀第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曰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即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二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廄之馭者後又令為騎因謂騶騎耳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自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

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云二百石以下者備其等也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故曰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illegible]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illegible]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illegible]曹吏舍不入牢獄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illegible]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illegible]左官之非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官學[illegible]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illegible]

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今以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姪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葉音連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師古曰若頓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鬄音他計反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二十匹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

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始尊公主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此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乙亥夕而不見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兄也吳王濞父也 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師古曰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秋七月都廄災 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云名嫣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呂下別制名號至於薄文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 宜陽雨血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豳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 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 賜民爵戶一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 令民得賣爵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樊噲也 起長安西市 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當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 師古曰篤厚也 聞

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戚夫人因呂后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惠帝紀第二 終

高后紀第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雉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以勸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子强爲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右呂氏子非孝惠子也[illegible]不疑爲恒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爲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音與敕同其字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虯反他皆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爲先後之次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酈商潁陰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王陵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錢湌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湌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illegible]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孰食曰湌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言時得間賜是爲湌錢湌小食也師古曰餐湌同一字耳音千安反湌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没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巷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荀悅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以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弘漢書云之書弘以爲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爲襄城侯者荀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循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甚武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

是耶何謂其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六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非郎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 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 如淳曰皆追謚 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盧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 孟康曰宦者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恩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 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 師古曰顓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 師古曰紿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

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之往也迺為上將將兵畱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豫音弋庶反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師古曰呂后妹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音竹出反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所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成之子以成死事子通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師古曰襢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襢音徒旱反軍皆左襢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彷徨不進之意也徘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鬭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illegible]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載入長樂宮 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笞殺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 師古曰拱己[illegible]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 師古曰闥宮中小門音他曷反 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終

文帝紀第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 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illegible]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illegible]則沂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非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蹀屣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㠯爲得之者㠯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者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㠯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㠯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㠯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illegible]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㠯光[illegible]

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㠯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illegible]丞相㠯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閒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illegible]他皆類此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言其有……)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何大人封高鄰侯也)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后如淳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喜以子濞為王追諡為頃侯則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后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酇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為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元王高帝弟也)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

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 師古曰蚤古以爲早字也 所吕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 應劭曰慊音篋慊滿也師古曰慊快也 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 晉灼曰嬗古禪字 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 師古曰重猶益也 謂天下何 師古曰猶言何以謂天下也 其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 師古曰閱猶更歷也 明於國家之體吳王
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吕陪朕 文穎曰陪輔也 豈爲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吕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 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 人其吕
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吕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 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
有天下者莫長焉 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有長久無及殷周者也 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
高帝設之吕撫海內 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 今釋宜建 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 而更選於諸
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 師古曰不當更議 子啟最長 文穎曰景帝名 敦厚慈
仁請建吕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曰雖
非已生正嫡但爲後者即得賜爵 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吕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 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

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皆通 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 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目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管反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目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目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爲糜鬻也陳久舊也小[illegible]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教反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師古曰使具爲條制 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縣有蠻夷曰道此制也[illegible] 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illegible] 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illegible] 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illegible] 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illegible]此賜米令條中也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

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師古曰尊昌官也[illegible] 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鄔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爲鄔乎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目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

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㠯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㠯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也音[illegible]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㠯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㠯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至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匄㠯啟告朕師古曰匄音蓋匄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是則於朕爲助也尚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㠯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illegible]因各敕㠯職任務省繇費㠯便民師古曰[illegible]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illegible]是㠯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illegible]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省纔足充事而已餘皆㠯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illegible]可以籍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㠯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爲糧食也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猶言辟惡耳[illegible]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㠯通治道而來諫者

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㠯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㠯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吏㠯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㠯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㠯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㠯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故有夭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㠯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遂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今朔方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各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畱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㠯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師古曰詿亦誤也音卦）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㠯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以爲名於義無取又諸本不作城邪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民放鑄也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古曰[illegible]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棨音啓詔曰道民之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從事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吕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令者也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吕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吕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吕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吕供粢盛皇后親桑吕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晉灼曰廑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吕異也師古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功臣表云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卬姓孫而諸說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卬之玄孫會宗自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音要約之要於是吕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吕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疾也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illegible]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己師古曰以賢為右[illegible]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
[illegible]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
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是重吾不德
也師古曰[illegible]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illegible]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
色新垣平設五廟[illegible]語在郊祀志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
策之傅納以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illegible]
垣平[illegible]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illegible]以求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illegible]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illegible]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illegible]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illegible]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illegible]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蘇林曰棫音域臣瓚曰秦昭王所作也師古曰黃圖作扶風）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八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無常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也處謂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悼也怛音丁曷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師古曰使車往來轍跡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之號也）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古之道者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有姓而此獨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臣瓚曰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蝩蝗音胡光反蝩音鍾）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

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亦同也　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微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以天年已甚矣晉灼曰言以朕不明而嘉壽朕之儉約小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二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我者豈哉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令尚循其意可概矣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到此詔文也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　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下謂下棺也音胡嫁反與高紀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

穿壙實葬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土之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内史卒萬五千人臧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吕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吕利民師古曰弛廢也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吕臺爲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皁也賈誼曰身衣皁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吕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吕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吕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吕几杖羣臣爰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吕媿其心專務吕德化民是吕海内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景帝紀第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爲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㠯發德也舞者所㠯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㠯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曰耆讀曰嗜）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等也音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

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師古曰磽謂磽埆薄也陿謂褊隘也毄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磽音苦交反陿音狹毄古繫字）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在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明之著師古曰著音竹筯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

者言從十十之任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師古曰閼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二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璧又音闢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蓺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蓺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高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閼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應劭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illegible]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應劭[illegible]誄文也臣瓚曰景帝[illegible]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illegible]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illegible]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illegible]故[illegible]事之當事者遣大鴻臚[illegible]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令當是表誤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賵師古曰襚音遂賵音芳鳳反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葬事也輓音晚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師古曰更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illegible]太后以帝崩後六年[illegible]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

也師古曰此說是也故名之不以人名前書所謂也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爲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衞綰也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也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爲相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職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僞金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爲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轓以簟爲之或用革如淳曰轓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欒盈即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轓音甫元反輒音方遠反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言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爲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蘂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爵官不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沒入者沒入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者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紛音芬組者今綬紛之錯繆非纂也紅讀曰功綷音子內反絛音土刀反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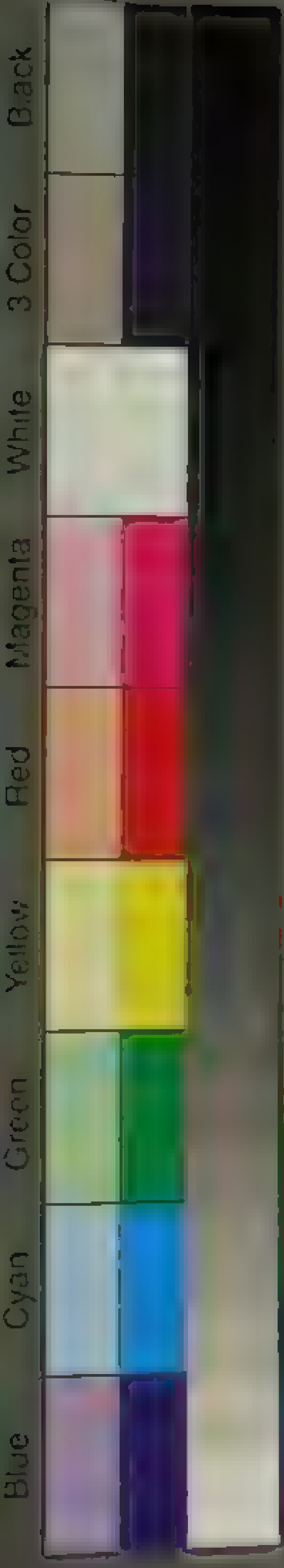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傜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毋攘弱眾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韋昭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直謂詐偽稱吏耳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師古曰[illegible]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命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illegible]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illegible]眊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宦故減訾四算得宦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宦字頓此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

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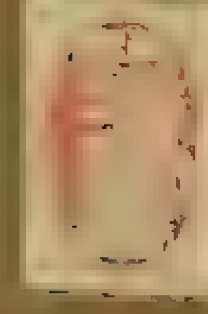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㠯爲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僱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二駟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illegible]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illegible]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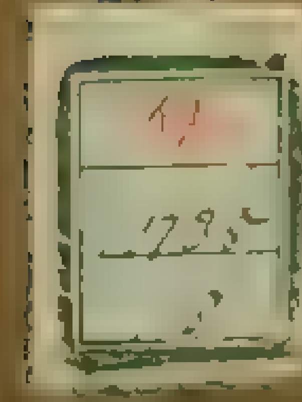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㠯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以直道而行故能[illegible]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埽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㠯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也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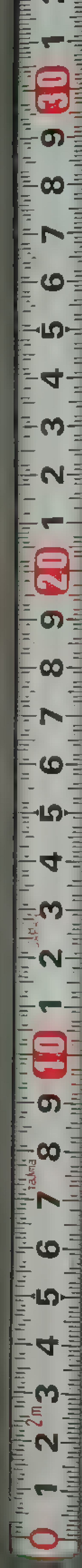
景帝紀第五　終



前漢書　二







武帝紀第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謚法威強叡德曰武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之三年也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蘇林曰蚡音歙鼠之歙師古曰蚡亦歙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師古曰衛綰也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關東從六國張儀為秦昭王相[illegible]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韓非執術商鞅為法[illegible]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illegible] 行三銖錢 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 夏四月己

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

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 今天下孝子順孫願

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

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 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鬻鬻音之六反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行子即復子 [illegible] 五月詔曰河海潤

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 孟康曰為歲事為常事也 [illegible] 師古曰歲以為常 [illegible] 曲加禮 如淳曰祭禮 [illegible] 有所加也 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 [illegible] 師古曰帑讀與奴同 [illegible]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 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 其

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 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議立明堂遣使者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

臧皆下獄自殺 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 [illegible] 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 丞相

嬰太尉蚡免 師古曰嬰竇嬰蚡田蚡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

夜出初置茂陵邑 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 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飢 賜徙茂陵者戶

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 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 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 [illegible]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

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 [illegible] 閩越圍東甌 應劭曰 [illegible] 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

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illegible] 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

薨 [illegible] 武帝外祖母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illegible] 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 [illegible]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師古曰孝謂善[illegible]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 [illegible]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illegible] 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illegible]髕者以墨蒙其髕[illegible]髕去膝蓋骨[illegible]扶味反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illegible]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illegible]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昚 [illegible] 北發渠搜 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瓚說近是 氐羌徠服 師古曰徠古往來之來字也[illegible]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 師古曰虖讀曰呼[illegible]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吕求夜寐吕思 師古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乃寐也 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 [illegible] 何行而可吕章先帝之洪業休德 師古曰章明也[illegible]休美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 師古曰已德不及遠也 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美稱[illegible]大夫衆官稱也[illegible]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吕書對著之於篇 師古曰篇謂竹簡也 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師古曰五帝之畤也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吕

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不承詔命也嫚與慢同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輜重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爲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侯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氾及凡十六郡界也氾音敷劒反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於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曰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云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孟說是也淬音千內反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師古曰以黨灌夫也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流誤因承此語遂謂上計者爲計偕則不詳文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郡使曰計偕者失也若代有計偕何得言與計偕乎失之遠矣後學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春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爲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閒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

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晉灼曰入將選也不得已而用之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illegible]輯和也[illegible]宜而教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illegible]輯與集同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似也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illegible]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官也[illegible]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眾庶陷害欲刷恥改行[illegible]復奉正議厥路亡繇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復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師古曰循從也由也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爲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爲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illegible]周也繇讀與由同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師古曰天地四方爲宇臻至也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復除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選豪俊講文學師古曰講謂和習之稽參政事祈進民心師古曰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illegible]郡之中故云闔郡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illegible]得聞達於天子也雍讀曰壅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謂郡之將守尉令長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元元善也厲蒸庶師古曰蒸眾也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illegible]數[illegible]九錫[illegible]九命春秋[illegible]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illegible]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

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illegible]一有功[illegible]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總列九錫雖說者[illegible]一錫贊說是也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師古曰與讀曰豫斥擯棄之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illegible]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當率以化下今郡不舉賢人為不勝任也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師古曰暢通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illegible]伏羲神農結網耒耜[illegible]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上繫之辭也言易道通於萬物之變故作器用以利[illegible]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詩也陽數[illegible]九人君當[illegible]九變[illegible]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illegible]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終也師古曰貫條也選擇也[illegible]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知新政而為鑒戒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

年以前皆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者皆謂之逋逋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薉君南閭等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薉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薉君之名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文穎曰[illegible]慈愛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西至符離師古曰漠北塞名也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

愛也（[illegible]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吕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吕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其赦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葢聞導民吕禮風之吕樂（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吕風[illegible]）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詳悉也延引[illegible]）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吕為天下先（師古曰[illegible]）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吕厲賢材焉（師古曰[illegible]化於鄉黨又吕獎厲賢材之人）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師古曰[illegible]）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illegible]）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illegible]）葢孔子對定公吕徠遠（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illegible]子答吕悅近徠遠今[illegible]）哀公吕論臣（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illegible]仲尼曰政在選賢）景公吕節用（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illegible]）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illegible]）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illegible]）今大將軍仍復克獲（[illegible]）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illegible]貤音移[illegible]）

爲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今 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illegible]

元狩元年 [illegible]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 師古曰麟麋身牛尾 [illegible] 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 師古曰 [illegible]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師古曰 [illegible] 第十一等爵 民爲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illegible] 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 師古曰憯痛也怛悼也 [illegible]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服虔曰怵音 [illegible] 應劭曰怵誘也 [illegible] 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師古曰小雅正 [illegible]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illegible] 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 師古曰致送至也 [illegible] 曰皇帝使謁者 師古曰謁者之文 [illegible] 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 師古 [illegible] 縣鄉即賜毋贅聚 如淳曰贅會也 [illegible] 師古曰即就也 [illegible] 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 [illegible] 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 應劭曰 [illegible] 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illegible] 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illegible]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

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曰昆音下[illegible]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illegible]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illegible]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illegible]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illegible]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illegible]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illegible]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illegible]初算緡錢[illegible]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illegible]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illegible]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illegible]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illegible]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illegible]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illegible]兩軍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如淳曰李廣傳[illegible]下吏當死贖為庶人[illegible]將軍此紀為誤也師古曰傳寫[illegible]為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illegible]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illegible]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

遂之（師古曰撟[illegible]）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以下至乘從者帛，（[illegible]從者也師古曰[illegible]公字非也後人[illegible]）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誥。（[illegible]）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眾，（[illegible]）又禁兼并之塗，（[illegible]）故改幣以約之。（[illegible]）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師古曰稽考[illegible]）廢期有月，（[illegible]）而山澤之民未諭。（師古曰未諭者[illegible]）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師古[illegible]）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孟康曰虔固也[illegible]）何紛然其擾也！（師古曰擾亂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大者博士之名也[illegible]）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師古曰[illegible]）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illegible]行在所[illegible]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曰[illegible]天子或在京師[illegible]）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illegible]）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師古曰[illegible]）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師古曰野荒[illegible]）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illegible]），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illegible]）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illegible]）春，起柏梁臺。（[illegible]）三月，大雨雪。（師古[illegible]）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

難[illegible]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illegible]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illegible]諭告所抵無令重困[illegible]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illegible]以故關爲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illegible]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illegible]關東郡国十餘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勃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illegible]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illegible]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illegible]名曰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曰[illegible]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illegible]汾陰本冀州地也[illegible]兩河間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illegible]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illegible]建武十三年此下觀爲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illegible]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illegible]師古曰渥音握洼音於佳反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illegible]登空同[illegible]西臨祖厲河而還[illegible]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illegible]朝日夕月[illegible]

向指日[illegible]夕而南日見月[illegible]日不用春秋[illegible]師古曰今朝朝日夕夕月[illegible]此文別僕 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師古曰眇細小也 德未能綏民師古曰綏安也 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祭於廟師古曰脽者[illegible]壤謂土也文鼎[illegible]有刻鏤之文 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illegible]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 望見泰一修天文襢[illegible]臣瓚曰此年初祭太畤於甘泉此祭天於文襢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即天文襢之謂也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illegible]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 朕甚念年歲未咸登師古曰[illegible] 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齋與齋同 丁酉拜況于郊丁日拜況[illegible]師古曰況[illegible]也[illegible]故引易文 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蟇鬭師古曰[illegible]似蝦蟇而長腳其色青[illegible]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鄭氏曰湞音檉[illegible]蘇林曰湞[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illegible]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 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illegible]越人也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如淳曰音潘[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 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illegible]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illegible]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illegible]而表云趙周[illegible]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音[illegible]反 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illegible]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師古曰河南[illegible]也緱音[illegible]

至左邑桐鄉（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師古曰汲河內之縣新中其鄉名）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illegible]）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厓儋耳者 [illegible] 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 [illegible]）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illegible]）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古 [illegible]）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illegible]）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臣瓚曰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 [illegible]）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以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 [illegible]）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illegible]）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illegible]）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illegible]）匈奴讋焉（[illegible]）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陽周 [illegible]）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illegible]）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爲石 [illegible]）翌日親登嵩高（[illegible]）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illegible] 也如淳曰漢儀注御史）

[illegible]萬歲山神稱之也[illegible]說是也乘音食證反 登禮罔不荅 [illegible]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 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 師古曰[illegible]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云 獨給祠復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illegible]封者增廣十二丈高二丈階[illegible]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illegible]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魚[illegible] 降坐明堂 [illegible] 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 師古曰眇微細也 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 師古曰[illegible] 故用事八神 [illegible] 遭天地況施 [illegible] 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 [illegible]是也 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襢肅然 服虔曰[illegible]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

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 鄭氏曰蛇音移 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illegible] 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 師古曰[illegible] 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絫縣[illegible] 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王閎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illegible] 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 應劭曰[illegible]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illegible]長安城 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遣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為幽側而陋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圜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賜不偏於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人之都也不言有宮觀稱都非其土雲陽實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菟音塗番音普安反暆音弋支反霅音丈甲反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人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有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曰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為名耳非今所通道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郡遒縣北界也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在太原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楊氏河東之邑名夏大旱民多暍死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按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是也望祀虞舜于九嶷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illegible]師古曰文說是也疑音擬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云九疑山登灊天柱山應劭曰灊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灊灊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灊音岑師古曰灊音與潛同應說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甕能吞人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艫音盧薄樅陽而出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師古曰樅音千松反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竝海師古曰竝讀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如淳曰輯合也合其物以備神也出於所祭之山川也師古曰輯與集同會大海氣鄭氏曰會合海神之氣并祭之以合泰山師古曰并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以合泰山而修封禪也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師古曰見顯示也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師古曰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師古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音力瑞反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字本作覂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如淳曰跅拓也弛廢也士行有卓異不入俗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土各反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師古曰任人所以制御之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者越等軼群不與凡同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師古曰絕國謂絕遠之國在絕域之外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師古曰此即伯夷叔齊所隱首陽山也是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師古曰昆田出珍物化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年為太初也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則為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

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

二月起建章宮

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名師古曰張說是也朐音劬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illegible] 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illegible] 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illegible] 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illegible] 大搜。[illegible] 渠黎六國使使來獻。[illegible] 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illegible] 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illegible] 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韋說如音是也酤音工護反彴音酌 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鄭氏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瘞者物不歸于地也瘞音於例反 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音如掾反。師古曰又音乃亂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illegible] 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爲昌邑王。[illegible] 秋九月，令死

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大始元年（[illegible]）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鉤弋趙倢伃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應劭曰獲白麟有此瑞故改鑄黃金[illegible]）因以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illegible]師古曰成山在東[illegible]）登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illegible]師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illegible]音基[illegible]）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僊人之屬也[illegible]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坐拜者（師古曰如有神[illegible]）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鬬孝文廟下（[illegible]）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illegible]）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索音山客反）十

一日迺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illegible] 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 [illegible] 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 [illegible] 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 [illegible] 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 [illegible] 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 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虢州閿鄉湖 [illegible] 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 [illegible] 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illegible] 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 [illegible] 之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 [illegible] 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 [illegible] 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 [illegible] 薦于泰畤光景竝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 [illegible]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師古曰磾音丁奚反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晉灼曰盩厔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盩音舟厔音竹乙反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臣瓚曰昭帝也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眾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類此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武帝紀第六終

漢

昭帝紀第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昭皇帝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師古曰倢接也言接幸於上也伃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倢音接伃音予又音余 本以有奇異得幸師古曰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氣又召見手拳上自披之即時伸 及生帝亦奇異師古曰任身十四月乃生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師古曰嫚音下更反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師古曰疾甚曰病 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 益湯沐邑為長公主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又以供養天子故尊崇也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

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倢伃爲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倢伃先[illegible]〉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illegible]〉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illegible]〉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illegible]〉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爲太后起園廟

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illegible]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illegible]今皆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爲奔命奔命[illegible]〉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illegible]州師古曰益[illegible]京師司隸所部〉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illegible]〉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illegible]不居者皆謂之故也〉持節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師古曰貸音[illegible]〉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illegible]〉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

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illegible]）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應劭曰武帝[illegible]二年[illegible]）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師古曰[illegible]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illegible]）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師古曰[illegible]）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illegible]）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師古曰[illegible]）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文穎曰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illegible]也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傅傳未能有所明也[illegible]）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儋耳真番郡（師古曰[illegible]）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illegible]）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illegible]）栘中監蘇武（[illegible]）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迺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蘇林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illegible]）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illegible]）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如淳曰[illegible]）

賣酒升四錢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長公主共養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毋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應劭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為燕王上書事在前年非今歲也如說非之覺其詐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

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以告大司農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今乃與長公主及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罷中牟苑賦貧民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

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illegible]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illegible]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illegible]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illegible]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師古曰田千秋）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生口也）其封明友爲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爲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師古曰[illegible]）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爲庶人（文穎曰轑音料德江德也轑陽在魏郡清淵師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劒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illegible]）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師古曰王訢也訢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夫穀賤傷農（[illegible]）今三輔太常穀減賤（[illegible]）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illegible]）右將軍張安世宿衞忠謹封富平侯烏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師古[illegible]減外繇師古曰[illegible]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師古曰給足也[illegible]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二[illegible]六月壬申葬平陵臣瓚曰[illegible]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illegible]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國謂管蔡[illegible]流言放也武王崩成[illegible]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illegible]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illegible]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

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紀第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荀悅曰諱詢之字曰次卿詢之字曰謀應劭曰禮謚法聖善周聞曰宣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應劭曰以違戾擅發兵故謚曰戾臣瓚曰太子誅江充以除讒賊而事不見明後武帝覺寤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惡謚也董仲舒曰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師古曰瓚說是也太子納史良娣服虔曰史姓也良娣官也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娣音大第之第生史皇孫師古曰以外家姓號之故曰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緥李奇曰襁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緥小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繃也襁音居丈反緥音保繃音補耕反猶坐收繫郡邸獄如淳曰謂諸郡邸置獄也師古曰據漢舊儀郎中令主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故曾孫寄在郡邸獄而邴吉為廷尉監師古曰監者廷尉之官屬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李奇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更互也二人更遞乳養也邴吉傳云郭徵卿與此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更音工衡反私給

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illegible]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illegible]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illegible]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illegible]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illegible]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illegible]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illegible]受詩於東海澓中翁[illegible]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illegible]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illegible]周徧三輔[illegible]常困於蓮勺鹵中[illegible]尤樂杜鄠之間[illegible]率常在下杜[illegible]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illegible]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illegible]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師古曰讎讀曰售亦㠯自是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illegible]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㠯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illegible]奏可遣

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八月己巳丞相敞薨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賜諸侯王以下金錢至吏民鰥寡孤獨各有差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萬戶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將軍龍雒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耆堂長信少府關內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為營平侯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詹事畸光祿大夫吉京輔都尉廣漢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
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 如淳曰中都官[illegible] 師古曰[illegible]
自左更至五大夫 [illegible] 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
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
[illegible] 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語在太子傳秋七月詔立燕
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 師古曰剌音來曷反 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illegible]
[illegible] 大司農陽城侯
田延年有罪自殺 [illegible] 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
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
南越百蠻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也 款塞來享 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如淳曰[illegible]
[illegible] 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

宣房 [illegible] 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
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副也 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
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 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及公
主因國使者上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王之號也國使者漢所之使也 言昆彌願發國精兵擊匈奴
唯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 [illegible]
[illegible]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師古曰伉強也[illegible] 御史
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 [illegible] 後將軍趙
充國為蒲類將軍 [illegible] 雲中太守田順為
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
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戊辰五將軍師發長安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皆自殺（[illegible]）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封列侯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illegible]）六月己丑丞相義薨（[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illegible]宰人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師古曰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之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師古曰傳[illegible]傳符也[illegible]）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謂應塞災異也）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師古曰墮者毀也音火規反）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illegible]）秋廣川王吉有罪廢遷上庸自殺

地節元年（[illegible]）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三月假郡國貧民田（[illegible]）夏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師古曰尚書堯[illegible]）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冬十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馬大將軍光薨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侯師古曰尊之故不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呂安宗廟天下蒸庶咸呂康寧師古曰蒸眾也寧安也康安也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毋有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功如蕭相國夏四月鳳皇集魯郡群鳥從之師古曰流俗書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後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蓋以元紀云元帝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爲皇太子故後人妄增之耳舊書本無此事據荒及古傳並云地節三年乃立太子此即明驗而或者妄以爲說非實矣大赦天下五月光祿大夫平丘侯王遷有罪下獄死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師古曰霍山也光之兄孫而令群臣得奏封事呂知下情五日一聽事呂下各奉職奏事呂傅奏其言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能也師古曰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以職事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呂化

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王成也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小雅鴻鴈之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勞音盧到反來音盧代反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治有異等師古曰政治異於常等其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謂失其常業也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張晏曰自公孫弘後不相常封列侯第二十等爵故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第十九等爵也右庶長第十一等爵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以立皇太子國之大慶故特賜御史大夫及中二千石爵耳非常制也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賜廣陵王黃金千斤諸侯王十五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黃金各二十斤冬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師古曰箴戒也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呂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毋諱有司師古曰[illegible]也雖有司在職[illegible]皆[illegible]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呂邊境屯戍未息今

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種，五穀之種也，音之勇反。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師古曰：不逮者，意慮不及也。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師古曰：羞謂辱也。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師古曰：臻，至也。歷年至於今。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師古曰：論語載有子之言。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省文山郡，并蜀。師古曰：以其縣道隸蜀郡。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故酇侯蕭何曾孫建世為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師古曰：衰音千回反。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師古曰：繇讀曰徭，事謂役使之也。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師古曰：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師古曰：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應劭曰：舊時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令史，其主者吏。使魏郡豪李竟文穎曰：有權勢者若大家。報冠陽侯霍雲謀為大逆，如淳曰：報，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張赦因李竟傳言於霍雲與共謀反耳，非告白其罪也。故下言令史身在京師不質，令李竟往來傳其事明矣。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師古曰：雲、山皆去病之孫，於禹為從父昆弟之子也。此稱從昆弟者，蓋轉寫者脫子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諸姊妹壻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

等（晉灼曰顯□字子都）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師古曰殺讀曰弒）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服其辜諸為霍氏所詿（[illegible]）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衆庶重困（師古曰更增其困也重音直用反）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illegible]）刑者不可息（[illegible]師古曰息謂生長也言劓刖臏割之徒不可更生長亦猶謂子為息耳李說非也）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illegible]）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也此言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瘐音庾字或作瘉其音亦同）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反）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

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三月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師古曰[illegible]休美也烈業也）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illegible]罔無也極中也[illegible]）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師古曰[illegible]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言奏樂之和鳳皇以其容儀來下百獸相率舞蹈是乃衆官之長信皆和輯故[illegible]）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師古曰[illegible]五大夫第九爵也[illegible]）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師古曰[illegible]史皇孫之所葬也本名[illegible]）

[illegible]脩明後道改也 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illegible] 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 鬱于大道 師古曰鬱不通也 是㠯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 師古曰[illegible]也 中二千石各一人

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師古曰周書康誥之辭也言文王作罰其有亂常違教者則[illegible] 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illegible] 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 師古曰[illegible] 賜丞相㠯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三月㠯鳳皇甘露降集 [illegible] 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㠯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 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出入人罪 增辭飾非㠯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 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繇讀與由同 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 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㠯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illegible] 越職踰法㠯取名譽譬猶踐薄冰㠯待白日豈不殆哉 師古曰殆危也 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㠯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師古[illegible]

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

三年春㠯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 應劭曰象者舜弟也日㠯殺舜為事舜為天子猶封之於有鼻之國

骨肉之親粲而不殊[illegible]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illegible]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如淳曰賀張安世兄有一子早死故[illegible]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爲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illegible]嘗有阿保之功臣瓚曰阿保倚係養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illegible]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師古曰三輔諸縣也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illegible]具爲令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秋八月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illegible]黃金人二十斤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安世薨比年豐穀石五錢師古曰比頻也

神爵元年[illegible]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師古曰惟思也統緒也燭照也

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服虔曰玄稷黑粟也）神爵仍集（師古曰仍頻也）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服虔曰金芝之色像金也如淳曰函亦含也銅池承霤也[illegible]以銅作之[illegible]師古曰函德殿名也[illegible]）九真獻奇獸（[illegible]）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illegible]）朕之不明震于珍物（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震動也）飭躬齋精祈為百姓（師古曰飭與敕同[illegible]）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服虔曰萬歲宮在東郡下陽縣今有津[illegible]黃圖汾陰有萬歲宮是時幸河東[illegible]）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釱赭衣置任輸[illegible]）及應募佽飛射士（[illegible]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illegible]佽飛[illegible]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illegible]便利也便利捷[illegible]以弋鳧鴈故曰佽飛[illegible]）羽林孤兒（[illegible]師古曰取其勇力人以名官[illegible]取其便利輕[illegible]羽林[illegible]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illegible]）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illegible]）與兩將軍並進（師古曰兩將軍即趙充國許延壽）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師古曰朝[illegible]下年）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語在充國傳

二年春二月詔曰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群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illegible]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非首其名也如[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自是[illegible]之）

立為屬國[illegible]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師古曰賀來歲之正月]

三年春起樂游苑[師古曰[illegible]]三月丙午丞相相薨[師古曰[illegible]]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晉灼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illegible]則益五斗]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師古曰[illegible]]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于旁[師古曰[illegible]蜚古飛字也言鸞鳳飛翔覽觀都邑也]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師古曰[illegible]]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師古曰[illegible]]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如淳曰[illegible]]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illegible]]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五鳳元年[[illegible]]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皇太子冠皇太

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又賜列
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徙作杜陵者冬十
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巳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薨
[illegible] 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
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
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 [illegible] 勿行苛政冬
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 [illegible] 封爲列侯十二月
平通侯楊惲 師古曰惲音於粉反 坐前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過怨望
大逆不道要斬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 師古曰丙吉也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往

者匈奴數爲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虛閭權
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
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
更相攻擊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 師古曰耗損也言十損其八九也耗音呼到反
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 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 因大乖亂單于閼氏 服虔曰閼氏音焉支 子
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 師古曰伊秩訾且渠當戶皆匈奴官號也訾音子移反且音子余反 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
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齊戒 師古曰飭與敕同 郊上帝祠后
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齊宮十有餘刻 師古曰燭亦照也刻者以漏言時也 甘露降
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
闕中樹上 [illegible] 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
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 師古曰婁古屢字 書不云乎雖休勿

休祇事不怠師古曰 公卿大夫其勗焉師古曰勗勉也減
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
賜鰥寡孤獨高年帛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
侍 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
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
漕賜爵關內侯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蝕之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
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師古曰 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
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師古曰 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
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
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反 二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
服五日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師古曰囂音敖 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
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師古曰 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師古曰禎正也
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
帛夏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
王冬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服虔曰 應劭曰 匈奴呼韓邪單于
款五原塞 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 詔有司議咸
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匈奴單于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吕政（師古曰言荒外之人非禮所設者政刑亦不及）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吕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應劭曰狦[illegible]音刪又音先安反）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吕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師古曰道讀曰導引也）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師古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孟康曰左右當戶匈奴官名）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吕珍寶（師古曰觀示也）二月單于罷歸（[illegible]）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illegible]）車騎都尉昌（晉灼曰韓昌）騎都尉虎（文穎曰[illegible]）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illegible]）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師古曰郅音質）匈奴遂定詔曰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吕萬數（師古曰[illegible]）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三月己丑丞相霸薨（文穎曰黃霸）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應劭曰楚王女解憂）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火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吕改元[illegible]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也[illegible]此五載矣）春正月行

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師古曰措置也音千故反）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師古曰申重也謂重敕之）順民所疾苦（師古曰知所疾苦即順其意也）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簿音步戶反其下亦同）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師古曰謾誑言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師古曰言無所委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應劭曰時有請求詔使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假貸雜有犯入於官者舊章也故絕之臣瓚曰先是或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益官者或奏使求不受委輸自省其徒衆以取其直者或自給其家及吏屬以為利所得多於本職故絕之如淳曰是時官府省卒徒而舉臣有冒之以自給官府者先時聽與之今更絕之不復聽也師古曰應張二說是也）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illegible]）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張晏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四十八）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師古曰於此已書尊太皇太后而元紀之首又重書之疑衍文也太皇太后及皇太后並同一時則元紀為是而此紀誤重之）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自元成以來少有能及之者鮮音先踐反）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皆亡之周武遂推而斃之固存者若知[illegible]國[illegible]長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illegible]宣帝能翻呼韓邪而固存之也[illegible]單于使[illegible]而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illegible]存推亡固存[illegible]故此引之）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illegible]）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也殷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宣帝紀第八終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帝荀悅曰諱奭之字曰盛應劭曰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師古曰奭音式亦反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閔其見殺故兼二諡師古曰共讀曰恭宣帝微時生民閒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師古曰宣帝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本始本始凡四年而改元曰地節地節三年立皇太子若初即位年二歲則立爲太子時年九歲矣又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而外戚傳云許后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爲帝是則即位時太子未必二歲也以校前後不同此紀違退爲錯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師古曰刑名刑家名家也太史公曰法家嚴而少恩名家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刑名說見也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書以明辯治之耳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師古曰事音於見反從容言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師古曰作動色也意怒故動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師古曰霸音伯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師古曰眩亂視也音胡絹反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

子而愛淮陽王（師古曰繇與由同）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文穎曰邛成王皇后為孝元帝者也）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也）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吏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也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文穎曰戴侯許廣漢）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師古曰蒸眾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應劭曰自此以下詔使乃遣之）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師古曰失職失其常業）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師古曰相者諸侯王相也守郡守也）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言君任賢股肱之臣則眾事安寧）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師古曰以江海陂湖池假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師古曰二駟八匹）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師古曰以五十戶為率而賜之）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師古曰保安也）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應劭曰言己德淺薄不足以充）

[illegible]質者尚樸也師古曰論語稱[illegible]故引以為言[illegible]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師古曰：繕，補也。）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弟竟為清河王。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為王。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水衡禁囿、宜春下苑、（應劭曰：宮名也，在杜縣東。[illegible]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佽飛外池、（如淳曰：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嚴籞池田（[illegible]）假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師古曰：考，老也。言得壽考終其[illegible]）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師古曰：豲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豲音丸。壓音烏狎反。）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古曰：師，眾也。）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師古曰：鬱，不通之意也。序，次也。）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二十萬，五大夫十萬。（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師古曰：五穀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顏色[illegible]。）慘怛於心。（師古曰：慘，痛也。怛，悼也。）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師古曰：悉意，盡意也。靡，無也。）」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師古曰：茂，美也。道讀曰導。）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

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師古曰此諸侯謂諸侯王也）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救民饑饉（師古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乃罷珠厓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師古曰燭照也）群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師古曰仍頻也）加以煩擾虐苛吏拘牽微文不得永終性命（師古曰永長也）朕甚閔焉其赦天下　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師古曰煬音弋亮反）封故海昏侯賀子代宗爲侯　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師古曰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師古曰不居謂不常居也）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師古曰損減也）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師古曰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文穎曰姬嘉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爲周子南君今更封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師古曰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衆僚久瘝（鄭氏曰瘝音鰥師古曰瘝古曠字曠空也）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師古曰邶風谷風之詩也言見人有喪禍之事則當盡力以救之匍音步扶反匐音步得反）其令太官毋日殺（師古曰不日日殺也）所具各減半（師古曰具謂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也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郊祀）

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 [illegible]）北假田官（[illegible]）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illegible]）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illegible]）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貢禹卒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師古曰郎衛尉 [illegible] 之衛司馬）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illegible]）三月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illegible]）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illegible]）而吉士雍蔽（[illegible]）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illegible]）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illegible]）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illegible]）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是月雨雪隕霜傷麥稼秋罷（[illegible]）

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illegible]）殷周法行而

姦軌服師古曰軌與宄同亂在外曰姦在內曰軌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師古曰言無以辭謝百姓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師古曰荒廢也不敢廢事自安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師古曰婁古屢字音力具反下同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施與禁切未合民心師古曰禁切謂禁令切急也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師古曰氛惡氣也邪者言其不正也太陽日也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師古曰湛讀與沈同謂見奄而湛沒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師古曰見顯示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別將五校並進師古曰別領五校之兵而與右將軍並進三年春西羌平軍罷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薨師古曰王接冬十一月詔曰迺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師古曰中讀曰仲霧音亡具反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冬事也冬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無以給中外繇役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以

邊竟不安師旅在外（師古曰竟讀曰境）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
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
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
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
澤今朕晻于王道（師古曰晻與暗同）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
惑（師古曰靡無也眩視亂也音胡眄反）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李奇曰還反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施令如汗出不可復反）
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師古曰愛憎各異也）
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
不云虖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孔甚也言天見此變下民甚可哀愍）自今以來公
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云慎厥身修思永言當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故此詔云慎身修永也俗書本永上有職事者後人不曉妄加之耳）直言盡意無有所諱九月戊子罷
衛思后園（服虔曰戾太子母也）及戾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

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臣瓚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師古曰重難也）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
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
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
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虖
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師古曰大雅民勞之詩也止語助也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illegible]）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
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illegible]父母置邑守冢以奉祭祀既已久遠又非典制故罷之師古曰奉邑奉音扶用反）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水
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晉灼曰從官猶從役從軍也[illegible]師古曰晉說非也從官卽上侍從之官也[illegible]本縣有被害者皆[illegible]休告）士卒遣歸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射音食亦反）布車騎大

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如淳曰三輔黃圖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城門其外郭曰東都門也師古曰蛾若今之蠶蛾類也音五何反枳音只枳道解在高紀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樹折屋壞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師古曰道讀曰導博要斬房棄市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師古曰韋玄成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是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并及姓名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矯發也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之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郅音質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師古曰縣古懸字也蠻夷邸若今鴻臚客館

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服虔曰討郅支之圖書也或曰單于土地山川之形書也師古曰或說非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涇水水逆流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涇水岸也師古曰雍讀曰壅

五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

業匪敢解怠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解讀曰懈德薄明暗教化淺微師古曰暗讀與暗同傳不云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言君天下者當任其憂責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師古曰勞農謂慰勉之勞音來到反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師古曰覆音方目反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曰申重也敕約束之耳夏六月庚申復戾園壬申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城中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爾雅曰原再也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師古曰文說是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應劭曰虖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曰境古之用字境竟同但此詔云邊垂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故以冠元不當作境字而讀義更弘通也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王檣王氏女名檣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師古曰檣音牆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師古曰第九爵也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師古曰即繁延壽也繁音蒲何反三月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秋七月丙戌葬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也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師古曰應說是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音皮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

字刑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曰齊希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分刌節度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千本反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迭互而爲丞相也迭音大結反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師古曰爲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元帝紀第九　終

成帝紀第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成皇帝荀悅曰諱驁字太孫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師古曰驁音五到反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師古曰絕橫度也西至直城門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一門也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今之令皆此類著令之文其後幸酒樂燕樂晉灼曰幸酒好酒也[illegible]樂燕私之樂也上樂讀如本字又音五孝反下樂音來各反人謙樂無下樂字後人不曉輒去之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

莽毋傳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乙未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 [illegible] 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 [illegible] 有星孛于營室罷上林詔獄 [illegible] 二月右將軍長史姚尹等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發燒殺尹等七人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 [illegible] 吏二千石黃金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 [illegible] 咎孰大焉 [illegible] 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 [illegible] 群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 師古曰孜孜不怠之意孜音茲 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 師古曰恕者仁也恕己之心以度於物 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 [illegible] 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六月有青蠅無萬數 [illegible] 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illegible] 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illegible] 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以

上（師古曰毋與無同）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師古曰什四謂田畝所收十損其四）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謂供具張設也他皆類此）赦奉郊縣長安長陵（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縣界中二郊所奉故一切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師古曰內郡謂非邊郡）三月北宮井水溢出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師古曰許嘉女）罷六廄技巧官（[illegible]）夏大旱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縣（師古曰樊[illegible]亢[illegible]）秋罷太子博望苑（文穎曰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令交賓客也）以賜宗室朝請者（師古[illegible]）減乘輿廄馬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秋關內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服虔曰虒音斯[illegible]師古曰虒上地名在渭水邊陳姓也持弓名也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北面西頭第一門師古曰掖門在兩旁言如人臂掖也）至未央宮鉤盾中吏民驚上城九月詔曰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師古曰訛偽言也）吏民驚恐奔走乘城（師古曰乘登也）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眾（師古曰[illegible]）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眾也[illegible]）人君不德謫見天地（師古曰謫責也天地見變所以責之）災異婁發以告不治（師古曰[illegible]）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師古曰[illegible]）丞相御史與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越巂山崩

四年春罷中書宦官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夏四月雨雪雨音于具反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應劭曰豐為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得顯恐為己害升殿未出安以刀刺殺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

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師古曰兗州豫州之地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蝕之既詔曰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師古曰謂不副先帝之業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師古曰悉盡也逮及也百寮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師古曰惇厚也遠離也遠音于萬反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并大鴻臚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語在五行志夏六月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為列侯

三年春二月丙戌犍為地震山崩師古曰犍音虔又音其連反雍江水水逆流師古曰雍讀曰壅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師古曰言令陳農為使而求遺書也上使音所吏反下使如本字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二月單于罷歸國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師古曰遣行而舉其狀也瀕水厓也行音下更反瀕音頻又音賓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曰財與裁同謂量其所須而振貸之貸音土戴反其為水

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師古曰槥櫝謂小棺槥音衞櫝音讀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如淳曰散著人間給食之官償其直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冗音如勇反食讀曰飤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師古曰勿使失其常理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壬申長陵臨涇岸崩雍涇水夏六月庚戌楚王囂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應劭曰時火盛陽故改元曰陽朔故陽之蘇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朔始也言火生石中以陽氣之始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徒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應劭曰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晉灼曰蕃多也師古曰此虞書堯典之辭也今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兩說皆通蕃音扶元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師古曰謂為輕小之事也所奏請多違時政李奇曰時政月令也傳以不知周行天下如淳曰在位者皆不知陰陽時政轉轉相因故令後人遂不知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以不知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令而徧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三月大赦天下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應劭曰天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關五阮在代郡如淳曰阮音近卷反師古曰苛細刻也阮音其遠反苛音何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九月奉使者不稱師古曰不副上意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師古曰溫猶厚也謂厚積於故事也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故此詔引之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師古曰卓然高遠之貌也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卒師古曰史不記其月故書之於歲末其下皆類此

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

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師古曰逐捕之事有功賞皆依軍法）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

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師古曰洪範尚書篇名箕子所陳[illegible]八政一曰食[illegible]）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師古曰言食足則家給人足不犯刑法故刑錯而無所用也）先帝劭農（[illegible]）薄其租稅寵其彊力（師古曰謂優寵力田之人）令與孝弟同科（師古曰[illegible]）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師古曰[illegible]）方東作時（應劭曰東作耕也師古曰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虞書堯典曰平秩東作）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illegible]勞來勸勉之[illegible]）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illegible]師古曰此商書盤庚之辭）其勗之哉

二月赦天下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師古曰于定國子）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眾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師古曰序[illegible]）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師古曰閔憂也）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illegible]）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師古曰天子[illegible]）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illegible]）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illegible]）奉初陵賜百戶牛酒上始為微行出（[illegible]）冬黃龍見真定（[illegible]）

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師古曰[illegible]）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illegible]）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

（師古曰…）敎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飢寒（師古曰婁古屢字）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帝王之道日以陵夷（師古曰…）意迺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師古曰並於昌陵）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師古曰賈讀曰價）　大旱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闕災　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師古曰逆取曰篡）　盜庫兵自稱山君

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　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冗音人勇反）　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師古曰孰誰也）　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師古曰錄其名籍而內之）　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師古曰…）　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　冬廣漢鄭躬等黨與寖廣（師古曰寖古浸字…）犯歷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而來者赦其罪）　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藏冰之室）　戊午戾后園闕火　夏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為成陽侯　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師古曰…）　大赦

天下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博謀於群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師古曰萬年解萬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葬塚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有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門之殿說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損也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客土疏惡師古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師古曰怛悲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立城陽孝王子俚爲王師古曰俚音里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皇后也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乙酉晦日有蝕之詔曰迺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如淳曰賜之爵復租賦以爲直師古曰此說非也此謂以食食貧人入穀物以助郡縣之官也已賜直謂當時以助其所費今更加賜爵及免租賦耳食讀曰飤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師古曰第十四爵也更音工行反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師古曰先已爲吏則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師古曰第九爵也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暴謂急也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師古曰罷讀曰疲匱空也竭盡也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師古曰閎下閎也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長淳于長也朕以長言下閎章如淳曰以衛尉長數白罷故因下閎前請罷昌陵作之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師古曰閎爲大司農中丞主錢穀故曰典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

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是歲，御史大夫王駿卒。（師古曰：王吉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災仍重，朕甚懼焉。（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惟民之失職，（師古曰：失其常業也。）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師古曰：事竝在郊祀志。）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師古曰：尉氏，陳留之縣。）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等，皆封為列侯。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師古曰：趣讀曰促。）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師古曰：訢與欣同。令即蘇令。）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夏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司馬門，未央宮之東門也。）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師古曰：婁，古屢字。）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師古曰：咎，過也。）朕將親覽焉。」又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師古曰：[illegible]）上義而下利。（師古曰：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方今世俗奢僭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一曰止也。）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師古曰：則，法也。）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師古曰：[illegible]）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師古曰：[illegible]）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illegible]）其申敕有司，以漸禁

之（師古曰謂約束也）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師古曰然則禁紅紫之屬）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師古曰自省視其所改之論語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司隸校尉察不變者秋七月辛未晦日有蝕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
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赦天下秋七月有星
孛于東井詔曰迺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在
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師古曰令內郡國共舉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
者各一人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冬十二月辛亥大司馬大將軍
王商薨是歲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師古曰趙飛燕之妹）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四月立
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眾有幡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師古曰如說非也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是則以遮闌為義也校獵者大為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宿萯陽宮（師古曰萯音倍）賜從官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師古曰岷音武巾反）雍江三日江水竭二月封
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
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
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師古曰萌[illegible]生[illegible]）
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
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
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為嗣故[illegible]慰安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

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師古曰天地人是為三統二王之後并已為三）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師古曰夏殷周是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臣瓚曰無若孔吉之正也）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根為大司馬（文穎曰王根也）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廷尉孔光使持節賜貴人許氏藥飲藥死（師古曰即前所廢皇后許氏也）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曰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顯然端嚴不迴眄也[illegible]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illegible]頭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illegible]）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師古曰稱職各當其任也可述[illegible]）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反他皆類此）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紀第十

哀帝紀第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哀皇帝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恭仁短折曰哀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歲嗣立爲王長好文辭法律師古曰年長而好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師古曰二官皆從之入朝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illegible]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illegible]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illegible]成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illegible]勸帝以爲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

之（師古曰[illegible]）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㠯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敢[illegible]故云假充[illegible]非正）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言成王宜衆宜人天所佑[illegible]此謝辭引㠯爲言）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所㠯奬厲太子專爲後之誼（師古曰奬勸使也）語在外戚傳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師古曰有屬謂親未盡尚有服者）吏民爵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師古曰傅晏女）詔曰春秋母㠯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今尊傅太后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襃德侯（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爲平周懷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成侯六月詔曰鄭聲淫而亂樂（師古曰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亟於[illegible]）聖王所放（師古曰放棄也論語稱孔子曰放鄭聲）其罷樂府曲陽侯根前㠯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師古曰[illegible]）太僕安陽侯舜輔導有舊恩益封五百戶（師古曰[illegible]）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汜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詔曰河閒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師古曰[illegible]）益封萬戶又曰制節謹度㠯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師古曰[illegible]）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師古曰[illegible]）其議限列（師古曰[illegible]）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

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國中也既收其租稅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
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illegible]）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
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
無作輸（[illegible]）除任子令及誹
謗詆欺法（[illegible]）掖庭宮人
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禁郡國無得獻
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
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illegible]）秋曲陽侯
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朕承
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

比地動（師古曰比比猶言頻頻也）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之
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師古曰舉其名籍也行音下更反）
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師古曰賜錢三千以充棺）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
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什四謂十分損四）
建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侍中騎都尉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
皆有罪免爲庶人（[illegible]）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
冢塋皆以賦貧民（[illegible]）二月詔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
爲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
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illegible]）
三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丞相將軍中二千石中都官郎吏金
錢帛各有差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師古曰馮奉世之女也媛音援）弟宜鄉侯馮參有罪
皆自殺

二年春三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下皆類此）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師古曰天子之尊故曰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詩王風大車之篇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成寢 [illegible]）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師古曰禮記稱孔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 [illegible] 夏殷之禮 [illegible]）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畱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師古曰 [illegible] 復土 [illegible] 反土也 [illegible]）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曰 [illegible] 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讖文）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曆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應劭曰哀帝自言不材天降之佑）漢

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師古曰基始也元大也始為大事之 [illegible] 命謂改制度也又曰更受天之大命）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李斐曰陳道也 [illegible] 神道 [illegible] 劉也如淳曰陳舜之後 [illegible] 不知其昭 [illegible] 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師 [illegible]）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齊人甘忠可所造今賀良等 [illegible] 行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使得自安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師古曰過猶誤也）冀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illegible]）賀良等反道惑眾下有司皆伏辜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孔鄉侯晏有罪（師古曰博朱博 [illegible] 玄 [illegible] 晏何晏）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戶四分之一語在博傳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癸卯帝太太后所居
桂宮正殿火三月己酉丞相當薨師古曰平當 有星孛于河鼓夏六月立
魯頃王子部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部音[illegible]縣名也[illegible] 冬十一月壬子復甘泉
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放
[illegible] 皆有罪雲自殺謁放棄市
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illegible] 經歷
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李奇曰皆陰為陽之
象 擊鼓號呼相驚恐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為
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侍中鄭業為陽信侯三月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皆以告東平王封列侯語
在賢傳夏五月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六月尊帝
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秋八月恭皇園北門災冬詔將軍中二千石

舉明兵法有大慮者師古曰[illegible]謀也慮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
宿夜憂勞未皇寧息師古曰皇暇也 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師古曰贍足也 未睹厥咎
婁敕公卿庶幾有望師古曰[illegible] 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illegible] 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
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
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師古曰[illegible] 敦任仁人黜遠
殘賊[illegible] 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丁巳皇太太
后傅氏崩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獄死師古曰[illegible]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
軍丁明免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二月歸國單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夏四月壬辰晦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師古曰司直司隸漢舊有之但改正其職掌而司寇舊無今特創置故云造也事未定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秋九月壬寅葬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贊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師古曰博廣也敏疾也聞名也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師古曰則法也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應劭曰卞手搏也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師古曰蘇說是即位痿痺蘇林曰痿音蕤如淳曰痿兩足不能相過曰痿師古曰痺亦痿病也痿音人隹反痺音必寐反末年寖劇師古曰寖漸也饗國不永哀哉師古曰永長也

哀帝紀第十一　　漢書十一

平帝紀第十二　　漢書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平皇帝荀悅曰諱衎之字曰樂應劭曰衎和也師古曰衎音口旱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師古曰董賢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師古曰舜使而持節也使音所吏反辛卯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師古曰北宮桂宮皆在城中並在未央宮北也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師古曰恭董賢之父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謁高廟大赦天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師古曰總束也音子孔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

誹謗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㠯爲難保（師古曰更歷也保任也言已嘗有過而不可保也更音工衡反）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師古曰論語云仲弓問政孔子對曰赦小過舉賢材故此詔引之）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師古曰有臧謂㠯臧貨致罪）令士厲精鄉進（師古曰鄉讀曰嚮）不㠯小疵妨大材（師古曰疵病也）自今㠯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師古曰置立也）有不如詔書爲虧恩㠯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詔使三公㠯薦宗廟群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及太師孔光等皆益封語在莽傳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㠯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㠯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師古曰惲音於吻反）前議定陶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右將軍孫建爪牙大臣大鴻臚咸前正議不阿（師古曰左咸）後奉節使迎中山王（師古曰謂奉持節而爲使）及宗正劉不惡執金吾任岑中郎將孔永尚書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詡（師古曰岑音士林反恂音荀詡音許）皆㠯前與建策東迎即位（師古曰帝本在中山出關而東迎之故曰東迎 [illegible]）奉事周密勤勞賜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賜帝徵即位前所過縣邑吏二千石㠯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㠯爲嗣（[illegible]）公列侯嗣子有罪耐㠯上先請宗室屬未盡而㠯罪絕者復其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illegible]）天下吏比二千石㠯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㠯一與之終其身（師古曰參三也）遣

諫大夫行三輔（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籍吏民（張晏曰舉錄吏民受賦以籍簿而償之）以元壽二年倉卒時橫賦斂者償其直（師古曰卒讀曰猝猝音千忽反直謂價也）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如淳曰陵上有宮殿冢在陵中者徙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冢不在殿中者不徙也）天下吏舍亡得置什器儲偫（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之什器猶今之從軍作具也偫音丈紀反）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如淳曰周禮閭師掌四郊之民時其徵賦也）班教化禁淫祀放鄭聲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文穎曰哀帝陵也衣在寢中今自出在牀上師古曰柙匱也音押）寢令以急變聞（師古曰非常之事故云急變之）用太牢祠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六月使少傅左將軍豐（師古曰甄豐）賜帝母中山孝王姬璽書拜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鄉一人取其尤長者）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海稅也果丞掌諸果實也）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沐邑十縣屬大司農常別計其租入以贍貧民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山苦陘縣為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師古曰陘音形）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師古曰犀狀如水牛頭似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詔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 [illegible] 令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師古曰孔光也）奉太牢告祠高廟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師古曰盱音吁台又音怡）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樊噲玄孫之子

皆爲列侯復爵（師古曰：共讀曰[illegible]，復音[illegible]反）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張晏曰：王舜爲太傅，孔光爲太師，[illegible]爲太保，甄豐爲少傅，是爲四輔[illegible]）以口賦貧民（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㪷受錢（師古曰：[illegible]而賞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illegible]）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反）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師古曰：種音之勇反）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illegible]）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赦天下徒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illegible]）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illegible]）重徙雲陽（[illegible]）賜公田宅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illegible]）

三年春詔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師古曰：婚禮有納采問名之禮，納采謂采擇其可者）語在莽傳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illegible]立乘小車也[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學官（[illegible]臣瓚曰：漢初除秦[illegible]未有官稷，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illegible]夏禹而不立官稷，至此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illegible]）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illegible]師古曰：聚小於鄉[illegible]音才喻反）序庠置孝經

師一人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安漢公世子宇與帝外家衛氏有謀宇下獄死誅衛氏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㠯配天宗祀孝文㠯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誠欲㠯防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暗也悼者未成為人於其死亡可哀悼也眊音莫報反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苦之[illegible]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㠯上七歲㠯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illegible]定著令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賜九卿㠯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㠯上各有差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賜天下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夏皇后見于高廟加安漢公號曰宰衡應劭曰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采伊周之稱以加公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安臨皆為列侯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illegible]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梁王立有罪自殺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illegible]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illegible]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illegible]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蓋聞帝王㠯德撫民其

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illegible]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illegible]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illegible]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師古曰糾謂[illegible]察也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曰此論語[illegible]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illegible]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illegible]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illegible]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宣明德

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illegible]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illegible]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閏月立梁孝王玄孫之耳孫音為王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宮[illegible]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師古曰斂[illegible]奏可葬康陵[illegible]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illegible]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illegible]從皇后俱來者媵[illegible]食證反又音孕也

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illegible]休

徵嘉應頌聲竝作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如淳曰不可復文飾也

平帝紀第十二

前漢書

三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漢書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師古曰古禪字音上扇反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師古曰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于天知已合天心不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紂曰弒它皆類此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師古曰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為諸侯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為章著也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也繆公德公之少子獻公靈公之子也孝昭嚴稍蠶食六國師古曰孝謂孝公也即獻公之子昭謂昭襄王即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嚴謂莊襄王即昭襄王之孫孝文王之子也後漢避明帝諱以莊為嚴故漢書例及謚本作莊者皆易為嚴也它皆類此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㠯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師古曰㠯古以字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㠯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㠯弱見奪服虔曰言因橫議而敗也應劭曰孟軻云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師古曰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下橫殺其音亦同也於是削去五等應劭曰周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墮城銷刃應劭曰墮其堅城恐復阻以害己也聚天下之兵鑄以為銅人十二不欲令民復逆命也古者以銅為兵師古曰墮音火規反箝語

燒書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箝緘也箝與鉗同[illegible]箝籥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箝籥其口不聽妄言也[illegible]箝音其[illegible]反籥音躍內鋤雄俊外攘胡粵師古曰攘卻也粵古越字用壹威權為萬世安師古曰令威權壹歸於己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師古曰虞度也意所不度謂之不虞適戍彊於五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戍謂陳勝吳廣也伯讀曰霸五霸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也適音陟厄反閭閻偪於戎狄應劭曰周禮二十五家為閭閻[illegible]閭外旋下[illegible]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陳勝吳廣本起閭左之戍故總言閭閻也[illegible]響應憯於謗議服虔曰憯音慘應劭曰秦法誹謗者[illegible]陳勝[illegible]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師古曰鄉讀曰嚮[illegible]秦禁謂隳城銷刃之屬是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任用也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師古曰革變也烈業也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師古曰鐫琢石也音子全反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應劭曰譜音補項羽為西楚霸[illegible]十八[illegible]就國[illegible]受命之元故以[illegible]天下未定[illegible]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五年誅籍乃以年紀焉訖于孝

文異姓盡矣

漢元年	楚
分為衡山	
分為臨江	
分為九江	
常山	趙
分為代	
臨淄	齊
分為濟北	
分為膠東	
分關中雍	
分關中塞	
分關中翟	
分為遼東	燕
分為殷	魏
分為河南	韓

一月 [illegible]王田[illegible]王田[illegible]王田[illegible]王司[illegible]王董[illegible]王[illegible]王[illegible]王申陽始[illegible]

應劭曰諸侯王始[illegible]之月也[illegible]八王反[illegible]

八王同時稱一月趙歇起已二十七月徙爲代王背以月數爲位適都上云	二月	三月	四月
	都彭城 二		
	都郴 二		
	都江陵 二		
	都六 二		
	都襄國 二		
二十七	都代 二十八		
	都臨淄 二		田榮擊 四 都降楚
	都博陽 二		
二十	都即墨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都廢丘 二		
	都櫟陽 二		
	都高奴 二		
	都薊 二		
三十	都無終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九	都平陽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都朝歌 二	三	四
二十二	都陽翟 二十三		
	都雒陽 二		

五月	六月
	六
	六
	六
	六
	六
	三十二
王田榮始五故齊相	二
	田榮擊殺六安屬齊
田榮擊殺卅四市屬齊	
	六
	六
	六
	六
卅四	三十五
廿三	三十四
五	六
	項籍廿七誅成
	六

七月	八月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三十三	三十四
三	四
邯守廢丘漢圍之	八
欣降七漢	屬漢為渭南河上郡
翳降七漢	屬漢為上郡
臧荼擊殺卅六廣屬燕	
廿五	二十六
七	八
	二
鄭昌七王之	八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耳降九漢	代王歇還王趙	三十七	三十八
歇復三十五趙王	歇以陳餘爲代王號成安君	二	三
五	六	七	項籍擊榮走平原民殺之
九	漢拔我十隴西	十一	漢拔我十二北地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韓王信始漢立之	二	三
陽降九漢	屬漢爲河南郡		

一月　二月
一月　二
一月　三
十四
一月　二
四十
五
二　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假奔楚殺假
一月　二
一月　二
豹降三十二爲王
卬降十四漢
五

二年
二年
二年
十三
二年
三十九
四
項籍復立故齊王田假爲王
二年
二年
三十一
三十三
四

項王三萬人破三月漢兵五十六萬	四月	五月	六月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六	七	八	九
王廣如故田榮子橫立之	二	三	四
	二	三	
三	四	漢役部屬漢為中地五隴西北地郡	
			一
三	四	五	六
從漢三十三伐楚	豹歸三十四畔漢	三十五	三十六
屬漢為河內郡			
從漢六伐楚	七	八	九
		一	一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七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九	十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漢滅四十八歇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九	十
三十七	漢將韓信三十八擊虜豹	屬漢為河東上黨郡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布降漢
屬漢為太原郡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三年	二月
三年	一月
三年	一月
	二十五
	十一
三年	一月
	四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二	三	漢圍滎陽四	五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三十	三十一	子尉嗣為王	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月	十一月
十	漢將韓信擊殺龍且十一
十	十一
二	四
	復趙王張耳薨漢立之
二十	漢將韓信殺[illegible]二十一廣[illegible][illegible]
十	十一
二年一月	二

十二月	四年一月
十二	四年一月
十二	四年一月
五	六
二	三
	齊國
十一	四年一月
三	四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王韓信始漢立之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更爲淮南王	英布始漢立之	二	三月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反漢九誅荼
			置梁國
九	十	十一	十二
			初置長沙國

五年 即皇帝位
漢誅籍王 正月 韓信始
芮徙 十 長沙
十二月 漢虜尉
年
十二月乙丑耳薨
以太原為國
徙韓信王楚
後九月王盧綰始故太尉
王彭越始
四年
二月乙未王臣芮始六月薨

六年
十二月信廢為侯
三
子敖嗣為王 一
王韓信始九月信反降匈奴
二
二
信徙五太原
成王臣嗣

七年
四
二
三
三
二

八年
五
敖廢 三 為侯
四
四
三

九年	一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六	七	布反八誅	
五	六	綰反降匈奴	
五	越反六誅		
四	五	六	七

孝惠帝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八	哀王回嗣	二	三

五年	六年	七年	高后元年
		初置魯國	四月王張偃始高后外孫
		初置淮陽國	四月辛卯王強始高后所詐立孝惠子
		復置常山國	四月辛卯王不疑始高后所詐立孝惠子
		初置呂國	四月辛卯王呂台始高后兄子
四	五	六	七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强薨諡曰五懷無子
不疑薨諡曰哀無子十月癸丑王義始故襄城侯	二	義立爲帝五月丙辰王朝始故軹侯	二
	二	三	四
皇薨諡曰肅嘉嗣爲王	二	三	四
	二		
共王若嗣	二	三	四

六年	七年	八年	孝文元年
六	七	僂廢八爲侯	
王武始故壺關侯	二	武以非三子誅	
三	四	朝以非五子誅	
	趙王呂祿始高后兄子 徙 十二月丁巳王大始故平昌侯	八月 漢大臣誅	
嘉坐驕廢 十一月王呂產始			
	初置燕國	七月癸丑王呂通 通以大臣共誅	
初置梁國	二月王呂產始	漢大臣共誅產	
五	六	七	八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靖王産嗣	二	三、	四

七年	六年
六	五

九年	八年
八	七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後元元年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七年	六年
來朝 薨無 二十二 子國除	二十一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諸侯王表第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周監於二代師古曰監視也二代夏殷也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師古曰公侯伯子男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衞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師古曰大雅板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牆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於魯衞也大師以為垣牆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也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隳壞則畏懼斯至所以親親賢賢襃表功德師古曰親賢俱封功德並建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師古曰伯讀曰霸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頹替也至虖阸嶇河洛之間應劭曰阸者狹也嶇者崎嶇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崎嶇不安也師古曰阸音於懈反嶇音區分為

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謻臺是也應劭曰竊鈇謂出至路寢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應說非也鈇鉞王者以為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被音皮義反鈇音膚謻音移又音直移反然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弱猶共以為之主彊大弗之敢傾師古曰言諸侯雖彊大者不敢傾危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既亦盡也赧謚也一曰名也音女版反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卒子莊襄王立四年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凡三十五年也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出兵也狙音若蛆反師古曰音千絮反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師古曰蠶食解在[illegible]壹切解在平紀也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應劭曰白挺大杖也孟子書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是也師古曰挺音徒鼎反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者也秦以諡法亦其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為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師古曰九國之數在下也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師古曰遼陽遼水之陽也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音子廉反亦讀如本字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卞縣臣瓚曰穀在彭城[illegible]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文穎曰即今吳也高帝六年為荊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荊吳同是一國也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師古曰瀕水涯也音頻[illegible]廬衡二山名也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亙竟也音古贈反師古曰[illegible]水北曰陽波音彼義反九嶷山名有九峰在零陵營道[illegible]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帀音子合反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師古曰夸音跨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師古曰撟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

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彊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易睽卦九四爻辭曰睽孤見豕負塗言睽孤乖剌之意睽音工攜反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師古曰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閒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諸官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嗣也故於天子益疏遠矣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師古曰伊尹周公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師古曰序謂東西廂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弒莫敢怨望皆頓顙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曰應說是也稽音口禮反與稽同奉上璽韍惟恐在後師古曰韍所以繫璽也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號諡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六世

七世

張晏曰禮服盡於玄孫故以世數名也

楚元王交

高帝弟 師古曰楚元王帝弟而表居代王前者以封日先後為次也

六年正月丙午立二十三年薨

孝文二年夷王郢客嗣四年薨

六年王戊嗣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誅

孝景四年文王禮以元王子平陸侯紹封三年薨

七年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

元朔元年襄王注嗣十二年薨

元鼎元年節王純嗣十六年薨

天漢元年王延壽嗣三十二年地節元年謀反誅

代王喜

高帝兄

正月壬子立七年為匈奴所攻棄國自歸廢為郃陽侯孝惠二年薨

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王濞以故代王子

吳

沛侯立四十二年孝景三年反誅

齊悼惠王肥

高帝子

正月壬子立十三年薨

孝惠七年哀王襄嗣十二年薨

孝文二年文王則嗣十四年薨亡後

孝文十六年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紹封十一年薨

孝景四年懿王壽嗣二十三年薨

元光四年厲王次昌嗣五年薨亡後

城陽

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景王章以悼惠王子朱虛侯立二年薨

四年共王喜嗣八年徙淮南四年復還凡三十三年薨

孝景後元年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

元狩六年敬王義嗣九年薨

元封三年惠王武嗣十二年薨

天漢四年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

甘露三年戴王恢嗣八年薨

永光元年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

八世　九世　十世

鴻嘉二年哀王雲嗣一年薨亡後元始元年王俚以雲弟紹封二十五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二月乙卯王興居以悼惠王子東牟侯立二年謀反誅

濟北

十六年四月丙寅懿王志以悼惠王子安都侯立為濟北王十一年孝景四年徙菑川三十五年薨

菑川

元光六年靖王建嗣二十年薨

元封二年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

元平元年思王終古嗣二十八年薨

初元三年考王尚嗣六年薨

永光四年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

元延四年懷王友嗣六年薨

八世

建平四年王永嗣十二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九世

四月丙寅王辟光以悼惠王子扐侯立十一年反誅師古曰扐音力

濟南

菑川

四月丙寅王賢以悼惠王子武城侯立十一年反誅

膠西

四月丙寅王卬以悼惠王子平昌侯立十一年反誅

膠東

四月丙寅王熊渠以悼惠王子白石侯立十一年反誅

荊王賈	高帝從父弟	六年正月丙午立六年十二月為英布所攻亡後

淮南厲王長

高帝子

十一年十月庚午立二十三年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死雍

十六年四月丙寅王安以厲王子阜陵侯紹封四十二年元狩元年謀反自殺

衡山

四月丙寅王賜以厲王子陽周侯立為廬江王十二年徙衡山二十三年謀反自殺

濟北

四月丙寅王勃以厲王子安陽侯立為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謚曰貞王

孝景六年成王胡嗣五十四年薨

天漢四年王寬嗣十一年後二年謀反自殺

趙隱王如意

高帝子

九年四月立十二年為呂太后所殺亡後

代王

高帝子

十一年正月丙子立十七年高后八年爲皇帝

趙共王恢 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

高帝子

十一年三月丙午爲梁王十六年高后七年徙趙其年自殺亡後

趙幽王友

高帝子

十一年三月丙寅立爲淮陽王二年徙趙十四年高后七年自殺

孝文元年王遂以幽王子紹封二十六年孝景三年反誅

孝文二年二月乙卯文王辟彊

河間

以幽王子立十三年薨

十五年 哀王福 嗣一年 薨亡後

燕靈王建	高帝子	十二年二月甲午立十五年高后七年薨呂太后殺其子						
燕敬王澤	高帝從祖昆弟	高后七年以營陵侯立為琅邪王二年孝文元年徙燕二年薨	三年康王嘉嗣二十六年薨	孝景六年王定國嗣二十四年坐禽獸行自殺				

右高祖十一人吳隨父凡十二人師古曰[illegible]著在此表中故十二人也

梁懷王揖	文帝子	二年二月乙卯立十年薨亡後						
梁孝王武	文帝子	二月乙卯立為代王三年徙為淮陽王十年徙梁三十五年薨	孝景後元年恭王買嗣七年薨	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	太始元年貞王毋傷嗣十一年薨	始元二年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	初元四年夷王遂嗣六年薨	永光五年荒王嘉嗣十五年薨

陽朔元年王立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有罪廢徙漢中自殺

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玄孫之曾孫紹封五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八世

孝景中六年五月丙戌王明以孝王子但邑

濟川

侯立七年建元三年坐[illegible]中傅[illegible]

五月丙戌王彭離以孝王子立

濟東

二十九年坐殺人廢遷上庸

五月丙戌哀王定以孝王子立

山陽

九年薨亡後

五月丙戌哀王不識以濟陰孝王子立七年薨亡後

代孝王參

文帝子

二月乙卯立爲太原王王三年更爲代王七年薨

孝文後三年恭王登嗣二十九年薨

元光三年剛王義嗣十九年元鼎三年徙清河

清河

清河三十八年薨

太始三年頃王陽嗣二十五年薨

地節元年王年嗣四年坐與同產妹姦廢遷房陵與邑百家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王如意以孝王玄孫

廣宗

之子紹封七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右孝文三人齊城陽兩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趙河間淮南衡山十二人隨父凡十五人

河間獻王德

景帝子

二年三月甲寅立二十六年薨

元光六年共王不周嗣四年薨

元朔四年剛王基嗣十二年薨

元鼎四年頃王緩嗣十七年薨

天漢四年孝王慶嗣四十七年薨

五鳳四年王元嗣十七年建昭元年坐殺人廢遷房陵

建始元年正月丁亥惠王良以孝王子紹封二十七年薨

建平二年王尚嗣十四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臨江哀王閼 師古曰閼音一曷反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三年薨亡後

魯共王餘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為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

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

後元元年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

甘露三年頃王封嗣二十八年薨

陽朔二年文王睃嗣十九年薨亡後晉灼曰睃音鐫師古曰睃音子緣反

建平四年六月辛卯王閔以頃王子鄗鄉侯紹封十一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師古曰鄗音吾又音魚

江都易王非 師古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

高帝子

三月甲寅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十八年薨

元朔二年王建嗣六年元狩二年謀反自殺

廣世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王宮以易王庶孫盱台侯子紹封五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趙敬肅王彭祖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爲廣川王四年徙趙六十三年薨

征和元年頃王昌嗣十九年薨

本始元年懷王尊嗣五年薨

地節四年二月甲子哀王高以頃王子紹封四月薨

元康元年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元延三年王隱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長沙定王發

景帝子

三月甲寅立二十八年薨

元朔二年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

天漢元年頃王附朐嗣十七年薨晉灼曰附音符師古曰附讀如本字朐音劬本傳作駒其音同耳

始元四年剌王建德嗣三十四年薨

黃龍元年煬王旦嗣二年薨亡後

平干

征和二年頃王偃以敬肅王小子立十一年薨

元鳳元年繆王元嗣二十四年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

初元四年孝王宗以刺王子紹封三年薨

永光二年繆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

居攝二年舜嗣二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膠西于王端

景帝子

三年六月乙巳立四十七年元封三年薨亡後

中山靖王勝

景帝子

六月乙巳立四十二年薨

元鼎五年哀王昌嗣二年薨

元封元年穅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師古曰穅音與穅同穅惡謚也好樂怠政曰穅它皆類此

征和四年頃王輔嗣三年薨

始元元年憲王福嗣十七年薨

地節元年懷王脩嗣十五年薨亡後

鴻嘉二年八月夷王雲客以懷

廣德

王從父弟子紹封一年薨亡後

延十三年正月壬寅王漢以夷王弟紹封

廣平

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膠東王

景帝子

四年四月乙巳立

四年爲皇太子

臨江閔王榮

景帝子

七年十一月巳酉以故皇太子立三年坐侵廟壖地爲宮自殺

廣川惠王越

景帝子

中二年四月乙巳立十二年薨

建元五年繆王齊嗣四十五年薨

征和二年王去嗣二十二年本始四年坐烹姬不道廢徙上庸予邑百戶師古曰然怒其姬烹煮而殺

地節四年五月庚午戴王文以繆王子紹封三年薨

元康二年王汝陽嗣十五年甘露四年殺人廢徙房陵

膠東康王寄

景帝子

四月乙巳立，二十八年薨。

元狩三年哀王賢嗣，十四年薨。

元封五年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

始元五年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

河平元年恭王授嗣，十四年薨。

永始三年王殷嗣，二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元始二年四月丁酉靜王榆以

廣德

惠王曾孫戴王子紹封，四年薨。

居攝元年王赤嗣，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清河哀王乘

景帝子

中三年三月丁酉立，十二年薨，亡後。

元狩二年七月壬子恭王慶以

六安

膠東王少子立，三十八年薨。

始元四年夷王祿嗣，十四年薨。

本始元年繆王定嗣，二十三年薨。

甘露四年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

陽朔二年王育嗣，三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常山憲王舜

景帝子

中五年三月丁巳立三十二年薨

元鼎三年王勃嗣坐憲王喪服姦廢徙房陵

真定

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王子紹封二十五年薨

征和四年烈王偃嗣十八年薨

本始三年孝王由嗣二十二年

建昭元年安王雍嗣十六年薨

陽朔三年共王普嗣十五年薨

綏和二年王楊嗣十六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泗水

元鼎三年思王商以憲王少子立十五年薨亡後

太初二年哀王安世嗣一年薨

三年戴王賀以思王子紹封二十年薨

元鳳元年三月丙子勤王綜嗣三十九年薨

永光三年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

元延三年王靖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右孝景十四人楚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五人隨父凡十九人

師古曰此表列諸王次第與本傳不同者本傳因母氏之次而盡言所生表則序其昆弟長幼又臨江閔王封時年月在後故不同也它皆類此

齊懷王閎	燕剌王旦	廣陵厲王胥
武帝子	武帝子	武帝子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立八年元封元年薨亡後	四月乙巳立三十七年元鳳元年坐謀反自殺	四月乙巳立六十三年五鳳四年坐祝詛上自殺
	本始元年五月廣陽頃王建以剌太子紹封廿九年薨	初元二年三月壬申孝王霸以厲王子紹封十三年薨
	初元五年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	建昭五年共王意嗣十三年薨
	陽朔二年思王璜嗣二十一年薨	建始二年哀王護嗣十五年薨亡後
	建平四年王嘉嗣十二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元延二年靖王守以孝王子紹封十七年薨
		居攝二年王宏嗣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昌邑哀王髆

武帝子

天漢四年六月乙丑立十一年薨

元始元年王賀嗣十二年徵爲昭帝後立二十七日以行淫亂廢歸故國予邑二千戶

本始元年十月哀王弘

高密

以厲王子立八年薨

元康元年頃王章嗣三十四年薨

建始二年懷王寬嗣十一年薨

鴻嘉元年王慎嗣二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右孝武四人六安真定泗水平干四人隨父見八人

淮陽憲王欽

宣帝子

元康三年四月丙子立三十六年薨

河平二年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

元壽二年王縯嗣十九年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 師古曰縯音羊善反

東平思王宇

宣帝子

甘露二年十月乙亥立三十二年薨

鴻嘉元年煬王雲嗣十六年建平三年坐祝詛上自殺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王開明嗣立五年薨亡後

楚孝王囂 師古曰囂音敖

宣帝子

十月乙亥立為定陶王四年徙楚二十八年薨

陽朔元年懷王芳嗣一年薨亡後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王成都以思王孫桃鄉頃侯子立奉中山

中山

孝王後八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居攝元年嚴鄉侯子匡為東平王

陽朔二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十一年薨

元壽二年王紆嗣十年王莽篡位貶為公子明年廢

綏和元年十一月壬子王景以孝王孫立為定陶王奉恭王後三年建平二年徙信都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

信都

中山哀王竟

宣帝子

初元二年二月丁巳立爲淸河王五年徙中山王十三年薨亡後

右孝宣四人燕王繼絕高密隨父凡六人

定陶共王康

元帝子

永光三年三月立爲濟陽王八年徙山陽八年河平四年四月徙定陶凡十九年薨

陽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綏和元年爲皇太子

中山孝王興

元帝子

建昭二年六月乙亥立爲信都王十五年陽朔二年徙中山凡三十年薨

綏和二年王箕子嗣六年元壽二年立爲皇帝

右孝元二人廣陵繼絕凡三人孝成時河閒廣德定陶三國孝哀時廣平一國孝平時東平中山廣德廣世廣宗五國皆繼絕

諸侯王表第二

王子侯表第三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畺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師古曰畺亦疆字也替古僭字也軌法也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文王有明德故天祚之子孫嫡者為天子支庶為諸侯皆不絕也信矣哉師古曰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又不書謚不具年月皆闕文也

號謚名屬
始封 位次
子
孫
曾孫
玄孫

羹頡侯信 服虔曰音憂擊之憂師古曰音居黠反

帝兄子

七年中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師古曰不記月日故云七年中也

合陽侯喜

帝兄爲代王匈奴攻代棄國廢爲侯

八年九月丙午封七年孝惠二年薨以子爲王諡曰頃王

沛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濞以帝兄子封十二年爲吳王

德哀侯廣

十二年十一月庚辰一百二十以兄子封十年薨

高后三年頃侯通嗣三十四年薨

孝景六年康侯齕嗣二十四年薨師古曰齕音紇下亦同

元鼎四年侯何嗣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廣玄孫長安大夫猛詔復家

泰山

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復家蠲賦役也復音方目反

六世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侯勲以廣玄孫之孫長安公乘

七世

紹封千戶九年王莽篡位絕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也

右高祖

上邳侯郢客	楚元王子	二年五月丙申一百二十八封七年為楚王	
朱虛侯章	齊悼惠王子	五月張晏曰高后二年詔丙申丞相陳平人差第列侯位次尚封八百二十九年為下故王子城陽侯二人有王第二年之後皆不第	
東牟侯興居	齊悼惠王子	六年四月丁酉封四年為濟北王	

右高后

管共侯罷軍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共讀曰恭下皆類此	齊悼惠王子	四年五月甲寅封二年薨	六年侯戊奴嗣二十年孝景二年反誅

氏丘共侯寧國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一年薨	十五年侯偃嗣十年孝景三年反誅
營平侯信都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年薨	十四年侯廣嗣十一年孝景三年反誅
楊丘共侯安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薨	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國界耐爲司寇
楊虛侯將閭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齊王	

杒侯辟光 師古曰杒音其力反下亦同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濟南王
安都侯志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濟北王
平昌侯卬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膠西王
武成侯賢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菑川王

白石侯雄渠	齊悼惠王子	五月甲寅封十二年爲膠東王				
阜陵侯安	淮南厲王子	八年五月丙午封八年爲淮南王				
安陽侯勃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八年爲衡山王				
陽周侯賜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八年爲廬江王				

東城哀侯良	淮南厲王子	五月丙午封七年薨亡後			

右孝文

平陸侯禮	楚元王子	元年四月乙巳封三年爲楚王			
休侯富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侯富更封紅侯六年薨謚曰懿	七年懷侯登嗣一年薨	中元年敬侯嘉嗣十四年薨	元朔四年哀侯章嗣一年薨亡後
沈猷夷侯歲 師古曰沈音審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二十年薨	建元五年侯受嗣十八年元狩五年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削爵爲司寇師古曰受爲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宛朐侯埶 師古曰埶音蓺	楚元王子	四月乙巳封，三年，反，誅。		
棘樂敬侯調	楚元王子	三年八月壬子封，十六年薨。	建元二年，恭侯應嗣，十五年薨。	元朔元年，侯慶嗣，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乘氏侯買	梁孝王子	中五年五月丁卯封，一年，為梁王。		
桓邑侯明	梁孝王子	五月丁卯封，一年，為濟川王。		

右孝景

兹侯明	河間獻王子	元光五年正月壬子封四年元朔三年坐殺人自殺				
安城思侯蒼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元鼎元年節侯自當嗣	侯壽光嗣五鳳二年坐與姊亂下獄病死		豫章
宜春侯成	長沙定王子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句容哀侯黨 師古曰句讀爲章句之句	長沙定王子	七月乙巳封二年薨亡後				會稽

容陵侯福	長沙定王子	七月乙巳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杏山侯成	楚安王子	後九月壬戌封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浮丘節侯不害	楚安王子	後九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元狩五年侯霸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沛
廣戚節侯將	魯共王子	元朔元年十月丁酉封薨	侯始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丹楊哀侯敢	江都易王子	十二月甲辰封六年元狩元年薨亡後				無湖
盱台侯蒙之	江都易王子	十二月甲辰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胡孰頃侯胥行	江都易王子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薨	元鼎五年侯聖嗣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爲保殺人免師古曰脫亡名數謂不占戶籍也以此人爲庸保而又別殺人也			丹陽
秣陵終侯纏	江都易王子	正月丁卯封元鼎四年薨亡後				

淮陵侯定國	江都易王子	正月丁卯封，十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淮陵
張梁哀侯仁	梁共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封，十三年薨	元鼎三年，侯順嗣，二十三年，征和三年，為奴所殺				
龍丘侯代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琅邪
劇原侯錯	菑川懿王子	九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元鼎二年，孝侯廣昌嗣	戴侯骨嗣	質侯吉嗣	節侯鄭嗣	

	懷昌夷侯高遂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二年薨
六世 侯勝容嗣	四年胡侯延年嗣
	節侯勝時嗣
	侯可置嗣

平望夷侯賞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七年薨	
元狩三年原侯楚人嗣二十六年薨	六世 侯旦嗣
太始三年敬侯光嗣十四年薨	
神爵四年頃侯起嗣	
孝侯均嗣	

臨衆敬侯始昌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三十一年薨

太始元年康侯華生嗣十八年薨

元鳳三年頃侯廣平嗣薨

原侯農嗣

節侯

臨原

理嗣

六世

釐侯賢嗣

七世

侯商嗣王莽篡位絕

葛魁節侯寬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八年薨

元狩四年侯戚嗣五年元鼎三年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師古曰猲謂以威力脅人也賕枉法以財相謝猲音呼葛反賕音求

益都敬侯胡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薨

原侯廣嗣

侯嘉嗣元鳳三年坐非廣子免

平的戴侯强
師古曰的音丁歷反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七年薨

元狩元年思侯中時嗣二十年薨

太始三年節侯福嗣十二年薨

神爵四年頃侯鼻嗣

釐侯利親嗣

六世侯宜嗣

劇魁夷侯黑

菑川懿王子

五年乙巳封十七年薨

元封元年思侯招嗣三年薨

四年康侯德嗣

孝侯利親嗣

釐侯嬰嗣

六世侯向嗣

壽梁	平度	宜成	
侯守	康侯行	康侯偃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五月乙巳封四十七年薨	五月乙巳封十一年薨	
	元鳳元年節侯慶忌嗣三年薨	元鼎元年侯福嗣十二年太初元年坐殺弟棄市	六世侯嘉嗣
	四年質侯帥軍嗣		
	頃侯欽嗣		
	孝侯宗嗣		
壽樂		平原	

臨朐夷侯奴 師古曰朐音劬	菑川懿王子	五月乙巳封四十一年薨	戴侯來嗣	節侯賞嗣	孝侯信嗣	東海 安侯禕嗣 師古曰禕音猗
			六世 侯岑嗣			
雷侯稀	城陽共王弟	五月甲戌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東莞侯吉	城陽共王子	五月甲戌封五年痼病不任朝免				

辟土節侯壯 師古曰辟音闢	尉文節侯丙
城陽共王子	趙敬肅王子
五月甲戌封三年薨	六月甲午封五年薨
五年侯明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狩元年侯犢嗣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南郡

封斯戴侯胡傷	榆丘侯受福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二十五年薨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太初三年原侯如意嗣五十二年薨	
甘露四年孝侯宮嗣	
侯仁嗣	

襄嚵侯建 晉灼曰音內言毚毚師古曰音士咸反	邯會衍侯仁		朝節侯義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月甲午封薨		六月甲午封十三年薨
	哀侯慧嗣		元鼎三年戴侯祿嗣
	後元年勤侯賀嗣三十五年薨	六世 節侯重嗣	侯周城嗣五鳳四年坐酎金少四兩免
	甘露元年原侯張嗣	七世 懷侯蒼嗣薨亡後	
廣平	釐侯康嗣		

東城侯遺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一年，元鼎元年，爲孺子所殺。師古曰：孺子，妾之號也。				
陰城思侯蒼	趙敬肅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七年，太初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廣望節侯忠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年薨。	天漢四年，頃侯中嗣，十三年薨。	始元三年，思侯何齊嗣。	恭侯遂嗣。	侯閎嗣。
將梁侯朝平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薪館侯未央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陸城侯貞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薪處侯嘉	中山靖王子	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涿
蒲領侯嘉	廣川惠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封有罪絕	東海

西熊侯明	廣川惠王子	十月癸酉封薨亡後			
棗强侯晏	廣川惠王子	十月癸酉封薨亡後			
畢梁侯嬰	廣川惠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九年元封四年坐首匿罪人爲鬼薪			魏
旁光侯殷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年元鼎元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曰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占音之贍反			魏

距陽憲侯匄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元鼎五年侯渡嗣坐酎金免
師古曰渡音妻

蔞節侯退
師古曰蔞音力羽反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薨
元封元年釐侯嬰嗣二十二年薨
後元年原侯盂壽嗣三十一年薨
五鳳元年安侯充世嗣三年薨
四年侯遺嗣二十年建始四年薨亡後

阿武戴侯豫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二十四年薨
太初三年敬侯宣嗣二十年薨
始元三年節侯信嗣二十三年薨
神爵元年釐侯嬰齊嗣
頃侯黃嗣
六世
侯長嗣王莽篡位絕

參戶節侯免	州鄉節侯禁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四十六年薨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鳳元年敬侯嚴嗣	元鼎二年思侯齊嗣
頃侯[illegible]嗣	元封六年憲侯忠嗣
孝侯利親嗣	釐侯商嗣
侯度嗣	恭侯伯嗣

平城侯禮	
河間獻王子	
十月癸酉封 六年元狩二年坐恐猲取雞以令買償免 [illegible]	
	六世 侯雲嗣王莽篡位絕

廣侯順	蓋胥侯讓 師古曰蓋音公臘反	陰安康侯不害	滎關侯騫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十月癸酉封坐謀殺人會赦免
		元鼎三年哀侯秦客嗣三年薨亡後	
教海	魏	魏	茬平 師古曰茬音仕疑反

周望康侯何	濟北貞王子	十年癸酉封八年薨	元狩五年侯當時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陪繆侯則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鼎二年侯邑嗣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前侯信 師古曰字或作蔽音側流反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安陽侯樂	濟北貞王子	十月癸酉封三十八年薨	後元年穅侯延年嗣十六年薨	本始二年康侯記嗣十五年薨	五鳳元年安侯戚嗣	平原 哀侯得嗣薨亡後

五據侯臞丘（師古曰臞音劬又音懼）	濟北式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泰山
富侯龍	濟北式王子	十月癸酉封，十六年，元狩元年，坐使奴殺人下獄瘐死。				
平侯遂	濟北式王子	十月癸酉封，四年，元狩元年，坐知人盜官母馬為臧，會赦，復作。師古曰有人盜馬為臧匿之雖會赦猶復作復作者徒役也復音扶目反				
羽康侯成	濟北式王子	十月癸酉封，六十年薨。	地節三年，恭侯係嗣。	侯棄嗣，王莽篡位，絕。		

胡母侯楚	離石侯綰	邵侯順	利昌康侯嘉
濟北式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二月癸酉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涉侯坐上書謾耐爲鬼薪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漫	正月壬戌封二十六年天漢元年坐殺人及奴凡十六人以捕匈奴千騎免師古曰詐云捕得匈奴騎故私殺人以當之	正月壬戌封五十一年薨
			元鳳五年戴侯樂嗣十二年薨
			元康二年頃侯萬世嗣
			節侯光祿嗣
泰山			剌侯殷嗣

侯換嗣王莽篡位絕

六世

藺侯罷軍

代共王子

五月壬戌封後更爲武原侯坐盜賊免

西河

臨河侯賢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高俞侯坐酎金免

濕成侯忠 師古曰濕音它合反

代共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端氏侯薨亡後

土軍侯郢客 師古曰土軍西河之縣也說者以爲洛陽土軍里非也	皐琅侯遷	千章侯遇	博陽頃侯就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齊孝王子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鉅乘侯坐酎金免	正月壬戌封薨亡後	正月壬戌封後更爲夏丘侯坐酎金免	三月乙卯封薨
			侯終古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臨淮	平原	濟南

寧陽節侯恬	瑕丘節侯政	公丘夷侯順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魯共王子	
二月乙卯封五十二年薨	三月乙卯封五十三年薨	三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元鳳六年安侯慶忌嗣十八年薨	元平元年思侯國嗣四年薨	太始元年康侯置嗣	六世 侯禹嗣
五鳳元年康侯信嗣	本始四年孝侯湯嗣十年薨	地節四年煬侯延壽嗣九年薨	
孝侯屆嗣	神爵二年煬侯奉義嗣	五鳳元年思侯賞嗣	
侯方嗣	釐侯遂成嗣	侯元嗣王莽篡位絕	

郁根侯驕 師古曰根音很	魯共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西昌侯敬	魯共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陸地侯義	中山靖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辛處
邯平侯順	趙敬肅王子	三月乙卯封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廣平

武始侯昌	趙敬肅王子	四月甲辰封三十四年爲趙王				魏
爲氏節侯賀	趙敬肅王子	四月甲辰封十八年薨	元封三年思侯安意嗣二十七年薨	始元六年康侯千秋嗣十六年薨	元康元年孝侯漢彊嗣	侯鄲嗣王莽篡位絕
易安侯平	趙敬肅王子	四月甲辰封二十年薨	元封五年康侯種嗣	侯德嗣始元元年坐殺人免		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
路陵侯童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封四年元狩二年坐殺人自殺				南陽

攸輿侯則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二十二年，太初元年，坐篡死罪，囚棄市。			南陽
荼陵節侯訢（師古曰：荼音荼。訢與欣同）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年薨。	元鼎二年，哀侯湯嗣，十一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桂陽

建成侯拾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師古曰：以皮為璧之薦也。時以十月為歲首，有賀而不及會也。				
安衆康侯丹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三十年薨。	元封六年，節侯山柎嗣，三十八年薨。師古曰：柎音方于反。	地節三年，繆侯毋妨嗣	釐侯褒嗣	侯欵嗣（師古曰：欵音其禁反，又音其錦反）

侯崇嗣，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

侯龍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

建武十三年侯松嗣

侖見（師古曰作衰時見為侯也）

葉平侯喜（師古曰葉音式涉反）

長沙定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利鄉侯嬰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五年元狩三年有罪免

有利侯釘 師古曰音丁又音鼎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三年元狩元年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				東海
東平侯慶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九年元狩三年坐與姊姦下獄病死				東海
運平侯記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山州侯齒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海常侯福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騶丘敬侯寬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六年薨

元狩四年原侯報德嗣

侯毋害嗣太始二年坐使人殺兄棄市

琅邪

南城節侯貞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四十二年薨

始元四年戴侯猛嗣二十二年薨

神爵元年元侯尊嗣二年薨

四年釐侯充國嗣

頃侯遂嗣

六世

侯文嗣王莽篡位絕

廣陵虒侯表 師古曰虒音斯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七年薨	元狩五年侯成嗣六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杜原侯皐	城陽共王子	三月乙丑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臨樂敦侯光 師古曰敦字或音戈灼反又作敦古和字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三十年薨	元封六年憲侯建嗣	列侯固嗣	五鳳三年節侯萬年嗣	侯廣都嗣王莽篡位絕
東野戴侯章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薨	侯中時嗣太初四年薨亡後			

高平侯喜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廣川侯頗	中山靖王子	四月甲午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重侯擔師古曰擔音丁甘反	河間獻王子	四月甲午封，四年，元狩二年坐不使人為秋請免。師古曰請音材姓反				平原
被陽敬侯燕師古曰被音皮彼反千乘之縣也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二年薨	元鼎五年，穅侯假嗣，二十八年薨	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孝侯定嗣	節侯閎嗣

定敷侯越		稻夷侯定	山原侯國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二年薨		四月乙卯封薨	四月乙卯封二十七年薨五百五十戶
元鼎四年思侯德嗣五十一年薨	六世 侯賡嗣王莽篡位絕	節侯陽都嗣	天漢三年康侯棄嗣十四年薨
元康四年憲侯福嗣		本始二年戴侯咸嗣四十二年薨	始元三年安侯守嗣二十二年薨
恭侯湯嗣		甘露元年頃侯閭嗣	侯發嗣
定侯乘嗣王莽篡位絕		侯永嗣王莽篡位絕	甘露二年孝侯外人嗣十八年 敎海 建始五年薨

繁安夷侯忠	柳康侯陽巳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八年薨	四月乙卯封薨
元封四年安侯守嗣	敷侯罷師嗣
節侯壽漢嗣	于侯自爲嗣
元鳳五年頃侯嘉嗣	安侯擕嗣
孝侯光嗣	繆侯軻嗣
六世 侯起嗣	六世 侯守嗣 王莽篡位絕

雲夷侯信	牟平共侯渫 師古曰渫音先列反		柴原侯代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月乙卯封十四年封	四月乙卯封五年薨	六世 釐侯咸嗣	四月乙卯封三十四年薨
元鼎六年侯茂發嗣	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	七世 侯隆嗣王莽篡位絕	征和二年節侯閭之嗣二十七年薨
太始二年康侯遂嗣	太始二年敬侯更生嗣十九年薨		元康二年敬侯賢嗣
釐侯終古嗣	地節四年康侯建嗣一年薨		三年康侯齊嗣
侯得之嗣王莽篡位絕	元康元年孝侯齕嗣		恭侯莫如嗣薨亡後

柏暢戴侯終古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封薨	侯朱嗣始元三年薨亡後			中山
敲安侯延年 師古曰敲音許昭反	趙敬肅王子	十一月辛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乘丘節侯將夜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元鼎四年戴侯德嗣	侯外人嗣元康四年坐爲子時與後母亂免		
高丘哀侯破胡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八年元鼎元年薨亡後				

柳宿夷侯蓋	戎丘侯讓	樊輿節侯脩	曲成侯萬歲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四年薨	二月癸酉封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三月癸酉封三十六年薨	二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狩三年侯蘇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後元年煬侯過嗣	
		思侯興衆嗣	
		頃侯士生嗣	
		侯自子嗣王莽篡位絕	涿

安郭于侯傳富	中山靖王子	二月癸酉封薨五百二十戶	釐侯偃嗣	侯崇嗣元康元年坐首匿死罪免		涿
安險侯應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安道侯恢	中山靖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夫夷敬侯義	長沙定王子	三月癸酉封十二年薨	元鼎五年節侯禹嗣五十八年薨	五鳳三年頃侯舂宗嗣	釐侯慶嗣	懷侯福嗣

六世

侯商嗣王莽篡位絕

春陵節侯買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

元狩三年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薨

元康元年孝侯仁嗣

侯敞嗣

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爲城陽王

都梁敬侯定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八月薨

元鼎元年頃侯傒嗣師古曰傒音胡禮反

節侯弘嗣

原侯順懷嗣

煬侯容嗣

六世

侯佗人嗣王莽篡位絕

洮陽靖侯狩燕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七年，元狩六年薨，亡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衆陵節侯賢	長沙定王子	六月壬子封，五十年薨。	本始四年，戴侯定嗣，二十二年薨。	黃龍元年，頃侯慶嗣。	侯骨嗣，王莽篡位，絕。	[illegible]
終弋侯廣置	衡山賜王子	六年四月丁丑封，十一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汝南
麥侯昌	城陽頃王子	元鼎元年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琅邪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鉅合侯發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平原
昌侯差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琅邪
蕢侯方 師古曰蕢音口怪反字或作賁音扶粉反又音秘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虖葭康侯澤 師古曰虖音乎葭音工遐反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六十二年薨	神爵元年虔侯無嗣	頃侯閣嗣		侯永嗣王莽篡位絕

原洛侯敢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二十六年征和三年坐殺人棄市					琅邪
挾術侯昆景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十六年天漢元年薨亡後					琅邪
挾釐侯霸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三十五年薨	始元五年夷侯成嗣二十一年薨	神爵元年節侯賢嗣	頃侯思嗣	孝侯衆嗣薨亡後	
朸節侯讓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薨	侯與嗣爲人所殺				平原

文成侯光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挍靖侯雲 師古曰挍音效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庸侯餘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有罪死				琅邪
翟侯壽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鱣侯應師古曰鱣音竹連反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彭侯強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瓡節侯息師古曰瓡卽瓠字也又音孤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十五年薨	元康四年質侯守嗣七年薨		
虛水康侯禹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三十八年薨	地節元年息侯爵嗣七年薨	五鳳四年侯敞嗣王莽篡位絕	
襄賁師古曰賁音奔又音肥					
東海					

東淮侯類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北海
拘侯賢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千乘
消侯不疑 師古曰消音肖	城陽頃王子	四月戊寅封五年坐酎金免			東海
陸元侯何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薨	原侯賈嗣	侯延壽嗣五鳳三年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師古曰妹夫亡命又有笞罪而藏匿之坐免也	壽光

廣饒康侯國	菑川靖王子	七年辛卯封五十年薨	地節三年共侯汸嗣十四年 師古曰汸音房	甘露元年侯麟嗣王莽敗絕	
餅敬侯成 師古曰餅音步千反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五十四年薨	地節二年頃侯龍嗣五十年薨	永康三年原侯融嗣	侯閔嗣王莽篡位絕
俞閭煬侯毋害 師古曰俞音喻	菑川靖王子	七月辛卯封四十四年薨	地節三年原侯況嗣十年薨	五鳳元年侯瞵嗣十二年初元三年薨亡後 師古曰瞵音鄰	
甘井侯光	廣川繆王子	七月乙酉封二十五年征和二年坐殺人棄市			鉅鹿

襄隄侯聖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廣川繆王子	七月乙酉封五十年地節四年坐耐金斤[illegible]兩少四兩免	始元二年聖子倫以曾祖廣川惠王曾孫為廣德王				鉅鹿
皋虞煬侯建 師古曰煬音弋向反後皆類此	膠東康王子	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太初四年穅侯定嗣十四年薨	本始二年節侯哀嗣	釐侯勳嗣	頃侯顯嗣	
魏其煬侯昌	膠東康王子	五月丙午封十七年薨	太始四年原侯傳光嗣三十三年薨	甘露三年孝侯禹嗣	質侯蟜嗣 師古曰蟜音嬌	侯鼎嗣王莽篡位絕	

六世

侯樂嗣王莽篡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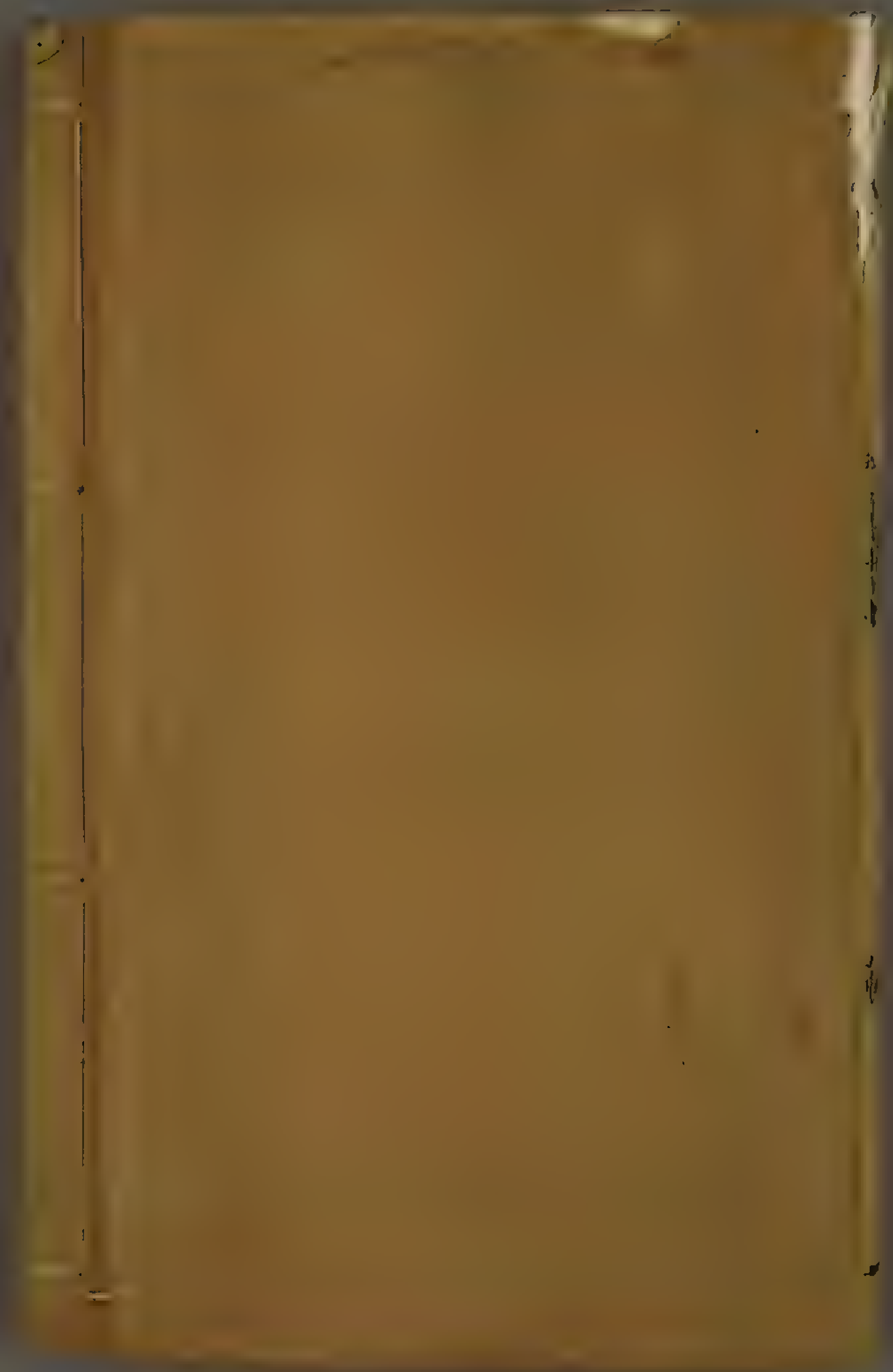
祝茲侯延年	膠東康王子	五月丙午封五年坐棄印綬出國免						琅邪
高樂康侯 師古曰史失其名也	齊孝王子	不得封年薨亡後						濟南
參䣕侯則 晉灼曰䣕音控䣕 師古曰音子弄反又音子公反	廣川惠王子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東海
沂陵侯喜 師古曰沂音牛衣反	廣川惠王子	不得封年坐酎金免						東海

沈陽侯自爲	河間獻王子	不得封年				勃海
漳北侯寬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元鳳三年爲奴所殺				魏
南䜌侯佗 師古曰䜌音力專反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征和二年坐酎金免				鉅鹿
南陵侯慶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三年坐爲沛郡太守橫恣罔上下獄瘐死				臨淮

部侯舟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征和四年坐祝禮上要斬師古曰禮古詛字也音側豫反				常山
安檀侯福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三年坐為常山太守祝禮上訊未竟病死師古曰訊謂考問之				魏
爰戚侯當	趙敬肅王子	不得封年後三年坐與兄廖謀反自殺				濟南
栗節侯樂	趙敬肅王子	征和元年封二十七年薨	地節四年煬侯忠嗣	質侯終根嗣	侯況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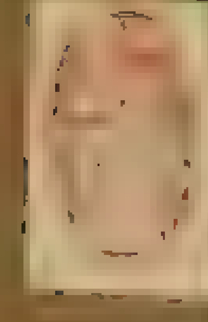
洨夷侯周舍 師古曰洨音交又音爻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薨	孝侯惠嗣	節侯遒於嗣	哀侯勳嗣	侯承嗣
猇節侯起 晉灼曰猇音內言鴞 師古曰音丁虬反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十二年薨	始元六年戴侯充國嗣二十年薨	神爵元年恭侯廣明嗣	釐侯固嗣	侯鉅鹿嗣
揤裴戴侯道 鄭氏曰揤裴音卽肥 師古曰揤音子悉反裴音肥	趙敬肅王子	元年封十二年薨	元鳳元年哀侯尊嗣	頃侯章嗣	釐侯景嗣	東海 侯癸嗣
澎侯屈釐 師古曰澎音彭東海縣也屈音丘勿反又音求勿反	中山靖王子	二年三月丁巳封三年坐為丞相祝詛要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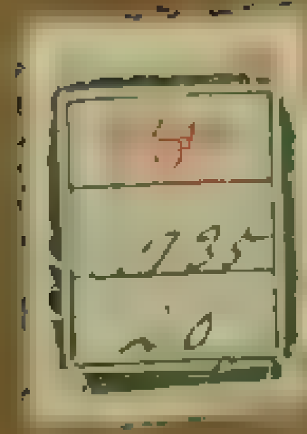
王子侯年表第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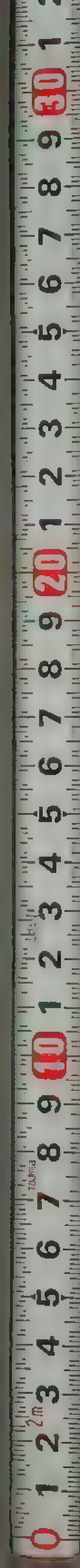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四







王子侯年表第三下　　漢書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襃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師古曰王之孫亦得封侯謂不鄉侯閔以下是也）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師古曰王莽所封故不以為正也）旋踵亦絕悲夫

號謚姓名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松茲戴侯霸	六安共王子	始元五年六月辛丑封，二十二年薨	神爵二年，共侯始嗣	頃侯緁嗣。師古曰：緁音千涉反	侯均嗣，王莽篡位絕者凡百八十一人。師古曰：此下言免絕者皆是也
溫水侯安國	膠東哀王子	六月辛丑封，十年，本始二年坐上書爲妖言，會赦免			
蘭旗頃侯臨朝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二年薨	神爵二年，節侯去疾嗣，七年薨	甘露元年，釐侯嘉嗣	侯位嗣，絕
容丘戴侯方山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	頃侯未央嗣	侯昭嗣，絕	

良成頃侯文德
魯安王子
六月辛丑封
共侯舜嗣
釐侯原嗣
戴侯元嗣
侯閔嗣絕

蒲領煬侯祿
清河綱王子
六年五月乙卯封
哀侯推嗣
無後

南曲煬侯遷
清河綱王子
五月乙卯封三十年薨
甘露二年節侯江嗣
侯尊嗣免

元延三年節侯不識以推弟紹封
侯京嗣免

高城節侯梁
長沙頃王子
六月乙未封
質侯景嗣
頃侯請士嗣
侯馮嗣免
涿郡

成獻侯喜
中山康王子
元鳳五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五年薨
神爵元年頃侯得疵嗣師古曰疵音才斯反
煬侯偏嗣師古曰偏音普等反
哀侯貫嗣建平元年薨亡後
涿郡

新市康侯吉
廣川繆王子
十一月庚子封二十五年薨
甘露三年頃侯義嗣
侯欽嗣
堂陽

江陽侯仁
城陽慧王子
六年十一月乙丑封十年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師古曰有聚落來附者輒役使之非法制也
東海

陽武侯	孝武皇帝曾孫	元平元年七月庚申封，即日即皇帝位	
右孝昭十二			
朝陽荒侯聖	廣陵厲王子	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	思侯廣德嗣	侯安國嗣免

濟南

平曲節侯曾	廣陵厲王子	七月壬子封，十九年，五鳳四年坐父祝詛上免，後復封	釐侯臨嗣	侯農嗣免
南利侯昌	廣陵厲王子	七月壬子封，五年，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		

東海

汝南

安定侯賢	燕剌王子	十月壬子封	頃侯延年嗣	侯昱嗣免		鉅鹿
東襄愛侯寬	廣川繆王子	二年四月壬申封	侯使親嗣建昭元年薨亡後			信都
宣處節侯章	中山康王子	三年六月甲辰封四年薨	地節三年原侯衆嗣薨亡後			
修市原侯寅	淸河綱王子	四年四月己丑封二年薨	地節三年頃侯千秋嗣	釐侯元嗣	侯雲嗣免	勃海

東昌趮侯成（晉灼曰音躁 師古曰即古躁字也）	清河綱王子	四月巳丑封	頃侯親嗣	節侯霸嗣	侯祖嗣免	
新鄉侯豹	清河綱王子	四月乙丑封四年薨	地節四年釐侯步可嗣	煬侯尊嗣	侯佟嗣元始元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師古曰佟音徒冬反）	
修故侯福	清河綱王子	四月乙丑封五年元康元年坐首匿羣盜棄市				清河
東陽節侯弘	清河綱王子	四月乙丑封十年薨	神爵二年釐侯縱嗣	頃侯迺始嗣	哀侯封親嗣	侯伯造嗣免

新昌節侯慶　燕剌王子　五月癸丑封　項侯稱嗣　哀侯未央嗣薨亡後　元延元年釐侯嬲以未央弟紹封（師古曰嬲音乃了反）　侯晉嗣免　涿

邯萬節侯偃（師古曰邯音寒萬音溝）　趙頃王子　地節三年四月癸卯封九年薨　神爵三年釐侯勝嗣　頃侯度嗣　侯定嗣免　魏

樂陽繆侯說　趙頃王子　四月癸卯封　孝侯宗嗣　頃侯崇嗣　侯鎮嗣免　常山

張侯嵩

趙頃王子

四月癸卯封，八年，神爵二年，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師古曰：要上者，怙親而不服罪也。

常山

景成原侯雍

河間獻王子

四月癸卯封，六年薨。

元康四年，頃侯歐嗣。

釐侯禹嗣。

節侯福嗣，免。

勃海

桑中戴侯廣漢

趙頃王子

四月癸卯封。

節侯縱嗣。

頃侯敬嗣，亡後。

元延二年，侯紹以敬弟紹封，十九年免。

平隄嚴侯招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河閒獻王子	四月癸卯封一年薨	三年繆侯榮嗣	節侯曾世嗣	釐侯育嗣	侯遒始嗣免	鉅鹿
樂鄉憲侯修	河閒獻王子	四年癸卯封九年薨	神爵三年節侯蒯嗣	頃侯鄧嗣	釐侯勝嗣	侯地緒嗣免	鉅鹿
高郭節侯嗌 師古曰嗌音一益反	河閒獻王子	四月癸卯封薨	孝侯久長嗣	頃侯菲嗣 師古曰菲音斐	共侯稱嗣	哀侯霸嗣薨亡後 元延二年侯異衆以霸弟紹封	鄚 師古曰河閒之縣也音莫

	樂望孝侯光	成康侯饒	柳泉節侯強
	膠東戴王子	膠東戴王子	膠東戴王子
	四年二月甲寅封	二月甲寅封	二月甲寅封十七年薨
六世 侯發嗣免	釐侯林嗣	侯新嗣免	黃龍元年孝侯建嗣
	侯起嗣免		煬侯萬年嗣
			侯永昌嗣免
	北海	北海	南陽

復陽嚴侯延平 師古曰復音力日反	鍾武節侯度		高城節侯梁
長沙頃王子	長沙頃王子		長沙頃王子
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	正月癸卯封		正月癸卯封
煬侯漢嗣	孝侯宣嗣	元延二年節侯則以霸叔父紹封	質侯景嗣
侯道嗣免	哀侯霸嗣亡後		頃侯諸士嗣
			侯馮嗣免
南陽			

富陽侯賜	六安夷王子	三年五月丙戌封，二十八年，建昭二年，坐上書歸印綬，免。八百戶		
海昏侯賀	昌邑哀王子	三年四月壬子，以昌邑王封，四千戶。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師古曰：辟讀曰僻	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	原侯保世嗣
				侯會邑嗣，免，建武後封

豫章

曲梁安侯敬	平干頃王子	七月壬子封	節侯時光嗣	侯狐辯嗣，免
遽鄉侯宣	真定刻王子	四年三月甲寅封，二年薨，亡後		

魏郡

常山

新利侯偃	膠東戴王子	神爵元年四月癸巳封十一年甘露四年坐上書謾免復更封戶部侯建始三年又上書謾免四百戶				
樂信頃侯強	廣川繆王子	三年四月戊戌封	孝侯何嗣	節侯賀嗣	侯渉嗣免	鉅鹿
昌成節侯元	廣川繆王子	四月戊戌封四年薨	五鳳三年頃侯齒嗣	釐侯應嗣	質侯江嗣建平三年薨亡後	信都
廣鄉孝侯明	平干頃王子	七月壬申封	節侯安嗣	釐侯周齊嗣	侯充國嗣免	鉅鹿

成鄉質侯慶	平干頃王子	七月壬申封九百戶	節侯霸嗣鴻嘉三年薨亡後			廣平
			元延二年侯果以霸弟紹封十九年免			

平利節侯世	平干頃王子	四年三月癸丑封	質侯嘉嗣	釐侯禹嗣	侯丑嗣免	魏郡
平鄉孝侯王	平干頃王子	三月癸丑封	節侯成嗣	侯陽嗣免		魏郡

平纂節侯梁	平干頃王子	三月癸丑封薨亡後			平原
成陵節侯充	平干頃王子	二月癸丑封四百一十戶	侯德嗣鴻嘉二年坐弟與後母亂共殺兄德知不舉不道下獄瘐死		廣平
西梁節侯閼兵	廣川戴王子	三月乙亥封七年薨	甘露三年孝侯廣嗣	哀侯宮嗣	侯敞嗣免	鉅鹿
歷鄉康侯必勝	廣川繆王子	七月壬子封五年薨	甘露元年頃侯長壽嗣	繆侯宮嗣	侯東之嗣免	鉅鹿

陽城愍矦田	祚陽矦仁	武陶節矦朝	陽興矦昌
平干頃王子	平干頃王子	廣川繆王子	河間孝王子
七月壬子封	五鳳元年四月乙未封，十三年，初元五年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爲關內矦，九百一十戶	七月壬午封	十二月癸巳封，二十六年，建始二年坐朝私留他縣，使庶子殺人，棄市。千三百九十戶
節矦賢嗣		孝矦弘嗣	
釐矦說嗣		節矦勳嗣	
矦報嗣免		矦京嗣免	
	廣平	鉅鹿	涿郡

利鄉孝侯安	郚鄉孝侯景	
中山頃王子	趙頃王子	
甘露元年三月壬辰封	二年七月辛未封	
戴侯遂嗣	侯湊嗣免	師古曰湊音臻
侯固嗣免		
常山	東海	

昌慮康侯弘 師古曰慮音力於反	平邑侯敞	
魯孝王子	魯孝王子	
四年閏月丁亥封	閏月丁亥封一年初元元年坐殺一家二人棄市	
釐侯奉世嗣		
侯益嗣免		
泰山	東海	

山鄉節侯縮	建陵靖侯遂	合陽節侯平	東安孝侯強
魯孝王子	魯孝王子	魯孝王子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	閏月丁亥封一年薨	閏月丁亥封千一百六十戶	閏月丁亥封
侯丘嗣免	黃龍元年節侯魯嗣	孝侯安上嗣建始元年薨亡後	侯拔嗣免
	侯遵文嗣免		
東海	東海	東海	東海

承鄉節侯當 師古曰承音證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二千七百戶	侯德天嗣鴻嘉二年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			東海
建陽節侯咸	魯孝王子	閏月丁亥封	孝侯霸嗣	侯竝嗣免		東海
高鄉節侯休	城陽惠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頃侯興嗣	侯革始嗣免		琅邪
茲鄉孝侯弘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頃侯呂嗣	節侯應嗣	侯宇嗣免	琅邪

藉陽侯顯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十六年建昭四年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六百戶			東海
都平愛侯丘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恭侯訢免	侯琪嗣免	東海
稾原侯山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節侯萮嗣	侯妟得嗣薨亡後	琅邪
箕愿侯文 師古曰愿音願又音原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節侯嶙嗣 師古曰嶙音鄰	侯欽嗣免	琅邪

高廣節侯勳	卽來節侯佼師古曰佼音佼
城陽荒王子	城陽荒王子
十一月壬申封	十一月壬申封
哀侯賀嗣	侯欽嗣免
質侯福嗣	
侯吳嗣免	
琅邪	琅邪

右孝宣

膠鄉敬侯漢	桃煬侯良
高密哀王子	廣川繆王子
初元元年三月丁巳封七百四十戶	三月封
節侯成嗣陽朔四年薨亡後	共侯敞嗣
	侯狗嗣免
琅邪	鉅鹿

安平釐侯習	長沙孝王子	三月封	侯嘉嗣免			鉅鹿
陽山節侯宗	長沙孝王子	三月封	侯買奴嗣免			桂陽
庸釐侯談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九百一十戶	侯端嗣永光二年坐強姦人妻會赦免			琅邪
昆山節侯光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儀嗣免			琅邪

侯號	屬	始封	子	地
折泉節侯根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詡嗣免	琅邪
博石頃侯淵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侯獲嗣免	琅邪
要安節侯勝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	哀侯守嗣薨亡後	琅邪
房山侯勇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五十六年薨		琅邪

式節侯憲	城陽荒王子	三月封三百戶	哀侯霸嗣鴻嘉元年薨亡後			泰山
		[illegible]	元延元年侯萌以霸弟紹封十九年免			[illegible]
臨鄉頃侯雲	廣陽頃王子	五年六月封	侯交嗣免			涿
西鄉頃侯容	廣陽頃王子	六月封	侯景嗣免			涿

陽鄉思侯發	廣陽頃王子	六月封	侯度嗣免			涿
益昌頃侯嬰	廣陽頃王子	永光三年三月封	共侯政嗣	侯福嗣免		涿
羊石頃侯回	膠東頃王子	三月封	共侯成嗣	侯順嗣免		北海
石鄉煬侯理	膠東頃王子	三月封	侯建國嗣免			北海

新城節侯根	膠東頃王子	三月封	侯霸嗣免				北海
上鄉侯歙師古曰歙音翕	膠東頃王子	三月封三十九年免					北海
于鄉節侯定	泗水勤王子	三月封	侯聖嗣免				東海
就鄉節侯瑋	泗水勤王子	三月封七年薨亡後					東海

石山節侯玄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釐侯嘉嗣免
都陽節侯音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侯閔嗣免
參封侯嗣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	侯殷嗣免
伊鄉頃侯遷	城陽戴王子	三月封薨亡後	

襄平侯疊
廣陽厲王子
五年三月封四十七年免

貰鄉侯平 師古曰貰音式制反
梁敬王子
建昭元年正月封四年病狂自殺

樂侯義
梁敬王子
正月封四年坐使人殺人髡爲城旦

中鄉侯延年
梁敬王子
正月封四十六年薨

鄭頃侯罷軍	梁敬王子	正月封	節侯駿嗣	侯良嗣免
黃節侯順	梁敬王子	正月封	釐侯申嗣元壽二年薨亡後	
				濟陰
平樂節侯遷	梁敬王子	正月封	侯寶嗣免	
菑鄉釐侯就	梁敬王子	正月封	侯遂喜嗣免	
				濟南

東鄉節侯方	梁敬王子	正月封	侯護嗣免			沛
陵鄉侯訢	梁敬王子	正月封七年建始二年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師古曰以穀貸人而多取其息也				沛
溧陽侯欽 師古曰溧音栗	梁敬王子	正月封	侯畢嗣免			沛
釐鄉侯固 師古曰釐音力之反	梁敬王子	正月封二十一年鴻嘉四年坐上書歸印綬免四百七十二戶				沛

高柴節侯發

梁敬王子

正月封

釐侯賢嗣

侯隱嗣免

沛

臨都節侯未央

梁敬王子

正月封

侯息嗣免

高質侯舜

梁敬王子

正月封

釐侯始嗣

侯便翁嗣免

北鄉侯譚

菑川孝王子

四年六月封四十三年免

蘭陵節侯宜	廣陵孝王子	五年十二月封	共侯譚嗣	侯便强嗣免
廣平節侯德	廣陵孝王子	十二月封	侯德嗣免	
博鄉節侯交	六安繆王子	竟寧元年四月丁卯封	侯就嗣免	
柏鄉戴侯買	趙哀王子	四月丁卯封	頃侯雲嗣	侯譚嗣免

安鄉孝侯喜	趙哀王子	四月丁卯封	釐侯胡嗣	侯合衆嗣免			
廣釐侯便	菑川孝王子	四月丁卯封	節侯護嗣	侯宇嗣免			齊
平節侯服	菑川孝王子	四月丁卯封	侯嘉嗣免				齊

右孝元

昌鄉侯憲	膠東頃王子	建始二年正月封三十年元壽二年坐使家丞封上印綬免					

順陽侯共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樂陽侯獲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平城釐侯邑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	節侯珍嗣	侯理嗣，免	
密鄉頃侯林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	孝侯欽嗣	侯敞嗣，免	

樂都煬侯訢	膠東頃王子	正月封	繆侯臨嗣	侯延年嗣免
卑梁侯都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膠陽侯恁 師古曰恁音女林反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三十九年免		
武鄉侯慶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侯勁嗣免	

成鄉侯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侯德嗣免	
蠭侯安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侯放嗣免	
麗茲侯	高密頃王子	正月封	侯放嗣免	
共侯賜				
寶梁侯	河間孝王子	正月封四年薨亡後		
懷侯强				
廣戚煬侯勳	楚孝王子	河平三年二月乙亥封	侯顯嗣	子嬰居攝元年爲孺子王莽篡位爲定安公莽敗死

陰平釐侯回

楚孝王子

陽朔二年正月丙午封

侯詡嗣免

承鄉

元始元年二月丙午侯閔以孝王孫封八年免

樂平侯訢

淮陽憲王子

朔六月壬午封病狂易免師古曰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元壽二年更封共樂侯

外黃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侯圉以憲王孫封八年免

高陽

二月丙辰侯竝以憲王孫封八年免

郚鄉侯閔師古曰郚音魚又音吾

魯頃王子

四年四月甲寅封十七年建平三年爲魯王

寧鄉侯江以頃王孫封八年免

平陸

二月丙辰侯寵以憲王孫封八年免

建鄉侯康

魯頃王子

四月甲寅封

侯自當嗣免

安丘侯常

高密頃王子

鴻嘉元年正月癸巳封二十八年免

栗鄉頃侯護	東平思王子	四月辛巳封	侯汝成嗣免
金鄉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侯不害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平通	二月丙辰侯且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西安	二月丙辰侯漢以思王孫封八年薨		

桑丘	東平思王子	侯頃	四月辛巳封
陽興			二月丙辰侯寄生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陵陽			二月丙辰侯嘉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湖鄉			二月丙辰侯開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重鄉			二月丙辰侯少柏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高樂	二月丙辰侯修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平邑	二月丙辰侯閔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平纂	二月丙辰侯況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合昌	二月丙辰侯輔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伊鄉	就鄉	膠鄉	宜鄉
二月丙辰侯開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不害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武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恢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桃鄉頃侯宣	新陽頃侯永	昌城	安樂
梁平思王子	魯頃王子		
二年正月戊子封	五月戊子封		
侯立嗣免	侯祇嗣免		
		二月丙辰侯豐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二月丙辰侯禹以思王孫封八年免

陵石侯慶	膠東共王子	四年六月乙丑封二十五年免		
祁鄉節侯賢	梁夷王子	永始二年五月乙亥封	侯富嗣免	
富陽侯萌	東平思王子	三年三月庚申封月二十三年免		
曲鄉頃侯鳳	梁荒王子	六月辛卯封十七年薨	侯雲嗣免	濟南

桃山侯欽	城陽孝王子	四年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昌陽侯霸	泗水戾王子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臨安侯閔	膠東共王子	五月戊申封二十一年免
徐鄉侯炔 師古曰炔音桂字或作快	膠東共王子	元延元年二月癸卯封二十一年王莽建國元年舉兵欲誅莽死
	齊	

臺鄉侯眕 師古曰眕音軫	西陽頃侯竝	堂鄉哀侯恢	安國侯吉
菑川孝王子	東平思王子	膠東共王子	趙共王子
二年正月癸卯封十八年免	四月甲寅封	綏和元年五月戊午封三年薨亡後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侯偃嗣免		
	東萊		

梁鄉侯交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襄鄉頃侯福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	侯章嗣免			
容鄉釐侯強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	侯弘嗣免			
緼鄉侯固 師古曰緼音於粉反	趙共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廣昌侯賀	河間孝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都安節侯普	河間孝王子	六月丙寅封	侯胥嗣免

樂平侯永	河間孝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方鄉侯常得	廣陽惠王子	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	

庸鄉侯宰	六安頃王子	三年七月庚午封十五年免
右孝成		
南昌侯宇	河閒惠王子	建平二年五月丁酉封十二年免
嚴鄉侯信	東平煬王子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復封六年王莽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立信爲天子兵敗死
武平侯璜	東平煬王子	五月丁酉封四年坐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復封居攝二年舉兵死

陵鄉侯曾	楚思王子	四年二月丁卯封至王莽六年舉兵欲誅莽死
武安侯愋（師古曰愋音受）	楚思王子	二月丁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使奴殺人免元始元年復封八年免
湘鄉侯昌	長沙王子	五月丙午封十一年免
方樂侯嘉	廣陽繆王子	元壽元年五月乙卯封十一年免

宜禾節侯得
河間孝王子
二年四月丁酉封
侯恢嗣免

富春侯玄
河間孝王子
四月丁酉封十年免

右孝哀

陶鄉侯恢
東平煬王子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八年

釐鄉侯褒
東平煬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昌鄉東平煬侯旦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新鄉東平煬侯鯉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部鄉楚思侯光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新成楚思侯武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宜陵侯豐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堂鄉侯護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成陵侯由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成陽侯衆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復昌	楚思王子	侯休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安陸	楚思王子	侯平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梧安	楚思王子	侯譽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朝鄉	楚思王子	侯充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扶鄉侯普	楚思王子	二月丙辰封八年免
方城侯宣	廣陽繆王子	二年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當陽侯益	廣陽思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廣城侯遠（師古曰遠音竹二反）	廣陽思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春城侯允	東平煬王子	四月丁酉封七年免				
昭陽侯賞	長沙剌王子	五年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承陽侯景 師古曰承音烝字或作丞	長沙剌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信昌侯廣	真定共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呂鄉侯尚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　四年免

李鄉侯殷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　四年免

宛鄉侯隆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　四年免

壽泉侯承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　四年免

杏山侯遵	楚思王子	閏月丁酉封四年免

右孝平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師古曰天功天下之功業也虞書舜典曰欽哉惟時亮天功也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師古曰謂陳涉自稱楚王之時也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丹書爵[illegible]高祀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

差列侯之功錄弟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自倍者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爲戶口蕃息故也它皆類此富厚如之師古曰言其富厚亦如戶口之多也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無有孑遺者也師古曰孟音是也而解非也孑然獨立貌言無有獨存者悉於耗盡也今俗語猶謂無爲耗耗音毛罔亦少密焉服虔曰法罔差益密也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晉灼曰綫今線縷字也音先戰反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師古曰雍和也堯典云黎萌於蕃時雍故杜業引之也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師古曰羣后謂諸侯也共己無爲也共讀曰恭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師古曰三聖謂堯舜禹也周封八百重譯來賀師古曰重譯謂越裳氏也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爲安泰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張晏曰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虞舜之後於陳也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師古曰寓謂啓土所居也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大孝之隆於是爲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師古曰謂召伯止於甘棠之下而聽訟人思其德不伐其樹召南甘棠之詩是也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師古曰弟代兄位謂之及也墮毀也音火規反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由其先人之功令得嗣續也繇讀與由同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尸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尸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爲徒隸可哀愍之也以往況今甚可悲傷師古曰況譬也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

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晉灼曰許慎云遴難行也柬古簡字也簡少也言久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則功不加彰於天下也師古曰晉說是非所以視化勸後也師古曰視讀與示同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孟康曰言人三為衆雖難盡繼取其功尤高者三人繼之於名為衆矣服虔曰尤功封重者一人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帝之世增脩曹參周勃之嗣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師古曰籍謂名錄也高紀所云通侯籍也

號謚 姓名	侯狀 戶數	始封	位次	子	孫	曾孫	玄孫
平陽懿侯曹參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假左丞相定魏齊以右丞相侯萬六百戶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也涓絜也主居中擠絜也涓音工玄反	六年十二月甲申封十二年薨	孟康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表以封前後故也	孝惠六年靖侯窋嗣二十九年薨	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嗣七年薨	孝景四年夷侯時嗣二十三年薨	元光五年共侯襄嗣十六年薨

元鼎二年侯宗嗣二十四年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為城旦戶二萬三千

六世

元康四年參玄孫之孫杜陵公乘喜詔復家孟康曰諸復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產子

七世

八世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侯本始以參玄孫之孫杜陵公士紹封千戶元始元年益滿二千戶

九世玄孫

建武二年
侯宏嗣峚
十世
治子舉兵
佐軍紹封
侯瞻嗣
十一世
今見

信武肅侯靳歙、師古曰歙音翕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籍別定江漢侯五千三百戶以將軍攻豨布

十二月甲申封
九年薨

十一

高后六年侯亭嗣二十一年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師古曰事謂役使之也

孫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歙玄孫之子長安上造安漢詔復家
六世

汝陰文侯夏侯嬰

以令史從降沛為太僕常奉車竟定天下及全孝惠魯元公主侯六千九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
三十年薨

八

孝文九年夷侯竈嗣七年薨
十六年共侯賜嗣四十一年薨
元光三年侯頗嗣十八年元鼎二年坐尚公主與父御姦自殺

玄孫

元康四年嬰玄孫之子長安大夫信詔復家

六世

清河定侯王吸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爲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侯二千二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

十四

孝文元年哀侯彊嗣七年薨

八年孝侯伉嗣二十一年薨師古曰伉音口浪反又音工郎反

孝景九年哀侯不害嗣十九年元光二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吸玄孫長安大夫充國詔復家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吸代後爵關內侯不言世

陽陵景侯傅寬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爲騎將入漢定三秦屬淮陰定齊爲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十二年薨

十

位次曰武忠侯師古曰漢列侯位次簿有

孝惠六年頃侯清嗣

孝文十五年共侯明嗣

孝景四年侯偃嗣三十一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謀反誅

頃侯清嗣年共侯明十一年元

謚號姓名二十四年嗣十二年與史所記不同者表則具載矣

薨

薨

玄孫

六世

元康四年寬玄孫之孫

七世

長陵士伍景詔復家

廣嚴侯召歐

師古曰召讀曰邵歐音烏后反它皆類此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

二十八

孝文二年戴侯勝嗣九年薨

十一年共侯嘉嗣十三年孝文後七年薨亡後

曾孫

元康四年歐玄孫安陵大夫不識詔復家

廣平敬侯薛歐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為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將鍾離眛侯四千五百戶

十二月甲申封十四年薨

十五

高后元年靖侯山嗣二十六年薨

孝文後三年侯澤嗣中二年有罪免

中五年澤復封平棘二十三年薨諡曰節侯

元朔四年侯穰嗣三年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免

元康四年歐玄孫長安大夫去病詔復家

博陽嚴侯陳濞

以舍人從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殺追士二侯師古曰楚軍追漢兵者濞殺其士卒也

十二月甲申封三十年薨

十九

孝文後三年侯始嗣九年坐謀殺人會赦免

孫

元康四年濞曾孫茂陵公乘壽詔復家

堂邑安侯陳嬰

以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漸定自立為王壯息侯六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一年師古曰浙水在今杭州[illegible]

十二月甲申封

八十六

六年薨

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薨

孝文三年侯午嗣尚館陶公主四十八年薨

元光六年侯季須嗣十三年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

孝景中五年始復封二年侯元年有罪免

塞

元康四年嬰玄孫之子霸陵公士尊詔復家

六世

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長公主子侯萬五千戶

隆

二十九年坐母喪未除服姦自殺

慮

曲逆獻侯陳平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起脩武爲都尉以護軍中尉出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戶

十二月甲申封二十四年薨

四十七

孝文三年共侯買嗣二年薨

五年簡侯悝嗣二十二年薨

孝景五年侯何嗣二十三年元光五年坐略人妻棄市

戶萬六千

元康四年平玄孫之子六世長安簪褭復家

元始二年詔[illegible]代後者[illegible]爵關內侯不[illegible]世

留文成侯張良

以廄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入武關設策降秦下嬰解上與項羽隙請漢中地常爲計謀侯萬戶師古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

正月丙午封十六年薨

六十二師古曰高祖自云傳天下由張良稍其才也敘位次乃以曹參比蕭何校其勳也至如功數多少或以才德或以功勞亦無定也故稱蕭何位第一唯八千張良食萬戶而位過六十它皆類此

高后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贖爲城旦師古曰門大夫侯之屬官也

孫

曾孫

玄孫

射陽侯劉纏

師古曰即項伯也射字或作蕢者後人改也

兵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爲楚左令尹漢王與項羽有隙於鴻門纏解難以破羽降漢侯

正月丙午封九年孝惠三年薨嗣子睢有罪不得代

元康四年良玄孫之子六世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

酇文終侯蕭何

師古曰酇音贊

以客初從入漢爲丞相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定諸侯爲法令宗廟侯八千戶

正月丙午封九年薨

孝惠三年哀侯祿嗣六年薨亡後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孝文元年罷

筑陽

師古曰筑音逐

高后二年定侯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更爲酇二年薨

煬侯遺嗣一年薨亡後

五年侯則以何孫遣弟紹封二

武陽

十年有罪免二萬六千戶

孝景二年侯嘉以則弟紹封二千戶七年卒

中二年侯勝嗣二十一年坐不齋耐爲隸臣師古曰謂當侍祠而不齋也

元狩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

酇

封二千四百戶三年薨

六年侯壽成嗣十年坐爲太常犧牲瘦免

地節四年安侯建世以何玄孫紹封十四年薨

甘露二年侯獲嗣，永始元年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爲城旦。

六世　七世

思侯輔嗣

永始元年七月癸卯，詔以酇侯何玄孫之子南䜌長

永始四年質侯

綏和元年，王莽居攝。

質侯章嗣，元年侯禹

元始元年嗣，建國元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紹封三年薨

所嗣五年薨

益封滿二千戶，十三年，更爲蕭鄉侯，莽敗

年薨

絕

絳武侯周勃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定三秦，食邑，爲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籍，守嶢關，定泗水、東海。侯，八千一百戶。

正月丙午封，十三年薨。

四

孝文十二年，侯勝之嗣，六年，有罪，免。

脩 後二年，侯亞夫以勃子紹封，十八年，有罪，免。師古曰：脩讀曰條。

舞陽
武侯
樊噲

以舍人起
沛從至霸
上為侯以
郎入漢定
三秦為將
軍擊項籍
再益封從
破燕執韓
信侯五千
戶

正月丙
午封十五
三年薨

孝景後
元年
平
共侯堅
曲
以勃子
紹封十
九年薨

元朔五年
侯建德嗣
十二年元
鼎五年坐
酎金免

元康四年
勃曾孫槐
里公乘廣
漢詔復家

元始二年
侯共以勃
玄孫紹封
千戶

孝惠七年
侯伉嗣九
年高后八
年坐呂氏
誅師古曰
伉音口浪
反又音岡

孝文元年
荒侯市人
以噲子紹
封二十九
年薨

孝景七年
侯它廣嗣
中六年坐
非子免

元康四年
噲曾孫長
陵不更勝
客詔復家
師古曰不
更爵名勝
客其人名

玄孫

元始二年
侯章以噲
玄孫之子
紹封千戶

六世

曲周景侯酈商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及蜀定三秦擊項籍侯四千八百戶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六

孝文元年侯寄嗣三十二年有罪免戶萬八千

繆

孝景中三年靖侯堅紹封

元光四年康侯遂成嗣

懷侯世宗嗣

元鼎二年侯終根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腰斬

潁陰懿侯灌嬰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爲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及八邑殺項籍侯五千戶

正月丙午封二十六年薨

九

孝文五年平侯何嗣二十八年薨

孝景中三年侯彊嗣十三年有罪免戶八千四百

[illegible]

元康四年商玄孫之子六世長安公士共詔復家

元始二年詔賜商代後者孫友爵關內侯

汾陰悼侯周昌

初起以職志擊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侯比清陽侯 [illegible]

正月丙午封十十六

年薨

孝惠四年哀侯開方嗣十六年薨

孝文前五年侯意嗣十三年坐行賕髡爲城旦

元光二年侯賢以嬰孫紹封九年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

臨汝侯

千戶

元康四年嬰曾孫長安官首匿八月詔復家

師古曰官首匿爵名匿其人名也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嬰代後者爵關內侯

梁鄒孝侯武虎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擊定諸侯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

正月丙午封十二

一年薨

孝惠五年侯最嗣五十八年薨

元光三年頃侯嬰齊嗣二十年薨

元鼎四年侯山柎嗣一年坐酎金免師古曰柎音膚其字從木

玄孫

孝景中[illegible]二年侯[illegible]沃

安

左車以[illegible]伍

日孫紹明[illegible]

封八年師古曰明

建元元年舊有官爵

陽

年有罪免爲士伍

而屬沃侯

絕之國也

元康四年虎玄孫之子
六世
夫夷侯國公乘充竟詔復家

成敬侯董渫

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爲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功侯千八百戶
師古曰渫音先列反比厭次侯 功侯千八百戶 渫字或作緤

正月丙午封七年薨

二十五

孝惠元年康侯赤嗣四十四年有罪免戶五千六百
孝景中五年赤復封八年薨

節氏

建元四年侯朝嗣十二年元狩三年坐爲濟南太守與城陽王女通耐爲鬼薪

共侯罷軍嗣五年薨

元光三年

元康四年渫玄孫平陵公乘詘詔復家

蓼夷侯孔聚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屬韓信功侯
師古曰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後皆類此擊項籍者即楚漢春秋及史記所謂孔將軍居左者

正月丙午封三十年薨

三十

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爲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
師古曰游衣冠之道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聚玄孫長安公士宣詔復家

費侯陳賀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籍爲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

師古曰費音扶味反信擊項籍說者以爲湖陽非也李氏邑非

正月丙午封二十二年薨

三十一

孝文元年共侯常嗣二十四年薨

孝景二年侯偃嗣八年有罪免

孝景中六年侯最以賀子紹封巢二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賀曾孫茂陵上造僑詔復家

陽夏侯陳豨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爲游擊將軍別定代破臧荼侯

正月丙午封十年以趙相國反自爲王十二年誅

隆慮克侯周竈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擊項羽有功侯

師古曰連敖楚官名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號師古曰長鈹長刃兵也爲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鈹鈹亦刀耳遂音[illegible]讀音披

正月丁未封三十九年薨

三十四

孝文後二年侯通嗣十二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完爲城旦

孫

曾孫

元康四年竈玄孫陽陵公乘詔復家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位次	子	孫	曾孫	玄孫
陽都敬侯丁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以越將從起薛至霸上以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屬周呂侯破龍且彭城爲大司馬破項籍葉爲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戶	正月戊申封十九年薨	十七	高后六年趮侯寧嗣十三年薨 師古曰趮古躁字也	孝文十年侯安成嗣十五年孝景二年有罪免戶萬七千	元康四年復曾孫臨沂公士賜詔復家	
陽信胡侯呂青	以漢五年用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戶	正月壬子封十年薨	八十七	孝惠四年頃侯臣嗣十八年薨	孝文七年懷侯義嗣二年薨	九年惠侯它嗣十九年薨	孝景五年共侯善嗣五年薨
六世				中三年侯談嗣三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二月青玄孫長陵大夫陽詔復家
東武貞侯郭蒙	以戶衛起薛屬周呂侯破秦軍杠里楊熊軍曲遇入漢爲越將定三秦以都尉[illegible]守敖倉爲將軍[illegible]侯[illegible]城之[illegible]也	正月戊午封十九年薨	四十一	高后六年侯它嗣三十一年孝景六年有罪棄市戶萬一百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蒙玄孫茂陵公士廣漢詔復家

汁防肅侯雍齒

師古曰汁音什防音方

以趙將前二年從定諸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

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隙故晚從

三月戊子封九年薨

五十七

孝惠三年荒侯鉅鹿嗣三十八年薨

孝景三年侯野嗣十年薨

終侯桓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不得玄孫長安上造章詔復家

棘蒲剛侯陳武

以將軍前元年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田既功侯

三月丙申封四十八年孝文後元年薨子奇反不代

十三

子

孫

元康四年武曾孫雲陽上造嘉詔復家

都昌嚴侯朱軫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侯

三月庚子封十四年薨

二十三

高后元年剛侯率嗣十五年薨

孝文八年夷侯詘嗣十六年薨

孝景元年共侯偃嗣二年薨

三年侯辟彊嗣五年中元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軫玄孫昌侯國公士先詔復家

武彊嚴侯
以舍人從起沛公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籍屬丞相寧功侯
三月庚子封二十三年
高后七年簡侯嬰嗣十九年薨
孝文後二年侯青翟嗣四十七年元鼎二年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湯不直令三長史以獄事簡斥之
元康四年不職曾孫長安公乘仁詔復家

貰齊合侯傅胡害
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六百戶功比吕臣
三月庚子封二十六年薨
八年共侯方山嗣二十三年
孝文九年康侯赤嗣十二年薨
十一年侯遺嗣四十四年薨
元朔五年侯猜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殺人棄市

元康四年胡害玄孫茂陵公士世詔復家

元壽一年八月詔賜胡害爲後者爵太上造

海陽齊信侯搖毋餘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千七百戶	三月庚子封九月薨	三十七	孝惠三年哀侯昭襄嗣九年薨	高后五年康侯建嗣二十年薨	孝景四年哀侯省嗣十年薨亡後
玄孫	元康四年毋餘玄孫之子不更未央詔復家	六世 元壽二年八月詔賜毋餘代後者爵關內侯				
南安嚴侯宣虎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重將破臧荼侯九百戶師古曰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重音直用反一曰持重之將也音直勇反	三月庚子封三十年薨	六十三	孝文九年共侯戎嗣十一年薨	後四年侯千秋嗣十一年孝景中元年坐傷人免戶二千一百	元康四年虎曾孫南安簪褭護詔復家
肥如敬侯蔡寅	以魏太僕漢王三年初從以車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戶千	三月庚子封二十四年薨	六十六	孝文三年㬎侯戎嗣十四年薨	後元年侯奴嗣七年孝景元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寅曾孫肥如大夫福詔復家

曲成圉侯蟲達

以西城戶將三十七人從起碭至霸上爲執金吾五年爲二隊將屬周呂侯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陳下侯四千戶以將軍擊燕代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十八　位次曰　夜侯恒

孝文元年侯捷嗣八年有罪免十四年捷復封十八年復免戶九千三百孝景中五年侯捷復封五年薨

建元二年侯皇柔嗣二十四年元鼎二年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鬼薪師古曰赤側解在食貨志時加令以充賦而汝南不遵詔令

曾孫

元康四年達玄孫茂陵公乘宜詔復家

河陽嚴侯陳涓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籍得梁郎將處侯以丞相定齊

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二十九

孝文元年信嗣三年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

孫

曾孫

元康四年涓玄孫郎丘公士元詔復家

淮陰侯韓信

初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爲連敖票客蕭何言信爲大將軍別定魏趙爲齊王徙楚擅發兵廢爲侯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爲治粟都尉而此云粟客蓋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票音頻妙反

六年封五年十一年坐謀反誅

芒侯耏跖 師古曰耏音而左氏傳宋耏班跖音之亦反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為定武君入漢還定三秦為都尉擊項羽功侯	六年封三年薨亡後		九年侯昭嗣四年有罪免 孝景三年昭以故列侯張將兵擊吳楚復封	侯申嗣元朔六年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免 師古曰景帝女也		
敬市侯閻澤赤	以執盾初起從入漢為河上守遷為殷相擊項籍侯千戶功比平定侯	四月癸未封三年薨	五十五	九年夷侯無害嗣十八年薨	孝文後四年戴侯續嗣八年薨	孝景五年侯穀嗣四十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澤赤玄孫之六世子長安上造章世詔復			
柳丘齊侯戎賜	以連敖從起薛以三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為將軍侯八千戶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三十九	高后五年侯安國嗣三十年薨	孝景四年敬侯嘉成嗣十年薨	後元年侯角嗣有罪免戶三千	元康四年賜玄孫長安公士元生詔復家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位次	子	孫	曾孫	玄孫
魏其嚴侯周止	以舍人從起沛以郎中入漢以周信侯定三秦以郎將破項籍東城侯千戶	六月丁亥封十八年薨	四十四	高后五年侯簡嗣二十九年孝景三年謀反誅戶三千	孫	曾孫	元康四年止玄孫長陵不更廣世詔復家
祁穀侯繒賀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illegible]	六月丁亥封三十三年薨	五十一	孝文十二年頃侯胡嗣十七年薨	孝景六年侯它嗣十九年元光二年坐射擅罷免師古曰方大射而擅自罷去也	曾孫	元康四年賀玄孫茂陵公大夫賜詔復家
平悼侯工師喜	初以舍人從擊破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雒陽侯比費侯賀千三百戶	六月丁亥封六年薨	三十二 位次曰聊城侯	十二年靖侯奴嗣三十一年薨	孝文十六年侯執嗣十九年孝景中五年坐匿死罪會赦免戶二千三百		
魯侯奚涓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為郎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軍事 重平	六年侯涓亡子封母底為侯十九年薨	七				

城父嚴侯尹恢

初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𡡉侯諸莊二千戶

六年封九年薨

二十六

孝惠三年侯開方嗣七年高后三年奪爵為關內侯

孫

元康四年恢玄孫之子新豐簪褭殷詔復家

六世

曾孫

玄孫

任侯張越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爲車騎將軍

六年封十六年高后三年坐匿死罪免戶七百五十

棘丘侯襄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六年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戶九百七十

河陵頃侯郭亭

以連敖前元年從起單父以塞路入漢還定三秦屬周呂侯以都尉擊項籍功侯師古曰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

七月庚寅封二十四年薨

二十七

孝文三年惠侯歐嗣二十二年薨

孝景一年勝侯客嗣八年有罪免

南

中六年靖侯延居紹封十五年薨

元光六年侯則嗣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亭玄孫茂陵公乘賢詔復家

昌武靖信侯單究

初以舍人從以郎入漢定三秦以郎騎將軍擊諸侯侯九百戶功比魏其侯

七月庚寅封十三年薨

四十五

孝惠六年忠侯如意嗣四十三年薨

孝景中元四年侯賈成嗣十六年薨

元光五年侯德嗣四年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戶六百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究玄孫之孫陽陵公乘萬年詔復家

高宛制侯丙猜

初以客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項籍侯千六百戶比斥丘侯

七月戊戌封七年薨

四十一

孝惠元年簡侯得嗣三十年薨

孝文十六年平侯武嗣二十四年薨

建元元年侯信嗣三年坐出入屬車閒免戶三千二百師古曰天子出行陳列屬車而輒至於其閒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猜玄孫之孫高宛大夫齡詔復家

八世

元始三年猜玄孫之曾孫內詔賜爵關內侯

宣曲齊侯丁義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滎陽爲郎騎將破鍾離眛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七月戊戌封三十二年薨

四十三

孝文十一年侯通嗣十七年有罪赦爲鬼薪戶千一百

發婁

孝景中五年通復封十一年有罪免

孫

元康四年義曾孫陽安公士年詔復家

終陵齊侯華毋害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七月戊戌封三十五年薨

四十六

孝文四年共侯勃嗣十六年薨

後四年侯祿嗣七年孝景四年坐出界耐爲司寇戶千五百

元康四年曾孫於陵大夫告詔復家

東茅敬侯劉到	斥丘懿侯唐厲
以舍人從起碭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破臧荼侯捕韓王信爲將軍邑益千戶	以舍人初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克敵爲東郡都尉破籍侯成武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戶功[illegible]因功爲成武侯從吏封斥丘也
八月丙辰封二十四年薨	八月丙辰封二十年薨
四十八	四十
孝文三年侯告嗣十二年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嗣爵十三年至孝文十六年而免也事謂役使之員數也	孝文九年共侯朝嗣十三年薨
孫	後六年侯賢嗣四十三年薨
元康四年到曾孫鯛陽公乘成詔復家師古曰鯛音紂	元鼎二年侯尊嗣二年坐酎金免

	臺定侯戴野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卒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將軍擊燕代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薨
	三十五
	孝文四年侯午嗣二十二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
	孫
元康四年厲曾孫長安公士廣意詔復家	曾孫
	元康四年野玄孫長陵上造安昌詔復家

安國武侯王陵

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定天下侯五千戶

八月甲子封二十一年薨

十二

高后八年哀侯忌嗣一年薨

孝文元年終侯斿嗣三十九年薨

建元元年安侯辟方嗣二十年薨

元狩三年侯定嗣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陵玄孫長安公乘襄詔復家

樂成節侯丁禮

以中涓騎從起碭為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為樂成侯千戶

八月甲子封二十六年薨

四十二

孝文五年夷侯馬從嗣十八年薨

後七年武侯吾客嗣四十二年薨

元鼎二年侯義嗣三年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戶二千四百

玄孫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禮玄孫之孫長安公士禹詔復家

辟陽侯 審食其	鄡成制侯 周緤 師古曰鄡音蹈又音普肯反緤息列反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二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侯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籍滎陽絕甬道從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爲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二千二百戶
八月甲子封二十五年爲淮南王長所殺	八月甲子封二十七年薨
五十九	二十二
孝文四年侯平嗣二十一年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	侯昌嗣有罪免
元康四年食其曾孫茂陵公乘非詔復家	

長沙

安平敬侯 鄂秋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秋舉蕭何功因故侯二千戶 師古曰先以食邑因就封之也事見蕭何傳
八月甲子封十二年薨
六十一
孝惠三年簡侯嘉嗣九年薨
高后八年頃侯應嗣十四年薨
孝文十四年煬侯寄嗣二十五年薨
孝景後三年侯但嗣十九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安通遺王書稱臣盡力棄市

酇 孝景中三年侯仲居嗣三年中元十四年元三年康鼎三年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 師古曰酇沛之縣也音嵯 侯應以昌弟紹封一年薨 食貨志曰收如淳曰巧法用之民不便又廢也

元康四年緤曾孫長安公士禹以詔書爲酇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元始元年禮玄孫護次復禹同死亡子復蓋弟子死亡子絕 免

北平文侯張蒼

以客從起武陽至霸上為常山守得陳餘為代相從趙相以代相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二百戶如淳曰計相官名但知計會

八月丁丑封五十年薨

六十五

孝景六年康侯奉嗣

後元年侯類嗣七年坐臨諸侯喪後免

建元五年曾孫

八年薨

玄孫

元康四年秋玄孫之子六世解大夫后詔復家

高胡侯陳夫乞

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籍將軍定燕千戶

六年封二十五年薨

八十二

孝文五年煬侯程嗣

薨亡後

元康四年蒼玄孫之子六世長安公士蓋宗詔復家

元康四年夫乞玄孫長陵公乘勝之詔復家

厭次侯爰類

以慎將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師古曰以謹慎爲將也

六年封二十二年薨

二十四

孝文元年侯嗣五年謀反誅

孫

元康四年類玄孫之子陽陵公士世詔復家

六世

元始三年類玄孫之孫萬詔賜爵關內侯

七世

曾孫

玄孫

二六年

煬侯劉它

師古曰它音徒何反

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功比軟侯侯五百八十戶賞項氏賜姓師古曰軟音大人反

七年十月癸亥封十年薨

百二十一

孝惠五年共侯遠嗣二十四年薨

孝景元年節侯光嗣十八年薨

建元元年侯勝嗣二十六年薨

元光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六世

元康四年它玄孫之孫長安簪裊勝之詔復家

七世

復陽剛侯陳胥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侯千戶

七年十月甲子封三十一年薨

四十九

孝文十一年共侯嘉嗣十八年薨

孝景六年康侯拾嗣二十三年薨

元朔元年侯彊嗣七年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免

玄孫

元康四年胥曾孫雲陽簪褭幸詔復家

六世

元始元年胥玄孫之子傳詔賜帛百疋

陽河齊侯其石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胡侯

十一月甲子封三年薨

八十三

十年侯安國嗣五十一年薨

孝景中四年侯午嗣三十三年薨

埤山

元鼎四年共侯章更封十三年薨

師古曰埤音脾又音婢

元封元年侯仁嗣征和三年坐祝詛要斬

元康四年石玄孫之子長安官大夫益壽詔復家
六世

柏至靖侯許盎

以駢鄰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 師古曰二馬曰駢駢鄰謂並兩騎爲軍翼也說讀曰稅衛謂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爲衛也

十月戊辰封十四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三年復封六年一年薨

五十八

孝文元年簡侯祿嗣十四年薨

十五年侯昌嗣三十二年薨

元光二年侯安如嗣十三年薨

元狩三年侯福嗣五年元鼎二年坐爲姦爲鬼薪

元康四年盎玄孫之子長安公士建詔復家
六世

中水嚴侯呂馬童

以郎騎將漢元年從好時以司馬擊龍且復共斬項籍侯千五百戶

正月己酉封三十年薨

百一

孝文十年夷侯瑕嗣三年薨

十二年共侯青肩嗣三十二年薨

建元六年靖侯德嗣一年薨

元光元年侯宜城嗣二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杜衍嚴侯王翥
如淳曰翥音署師古曰音之庶反

以中郎騎
漢王二年正月巳
從起下邳
屬淮陰侯酉封十
從灌嬰共
斬項羽侯八年薨
千七百戶

百二

高后六年孝文五年十二年侯
舍嗣二十
共侯福嗣孝侯市臣四年有罪
為鬼薪戶
七年薨
嗣七年薨
三千四百

六世

七世

元康四
年馬童
玄孫之
孫長安
公士詔
詔復家

赤泉嚴侯
楊喜

以郎中騎正月巳酉
漢王二年封十三年
從起杜屬高后元年
淮陰後從有罪免二
灌嬰共斬年復封十
項籍侯千八年薨
九百戶

百三

孝景後元元光四年元康四年
年侯郢人侯定國嗣
翥曾孫長
以翥子紹十三年元
封十二年狩五年有
安大夫安
罪免
樂詔復家
薨

孝文十二孝景四年侯
年定侯敷
毋害嗣六年
坐詐紿人臧
六百免
嗣十五年
薨
臨汝
中五年侯毋害復
封十二
年元光二年有
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
喜玄孫茂
陵不更孟
嘗詔賜黃
金十斤復
家

子恢
六世
代復

子譚
七世
〻代

子並代
永始元
八世
年賜爵
百足

元始二
年求復
不得

朝陽

齊侯

華寄

以舍人從
起薛以連
敖入漢以
都尉擊項
羽復攻韓
王信侯千
戸

三月壬
寅封

二年薨

十九

六十九

高后元年
文侯要嗣
二十一年
薨

孝文十四
年侯當嗣
三十九年
元朔二年
坐教人上
書枉法耏
爲鬼薪戸
五千

曾孫

元康四年
寄玄孫奉
明大夫定
國詔復家

棘陽

嚴侯

杜得

臣

以卒從起
湖陵入漢
以郎將迎
左丞相軍
擊項籍侯
二千戸

七月丙申
封

二十六
年薨

八十一

孝文六年
懷侯但嗣四
十三年薨

元光四年
侯武嗣
七年元朔
五年薨亡
後

孫

曾孫

玄孫

涅陽

嚴侯

呂騰

以騎士漢
三年從出
關以郎中
擊斬項羽
侯千五
百戸比杜
衍侯

七年封二
十五年孝
文五年薨

子成實非
子不得代

百四

元康四年騰玄孫之子涅陽不更忠詔復家

六世

平棘懿侯林摯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置蜀守用燕相侯千戶

七年封二十四年薨

六十四

孝文五年侯辟彊嗣有罪爲鬼薪

元康四年摯曾孫項圉大夫常驩詔復家死亡子絕

深澤齊侯趙將夕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功侯七百戶

八年十月癸丑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二年薨

九十八

孝文後二年戴侯頭嗣八年薨

孝景三年侯脩嗣七年有罪耏爲司寇

曾孫

元康四年將夕玄孫平陵上造延世詔復家

中五年夷胡侯以頭子紹封二十一年元朔五年薨亡後

摯頃侯溫疥 師古曰摯音詢又音縮 旬疥音介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破曹咎軍爲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綰千九百戶

十月丙辰封二十五年薨

九十一

孝文六年文侯仁嗣十七年薨

後七年侯何嗣七年孝景四年薨

曾孫

元康四年疥玄孫長安公士福詔復家

歷簡侯程黑

以趙衞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爲將軍攻臧荼有功封千戶

十月癸酉封十四年薨

九十二

高后三年孝侯釐嗣

孝文後元年侯竈嗣二十二年

十四年孝景中元年有罪免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黑玄孫之子詔賜黑代年黑玄

元始五年

六世

長安籍復者安爵

襄弘詔

復家

關內侯

武原靖侯衞胠 師古曰胠音脅又音怯

漢七年以梁將軍從初起擊韓信陳豨黥布軍功侯二千八百戶功比高陵侯

十二月丁未封八年薨

九十三

孝惠四年共侯寄嗣三十七年薨

孝景三年侯不害嗣三十年後二年坐葬過律免

曾孫

元康四年胠玄孫郭公乘造詔復家

槀祖侯陳鍇

師古曰槀音公老反
鍇音口駭反

爲將從擊
代陳豨有
功侯六百戶

高帝七年
十二月
丁未封
七年薨

百二十四

孝惠三年
懷侯嬰嗣
十九年薨

孝文七年
共侯應嗣
十四年薨

後五年節
侯安嗣三
十一年薨

元狩二年
侯千秋嗣
九年元鼎
五年坐酎
金免

六世

元康四
年鍇玄
孫之子
茂陵公
乘圭儒
詔復家

宋子惠侯許瘛

師古曰瘛音充制反

以漢三年
用趙右林
將初擊定
諸侯五百
三十六戶
功比歷侯

師古曰林將猶言羽林之將也

二月丁
卯封四
年薨

九十九

十二年共
侯九嗣二
孝文十年

侯𨜍嗣二
十五年薨

十二年孝
景中二年
坐寄使匈
奴買塞外
禁物免

曾孫

玄孫

六世

七世

元康四
年瘛玄
孫之孫
宋子大
夫通詔
復家

猗氏敬侯陳遬 師古曰遬古速字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千一百戶	三月丙戌封十一年薨	位次曰 五十 長陵侯	孝惠七年靖侯支嗣三十四年薨	孝景三年頃侯羌嗣一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遬曾孫猗氏大夫胡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清簡侯室中同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戶[illegible]	三月丙戌封五年薨	七十一	孝惠元年頃侯聖嗣二十二年薨	孝文八年康侯鮒嗣五十二年薨	元狩三年共侯古嗣七年薨	元鼎四年侯生嗣一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同玄孫高宛簪褭武詔復家
彊圉侯留肹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三月丙戌封三年薨	七十二	十一年戴侯章復嗣二十九年薨	文侯三年侯復嗣二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肹曾孫長安大夫定詔復家	

彭簡侯秦同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三月丙戌封，二十二年薨。	七十	孝文三年，戴侯執嗣，二十三年薨。	孝景三年，侯武嗣，十一年，後元年有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同玄孫費公士壽王詔復家。
吳房嚴侯楊武	以郎中騎將漢元年從起下邽，擊陽夏，以騎都尉斬項籍，侯，七百戶。	三月辛卯封，三十二年薨。	九十四	孝文十三年，侯去疾嗣，二十五年，孝景後三年有罪，耏為司寇。	元康四年，武孫霸陵公乘談詔賜黃金十斤，復家，亡子絕。	[illegible]	談兄孫為次，復，亡子絕。
甯嚴侯魏遫	以舍人從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戶。	四月辛卯封，三十五年薨。	七十八	孝文十六年，共侯連嗣，八年薨。	孝文後元年，侯指嗣，三年，坐出國界免。	曾孫	元康四年，遫玄孫長安公士都詔復家。
昌圉侯旅卿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韓信起無鹽，定齊，擊項羽及擊韓王信於代，侯，千戶。	六月戊申封，三十四年薨。	百九	孝文十五年，侯通嗣，十一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	孫	曾孫	元康四年，卿玄孫昌上造光詔賜黃金十斤，復家。

子賜代死亡子絕有同產子元始二年求不得

六世

共嚴侯旅罷師

師古曰共音恭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皮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擊項籍又攻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

六月壬子封二十六年薨

百一十四

孝文七年恩侯黨嗣八年薨

十五年懷侯高嗣五年薨亡子

元康四年罷師曾孫霸陵簪褭信詔復家

閼氏節侯馮解散

以代大輿漢王三年降為鴈門守以將軍平代反寇侯千戶師古曰大輿主爵祿之官

六月壬子封四年薨

一百

十二年共侯它嗣一年薨亡後

孝文二年文侯遺以它遺腹子嗣十四年薨

十六年共侯勝之嗣十三年薨

侯平嗣十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安丘懿侯張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一歲五月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籍以將軍定代侯三千戶

七月癸酉封三十二年薨

六十七

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

孝景三年敬侯執嗣一年薨

四年康侯新嗣三十一年薨

元狩元年侯訢嗣九年元鼎四年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搏揜完爲城旦師古曰搏音博搏擊揜襲人而奪取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元康四年詔玄孫之子 六世 陽陵上造舜詔復			
襄平侯紀通	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畤死事子侯	九月丙午封九年薨	十二六十六	孝景中三年康侯相夫嗣十九年薨　元朔元年侯夷吾嗣十九年元封元年薨亡後		元康四年通玄孫長安簪褭萬年詔復家	
龍陽敬侯陳署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者擊項籍斬曹咎侯千戶	九月己未封十八年薨	八十四	高后七年侯堅嗣十八年孝文後元年有罪免			
平嚴侯張瞻師	以連騎將漢王五年從擊諸侯比貴房侯千五百戶	九年十二月壬寅封八年薨	九十五	孝惠五年康侯悼嗣三十七年薨師古曰悼音兆	孝景四年侯寄嗣	侯安國嗣不得年元狩元年為人所殺	玄孫

陸量侯須無
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

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

三月丙戌封三年薨

百二十七

十二年共侯桑嗣三十四年薨

孝文後三年康侯慶忌嗣五年薨

孝景元年侯冉嗣四十四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聰師玄孫之子敘上造連城詔復家

六世

高景侯周成

父苛以內史從擊破秦為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守滎陽功比辟陽侯罵項籍死事子侯

四月戊寅封三十九年孝文後五年謀反下獄死

六十

子

繩

孝景中元年侯應以成孫紹封

侯平嗣元狩四年坐為太常不繕園屋免

元康四年成玄孫長安公大夫賜詔復家

元康四年無帝孫鄲陽東賢聖詔復家師古曰東鐸武功爵第六級

離侯鄧弱

四月戊寅封。楚漢春秋亦闕。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

義陵侯吳郢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九月丙子封七年薨

百三十四

孝惠四年侯種嗣十年高后七年薨亡後

宣平武侯張敖

嗣父耳爲趙王坐相貫高等謀反廢王爲侯

九年封十七年薨

三

師古曰張耳及敖並爲王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

高后二年侯偃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十五年薨謚共

六年哀侯歐嗣十七年薨

孝景中三年侯王嗣十四年有罪免

睢陵

元光三年侯廣孫以王弟紹封十八年薨

元鼎二年侯昌嗣十二年太初二年坐爲太常之祠免師古曰祠事有闕也

元始二年
侯慶忌以
敖玄孫紹
封千戶

信都
高后八
年四月
丁酉侯
侈以魯
太后子
封孝文
元年以
非子免

樂昌
四月丁
亥侯受
以魯大
后子封
元年免

元康四年
玒玄孫長
陵公乘遂
詔復家

東陽
武侯
張相
如

高祖六年
為中大夫
以河間守
擊陳豨力
戰功侯千
三百戶

十一年七
二月癸巳
封三十二
年薨

百一十八

孝文十六
年共侯殷
嗣五年薨

後五年戴
侯安國嗣
六年薨

孝景四年
哀侯彊嗣
十三年建
元元年薨
亡後

玄孫

六世

元康四
年相如
玄孫之
子茂陵
公乘宣
詔復家

慎陽侯樂說

如淳曰慎音震師古曰字本作滇音真後誤作慎耳滇陽汝南縣名也說讀曰悅

淮陰侯韓信舍人告信反侯二千戶

十二月甲寅封五十一年薨

百三十一

孝景中六年靖侯願嗣四年薨

建元元年侯買之嗣二十二年元狩五年坐鑄白金棄市

曾孫

玄孫

六世

元康四年說玄孫之子長安公士通詔復家

開封愍侯陶舍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代侯比共侯二千戶

十二月丙辰封一年薨

百一十五

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

孝景中三年節侯偃嗣十七年薨

元光五年侯睢嗣十八年元狩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舍玄孫之孫長安公士元始詔復家

禾成孝侯公孫昔

以卒漢王五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擊陳豨侯千九百戶

正月己未封二百一十七

十年薨

孝文五年懷侯漸嗣孫

九年薨

元康四年昔曾孫霸陵公乘廣意詔復家

堂陽哀侯孫赤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為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為上黨守擊陳豨侯八百戶

正月己未封九七十七

年薨

高后元年侯德嗣四

十三年孝孫

景中六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赤曾孫霸陵公乘明詔復家

祝阿孝侯高色

以客從起齧桑以上隊將入漢以將軍擊魏太原井陘屬淮陰侯嬰度軍破項籍及豨侯千八百戶如淳曰齧桑邑名

正月己卯

封二十一七十四

年薨

孝文五年

侯成嗣十

四年後三孫

年坐事國

人過律免

曾孫

元康四年

色玄孫長

陵上造弘

詔復家

長脩平侯杜恬

以漢王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攻項籍以廷尉死事侯千九百戶

正月丙戌封四年薨

位次曰信平侯　百八

孝惠三年懷侯中嗣十七年薨

孝文五年侯意嗣二十七年有罪免

陽平

孝景中五年侯相夫紹封二十七年元封三年坐為太常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擅繇闌出入關免師古曰擅計以為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入關

江邑侯趙堯

以漢五年為御史用奇計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代昌為御史大夫從擊陳豨功侯六百戶

十一月封

高后元年有罪免

營陵侯劉澤

以漢三年為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侯帝從昆弟萬一千戶

十一月封

十五年高后七年為琅邪王

八十八

土軍式侯宣義

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一千一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二月丁亥封七年薨

百二十二

位次曰信成侯

孝惠六年孝侯莫如嗣三十五年薨

孝景三年康侯平嗣十九年薨

建元六年侯生嗣八年元朔二年坐與人妻姦免

玄孫

元康四年叢玄孫之子

六世

阿武不更寄詔復家

廣阿懿侯任敖

以客從起沛爲御史守豐二歲擊項籍爲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戶後遷爲御史大夫

二月丁亥封十九年薨

八十九

孝文三年夷侯敬嗣一年薨

四年敬侯但嗣四十年薨

建元五年侯越人嗣二十一年元鼎二年坐爲太常廟酒酸免

元康四年敖玄孫廣阿簪褭定詔復家

須昌貞侯趙衍

以謁者漢王元年初從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後爲河間守陳豨反誅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戶

二月己丑封三十二年薨

百七

孝文十六年戴侯福嗣四年薨

後四年侯不害嗣八年孝景五年有罪免

曾孫

玄孫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衍玄孫之孫長安簪裊步昌詔復家

臨轅堅侯戚鰓

初從爲郎以都尉守鄿城以中尉侯五百戶

二月乙酉封六百一十六年薨

孝惠五年夷侯觸龍嗣三十七年薨

孝景四年共侯中嗣十六年薨

建元四年侯賢嗣二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鰓玄孫梁郎官大夫常詔復家師古曰仕梁爲郎而有官大夫之爵也

六世

七世

元始二年鰓玄孫之孫少詔賜爵關內侯

汲紹侯公上不害

高祖六年爲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三百戶爲趙太僕

二月乙酉封三百二十三年薨

孝惠二年夷侯武嗣二十七年薨

孝文十四年康侯通嗣二十七年薨

建元二年侯廣德嗣九年元光五年坐妻大逆棄市

元康四年不害玄孫安陵五大夫常詔復家

甯陵夷侯呂臣	以舍人從起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侯都尉擊籍功侯千戶	二月辛亥封二十七年薨	七十三	孝文十一年戴侯謝嗣十六年薨	孝景四年惠侯始嗣十七年薨	曾孫	元康四年呂臣玄孫南陵公大夫得詔復家		
汾陽嚴侯靳彊	以郎中騎千人前三年從起櫟陽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眛軍功侯	三月辛亥封十一年薨	九十六	高后三年共侯解嗣三十三年薨	孝景五年康侯胡嗣十二年絕不得狀	江　鄒　元鼎五年侯石封嗣九年太始四年坐為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	元康四年彊玄孫長安公乘忠詔復家		
戴敬侯祕彭祖（師古曰今見有祕姓讀如祕書而韋昭妄為音讀非也）	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為太公僕以中廄令擊陳豨功侯千一百戶	三月癸酉封十一年薨	百二十六	高后三年共侯悍嗣十二年薨	孝文八年夷侯安國嗣四十八年薨	元朔五年安侯軫嗣十二年薨	元鼎五年侯蒙嗣二十五年後元年坐祝詛上大逆要斬	六世	七世　元康四年彭祖玄孫之孫陽陵大夫政詔復家

衍簡侯翟盱　師古曰盱音況于反

以漢王二年爲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户。

七月己丑封，十二年薨。

百三十

高后四年，祗侯山嗣，一年薨。

六年，節侯嘉嗣，四十四年薨。

建元三年，侯不疑嗣，十年，元朔元年，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師古曰詔書當奉持之，而挾以行，故爲罪也。

元康四年，盱玄孫陵公乘光詔復家。

平州共侯昭涉掉尾　師古曰姓昭涉也……[illegible]

漢四年以燕相從擊項籍，還擊臧荼，侯千戶。

八月甲辰封，十八年薨。

百一十一

孝文二年，戴侯種嗣，三年薨。

五年，懷侯它人嗣，年薨。

九年，孝侯馬童嗣，二十九年薨。

孝景後元年，侯昧嗣，二十四年，元狩五年，坐行馳道中，免。

元康四年，掉尾玄孫涪不更福詔復家。

中牟共侯單右車

以卒從沛入漢，以郎擊布，功侯，二千二百戶。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

十二年十月乙未封，二十三年薨。

百二十五

孝文八年，敬侯緍嗣，五年薨。

十三年，戴侯終根嗣，三十七年薨。

元光二年，侯舜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郎嚴侯黃極忠 師古曰郎音鉅巳反

以楚盜長爲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封千戶

十月戊戌封二十七年薨

百十三

孝文十二年夷侯榮成嗣九年薨

後元五年共侯明嗣三十五年薨

元朔五年侯遂嗣八年元鼎元年坐掩搏奪公主馬髡爲城旦戶四千 師古曰搏字或作傅巳解於上

元康四年右車玄孫之子陽陵不更充國詔復家

六世

元康四年極忠玄孫之子郎公乘調詔復家

六世

元始元年賜極忠代後者爵關內侯

博陽節侯周聚

以卒從豐以隊率入漢擊項籍城皋有功爲將軍布反定吳郡侯

十月辛丑封二十四年薨

五十三

孝文九年侯遬嗣十五年孝景元年有辠奪爵一級

孫

元康四年聚曾孫長陵公乘萬年詔復家

陽羨定侯靈常	以荊令尹漢五年初從擊鍾離眛及陳公利幾徙爲漢中大夫從至陳取韓信還中尉以擊布侯二千戶	十月壬寅封十四年薨	百十九	高后七年共侯賀嗣八年薨	孝文七年哀侯勝嗣六年薨亡後	曾孫	元康四年常玄孫南和大夫橫詔復家
下相嚴侯冷耳 師古曰冷音零	以客從起沛入漢用兵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戶	十月己酉封十八年薨	八十五	孝文三年侯順嗣二十三年孝景三年坐謀反誅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耳玄孫長安公士安詔復家
高陵圉侯王虞人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侯九百戶	十二月丁亥封十年薨	九十二	高后三年侯弄弓嗣十八年薨	孝文十三年侯行嗣十二年孝景三年謀反誅		
期思康侯賁赫 師古曰賁音肥	淮南王英布中大夫告反侯一千戶	十二月癸卯封二十九年孝文十四年薨亡後	百三十二	子	孫	曾孫	元康四年赫玄孫壽春大夫充詔復家

戚圉侯季必

以騎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破廢丘因擊項籍屬韓信破齊攻臧荼爲將軍擊韓信侯千五百戶

師古曰灌嬰傳云李將軍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

十二月癸卯封十六年薨

九十

一

孝文元年賈侯長嗣三年薨

四年躁侯瑕嗣三十八年薨

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師古曰刑法志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一歲爲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然則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也

元康四年必玄孫長安公士買之詔復家

穀陽定侯馮谿

以卒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爲將軍功侯

正月乙丑封二十二年薨

百五

孝文七年共侯熊嗣十八年薨

孝景二年隱侯卯嗣三年薨

五年懿侯解中嗣十二年薨

建元四年侯偃嗣

六世

元康四年谿玄孫之子穀陽不更武詔復家

嚴敬侯許猜 師古曰猜音千才反

以楚將漢二年降從起臨濟以郎中擊項羽陳豨侯六百戶

正月乙丑封四十年薨

百一十二

孝景二年侯恢嗣十六年薨

建元二年煬侯則嗣九年薨

元光五年節侯周嗣三年薨

元朔二年侯廣宗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世

元康四年猜玄孫之子平壽公士任壽詔復家

成陽定侯奚意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項籍屬魏王豹豹反徙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正月乙酉封二十六年薨

百一十

孝文十一年侯信嗣二十九年建元元年有罪要斬

孫

元康四年意曾孫陽陵公乘道詔復家

桃安侯劉襄

以客從漢王二年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爲淮南太守項氏親

三月丁巳封七年孝惠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十六年薨

百三十五

孝文十年懿侯舍嗣三十年薨

建元元年厲侯申嗣十三年薨

元朔二年侯自爲嗣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玄孫

元康四年襄玄孫之子

六世

長安上造[illegible]詔復家

高梁 共侯 酈疥

父食其以客從破秦以列侯入還定諸侯常使使約和諸侯說齊王死事子侯

二月丙寅封六十三六十六

年薨

元光三年侯勃嗣

侯平嗣元狩元年坐詐衡山王取金免

曾孫

元康四年食其玄孫陽陵公乘賜詔復家

紀信 匡侯 陳倉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後攻盧縮侯七百戶

六月壬辰封十八十

年薨

高后三年夷侯開嗣二十二年薨

孝文後二年侯爀嗣八年孝景二年反誅

曾孫

玄孫

元康四年倉玄孫之子

六世

長安公士千秋詔復家

景嚴侯王競	以車司馬漢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五百戶	六月壬辰封七年薨	百六	孝惠七年戴侯眞粘嗣十九年薨師古曰粘亦黏字	孝文十一年侯嬂嗣二十二年孝景十年有罪免師古曰嬂音許孕反	曾孫	元康四年競玄孫長安公士昌詔復家
張節侯毛釋之	以中涓從起豐以郎騎入漢還從擊諸侯侯七百戶	六月壬辰封二十六年薨	七十九	孝文十一年侯鹿嗣二年薨	十三年侯舜嗣二十三年孝景中六年有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釋之玄孫長安公士景詔復家
賁棗端侯華朱	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越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六月壬辰封七年孝惠七年薨	七十五 嗣子有罪不得代	孝文二年康侯式以朱子紹封二十一年薨	孝景中二年侯昌嗣二年有罪免	曾孫	元康四年朱玄孫陽陵大夫奉詔復家
傿陵嚴侯朱濞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籍臧荼侯二千七百戶	十二月封十一年薨	五十一	高后四年共侯慶嗣十一年孝文七年薨	亡後	元康四年濞曾孫陽陵公士言詔復家	

藏鹵
侯張
平
以中尉前
元年從起十二月
單父不入
關以擊黥
布盧綰得封十二
南陽侯、四十八
二千七百年薨
戶
高后五年
侯勝嗣七
年孝文四
年有罪爲
隸臣
元康四
年平玄
孫之子
六世
長安公
士常詔
復家
曾孫
玄孫
右高祖百四十七人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
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

便頃
侯吳
淺
以父長沙元年九月
王功侯二癸卯封三百三十三年共侯信
千戶
十七年薨
孝文後七
孝景六年
侯千秋嗣
元鼎五年
嗣六年薨
侯廣志嗣
坐酎金免
元康四
年淺玄
孫長陵
上造長
樂詔復
家
編
軑侯
黎朱
蒼
師古曰軑
音大又音
第
以長沙
二年四月
相侯七庚子封百一十
百戶
八年薨
高后三年
孝文十六
侯扶嗣元
封元年坐
孝侯豨嗣
年彭祖嗣
爲東海太
守行過擅
二十一年薨
二十四年
發卒爲衛
當斬會赦
薨
免
玄孫
江夏

平都孝侯劉到

以齊將高祖三年定齊降侯千戶

五年六月乙亥封十百一十

三年薨

孝文三年侯成嗣三十五年孝景後二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到曾孫長安公乘如意詔復家

元康四年蒼玄孫之子竟陵簪褭漢詔復家

六世

右孝惠三人

南宮侯張買

以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從軍以中大夫侯

元年四月丙寅封

戶

侯生嗣孝武初有罪為隸臣萬六千六百

北海

梧齊侯陽城延

以軍匠從起郿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五百戶 師古曰郿頻川之縣也音夾

四月乙酉封六七十六年薨

七年敬侯去疾嗣三十四年薨

孝景中三年靖侯偃嗣十五年薨

元光三年侯戎奴嗣十四年元狩五年坐使人殺季父棄市

玄孫

戶三千三百

平定敬侯齊受

以卒從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用齊丞相侯師古曰家車吏主漢王之家車亦謂國所用

四月乙酉封九年薨

五十四

孝文二年齊侯市人應嗣四十一年薨

六年共侯延居嗣四年薨

元光二年康侯昌嗣八年薨

元鼎四年侯昌嗣二年元鼎二年有罪免

元康四年延玄孫之子

六世

[illegible]八十 [illegible] 宋

博成敬侯馮無擇

以悼武王郎中從高祖起豐攻雍丘擊項籍力戰奉悼武王出滎陽侯師古曰悼武王高后兄周呂侯呂澤也高后追尊曰悼武王

四月巳丑封三年薨

四年侯代嗣八年坐呂氏誅

元康四年受玄孫安平大夫安德詔復家

侯	功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沅陵頃侯吳陽（師古曰沅音元）	以父長沙王功侯	七月丙申封二十五[illegible][illegible]六年薨	孝文後二年頃侯福嗣十七年薨	孝景中五年哀侯周嗣薨亡後
中邑貞侯朱進	以執矛從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師古曰爲呂王之相也	四年四月丙申封二十二年薨	孝文後二年侯悼嗣二十一年孝景後三年有罪免	
樂成節侯衞毋擇	以隊率從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衞尉侯六百戶	四月丙申封二年薨	六年共侯勝嗣四十一年薨	孝景後三年侯侈嗣六年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賕吏死
山都貞侯王恬啓	漢五年爲郎中柱下令以衞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師古曰柱下令今主柱下書史也	四月丙申封八年薨	孝文四年憲侯中黃嗣二十三年薨	孝景四年敬侯觸龍嗣二十三年薨 元狩五年侯當嗣八年元封元年坐闌入甘泉上林免

號諡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祝茲夷侯徐厲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用常山丞相侯	四月丙申封十一年薨	孝文七年康侯悼嗣二十九年薨	孝景中六年侯偃嗣九年建元六年有罪免
成陰夷侯周信	以卒從起單父爲呂后舍人度呂后爲河南守侯五百戶 師古曰時有寇難得度於水因以免也	四月丙申封十六年薨	孝文十二年侯勃嗣十五年有罪免	
俞侯呂它 如淳曰俞音輸	父嬰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死事子侯	四月丙申封四年坐呂氏誅		
醴陵侯越	以卒從漢二年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羽爲河內都尉用長沙相侯六百戶	四月丙申封八年孝文四年有罪免		

右高后十二人扶柳襄城軹壺關昌平贊其騰昌成歷祝茲建陵十一人在恩澤外戚洨沛信都樂昌東平五人隨父上邳朱虛東牟三人在王子凡二十一人 師古曰腄音直瑞反洨音交又音下交反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陽信夷侯劉揭	高祖十三年爲郎以典客奪吕祿印閉殿門止産等共立皇帝侯二千戶	元年十一月辛丑封十四年薨		十五年侯中意嗣十四年孝景六年有罪免	
壯武侯宋昌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王驂乘入即帝位侯千四百戶	四月辛亥封三十三年孝景中四年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			
樊侯蔡兼	以睢陽令高祖初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師古曰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也	六月丙寅封十四年薨		十五年康侯客嗣十八年薨	孝景中二年共侯平嗣二十一年薨
泜陵康侯魏駟晉灼曰泜古柢字師古曰音直夷反	以陽陵君侯	七年三月丙寅封十二年薨亡後			

號謚姓名	玄孫
樊侯蔡兼	元朔二年侯辟方嗣元鼎四年坐搏揜完爲城旦

南郎侯起 師古曰郎音貞說者云當爲鄖非也	以信平君侯	二月丙寅封坐後父故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師古曰侯會於廷中而隨父失朝廷以爵之序故削爵也			
黎頃侯召奴 師古曰召平之子也召讀曰邵	以父齊相侯	十年四月癸丑封十一年薨		後五年侯澤嗣三十五年薨	元朔五年侯延嗣十九年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馬要斬戶千八百 師古曰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
缾侯孫單 師古曰缾音步丁反	以父卬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侯	十四年三月丁巳封十二年孝景前三年坐反誅			
弓高壯侯韓隤當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子	十六年六月丙子封		不得子嗣侯者年名	元朔五年侯則嗣薨亡後

龍頟

元朔五年四月丁未侯說以都尉擊匈奴得王侯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師古曰頟讀音五交反

按道

元封元年五月巳卯愍侯說以橫海將軍擊東越侯十九年爲衛太子所殺

延和三年侯興嗣四年坐祝詛上要斬

齊

後元元年十八

侯曾以與弟紹封龍頟三十一年薨

思侯寶嗣鴻嘉元年薨亡後

元封元年節侯共以寶從父昆弟紹封

侯敞嗣

六世

王莽敗絕

襄城哀侯韓嬰

以匈奴相國降侯，二千戶，韓王信太子之子

六月丙子封，七年薨

後七年侯釋之嗣，三十一年，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

魏

故安節侯申屠嘉

孝文二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功，食邑五百戶，用丞相侯

後三年四月丁巳封，七年薨

孝景前三年，侯共嗣，二十二年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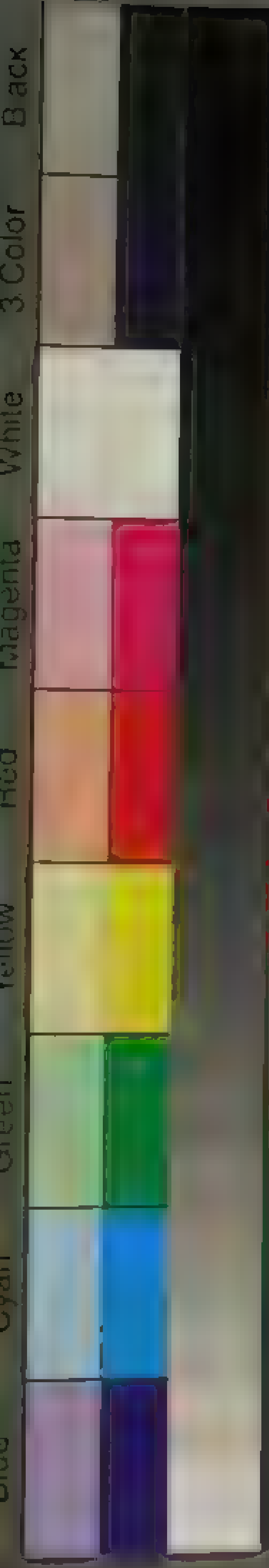
元狩三年，侯臾更封五年，元鼎元年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

右孝文十人，軹、鄔、周陽三人在外戚，管氏、營丘、營平陽、楊丘、朸、安都、平昌、武成、白石、阜陵、安陽、陽周、東城十四人在王子，凡二十七人（師古曰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今書本有鄔字者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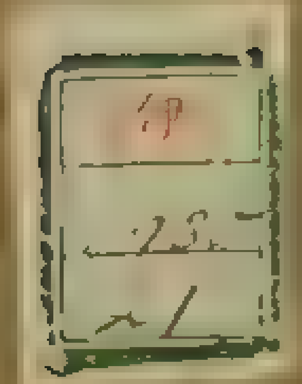
高惠高后文功臣侯表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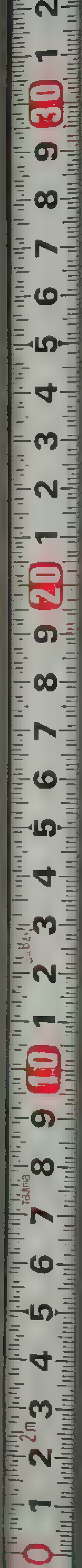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漢[illegible]



前漢書 二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書稱蠻夷帥服師古曰舜典之辭也言王者德澤廣被則四夷相率而降服也詩云徐方既倈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倈言周之王道信能充實則徐方淮夷並來朝也倈古來字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師古曰潞音路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師古曰弓高侯穨當襄城侯韓嬰皆從匈奴來降而封也雖自外倈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師古曰[illegible]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師古曰[illegible]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illegible]後有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師古曰[illegible]

號謚 姓名	功狀 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俞侯欒布 師古曰俞音輸	以將軍吳楚反擊齊侯	六年四月丁卯封六年薨	中六年侯賁嗣二十二年元狩六年坐爲太常雍犧牲不如令免 師古曰雍右扶風縣也五時祠在焉	
建陵哀侯衛綰	以將軍擊吳楚用中尉侯	四年丁卯封二十一年薨	元光五年侯信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建平敬侯程嘉	以將軍擊吳楚用江都相侯	四月丁卯封十八年薨	元光二年節侯橫嗣	三年侯回嗣四年薨
			一年薨	亡後
平曲侯公孫渾邪 [illegible]	以將軍擊吳楚用隴西太守侯	四月已巳封五年中四年有罪免	南奅 元朔五年四月丁卯侯賀以將軍擊匈奴得王侯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師古曰奅普孝反	

江陽康侯蘇息　以將軍擊吳楚用趙相侯
中二年懿侯盧嗣八年薨
建元二年侯明嗣十六年薨
元朔六年侯雕嗣十一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葛繹　太初二年侯賀以丞相封三年延和二年以子敬聲有罪下獄死　師古曰繹亦作嶧字也

遽侯橫　父遽德以趙相不聽王遂反死事子侯千二百七十戶　師古曰史失其姓它皆類此
中二年四月乙巳封六年後二年有罪棄市

新市侯王棄之　父悍以趙內史王遂反不聽死事子侯
四月乙巳封八年薨
殤侯始昌嗣元光四年為人所賊殺

商陵侯趙周
父夷吾以楚太傅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
四月乙巳封三十六年元鼎五年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山陽侯張當居
父尚以楚相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
四月乙巳封二十四年元朔五年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

安陵侯于軍
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五十戶
中三年十一月庚子封十三年建元六年薨亡後

桓侯賜
以匈奴王降侯
十二月丁丑封

遒侯陸彊
師古曰遒卽古遒字音子修反涿郡之縣
以匈奴王降侯千五百七十戶
十二月丁丑封
侯則嗣孝武後元年坐祝詛上要斬

容城攜侯徐盧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十二月丁丑封七年薨
建元二年康侯纏纑嗣十四年薨
元朔三年侯光嗣四十年後元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易侯僕黥
鄭氏曰黥音但
以匈奴王降侯千一百十戶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薨
後三年亾後

范陽靖侯范代
以匈奴王降侯六千二百戶
十二月丁丑封十四年薨
元光二年懷侯德嗣四年薨亾後

元始二年玄孫涿郡政詔賜爵關內侯

翕侯
以匈奴
王降漢
十二月丁丑封六年元光四年坐行來不請長信免如淳曰長信宮太后所居也師古曰請謁也

邯鄲

亞谷簡侯盧它之
以匈奴東胡王降侯千戶故燕王綰子
中五年四月丁巳封二年薨
後元元年侯種嗣七年薨
建元元年康侯偏嗣七年薨
元光六年侯賀嗣二十九年征和二年坐受衛太子節掠死師古曰以衛太子擅發兵而賀受其節擬行反心故見考掠而死也

內黃

塞侯直不疑
以御史大夫侯前有將兵擊吳楚功
後元年八月封六年薨
建元四年康侯相如嗣十二年薨
元朔四年侯堅嗣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右孝景十八人平陸休沈猷紅宛朐棘樂乘氏桓邑八人在王子瓌其益二人在外戚隆慮一人隨父凡二十九人師古曰據史記云休侯富既休後更封爲紅侯而王子侯表但云休侯富雖述重封又無十邑其數止七人外戚表有隆慮以休及紅列爲二數又稱八人在王子侯是則此表爲誤也

翕侯趙信
以匈奴相國降侯
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封六年元朔六年爲右將軍擊匈奴兵敗降匈奴
元朔二年擊匈奴功益封千六百八十戶

內黃

特轅侯樂
以匈奴都尉降侯六百五十戶
元朔元年後九月丙寅封十三年元狩元年薨亡後
南陽

親陽侯月氏 師古曰氏音支
以匈奴相降侯六百八十戶
元朔二年十月癸巳封五年坐謀反入匈奴要斬
舞陽

若陽侯猛
以匈奴相降侯五百三十戶
十月癸巳封五年坐謀反入匈奴要斬
平氏

平陵侯蘇建
以校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功侯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凡千戶
三月丙辰封六年坐為前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罪免
武當

岸頭侯張次公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侯從大將軍益封凡二千戶	五月己巳封五年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師古曰陵淮南王安女名也				皮氏
涉安侯於單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三年四月丙子封五月薨亡後				
昌武侯趙安稽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王益封	四年七月庚申封二十一年薨後	太初元年侯充國嗣四年薨亡			舞陽
襄城侯桀龍 師古曰此龍頟匈奴名且而說者以為龍桀非也	以匈奴相國降侯四百戶	七月庚中封三十二年與浞野侯俱戰死事	太初三年侯病已嗣十五年後二年坐祝詛上下獄瘐死			襄垣

安樂侯李蔡

以將軍再擊匈奴得王侯二千戶

四月乙巳封六年元狩五年坐以丞相侵賣園陵道壖地自殺

昌

合騎侯公孫敖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得王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九千五百戶

以五年四月丁未封乇元狩二年坐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罪師古曰懦音乃喚反又乃音而掾反

高城

軹侯李朔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得師古曰虜閼氏功軹音只侯

四月乙卯封六年有罪當免

西安

從平侯公孫戎奴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侯千一百戶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二年坐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免

樂昌

隨城侯趙不虞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攻辰吾先登石壘侯七百戶師古曰辰吾水之上也時匈奴軍在焉山絕水曰亹亹音門	四月乙卯封三年元狩二年坐為定襄部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免師古曰謾誑也音漫	千乘
博望侯張騫	以校尉數從大將軍擊匈奴知道水及前使絕國大夏侯	六年三月甲辰封元狩二年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衆利侯郝賢師古曰郝音呼各反又音式亦反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侯千一百戶	五月壬辰封三年元狩二年坐為上容太守入戈守財物計謾免師古曰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	姑莫
潦悼侯王援訾	以匈奴趙王降侯五百六十戶	元狩元年七月壬午封二年薨亡後	舞陽

號諡姓名	功狀戶數	始封	子	地
從票侯趙破奴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	以司馬再從票騎將軍擊匈奴得兩王千騎侯二千戶	二年五月丙戌封九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五年太初二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為虜所獲軍沒		
宜冠侯高不識	以校尉從票騎將軍再擊匈奴侯千一百戶故匈奴歸義	正月庚戌封四年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免 師古曰增加所獲首級之數也		昌
煇渠忠侯僕朋 師古曰煇音許圍反	以校尉從票騎將軍再出擊匈奴得王侯從票騎將軍虜五王益封故匈奴歸義	二年二月乙丑封八年薨	元鼎四年侯雷電嗣二十二年延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沒	魯陽
下摩侯呼毒尼 師古曰諢字與呼同	以匈奴王降封七百戶	六月乙亥封九年薨	元鼎五年煬侯伊即軒嗣 師古曰軒音居言反 侯迣支嗣 爵三年詔居弋居山坐將[illegible]入懸 師古曰懸師地名有官所置居室	猗氏

濕陰定侯昆邪 師古曰濕音吐合反昆音胡門反	煇渠愼侯應疕 師古曰疕音足履反	河綦康侯烏黎	常樂侯稠雕
以匈奴昆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六百戶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五百七十戶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七月壬午封五年元鼎三年薨亾後	七月壬午封六年薨	七月壬午封十八年薨
元鼎元年魏侯蘇嗣十年元封五年薨亾後		元鼎三年侯餘利鞮嗣四十二年本始二年薨亾後師古曰鞮音丁奚反	太初三年侯廣漢嗣六年太始元年薨亾後
平原	魯陽	濟南	濟南

邳離侯路博德

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擊左王得重會期虜首萬二千七百人侯千六百戶 師古曰得輜重也會期不失期也

四年六月丁卯封十五年太初元年坐見知子犯逆不道罪免

朱虛

義陽侯衛山

以北地都尉從票騎將軍擊匈奴得王侯千一百戶

六月丁卯封二十六年太始四年坐教人誣告衆利侯當時棄市罪獄未斷病死

平氏

杜侯復陸支

以匈奴歸義因孰王從票騎將軍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一百侯千三百戶

六月丁卯封五年薨

元鼎三年侯偃嗣

侯屠耆嗣

侯宜平嗣

侯福嗣河平四年坐非子免

重平

衆利侯伊即軒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票騎將軍擊左王手自劍合侯千一百戶 師古曰手自劍合謂親自劍擊與之合戰也剸音專又音之兗反軒音居言反

六月丁卯封十四年薨

元封六年侯當時嗣

侯輔宗嗣始元五年薨亾後爲

諸縣

湘成侯敞屠洛	散侯董舍吾	臧馬康侯雕延年	膫侯次公 師古曰膫音遼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千八百戶	以匈奴都尉降侯千一百戶	以匈奴王降侯八百七十戶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七百九十戶
六月丙子封七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六年丙子封十七年薨	六年丙子封五年薨亡後	元鼎四年六月丙午封五年坐酎金免
	太初三年侯安漢嗣		
	侯賢嗣征和三年坐祝詛下獄病死		
陽成	陽成	朱虛	舞陽

術陽侯建德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侯三千戶	五年三月壬午封四年坐使南海逆不道誅				下邳
龍侯摎廣德 師古曰摎音居虯反	父樂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六百七十戶	三年壬午封六年坐酎金免				
成安侯韓延年	父千秋以校尉擊南越死事子侯千三百八十戶	三月壬午封七年元封六年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為城旦 師古曰當有所興發因其逗留故闕之				郟 師古曰音夾
昆侯渠復絫 師古曰絫音力追反	以屬國大首渠擊匈奴侯	五月戊戌封	侯乃始嗣 地節四年薨亡後			鉅鹿

騏侯駒幾 師古曰騏音其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侯五百二十戶	
五月壬子封	
侯督嗣	
蘆侯崇嗣陽朔二年薨亾後	元延元年六月己未侯詩以崇弟紹封五百五十戶
北屈	

梁期侯任破胡	滕侯畢取
以屬國都尉閒出擊匈奴將軍絫絺縵等侯 師古曰絫音力追反縵音莫漢反	以南越將軍降侯五百一十戶
五年辛巳封	六年三月乙酉封
侯當千嗣太始四年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	侯奉義嗣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南陽

將梁侯楊僕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椎鋒卻敵侯	三月乙酉封四年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旦師古曰箇枚也音古賀反					
安道侯揭陽定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六百戶師古曰揭音竭	三月乙酉封	侯當時嗣延和四年坐殺人棄市				南陽
隨桃頃侯趙光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三千戶	四月癸亥封	侯昌樂嗣本始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元始五[illegible]放以光玄孫紹封千戶	
湘成侯監居翁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民四十餘萬降侯八百三十戶	五月壬申封	侯益昌嗣五鳳四年坐為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				

海常嚴侯蘇弘	以伏波司馬得南越王建德侯	七月乙酉封七年太初元年薨亾後				
外石侯吳陽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功侯千戶	元封元年正月壬午封九年薨	太初四年侯首嗣十四年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濟陽
下鄜侯左將黃同 師古曰鄜音孚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七百戶	四月封	侯奉漢嗣後二年坐祝詛上要斬			南陽
繚嫈侯劉福 師古曰繚音聊嫈音於耕反	以校尉從橫海將軍擊南越侯	正月乙卯封二年有辠免				

蘌兒嚴侯轅終古 師古曰蘌音御	開陵侯建成	臨蔡侯孫都	東城侯居股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侯	以故東粵建成侯與繇王斬餘善侯二千戶	以南粵郎漢軍破番禺爲伏波得南粵相呂嘉侯千戶	以故東粵繇王斬東粵王餘善侯萬戶
閏月癸卯封六年太初元年薨亾後	閏月癸卯封	閏月癸卯封	閏月癸卯封二十年延和三年坐衛太子舉兵謀反要斬
	侯祿嗣延和三年坐舍衛太子所私幸女子又祝詛上要斬師古曰舍謂居止也	侯襄嗣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掠虜死	
	臨淮	河內	九江

無錫侯多軍	以東粵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千戶	元年封	侯卯嗣延和四年坐與歸義越文王將兵追反虜到弘農擅棄兵還贖罪免			會稽
涉都侯嘉	以父棄故南海太守漢兵至以越邑降子侯二千四十戶	元年封八年太初二年薨亾後				南陽
平州侯王唊 如淳曰唊音頰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千四百八十戶	三年四月丁卯封四年薨亾後				梁父
荻苴侯韓陶 師古曰荻音狄苴音七余反	以朝鮮相將漢兵圍之降侯五百四十戶師古曰爲相而將朝鮮兵	四月丁卯封十九年延和二年薨封終身不得嗣				勃海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澅清侯參 師古曰澅音獲又音胡卦反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降侯千戶	六月丙辰封十一年天漢二年坐匿朝鮮亾虜下獄病死					齊
騠茲侯稽谷姑 師古曰騠音大奚反 師古曰苴音于余反	以小月氏右苴王將衆降侯千九百戶	四年十一月丁未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亾後					琅邪
浩侯王恢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侯	正月甲申封一月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					
瓡讘侯扜者 師古曰瓡讀與狐同讘音之涉反	以小月氏王將軍衆千騎降侯七百六十戶	正月乙酉封二年薨	六月侯勝嗣五年天漢二年薨制所幸封不得嗣				河東

幾侯張路 師古曰路音洛又音各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三年癸未封六年使朝鮮謀反格死	河東
涅陽康侯最	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	三月壬寅封五年太初元年薨亡後	齊
海西侯李廣利	以貳師將軍擊大宛斬王侯八千戶	太初四年四月丁巳封十一年延和三年擊匈奴兵敗降	
新時侯趙弟	以貳師將軍騎士斬郁成王首侯 師古曰郁成西域國名也	四月丁巳封七年太始三年坐爲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而完爲城旦 如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晉灼曰律說出罪爲故縱入罪爲故不直	齊

承父侯續 以使西域發外王子弟誅斬扶樂王首虜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戶

太始三年五月封五年延和四年四月癸亥坐賊殺軍吏謀入蠻夷祝詛上要斬

東萊

開陵侯成娩 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

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侯順 嗣

質侯褎 嗣蕘亾 後

秺侯商丘成 如淳曰秺音[illegible]蠹

以大鴻臚擊衛太子力戰以它意侯二千一百二十戶

延和二年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為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

元延元年六月乙未釐侯紹以褎弟紹封千二十戶

侯參嗣王莽敗絕

濟陰

重合侯莽通
以侍郎發兵擊反者如侯侯四千八百七十戶
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發兵與衛尉潰等謀反要斬
勃海

德侯景建
以長安大夫從莽通共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三千七百三十戶
七月癸巳封四年後二年坐共莽通謀反要斬
濟南

題侯張富昌
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李侯八百五十八戶
九月封四年後二年四月甲戌爲人所賊殺
鉅鹿

邗侯李壽
師古曰邗音干
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二百五十戶
九月封三年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
河內

轑陽侯江喜師古曰轑音聊	以圉嗇夫捕反者故城父令公孫勇侯千一百二十戶師古曰圉淮陽縣也	二年十一月封	六年侯仁嗣永光四年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免			清河
當塗康侯魏不害	以圉守尉捕反者淮陽胡倩侯侯聖與議定策益封凡二千二百戶	十一月封薨	愛侯聖嗣	刺侯惕嗣	戴侯向嗣	侯堅居嗣居攝二年更爲翊漢侯王莽篡位爲賀新侯莽敗絕 九江
蒲侯蘇昌	以圉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千二十六戶	十一月封	侯夷吾嗣鴻嘉三年坐婢自贖爲民後略以爲婢免			琅邪
丞父侯孫王	以告反者太原白義等侯千一百五十戶	四年三月乙酉封三年始元元年坐殺人以[illegible]免				東萊

右孝武七十五人武安周陽長平冠軍平津周子南樂通牧丘富民九人在外戚恩澤南奅龍頟宜春陰安發干五人隨父凡八十九人王子不在其中

秺敬侯金日磾	以駙馬都尉發覺侍中莽何羅反侯二千二百一十八戶	始元二年侯丙子封一日薨	始元二年侯賞嗣四十二年薨亡後	孫	元始四年侯當以日磾曾孫紹侯千戶王莽敗絕。	
建平敬侯杜延年	以諫大夫告左將軍等反侯二千戶以大僕與大將軍先定策益封三千三百六十戶	元鳳元年七月甲子封二十八年薨	甘露二年孝侯緩嗣十九年薨	竟寧元年荒侯業嗣二十四年薨	元始二年侯輔嗣	侯憲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師古曰梁王劉永也 濟陽
宣城戴侯燕倉	以假稻田使者先發覺左將軍桀等反謀告大司農敞侯侯安刖戶六百定七百戶	七月甲子封六年薨	元平元年刺侯安嗣四十一年薨	竟寧元年釐侯尊嗣十年薨	陽朔二年煬侯武嗣	侯紱嗣 濟陰
六世	侯犢嗣王莽敗絕					

弋陽節侯任宮
以故丞相徵事手捕反者左將軍桀侯九百一十五戶
七月甲子封三十三年薨
初元二年剛侯千秋嗣三十二年薨
河平三年愿侯惲嗣二年薨
陽朔元年孝侯岑嗣二十四年薨
元始元年侯固嗣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商利侯王山壽
以丞相少史誘反者車騎將軍安入丞相府侯九百一十五戶
七月甲子封十四年元康元年坐為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

徐

成安嚴侯郭忠
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汙王侯七百二十四戶
三年二月癸丑封七年薨
本始三年愛侯遷嗣四年薨
元康三年刻侯賞嗣四十一年薨
陽朔三年郾侯長嗣師古曰郾音[illegible]
釐侯萌嗣薨亾後
潁川

六世
居攝元年侯每以忠玄孫之子紹封王莽敗絕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平陵侯范明友	以校尉擊反氐後以將軍擊烏桓獲王虜首六千二百侯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二千九百二十戶	四年七月乙巳封十一年地節四年坐謀反誅				武當
義陽侯傅介子	以平樂廄監使誅樓蘭王斬首侯七百五十九戶	七月乙巳封十三年元康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			元始四年侯長以介[illegible]曾孫紹封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平氏

右孝昭八人博陸安陽宜春安平富平陽平上八人在恩澤

外戚桑樂一人隨父凡十五人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長羅壯侯常惠	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三萬九千級侯二千八百五十戶	本始四年四月癸巳封二十四年薨	初元二年嚴侯成嗣十六年薨	建始三年愛侯郜嗣五年薨	河平四年侯翁嗣四十九年建武四年薨亾後	陳留
爰戚靖侯趙長年	以平陵大夫告楚王延壽反侯千五百三十戶	地節二年四月癸卯封十七年薨	節侯訢嗣	永始四年侯牧嗣四十年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博成侯張章	以長安男子先發覺大司馬霍禹等謀反以告期門董忠忠以聞侯三千九百一十三戶	四年八月乙丑封九年薨	五鳳元年侯建嗣十二年建始四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			淮陰
高昌壯侯董忠	以期門受張章言霍禹謀反告左曹楊惲侯再坐法削戶千一百定七十九戶	八月乙丑封十九年薨	初元二年煬侯宏嗣四十一年建平元年坐佞邪免二年復封故國三年薨	元壽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宏前爲佞邪免	建武二年五月巳巳侯永紹封	千乘
平通侯楊惲	以左曹中郎受董忠等言霍禹等謀以告侍中金安上侯二千五百戶	八月乙丑封十年五鳳三年坐爲光祿勳誹謗政治免				博陽
都成敬侯金安上	以侍中中郎將受楊惲言霍禹等反謀傳言止內霍氏禁闥侯千七百七十一戶	八月乙丑封十一年薨	五鳳三年夷侯常嗣一年薨亡後	元始元年侯欽以安上孫紹封爲王莽誅	元始元年載侯楊嗣王莽敗絕	

侯號	功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合陽愛侯梁喜	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史徵史子信家監廻倫故侍郎鄭尚時謀反侯千五百戶	元康四年二月壬午封四十一年薨	建始二年侯放嗣	元始五年侯萌以喜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平原
安遠繆侯鄭吉	以校尉光祿大夫將兵迎日逐王降又破車師侯坐法削戶三百定七百九十戶	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十一年薨	初元元年侯光嗣八年永光三年薨亡後	居攝元年侯永以吉曾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慎
歸德靖侯先賢撣（師古曰撣音纏）	以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率衆降侯二千二百五十戶	四月戊戌封二十六年薨	竟寧元年煬侯富昌嗣二年薨	建始二年侯諷嗣五十六年薨	建武二年侯襄嗣	侯霸嗣永平十四年有罪免 汝南
信成侯王定	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千六百戶後坐弟謀反削百五戶師古曰音莫白反	五鳳二年九月癸巳封十二年薨	初元五年侯廣漢嗣三年永光三年薨亡後	元始五年侯楊以定孫紹封千戶		細陽

義陽侯厲溫敦
以何奴謼遫三年二月甲
累單于率衆子封四年坐
降侯千五百子伊細王謀
戶師古曰謼反削爵爲關
與呼同累音內侯食邑千
力佳反　戶

右孝宣十一人陽都營平平丘昌水陽城爰氏扶陽高平
陽成博陽邛成將陵建成西平平恩平昌樂陵平臺樂昌
博[illegible]永成二十一人在恩澤外戚樂平冠陽鄭周子南君
四人隨父凡三十六人

義成侯甘延壽
以使西域騎竟寧元年　陽朔元年　建平元年節侯遷二年
都尉討郅支　侯遷嗣居攝　侯相嗣建
單于斬王以　四月戊辰　煬侯建嗣　二年更爲誅
下千五百級侯　封九年薨　十九年薨　郅支侯十四　建武四年爲
四百戶孫遷　年薨　兵所殺
益封凡二千戶

騶望忠侯
以濕沃公士告男子馬政謀反侯千八百戶師古曰
陽嘉元年正月辛丑封薨
侯何齊嗣
王莽敗絕

冷廣
師古曰冷音零濕音它合反

延鄉節侯
以尉氏男子永始四年
元始元年
李譚
捕得反者樊七月己巳封
侯成嗣王
並侯千戶
十三年薨
莽敗絕

琅邪

新山侯稱忠	以捕得反者樊竝侯千戶	十一月乙酉封	
童鄉釐侯鍾祖	以捕得反者樊竝侯千戶	七月巳酉封薨亡後	元始五年侯匡以祖子紹封王莽敗絕
樓虛侯訾順	以捕得反者樊竝侯千戶	七月巳酉封	

右孝元一人安平平恩扶陽三人隨父陽平樂安二人在恩澤外戚凡六人孝成五人安昌高陽安陽城陽高陵定陵殷紹嘉宜鄉氾鄉博山十人在恩澤外戚武陽博陽贊䣕龍雒開陵樂陵博望樂成安平平阿成都紅陽曲陽高平十五人隨父凡三十人師古曰䣕字或作鄼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侯表第五　終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書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師古曰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法云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故此序引之也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師古曰禮記云武王克殷反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此其義也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師古曰高紀十二年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張良傳高帝謂四人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又高紀十年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也楚隱王陳涉首起皆舊六國故總云六國四皓須眉皓白故謂之四皓稱號在王貢兩龔鮑傳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師古曰共讀曰恭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師古曰海瀕謂近海之地瀕音頻又音賓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

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㠯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服虔曰：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參其功也。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㠯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師古曰：脩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㠯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取於小國也。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應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援此義以為諭也。寖廣博矣。師古曰：寖，漸也。是㠯別而敘之。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臨泗侯呂公	以漢王后父賜號	元年封，四年薨。高后元年追尊曰呂宣王。				
周呂令武侯澤	以客從入漢，定三秦，將兵下碭。漢王敗彭城，往從之，佐定天下。	六年正月丙戌封，三年薨。	侯台嗣。高祖九年更封為酈侯。四年，高后元年為呂王。二年薨，謚曰肅。追尊父令武曰悼武王。腄 [illegible] [illegible] 平 三年王嘉嗣，坐驕廢。侯[illegible]呂[illegible]六年四月丁酉[illegible]八年[illegible]九月反[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過[illegible]八年五月[illegible]封九月反誅。師古曰：[illegible]音匹[illegible]反。			

建成侯康釋之

以客從擊秦漢王入漢使釋之歸豐衛太上皇

六月四月丙戌封九月薨

孝惠二年侯則嗣七年有罪絕則弟種高后元年四月乙酉以奉呂宣王國七年更爲不其侯八年反誅

洨

侯產台弟高后元年四月辛卯封六年爲呂王七年爲梁王八年反誅師古曰洨音問

漢陽

侯朱種弟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八年爲趙王追尊康侯曰趙昭王九月反誅

右高祖三人

扶柳侯呂平

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雅記母族也姁音況于反又音況羽反

元年四月丙寅封八年反誅

襄城侯義	以孝惠子侯	四月辛卯封三年為常山王	
軹侯朝	以孝惠子侯	四月辛卯封四年為常山王	
壺關侯武	以孝惠子侯	四月辛卯封六年為淮陽王	
昌平侯大	以孝惠子侯	二月癸未封七年為呂王	

贅其侯呂勝	以皇太后昆弟子淮陽丞相侯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滕侯呂更始	爲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丞相侯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呂成侯呂忿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祝茲侯呂瑩 師古曰瑩音榮又音烏瞑反	以皇太后昆弟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封九月反誅

建陵侯張釋寺人	以大謁者勸王諸呂侯	四月丁酉封九月免	

右高后十八人五人隨父凡十五人

軹侯薄昭	高祖七年爲郎從軍十七年以中大夫迎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侯萬戶	元年正月乙巳封十年坐殺使者自殺帝臨爲置後	十一年易侯戎奴嗣三十年薨	建元二年侯梁嗣

鄔侯駟鈞 師古曰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	以齊王舅侯	四月辛未封六年坐濟北王興居舉兵反弗救免
周陽侯趙兼	以淮南王舅侯	四月辛未封六年有罪免

右孝文三人

章武景侯竇廣國	以皇太后弟侯萬一千戶	孝文後七年六月乙卯封七年薨	孝景七年共侯定嗣十八年薨	元光三年侯常生嗣十年元狩元年坐謀殺人未殺免
南皮侯竇彭祖	以皇太后兄子侯	六月乙卯封二十一年薨	建元六年夷侯良嗣五年薨	元光五年侯桑林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魏其侯竇嬰	以將軍屯滎陽扞破吳楚七國侯皇太后昆弟子	三年六月乙巳封二十三年元光四年有罪棄市		
蓋靖侯王信	以皇后兄侯	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二十五年薨	元光三年頃侯充嗣	侯受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右孝景四人

武安侯田蚡

以皇太后同母弟侯

孝景後三年三月封，十年薨

元光四年，侯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衣謂著之也。襜褕，直裾禪衣也。襜音尺占反，褕音踰。

周陽懿侯田勝

以皇太后同母弟侯

三月封，十二年薨

元光六年，侯祖嗣，八年，元狩二年，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

長平烈侯衛青

以將軍擊匈奴，取朔方，侯；後破右賢王，益封；又封三子。皇后弟。

元朔二年三月丙辰封，二十三年薨

宜春

侯伉，五年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元鼎元年，坐撟制不害，免。

太初元年，嗣侯，五年，闌入宮，完為城旦。

陰安

侯不疑，四月丁未以青功封，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侯登四發月丁未以高功丁封坐酎金免

元康四年詔賜青孫錢五十萬復家

永始元年青曾孫玄以長安公乘爲侍郎

元始四年賜青玄孫賞爵關內侯

平津獻侯公孫弘

以丞相詔所褒侯三百七十三戶

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

元狩三年侯度嗣十三年元封四年坐爲山陽太守詔徵鉅野令史成不遣完爲城旦

高城

冠軍景桓侯霍去病

以校尉擊匈奴侯後以將軍破祁連迎昆邪王益封皇后姊子

六年四月壬申封七年薨

元鼎元年哀侯嬗嗣七年薨亡後

南陽

師古曰嬗音上戰反

樂平

侯山地節二年四月癸巳以從祖祖父大將軍光功封三千戶四年坐謀反誅

東郡

冠陽

侯雲山弟三年四月戊申以大將軍光功封千八百戶四年坐謀反誅

南陽

周子南君姬嘉

以周後詔所褒侯三千戶

元鼎四年十一月丁卯封六年薨

元封四年君置嗣二十四年薨

始元四年君當嗣十六年地節三年坐使奴殺家丞棄市

元康元年三月丙戌君延年以當弟紹封初元五年正月癸巳更封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二十九年[illegible]

建昭三年質侯安嗣四年薨

陽朔二年釐侯世嗣八年薨

長社

六世 永始二年侯黨嗣七年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地滿百里元始四年爲鄭公王莽篡位爲章平公

七世 天鳳元年公常嗣建武二年五月戊辰更爲周承休侯

八世 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爲衛公

觀

樂通侯欒大

以方術詔所褒侯三千戶

四年四月乙巳封五年坐誣罔上要斬

高平

牧丘恬侯石慶	以丞相及父萬石積行侯	五年九月丁丑封十年薨	太初三年侯德嗣二年天漢元年坐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	平原
富民定侯車千秋	以丞相侯八百戶以遺詔益封凡千六百戶	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十二年薨	元鳳四年侯順嗣六年本始三年坐為虎牙將軍擊匈奴詐增鹵獲自殺	蘄

右孝武九人三人隨父凡十二人

博陸宣成侯霍光	以奉車都尉捕反者莽何羅侯二千三百五十戶後以大將軍益封萬七千二百戶	始元二年正月壬寅封十七年薨	地節二年四月癸卯侯禹嗣四年謀反要斬	元始二年四月乙酉侯陽以光從父昆弟之曾孫紹封三千戶王莽篡位絕	北海河間東郡 師古曰光初封北海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
安陽侯上官桀	以騎都尉捕反者莽何羅侯二千三百戶女孫為皇后	正月壬寅封五年元鳳元年反誅			蕩陰 師古曰桀所食也
桑樂侯上官安	始元五年六月辛丑以皇后父車騎將軍封千五百戶三年反誅				千乘 師古曰安所食也

宜春敬侯王訢	安平敬侯楊敞	富平敬侯張安世	
以丞相侯子譚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坐法削戶五百定六百八戶	以丞相侯七百戶與大司馬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子忠凡五千五百四十七戶	以右將軍光祿勳輔政勤勞侯以車騎將軍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萬三千六百四十戶	
元鳳四年二月乙丑封二年薨	六年二月乙丑封一年薨	十一月乙丑封十三年薨	
元鳳六年康侯譚嗣四十五年薨	元平元年頃侯忠嗣十一年薨	元侯四年愛侯延壽嗣十二年薨 元康三年三月乙未侯彭祖以世父故掖庭令賀行爲恩封千六百戶十年卒爵二十年爲小妻所殺 陽都	六世 建平元年侯純嗣王莽建國四年更爲張鄉侯建武中爲武始侯
建始三年孝侯咸嗣十八年薨	元康三年侯譚嗣九年五鳳四年坐爲典屬國季父惲有罪譚言誹免	甘露三年繆侯敞嗣四年薨師古曰自敞已下至純皆延壽之嗣也	
元延元年釐侯章嗣十八年薨		初元二年共侯臨嗣十五年薨	
建平三年侯強嗣二十六年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汝南	汝南	思侯放嗣三十六年薨 平原	今見

陽平節侯蔡義

以丞相侯前元平元年爲御史大夫與大將軍光定策益封凡七百戶

九月戊戌封三年本始四年薨

以後

右孝昭六人一人柔樂侯隨父凡七人

營平壯侯趙充國

以後將軍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千二百二十七十九戶

本始元年八月辛未封二十二年薨

甘露三年質侯弘嗣二十二年薨

建始四年考侯欽嗣七年薨

陽朔三年侯岑嗣十二年元延三年坐父欽詐以長安女子王君俠子爲嗣免戶二千九百四十四

濟南

平丘侯王遷

以光祿大夫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千二百五十三戶

八月辛未封五年坐平尚書聽請受臧六百萬自殺如淳曰律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爲聽行者皆爲司寇師古曰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

肥

昌水侯田廣明

以鴻臚擊武都反氐賜爵關內侯以左馮翊與大將軍光定策侯二千七百戶

八月辛未封三年坐爲祁連將軍擊匈奴不至期自殺

於陵

陽城侯田延年
以大司農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二千四百五十三戶
八月辛未封二年坐爲大司農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　如淳曰天子錢藏中都內又曰大內

爰氏肅侯便樂成　師古曰杜周傳作史樂成霍光傳作使樂成今此云姓便三者不同疑表誤
以少府與大將軍光定策功侯二千三百二十七戶
八月辛未封一年薨
本始二年康侯輔嗣三年薨
地節元年哀侯臨嗣二年薨亡子絕
元始五年閏月丁酉侯鳳以樂成曾孫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濟陽

單父

扶陽節侯韋賢
以丞相侯七百一十一戶
二年六月甲辰封十年薨
神爵元年共侯玄成嗣九年有罪削一級爲關內侯
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復以丞相侯六年薨
建昭三年頃侯寬嗣
元延元年節侯育嗣
元始中侯湛[illegible]戶千四百三十王莽敗絕

平恩戴侯許廣漢
以皇太子外祖父昌成君侯五千六百戶
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封七年薨亡後
初元元年共侯嘉以廣漢弟子中常侍紹侯二十二年薨
河平二年嚴侯況嗣
鴻嘉二年質侯旦嗣二十九年薨
建國四年侯敬嗣王莽敗絕

蕭

高平憲侯魏相	平昌節侯王無故	樂昌共侯王武	陽城繆侯劉德
以丞相侯八百一十三戶	以帝舅關內侯侯六百戶	以帝舅關內侯侯六千戶	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爲宗室率侯子安民以戶五百隨弟更生罪減一等定戶六百四十戶
地節三年六月壬戌封八年薨	四年二月甲寅封九年薨	二月甲寅封十四年薨	四年三月甲辰封十年薨
神爵三年侯弘嗣六年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五鳳元年考侯接嗣十六年薨	甘露二年戾侯商嗣二十七年薨	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
	永光三年釐侯臨嗣二十一年薨	河平四年侯安嗣二十七年元始三年爲王莽所殺	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十一年薨
	鴻嘉元年侯獲嗣二十八年建武五年詔書復獲　師古曰以其失爵復之也復音方目反		居攝元年侯颯嗣王莽敗絕　師古曰颯音立
栢		汝南	汝南

樂陵安侯史高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關內侯與發霍氏姦侯二千三百戶　師古曰與讀曰豫

八月乙丑封二十四年薨

永光二年嚴侯術嗣十一年薨

建始二年康侯崇嗣四年薨亾後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淑以崇弟紹封亾後

元始四年侯岑以高曾孫紹封王莽敗絕

武陽頃侯丹　鴻嘉元年四月庚辰以帝爲太子時輔導有舊恩侯千三百戶七年薨

永始四年煬侯邯嗣十一年薨

元壽二年侯獲嗣更始元年爲兵所殺

郯

邛成共侯王奉先　以皇后父關內侯侯二千七百五十戶

元康二年三月癸未封十八年薨

初元二年侯敞嗣二十八年薨

鴻嘉二年侯勳嗣十四年建平二年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不敬免

元始元年侯堅固以奉光曾孫紹封王莽敗絕

濟陰

安平夷侯舜　初元元年癸卯以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封千四百戶十三年薨

建昭四年剛侯章嗣十四年薨

陽朔四年釐侯淵嗣二十五年薨

元始五年懷侯買嗣王莽敗絕

將陵哀侯史曾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有舊恩侯二千二百戶	三月乙未封五年神爵四年薨	亾後		
平臺康侯史玄	以悼皇考舅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有舊恩侯千九百戶	三月乙未封二十五年薨	建昭元年戴侯恁嗣十九年薨師古曰恁音女林反	鴻嘉二年侯習嗣	
常山					
博望頃侯許舜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產弟長樂衛尉有舊恩侯千五百戶	三月乙未封四年薨	神爵三年康侯敞嗣八年薨	甘露三年戾侯黨嗣二十六年薨	河平四年釐侯並嗣薨亾後
					元延二年六月癸巳侯報子以並弟紹封千戶王莽敗絕

號諡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樂成敬侯許延壽	以皇太子外祖父同産弟侍中關內侯有舊恩侯千五百戶	三月乙未封十年薨	甘露元年思侯湯嗣六年薨	初元二年哀侯常嗣九年薨			平氏
				元延二年節侯恭以常弟紹封千戶	建昭元年康侯去疾嗣二十一年鴻嘉三年薨亾後侯修嗣王莽敗絕	一	
博陽定侯丙吉	以御史大夫關內侯有舊恩功德茂侯千三百三十戶	元康三年二月乙未封八年薨	五鳳三年顯嗣二年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爲關內侯	鴻嘉元年六月己巳康侯昌以吉孫紹封	元始二年釐侯並嗣	侯[illegible]客嗣王莽敗絕	南頓
建成定侯黃霸	以丞相侯六百戶侯賞以定陶太后不宜立號益封二千二百戶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封四年薨	甘露三年思侯賞嗣三十年薨	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	居攝二年侯輔嗣王莽敗絕		沛

西平安侯于定國

以丞相侯六百六十戶

甘露三年五月甲子封十一年薨

永光四年頃侯永嗣二十四年薨

鴻嘉元年侯恬嗣四十三年更始元年絕

臨淮

右孝宣二十八人一人陽都侯隨父凡二十一人

陽平頃侯王禁

以皇后父侯二千六百戶子鳳以大將軍益封五千四百戶凡八千戶

初元元年三月癸卯封六年薨

永光二年敬成侯鳳嗣二十四年薨

陽朔三年釐侯襄嗣十九年薨

建平四年康侯岑嗣十三年薨

建國三年侯莫嗣十二年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東郡

安成共侯崇

建始元年二月壬子以皇太后母弟散騎光祿大夫關內侯侯萬戶二年薨

建始三年靖侯奉世嗣三十九年薨

建國二年侯持弓嗣王莽敗絕

汝南

平阿安侯譚

河平二年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二千一百戶十一年薨

永始元年剌侯仁嗣十九年為王莽所殺

元始四年侯述嗣建武二年薨絕

沛

號諡姓名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成都景成侯商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二千戶以大司馬益封二千戶十六年薨	元延四年侯況嗣四年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建平元年侯邑以況弟紹封王莽篡位爲降信公與莽俱死			山陽
紅陽荒侯立	六月乙亥封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二千一百戶三十年薨	元始四年侯柱嗣王莽敗絕		曾孫武桓侯泓建武元年以父丹爲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		南陽
曲陽煬侯根	六月乙亥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三千七百戶再以大司馬益封七千七百戶哀帝又益二千戶凡萬二千四百戶二十一年薨	建平元年侯涉嗣王莽篡位爲直道公爲莽所殺				九江

高平戴侯逢時	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三千戶	六月乙亥十八年薨	元延四年侯置嗣王莽敗絕	臨淮
新都侯莽	以帝舅曼子侯千五百戶後篡位誅	永始元年五月乙未	褒新侯安元始四年四月甲子以莽功侯二千戶莽篡位為新遷公病死 賞都侯臨四月甲子以莽功侯二千戶莽篡位為天子後為統義陽王自殺	南陽
樂安侯匡衡	以丞相侯六百四十七戶	建昭三年七月癸亥封七年建始四年坐顓地盜土免		僮

右孝元二人一人安平侯隨父凡三人

安昌節侯張禹	以丞相侯六百一十七戶益戶四百	河平四年六月丙午封二十一年薨	建平二年侯宏嗣二十八年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汝南

高陽侯薛宣

以丞相侯千九十戶

鴻嘉元年四月庚辰封五年永始二年坐西州盜賊群輩免其年復封十年綏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賊傷近臣免

東莞

安陽敬侯王音

以皇太后從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千六百戶子舜益封

六月己巳封五年薨

永始二年建國三年侯舜嗣王公攝嗣更莽篡位為號和新公安新公與莽俱死

成陽節侯趙臨

以皇后父侯二千戶

永始元年四月乙亥封五年薨

元延二年侯訢嗣建平元年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新息

新成侯趙欽

綏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皇太后弟封一年建平元年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

高陵共侯翟方進	以丞相侯千戶哀帝卽位益子宣五百戶	永始二年十一月壬子封八年薨	綏和二年侯宣嗣十二年居攝元年弟東郡太守義舉兵欲討莽莽滅其宗	琅邪
定陵侯淳于長	以侍中衛尉言昌陵不可成侯千戶皇太后姊子	元延三年二月丙午封二年綏和元年坐大逆下獄死		汝南
殷紹嘉侯孔何齊	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爲公也方百里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師古曰適讀曰嫡孔吉之嫡子也	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八年元始二年更爲宋公		沛
宜鄉侯馮參	以中山王舅侯千戶	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建平元年坐姊中山太后祝詛自殺		

氾鄉侯何武 師古曰氾音凡	以大司空侯千戶哀帝即位益千戶	四月乙丑封十年元始三年為莽所殺賜諡曰刺	元始四年侯況嗣建國四年薨			南陽
博山簡烈侯孔光	以丞相侯千戶元始元年益萬戶	二年三月丙成封二年建平二年坐衆職廢免元壽元年五月乙卯復以丞相侯六年薨	元始五年侯放嗣王莽敗絕			順陽

右孝成十人安成平阿成都紅陽曲陽高平新都武門八人隨父凡十八人

陽安侯丁明	以帝舅侯五千戶	綏和二年四月壬寅封七年元始元年為王莽殺				
孔鄉侯傅晏	以皇后父侯三千戶又益二千戶	四月壬寅封六年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				夏丘

平周侯丁滿	㠯帝舅子侯千七百三十九戶	五月己丑封元始三年坐非正免					湖陽
高樂節侯師丹	㠯大司馬關內侯侯二千三十六戶	綏和二年七月庚午封一年建平元年坐漏泄免元始三年八月戊辰復爲義陽侯二月薨	侯業嗣王莽敗絕				新野 東海
高武侯傅喜	以帝祖母皇太太后從父弟大司馬侯二千三十戶	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封十五年薨	建國二年侯勁嗣王莽敗絕				杜衍
陽鄉侯朱博	以丞相侯二千五十戶上書以故事不過千戶還千五十戶	建元二年四月乙亥封八年坐誣罔自殺					湖陵

新甫侯王嘉	以丞相侯千六十八戶	三年四月丁酉封三年元壽元年冏上下獄歐死	元始四年侯崇紹封王莽敗絕		
汝昌侯傅商	以皇太太后從父弟封千戶後以孫先侯祀公封凡五千戶	四年二月癸卯封一年元壽元年坐外附諸侯免	元壽二年五月侯昌以商兄子紹奉祀封八月坐非正免		
					新野
					陽穀
陽新侯鄭業	以皇太太后同母弟子侯千戶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非正免			
高安侯董賢	以侍中駙馬都尉告東平王雲祝詛反逆侯千戶後益封二千戶	建平四年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免自殺			
					新野
					朱扶

方陽侯孫寵	以騎都尉與息夫躬告東平王反謀侯千戶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前爲姦讒免徙合浦				龍亢
宜陵侯息夫躬	以博士弟子因董賢告東平王反謀侯千戶	八月辛卯封二年元壽二年坐祝詛下獄死				杜衍
長平項侯彭宣	以大司空侯二千七十四戶	元壽二年五月甲子封四年薨	元始四年節侯聖嗣十四年薨	天鳳五年侯業嗣王莽敗絕		濟南

右孝哀十三人新成新都平陽營陵德五人隨父凡十八人

扶德侯馬宮	以大司徒侯二千戶	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王莽篡位爲太子師卒官				贛榆

扶平侯王崇	以大司空侯二千戶	三月丙辰封三年為傅婢所毒薨		臨淮
廣陽侯甄豐	以左將軍光祿勳定策安宗廟侯五千三百六十五戶	二月癸巳封王莽篡位為廣新公後為王莽所殺		南陽
承陽侯甄邯 師古曰承音烝	以侍中奉車都尉定策安宗廟功侯二千四百戶	三月癸卯封王莽篡位為承新公		汝南
褒魯節侯公子寬	以周公世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侯二千戶	六月丙午封薨	十一月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為姬氏	南陽

褒成侯孔均

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曾孫奉孔子祀侯二千戶

六月丙午封

瑕丘

防鄉侯平晏

以長安少府與劉歆孔永孫遷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驩心功侯千戶

五年閏月丁丑封王莽篡位爲就新公

紅休侯劉歆

以侍中犧和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爲國師公後爲莽所誅

寧鄉侯孔永

以侍中五官中郎將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爲大司馬

定鄉侯孫遷 以常侍謁者與平晏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常鄉侯王惲 師古曰惲音於粉反 以太僕與閻遷陳崇等八人使行風俗齊同萬國功侯各千戶 閏月丁酉封

望鄉侯閻遷 以鴻臚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南鄉侯陳崇 以大司徒司直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邑鄉侯李翕	以水衡都尉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亭鄉侯郝黨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章鄉侯謝殷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蒙鄉侯逯普 師古曰逯音錄字或作建二姓皆有之	以騎都尉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王莽簒位爲大司馬

盧鄉侯陳鳳	以中郎將與王惲同功侯	閏月丁酉封			
成武侯孫建	以強弩將軍有折衝之威	閏月丁酉封王莽篡位為成新公			
明統侯侯輔	以騎都尉明為人後一統之義侯	閏月丁酉封			
破胡侯陳馮	以父湯前為副校尉討郅支單于侯千四百戶	七月丙申封			

討狄侯杜勳	以前爲軍假丞手斬郅支單于首侯千戶	七月丙申封		

右孝平二十二人邛成博陸宜平紅舞陽秺樂陵鄗成新甫爰氏合陽義陽章鄉信成隨桃褒新賞都十七人隨父繼世凡三十九人 師古曰據功臣表及王子侯表平帝時無紅侯唯周勃玄孫恭以元始二年紹封絳侯疑紅字當爲絳轉寫者誤耳 又功臣表作童鄉侯今此作章鄉二表不同亦當有誤也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終

百官公卿表七上

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易敘宓羲神農皇帝作教化民 應劭曰宓羲氏始作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氏作衣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師古曰見易下繫宓音伏字本作虙轉寫訛謬耳 而傳述其官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郯子所說也 以爲宓羲龍師名官 應劭曰師者長也以龍紀其官長故爲龍師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張晏曰庖羲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官也 神農火師火名 應劭曰火德也故爲炎帝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張晏曰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師與官也 黃帝雲師雲名 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由是而言故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也 少昊鳥師鳥名 應劭曰金天氏黃帝子青陽也張晏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因以名官鳳鳥氏爲歷正玄鳥氏爲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師古曰玄鳥燕也伯趙伯勞也丹鳥鷩雉也 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應劭曰顓頊氏代少昊者也不能紀遠始以職事命官也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師古曰此以上皆郯子之辭也 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

矣。應劭曰少昊有四叔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故有五行之官皆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師古曰上謂其事久遠也該音陔

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師古曰事見虞書堯典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師古曰四嶽分主四方諸侯者十有二牧，柔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也師古曰柔安也能善也邇近也禹作司空，平水土；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棄作后稷，播百穀；應劭曰棄臣名也后主也為此稷官之主也師古曰播謂布種也卨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曰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師古曰卨音先列反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之長張晏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師古曰咎音皐繇音弋昭反墨黥其額而涅以墨也刖謂斷足也劓割鼻也剕去髕骨也宮陰刑也大辟殺之也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曰垂臣名也為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師古曰共讀曰龔森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應劭曰森伯益也虞掌山澤禽獸官名也師古曰森古益字也朕虞度也主度山川之事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夷臣名也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師古曰秩次也宗尊也主尊神之禮所以次序也夔典樂，和神人；應劭曰夔臣名也師古曰夔音鉅龜反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也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夏殷亡聞焉，師古曰言夏殷之官不見於書傳也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舉其大數而無職號殊稱也周官則備矣。師古曰事見周書周官篇及周禮也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師古曰百事言其大數也師古曰冢大也宰主也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也分音扶問反

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應劭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也師古曰傅相也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師古曰不必備員有德者乃處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張晏曰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褒二行故兼稱之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言既曉故事多識於新則可為師

相國、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

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
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
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
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
四年初置大司馬（應劭曰司馬主武也諸武官亦以為號）以冠將軍之號（師古曰冠者加於其上共為一官也）宣帝
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
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
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
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
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云臣瓚曰茂陵書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
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
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
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
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出討姦猾治
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
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
傅上太保次太傅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
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太常

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之義也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服虔曰均官主山陵上稾輸入之官也如淳曰律都水治渠隄水門三輔黃圖云三輔皆有都水也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有廱太宰太祝令丞文穎曰廱主熟食官如淳曰五畤在廱故特置太宰以下諸官師古曰如說是也雍右扶風之縣也太宰即是具食之官不當復置此饔人也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初置太卜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郎中令秦官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師古曰應說是也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為王者羽翼也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也秩皆比千石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師古曰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也羽林有令丞

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師古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師古曰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旅眾也賁與奔同言為奔走之任也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宮以名官職略同不常置

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今之小馬車曲輿也師古曰軨音零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如淳曰橐泉廄在橐泉宮下騊駼野馬也師古曰閑闌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騊音徒高反駼音塗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各三丞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又牧橐昆蹏令丞應劭曰橐佗昆蹏好馬名也蹏音啼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為廄名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佗也昆蹏者謂研者謂其蹏下平也善升甗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耳研音五見反甗音言又音牛偃反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晉灼曰挏音挺挏之挏師古曰晉音是也挏音徒孔反初置路軨

廷尉秦官應劭曰聽訟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

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及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大行令初置別火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大鴻臚

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爲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爲宗伯不謂之宗正 掌親屬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 內官長丞師古曰律歷志主分寸尺丈也 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王莽并其官於秩宗初內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孟康[illegible] 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淳曰斡音筦或作幹幹主也[illegible]非謂箭幹也 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騪粟都尉服虔曰騪音搜狩之搜搜索也 武帝軍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洛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也師古曰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若盧如說是也左弋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 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長丞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也胞與庖同 又上林中十池監師古曰三輔黃圖云上林中池上籞五所而此云十池監未詳其數 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師古曰鉤盾主近苑囿尚方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也 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師古曰中黃門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左弋爲佽飛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昆臺永巷爲掖廷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

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丞兩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綏和二年哀帝省樂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徼循禁備盜賊也師古曰徼謂遮繞也徼音工釣反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師古曰候及司馬及千人皆官名也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云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名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御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應劭曰式道凡三候車駕出還式道候持麾至宮門門乃開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庶子應劭曰員五人秩六百石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先或作洗也舍人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如淳曰章謂大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師古曰今所謂木鍾者蓋章字之轉耳東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也又主章長丞師古曰掌凡大木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眞二千石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衞率廚廄長丞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應劭曰中盾主周衞徼道秩四百石如淳曰漢儀注衞率主門衞秩千石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自此以上太子之官也更音工衡反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師古曰自此以上皆皇后之官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師古曰省詹事官而以其所掌事總屬長秋也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爲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

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將行，秦官，應劭曰：皇后卿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中人，奄人也。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幷大鴻臚。

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令丞。如淳曰：御羞，地名也，在藍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進者，揚雄傳謂之御宿。三輔黃圖云御羞、宜春皆苑名也。輯濯，船官也。鍾官，主鑄錢官也。辯銅，主分別銅之種類也。師古曰：御宿，則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藍田。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義。輯讀與楫同，音集。濯音直孝反，皆所以行船也。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據此表，太僕屬官以有大廄、未央、輅軨、騎馬、騊駼、承華，而水衡又云六廄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六廄者，其官別屬水衡也。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廄官。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據史記知志誤矣。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眾數。言大眾所在，故云京兆也。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張晏曰：馮，輔也。翊，佐也。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廩主藏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也。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張晏曰：扶，助也。風，化也。治內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如淳曰：尹翁歸傳曰：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所莝。東方朔曰：益為右扶風畜牧之所在也。又有都水、鐵官、廄、廱廚四長丞皆屬焉。如淳曰：五畤在廱，故有廚。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張晏曰：皆治在長安城中。師古曰：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也。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

四年更置二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司隸校尉周官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捕巫蠱督大姦猾師古曰督謂察視也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illegible]十二城門候師古曰門各有候[illegible]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師古曰宜如晉說是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師古曰胡騎之屯池陽者也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師古曰自中壘以下凡八校尉城門不在此數中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如淳曰將謂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

加官是時散騎及常侍各自一官亡員也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亦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爵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二上造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裊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裊簪裊者言飾此馬也裊音乃了反四不更師古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更音工衡反五大夫師古曰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師古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師古曰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師古曰庶長言為眾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更音工衡反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師古曰言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師古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長也十八大庶長師古曰又更尊也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二十徹侯師古曰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

諸侯王高帝初置師古曰諸侯王者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也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綠也以綠為質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盭之言戾也古者曰盭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

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關都尉秦官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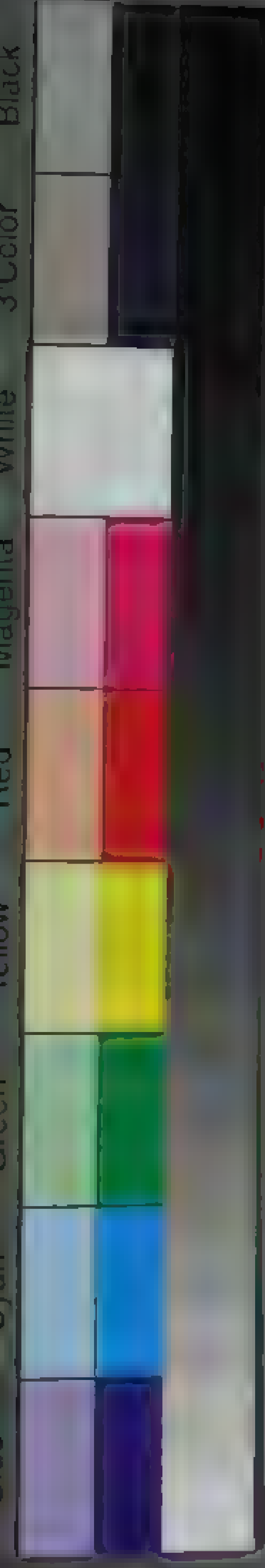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師古曰吏理也主理其縣內也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

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光祿大夫無師古曰無印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師古曰大夫以下亦無印綬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爲蟲獸之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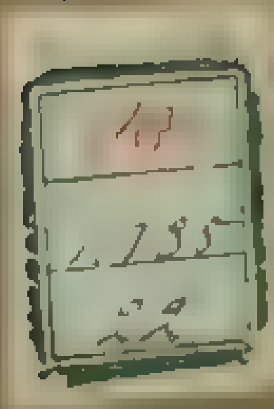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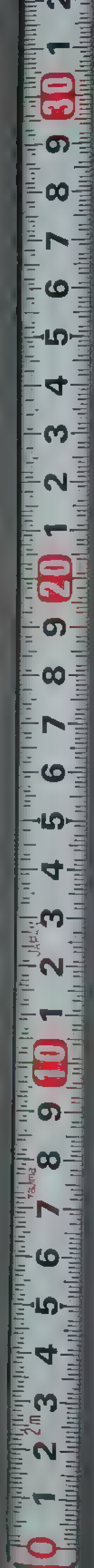
顏師古注

漢書



前漢書 六





百官公卿表七下 師古曰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一二若千年不載遷免死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　漢書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國

左內史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列將軍

奉常

郎中令

衛尉

太僕

廷尉

典客

宗正

水衡都尉

大司徒

大行令

治粟內史

中尉

執金吾

左馮翊

太師

大司馬

大司空

太常

光祿勳

中大夫令

大理

大鴻臚

大司農

少府

主爵都尉

右內史

太傅

右扶風

京兆尹

太保

高帝元年
沛相蕭何爲丞相
內史周苛爲御史大夫守滎陽三年死
滕令夏侯[illegible]
執盾襄爲治粟內史
職志周昌爲中尉三年遷師古曰志音式異反
內史周苛遷

二

三

四
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六年徙爲趙丞相

五
太尉盧綰後九月爲燕王
郎中令王恬啓
廷尉義渠
廣平侯薛歐爲典客師古曰歐音一后反
軍正陽咸延爲少府二十一年卒
中尉丙猜
殷內史杜恬

六
將軍酈商爲衛
汲侯公上不害

尉
侯爲太

七

博士叔孫通爲奉常二年徙爲太子太傅

八

九

丞相何遷爲相國

十

符璽御史趙堯爲御史大夫十年免

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十一

絳侯周勃爲太尉後官省

衞尉王氏

中尉戚鰓 師古曰鰓音先才反

十二

太子太傅叔孫通復爲奉常

廷尉育

孝惠

營陵侯劉

年	記事
元年	澤為衛尉
二	七月辛未相國何薨七月癸巳齊相曹參為相國
三	長修侯杜恬為廷尉
四	
五	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六	十月己丑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為左丞相 絳侯周勃復為太尉遷 士軍侯宣義為廷尉
七	奉常免師古曰 辟陽侯審食其

各免也

爲典客一年遷

高后元年

十一月甲子右丞相陵爲太傅左丞相平爲右丞相典客審食其爲左丞相

上黨守任敖爲御史大夫三年免

二

上邳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

三

楚王

四

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五年免

五

六

七

七月辛巳左丞

奉常根

廷尉圍

典客劉揭

相食其為太傅

八

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

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四年遷

孝文元年

十月辛亥右丞相平為左丞相太尉周勃為右丞相八月辛未

十月辛亥將軍灌嬰為太尉二年遷官省

太中大夫薄昭為車騎將軍代中尉宋昌為衛將軍

郎中令張武

河南守吳公為廷尉

免

二

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為丞相

奉常饒

衛尉足

三

十二月丞相勃免乙亥太尉灌嬰為丞相

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

典客馮敬門年遷

四

十二月乙巳丞

御史大夫圍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丞相嬰薨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		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奉常昌閭			
			太僕嬰卒		廷尉昌 廷尉嘉					廷尉宜昌
		典客靚師古曰靚與靜同								中尉周舍
										內史董赤

十六

淮陽守申屠嘉為御史大夫二年遷

一

後元年

廷尉信

二

八月戊戌丞相倉免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

八月庚午封開陶侯青為御史大夫七年遷

三

丞相

四

五

六

七

奉常信

孝景

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十三

廷尉歐 師古曰歐讀

平陸侯劉禮為宗正

中尉嘉

中大夫鼂錯為左內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			
		中尉周亞夫為太尉五年遷		
	八月丁巳左內史錯為御史大夫	正月壬子錯有罪要斬	御史大夫介	
	奉常旅	[illegible]	南皮侯竇彭祖為奉常	安丘侯張歐為奉常
年老病免食二千石祿				
				姚丘侯劉舍為太僕師古曰侯表及諸傳皆云桃侯獨此為姚
與驅同		廷尉勝		
二年為楚王		德侯劉通為宗正三年薨		
		河間太傅衛綰為中尉四年賜	告侯為太子太傅	
史一年遷				

	六	七	中元年
		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	
		太僕劉舍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鄲侯蕭勝爲奉常	
丘疑誤也			
			廷尉福
		濟南太守郅都爲中尉三年免	

二	三	四	五
	九月戊戌丞相亞夫免御史大夫劉舍爲丞相		
	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四年遷		
	煮棗侯乘昌爲奉常		軑侯吳利爲奉
中尉			少府神
			主爵都尉

	六	後元年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二
		七月丙午丞相舍免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			六月丞相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爲丞相	十月丞相嬰免
					武安侯田蚡爲太尉	太尉
		八月壬辰衛尉直不疑爲御史大夫三年免			齊相牛抵爲御史大夫師古曰抵音丁禮反	御史大夫
常師古曰軑音大又音第	奉常利史爲太常			柏至侯許昌爲太常三年遷		南陵侯趙
		郎中令賀			郎中令王臧一年有罪自殺	郎中令石
	中大夫令直不疑爲衛尉					
					淮南守灌夫爲太僕二年爲燕相	
	廷尉取更爲大理					大理信
					大行令光	大行
			大農令惠			
	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四年遷		中尉廣意		中尉張歐九年遷	
不疑			主爵都尉奴			
					中尉甯成爲內史下獄論內史印	內史

三

三月乙未太常許昌爲丞相

蚡免官省

趙綰有辠自殺

周爲建六太常年卒四年免

令過期

石慶

四

武強侯嚴青翟爲御史大夫二年坐竇太后喪

廷尉遴廷尉建

北地都尉韓安國爲大農令三年遷

內史石偏

江都相鄭當時爲右內史五年貶爲詹事

五

廷尉武

大行令王恢

六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四年病免

太常定

太僕賀三十三年

廷尉殷

大農令殷

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十一年徙

元光元年

太常王臧

隴西太守李廣爲衛尉

二

內史充

三

四

三月乙卯丞相蚡薨五月丁巳平棘侯辥澤爲丞相

九月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五年老病免食上大夫祿

宜平侯張歐爲太常師古曰歐音一后反

五

廷尉翟公

詹事鄭當時爲大農令十一年免

故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中尉一年遷

右內史番係師古曰番音普安反博士公孫弘爲左內史四年遷

六

太常司馬當時

中尉韓安國爲部尉二年爲將軍

大行令丘

中大夫趙禹爲中尉

元朔

元年

二

蓼侯孔臧爲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絶免

三

左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二年遷

衛尉[illegible]

中大夫張湯爲廷尉五年遷

少府孟賁

中尉李息

左內史李沮四年爲將軍師古曰沮音[illegible]

四

宗正劉棄

少府達

右內史賁師古曰音奔

五

十月乙丑丞相澤免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

四月丁未河東太守九江番係爲御史大夫

山陽侯張當居爲太常坐選子弟不以實免

中尉趙禹爲少府

中尉殷容

主爵都尉李蔡

主爵都尉汲黯爲內史五年免

六

繩侯周平爲太常四年坐不繕園陵免

右北平太守李廣爲郎中令五年免

元狩元年

樂安侯李蔡為御史大夫一年遷

太行令李息

宗正劉受

中尉司馬安

會稽太守朱買臣為主爵都尉

左內史敞

二

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

三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冠軍侯霍去病為票

有罪自殺

衛尉張騫

廷尉李友

廷尉安

廷尉禹

中尉霸

主爵都尉趙食其二年為將軍

四

大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票騎將軍霍去病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戚侯李信成為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免

沈猷侯劉受為宗正二年坐聽請不具宗室論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

河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五年遷

中尉丞陽僕為主爵都尉

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二年下獄棄市

五

三月甲午丞相蔡有罪自殺四

郎中令李敢

衛尉充國二年坐齊不謹棄市

廷尉司馬安

	六	元鼎元年	二	三
月乙卯太子少傅嚴青翟爲丞相			二月壬辰丞相青翟有辠自殺二月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	
	九月大司馬去病薨			
			二月辛亥太子太傅石慶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俞侯欒賁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免	蓨侯王信爲太常	廣安侯任越人爲太常坐廟酒酸論師古曰任敖傳及侯表皆云廣阿侯今此爲廣安此表誤	鄜侯周仲居爲
	郎中令徐自爲十三年爲光祿勳			
				中尉王溫舒爲
		廷尉霸		
			中郎將張騫爲大行令三年卒	
	大農令正夫		大農令孔僅	
			少府當四年下獄死	關都尉尹齊爲
			水衡都尉張罷	
	右內史王毳	右內史蘇縱		

四

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師古曰赤側當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鄲音多

睢陵侯張廣國為太常

廷尉一年復從中尉

故少府趙禹為廷尉四年以老

宗正劉安國為大農令客

中尉一年抵辠

廷尉王溫舒為中尉二年免

水衡都尉豹

右內史李信成中大夫兒寬

五

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

平曲侯周建德為太常陽平侯杜相為太常五年坐擅繇大樂令論師古曰擅役使人也

衛尉路博德

貶為燕相

左內史二年遷

六

齊相卜式為御

大農少府

年	記事
元封元年	史大夫一年貶爲太子太傅左內史兒寬爲御史大夫八年卒 令張豹爲成中尉 水衡都尉閻奉 御史中丞咸宣爲左內史六年免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
二年	御史中丞杜周爲廷尉十一年免 故中尉王溫舒爲少府三年徙
三	
四	鄧侯蕭壽成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 水衡都尉德遷 少府王溫舒爲右內史二年免
五	大將軍青薨 成安侯韓延年爲太常二年坐留外國使人入

粟贖論

六

太初元年

睢陵侯張昌爲太常三年坐乏祠論

郎中令自名更爲光祿勳

大鴻臚壺充國

中尉

少府德有罪自殺右輔都尉王溫舒行中尉事二年族

故內史左咸宣爲右扶風三年下獄自殺

京兆尹無忌左馮翊殷周

二

正月戊寅丞相慶薨閏月丁丑太僕公孫賀爲丞相

侍中公孫敬聲爲太僕十二年下獄死

大鴻臚商丘成十二年遷

少府王偉

中尉

三

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

牧丘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

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師古曰疑此

四	天漢元年	二	三	四
	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殺		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	
		新畤侯趙弟爲	太常五年坐鞫獄不實論	
			廷尉吳尊	
	大司農桑弘羊四年貶爲搜粟都尉			弘農太守沛范方渠中翁爲執金吾師古曰沛
非上官桀表誤也		故廷尉杜周爲	執金吾一年遷	
				左馮翊韓不害

太始元年　二

廷尉郭居

大司農

少府

人姓范名方渠字中翁也中讀曰仲

水衡

二

三月光祿大夫河東暴勝之公子爲御史大夫三年下獄自殺師古曰公子亦勝之字也後皆

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徙爲安定都尉

充國都尉

守

直指使者江充爲水衡都尉五年爲太子所斬

年

二

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死五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

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為御史大夫四年坐祝詛自殺

光祿勳韓說少卿為太子所殺

廷尉信

京兆尹于己衍坐大逆誅

三

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要斬

邗侯李壽為衛尉坐居守擅出

廷尉意

高廟郎中田千秋為大鴻臚一年

四

江鄒侯勒石為太常四年坐為謁問因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

征和元

廷尉常

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

長安界使吏殺人下獄死

年遷

四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

繆侯酈終根爲太常十一年坐祝詛誅

光祿勳有祿

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淮陽太守田廣明爲鴻臚五年遷

右輔都尉王訢爲右扶風九年遷

後元

守衛尉不害

京兆尹建坐祝

元年

訂斬

二

二月丁卯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

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七年坐謀反誅

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一年薨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七年反誅

當塗侯魏不害爲太常六年坐孝文廟風發瓦免

守衛尉遺

太僕并左將軍

執金吾郭廣意免

孝

尚書衛尉令張大水

司隸校尉

執金水衛青州吾河都尉刺史

昭始元元年	二	三	四
			衛尉王莽爲右將軍衛尉三年卒騎都尉上官
安世爲光祿勳六年遷 王莽稚叔三年遷			
			大鴻臚田廣明爲衛尉五年遷
睢陽李仲季主爲廷尉四年坐誣罔下獄棄市			
	光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		
東馬適建子孟任藏六年坐殺人下獄自殺 呂辟胡五年爲雲中太守 儁不疑爲京兆尹五年病免		膠西太守齊徐仁中系爲少府六年坐縱反者自殺師古曰中讀曰仲	

五	六
安爲車騎將軍三年反誅	
	轑陽侯江德爲太常四年坐廟
軍正齊王平子心爲廷尉四年坐縱道匿謀反者下獄棄市	
	大將軍司馬楊敞爲大司農四
	守京兆尹樊福

夜郎欽夫大免

年遷

元鳳元年	二	三
九月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三年遷		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光祿勳張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六年遷		
光祿勳并右將軍		衛尉并
諫大夫杜延年爲太僕十五年免		廷尉夏
大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		青州刺史劉德爲宗正二十二
執金吾壺信		光祿大夫蔡義爲少府三年遷
中郎將趙充國爲水衡都尉六年遷		
左[illegible]勝[illegible]二年坐縱謀反者棄市		衛尉田廣明爲左馮翊四年遷

將軍

國

年薨

尉十年遷

四

正月甲戌丞相千秋薨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相

二月乙丑大司農楊敞為御史大夫二年遷

蒲侯蘇昌為太常十二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

河內太守平原趙彭祖為大司農三年卒

京兆尹彭祖

五

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

[illegible]屯騎事大守[illegible]渭[illegible]守人朱奇[illegible]贖[illegible]樂四年為廷尉長

沛國太守李壽為執金吾

六

十一月己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

十一月少府蔡義為御史大夫一年遷

廷尉李光四年免

尉坐信少府侍中加元下獄風吏殺元棄市

河東太守田延年為大司農三年[illegible]

便樂成為少府四年[illegible]

右扶風周德

元平

八月己巳丞相敞薨九月戊戌

九月戊戌左馮翊田廣明為御

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

執金吾延壽

左馮翊武

孝宣本始

元年

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

史大夫三年爲祁連將軍

勳七年水衡都尉遷充國爲後將軍趙光祿大夫韓增爲前將軍水都尉十三年遷

守京兆田廣陵成相

元年

二

三

六月己丑義爲丞相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

六月甲辰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四年遷

詹事東海宋畸爲大鴻臚二年遷

河南太守魏相爲大司農一年遷

博士后倉爲少府二年金吾兵三年

廷尉李義

大司農淳于賜

少府惡

光祿大夫于定國爲水衡都尉二年遷

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

三

五月甲申丞相賢賜金免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

四月戊申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七月戊戌更為大司

六月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為御史大夫八年遷

度遼將軍平陵范明友為光祿勳一年坐謀反誅

二

三月庚午大司農光蔡

[illegible]

大司農輔

執金吾延年

執金吾郅元

潁川太守廣為右扶風三年

左馮翊宮

四　地節元年

水衡都尉光祿大夫于定國為廷尉十七年遷

山陽太守梁為大鴻臚

左馮翊宋疇為少府六年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大傅

六安相朱山拊為右扶風一年下獄死

大鴻臚宋疇為左馮翊一年遷左馮翊延三年免

水衡都尉朱輔為右扶風傅

	四
馬衛將軍右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	
	弋陽侯任宮為太常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北海太守朱邑為大司農四年卒
	勃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
	潁川太守讓為左馮翊

元康元年	二	三
北海太守張[illegible]為太僕四年病免		
平原太守蕭望之為少府一年徙	執金吾廣意	
東海太守尹翁歸為右扶風四年卒		
[illegible]水北尹彭城太守遺		

少府蕭望之為左馮翊三年遷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黃霸數月還故官

二	三	四
	三月丙午丞相相薨四月戊戌御史大夫丙吉爲丞相	
	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三年貶爲太子太傅	
後將軍充國		
衛尉忠		河內太守韋玄成爲衛尉二年遷
	少府李彊爲大鴻臚	
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	光祿大夫梁丘賀爲少府	
	東郡太守韓延壽爲左馮翊二年下獄棄市	

四	神爵元年
八月丙寅大司馬安世薨	前將軍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蒲侯蘇昌復爲太常六年病免	中郎將楊惲爲諸吏光祿勳五年免
	太僕戴長樂五年免
	左馮翊蕭望之爲大鴻臚二年遷
	大司農王禹四年遷
太中大夫李彊中君守少府三年遷師古曰中讀曰仲	
光祿大夫馮奉世爲水衛都尉十四年遷	廣陵太守陳萬年爲右扶風五年遷
	膠東相張敞爲京兆尹八年免左馮翊[illegible]三年

五鳳元年	二	三	四	甘露元年
		正月癸卯丞相吉薨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		
	四月己丑大司馬增薨五月彊弩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三月丁巳大司馬延壽薨
		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三年以病賜安車駟馬免		
	衛尉韋玄成為太常二年免			
				蒲侯蘇昌復為太常二年病免
	衛尉弘			
	右扶風陳萬年為太僕五年遷			
大司農王禹為大鴻臚				
大司農延	宗正劉丁			
		執金吾田聽天三年遷		
守左馮翊渤海太守信	守左馮翊五原太守延壽			

二

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執金吾田聽天爲廷尉二年遷

守左馮翊廣川相充郎

三

二月己丑丞相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

五月甲午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七年卒

[illegible]門太守建平侯杜緩爲太常七年坐盜賊多免

博陽侯丙顯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衛尉

四

典屬國常惠

衛尉[illegible]

執金右扶京兆
吾平風武尹成

黃龍元年

十二月癸酉侍中樂陵侯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右將軍[illegible]年薨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一年爲光祿勳二年免

中太僕七年遷

廷尉解延年

孝元初元

光祿勳并將軍

平昌侯王接爲衛尉五年遷

大鴻臚顯十一年

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爲宗正二年免

大司農宏

淮陽中尉韋玄成爲少府二年爲太子太傅

水

水衡都尉

太原太守陳遂爲京兆尹一年遷

元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月辛酉長信
		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三年爲諸吏典屬國	二年爲光祿勳侍中衛尉許嘉爲右將軍五年遷	
			弋陽侯任千秋長伯爲太常四年以將軍將兵	
	光祿勳賞	光祿大夫周堪爲光祿勳三年	貶爲河東太守	
	京兆尹陳遂爲廷尉二年卒		廷尉魏郡尹忠子賓十四年爲諸吏光祿大夫	
	大司農充郎			
衛都尉馮奉世爲執金吾二年遷		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九年遷	少府延二年免	
		淮陽相鄭弘爲右扶風四年遷		
	京兆尹代郡范守左馮翊延免		京兆尹成	河南太守劉彭

永

十一月戊寅丞

七月癸未大司

七月辛亥太子

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一年以病賜安車駟馬免

大僕金賞

衛

故建章衛

大司

侍中中大

祖為左馮翊二年遷太子太傅

光元年

相定國賜金安車駟馬免

馬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一年遷

為光祿勳一年卒

尉雲

尉丙顯為太僕十年免

農堯

夫歐陽餘為少府五年卒

二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五年有辠

光祿大夫非調為大司農

右扶風强五年

隴西太守馮野王為左馮翊五年遷

四　三

自殺

四月癸未大司馬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衛尉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右將軍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二年卒侍中中郎將王商為右將軍十一年遷

宗正　劉臨

水衡都尉　福

光祿大夫琅邪張譚仲叔為京

二　建昭元年　五

八月癸亥諸吏散騎光祿匡衡

太子少傅匡衡為光祿勳一年遷

左曹西平侯于永為光祿勳十年遷

執金吾李延壽為衛尉

左馮翊馮野王為大鴻臚五年

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

右扶風

左馮翊　郭延

兆尹四年不勝任免

為御史大夫一年遷

六年遷

為上郡太守

三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

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

陽平侯王鳳為侍中衛尉二年遷

四

中郎將丙[illegible]

五

水[illegible]都尉五年

京兆尹王昌稱賓二年轉為鴈門太守

竟寧元年

六月己未侍中衛尉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七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三年坐選舉不實免

太僕譚

陽城侯劉慶忌寧君為宗正三年遷

河南太守召信臣為少府二年徙中少府安平侯王章子然為

孝成建始元年

二

騏侯駒普爲太常數月薨

宗正劉慶忌爲太常五年病免

衛尉王龍車

執金吾王章爲太僕五年病免

蜀郡太守何壽爲廷尉四年徙

大鴻臚浩賞二年徙

執金吾三年遷

常山太守溫順子敎爲右扶風一年遷

弘農太守宋平次君爲京兆尹河南太守畢罘爲左馮翊

右扶風溫順爲少府二年坐買公田與近臣下

水衡都尉爵太原太守讓爲右扶風

河東太守杜陵甄少公爲京兆尹二年貶爲河

三

十二月丁丑丞相衡免

八月癸丑大司馬嘉賜金免

十月乙卯諸吏左曹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一年坐河決自殺

右將軍王商爲左將軍一年遷執金吾千秋爲右將軍一年遷

宗正劉通

獄論弋陽侯任千秋長伯爲執金吾一年遷

南陽太守王昌爲右扶風三年免

南太守

四

三月甲申右將軍王商爲丞相

十一月壬戌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六年卒

右將軍千秋爲左將軍三年薨長樂衛尉史丹爲右將軍三年遷

河南太守漢爲大鴻臚一年免

東平相鉅鹿張忠子頎爲少府十一月遷

守京輔都尉王遷爲京兆尹二年免大鴻臚浩賞爲左馮翊九月減死罪一等論

河平

衛尉王玄中都師古曰中讀曰

千乘太守東萊劉順爲宗正四年

司隷校尉王駿爲少府七年徙

水衡都尉王勳

杜陵韓勳長賓爲左馮翊二年

元年

作

牛性使合陽侯舉子免

沈金吾輔

爲少府

二

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卒

廷尉何壽爲大司農

漢中太守平原王賞少公爲右扶風三年免

楚相齊宋登爲京兆尹三年貶爲東萊都尉未發坐漏泄省中語下獄自殺

一

三

右將軍丹爲左
宜春侯王咸長

侍中中郎將王

右曹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武爲

將軍十三年薨太僕王章為右將軍

伯為太常一年病免平昌侯王臨為太常六年薨

育為太僕三年遷

辛慶忌為執金吾四年貶雲中太守

左馮翊

四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為丞

大夫棨安世為大鴻臚二年為長樂衛尉

侍中奉車都尉金敞為水衡都尉一年遷

司隸校尉王章為京兆尹一年下獄死

陽朔元年

侍中水衡都尉金敞為衛尉四年卒

常山太守劉武成為宗正四年卒

水衡都尉順河內太守甄尊為右扶風三年遷

弘農太守平陵逢信少子為京兆尹二年遷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二年遷

二

四月癸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

史杜國衛公為太僕師古曰姓

大鴻臚勲

三

史大夫一年遷

八月丁巳大司馬鳳薨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十一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二年卒

右將軍王[illegible]為光祿[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

史名任國字衛公也

右扶風甄尊為太僕

護西域騎都尉韓立子淵為執金吾五年坐選舉不實免

左曹水衡都尉河內苟參威神

四

京兆尹逢

左馮翊薛

水衡都尉禹太

少府王駿

鴻嘉元年

三月庚戌丞相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

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為御史大夫四月庚辰京兆尹王駿為御

光祿勳辛慶忌為右將軍

平臺侯史中為太常六月病免建平侯杜業君都為太常七年

陽平侯王襄為衛尉五年徙

大鴻臚慎

千乘令劉慶忌為宗正六月坐平都公主殺子賊為遼東太守

東都太守琅邪王賞中子為少府四年免師古曰中讀曰仲

太原太守河內郤義子華為京兆尹一年為鉅鹿太守廬江太

忌為光祿勳四年遷

信為太僕六年遷

宣為少府三月遷

原太守淳于信中君為右扶風師古曰中讀曰仲

為京兆尹一年遷

四　三

右將軍慶忌為光祿勳四年遷光祿勳并將軍

中少府韓勳為執金吾四年遷師古曰中少府皇后官

張掖太守牛高子夏為右扶風四年免

聖寫黃中郎尉大數司直翟方進為京兆尹三年遷

二

為丞相

史大夫五年卒

免

左馮翊趙增壽為廷尉五年長為常山部付

隴西太守劉威子然為京兆尹一年卒泗水相茂陵滿點子橋為左馮翊四年

守趙增壽稱公為左馮翊一年遷

永始元年	二	三
	十月己丑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執金吾翟方進爲丞相	
	正月乙巳大司馬音薨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衞將軍	
	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貶爲執金吾十一月壬子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七年貶爲廷尉	
		右將軍辛慶忌爲左將軍三年卒光祿勳韓勳
	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孔光爲光祿勳九月遷執金吾韓勳爲光祿勳六月遷	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二年遷侍
	太僕逢信爲衞尉二月免 衞尉臣寶爲太僕三年病免	琅邪太守陳慶君卿爲廷尉一
	長信少府平當爲大鴻臚三年遷	潁方太守劉宅入爲宗正左馮翊朱博爲大司 光祿大夫師丹爲少府五月遷給事許商爲少 東平太傅彭宣
南陽太守陳咸爲少府二年免	御史大夫翟方進爲執金吾一月遷	
水衡都尉淳于長三年免		
	信都太守長安宗工子泄爲京兆尹二年貶爲[illegible]琅[illegible]太守朱博爲左馮翊一年遷	河內太守杜陵龐真稱孫爲左

爲右將軍一年卒

中光祿大夫

年爲長信少府

農一年爲犍爲太守

府二年爲侍中光祿大夫金城太守廉褒子上爲執金吾一年遷

爲右扶風一年遷

馮翊三年遷

四

十一月庚申大司馬商驃[illegible]

執金吾[illegible]右[illegible]軍[illegible]年[illegible]

侍中水衡都尉淳于長爲衛尉

右扶風彭宣爲廷尉三年以王

會稽太守沛劉交游君爲宗正十年汝南太守

護羌校尉尹岑子河爲執金吾

光祿大夫潁川師臨子威爲水衡都尉八年遷

司隸校尉何武爲京兆尹一年

車騎馬免

三年免

國人爲太原太守

嚴訢子慶爲大司農三年卒

一年遷

水衡都尉臨爲右扶風三年爲沛郡都尉

[illegible]爲楚內史

元延元年

正月壬戌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十二月乙未遷爲大司馬大將軍辛

執金吾尹岑爲右將軍二

大鴻臚平當爲光祿勳七月坐前議昌陵貶爲鉅鹿太守[illegible]陽[illegible]王[illegible]爲[illegible]勳

護軍都尉甄舜子節爲太僕東萊太守平陵范隆偉公爲太僕二年免

左馮翊龐眞爲少府四年遷廣漢太守趙護子夏爲

侍中光祿大夫趙彪大伯爲侍中水衡都尉三年卒

廣陵太守王建爲京兆尹河南太守徐讓子張爲左

	二	三		四	綏
亥薨庚申光祿勳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四月丁丑大司
					二月戊午廷尉廷尉孔光為左
年薨		廷尉朱博[illegible]	一年免		
[illegible]一[illegible]遷	樂昌侯王安惠公為光祿勳數月病免	[illegible]	二年為太子太傅		侍中光祿大夫[illegible]駙馬都尉御史大夫孔光
	光祿大夫朱博為廷尉一年遷 太山太守蕭育守大鴻臚數月徙	[illegible]沛郡太守何武為廷 九江太守王嘉為太 大司 費堯	年徙尉二年遷 鴻臚三年遷		
				北地太守谷永為大司農一年免	侍中光祿大夫[illegible]中陵賈延京兆都尉甄豐長信少府符宜
執金吾					
		水衡都尉南陽王[illegible]三[illegible]	中[illegible]役白鴻守大臚太山蕭守為育扶右三風免年		
馮翊四年免	廣陵太守孫寶為京兆尹一年免				

和元年

馬票騎將軍更爲大司馬七月甲寅賜金安車駟馬免十一月丙寅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大司馬

何武爲御史大夫四月乙卯爲大司空一年免

將軍一年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一年遷

師丹爲諸吏散騎光祿大夫[illegible]月爲太子太傅大司農許商爲光祿勳四月遷

傅爲衛尉六月侍中光祿大夫司樊趙玄爲衛尉一月爲中少府

王舜爲大僕二年病免

爲廷尉九月遷少府龐眞爲廷尉二年爲長信少府

許商爲大司農數月遷太原太守彭宣爲大司農一年遷

初卿爲少府三年太侯安爲執金吾十一月貶爲代郡太守光祿大夫王臧幼公爲執金吾三月遷南陽謝堯長平一年遷

長伯爲水衛都尉二年爲泗州相

爲京兆尹一年貶爲淮陽相丞相司直琅邪遂義子贛爲左馮翊坐選舉免

二

二月壬子丞相方進薨三月丙戌左將軍孔光爲丞相

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

十月癸酉大司馬丹爲大司空一年免

右將軍王咸爲左將軍十月免衛尉傅喜爲右將軍十月賜金罷太子太傅師丹爲左將軍五月遷光祿勳彭宣爲右將軍二年遷

安丘侯劉常爲太常四年病賜金百斤安車駟馬免乾罔

大司農彭宣爲光祿勳六月遷衛尉王能爲侍中光祿勳二年貶爲弘農坐呂寬自殺

太子中庶子傅喜揮游爲衛尉二月遷侍中光祿大夫王龔子卯爲衛尉二月遷城門校尉丁字爲衛尉三年遷

執金吾謝堯爲大鴻臚三年徙

大司農河東相梁子夏一年遷

光祿大夫鉅鹿閭宗君閑爲執金吾六年卒執金吾河內孫雲子叔三年遷

故太僕范隆爲右扶風八月爲冀州牧太山馬嘉次君爲右扶風一年免

[illegible]大大朱博爲京兆尹數月遷光祿大夫部漢游晉爲京兆尹數月病爲中大夫大鴻臚王嘉爲京兆尹二年遷

孝哀建平元年

二

四月丁酉侍中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爲大司空

四月乙未丞相光免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八月甲戌有辠自殺十二月甲寅

二月丁丑大司馬喜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

四月戊午大司空博爲御史大夫乙亥遷中尉趙玄爲御史大夫五月下獄論

右將軍彭宣爲左將軍一年坐與淮陽王婚免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卒執金吾公孫祿爲右將軍一年遷

衛尉望爲光祿勳一月遷光祿大夫平當爲光祿勳四月遷

少府賈延爲衛尉十一月還故官執金吾孫雲爲衛尉四年遷

城門校尉丁憲爲太僕四年遷

大司農梁相爲廷尉二年貶爲東海都尉

大鴻臚雲陽畢由世叔五年徙

大司農左咸一年徙

衛尉賈延爲少府一年遷五官中郎將潁川公孫祿中子爲執金吾師古曰中

侍中水衡都尉讓大鴻臚謝堯爲扶風一年遷

司隸校尉貞廣方賞昌賢爲左馮翊二年遷

三

三月己酉

御史大夫平當爲丞相

軍

九月乙酉諸吏散騎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三月遷十月丙寅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四月丁酉右將軍公

少府

左馮

御史大夫

尚書令沐郡趙

讀曰仲

光祿大夫

潁川太守將

元壽

三月丙午丞相嘉下
正月辛丑大司馬衛將軍明更
五月乙卯諸吏光祿大夫孔光
御史大夫何武爲前
詹事馬宮爲光祿勳
少府黃恭爲衛尉二
衛尉孫雲爲少府一月陳雷太
光祿大夫沛弘譚巨
京兆尹南陽翟萌幼

四

三月丁□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一年遷
□□光祿大夫王安爲右將軍一年遷
建平侯杜業爲太常三年貶爲上黨都尉
陳留太守勃海劉不惡于麗爲宗正更名容
光祿大夫董恭君孟爲少府年遷京兆尹毋將隆爲執金吾一年貶爲沛郡都尉
光祿大夫龔勝爲右扶風一年歸故官
光祿大夫茂陵中屠博次孫爲京兆尹一年遷

丞相當薨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爲丞相
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夫九月貶
孫祿爲左將軍二年免執金吾嶠望爲右將軍一年遷
賈延爲光祿勳一年遷
朔方賈爲廷尉四年徙
王崇爲大司農二年遷
呂仲君爲少府一年爲河內太守將作大匠東海王嶠君望爲執金吾三月遷光祿大夫蕭育爲執金吾一年免
東海魏章子讓爲右扶風一年免
隆爲京兆尹一年遷大司農左咸爲左馮翊三年爲復土將軍

元年

獄死七月丙午御史大夫孔光爲丞相

爲大司馬票騎將軍特進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

爲御史大夫二月遷七月丙午氾鄉侯何武爲御史大夫二月免

將軍二年免

二年遷

月爲光祿大夫右扶風弘譚爲衛尉一年遷

守茂陵耿豐爲少府二年爲復土將軍京兆尹申屠博爲執金吾二年免

君爲右扶風冬遷

中師古曰中讀曰仲

二

九月己卯大司馬明免上一月

八月辛卯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南夏常仲

三

五月甲子丞相

五月甲子大司

壬午諸吏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卒十二月庚子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

五月甲子御史

彭宣爲御史大夫

安陽侯王舜爲

博陽侯丙

左曹中郎

大司農王

長樂衛尉

故廷尉梁

復土

衛尉

光祿大夫

大鴻臚畢

京兆尹清

齊爲右扶風

光爲大司徒九月辛酉爲太傅右將軍馬宮爲大司徒

馬衛將軍賢更爲大司馬六月乙未免庚申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

大夫宜爲大司空三月病免八月戊午右將軍王崇爲大司空

車騎將軍八月遷[illegible]

[illegible]長嬌爲太常二年貶爲東郡大守

將甄豐爲光祿勳一年遷

崇爲衛尉二月遷建成侯黃輔子元爲衛尉

王惲子敬爲太僕五年遷

相復爲大理三年坐除吏不次免

將軍左咸爲大鴻臚

弘譚爲大司農

韓容于伯爲執金吾一月免護軍都尉孫建子夏爲執金吾三月遷

由爲右扶風六月貶爲定襄太守

可孫意子承廷尉方賞爲左馮翊一年遷

孝平元始元年

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大司馬王莽爲大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舜爲大保車騎將軍

二月丙辰大司馬莽遷

將軍二年遷

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爲光祿勳三年遷

中郎將蕭咸爲大司農一年卒

少府宗伯鳳君房中郎將任岑爲執金吾一年卒

右輔都尉趙恢君向爲右扶風一年免

大司徒司直金欽爲京兆尹一月爲侍中光祿大夫左馮翊嘉張

二

[illegible]

大鴻臚橋仁

光祿大夫孫寶為大司農數月免

左輔都尉尹賞為執金吾一年卒

中郎將幸成子淵為水衡都尉 大司馬司直沛武襄君孟為右扶風三年為冀州牧

三

[illegible]

尚書令潁川鍾元寧

執金吾長安王駿君

左馮翊臣咸子期

徙為宗伯

右為大理

三公年遷

四

宗正容吏為宗伯一年免

將作大匠謝堯為右扶風七年十[illegible]

京兆尹鍾義 左馮翊沛孫信儒子

五

四月乙未太師光薨大司徒宮為大司馬八月

執金吾王駿為

太僕惲為光祿

大鴻臚左咸

太常劉岑為宗伯 大司農尹咸

尚書令南陽鄧君為右扶 守衛襄軍武寬為京兆尹數月遷中郎將南陽

壬午
□卞
二月
丙午
長樂
少府
平晏
爲大
司徒

步兵
將軍

勳

風

郝黨
子巖
爲左
馮翊

百官公卿表七下

古今人表第八 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㠯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文穎曰言遠經傳不復稱序也師古曰契謂刻木以記事自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見於經典其臣佐不可得而稱記也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虖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師古曰此孔子自謙不敢當聖與仁也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師古曰言能博施於人而濟衆者非止稱仁乃爲聖人也未知焉得仁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師古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又曰中人㠯上可㠯語上也師古曰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師古曰上智不染於惡下愚雖教無成自此以上皆見論語凡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表先聖後仁及智愚之次皆依於孔子者也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師古曰傳謂解說經義者也鮌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師古曰鮌音袞也讙兜渾敦也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

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王子比干紂之臣也皆直諫而死也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師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崇侯紂之佞臣也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師古曰豎貂即寺人貂也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張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文伯之母達於禮典動爲聖人所歎言爲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强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嬖妾上烝昏亂禮度惡不忍聞乃在第七其餘差違紛錯不少略舉揚較以起失謬獨馳騁於數千歲之中旁觀諸子事業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師古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壹張氏輒申所見掎摭班史然其所論又自差錯且年代久遠墳典隱亡學者舛駁師論分異是以表載古人名氏或與諸書不同今則特有發明用暢厥旨自女媧以下帝鴻以前諸子傳記互有舛駁敘說不同無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彰灼可知者無待解釋其閒幽昧者時復及焉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聖人	仁人	智人						愚人
太昊帝宓羲氏 張晏曰太昊有天下號也作罔罟田漁以備犧牲故曰宓羲氏 師古曰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								

同耳

女媧氏

師古曰媧音古蛙反又音瓜

共工氏

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

容成氏

大廷氏

師古曰廷讀曰庭

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陸

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沌渾氏

師古曰沌音大本反渾音胡本反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亡懷氏 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

東扈氏

帝鴻氏

帝悉諸 炎帝師

神農氏 張晏曰以火德王故號炎帝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農

少典 炎帝妃生黃帝

列山氏

歸臧氏

黃帝方雷

軒轅氏

氏 張晏曰以土德王故號曰黃帝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黃帝妃生玄囂是爲青陽

倉頡 黃帝史

纍祖 黃帝妃生昌意師古曰纍音力追反

彤魚

蚩尤

氏 黃帝妃生夷鼓

嫫母 黃帝妃生倉林師古曰嫫音暮字從巾即姆母也

封鉅

黃帝師

大塡

黃帝師

大山稽

黃帝師

力牧

風后

鬼臾區

師古曰卽鬼容區也臾容聲相近

封胡

孔甲

岐伯

泠淪氏

服虔曰淪音鯀始造十二律者

少昊

五鳥 師古曰音零綸

帝金天氏

五鳩

天氏

昌僕

張晏曰以金德王故號曰金天

昌意妃生顓頊

顓頊

女祿

帝高陽氏

顓頊妃生老童

嬌極

老童妃生重黎

吳回

后土

蓐收

玄冥

熙

柱

帥味

允格

臺駘 師古曰駘音胎

窮蟬 顓頊子生敬康

大款 顓頊師

柏夷

亮父 顓頊師師古曰父讀曰甫下皆同

綠圖 顓頊師

僑極 玄囂子生帝嚳

帝嚳

高辛氏

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

姜原 帝嚳妃生弃

簡逿 帝嚳妃生禼 師古曰逿音吐歷反即簡狄也

陳豐 帝嚳妃生堯 師古曰即陳鋒是也

娵訾 帝嚳妃生摯

祝融

陸終

祝融子

女潰　陸終妃生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乙五曰曹姓六曰季連

廖叔安　師古曰左氏傳作飂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

舟人

赤松子　帝嚳師

柏招

帝嚳師

句望 敬康子生蟜牛

師古曰句音鉤蟜音矯

帝摯

陶唐女皇氏 張晏曰巽善傳聖曰堯

堯妃散宜氏女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倉舒

隤敳 師古曰隤音頹敳音五來反

朱 堯子

共工

閼伯

讙兜

實沈

三苗

女志 鯀妃有㜪氏女生禹

鯀

檮戭 師古曰音疇演

大臨

尨降 師古曰降音下江反

咎繇

仲容

叔達

柏奮

師古曰嫛音所巾反

仲堪

叔獻

季仲

柏虎

仲熊

叔豹

季熊 師古曰即左氏傳所謂季貍者也

尹壽（堯師）

被衣（師古曰被音披）

方回

王兒（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齧缺

許繇（師古曰即許由也）

巢父

子州支父

帝舜有虞氏（張晏曰仁聖盛）

娥皇（舜妃）

女罃

敤手（舜妹　師古曰敤音口）

鼓叜（嬌牛子生舜）

象

明曰舜舜之言充也

舜妃 師古曰即女英也嫈音於耕反

姑人

弃妃 師古曰姑音其乙反

禼

垂

朱斨

果反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

董父

石戶之農

北人亡擇

雒陶

續身

柏陽

東不訾

秦不虛

舜弟

商均 舜子

柏譽 師古曰譽音弋於反

柏益

龍

夔

帝禹

夏后氏

師古曰雒陶已下皆舜之支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

昭明 禼子

奚仲

女趫 禹妃塗山氏女生啓

師古曰趫音丘遙反

啓 禹子

相土 昭明子

六卿

不窋 弃子 師古曰窋音竹出反

昌若 相土子

根圉 昌若子

中康

太康 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

羲和

有扈氏 師古曰即與啓戰于甘者也

胤

太康弟 師古曰中讀曰仲下皆類此

后夔 師古曰即廢時亂日胤往征之者也

玄妻

有扔 相 中康子

君 師古曰扔音仍

后緡 相妃生少康

武羅

伯因

熊髡

尨圉

逢門子

羿 師古曰有窮君也

韓浞 師古曰羿之相也浞音七角反

奡

少康 相子
二姚 少康妃
芬

靡
女艾
寘 根圉子
垓 寘子 師古曰垓音亥

師古曰武羅以下四人皆羿之賢臣也庬音尨
虞后
氏
杼 少康子 師古曰杼音大呂反
槐

斟灌
氏
斟尋
氏
師古曰二國夏同姓諸侯為羿所滅也

殪 師古曰殪音許異反
柏封
叔
師古曰音五到反楚辭所謂澆者也

師古曰音紛
芒 槐子
泄
不降
劉累 師古曰古累字
公劉

微 垓子
鞠 不窋子
扃 不降弟 師古曰扃音工熒反

報丁 微子
報乙
報丙

孔甲 不降子
皐

鞠于

廑 師古曰音勤又音覲

主壬

主癸

關龍逢

師古曰墓在殺者也

發

韋 師古曰豕韋國彭姓

鼓 師古曰即顧國己姓

癸 發子是爲桀

末嬉 桀妃

于辛

帝湯殷商氏 師古曰禹湯皆字三王去唐虞

有㜪氏 湯中妃生大丁

仲虺 師古曰湯左相也

遂

虞公

逢公

老彭

柏陵

慶節 公劉子

昆吾 師古曰己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

推侈

葛伯 師古曰湯所征

尹諧 師古曰湯所誅見孔子家語

之文從高古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也

大丁

伊尹

咎單　師古曰湯臣主土地之官也單音善下皆類此

義伯

中伯　師古曰義仲湯之二臣

卞隨

務光

費昌　師古曰費音扶味反

終古　夏太史令

外丙　大丁弟

中壬　外丙弟

皇僕　慶節子

差弗

太甲　太丁子

大戊

伊陟

孟獻

沃丁　太甲子

大庚　沃丁弟

小甲　大庚子

雍巳　小甲弟

皇僕子　師古曰差音楚宜反

毀隃

雍己弟

巫咸 師古曰大戊之臣也

師古曰蓋伊尹子後也

中衍

臣扈 師古曰亦湯臣

中丁 大戊弟

外壬 中丁弟

河亶甲 外壬弟

差弗 子 師古曰隃音踰

公非 毀隃子

祖乙 河亶甲弟

巫賢

祖辛 祖乙子

沃甲 祖辛弟

祖丁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

大彭

辟方 公非子 師古曰辟音壁

高圉 辟方子

夷竢 高圉子

盤庚 陽甲弟

豕韋

陽甲 祖丁子

小辛 盤庚弟

小乙

師古曰誒與俟同

亞圉 高圉子

雲都 亞圉弟

公祖 亞圉子

武丁 小乙子

傅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武丁相也

甘盤 師古曰武丁師也

大王

小辛弟

祖巳

孝巳

祖伊

劉姓

豕韋

亶父 公祖子

姜女 大王妃

太伯

中雍

王季

祖庚 武丁子

甲 祖庚弟

馮辛 甲子

庚丁 馮辛弟

武乙 庚丁子

大任 王季妃生文王

微子 紂兄

箕子

比干

大丁 武乙子

乙 大丁子

辛 乙子是爲紂

妲己 紂妃師古曰妲音丁

葛反

蜚中師古曰蜚音扶味反

飛廉

惡來

左彊

伯夷

叔齊

太師摯

亞飯干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膠鬲

微中

商容

三飯繚師古曰繚音來雕反

四飯缺

鼓方叔

播鞉武

師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梅伯

邢侯

鬼侯

文王周氏

大姒 文王妃　大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

王特人井也　虢中　虢叔 師古曰中叔二人皆文王弟也　粥熊 師古曰文王師也粥音弋六反　辛甲　周任

中曶 師古曰曶與忽同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師古曰伯達以下周之八士也騧音瓜

文王子　楚熊麗　鬻子 師古曰鬻讀與粥同　虞侯　芮侯 師古曰二國訟田質於文王者

師古曰鞉音徒高反　少師陽　擊磬襄 師古曰自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玄以[illegible]

伯達　伯适 師古曰适音[illegible]反　中突

伯邑考

武王 文王子

師古曰太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也

史扁 師古曰扁音編

向摯 殷史

祭公 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師尚父

邑姜 武王妃

畢公 文王子

大姬 武王妃

成叔武 文王子

霍叔處 文王子

檀伯達 師古曰武王臣

蘇忿

吳周章 中雍曾孫

社伯

芮伯 師古曰周同姓之國在圻內者當武王時作旅巢命

巢伯 師古曰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

太師疵

少師彊

曹叔振鐸 文王子

生 師古曰武王司寇蘇公

毛叔鄭 文王子

滕叔繡 文王子

虞閼父

原公 文王子

陳胡公滿

郜子 文王子

楚熊狂 麗子

虞中 周章弟

杞東樓公 禹後

邗侯 武王子

季勝 惡來弟

秦女

周公 文王子

成王
誦 武王子
召公 周同姓
史佚

衛康叔封 文王子
聃季
載 文王子
君陳
芮伯 師古曰周司徒

師古曰郜音告
雍子 文王子
酆侯 文王子
郇侯 文王子 師古曰郇音荀
唐叔虞

韓侯 武王子
齊丁公伋 師尚父子
魯公伯禽 周公子
凡伯 周公子

妨 惡來子
楚子繹
狂子
孟會 季勝子
蔡中

祿父 紂子
管叔鮮 文王子
蔡叔 文王子

也 武王子

師伯 師古曰周宗伯也尚書作彤伯
應侯 武王子
毛公 師古曰周司空也
右史
戎夫
祝雍
師氏 師古曰周大夫也
邢叔

蔣侯 周公子
胡 叔度子
邢侯 周公子
茅侯 周公子
胙侯 周公子
祭侯 周公子

龍臣商子 師古曰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

中桓

南宮

髦 師古曰二人亦周大夫也[illegible]

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晉侯燮 虞子　秦旁皋 女防子　楚熊艾

衛康叔 封子　陳申公 滿子

自以下皆見周書顧命

康王釗 成王子 師古曰釗音之遙反又音工遠反

宋微中 啓子　魯孝公 伯禽子　齊乙公 丁公子

蔡伯 胡子　楚熊亶 艾子　宋公稽

蔡侯宮 伯子　衛父 孟增子

祭公　辛繇靡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昭王

瑕 康王子

房后 師古曰昭王后也

晉武公 燮子

秦大几 旁皋子

魯煬公 [illegible]公子 師古曰煬音[illegible]

衛孝伯 仲子

陳柏公 康伯子

陳孝公 申公弟

穆王滿 昭王子

呂侯 師古曰穆王司寇也

君牙 師古曰穆王司

何反

齊癸公 乙子

秦大雒 大乙子

楚熊盤 艾子

造父 衛父子 師古曰造音千到反

徐偃王 師古曰即偃王也

鉛陵卓子

徒也

伯哭 師古曰穆王太僕也哭音苦木反

衛嗣 伯 孝伯子

楚熊

祭公 衛建 閭伯子 錫 盤子

謀父 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秦非 子 大雒子

宋愍 公 共公子

共王 伊扈 穆王子

魯幽公 煬公子 齊哀公 癸公子

密母

衛靖 晉成 密康 宋

秦嬴 非子子

伯 建子 楚摯 紅 渠子 衛貞

侯 武侯子 陳慎 侯 孝侯子 蔡厲 侯 宣侯子 曾厲 公

公 懿王 堅 穆王 詩 師古曰衰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 孝王 辟方

公 愍公弟 齊胡 公 哀公弟 曾魏 公 幽公弟 楚熊 摯

宋弗父何 湣公子

秦侯 嬴子

伯 靖伯子 魯獻公 厲公弟 燕惠公 邵公九世 宋釐公

魏公子 晉厲侯 成侯子 衛頃侯 貞伯子 楚熊延 摯弟

共王弟 師古曰辟音壁 夷王 懿王子 招 師古曰招音燮 齊武公 厲公子

渠子 宋厲公 慈公子 齊獻公 胡公弟

芮良夫

共伯和 師古曰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遷史以為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史伯 宋父 何子 秦中 伯

厲公子 師古曰犨讀曰僖下皆類此 曹夷伯 振鐸六世 魯慎公 獻公子 齊文

蔡武侯 厲侯子 衛釐公 頃公子 楚熊勇 延子 晉靖

杞題公 東樓子 曹幽伯 夷伯子 陳幽公 慎公子 齊厲

厲 胡 夷王子 衛平 楚熊 嚴

嘉父 譚大夫

魯武公 慎公弟 秦嚴公 仲子 楚熊霜 嚴子

公 厲公弟 晉釐侯 靖侯子 楚熊紃 嚴弟 師古曰紃音巡

侯 厲侯子 邾顏 夏父 蔡夷侯 武侯子 楚熊咢

公 武公子 魯懿公 武公子 叔術 盱

勇子 伯御 魯懿公兄子

周宣王靖 厲王子

召虎 方叔 南中 中山父 申伯 尹吉

寺人孟子 伯陽父 史伯 師服

宋世子士 蔡夷

衛武公 釐公子 宋惠公 釐公子 燕釐侯

紃子 陳釐公 幽子 晉獻侯 釐侯子 晉繆侯 獻侯子

衛[illegible]伯 釐公子

父

韓侯

蹶父（師古曰蹶音居衛反）

張中

程伯休父（[illegible]）

虢文公

侯

奄父（遺父六世孫）

鄭桓公友

十世

宋戴公（惠公子）

齊成公（文公子）

魯孝公（懿公子）

陳武公（釐公子）

蔡釐

曹戴伯（幽伯子）

晉殤公（繆公弟）

幽王

矦

燕頃侯（釐侯子）

十一世

齊嚴侯（成侯子）

曹惠伯（戴伯子）

宮（宮[illegible]子）

褒姒

虢石父

皇父卿士

司徒

陳夷公 武公子

陳平公 夷公弟

楚若敖

皮 師古曰卽十月之交詩所謂蕃維司徒是也

太宰

冢伯

膳夫

中術 師古曰卽所

中允
夫也

內史

掫子 師古曰掫音側流反

趣馬

蹶 師古曰趣音千後反蹶音居衛反

號子

魯惠

秦襄公 嚴公子

公 孝公子

文子
辛有

晉文侯仇 繆侯子
秦文公 襄公子
趙叔帶
楚霄敖 若敖子
宋武公 奄父子
鄭武公

師氏
萬 師古曰萬讀曰楀同音九禹反
申侯

衛嚴公 厲公子
燕哀侯 頃侯子
陳文公 武公子
燕鄭侯 十二世
宋宣公 平公子
蔡共侯 十三世

平王宜臼
晉昭侯 文侯子
潘父
曹桓公 繆公子

曹繆公 惠公子
曲沃桓叔 晉文侯弟

宋大
金
考父子

楚蚠 釐公子 蔡戴 晉孝
冒 齊釐侯 侯
霄子 師古曰蚠音扶粉反 嚴公子 共公子 昭侯子
公
燕繆 蔡宣
宋繆侯 侯
曲沃
公和 宣公弟 十四世 戴侯子
陳桓
嚴伯 桓叔子
蔡桓侯 鮑
侯封 文侯子
魯隱

人
宣侯子 惠公子
展云
臧釐 邾儀駭 公子
伯父
鄭嚴 公寤 聲
師古曰聲音嘽
衛桓
頹考
生 公完
石碏 叔 武公子 嚴公子
師古曰碏音千若反
宋司 叔段
徒皇 晉鄂 公子
鄭公父 侯 州吁

子呂司空　孝侯子
曹嚴牛父宰咺芮伯
公亦公子　師古曰咺音許遠反
楚武姑穀生
王　桓公子　彤班宋殤
金目弟　師古曰彤音而　師古曰即射姑
公
臧哀鄧曼也　桓王　宣公子　公
宋孔伯　楚武王夫人　秦憲林華督　惠公子
父　平王孫泄　師古曰華音下化反　夫人
大金子　文公子　公　文公
彝施　彝桓

衛太子伋公子壽
父
衛宣蔡哀彭
公晉侯　桓公弟　陳厲
桓公子　公
晉哀
宋嚴虞公侯
公馮　繆公子
鄂侯子
闞伯　虞叔晉小
比　燕宣
子侯　哀侯子
熊率公
且比　十五世
隨季
楚瑕秦出

良
師古曰辛音力出反又音子余反
觀丁丘　公曼
父隨少
鄭祭遂章師　鄭厲
足　師古曰遂音十　公突
楚文　詭反　嚴公子
魯申王嚴王魯嚴夫人
繻　武王子　佗公同哀姜長狄
楚保　桓王子　恒公子　僑如
申　駐甥鄧祁
聃甥侯

師古曰聃音乃甘反
衛惠
公朔　宣公子
養甥
公子
謝丘黔牟鄭昭
章左公公忽周公
辛甲子泄厲公黑肩
潘和高渠
齊寺秦武彌連稱齊襄
人費公鄭子公兒

管仲
牙
鮑叔
召忽

師古曰即徒人費也音祕
石之 出公見 臺 管至 公子
紛如 燕桓 昭公弟 父 亡知
師古曰紛音扶云反 侯 十六世 右公 子職 雍人 稟
王青
二友 齊桓 齊公 王子 鮒里
公小 子糾 克 乙
白 紀侯 宋愍
高傒 師古曰傒音奚
襄公弟 魯公 紀季 公捷
孫隱
蕭叔 顓孫 齊伯宮

師古曰召讀曰邵
大心 師古曰顛音上甘反 氏 萬
寺人 子游
隰朋 石祁 曹釐 貂 猛獲
王子 子 公夷 易牙 南宮
甯戚 成父 嚴公子 常之 牛
原繁 宋桓 巫 鄭子
宋仇 賓須 公禦 師古曰禦音時人也見呂覽 嬰齊
子壹 弟
牧 亡 說
麥丘 愍公弟 衛公 傅瑕
魯曹人 師古曰說讀曰悅 子開 晉愍

剻 師古曰剻音居衛反　楚粥　拳

輪邊 師古曰輪扁也扁音翩　平陵　老　愚公　陳公　子完 佗子

息嬀

悅

秦德　公 武公弟　秦宣　公 德公子　燕嚴

方侯　釐王 哀侯弟　胡齊 曲沃　武公 嚴王子　陳宣 嚴公子　公杵 王子　臼頹　蔿國 嚴公弟　息侯　惠王 邊柏

宰孔　魯公

虢史　嚚　周內　史過

虢叔　魯禦　孫　召伯　廖

侯 毋涼 楚杜　十七世　鄭文 鄭高敖　公棱 克 文王子　厲公子　公孫　素　陳太 師古曰郎堵敖　彊鉏　陳轅子御　濤塗寇　楚申 魯公　秦成侯 子牙

子季楚屈　公　彘公圉人
友　桓　齊中（宣公弟）　子般　犖
魯公（師古曰屈音九勿反）　孫湫　曹昭　魯閔　公子
子奚（師古曰湫音子小反）　公班　公啓　慶父
斯　許夫（釐公子作詩）　（嚴公子）　卜齮（師古曰音蟻）
人　衛戴　衛懿
衛弘　先丹　公　公（惠公子）
黃　木（黔牟子）
（師古曰黃音潢）卜偃　羊舌趙夙　晉獻

荀息　辛廖（師古曰廖音聊）　大夫　史蘇　畢萬　龍滑（武公子）　史華　晉郾
宋公　梁餘　魯釐（畢公後）　奚齊　優施　姬
子目　子養公　士蔿　卓子　梁五
夷　罕夷　臣猛　（師古曰卓音敎）　東關
申生　楚逢　足　（角反）　五
宮之　狐突　伯　并伯　趙孟　虞公
奇　衛甯　衛文　（夙子生爲晉所滅）　（衰師古曰衰音太王）
秦繆　嚴子　公　（楚危反後）
百里公　富辰（戴公弟）　蔡繆　虢公

奚 奄息 中行 師古曰音戶郎反 鍼虎 師古曰鍼音其炎反
成公弟 秦繆 夫人 公孫 枝 緜余 師古曰即由余 蹇叔 燭之 武
晉輿 芮 慶鄭 韓簡 鄭叔 詹 皇武 子 釐負 羈妻
宋襄 公 桓公子 蔡嚴 侯 穆侯子 燕襄 公 十八世 梁卜
公 許釐 公 襄王 鄭 晉惠 公
爲晉所滅 王季後 鄭子 華 曹共 公 昭公子 惠后 王子 帶

甯武

內史 叔興 卜徒 父 禽息 王廖 師古曰廖音聊 晉文 公
曹暨 侯孺 師古曰孺音乃侯反 楚子 玉 鬬宜 申 成大 心
招父 師古曰招音上遙反 衛元 咺 師古曰咺音許遠反 叔武 鍼嚴
獻公子 里克 虢叔 宋襄 公 成公子 齊孝
梁伯 晉懷 公 惠公子 衛成
楚成 王惲 師古曰左傳作頵音於倫反 潘崇

子

狐偃 趙衰 師古曰衰音楚危反 衰妻 介子 推 推母
郤穀 舟之 僑 荀林 父 先軫 狼瞫 師古曰瞫音審 陽處 父

獻公子 夫人 姜氏 魏犨 畢萬子 顛頡 胥臣 賈佗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董因 豎頭 須 齊國 嚴子 周內 史叔 服 孟明 視

欒悼子 子 晉李 離 寺人 披 曹文 公壽 共公子 燕桓
公 十九世 秦康 公 繆公子 晉襄 公 文公子 邾文 公

倉葛 鄭繆 公蘭 文公子 石奚 師古曰奚音[illegible]
略反 陳繆 公 宣公子 陳共 公 繆公子 魯文 公

公 桓公子 鄭子 臧
周頃 王王 臣 夏父 不忌

公 文公子 曹共 公 昭公子 齊公 子無 詭 師古曰左氏傳作無詭
齊昭 公 孝公子

甯巃西气
史駢術宋子周匡宋昭
師古曰駢音步士會哀王班公
千反繞朝邾子胥申
鄭弦石癸玃且父
高師古曰玃音居碧反且音子余反齊君狐射
公孫舍姑
叔仲詩昭公子師古曰射音夜
惠伯蕩意魯公單伯魯宣
宋方諸孫敖魯叔公

楚繆
王商
臣

叔嘉公孫蔡文孫得
子務人公臣
卜楚嚴公子秦共
欒豫丘單襄公
晉趙子康公子
董狐盾靈輒晉成
哀子祁彄公黑
鉏麛明臀
宋伯師古曰祁音上尸反靈公弟
夏叔秦桓

郦歜齊師古曰歜音觸公商
閻職人
晉趙穿
晉靈公夷皐襄公子

子　鄭子公
鬬伯良　共公子　周定　鄭靈　陳靈
比　士貞　衛穆　王揄公　公
令尹楚嚴子　公速　共公子
子文　王　泄冶　宋文公子　夏姬
穆上子　孔達　逢大　公鮑　歸生　孔寧
王孫　王子夫　昭公弟　子公　儀行
滿　伯廖　王札　翟豐　父
楚薳　箴尹　師古曰廖音聊　子　舒
賈　克黃　晉解　魯公　石伯　晉失

申叔　魏顆陽　子歸　師古曰召讀曰部　穀
時　師古曰顆音戶果反　荀尹生　楚子
申舟　毛伯越
孫叔　五參　箕鄭　齊惠　少師
敖　陳應　公　慶
公子　懿公弟　士亹
申公　雍　陳成　鄭襄
申培　秦景　公　公堅
師古曰培音陪　公　靈公子　靈公子
樂伯　桓公子　燕宣　衛繆

優孟　鄭公子弃疾　子反　逢丑父

楚郎公　鍾儀　楚共王嚴王子　晉郤克　僻司徒妻

公二十世　曹宣公廬文公子　吳壽夢中雍後十五世　師古曰[illegible]

公成公子　周簡王夷定王子　魯成公宣公子　齊頃公

穀陽豎

曹郗時　師古曰郗音欣

賓媚人　范文子士燮　臧宣叔　韓獻

師古曰[illegible]反[illegible]壁　荀罃　鄭賈人　伯宗　伯宗妻

鄭悼公　襄公子　申公巫臣　王孫閎

惠公子　衛定公　繆公子　衛孫良夫　中叔于奚　宋共公瑕

鄭公子班　曹成公負芻　宣公弟　厝顏

聘也剌音許其反

子厥 泰醫 燕昭 文公子 賈

緩 公 晉景 師古曰郎居岸賈也音工下反

程嬰 桑田 二十一世 公

巫 趙朔 成公子 宋蕩

羊舌 呂相 盾子 宋平 子

郄犨 公 晉厲

郄至 郄錡 成公子 公

公孫 師古曰錡音蟻 叔孫 景公子

杵臼 中行 僑如

偃 公子

劉康 姚句 胥童 偃

公 耳 欒書 長魚

單襄 師古曰句音鉤 羊魚 矯

公 呂錡 鮑嚴

苗賁 養由 子牽

皇 基 向于

叔嬰 叔山 鄭成

齊 舟 公綸

宋華 匡句 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惀 羊斟 宋魚

元 須 石

孟獻 師古曰音工頓
何音其反
子 于反 燕武
樂正 鮑國 公
求 晉解 二十二世
牧中 狐 鄭廖
晉悼 祁午
公周 韓亡 楊干
忌 子服
鄭唐 銅鞮 伦
伯華 叔梁

慶克
國佐

楚工 紇 楚公
尹襄 師古曰紇音下結反 靈王 子申
祁奚 泄心
羊舌 魯匠 秦董 前公子 公子
職 慶父 魯襄 壬夫
魏絳 衛柳 狄斯 公 鄭釐
張老 壯 彌 公
籍偃 師古曰壯讀曰莊 士鞅 齊靈 成公子
汝齊 公環
吳諸 尹公 項公子 子駟
程鄭

宋子樊 佗 衞獻 西鉏

罕 齊晏庚公 公衍 孫蒯吾

桓子差 定公子

白成 楚子公孫 朱庶

范宣 囊 丁 其

子 鄭師無終 衞殤 鄭尉

士匄 慧 子嘉 公猋 止

晉邢 衞大父 獻公弟

蒯 叔儀 姜戎 師古曰春秋猋

齊殖 公子駒支 作剌 衞甯

紲 鱄 楚令孫文喜

鄭游 曹武 尹子子 林父

皈 公勝南 觀起 福陽

師古曰皈音普板反 成公子

鄭簡 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子妘 姓妘

齊杞 公嘉 燕文 師古曰即偪陽妘姓也音云

梁 釐公子

魯季 殖妻 晉陽 公 楚屈

范武 文子 華州 二十三世 建

子 師古曰即華周 罕 魯國 魯臧

師古曰盧令春秋說范武子即士會也而此重見豈別人乎未詳其說

祝佗 歸父堅
父 行人 鄭公 宋華
樂王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子員 孫夏 臣 巢牛
鮒 師古曰員音云 晉叔 臣
申蒯 子朱 燕懿 魚
晉叔 楚申 陳不 楚淑 公 齊崔 宋伊
向 叔豫 占 舉 二十四世 杼 戾
向母 士鞅 師古曰… 楚康 慶封
師古曰向母叔向母 齊大 衛右 蘧奄 王 慶嗣 吳餘
史三 宰 贊 趙武 子共王 吳遏 祭

蘧伯 人 臣 翔子 壽夢子 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玉 南史 厚學 饕蔑 晉平 景王
吳季 氏 衛公 師古曰饕音子公反 公彪
札 陳文 子荊 悼公子 貴
鄭子 子 絳老 鄭子 晉亥 齊陳 靈王子 齊嚴
產 卞嚴 人 皮 唐 桓子 魯昭 公光
晏平 子 史趙 衛襄 公稠 靈公子
仲 士文 秦醫 公惡 師古曰稠音直流反 楚夾
臧文伯 和 獻公子 敖
仲尼 太子 中 鄭卑 晉船 晉昭 康王子

晉 左丘 明 顏淵 閔子 騫 冉伯 牛 仲弓

宰我 子貢 冉有 季路 子游 子夏 曾子 子張 曾晳 子賤

湛 師古曰臯音髀湛音諶 行人 子羽 馮簡 子 子大 叔 衛北 宮文 子 魯叔 孫豹 狐丘 子林 晉趙 文子

劉定 公 公孫 楚 公孫 黑 韓宣 子厥 魯叔 孫昭

人固 來 師古曰卽囟乘也 舟人 淸涓 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魯謝 息 鄭定 公 簡公子 燕悼 公 二十六世 薳啓 疆 申子 臺

曹平 公 武公子 陳惠 公 哀公孫 鄭孔 張 周原 伯魯

公夷 平公子 燕惠 公 一十五世 陳公 子招 周儋 桓伯 魯南 蒯 莒子 庚輿 晉頃 公 昭公子 宋元 公佐 平公子 蔡平

蔡景 侯 蔡靈 侯 陳哀 公弱 成公子 吳餘 昧 [illegible]弟 師古曰昧音秣 宋寺 人柳 魯聲 楚靈 王圍 晉邢 侯 雍子

孟釐子 左史
南容子 楚薳罷 倚相
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
孟懿子 [illegible] 亡
子 [illegible]
公冶 南宮 [illegible] 亥
長 敬叔 [illegible]
公西 師古曰南宮适 衛史 師古曰[illegible] 晉籍
華 郯子 鼂 [illegible]
有若 [illegible] 鉏
漆彫 老子 師曠 [illegible]

侯 景侯子
樊頃 楚公
子 子比
司徒 觀從 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醜
子鼂
賓猛 師古曰即賓孟也
周悼 王[illegible]

啓 周史
澹臺 大弢
滅明 師古曰澹音大甘反 南榮 屠蒯
疇 師古曰即南榮也趎音直俱反 蜎子 師古曰蜎音一兗反
子服
樊遲 惠伯
巫馬 晉荀
期 吳 孝成
司馬 裨竈 子
牛 齊虞

蔡悼 [illegible]
侯 靈侯孫
梁丘
據
曹桓
公 平公子
南宮 敬王
極 丏

子羔公伯里析人頓子景王子悼王兄
原憲寮越石喬款
顏路公肩梓慎父胡子
商瞿子栢常許男髡
師古曰瞿音劬申須竇沈子楚平
季次子石燕子逞王棄
公良林既干陳夏疾
隰成齧靈王弟
子北郭魏獻魯季[illegible]
顏刻琴牢騒子平子[illegible]

逢於絳孫燕共宋樂[illegible]
何司馬公大心公悼公弟
司馬彌牟二十七世
穰苴季公
師古曰穰音人羊反苴音子余反司馬烏吳僚
篤公叔餘昧子
魏戊務人師古曰僚音聊
楚伍楚太
奢智徐子建寺人曹隱
伍尚吾僚祖公通

孟丙 師古曰平公 相音側弟

燕平公 加反

魯師 成鱄公 臧昭

巳 師古曰二十 音上兖八世反 伯

厚昭

閻沒 專諸伯 師古曰 即郈昭

子家

羈 汝寬 秦哀伯也 吳夫

楚子 公 吳王槩

西 吳孫 楚司馬公 闔廬 師古曰 夫音夫

公子武 馬子楚昭 既代下

闔 申包期 王 徐子

五子胥 沈尹 平王子 楚郄章禹

胥 戌 鍾建宛

江上 蔡墨 衛彪 越王 衛靈

丈人 傒 允常 公元

楚史 師古曰 傒音奚 鄭獻 夏少康後 襄公

史魚皇 公禹 闞且 南子

王孫 萇弘 定公子 師古曰 且音子余反

公叔由于 蒯聵

文子　負公　宋景　魯定　師古曰蒯音五怪反
鑢金辛　公兜公
中叔　師古曰鑢音慮　欒　宋昭　宋朝
圉　屠羊　師古曰負讀曰郎　元公子　公
祝佗　說　王孫　宋中　郲巖　彌子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師古曰說讀曰悅　章　幾　公　瑕
楚石　夷射　雍渠
王孫　莫敖　奢　齊高　姑　黎且　子
賈　大心　劉文　張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公父　蒙穀　公卷　楚囊

文伯　師古曰卷音其專反　榮駕　瓦
母　陳逢　鵞　師古曰鴐音加
滑　唐成
衛公　司馬　季康　公　季桓
子遲　狗　子　子
師古曰衛宣公臣也見魯連子　公父　蔡昭　侯　悼侯　弟
顔讎　文伯
觀射　由　晉定
父　大夫　公　曹靖

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選　陳司　城貞　子　顏濁　鄒　師古曰即顏涿聚也　郵亡　郵

東野　畢　周舍

鄭聲　公勝　獻公子　趙簡

頃公子　陳懷　公　惠公子　滕悼　公　許幼　莒郊　公

公路　聲公子　范吉　射　師古曰射音食

鳴犢　竇犨　越句　踐　允常子

王良　柏樂　陽城　胥渠　扁鵲　董安

田果　行人　燭過　燕簡　公

子　武子孫　韓悼　子　宣子子　齊國　夏

邾悼　公　頓子　胡子　薛襄　子

亦反　中行　寅　師古曰行音戶郎反　杞隱　公　悼公子　杞釐　公

師古曰何音豹 于 二十九世 桑掩 隱公子
大夫田饒 胥 小邾 曹伯
種 嚴先 子陽
范蠡 仇汜生
后庸 魯哀 公孫 爲宋所滅
榮聲 師古曰即伐簡朱公兒音也 公 齊悼 彊
諸稽期 公陽
到 師古曰即榮聲期也聲或作聲 泰悼 生
公 齊晏
苦成 楚芊 惠公弟 孺子 田乞

尹文 師古曰即安孺子也 鮑牧 完十六世孫
阜如 師古曰芊音于具反 燕獻
公 高昭 田恒 齊簡
隰斯 三十世 子 陳乞子 公壬
計然 彌
葉公 市南 楚白 楚惠 諸御
子高 熊宜 公勝 王章 軼 子我
僚 昭王子
屈固 衛大 子行
大陸 中鳴 叔遺

達巷黨人

儀封人 長沮

子方 嚴善 魯太師 公明賈 陳亢

檀弓 公儀中子 皐魚

孔文子 太叔疾 陳轅頗 蔡成

衞出公輒 渾良夫 師古曰渾音下昆反 孔悝 石乞

朱張 少連

師古曰沮音子余反 桀溺 丈人 何蕢 師古曰蕢音匱 楚狂

師古曰音商又音抗 子服景伯 林放 陳司

顏亡父 顏噲 倫 顏夷 陳弃

公 昭公子 齊平 公鶩 簡公子 厥黨 童子 師古曰厥黨闕黨童子也 華子

狐黶 師古曰即孟黶 衞簡 公蒯 聵 原壤 叔孫武叔 衞公

接輿 敗 疾 戚 孫朝 衛侯

陳子 工尹 師古曰即棘字 起

禽 商陽 成也 屈生 石國

陽膚 周元 畮 陽虎

孟之 師襄 屈生 齊禽 王赤 師古曰即微生畝也畮古畝字

反 子 高 敖 敬王子

師古曰即微生高也 師古曰即黔敖也 晉出

公 互鄉

申棖 餓者 定公子 童子

大連 師已 師冕

師古曰即師免 陳子 茀肸 師古曰即佛肸也茀音弼 陳愍

賓牟 鄭戴 亢 公之 公 爲楚所滅

賈 勝之 魚

顏丁 公肩 南郭 陳尊 公山

瑕 惠子 已

顏柳 師古曰即公肩假也 姑布 宋桓 不狃 師古曰即公山不擾也狃音人九反

子卿 雎

周豐 衛視 宋子

夷 韋 秦厲 匡人

采桑 師古曰即式夷 公輸 共公 杞愍

羽 樂正子春 石讐 子服 子

也見呂氏春秋 史留 豫讓 青荓子 師古曰荓音步丁反 趙襄子 蕭子子

般 離朱 陳太 宰喜 吳行人儀 鄭駟粲 師古曰鄭人所侈也鄭音舊魁 口兩反粲音晶

悼公子 鄭共公丑 哀公弟 晉定公 昭公孫

貞定王 元王子 晉哀公忌

公 釐公子 杞釐公 師古曰此不當言釐公字誤也 鄭哀公易 聲公子 蔡聲

吳王夫差 太宰嚭

惠子 公房 皮

知過 師古曰即智果 鮑焦 墨翟 禽屈釐 師古曰即禽滑釐也屈音其勿反又音丘

[illegible]公 二十一世 魏桓子 獻子曾孫 韓康子 貞子子 高赫

田襄子

智伯 齊宣公 平公子 蔡元侯 聲侯子 衛悼公

侯產 成侯子 蔡侯齊 為楚所滅 杞簡公春 為楚所滅 思王 叔襄

切反
我子
原過 悼子子
魯悼
衛敬 出公叔子
周考 定王子
任章
公 公
哲王
田俅
出公子 悼公子
鬼
子
中山
燕成
西周 思王弟
師古曰俅音求
武公 公
桓公
周桓公子 二十二世 考王弟
隨巢
泰懷
子
韓武
泰躁
公
胡非
子
公
魯元
躁公立
子
康子子 頃公子
公
衛懷

公
李
悼公子 師古曰悝音[illegible]到反
公
段干
魏文
成
周威 敬公弟
周威
本
侯
司馬
趙獻
公
田子
桓子孫
庚
侯
桓公子
烈王 考王子
方
司馬
趙桓 襄子兄孫
甯越
李克
喜
鄭幽
子
東周
公
太史
魏成
襄子弟
惠公 成公子
共公子
居黍
子
楚簡
宋昭
王
秦靈
公

翟黃 任座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李悝師古曰悝音戶回反 趙倉 堂

躬吾 君 牛畜 荀訢 徐越

司馬 期 趙公 中達 田大 公和 泰簡 公

惠王子 燕愍 公 三十三世 樂陽師古曰即樂羊也 趙烈 侯獻侯子

公懷公孫

景公子 晉幽 公懿公子 衛慎 公敬公子 楚聲

子思

屈侯 鮒 西門 豹 公儀 休 泄柳

魯穆 公元公子 費惠 公

簡公子 韓景 侯虔武侯子 孫子 南宮 邊

燕釐 公二十四世 秦惠 公簡公子 趙武 公

晉列 侯幽公子

王簡王子 元安 王驕威烈王子 鄭繻 公駘師古曰繻音須

申詳 師古曰費音祕

顏敢　王愼　長息　公明高

列子　魏武侯

列侯弟　韓列侯 景侯子　吳起

宋悼公 昭公子　楚悼王 聲王子

駘音臺

鄭相駟子陽　齊康公 爲田氏所滅

嚴仲子　聶政　聶政姊　孟勝

文侯子　陽成君　大監突

韓文侯　趙敬侯 列侯子　魏惠王 武王子

韓相俠絫　宋休公 悼公子　晉孝公 列公子　秦出子

韓哀侯 文侯子

孟子

徐弱

白圭

鄒忌

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

齊桓公（惠公子）

徐子侯（和子）

齊威王（田恒侯子）

趙成侯（敬侯子）

燕桓公

楚肅王（悼王子）

韓懿侯（哀侯子）

魯共公

周夷

鄭康公乙（為韓所滅）

晉靖公任

伯（為韓魏所滅）

田忌

太史儋

章子

烈王（三十五世　繆公子）

大成午

秦獻公（靈公子）

龐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喜（元安王子）

宋辟公（休公子）

趙肅侯（成侯子）

衛聲公（慎公子）

秦孝

趙良
商鞅　申子　屈宜咎
甘龍　杜摯　子桑　子　被雍
公　獻公子 蔓　韓昭侯 懿侯子　燕文公 悼公子　衛成公 聲公子　三十六世　安陵　楚宣王 夷烈子
楚唐
周顯　聖王　扁

鐸椒　鄭敖　子華　史舉　閭丘　光
昭奚　恤　江乙　沈尹　華　馮赫　淳于　髡
纏 師古曰繵即纏字也　蘇秦　張儀　齊宣　王辟　彊　威王子　靖郭
王 肅王子　魯康　公　魯景　公
師古曰扁音篇　宋剔成君　辟公子　嚴蹻 師古曰蹻音僑洛反

昆辯君 康公子

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

唐尚

於陵

子中

司馬 秦惠 楚威

錯 王 王

犀首 孝王子

閔王 公中 魏襄 衛平

卬 用 王 公

顔歜 史起 惠王子 成公子

師古曰歜音觸 蕩疑 韓宣 衛嗣 慎靚

王升 師古曰即蕩疑也 王 君 王

尹文 昭王子 平公子

子 魏哀 燕易 魯平 越王

番君 王 王 公 無彊

唐易 襄王子 三十景公七世子 句踐十世爲楚所滅

子 韓襄 周昭 燕王

如耳 王 文君 噲

屈原

漁父

宣王子赧王三十八世
西周蘇代延子之
武公慎靜王子楚懷
蘇厲馬犯王
陳軫周景威王子
昭廷占尹宋遺令尹靳尚
應豎上官子椒
大夫子蘭魏昭
秦武烏獲王
王軋子孟說哀王子趙武

夫人
鄭袖

肥義

惠王子聚子師古曰說讀曰悅魯愍靈王
樗里任鄙師古曰聚字也悅公肅侯子
子公羊沈子戚子平公子李兌
師古曰樗音丑於反子師古曰魯人也根牟楚項田不
穀梁善春秋子襄王禮
子北宮申子懷王子代君
萬章子慎子衛懷章
告子魯子嚴周君齊愍
甘戊辟居公扈惠施闕君王
州子公孫齊襄宣王子

滕文樂正尸子龍王淖齒宋君
公子捷子魏公懟王子師古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偃為齊所滅
高子鄒衍子牟
仲梁田駢狐爰
公孫子惠盎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
丑孔穿王孫賈子思玄孫
王歜宋玉唐勒
師古曰歜音觸嚴辛景瑳
燕昭范雎師古曰雎音子燕惠騎劫

王平九世蘇不何反師景差也王卑世
噲子釋泰昭昭王子
樂毅郭隗葉陽襄王韓釐
白起君武王弟王
田單涇陽穰侯襄王子
趙奢君趙惠
縮高安陵文王魏安
君武靈王弟釐王
廉頗唐雎陳筮昭王子
公孫孟嘗雍門燕武

魯仲
連
藺相
如
虞卿
朱英

弘君周成王
師古曰齊人也孟嘗君所使見戰國策
魏公范座惠王子
子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趙孝趙括
成王
侯羸朱亥左師惠文王子韓王
平原春申觸龍燕孝安
君 君 龐煖王四十二世為秦所滅
毛遂秦孝 師古曰煖音許爰反又音許遠反 武成王子
蒙恬文王李園趙王
昭襄王子 楚考魯頃遷

孫卿
王翦
韓非淳于秦始
華陽烈王公 為所滅
夫人 項襄王子 為楚所滅
秦嚴韓桓魏景楚幽
襄王惠王湣王王 楚王
文王子 釐王子 安釐王子 考烈王子 負芻
衛元趙悼 為秦所滅
君 襄王燕粟
懷君弟 孝成王子
呂不 腹 燕王
韋 劇辛喜
為秦所滅

燕將渠
樂閒
高漸離

越
李牧
燕太子丹
鞠武 師古曰鞠音九六反
荊軻
樊於期

皇
李斯
秦武陽
項梁
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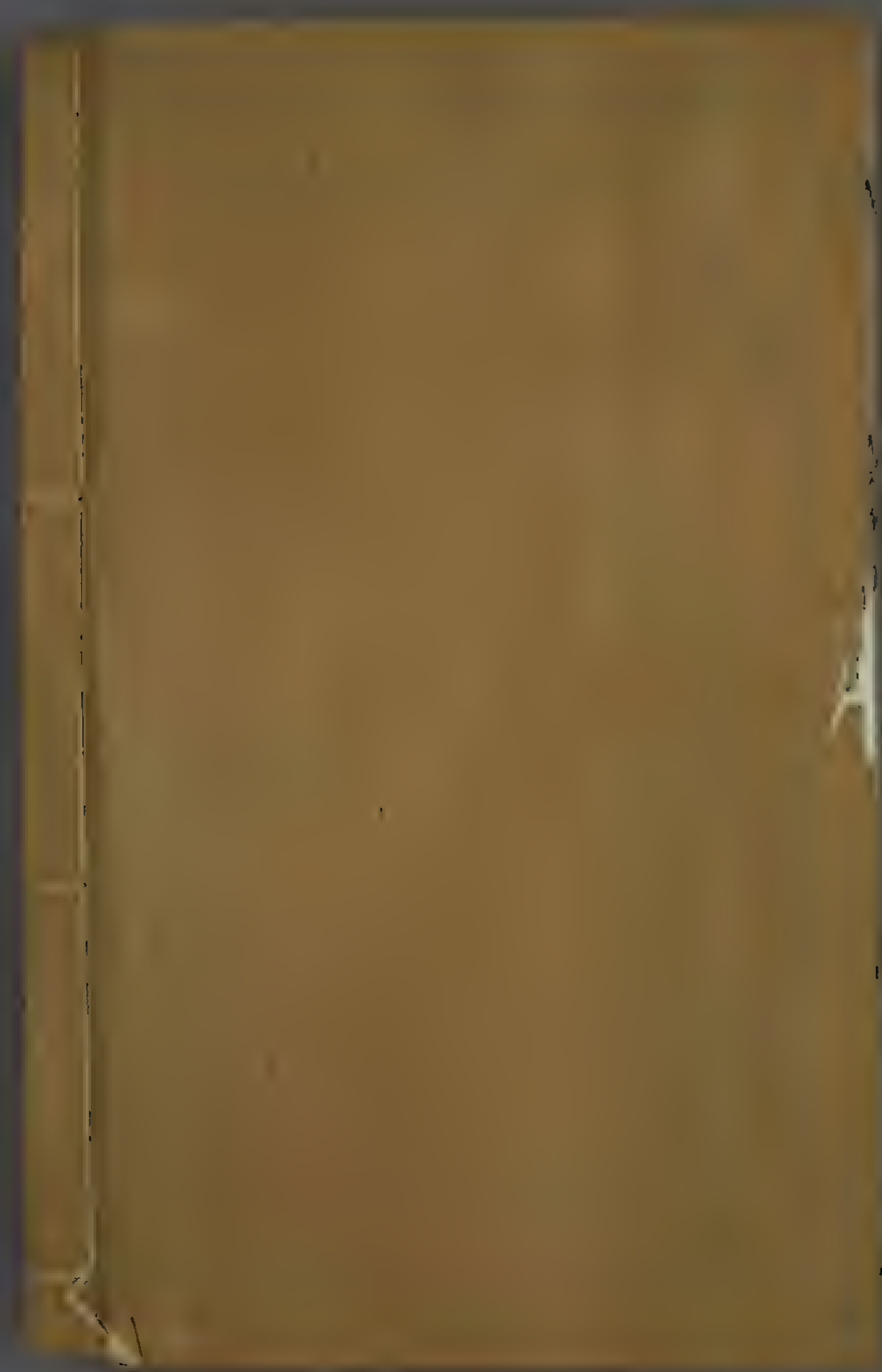
衛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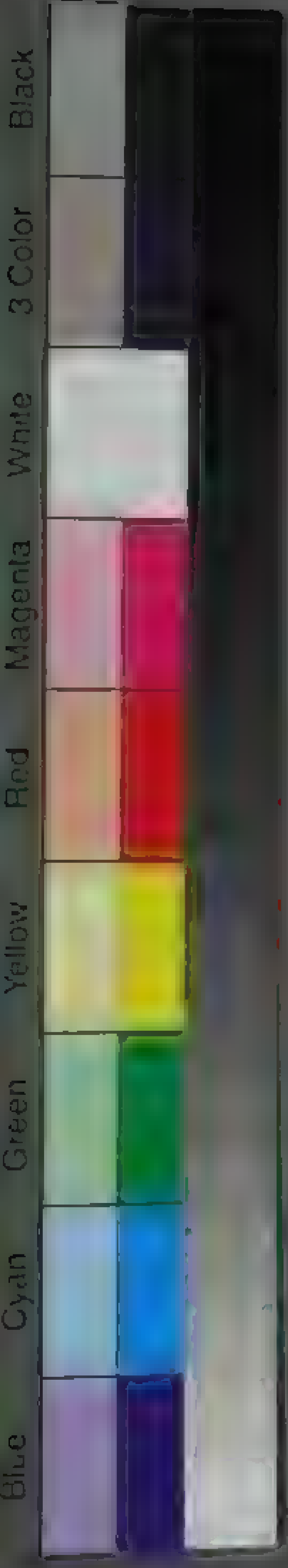
代王嘉 為秦所滅
秦二世胡亥

魏王假 為秦所滅
齊王建 為秦所滅
趙高
閭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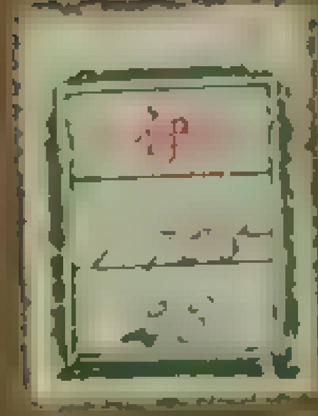
嬰 為秦所滅
項羽
陳勝
吳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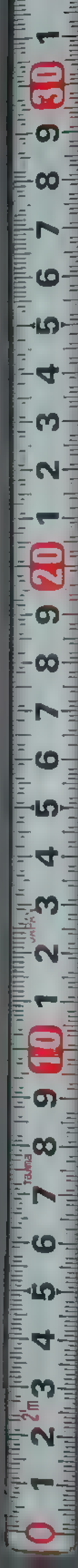
孔襄 孔鮒弟子
孔鮒 孔穿孫
董翳
司馬欣





前漢書 七





律歷志第一上 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 漢書二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 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同謂齊等 所㠯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戲畫八卦由數起 師古曰言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 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也稽考也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 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述古帝王之政㠯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也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 師古曰首謂始定也 孝武帝時樂官考正 師古曰更刋正其事 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 師古曰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㠯下訖於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㠯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

萬也所吕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吕命百事也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泰極元氣含三爲一是吕一數變而爲三也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吕子一乘丑三餘則轉因其成數吕三乘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備於此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晏曰林鐘長六寸韋昭曰黃鐘容九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其數吕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孟康曰吕四十九成陽六爻爲乾乾之策數二百一十六吕成六爻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張晏曰推歷十二辰吕生律呂也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師古曰賾亦深也音仕革反度長短者不失豪氂孟康曰豪兔豪也十豪爲氂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師古曰撮音倉括反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孟康曰絫音蠡或曰十黍爲絫十絫爲一銖師古曰絫音力追反又作纍字讀亦音纍紲之纍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吕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應劭曰世本暴辛公作塤師古曰燒土爲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六孔吹之塤音許元反字或作壎其音同耳匏曰笙應劭曰世本隨作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張皮而爲之竹曰管孟康曰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尚書大傳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吕玉作不但竹也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師古曰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故謂之柷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動之令左右擊音昌六反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

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㠯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㠯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㠯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 師古曰族音千豆反其下並同 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 師古曰亡讀曰無射音亦石反 呂㠯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 師古曰中讀曰仲 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 師古曰泠音零綸音倫也 自大夏之西 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 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 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 生其竅厚均者 應劭曰生者治也竅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薄厚等也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㠯爲筩不復加削刮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斷兩節閒而吹之㠯爲黃鐘之宮 師古曰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 制十二筩㠯聽鳳之鳴 師古曰筩音大東反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㠯生之是爲律本 師古曰比合也可㠯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比音頻寐反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㠯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孟康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 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 韋昭曰一三在上七九在下 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 韋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 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 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 爲六氣元也㠯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㠯九唱六 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言陽唱陰和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師古曰奏進也 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 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 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

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師古曰：蕤[illegible]生之物。楙，古茂字也。[illegible]）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該，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為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閡。師古曰：閡音胡待反。下言閡於[illegible]，訓並同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師古曰：統，緒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㠯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師古曰：易說卦之辭。）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㠯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師古曰：此亦說卦之辭也。）「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師古曰：此上繫之辭。）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㠯養之，義㠯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㠯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師古曰：宓讀與伏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師古曰：此說卦之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師古曰：此上繫之辭。）「后㠯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㠯左右民。」（師古曰：此泰卦象辭也。后，君也，謂王者也。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下皆類此。）林鐘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正始，是㠯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孟康曰：未在西南，陽也，陰而入陽，失其類也。師古曰：此坤卦象辭。）答應之道也。及黃鍾為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㠯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

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十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為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下差降也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不
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倚立也
參奇也兩謂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
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
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
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起
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
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
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孟康曰林鐘長六寸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也師古曰
期謂十二月為一期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
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
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

分以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孟康曰大族長八寸圍八分為積六百四十分也）書曰天功人其
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師古曰則法也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美帝堯能法天而行化）地以中數
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饋之象也（師古曰饋字與饋同易家人卦六二爻辭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道取象於陰無所必遂但居
中主饋食而已故云然）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
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虛
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
三為一（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也師古曰函讀與含同後皆類此）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
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
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
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
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

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師古曰茆謂叢生也音莫保反）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蘇林曰咢音愕）昧薆於未（師古曰薆蔽也音愛）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師古曰軋音於黠反）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如淳曰杓音猋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宮聲處中為四聲綱也師古曰杓音必遙反）日月初纏星之紀也（孟康曰纏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而又周之猶四聲為宮紀也晉灼曰下言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㠯紀日月故曰星紀也師古曰纏踐也音直連反）綱紀之交㠯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㠯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師古曰條達鬯茂也鬯與暢同）故㠯成之數忖該之積（孟康曰成之數者謂黃鐘之法數該之積謂為黃鐘變至十二辰積實之數也忖除也言㠯法數除積得九寸即黃鐘之長也言該者該眾律之數也師古曰忖音千本反）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孟康曰計寸則所謂得九寸也言一者張法辭）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孟康曰黃鐘長九寸㠯二乘九得十八㠯三除之得林鐘六寸其法率如此皆當算乃解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㠯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其法皆用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㠯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下皆類此）㠯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曰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子穀猶言穀子耳秬即黑黍無取北方為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秬音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

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一分廣六分一爲陽六爲陰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師古曰蒦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言其長）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師古曰龠音藥）所㠯量多少也（師古曰量音力張反）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以度數審其容謂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㠯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㠯井水準其槩（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音工代反又音工內反）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嘉善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豪然後成斛今尚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孟康曰其上謂仰斛也其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㠯縻爵祿（師古曰縻繫也音糜）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爲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鐘覆斛亦中黃鐘之宮宮爲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斛受一斗故曰反覆焉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師古曰米粟之量故在太倉也）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㠯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師古曰底平也謂如底石厲也令平也底音指）㠯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㠯齊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見參爲參）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㠯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㠯稱物平施知

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鐘龠銖兩鈞斤石凡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張晏曰象易三揲蓍而成一爻十八變具六爻而成卦）五權之制㠯義立之㠯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㠯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謂爲錘之形如環也如淳曰體爲肉孔爲好師古曰錘音直垂反又音直睡反）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李奇曰黃鐘之管重十二銖兩十二得二十四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爲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㠯六乘八節得之）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

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孟康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錘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韋昭曰立準㠯望繩㠯水爲平）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㠯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㠯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㠯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㠯定法式（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輔弼執玉㠯翼天子（師古曰翼助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言尹氏居大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咸

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臧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䶄也 師古曰䶄音子由反 物䶄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嗇蕃息 師古曰嗇古穡字也蕃音扶元反 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師古曰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 師古曰虞書益稷篇所載舜與禹言 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 師古曰以德化之以樂動之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 師古曰貞正也易下繫之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言皆以一為正也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則一也故志引之云爾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 師古曰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 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 師古曰介然特異之意 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李奇曰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唯竹篾柔而堅為宜耳 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臣瓚曰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也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遂誤耳師古曰此說非也班固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是則黎為火正也 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 師古曰三苗國

苗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者即饕餮也二官重黎也而閏餘乖次孟康曰以歲之餘爲閏故曰閏餘次十二次也史推曆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也孟陬殄滅孟康曰正月爲孟陬曆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也攝提失方孟康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也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吕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欽敬也若順也昊天言天氣廣大也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羲氏和氏重黎之後以其繼掌天地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歷象星辰之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下人也匝四時凡三百六十六日而定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則餘六日又除小月六日是爲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因能信理百官衆功皆美也其後吕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吕命禹師古曰事見論語堯曰篇至周武王訪箕子師古曰訪箕子謂就殷之後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孟康曰歲月日星辰是爲五紀也師古曰大法九章即洪範九疇也其四曰協用五紀也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吕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曆者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曰如說是也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孟康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爲火用水勝之而自吕爲獲水德乃吕十月爲正色上黑師古曰獲水德謂有黑龍之瑞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吕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眞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師古曰兒音五奚反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吕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吕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師古曰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發憤謂念正朔未定也昭明也臣愚吕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吕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

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㠯考星度未能讎也師古曰讎相當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爲發秋冬爲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遲名宿度候察進退也史記曰名察宿度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依違㠯惟未能修明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惟思也其㠯七年爲元年李奇曰改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師古曰姓射名姓也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㠯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㠯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應劭曰躔徑也離遠也臣瓚曰案離歷也日月之所歷也鄧展曰日月踐歷度次迺㠯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爲甲寅之歲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illegible]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爲宿孟康曰建星在牽[illegible]何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

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天度相應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師古曰姓即射姓也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㠯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師古曰可者司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晉灼曰三人姓名也史記歷書唐都分天部而巴郡落下閎運算推歷師古曰姓唐名都方術之士也姓落下名閎巴郡人也晉說以爲三人非也與讀曰豫都分天部孟康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而閎運算轉歷其法㠯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孟康曰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㠯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

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㠯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昬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㠯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㠯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師古曰更改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㠯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

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蘇林曰桮音布回反師古曰姓名也單音善）言黃帝㠯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師古曰化益即伯益）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閒皆不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師古曰猥猶曲也）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㠯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祅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頻也下下獄也音胡稼反）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㠯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

非堅定至牽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他皆類此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師古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此春秋左氏傳周大夫劉康公之言也中謂中和之氣也師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自此已上皆劉康公辭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師古曰離下兌上故云金火相革此革卦彖辭又曰治曆明時師古曰此革卦象辭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蔀首也師古曰蔀音剖又音部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孟康曰辰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為辰師古

曰事在襄二十七年而司曆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張晏曰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失閏言為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為喻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師古曰餼生牲也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事故用牲子貢見其禮廢而欲去其羊孔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事見論語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蘇林曰底致也師古曰音之履反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師古曰劉家本有此語元典曆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善師古曰共讀曰供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為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統之數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十一三之以為實孟康曰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一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

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孟康曰以六乘黃鐘之九得五十四）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三而六參兩之義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孟康曰異類爲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爲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爲妻也）律娶妻（如淳曰黃鐘生林鐘）而呂生子（如淳曰林鐘生大族）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一濁合爲二五聲凡十合於十日從甲至癸也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焉）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張晏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孟康曰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鄧展曰春秋則奇二義孟康曰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舉春秋以目一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

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張晏曰一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師古曰左氏傳載韓簡之言也物生則有象有象而滋益滋益乃數起龜以象告吉凶筮以數示禍福）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九則爲閏也師古曰奇音居宜反）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師古曰扐音勒）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軌道相錯故有交會交會則陰陽有干陵勝負故生吉凶也）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吕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師古曰皆上繫之辭］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孟康曰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終之數以為義］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吕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孟康曰會月二十七章之月數也伴朔旦冬至日與歲復］九會而復元［孟康曰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月數也所謂九月］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吕記啓閉也月所吕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師古曰自此以上左氏傳之辭也履端於始謂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首也舉正於中謂分一歲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也歸餘於終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誖乖也音布內反］此聖王之重閏也吕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吕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吕乘月法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戹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為四百八十歲也］次四百八十陽九［孟康曰亦六乘八之數也於易爻六有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為四百八十歲有九年旱］次七百二十陰七［孟康曰九乘八之數也八九七十二為七百二十歲］次七百二十陽七［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數也於易爻九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八十歲紀一甲子冬至以八乘九八九七十二故七百二十歲乃有災也］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孟康曰七八爻乘八之數也七乘八得五百六十歲八乘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於易爻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也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二爻之數合千二百滿純陰七八不變故過其氣使各六百歲乃有災］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孟康曰此六乘八之數也六陰有變又陰爻也陽奇陰偶故九再數而六因數七八不變又無偶各一數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戹如淳曰九六者陽奇陰偶故中從取上六八四十八故同四百八十歲正吕九七五三為災者從天奇數也易天之數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繫天故取其奇為災歲數八十歲則甲子冬至一甲子六十日一歲三百六十日八十歲得四百八十甲子又五日五八四十為四百日又四分日之一八十歲有八十分八十分為二十日凡四百八十日得七十甲子八十歲合四百八十七甲子餘分皆盡故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也］凡四

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孟康曰經歲從百六終陽九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吕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吕正時時吕作事事吕厚生（師古曰言四時漸差則置閏吕正之因順時而命事事得其序則年穀豐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吕為民（師古曰自此已上皆左氏傳之辭也為治也）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吕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巳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吕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吕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師古曰自此已上左傳之辭）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此下亦同）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蘇林曰子之西亥之東其中間也或曰於子半日地統受於丑初臣瓚曰謂分十二辰各有上中下言半謂在中也又受於寅初此謂上也）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如淳曰地吕十二月生萬物三月乃畢）人生自寅成於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畢）故歷數三統天吕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日）地吕甲辰（韋昭曰殷正月朔日）人吕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吕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

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塡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呂一生水地呂二生火天呂三生木地呂四生金天呂五生土五勝相乘呂生小周呂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蘇林曰策數也呂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呂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師古曰信讀曰伸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律歷志第一上　終

漢書二十一

律歷志第一下　　漢書二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統母日法八十一（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一分爲三統之本母也）元始黄鐘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

閏法十九因爲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

統法千五百三十九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

會數四十七參天九兩地十得會數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已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歲中十二已三統乘四時得歲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已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朔望之會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朔望之會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已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
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參會月得統月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
章中二百二十八已閏法乘歲中得章中
統中萬八千四百六十八已日法乘章中得統中
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參統中得元中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已減周天得策餘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

統母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千七百十八是爲歲星歲數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
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
見中法千五百八十三見數也
見閏分萬二千九十六
積月十三月餘萬五千七十九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金火相乘爲八又已火乘之爲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爲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太白歲數

見中分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積中十九中餘四百一十三
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復數）
見閏分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
積月十九月餘三萬二千三十九
見月法四萬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積中十中餘千七百一十八（十一作七）
夕中分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積中八中餘八百五十六
晨閏分萬三千六百八
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閏分萬五百八十四
積月八月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
見月日法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爲三十是爲鎭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四千三百二十是爲鎭星歲數
見中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積中十二中餘千七百四十
見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見數也）
見閏分三萬二百四十
積月十二月餘六萬三千三百
見月法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見中日法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

見月日法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經特成故二歲而過初三十二過初爲六十四歲而小周小周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爲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歲是爲熒惑歲數

見中分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積中二十五中餘四千一百六十三

見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見數也

見閏分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

積月二十六月餘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

見月法十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一二千一作一千

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

見月日法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復小復乘巛策則太陰大周爲九千二百一十六歲是爲辰星歲數

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積中三中餘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

見中法二萬九千四十一復數也

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

積月三月餘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

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萬二千二百八

積中二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

夕中分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

積中一中餘萬九千三百四十三

晨閏分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
積月二月餘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夕閏分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積月一月餘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
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
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
合太陰太陽之歲數而中分之各萬一千五百二十陽施其氣陰成其物
以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為法得一 金水晨夕歲數
以歲中乘歲數是為星見中分
星見數是為見中法
以歲閏乘歲數是為星見閏分
以章歲乘見數是為見月法
以元法乘見數是為見中日法
以統法乘見數是為見月日法
五步木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二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四日復留二十四日三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一分度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而伏凡見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分凡見一歲行一次而後伏日行不盈十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一分一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

分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金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順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下皆類此）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順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三（一作四）十三四十六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二（一作三）分度一六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一作十）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三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一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一作三）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一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土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復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凡見三百四十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衍字）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百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分一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

百二十五分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通其率故曰
日行四千三百二十一分度之百四十五
火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
始留十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六十二日復留十日而
旋復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凡見六百
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度伏日行不盈九十二分度七十
三分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
四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
萬九千七百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通
其率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
水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旋順日行七
分度六（一多十字）七日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一多字）十八日而伏凡見二
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度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
七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
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見伏六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
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
十八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
日一順遲日行七分度六七（一作十）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
二度一日而伏凡見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逆日行
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
八百二十分凡夕見伏五十日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
九千四百七十七分一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
六百五分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統術

推日月元統置太極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元法除之餘不盈統者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也盈統除之餘則地統甲辰以來年數也又盈統除之餘則人統甲申以來年數也各以其統首日爲紀

推天正以章月乘人統歲數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不盈者名曰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求地正加積月一求人正加二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求望倍弦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

推冬至以筭餘乘人統歲數盈統法得一名曰大餘不盈者名曰小餘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

推中部二十四氣皆以元爲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中央各十八日統法分之四百四冬至後中央二十七日六百六分

推合晨所在星置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統法得一度數起牽牛算外則合晨所入星度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章歲乘月小餘以減合晨度小餘不足者破全度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吕月周乘月小餘盈統法得一度吕減合晨
度
推諸加時吕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數起於子算外則
所加辰也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吕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
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加
時在望日衝辰
紀術
推五星見復置太極上元吕來盡所求年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
得一則定見復數也不盈者名曰見復餘見復餘盈其見復數一
吕上見在往年倍一吕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年也
推星所見中次吕見中分乘定見復數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
法也不盈者名曰中餘吕元中除積中餘則中元餘也吕章中除
之餘則入章中數也吕十二除之餘則星見中次也中數從冬至
起次數從星紀起算外則星所見中次也
推星見月吕閏分乘定見吕章歲乘中餘從之盈見月法得一并
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餘吕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
餘吕章月除月元餘則入章月數也吕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
十三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
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算外則星所見
月也
推至日吕中法乘中元餘盈元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
餘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吕上中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冬
至也

推朔日㠯月法乘月元餘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餘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㠯上月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星見月朔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數㠯中法乘中餘㠯見中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中日法得一則入中日入次度數也中次至日數次㠯次初數算外則星所見及日所在度數也求夕在日後十五度

推入月日數㠯月法乘月餘㠯見月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月日法得一則入月日數也并之大餘數除如法則見日也

推後見中加積中於中元餘加後餘於中餘盈其法得一從中元餘數如法則見（多中字）也

推後見月加積月於月元餘加後月餘於月餘盈其法得一從月元餘除數如法則後見月也

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數如上法

推朔日及入月數如上法

推晨見加夕夕見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見㠯來日數至所求日各㠯其行度數乘之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全爲實分母爲法其兩有分者分母分度數乘全分子從之令相乘爲實分母相乘爲法實如法得一名曰積度數起星初見星宿所在宿度算外則星所在宿度也歲術推歲所在

置上元㠯來外所求年盈歲數除去之不盈者㠯百四十五乘之㠯百四十四爲法如法得一名曰積次不盈者名曰次餘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數從星紀起算盡之外則所在次也欲知太歲㠯六十除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算盡之外則太歲日也

贏縮傳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師古曰帑與奴同）周楚惡之五星之盈縮不是過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不過者亡咎次度六物者歲時日月星辰也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爲十一月商爲十二月周爲正月）終於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爲十二月商爲正月周爲二月）終於危十五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於畢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爲四月商爲五月周爲六月）終於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爲五月商爲六月周爲七月）終於柳八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爲六月商爲七月周爲八月）終於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爲七月商爲八月周爲九月）終於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爲八月商爲九月周爲十月）終於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爲九月商爲十月周爲十一月）終於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終於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營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歲爲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
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會陽曆九終故
日有九道陰羅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陽名成功故九會而終四
營而成易故四歲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爲篇首八十一章而終
一統
一甲子元首（殷太甲元年） 十辛酉 十九己未 二十八丁巳 三十
七乙卯 四十六壬子 五十五庚戌 六十四戊申 七十三
丙午中

甲辰二統 辛丑 己亥 丁酉 乙未 壬辰 庚寅 戊子
丙戌季
甲申三統 辛巳 己卯 丁丑（文王四十二年） 乙亥（微二十六年） 壬申 庚
午 戊辰 丙寅孟（愍二十二年）
二癸卯 十一辛丑 二十己亥 二十九丁酉 二十八甲午
四十七壬辰 五十六庚寅 六十五戊子 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 辛巳 己卯 丁丑 甲戌 壬申 庚午 戊辰 乙
丑季
癸亥 辛酉 己未 丁巳（周公五年） 甲寅 壬子 庚戌 戊申（元四年）
乙巳孟
三癸未 十二辛巳 二十一己卯 三十丙子 三十九甲戌
四十八壬申 五十七庚子 六十六丁卯 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　辛酉　己未　丙辰　甲寅　壬子　庚戌　丁未　乙
巳季
癸卯　辛丑　己亥　丙申　甲午　壬辰　庚寅成十二年　丁亥
乙酉孟
四癸亥初元二年　十三辛酉　二十二戊午　三十一丙辰　四十甲
寅　四十九壬子　五十八己酉　六十七丁未　七十六乙巳
中
癸卯　辛丑　戊戌　丙申　甲午　壬辰　己丑　丁亥　乙
酉季
癸未　辛巳　戊寅　丙子　甲戌　壬申惠二十八年　己巳　丁卯
乙丑孟
五癸卯同中九年　十四庚子　二十三戊戌　三十二丙申　四十一

甲午　五十辛卯　五十九己丑　六十八丁亥　七十七乙酉
中
癸未　庚辰　戊寅　丙子　甲戌　辛未　己巳　丁卯　乙
丑季丙太甲元年
癸亥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獻十五年　辛亥　己酉　丁未
乙巳孟楚元三年
六壬午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二癸
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己巳　六十九丁卯　七十八甲子中
壬戌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己酉　丁未　甲
辰季
壬寅　庚子　戊戌　丙申楊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己丑　丁亥
康四年　甲申孟

七壬戌（始建國三年）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三十四乙卯 四十
三癸丑 五十二辛亥 六十一巳酉 七十丙午 七十九甲
辰中
壬寅 庚子 戊戌 乙未 癸巳 辛卯 巳丑 丙戌 甲
申季
壬午 庚辰 戊寅 乙亥 癸酉 辛未 巳巳（定七年） 丙寅
甲子孟
八壬寅 十七庚子 二十六丁酉 三十五乙未 四十四癸
巳 五十三辛卯 六十二戊子 七十一丙戌 八十甲申中
壬午 庚辰 丁丑 乙亥 癸酉 辛未 戊辰 丙寅 甲
子季
壬戌 庚申 丁巳 乙卯 癸丑 辛亥（僖五年） 戊申 丙午

甲辰孟
九壬午 十八巳卯 二十七丁丑 三十六乙亥 四十五癸
酉 五十四庚午 六十三戊辰 七十二丙寅 八十一甲子
中
壬戌 巳未 丁巳 乙卯 癸丑 庚戌 戊申 丙午 甲
辰季
壬寅 巳亥 丁酉 乙未 癸巳（懿九年） 庚寅 戊子 丙戌
甲申孟（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數除如法各從
其統首起求其後章當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各盡其八十
一章
推篇大餘亦如之小餘加一求周至加大餘五十九小餘二十一

世經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師古曰郯國名子其君之爵也郯國即東海郯縣是也朝朝於魯也昭子魯大夫叔孫昭子也名婼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師古曰炮與庖同也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師古曰罟音古故天下號曰炮犧氏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即禮經祭法也伯讀與霸同下亦類此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閒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閒師古曰志言秦爲閏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鄧展曰遷去也以其非次故去之師古曰此指謂共工也遷古遷字其下並同

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鄧展曰凡冠前卑後高故曰軒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軒軒車也冕冕服也春秋左氏傳曰服冕乘軒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師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迺命重黎蒼

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生木故故爲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即位七十載

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嬀汭（師古曰嬀水名也汭水之曲也）堯嬗以天下（師古曰嬗古禪讓字也下亦同）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即位五十載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爲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如淳曰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其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

殷歷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
府首（師古曰府首即部首）當周公五年則爲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
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爲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
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爲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
一王六百二十九歲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
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

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統之二會首
也後八歲而武王伐紂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
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
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
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
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
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
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
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古晨字也其字從臼臼音居玉反）癸
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
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
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
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
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

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吕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吕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也祀馘獻於廟而告之也馘截耳也馘音居獲反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歷吕爲六年戊午距煬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

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孟康曰朏月出也音敷尾反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吕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師古曰俾使也封之使爲諸侯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師古曰哉始也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師古曰洮盥手也沬洗面也洮音徒高反沬即頮字也音呼內反翌日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月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

春秋殷歷皆吕殷魯自周昭王吕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吕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師古曰燮父晉唐叔虞之子禽父即伯禽也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美稱言晉侯燮魯公伯禽

倶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師古曰又記此酋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酋音在由反） 考公世家即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師古曰及者兄弟相及非子繼父也下皆類此） 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歷吕爲丁酉距微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煬音弋向反）

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即位十四年及微公弗立濆（師古曰弗音弗濆古沸字也） 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歷吕爲丙子距獻公七十六歲

世家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翟立擢厲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殷歷吕爲乙卯距懿公七十六歲

世家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愼公埶立嗺（師古曰嗺音皮秘反又音呼器反） 愼公世家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戲（師古曰戲音許宜反） 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歷吕爲甲午距惠公七十六歲

世家懿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立柏御世家即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殷歷吕爲癸酉距釐公七十六歲（師古曰釐讀曰僖下皆類此）

世家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

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隱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軌立

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

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莊公同立

莊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啓方立

愍公春秋即位二年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吕爲壬子距成公七十六歲

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得孟統五十三章首故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袀音均又弋均反振音之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師古曰賁音奔焞音吐門反又土門反）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滅虢言曆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歲歲在大火故傳曰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師古曰晉侯謂獻公也寺人奄人也披其名也蒲晉邑也公子重耳之所居獻公用驪姬之讒故令披伐之而重耳出奔也事具春秋左氏傳及國語）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師古曰董因晉史也本周太史辛有之後以董督之史官故為董氏因以名也）後十二年釐之十六歲歲在壽星故傳曰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衞五鹿乞食於壄人壄人舉凷而與之子犯曰天賜也後十二年必獲此土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後八歲釐之二十四年也歲在實沈秦伯納之故傳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獲諸侯春秋釐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公興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正小雪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春秋文公即位十八年子宣公倭立（師古曰倭音於危反）

宣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

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為辛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歲

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言時實行㠯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二十八年
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是歲距辛亥百一
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
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爲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旬故傳曰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郤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孟康曰下二畫使就身也師古
曰杜預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下亦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春秋襄公即位三十一年子昭公稠立昭公八年歲在析木十
年歲在顓頊之虛玄枵也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歲五月有丙
子戊寅壬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火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
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
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盈一
次矣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
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
冬至殷律㠯爲庚午距元公七十六歲
春秋定公即位十五年子哀公將立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
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
司歷過也詩曰七月流火春秋哀公即位二十七年自春秋盡哀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六國春秋哀公後十三年遜于邾子悼
公曼立寧悼公世家即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
戊申朔旦冬至殷歷㠯爲己酉距康公七十六歲元公世家即位
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顯穆公世家即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

恭公世家即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戊子距緡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緡讀與愍同下皆類此

康公世家即位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世家即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世家即位二十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曆以為丁卯距楚元七十六歲

緡公世家即位二十三年子頃公讎立頃公表十八年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滅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

秦伯師古曰伯讀曰霸其下亦同　昭公本紀無天子五年

孝文王本紀即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為家人周滅後六年也莊襄王本紀即位三年

始皇本紀即位三十七年

二世本紀即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歲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歲在大棣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

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曆以為丙午距元朔七十六歲

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即位七年

高后著紀即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即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狩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殷曆以為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

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師古曰敦音頓）正月歲星出婺女

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即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即位十三年

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即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子以爲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爲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

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年著紀即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即位六年

平帝著紀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皇帝著紀以景帝後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禮樂志第二　　　　漢書二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師古曰斯須猶須臾）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含同它皆類此）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師古曰稟謂給授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吕通神明立人倫（師古曰倫理也）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師古曰踊跳也容其則踊）正人足吕副其誠邪人足吕防其失（師古曰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辟讀曰僻）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鬭之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

也音扶元反典皆類此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illegible]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樂以治內而爲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禮以修外而爲異李奇曰尊卑爲異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師古[illegible]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筦字與管同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於淫[illegible]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師古[illegible]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illegible]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illegible]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illegible]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也給足也言事務殷多日日不足故無暇也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illegible]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則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師古曰特但也[illegible]

（為事也薄音步戶反）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師古曰恬安也 [illegible]）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言正當如此非失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師古曰壞 [illegible]）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illegible]）迺草具其儀（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illegible]）天子說焉（[illegible]）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師古曰 [illegible]）（[illegible]）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illegible]）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illegible]）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illegible]）習俗薄惡民人抵冒（師古曰 [illegible]）（[illegible]）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illegible]）辟之琴瑟（[illegible]）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進求若兵刃之銳利 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明時而一出難常遇也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illegible]一時非正[illegible] 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壽考也域界也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以為言 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 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 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 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師古曰過差[illegible]錯也 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 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illegible] 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 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誖古悖字也音布內反 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

人性所常行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詖佞也言行險也饕音吐高反詖音彼義反不示㠯大化而獨敺㠯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敺與驅同故曰導之㠯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㠯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㠯定諡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雍未就而崩群臣由是論諡引以美謂之成及王莽為宰衡欲燿眾庶遂興辟雍因㠯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撥理也反還也改定京師于土中師古曰謂都洛陽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言家家皆足迺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李奇曰明帝曰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各以大夫為之更音工衡反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匱盛土器也言為山欲成尚少一匱之土止而不為則其功終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誨也辟讀曰譬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師古曰寢息也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師古曰輯與集同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㠯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㠯不章師古曰寖漸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㠯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豉反故先王著其教焉師古曰著明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是㠯纖微癄瘁之音作而民思憂師古曰癄瘁謂減縮也癄音才笑反闡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闡廣也諧和也嫚易也音慢易音弋豉反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古曰麤疏也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麤音千奴反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

音作而民慈愛師古曰裕饒也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師古曰辟讀曰僻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師古曰稽考也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集謂聚滯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師古曰懾懼也音之涉反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師古曰暢通達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師古曰說讀曰悅[illegible]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其德大薦於天而以祖考配饗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曰嚳音酷堯作大章舜作招師古曰招讀曰韶禹作夏湯作濩師古曰濩音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illegible]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illegible]招繼堯也[illegible]大章章之也師古曰章明也五英英華

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及下也咸池備矣[illegible]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歆知皆亡也已語終辭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謂止考所傳那以下是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以下諸官所掌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師古曰瞽樂師無目者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故曰九德也誦六詩師古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師古曰六舞謂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徵音步里反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師古曰虞書舜典所載也夔舜臣名胄子謂國子也直而溫師古曰正直而溫和也寬而栗師古曰寬大而敬栗剛而無虐師古曰剛[illegible]簡而無傲師古曰簡約而無傲慢也傲讀曰敖詩言志歌詠言師古曰明詩以言志歌所以詠志聲依詠律和聲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以助歌也六律所以和聲也八音克諧師古曰諧和也自此以上皆帝舜之言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師古曰省視也論其

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
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師古曰竦敬也說讀曰悅是以海內徧
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言被其風化若被而服之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
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
鏘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鍠鍠和也鏘鏘盛也穰穰多也言周王祭祀粢盛奏樂而八音和諧則神降之福甚多也鍠音皇穰音人羊反書云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益稷載夔之辭也石謂磬也言樂之和諧也至於擊拊皆有則則鳥獸相率而舞也鳥獸且猶感應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
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曰言周時尚
有殷紂之餘聲也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
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
亂正聲以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說讀曰悅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
侯或入河海師古曰犇古奔字論語云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

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為追尋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揚之
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其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賢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它皆類此夫樂
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
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遇難出奔齊也陳舜之後招樂存焉
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
也師古曰事見論語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
雅頌相錯師古曰錯雜也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師古曰事亦見論語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觀闕門
雙兩觀也禮諸侯一觀大路天子之車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重也諸侯皆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
僭也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曰三歸蓋謂管仲耳雍樂章也徹饌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謂季
氏耳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師古曰陵夷漸頹替也解在成帝紀及諸侯王表桑間濮上鄭衛宋趙
之聲並出應劭曰衛地桑間在濮水之上皆好新聲師古曰鄭衛宋趙諸國亦皆有淫聲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

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 師古曰營猶回繞也 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 師古曰間音居莧反 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 應劭曰戎西戎也由余其賢臣也秦欲弱之遺以女樂由余諫而不聽遂去入秦 齊人餽魯而孔子行 師古曰餽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餽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 師古曰魏文侯本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 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 師古曰事見禮記樂記 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也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師古曰鏗鎗金石之聲也鏗音口耕反鎗音初庚反其下亦同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 師古曰嘉善也言神之至也 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 師古曰采薺肆夏皆樂章名也薺音才私反禮經或作齊字亦同也 乾豆上奏登歌 師古曰乾豆脯羞之屬 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淸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 服虔曰叔孫通所作也 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

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 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 師古曰言自制作也 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師古曰遵前代之法 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大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 蘇林曰[illegible]昭容

樂生於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氐歸也音丁禮反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師古曰甘泉在京師之西北故云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澤中方丘也以地方故象地形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師古曰用上辛用周禮郊天日也辛取齊戒自新之義也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

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孟康曰四縣樂四縣也天子宮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眾多仰視其高若雲之杳冥也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張晏曰金支有二十支秀華中上有華嚴也施鉤之施也文穎曰所以為旄翠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是也庶眾也庶旄翠旌所謂析五采羽注旄首而為旌耳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為樂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肅敬也倡發歌者和應也倡音昌神來宴娭庶幾是聽師古曰娭戲也音許其反粥粥音送細齊人情晉灼曰粥粥敬謹也言送細聲以齊人情使之和也粥音弋六反忽乘青玄熙事備成師古曰言神乘天氣而去熙事備成也熙與禧同清思眑眑經緯冥冥蘇林曰眑音窈師古曰眑眑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地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師古曰言告其明其心致誠敬也敕身齊戒施教申申應劭曰申申重複也敬之貌師古曰齊音側皆反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師古曰熙亦盛也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於泰遠

[illegible]西至於鄭國[illegible]北至於[illegible]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師古曰鄰言德不孤必有鄰也翼翼恭敬也）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師古曰[illegible]）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師古曰謂匈奴）詔撫成師武臣承悳（師古曰成師[illegible]各置部校[illegible]師出以律也春秋左氏傳[illegible]）行樂交逆簫勺羣慝（[illegible]）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師古曰[illegible]）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李奇曰愉愉懌也師古曰[illegible]言海以廣大之故衆水歸之[illegible]）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師古曰[illegible]）

安其所樂終產（師古[illegible]）樂終產世繼緒（師古[illegible]）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illegible]）高賢愉樂民人（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illegible]）

豐草葽女羅施（孟康曰葽音四月秀葽之葽盛貌也應劭曰女羅兔絲也延于松柏之上[illegible]言嫉貌不可不覆遇也）善何如誰能回（師古曰回亂也[illegible]）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師古曰被音皮[illegible]下亦同）

[illegible]雷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illegible]）治本約澤弘大（師古曰政教有常則恩惠溥洽）加被寵咸相保（師古曰言德政所加人被寵渥則室家老幼皆相保也）德施大世曼壽（師古曰曼延也）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蘇林曰窅音窅眇之窅窊音窊下之窊孟康曰窅出窊入都良薜[illegible]）孝奏天儀若日月光（師古曰言以孝道進承於天天[illegible]故有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師古曰芬亦[illegible]）孝道隨世我署文章（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翼翼衆貌也[illegible]）吾易久遠燭明四極（[illegible]）慈惠所愛美若休德（師古曰若順也休美也）杳杳冥冥克綽永福（師古曰[illegible]）

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孟康曰[illegible]）烏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illegible]）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師古[illegible]）

曰褫臨言在上位者普包容也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字合韻皆音鄉孔甚也臧善也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易屯卦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蕩蕩平道帝之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師古曰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師古曰則法也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師古曰浚深也師衆也則法也殖生也舊久也翼翼敬也言有侯法衆德故能生自蕃衆久有善名且敬也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師古曰帝謂天也下皆類此下民之樂子孫保光師古曰言承其光寵也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師古曰不忘言長久也承帝明德師象山則師古曰衆象山之高大不騫不崩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澤如雲也稱音尺孕反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師古曰疆竟也下皆類此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師古曰侯維也焫膋蕭延四方李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焫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膋音來彫反焫音人說反九重開靈之斿師古曰天有九重言皆開門而來降厥福垂惠恩鴻祜休師古曰鴻大也祜福也休美也祜音怙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師古曰紛言其多靈之下若風馬師古曰言其速疾也左倉龍右白虎師古曰以為衛靈之來神哉沛師古曰沛疾貌音補蓋反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先以雨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般讀與班同班布也裔裔飛流之貌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至陰陰覆蔭於下相放怫震澹心師古曰放依也怫者悲閔也震動也放音昉怫音沸澹音大濫反靈已坐五音飭師古曰飭整也飭與勑同牲字謂整也虞至旦承靈億師古曰虞樂也億安也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師古曰尊大尊也元帝將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八鄉八方之神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師古曰服說非也遍觀此眺瑤堂應劭曰眺望也瑤石而似玉者也師古曰以瑤飾堂瑤音遙眾嫭並綽奇麗晉灼曰嫭音互嫭好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顏如荼兆逐靡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言此奇麗白如荼也孟康曰兆逐而猗靡也師古曰荼茅莠也言美女顏貌如荼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師古曰澹安也容與言閒舒也澹音大濫反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壇字或作禮讀亦曰壇宇加示者神宇之中下曰紫壇其義並同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孟康曰變多也臣瓚曰爾雅曰繩繩戒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清和六合制數以五張晏曰此后土之歌也土數五海內安寧興文匽武師古曰匽古偃字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曰媼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孟康曰土色上黃也

帝臨二　　鄒子樂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臣瓚曰春爲青陽師古曰草根曰荄遂者言皆生出也荄音該膏潤并愛跂行畢逮孟康曰跂行之屬皆及也師古曰并兼也逮及也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晉灼曰壧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壧與巖同古靁字霆發草木舒榮開寤……枯槁復產迺成厥命師古曰枯槁謂草木經冬凋落者也槁音口老反眾庶熙熙施及夭胎師古曰熙熙和樂貌也施音弋豉反夭音烏老反群生啿啿惟春之祺服虔曰啿音湛

青陽三　　鄒子樂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臣瓚曰夏爲朱明師古曰旉古敷字也旉與開舒也與音弋於反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師古曰桐讀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大悅光潤茂盛無所詘皆申遂也詘音丘物反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師古曰敷布也就成也阜大也昌盛也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師古曰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道也嘗謂歆饗之也言此大田有穀成熟於是百神所歆饗也迪音大歷反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師古曰若善也宥祐也

朱明四　　鄒子樂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碭音蕩沆碭白氣之貌也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師古曰五穀百草秀穎成實皆因舊苗無廢絕也不榮而實曰秀禾末曰穎廢合韻音發姦偽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辟讀曰僻貉音莫客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師古曰純大也言畏威懷德皆來賓附無敢驕怠盡虔敬

西顥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屮木零落抵冬降霜孟康曰抵至也至冬而降霜抵音底師古曰屮古草字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師古曰易變革改也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

禮五嶽師古曰條分也暢也籍斂之時掩收嘉穀師古曰籍斂謂收籍田也

玄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李奇曰元尊天也媼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瘞埋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泰元天也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扶元反釐讀曰禧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蕃多也滋益也緒業也循順也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天也此言天子繼承祖統恭勤爲心而順天也鸞路龍鱗罔不肸飾蘇林曰肸音盻蠁之盻飾也師古曰罔無也肸振也謂皆振整而飾之也肸音許乙反嘉籩列陳庶幾宴享師古曰嘉籩謂祭祀之籩實也木曰豆竹曰籩享字合韻宜音鄉滅除凶災列騰八荒師古曰言威烈之盛踰於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涓選休成[illegible]天地並況惟予有慕師古曰況賜也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師古曰熙興也紫壇壇紫色也思求降神之路也恭承禋祀縕豫爲紛孟康曰縕積聚也豫飾也紛華也師古曰縕音於粉反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師古曰白與黑畫爲斧形謂之黼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佾同佾列也合好效歡虞泰一師古曰虞與娛同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師古曰軒朱朱軒也言總合音樂會於軒檻之前璆磬金鼓靈其有喜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爲磬也喜合韻音許吏反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師古曰言以牲實俎以蕭焫膏聞其芬馨達於神所故曰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師古曰奄讀曰淹長麗前掞光耀明孟康曰欲令神宿留言曰離麗長更星在前耳助帝有光明也晉灼曰長離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離而後矞皇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離使拂羽師古曰晉灼說是也掞音豔寒暑不忒況皇章晉灼曰況賜也皇君也章明也言寒暑終始不改其光神永以此明賜君也臣瓚曰[illegible]師古曰瓚說是也展詩應律鋗玉鳴晉灼曰鋗[illegible]鳴玉聲也[illegible]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晉灼曰下有泉荀鼓員四人似新造音樂者姓名也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鴹師古曰條暢也鴹古翔字神夕奄虞蓋孔享師古曰虞安也孔甚也享字合韻音鄉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也若順也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晉灼曰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終世長而壽短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言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命甫短謂何當如之何也師古曰泊水貌也音步各反[illegible]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應劭曰[illegible]時乘六龍[illegible]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應劭曰訾黃[illegible]何不來邪師古曰[illegible]訾音咨

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師古曰言此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李奇曰沫音靧面之靧[illegible]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蘇林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師古曰晻音烏感反晻然而上馳體容與迣萬里[illegible]晉灼曰古迣字[illegible]渡萬里也今安匹龍為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唯龍可為之友耳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師古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馬遠來也徠古往來字也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應劭曰馬[illegible]如虎脊有兩[illegible]化若鬼神也師古曰[illegible]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illegible]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孟康曰東方[illegible]將搖舉誰與期如淳曰逝遠也搖或作遙師古曰如說非也[illegible]不可與期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應劭曰言天馬歸去人遠當豫開門以待之也文穎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登昆侖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天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効也游閶闔觀玉臺應劭曰閶闔天門玉臺上帝之所居

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illegible]師古曰詄音大結反穆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眾神[illegible]光夜燭德信著[illegible]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師古曰[illegible]太故我得長生之道而安豫也大朱塗廣夷石為堂師古曰[illegible]以朱丹[illegible]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師古曰[illegible]飾之也招搖申動之貌永長也梢音所交反招音韶望合韻音亡星留

俞塞隕光 師古曰俞荅也言眾星留而荅神[illegible]隕降其光燿四面充塞也俞音踰 照紫幄珠熉黃 如淳曰熉音頷黃貌也 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此幄故其珠色熉然而黃也熉音云 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 文穎曰翄音骨腸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 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 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宣徧也 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 師古曰軋忽長遠之貌也重觴謂累獻也 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 孟康曰殣音覲 師古曰言神裴回若留而不去故我得覲見冀親附而肆陳誠意遂章明之 函蒙祉福常若期 師古曰函包也蒙被也言為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而至若有期也 寂謬上天知厥時 應劭曰言天雖寂漻高遠而知我饗薦之時也漻音來朝反 泛泛滇滇從高斿 應劭曰泛泛上浮之意也滇滇盛貌也[illegible]曰滇音振旅闐闐師古曰音徒千反 殷勤此路臚所求 應劭曰臚陳也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力於反 佻正嘉吉弘以昌 如淳曰佻音肇肇始也 休嘉砰隱溢四方 師古曰休美也砰隱盛也砰音普萌反[illegible] 專精厲意逝九閡 如淳曰閡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士者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閡合韻音改又音該 紛云六幕浮大海 師古曰紛云興作之貌六幕即六合也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 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illegible]星為信星居四孟也師古曰彪然有行列也 象載昭庭日親以察 師古曰象謂縣象在天載事也[illegible] 參侔開闔爰推本紀 應劭曰參[illegible]闔乃一於日月也孟康曰侔等也開闔猶開闢也言今之祥瑞參等於上世師古曰孟說是 汾脽出鼎皇祜元始 師古曰皇大也祜福也[illegible]祜音怙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 師古曰[illegible]饗昭明也[illegible] 雜變並會雅聲遠姚 師古曰姚[illegible] 空桑琴瑟結信成 [illegible]空桑[illegible]一倡三歎[illegible]也師古曰空桑地名也出善木可為琴瑟也 四興遞代八風生 應劭曰四時遞代成陰陽八風以生也臣瓚曰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八方之風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殷殷鐘石羽籥鳴 師古曰殷殷聲也石謂磬也羽籥舞者所持也殷音隱 河龍供鯉醇犧牲 師古曰[illegible] 百末旨酒布蘭生 師古曰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illegible] 泰尊柘漿析朝酲 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酲病酒也析解也言柘漿可以解朝酲也 微感心攸通修名 師古曰言以微誠感神所降其心攸達故得通修名 周流常羊思所并 師古曰周流周行也常羊猶逍遙也思所并思與神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 穰穰復正直往甯 師古曰[illegible] 馮蠵切和疏寫平 師古曰[illegible]蠵音弋隨反又音攜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 師古曰齊讀曰齋其下並同 宮童效異披圖案諜 臣瓚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也蘇林曰諜譜第也 玄氣之精回復此都 師古曰玄天也言天氣之精回旋反復於此雲陽之都謂甘泉也 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師古曰蔓蔓言其長久日以茂盛也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 師古曰壇祭壇也服祭服也 物發冀州兆蒙祉福 晉灼曰得寶鼎於汾陰也臣瓚曰汾陰屬冀州 沇沇四塞假狄合處 孟康曰沇音兗師古曰沇沇流行之貌也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耳狄字從彳彳音丑益反 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師古曰宇居也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

后皇十四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 師古曰敦讀曰屯也屯聚也 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 師古曰拔音步葛反 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 臣瓚曰般音總晉灼曰音人相從身作恐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沓沓疾行也般相連也縱縱衆也容音勇縱音總一曰容讀如本字從音才公反 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 如淳曰天文志云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師古曰翊音弋入反又音立 神之揄臨壇宇 師古曰揄引也壇宇謂祭祠壇場及宮室也言神引來降臨之也揄音踰 九疑賓夔龍舞 如淳曰九疑舜所葬舜之神為賓客也夔典樂龍典納言言皆隨舜而來舞 神安坐翔吉時 師古曰翔古翔字也言坐回翔皆擇吉時也 共翊翊合所思 師古曰共讀曰恭翊翊敬也 神嘉虞申貳觴 師古曰虞與娛同貳觴副觴也 福滂洋邁延長 師古曰滂洋饒廣也滂音普郎反洋音羊又音祥 沛施祐汾之阿 師古曰沛音普大反阿水之曲隅也 揚金光橫泰河 師古曰橫充滿也泰河大河也 莽若雲增陽波 師古曰莽莽盛貌言光明之盛莽莽然如雲也 遍臚驩騰天歌 師古曰臚陳也騰升也言陳其歡慶之歌上升於天

華燁燁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 如淳曰五帝為太一相也師古曰包容也四鄰四方 土地廣揚浮雲扢嘉壇椒蘭芳 孟康曰扢摩也師古曰扢音公紇反言壇高如與雲相摩也 壁玉精垂華光 師古曰言壁玉之精乃有精英故有光華也 益億年美始

輿師古曰言徧延輿慶夕輿起也交於神若有承師古曰言神來降臨故盡其敬恭廣宣延咸畢觴師古曰言徧延諸神咸歆祭祀畢觴爵也靈輿位偃蹇驤師古曰言神既畢饗則駕靈輿引其意而驤陳也位假偃蹇高驤也蹇音居偃反卉汨臚析奚遺師古曰卉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疾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汨音于筆反淫淥澤涓然歸師古曰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在淥澤乃涓然而歸也淥音綠涓音烏黃反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覽西北也師古曰隴坻之首也垠厓也垠音丁禮反雷電尞獲白麟臣瓚曰祭五時皆有報應雷若雷光若電也師古曰尞古燎字爰五止顯黃德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止足也時白麟足有五蹏圖匈虐熏鬻殛應劭曰熏鬻匈奴本號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闢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之[illegible]不詳者則抑黜之[illegible]賓百僚山河饗師古曰[illegible]饗音[illegible]掩回轅鬗長馳[illegible]騰雨師洒路陂師古曰[illegible]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illegible]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瑜美貌也言此瑞車瑜然色白而出西方也西合韻音先食甘露飲榮泉師古曰駕輿者之所飲食也榮泉[illegible]赤鴈集六紛員師古曰言六者所獲赤鴈之數也紛員多貌也言西獲象輿東獲赤鴈祥瑞多也員音云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翁鴈頸也[illegible]殊異也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師古曰見顯示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師古曰[illegible]言其上有[illegible]狀若蓋也露夜零晝晻濭師古曰晻音烏感反濭[illegible]之貌百君禮六龍位師古曰百君[illegible]亦謂百神也勺椒漿靈已醉師古曰[illegible]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師古曰芒芒大貌音莫郎反靈殷殷爛揚光師古曰殷殷盛也爛光貌殷音隱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illegible]澤汪濊輯萬國[illegible]靈禗禗象輿轙孟康曰禗音近枲[illegible]票然逝

旗透蛇師古曰西方熒惑星未[illegible]旗貌也[illegible]反蛇音移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師古曰言託恃大德長久也無衰竭也

赤蛟十九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應劭曰簡狄有娀之女吞燕卵而生契師古曰以見姜原后稷之所生也卨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姒之德師古曰卨殷之始祖稷周之始祖玄王即卨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古公即亶父也大伯文王之伯父也王季文王之父也姜女大王之妃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詩說玄王者卨也文有玄王之詩故自卨以下皆稱之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師古曰武丁殷高宗也周成王武王之子也康王成王之子也宣王厲王之子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師古曰阿衡伊尹職號也周周公召召公也太公師尚父也申伯召虎仲山甫皆周宣王臣也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師古曰曄音[illegible]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謂[illegible]講習也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師古曰[illegible]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曄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與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illegible]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河間區區

不國藩臣師古曰區區小貌也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師古曰五侯王鳳已下也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曰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illegible]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師古曰辟讀曰僻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師古[illegible]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illegible]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俞人並趫捷善鬬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師古曰茲音子邡音方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韶同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師古曰篪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竽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illegible]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

樂鼓員二十八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李奇曰銚姓是也韋昭曰銚國名師古曰李說是也銚音姚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挏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衞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

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如故也陵夷壞于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師古曰今謂班氏撰書時也息生也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師古曰家給解已在前庶衆也論語云孔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此引之也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師古曰歎感歎也

禮樂志第二

漢書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夫人宵天地之䫉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䫉無所象似也䫉古貌字懷五常之性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聰明精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㠯供耆欲趨走不足㠯避利害師古曰耆讀曰嗜無毛羽㠯禦寒暑必將役物㠯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㠯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聖人取類㠯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㠯崇敬作刑㠯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必通天地之

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師古曰則法也）。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大叔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師古曰震謂雷電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敘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敘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其說在下也）。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則刑也），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髕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髕骨也鑽音子端反鑿音在各反）；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illegible]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illegible]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illegible]文穎曰[illegible]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illegible]彭城也），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illegible]顓頊伐之[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下亦同）。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illegible]音居力反）。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illegible]事見尚書扈國今鄠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師古曰戢斂也），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謂田租也賦謂計[illegible]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祇陳留人謂舉田為祇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隄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除山川沈斥（臣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如淳曰[illegible]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

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寀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㠯搜，夏拔舍㠯苗，秋治兵㠯獮，冬大閱㠯狩，師古曰振旅整眾也搜搜擇不任孕者也拔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為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殺也大閱簡車馬也狩大田也一曰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皆於農隙㠯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竹兩反帥音所類反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年也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徒人眾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師古曰墮廢也音火規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㠯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內政而修軍令也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㠯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㠯安諸夏。師古曰攘卻也諸夏中國之諸侯也攘音人羊反齊威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則以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總帥諸侯，迭為盟主。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㠯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㠯陵夷，師古曰寖漸也陵夷頹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人各有其業甲非凡人所能為而今作之故不正也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illegible]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㠯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㠯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比音必寐反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爲從秦國爲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爲衡也轉相攻伐代爲雌雄師古曰代亦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起也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也姓荀字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有間謂有隙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

所卬師古曰卬讀曰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師古曰扞禦難也音下旦反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性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猶仁義雖執戚鉞以敵爲九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脃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渙大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个讀曰箇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冠音工喚反冑兜鍪也贏擔也音盈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中一日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者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陿[illegible]小也阸險固也酷[illegible]厚也烈猛威也〕劫之吕埶隱之吕阸〔鄭氏曰秦地多隘[illegible]〕狃之吕賞慶道之吕刑罰〔師古曰狃[illegible]〕使其民所吕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illegible]〕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鬻音育〕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illegible]〕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illegible]〕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illegible]〕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吕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吕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illegible]〕秦之銳士不可吕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吕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illegible]〕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illegible]〕命吕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師古曰虞書[illegible]〕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illegible]〕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illegible]〕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illegible]〕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illegible]〕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illegible]〕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師古曰[illegible]〕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illegible]〕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illegible]〕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illegible]〕昭王返國〔師古曰[illegible]〕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吕并天下〔師古曰[illegible]〕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illegible]〕猋起雲合果共軋之

師古曰猋疾風也如猋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猋音必遙反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與商周並長久也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踵因也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氏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音丁到反詰謹也言刑之□護數也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殺叛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已上皆司寇所職也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刖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已上司刑所職也劓音牛冀反刖音五刮反又音月凡殺人者踣諸市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蒲北反墨者使守門師古曰黥面之人不妨禁衛也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貌毀故遠之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刖者使守囿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聚之物也自此已上掌戮所職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舂槁孟康曰主暴槁舂之也蘇林曰舂舂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凡有爵者與七十者

與未齔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曰此以上司厲所職也）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師古曰穆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眊亂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時宜而作刑[illegible]名也眊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髕罰去膝頭骨大辟死刑也髕音頻忍反）五刑之屬三千（師古曰[illegible]）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師古曰寖漸也）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晉叔嚮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illegible]肸音許乙反）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illegible]有五刑[illegible]非不[illegible]但弗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illegible]）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師古曰[illegible]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晉灼曰聳古竦[illegible]）教之以務（[illegible]）使之以和（師古曰[illegible]使人也）臨之以敬蒞之以彊（師古曰蒞謂監視也）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卿也官[illegible]佐也長師皆眾職之首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師古曰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爭[illegible]而成巧則弗可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illegible]時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illegible]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者所[illegible]不宜制刑辟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言微細）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illegible]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恥而自正用政刑則下苟免而無恥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
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
師古曰問何以居此職也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
對辭前俗流離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故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
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
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
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晝斷獄夜理書自程
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
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
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師古曰禦止也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
法師古曰攈摭謂收拾也攈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
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蠚音呼各反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師古曰言以無為之
法填安百姓也填音竹刃反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
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
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師古曰
畜讀曰蓄寖益也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
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逮捕之故謂之逮一曰
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
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迺隨其
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

夫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illegible]）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愷樂也弟易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爲民之父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繇讀曰由）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謂生長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爲庶人）具爲令（師古曰使更爲條制）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

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止者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籍笞罪皆妄人所加耳舊本無也）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師古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一歲爲隸臣隸臣一歲免爲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如淳曰罪降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行

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也。笞五百代斬左止，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蘂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臀音徒門反。)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師古曰：寖，漸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駮，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吏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

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㠯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㠯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爲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㠯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㠯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㠯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臣瓚曰招求也招收權籍者已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㠯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逮及也[illegible]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也呂侯後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㠯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㠯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日㠯益滋師古曰滋益也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師古曰由從也欲㠯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㠯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恤憂也言當憂刑也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㠯爲美傷今不能然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㠯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豪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也是㠯大議不立遂㠯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略舉漢興㠯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

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 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 菹音側於反）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吕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吕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 累音力瑞反）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吕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 音丘角反）且夫牧民而道之吕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 導引之也）既不能道，又吕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律乃於人是法爲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

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遂清濁而移則相遠矣）夫吕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消釋罪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聆聽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眸子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五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憔悴以事國者也）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 自五聽吕下至此皆小司寇職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音信）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忘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惷愚。（師古曰幼弱謂七歲吕下老眊謂八十吕上惷愚生而癡騃者 自三刺吕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 眊讀與耄同 惷音丑江反又音貞巷反）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

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弊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篤反拲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師古曰傅讀曰附 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讞平議也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

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右止爲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讀曰嚮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豻臣瓚曰獄岸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豻音岸是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也姦有所隱則狃而浸廣師古曰狃串習也浸漸也狃音女救反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也不失有罪於末猶爲可也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

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鬻賣也疫癘病也鬻音育疫音役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

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師古曰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依象其法施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之謂鞿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如淳曰駻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師古曰臧讀與贓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嫚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籑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籑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蠲除也音工玄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

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也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成王之德也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永長也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眾庶咸賴之也

刑法志第三

食貨志第四上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煣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斫也耜耒端木也所以刺地也煣謂屈橈之也耒手耕曲木也耨鋤也斲音竹角反耜音似煣音人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豆反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此以下至於使民不倦皆易下繫之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用有不便於時則變更以利之使民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師古曰祖始也言眾始飢命棄為后稷也今文尚書作祖古文作阻事見舜典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圓曰棐師古曰

懋與茂同為貢所謂欽貢奏庶艱食
文之損益也隋閱而長也隋音似果反
懋遷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懋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治
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繫之辭
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界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廬舍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處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音弋六反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謂逸遊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著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師古曰畮古畝字也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

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易也更音工衡反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師古曰淳盡也舄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師古曰磽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

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

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師古曰將各[illegible]）行人振木鐸徇于路㠯采詩（師古曰行人遒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比其音律㠯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也比次之也比音頻二反）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㠯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illegible]）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貌[illegible]）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並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治民者三年一考其功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周年也[illegible]三年乃得成功也）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illegible]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illegible]）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illegible]）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師古曰[illegible]）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傜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畮春秋譏焉（[illegible]）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㠯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為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

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吕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illegible]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爲糴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illegible]）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illegible]）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illegible]歲百畮之[illegible]）中飢七十石（[illegible]）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準之大小中飢之[illegible]）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illegible]）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吕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吕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仟音千伯音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吕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重疊也[illegible]）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師古曰[illegible]）發閭左之戍（應劭曰[illegible]）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古餉字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吕奉其政猶未足吕澹其欲也（師古曰[illegible]古[illegible]字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師古曰[illegible]）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師古曰[illegible]）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illegible]謂四馬雜色也）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illegible]）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

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收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救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師古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阽，危欲墮之意也…)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

緣南畮師古曰[illegible] 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乃有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飤衣音於既反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illegible]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illegible]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徧而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illegible]）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illegible]）操其奇贏日游都市（[illegible]）乘上之急所賣必倍（[illegible]）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illegible]）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illegible]）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illegible]）

（[illegible]）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illegible]）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illegible]）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illegible]）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illegible]）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illegible]）湯池百步（[illegible]）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illegible]）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illegible]）

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已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已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已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已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貯以備用也足支一歲已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已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已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已除罪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解在宣紀

始造苑馬已廣用師古曰苑馬謂養馬之苑也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已農爲務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牸牝不必以其踶齧也踶音大計反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長生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已爲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勸也行音下更反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已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用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已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

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 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 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也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師古曰顓與專同管主也 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

五 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靳反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 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 師古曰耗音呼到反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 韋昭曰車千秋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 師古曰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 歲代處故曰代田 師古曰代易也 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 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 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 師古曰耨鉏也 因隤其土以附根苗 師古曰隤謂下之也音頹 故其詩曰或

芸或芓黍稷儗儗（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芸音云芓音子儗音擬）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也）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畮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畮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甽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也）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為田也壖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

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有動眾之功恐

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
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
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讀曰價民
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
官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
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
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
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
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
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
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師古曰比頻也人相食刺史
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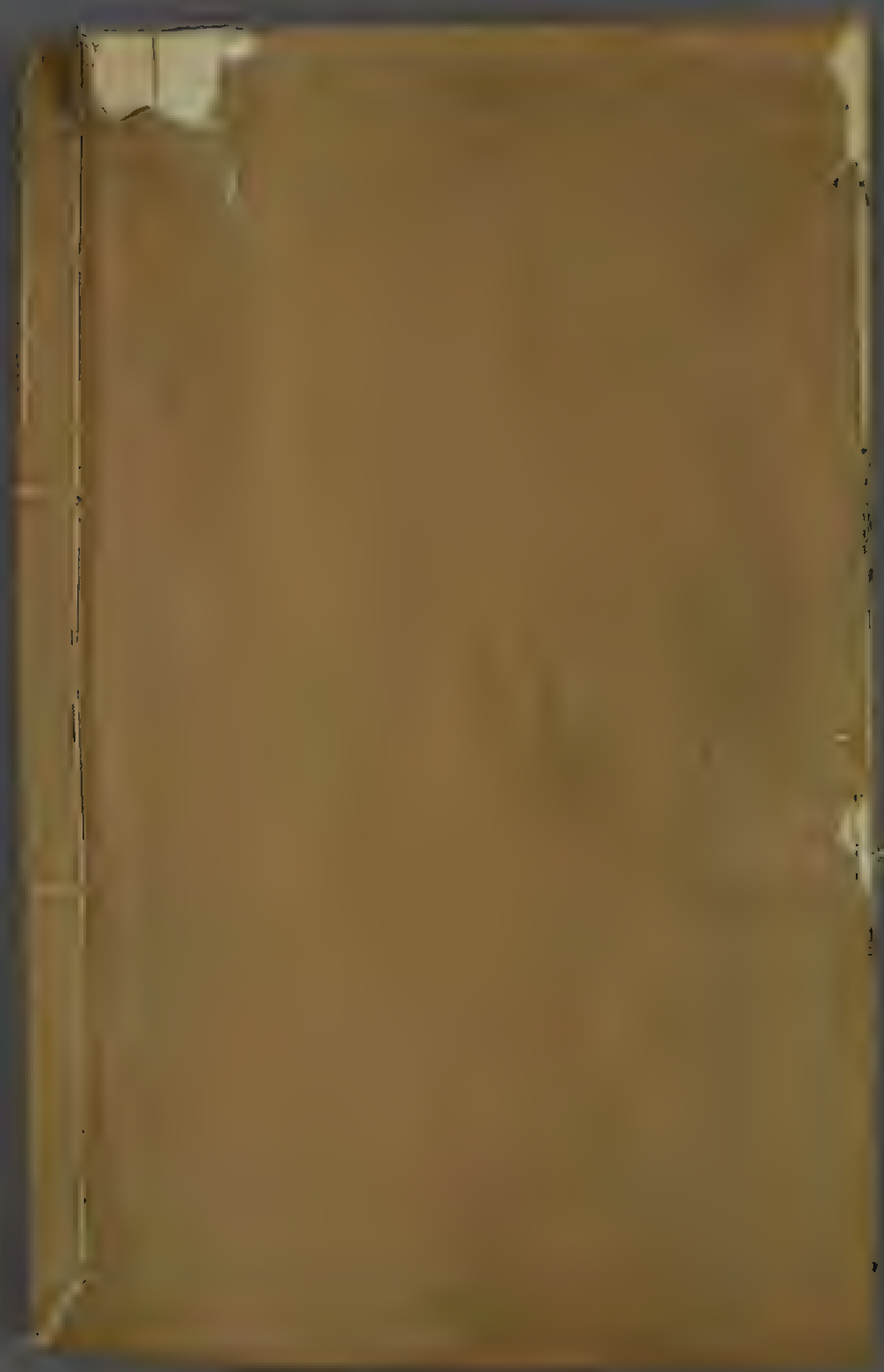
治迺可平師古曰迺古乃字也言其漸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
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
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音上傷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
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
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審盡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
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
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
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傅及董賢言其皆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
遂寢師古曰寢息也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
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
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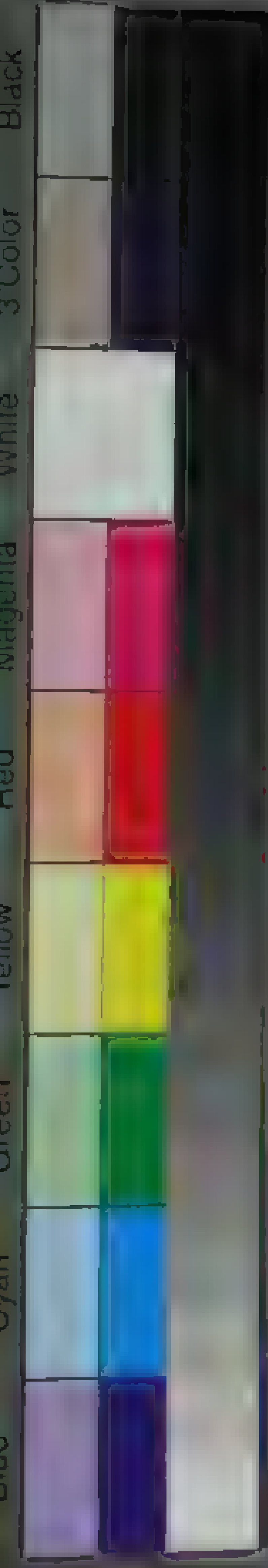
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不厭飽也陿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条疏闊而更之令陿小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如淳曰負背也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改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

天下謷謷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謷謷眾口愁怨聲也音敖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誖亂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于貴也若今言賈物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朮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謂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飢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師古曰此說法皆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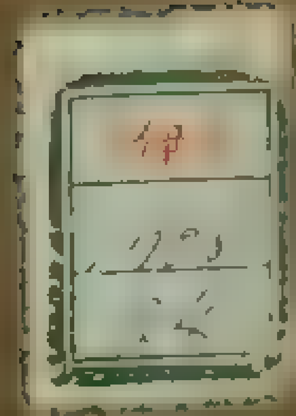
食貨志第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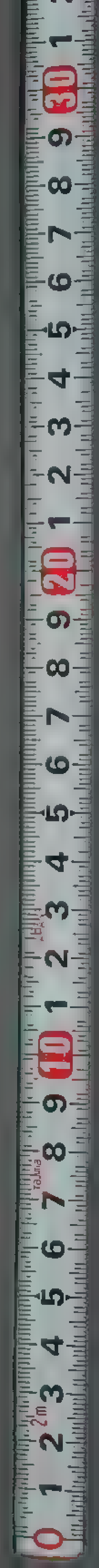
漢書二十四





前漢書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㠯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㠯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臧也（師古曰臧謂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李奇曰繦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繦錢貫也管子曰凶年糴釜十繦師古曰孟說是也繦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饟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勢券通用耳]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作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不廢重者母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無日矣不母度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是不聽不鑄大錢耳猶曰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行使故百姓蒙其利也]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如淳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貨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

賁人古者本痛字或作踊者梁耳踊騰也不當重累古之畜讀曰畜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殽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殽音爻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殽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鄭氏曰報論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宋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失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

吕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吕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吕術斂之重則吕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吕作兵器吕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爲兵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吕臨萬貨吕調盈虛吕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吕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吕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吕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吕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敝吕巧法(師古曰抏訛也謂摧挫也巧法爲巧詐以避法也抏音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吕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饟古餉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僰吕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僰屬犍爲晉灼曰僰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僰今僰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吕數攻吏

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儗儗謂比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比歲頻歲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師古曰秏亂也音莫報反自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發格沮敗非刺則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虐也察微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

萬衆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工系反）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回遠（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飤）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發之也調音徒釣反）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蹛財役貧（孟康曰蹛停也晉灼曰蹛音帶）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封君皆氐首仰給焉（晉灼曰氐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氐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氐音丁奚反）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爲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吕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吕取其屑更吕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鋊音浴瓚說是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吕白鹿皮方尺緣吕繢師古曰繢繡也繪五綵而爲之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吕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吕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吕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吕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圜而長也音他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吕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吕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吕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爲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吕其久爲姦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孟康曰周帀爲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吕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盆者煮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也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吕致富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也音弋戰反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師古曰釱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

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曰主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軺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軺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貰賒也貸假與也貰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人入穀補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氐讀曰抵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義縱尹齊王溫舒

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㠯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㠯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㠯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盖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下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㠯赤銅爲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㠯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㠯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

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眞工大姦迺盜爲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㠯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㠯億計奴婢㠯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㠯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縣官㠯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㠯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

十餘丈旗織加其上（師古曰織讀曰幟音昌志反）甚壯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比謂比者所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召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彼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得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畱畱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畱而處之）使者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西踰隴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師古曰令音零）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
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吕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
得迺著令令封君吕下至三百石吏吕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
爵關內矦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矦吕百數
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矦坐酎金
失矦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
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旣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
貴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曰價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
船算事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吕西至蜀
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吕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吕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吕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吕往各吕地比給

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而初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師古曰閒歲歲隔一歲
費皆仰大農大農吕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
吕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
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弘羊吕諸官各自市相爭物吕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僦費師古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僦音子就反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
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吕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
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
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
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吕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

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㠯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㠯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㠯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㠯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讀曰烹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㠯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議者之言也）㠯為此國家大業所㠯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

酒酤弘羊自㠯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㠯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㠯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㠯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㠯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㠯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

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孔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撿者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廼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臣瓚曰以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

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㠯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寑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師古曰讐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之使人不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賖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占賖而祭祀喪紀故從官賖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反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賖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㠯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㠯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其下並同又㠯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蓺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蓺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飤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㠯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㠯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㠯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各自用為其市平毋

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緜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售下亦類此也）均官有㠯考撿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㠯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卬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卬賤則為氐音丁奚反）㠯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㠯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㠯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㠯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師古曰斡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㠯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記孔子齊之時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㠯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㠯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㠯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㠯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㠯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㠯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㠯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讎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罌盧亦謂所居罌瓮之處耳）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㠯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㠯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㠯其七入官其三及醩截灰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姓偉名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

以給澹（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其下並同）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家謂家家自作也）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

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傜也）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鬭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

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也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不也裒音蒲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售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熟菽粟賤使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野有餓莩而弗知發（鄭氏曰莩音蔈有梅之蔈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徠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師古曰乂治也）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郊祀志第五上　漢書二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三曰祀（師古曰祀謂祭祀也）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獺祭魚豺摯搏之獸形似狗獺水居而食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豺音仕皆反獺音吐曷反）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齋肅莊敬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耳覡音下狄反）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由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嘗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墉並非宗伯及大宗也）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師古曰黷汙瀆也黷音讀）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匱乏也）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天時

諸侯作亂者也韋昭曰黎氏九人也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家為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師古曰齊讀曰齋蠲絜也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顓頊受之迺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事委之也屬音之欲反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霸九州師古曰共工氏在太昊炎帝之間無祿而王故謂之霸句讀曰鉤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師古曰烈山氏炎帝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師古曰尚上也謂起於上古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也衡平也以玉為璣衡謂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璣衡觀察璣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之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類祭也上帝天也絜精以祀謂之禋六宗之義說者多矣[illegible]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秩次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五瑞公侯伯子男之瑞圭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為天子守土故巡行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積柴而燔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兩也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者亦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三帛二生一死為贄師古曰三帛玄纁黃也二牲羔鴈也一死雉也贄者所執以為禮也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以上皆舜典所載禹遵之後十三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人則之來龍河漢各二其後媟嫚神故龍去之其後十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湯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周棄代為稷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曰遷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懼伊陟曰祅不勝德師古曰伊陟太戊臣也伊尹之子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咸乂四篇事見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師古曰說讀曰悅殷復興

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雉鳴也音工豆反）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師古曰事見商書說命及高宗肜日祖已殷之賢臣）後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師古曰帝乙武乙也為韋囊盛血仰而射之號曰射天後遇雷震而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嫚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師古曰明堂辟雍解在下紀）諸侯曰泮宮（師古曰泮之言半也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也泮音普半反）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尊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上帝太微五帝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稱百言其多也秩序也謂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師古曰四瀆謂江河淮濟也發源而注海者也視謂其禮物之數也）而諸侯祭其畺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畺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騮赤馬黑鬣也羝牡羊也騮音留羝音丁奚反）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左馮翊鄜縣之衍也師古曰今之鄜州其取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也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李奇曰吳山於旁有吳陽地也）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曰晚謂末時也）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辭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古陳寶若

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駮文也殷音隱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也 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 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 師古曰即今之雍縣 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 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 師古曰寤覺也覺音公孝反 寤迺言夢見上帝 師古曰上帝謂天也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 師古曰府藏書之處 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 師古曰葵丘會在僖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東封禪者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也禪音上戰反解在武紀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師古曰父音甫 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 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 虙羲封泰山禪云云 師古曰虙讀曰伏 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李奇曰炎帝神農後 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 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 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師古曰令音郎定反 支音祇 西伐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 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 師古曰召陵楚地也在汝南召讀曰劭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峰狀亦若熊耳因以為名也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 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 應劭曰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實簠簋 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 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 東海致比目之

魚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音土盍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蠻蠻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師古曰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弘迺明鬼神事師古曰萇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萇弘李奇曰周爲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 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也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陪臣祭泰山僭諸侯之禮孔子非之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事見論語自秦宣公作密畤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

未必老聃老聃見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韋昭曰秦伯嗜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爲別秦并周爲合此襄王爲霸始皇爲王也韋昭曰周封秦爲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彊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案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爲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系家皆言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爲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爲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爲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嫪毐此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斷而韋氏乃合武王昭王爲數失之遠矣伯讀曰霸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畤者如種韭畦之形而畤於畦中各爲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泰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泰丘也郭璞云宋有泰丘蓋以丘名此地也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德故

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螾音引螻音樓謂螻蛄也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㠯冬十月爲年首色尚黑度㠯六爲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爲符六尺爲步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也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嶧山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頌功業師古曰謂刻石自著功業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埽地而祠席用苴稭應劭曰稭禾藁也去皮以爲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如戛師古曰苴藉也苴音子本作菹假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師古曰絀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

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絀不得與封禪師古曰與讀曰豫也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爲仙字下皆類此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㠯來作之齊所㠯爲齊㠯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師古曰下下謂最下者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畤師古曰名其祭處曰畤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師古曰罘音浮腄音直瑞反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並勃海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齊東北陽㠯迎日出云八曰四

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八神共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韋昭曰：皆古人之名，效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臣瓚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服、張二說是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也。）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迂謂回遠也，音于。）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相傳云爾。師古曰：瓚說是也。）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師古曰：竝，依海而上也。竝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曰冀。）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竝具存焉。）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

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殷都朝歌周都洛也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崤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崤即今之陝州二崤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泲曰淮師古曰泲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皆同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illegible]山在[illegible]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illegible]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志有岳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有垂山無岳山也岐山即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鴻冢[illegible]在下[illegible]瀆山在[illegible]氐道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臨晉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沔音彌善反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湫音[illegible]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污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illegible]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illegible]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駵駒四霸產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澇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澇音勞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駵駒之屬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illegible]蘇計反師古曰[illegible]說是也為小山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illegible]丁反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

於下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薄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亦非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而雍菅廟祠亦有杜主（李奇曰菅音姦也師古曰菅音姦）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弢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吕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吕爲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謂仲月也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師古曰騂赤色也音先營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吕十月爲歲首故常吕十月上宿郊見（如淳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皋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祀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爲之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吕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虵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枌音符云反）徇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吕十月至霸上立爲漢王因吕十月爲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吕

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
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
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
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
也炊謂饎爨也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荊巫祠
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也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粥者也九
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
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彊死魂魄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各
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諸邑皆祠
之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徧天下也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
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所有之
豐儉也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
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
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師古曰年穀頻孰也
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被音皮義反下亦同西畤畦
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
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
漢受之推終始傳鄭氏曰音亭傳師古曰音張戀反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
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迺水德之時河
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
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
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

造之涉則皆何也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師古曰無諱以朕爲勞自言不以爲勞也晉灼曰諱忌雜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明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濛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爲居西方爲冢墓之所故立廟於因其方若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爲五廟各立門室也廟祀五方帝位在長安東北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爲池而種蒲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之也音千賜反謀議巡狩

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音之成反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興兵守御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乂治也漢書皆以艾爲乂其義類此也

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而上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師古曰就成也會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如淳曰磃音蹏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妯音軸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師古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師古曰不言其年及所生長之處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師古曰給足也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迺言與其大父游躲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晏子書曰柏寢臺名也師古曰以柏木爲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鐫記也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謂鬼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師古曰食讀曰飤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師古曰合謂道相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遺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 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 久之少君病死天子吕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 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師古曰錘音直垂反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 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忌也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 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 師古曰謂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府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 古者天子吕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 師古曰每日以太牢凡七日祭也 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吕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 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

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吕一牛 孟康曰陰陽之神也 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 師古曰麃鹿屬也形似麞牛尾一角音蒲交反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吕薦五時時加一牛吕燎賜諸侯白金吕風符應合于天也 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也 於是濟北王吕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吕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䙴 師古曰䙴與遷同也 天子封其弟眞定吕續先王祀而吕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吕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吕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吕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吕勝日 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 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

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北。地理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愈也。）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崇絜自除祓然後入也。師古曰：祓音廢勿反也。）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師古曰：晉說是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憙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仔諸瑞以名年。）一元曰建，（蘇林曰：建元元年是。）二元以長星曰光，（蘇林曰：以有長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元狩元年。）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師古曰：荅，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祇之祀，故不為神所荅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師古曰：滂音普郎反，洋音羊也。）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師古曰：脽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

天子遂至滎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寖尋於泰山矣鄭氏曰寖用也晉灼曰寖遂往之意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寖漸也尋就也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師古曰主方藥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無子王死它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吕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迺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師古曰言方神仙之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大爲人長美言師古曰美言謂美之言也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吕臣爲賤不信臣師古曰顧念也又吕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吕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吕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師古曰鑄黃金不成迺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閒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師古曰皐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皐及陸而築作隄防傜役其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自得欒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朕意庶幾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其吕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吕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吕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親如五利之弟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屬及也音之欲反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竇太后之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爲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也視讀曰示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道讀曰導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掔師古曰搤捉持也掔古手腕之字也搤音厄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境故云魏脽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謂手杷土也音蒲溝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至中山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爲異也師古曰中[illegible]卽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中山亦同也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爲出哉師古曰楙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之穀也其下張敞引此詔文云穀嗛未報嗛者少也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者卽泰昊伏羲氏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煑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亨音普庚反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以象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故象三德也三德三正之德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饗承天祜師古曰祜福也音怙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吳讙譁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至或之門塾視羊牛之牲及審大小之鼎皆其致潔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者數之云云也鼐音乃代反鼒音茲敖讀曰傲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

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有黃白雲降與初在仲山黃雲之瑞相合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中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鹿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路弓乘矢集獲壇下李奇曰宜言鹿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於其廟也師古曰合德謂與天合德鼎宜視宗禰廣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師古曰視讀曰示宗謂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禰父廟也帝庭甘泉天神之庭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迺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時掌反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師古曰等同也卿有札書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曰黃帝得寶鼎冕候問於鬼臾區師古曰鬼臾區黃帝臣也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臾區臾容聲相近蓋一也今流俗書本臾字作申非也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所忠視其書不經師古曰不合經典也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師古曰謂不須更言之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家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家）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仙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荊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顉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顉其毛也音人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顉龍顉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卬望（師古曰卬讀曰仰）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顉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音山爾反）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李奇曰音貍師古曰西南夷長尾犛之牛也一音茅）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而醴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豐也）其下四方地為腏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腏謂聯續而祭也音竹芮反食讀曰飤）已祠胙餘皆燎之（師古曰胙謂祭餘酒肉也）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以白鹿內牛中以彘內鹿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師古曰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牲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師古曰昒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昒音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丈昭反）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師古曰贊謂見辭）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師古曰[illegible]）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師古曰明[illegible]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

壹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㠯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㠯
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鋒旗（李奇曰㠯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祭齋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爲券㠯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鋒旗也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㠯牡荆爲幡竿而畫幡爲日月龍及星）命曰靈旗爲
兵禱則太史奉㠯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
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不讎無驗也）
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
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
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
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㠯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
名山神祠所㠯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㠯好音見上
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
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
十絃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泰帝亦謂泰昊也不止謂不能自止也）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
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師古曰益多也）作二十五絃及
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
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
（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㠯僊上天羣臣
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㠯事類而祭之）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也）齊
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
下必欲上稍上（師古曰稍漸也）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
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㠯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㠯接神人蓬萊高世

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二皇之前有人皇九首 韋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 師古曰韋說是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器視羣儒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 師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屬音之欲反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崈古崇字耳以奉崈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邑奉音扶用反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與讀曰豫上因東上泰山如淳曰自是上也泰山從南面去上步道二十里車道百里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師古曰從山下轉行而上也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 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也 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 宿音先欲反 留音力就反 它皆類此與方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及閒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閒微也 隨閒隙而行也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師古曰人人殊異又不合經故難以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 音止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

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師古曰更互上也音工衡反下
詔改元爲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
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
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竝海上師古曰竝
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
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讀曰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
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泰一師古曰拜而祝之加祝辭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衍大休美也壽星仍出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
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
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淳曰故禱萬里沙以爲名也
過祠泰山鄭氏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
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郊祀志第五下　漢書二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火到反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師古曰言國家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師古曰依其制度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亦二館名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若有光云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廼下詔赦

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上迺下詔天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師古曰解並在武紀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灊廬江縣也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illegible]浮江自潯陽出樅陽師古曰樅音千庸反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陿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蓋其後族也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單姓玉音肅後漢司徒玉況自音宿耳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吕茅蓋通水水圜宮垣師古曰垣繞也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師古曰從復道入也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吕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謂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問

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合高皇帝祠坐對之[illegible]祠后土於下房吕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尞堂下而上師古曰尞古燎字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幸泰山吕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毋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自此已上皆祝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益多也幾讀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解在武紀祠后土臨勃海將吕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幾讀曰冀上還吕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師古曰言黃帝適成臺十二日即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

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迺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其闕圜上有銅鳳皇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言廣數十里於菟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圈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臺漸音子廉反三輔黃圖或爲滅字滅亦浸耳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鼈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師古曰大鳥象也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幹或作韓其義亦同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師古曰解在武紀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詛軍爲功師古曰丁姓夫人名也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

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年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瓚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見地理志也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師古曰下阯基之南面方士言僊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

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 師古曰解並在武紀延年卽上所謂迎年者 又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 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嚮坐而拜也事具在武紀鄉讀與嚮同 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無雲如靁者三 師古曰靁古雷字也空有雷聲也 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棫陽宮南 師古曰棫音域 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有司㠯爲美祥㠯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㠯大人之迹爲解 師古曰言見大人之跡以自解說也 天子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也牛靷曰縻 幾遇其眞 師古曰幾讀曰冀 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 李奇曰皆祠名 㠯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卽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卽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㠯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迺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南面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迺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閒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㠯禮爲歲事 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 㠯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

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師古曰灊與潛同也)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師古曰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即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逢山)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師古曰腄不夜黃皆東萊之縣也腄音丈瑞反)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

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虯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囿也)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師古曰斄讀與邰同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今豳州是也)大王建國於郊梁(師古曰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嵕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郊古岐字)文武興於酆鎬(師古曰酆今長安城西酆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師古曰尸臣主

事之臣也栒邑即豳地是也栒音荀尸臣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師古曰文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畫服也琱戈刻鏤之戈也琱與彫同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師古曰拜手首至於手也臣愚不足以迹古文師古曰尋其文迹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昔寶鼎之出于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穀嗛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報豐年也嗛音苦簟反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臧於此地師古曰與讀曰歟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音式志反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師古曰祋祤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祤音況甫反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迺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迺作鳳皇殿以答嘉瑞師古曰答應也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

五鳳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虡神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虡也時以為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為黃龍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

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㠯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天地則天子親往故云[illegible]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木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師古曰共讀曰供張音竹亮反下皆類此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師古曰保養也難㠯奉神祇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㠯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㠯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韋昭曰大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兆於南郊所㠯定天位也鄧展曰今地祇營域有折兆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㠯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怱明上通師古曰怱與聰同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師古曰論議也音來頓反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

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桉經蓺考古制而吕爲不宜無法之議難吕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吕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功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敬之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毋謂天之高而又高遠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日監觀於此視人之所爲皆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曰周因爲居也言紂在東故謂周爲西也言天吕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吕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吕竢天神歌太

蔟舞咸池吕竢地祇師古曰此引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鍾黃鍾陽聲之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太蔟陽聲次二者也咸池堯樂也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稭禾稾也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吕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吕報功唯至誠爲可致上質不飾吕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吕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師古曰異世謂前代今雍鄜密上下畤晉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畤也本秦侯各吕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

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重音丈庸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已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

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師古曰敕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砰音普萌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傳音張戀反）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下謂天地）營泰畤于

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師古曰職主也咎在於此也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師古曰言復古禮大曰順祀為善也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興舉也師古曰

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昆侖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北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塗冰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用以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冶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淖濡也淖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洋音羊又音祥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之貌也盪音蕩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論語云子不語怪力亂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師古曰卻退也卻音丘略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

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師古曰絫古累字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擥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㠯萬數其後平等皆㠯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謂三皇五謂五帝也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㠯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㠯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師古曰說謂論語之說也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㠯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瀹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瀹祭謂瀹煑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瀹音藥言奉天之道貴㠯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尞禋有常用師古曰尞[illegible]古燎字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奉其禮助者歡說師古曰助謂助祭也說讀曰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言無所費不勞於下也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師古曰敺與驅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曰奉引前導引車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晉灼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迹也不荅不饗何㠯甚此師古曰不荅不當天意也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詩曰率由舊章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率循也由用也循用舊典之文章也舊章先王法度文王㠯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

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師古曰說讀曰悅)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㠯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師古曰解讀曰懈)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王者尊其考欲㠯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㠯周公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㠯配上帝([illegible])祀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㠯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illegible]卜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師古曰共讀曰恭)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㠯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荅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亦㠯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㠯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㠯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

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師古曰墜古地字也下皆類此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吕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六鐘吕六律六[illegible]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大合樂者徧作之也先妣姜嫄也先祖先王先公也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吕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師古曰鄉讀曰嚮其下並同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師古曰謂牛角如繭栗言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吕事天墜師古曰畮古畝字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墜合祀吕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illegible]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illegible]姑洗[illegible]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illegible]禮之[illegible]合舉而祭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吕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吕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師古曰易說卦之辭也陽爲剛陰爲柔陰陽分則剛柔迭用也迭互也音大結反吕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吕助致微

氣通道幽弱師古曰道讀曰導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㠯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師古曰虞書舜典也說已解於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爲父坤爲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也誖亂也下誖也誖古悖字也誖音布內反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爲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于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㠯類聚物㠯羣分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羣神㠯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畤及靁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

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吕奉宗廟共粢盛師古曰共讀與供同人
所食吕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
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緜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又曰吕御田祖吕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爲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大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音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
吕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之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吕方士蘇樂言起八
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
文種五粱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永所謂耕耘五德也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
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鬻古煮字也髓古髓字也漬浸也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反計粟斛成一
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吕樂爲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
祀師古曰崇尚也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吕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
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吕雞當鶩鴈犬當麋鹿數下
詔自吕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
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吕夏郊而張倉據水
德公孫臣賈誼更吕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
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
德彼吕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便以火代金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秦
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吕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
始受木德師古曰包讀曰庖其後吕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
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
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吕水德閒于

木火[師古曰共讀曰龔閒音工莧反]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郊祀志第五下　　　　漢書二十五下

天文志第六　　　　漢書二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孟康曰伏見蚤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恒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之屬也闊陿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為祅星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者則所蝕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突掩為陵星相擊為鬬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曰食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虹或作虹蜺讀曰齧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為虹雌為蜺凡氣食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抉傷也]迅雷風祅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是目明君覩之而寤飭身

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 蘇林曰音棓打之棓 師古曰棓音白講反 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 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 衡殷南斗魁枕參首 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 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 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孟康曰傳曰斗魁第一星法於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方 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 晉灼曰似筐故曰戴筐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 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也 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 蘇林曰能音台 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柄輔星 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 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 蘇林曰斥遠也 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 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 晉灼曰梗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 一外為盾天鋒 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天鋒 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衿北一星曰舝 晉灼曰舝古轄字 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眾者實其中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 晉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 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宗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后妃之府曰

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戟房心王者惡之
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也衡太微三光之廷筐衞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坐成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成形禍福之形見也皆羣下不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　權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爲敗東井西曲星曰戉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帝車舍傷成戉晉灼曰戉傷之也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誅成質晉灼曰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爲鳥喙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宮主急事張嗉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豨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藁積爲廥也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象坤維河山已北國也陽河山已南國也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下有三星銳曰罰孟康曰在參閒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少斜列無銳形也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爲葆晉灼曰不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旅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其南有四星曰天

厠天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近地也)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

北宮玄武虚危危爲蓋屋(宋均曰危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蓋屋也)虚爲哭泣之事(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但空虚似乎殯宮故主哭泣也)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虚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會之間恒多姦邪故設羽林爲軍衛)軍西爲壘或曰戉旁一大星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入軍憂水水患木土軍吉(孟康曰五星入北落軍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横天横旁江星江星動以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祅見其舍也歲星贏而東南(孟康曰五星東行天西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妖星)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孟康曰歲星當伏西方行遲早沒變爲妖星也)石氏見欃雲如牛(韋昭曰欃音參差之參)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

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迺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祅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

熒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熒惑爲亂爲成爲疾爲喪爲飢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至者雖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乍前乍後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還止息迺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匽兵埜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匽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皮避也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晉灼曰上言出而易亦言疾避是也）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

復出相死之入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耎而伏晉灼曰耎退也不進而伏伏不見也其下國有軍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迺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曰出蚤爲月食晚爲天祅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晉灼曰三分天過其一此戌酉之間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埤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吉趮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赤角戰太

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主入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名破軍辰星繞環太白若鬬大戰客勝主人吏死辰星過太白間可椷劍小戰客勝蘇林曰椷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也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

去三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黃而赤倉小敗宋色黃而赤黑小敗楚色赤黑卜敗燕色黑黃小敗皆太白勝也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晉灼曰有色勝得位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有色也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行得字衍也

辰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妖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它星遇而鬬天下大亂晉灼曰[illegible]出於房心閒地動

填星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廼爲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國得土不廼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失土不廼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下國可伐得者不可伐其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廼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其歲不復不廼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飢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

四星與辰鬬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木合爲淬（晉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與金合爲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國饑與水合爲雍沮（晉灼曰沮音沮洳之沮水性雍而帶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塡也）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鬬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吕內必之（韋昭曰必有驗也）凡月食五星其國必亡（李奇曰謂[illegible]）歲吕饑熒惑吕亂塡吕殺太白彊國吕戰辰吕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吕義從熒惑吕禮從塡吕重（韋昭曰謂[illegible]）從太白吕兵從辰吕法吕法者吕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晉灼曰有兵喪故驚改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飢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晉灼曰宗[illegible]也）百姓離去被滿四

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爲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吕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

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

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

塡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

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

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吕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孟康曰散在尾北 韋昭曰信音申）有星守

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龜鼈星不
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
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
星散者不相從也孟康曰散不復行列而聚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晉灼曰柎音注解之注天紀
屬貫索積薪在北戍西北積水在北戍東北
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靑
州營室東壁幷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
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之丙
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濟庚辛華山㠯西壬癸常山㠯北一曰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衞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
亥燕代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燕齊之
疆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
參罰及秦幷吞三晉燕代自河山㠯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
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
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
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是以秦
晉好用兵孟康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
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趮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凡五星早出爲羸羸爲客晩出爲縮縮爲主人五星羸縮必有天
應見杓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德在斗牽
牛失次杓早水晩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
在卯曰單閼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氏在虛危失

文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

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

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同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昴畢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在未曰協洽六月出石氏曰名長烈在觜觿參甘氏在參罰太初在注張七星

在申曰涒灘七月出石氏曰名天晉在東井輿鬼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軫

在酉曰作詻（爾雅作作噩）八月出石氏曰名長王在柳七星張失次杓有女喪民疾甘氏在注張失次杓有火太初在角亢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

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石氏曰名天皇在角亢始甘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尾箕

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石氏曰名天宗在氐房始甘氏同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石氏曰名天昊在尾箕甘氏在心尾太初在婺女虛危甘氏太初歷所㠯不同者㠯星贏縮在前各錄後所見也其四星亦略如此

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㠯熒惑太白爲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

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歷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亡異熒惑主內亂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顓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其望亦誅盛也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志記不盡也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孟康曰形如三足几几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 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塡星之精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孟康曰形如彗芒九角太白之精

司詭星出正西西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

咸漢星出正北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 孟康曰一名獄漢星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横亦塡星之精也

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塡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臧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

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城邑亂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也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也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流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銳見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也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鼈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晉灼曰怒謂芒角刺出

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

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星磙至地則石也如淳曰磙亦墜也

天暒而見景星孟康曰暒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

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鄭氏曰扶當爲蟠齊魯之間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暑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

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爲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爲地統故爲地事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去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

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夭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兩軍相當日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亡勝重抱大破亡抱爲和背爲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兵破軍若曰殺將抱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疾雖勝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重屈短上下銳孟康曰屈或爲尾韋昭曰短而直者也或曰短屈之虹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爲主位

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摶音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捎雲精白者其將悍晉灼曰捎音霄韋昭曰音髾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卬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柚雲摶而耑銳杓雲如繩者居前

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闕旗故鋭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迺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壄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秏者入國邑視封畺田疇之整治 孟康曰綵徑 蘇林田曰疇 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秏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夫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亡不司天開縣物 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也天開示縣象 地動坼絕山崩及陁川塞谿垘 孟康曰垘音羅菔謂谿垘崩也蘇林曰垘音伏伏流也如淳曰垘塡塞不通也 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潤息槀枯宮廟

廊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謼與人逢遻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 孟康曰魏鮮人姓名作占候者也 風從南方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為 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為成也 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 韋昭曰上歲大穰 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跌為疾跌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叔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

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來驗也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一日雨正月水也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來若旦有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是時禍亂

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粵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愁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如淳曰呂氏春秋荊人鬼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橫者繼踵而占天文者因時務論書傳故其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周卒為秦所滅始皇之時十五年間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後秦遂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又熒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雞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殺二世即位殘骨肉戮將相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兵相跆藉蘇林曰跆音臺登躡也或作蹈秦遂以亡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執矢者亦不正以象項羽執

政亂也羽遂合從阬秦人屠咸陽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隨比帝正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先至爲主也） 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于霸上以候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爲秦之地明効也

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近踰身） 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韋昭曰法當出四仲出四孟爲易王之家也） 是時項羽爲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王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閒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所圍七日迺解

十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奇曰心爲天王也） 四月宮車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爲宮車當駕而出耳）

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孝文後二年正月壬寅天欃夕出西南（孟康曰歲星之精） 占曰爲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雲中漢起三軍以衛京師其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八月天狗下梁野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其十一月戊戌土水合於危占曰爲雍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

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廼東行占曰爲喪死寇亂畢昴趙也
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謀爲兵憂婺女粤
也又爲齊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
立王公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爲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
出東方因守斗占曰其國絕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爲
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
又爲粤是歲彗星出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爲王　淮陽汝南河
間臨江長沙廣川其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
楚兵先至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
等戍止河南吕候吳楚之敝遂敗之吳王亡走粤粤攻而殺之平
陽侯敗三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吕水攻趙城城
壞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一人爲王王膠西中山楚

徙濟北爲淄川王淮陽爲魯王汝南爲江都王七月兵罷天狗下
占爲破軍殺將狗又守禦類也天狗所降吕戒守禦吳楚攻梁梁
堅城守遂伏尸流血其下
三年塡星在婁幾入還居奎奎魯也占曰其國得地爲得塡是歲
魯爲國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東井行陰又吕九月己未入輿鬼戊寅出占
曰爲誅罰又爲火災後二年有栗氏事其後未央東闕災
中元年塡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迺有女憂其三
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觿爲白衣之會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
北色白長丈在觜觿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
伏死其辜觜觿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
之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

戊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閒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斧戉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伏斧戉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虛齊也

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井秦也其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陽王濟陰王死六月成陽公主死出入三月天子四衣白臨邸第

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鑠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於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於天漢春秋星孛於北斗齊宋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三年四月有星孛於天紀至織女占曰織女有女變天紀爲地震至四年十月而地動其後陳皇后廢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爲火變有喪是歲高園有火災竇太后崩

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見于房占曰爲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漢遣兵三十餘萬以待之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

死秏其後曰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喪兵守之久其國絕
祀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
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其後漢兵擊
拔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
也
太初中星孛于招搖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
兵擊大宛斬其王招搖遠夷之分也
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
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
下有亂臣戮死於市後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
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戮死者後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

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東藩
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
甲兵邪臣伏誅熒惑在婁逆行至奎法曰當有兵後太白入昴占
如曰蓬星出西方當有大臣戮死者太白星入東井太微廷出東
門漢有死將後熒惑出東方守太白兵當起主人不勝後流星下
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間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爲極棟東去也廷爲謂之堂前闌楯也）法曰國恐有
誅其後左將軍桀票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剌王謀作亂咸伏其
辜兵誅烏桓
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爲兵其五年六月
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五年四月燭星見奎婁間占曰有土功
胡人死邊城和其六年正月築遼東玄菟城二月度遼將軍范明
友擊烏桓還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鬊（音鬙）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牂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曰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牂雲爲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干太微入紫宮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止占曰流星入紫宮天下大凶其四月癸未宮車晏駕

孝宣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其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皆爲蚤占曰大臣誅其後熒惑守房之鉤鈐鉤鈐天子之御也（晉灼曰上二占房爲天駟其陰右驂旁有二星曰鈐故曰天子御也）占曰不太僕則奉車不黜即死也房心天子宮也房爲將相心爲子屬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占曰兵起上卿死將相也是日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者名曰天賊在大人之側

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爲月食星）熒惑在角亢占曰憂在宮中非賊而盜也有內亂讒臣在旁其辛酉熒惑入氐中氐天子之宮熒惑入之有賊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姦人在宮廷間其丙寅又有客星見貫索東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遠二年是時楚王

延壽謀逆自殺

四年故大將軍霍光夫人顯將軍霍禹范明友奉車霍山及諸昆弟賓婿爲侍中諸曹九卿郡守皆謀反咸伏其辜

黃龍元年三月客星居王梁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爲水飢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飢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二年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青白色炎長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爲神人論死父免官（孟康曰姓謝名君男者見也不記其名直言男耳）

五年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後二歲餘西羌反

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搖如龍蛇形有頃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合所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是時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其後宣帝舅子王商爲丞相皆貴重任政鳳妬商譖而罷之商自殺親屬皆廢黜

四年七月熒惑隃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占曰熒惑與歲星鬬有病君飢歲至河平元年三月旱傷麥民食榆皮

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作昆明池列觀環之或曰即前謝君男故避其時）

十一月乙卯月食填星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占曰月

食塡星流民千里

河平元年三月流民入函谷關

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塡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塡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星熒惑西去塡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郞王歆大逆不道牂牁太守立捕殺歆

三年九月甲戌東郡莊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羣黨爲盜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綬自稱將軍三月辛卯左將軍千秋卒右將軍史丹爲左將軍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賀薨

陽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國有憂若有大喪房心爲宋今楚地十一月辛未楚王友薨

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

鴻嘉元年正月匈奴單于雕陶莫皐死五月甲午遣中郎將楊興使弔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占曰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吕此知四方欲動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樊並等謀反賊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將軍皆誅死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等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爲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一日有兩氣同時起並見而並令等同月俱發也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餔時天曜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

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春秋星隕如雨為王者失埶諸侯起伯之異也其後王莽遂顓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是㠯有星隕之變後莽遂篡國

綏和元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占曰大臣有繫者其年十一月庚子定陵侯淳于長坐執左道下獄死

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進欲塞災異自殺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讙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

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所㠯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㠯百二十為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與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元壽元年十一月歲星入太微逆行干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執

法者誅若有罪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賢免大司馬位歸第自殺

天文志第六終

五行志第七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伏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以下皆周書洪範之文王迺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服虔曰騭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彝常也倫理也逌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騭音質騭定也協和也言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應劭曰陻塞也汩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汩音骨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鯀

則殛死禹迺嗣興師古曰殛誅也見誅而死殛音居力反 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師古曰自此以上洪範之文 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 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 次四曰叶用五紀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為之條紀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 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讀曰乂 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 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弋善反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師古曰旤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 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 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㩜仲舒別向歆師古曰㩜字與擥同謂引取之擥音來敢反 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師古曰眭音息規反說在眭孟傳 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傅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 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橋而直 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鑄也 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 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 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稅蔽之事也臣瓚曰姦謂詐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民時李說是 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 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大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衡牙玭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玭音步千反 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上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

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也湎音彌善反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橋矢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是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師古曰雰音紛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豫喬如之謀故見誅事在十六年冬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譖而執行父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恭王中目鄢鄭地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師古曰鄉讀曰嚮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悊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稷禹之屬遠四佞而放諸埜師古曰四佞即四凶也遠離也埜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言其譖漸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由用也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師古曰篤厚也或燿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燄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

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吕戒之劉向吕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吕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欲弒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吕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於車劉歆吕為御廩公所親耕藉田吕奉粢盛者也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劉向吕為齊桓好色聽女口吕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為過於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吕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疫疾其民人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師古曰釐讀曰僖後皆類此穀梁吕為愍公宮也吕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吕為釐立妾母為夫人吕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也本莊公之妾僖既為君而尊之遂同夫人豐文四年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公為弟故云卑董仲舒吕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吕為夫人師古曰僖公所娶楚女為嫡齊女為媵時齊先致其女脅魯使立為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吕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吕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作謝也成周洛陽也榭者所吕臧樂器宜其名也董仲舒劉向吕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之二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吕禮樂

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宮不言諡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卽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卽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子襄仲殺之而立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二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祀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椒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左氏

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師古曰師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諱故改其官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畚挶應劭曰畚草籠也讀與本同挶所以輿土也師古曰挶音居玉反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卽盎也綆音工杏反備水器師古曰罃甖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罃備火金之長頸缾也畜水潦積土塗師古曰潦行潦也畜讀曰蓄塗謂障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備修之也修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火道師古曰火道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標記也儲正徒師古曰儲偫也正徒役徒也偫音丈紀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民謂郊野之外保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災也又飭衆官各慎其職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曰士弱晉大夫士莊伯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師古曰咮音竹救反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下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

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偰音先列反字或作禼其用同耳據諸典籍相土即禼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轉寫誤）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與楚客盟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著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

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公羊傳無）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于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事在宣十年十一年）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韶）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伐陳縣陳因申叔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為楚靈王所滅）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靈無道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師古曰謂竈鄭大夫）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陳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

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玆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

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舜之苗裔皆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子鄭桓公宣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劉獻公摯也單子穆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單音善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固也召伯莊公奐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景王庶子也鼂古朝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死于乾侯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師古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乃行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

向㠯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㠯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㠯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㠯爲亡國之社所㠯爲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㠯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㠯爲是時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妒將爲讒口㠯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藏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㠯爲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㠯供養飲食織室所㠯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

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思災（師古曰罘思闕之屏也解具在文紀）劉向㠯爲東闕所㠯朝諸侯之門也罘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卽位賈誼等㠯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爲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㠯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㠯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㠯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㠯存其意通倫類㠯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

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師古曰省察也）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次下並同）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猥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衆（張晏曰睢恣意也恣睨也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離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仄古側字）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

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㠯應之至元朔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㠯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顓與專同不請者不奏待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閿鄉湖城二縣界明年屈氂復坐祝禮要斬師古曰禮古詛字也音側豫反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

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顓權鳳誣章以大逆皋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爲皇后妹爲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亾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㠯爲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亾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㠯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

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顓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悊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旣巳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旣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

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逢晉灼曰冠首曰烽無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卽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顓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寖盛（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

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妾遭巫蠱之禍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禍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及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師古曰仍重也）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不得禮之中而失於奢則不如儉）故禹卑宮室（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謂勤於治水而所居狹陋也）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也刑法也寡妻謂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旁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

人之所吕昭教化也（師古曰昭明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吕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也）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亡麥禾凡四歲也）旤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吕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興師出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櫜衣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說使人難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讀曰悅）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師古曰睢音呼季反）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讀與冱同冱凝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冱寒）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晉樂大夫）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師古曰讟痛怨之言也音讀）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讀曰伸言不得申其性命也一說信猶保也性生也）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師古曰虒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虒音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許兩反字亦作蠁其音同）劉歆吕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吕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冀縣南山也）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天水縣）壄雞皆鳴（師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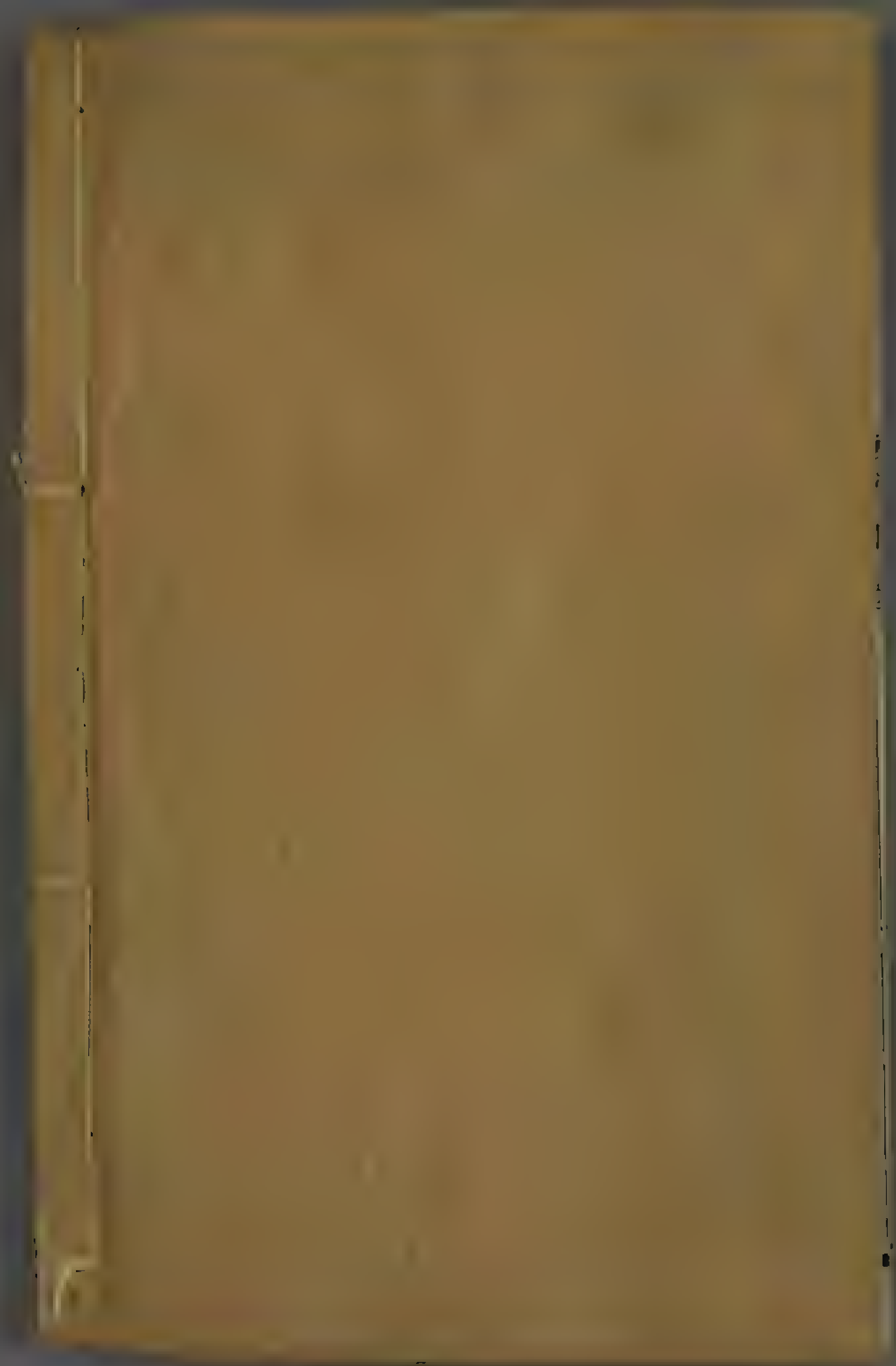
曰雉也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係重囚之處）篡死辠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寖廣（師古曰寖漸也）明年冬迺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迺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迺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還所徙人皆自陵邑今皆返其本居）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虒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壄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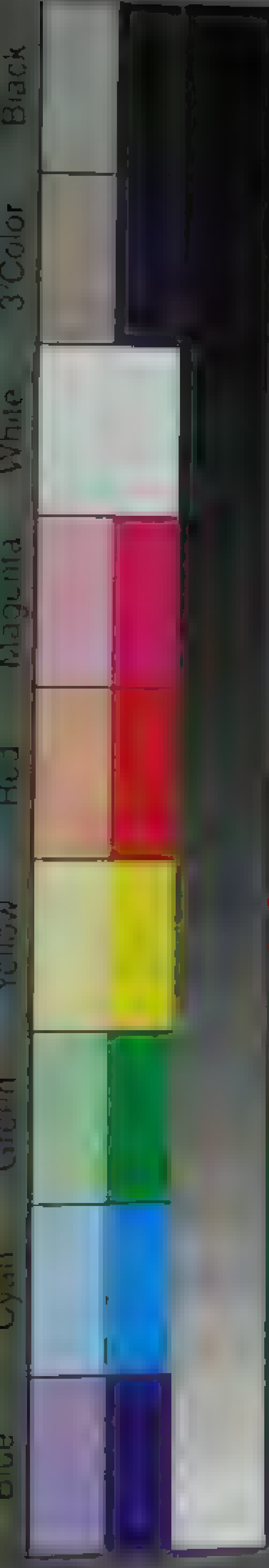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吕收魂氣春秋祭祀吕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吕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吕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不見用也師古曰遏音一曷反）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己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眾不則皆函陰氣（師古曰函讀與含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桓公元年

秋大水董仲舒劉向㠯爲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爲太宰弒殤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郜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求助齊衞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劉歆㠯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也而有周公別廟桓既易之與鄭而取鄭之祊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㠯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威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㠯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乘丘鄑魯地也鄑音子移反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㠯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戲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爲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十二年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㠯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㠯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非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師古曰仍頻也劉歆㠯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㠯夸夫人臣瓚曰桷椽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將迎夫人故爲盛飾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㠯爲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頻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故云比年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㠯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子卒母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㠯濟西田賂齊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貜且亦齊出也師古曰貜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女所生貜音俱碧反又音钁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師古曰比頻也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亂師古曰創懲也音初亮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㠯爲時成幼弱政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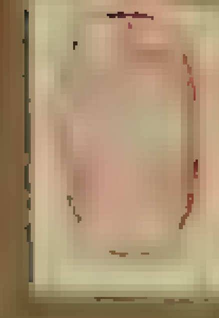
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顓與專同專者不稟命于公）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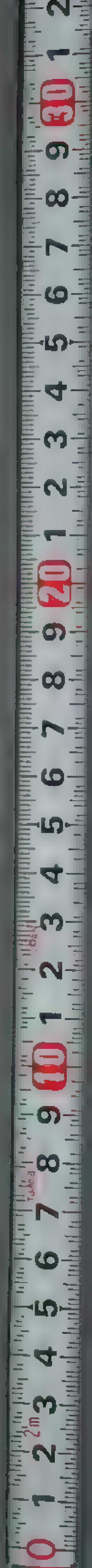
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爲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頻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冒頓單于閼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爲單于閼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事在韋玄成傳迭音大結反）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爲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時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前漢書　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應劭曰思思慮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恭作肅從作艾師古
曰艾讀曰乂乂治也其下亦同明作悊聽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謀謀故聰爲謀也容作聖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休徵孟康曰善行之驗
也曰肅時雨若應劭曰君上而敬則雨順之艾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治則陽順之悊時奧若應劭曰悊明也師古曰奧讀曰
燠燠溫也音於六反其下亦同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徵師古曰言惡行之驗
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應劭曰僭僭差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服虔曰霿音人
備霿應劭曰人君瞉霿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爲災也霿音莫豆反備霿又音搆又音蒙傳曰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
曰孽音魚列反其下並同時則有雞旤師古曰旤與禍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
禍也師古曰痾音阿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内曰眚外曰祥唯金沴水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說曰

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師古曰夭音於老反]蟲豸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濅深也[師古曰濅漸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師古曰剽音匹妙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言爲魚陰之兆]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

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

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晉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師古曰抑發語辭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太師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㠯定體足㠯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是㠯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㠯處誼足㠯步目師古曰視聽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㠯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虖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㠯知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師古曰爽差也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淫邪也夫目㠯處誼足㠯踐德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德行也口㠯庀信師古曰庀覆也言行相覆則爲信矣耳㠯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苟喪其一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㠯云張晏曰視遠一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

云左氏使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楚卿也鬭伯比楚大夫也羅國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莫囂必敗師古曰莫囂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固矣師古曰止足也遽見楚子㠯告師古曰遽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爲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縊死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也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命圭㠯爲瑞受玉惰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輿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㠯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郤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㠯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蟻反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蔑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㠯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七年郤氏亡成

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脤讀與蜃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宜，脤者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音上忍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既。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應劭曰：膰，祭肉也。師古曰：膰音扶元反。神之大節也。師古曰：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虖！」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名臧。苦成叔，晉大夫郤犨也。時使行聘如衛，故定公享之。惠子，衛大夫甯殖也。相謂贊相其禮。苦成叔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其下並同。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虖！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既福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張晏曰：觵，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以無罰爵，觩然而已。應劭曰：[illegible] 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傲謂傲倖也。萬福[illegible] 今夫子傲，取

既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晉厲公使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犨、郤至，而滅其家。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謂公登階，文子亦登，不後一等。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豹。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安，徐也。孫子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千全反。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虖！師古曰：言不免於禍。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師古曰：日謂往日始過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吾曰：『猶將更之。』師古曰：更，改也。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為小國之君而事于大國。而惰敖以為己心，將得死虖？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太子之妻。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師古曰：般讀與班同。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師古曰：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裯音直留反。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

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豹也不度不遵禮度也鮮少也音先淺反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衣前曰衽言游戲無已也比音必寐反衰音千回反衽音人禁反是爲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共王之子也時爲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篡殺之心言其威儀服飾非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篡立而取敗於乾谿也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於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虖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肸音許兩反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常處所謂表著者也著音[illegible]會有表[illegible]衣有禬帶有結師古曰禬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禬音工外反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師古曰序次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

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曰導其下並同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師古曰昭子叔孫婼昭子歎曰蔡其亡虖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塈息也言在上者能奉位不怠則其臣下皆得安息也解讀曰懈塈音許既反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志不書晉卿闕之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爲政以臨其事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彪傒衛大夫也建天子之居也傒音奚大事奸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虖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也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屬音之欲反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說者或以爲大陸即鉅鹿北大陸澤也據會於狄泉則其所田處固當

在近非大陸澤也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贄 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贛音貢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不合法度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節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師古曰替廢惰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 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雨音于具反 大雨雨水也師古曰下雨音于具反後類並同 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

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 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下震上也 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荄字也草根曰荄音該 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殺桓公已而為太宰翬音揮 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師古曰反謂桓公云隱欲殺之 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東山皋落氏 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為玦也半環曰玦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爲太子御戎也徵澄也章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敬其事則命吕始師古曰嘗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純壹其色用其衷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度今命吕時卒閟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閟閉也冬十二月盡時也衣吕尨服遠其躬也師古曰尨雜色也謂偏衣也遠音于萬反其下並同佩吕金玦棄其衷也服吕遠之時吕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言臣不能他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以主清涼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師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也時爲下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也復反也金玦猶玦去不反意也師古曰罕夷晉大夫將爲下軍卿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復音扶目反後四年申生吕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張晏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翠鳥也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蚌鷸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故因以名此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蓋以鷸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鷸音聿文音術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故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劉向吕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

文師古曰晉文公重耳也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也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也幾音鉅依反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謁者服之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寸鐵爲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吕賜大臣又吕冠奴劉向吕爲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師古曰騶廄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僖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吕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師古曰墜墮也音直類反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爲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爲庶人賀爲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鄭氏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旤也賀吕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去之

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爲列侯復有辠死不得
置後又犬旤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
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師古曰辟音璧適讀曰嫡妾子拜如淳曰無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
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閒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
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帶
持刀劒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
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
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師古曰損卦上九爻辭言王者臣天下無私
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
夫之卑字如淳曰相呼以字人是爲卑字師古曰謂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師古曰票音匹妙反又音頻妙反
置私田於民閒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
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引也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乍

離如烏之集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師古曰溷肴謂雜亂也溷音胡困反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勉猶黽勉言不息也遯樂言流遯爲樂也典門戶奉宿衞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
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
田爲失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卽賓孟劉向以
爲近雞旤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
田于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猛及後爲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
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猛弟敬王丐也劉子遂攻賓起殺之事並在昭公二十二年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邵伯盈逐王子鼂子鼂奔楚定公五年王人殺之于楚京房易傳曰有始
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
化爲雄孟康曰輅軨殿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輅軨令輅與路同軨音零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

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爲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曰爲巳知時恐當之劉向曰爲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曰爲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曰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曰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以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爲政猶牝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索音思各反繇是論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曰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爲元帝王妃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曰爲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爲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曰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言政皆出鳳天子不豫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師古曰視讀曰示顓君害上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群弟世權曰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迺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日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或衆在位師古曰言居衆經實之人矯惑於衆在職位也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曰爲巳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

月鼷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鼷小鼠也即今所謂甘鼠者音奚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靑祥亦牛既也不敬而僭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人不見公又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十二月乃得歸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師古曰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而大夫盟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音工覓反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師古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相與盟是奪君政也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師古曰死於乾侯也幾絕周公之祀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俠歸鄆讙龜陰之田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行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陽貨以鄆讙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讙二邑名龜陰龜山之陰也音卽讙音驩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師古曰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孫斯也女樂已解於上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師古曰衞詩相鼠之篇也無儀無禮儀也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師古曰聖人孔子也見胡電反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遜于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

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柏本亭名衛思后葬於其地也）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吕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天象仍見甚可畏也（師古曰仍頻也）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私罰祿誣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主（師古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二月迺作主時有闕故十六月也）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二而祭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月而吉禘故升主於廟）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師古曰躋音子奚反又音子詣反）

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師古曰祫合也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大祖）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吕爲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吕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吕船爲家吕魚爲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

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亾。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誖，厥姄城門壞。」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亾之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艾讀曰乂。厥咎僣，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姄，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師古曰：易上繫之辭。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蟬也。螗，蝘也，即蛁蟟也。言政令文理溷亂，若蜩螗之鳴，如沸羹之聲。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僣。僣，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

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口浪反。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曰：柑，籋也，音其廉反。籋音女涉反。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解已在前。郤錡，駒伯也。郤犨，苦成叔也。郤至，昭子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虖！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必速顛仆也，味厚者其毒久。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溫季也。犯，侵也。迂，夸誕也。

也伐矜尚也 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及禍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 蘇林曰招音翹舉也師古曰盡言謂極言也 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虖 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 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 師古曰穆侯僖侯之孫也條晉地也一曰條戎也以戎侵己當戰時而生故取忿怨之義以名之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之曰成師 師古曰太子之弟即桓叔也畝古畝字也千畝亦地名意取能成其師眾也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師古曰師服晉大夫 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 師古曰名以制義 理出於名名以立義理既定禮由之出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師古曰政以禮成民從上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師古曰本自古而有此名 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虖 師古曰替廢也 及仇嗣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 師古曰昭侯因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也 [illegible] 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 師古曰事不遂 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 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稱公事在桓二年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也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 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也 弗過之矣 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 間一歲鄭人殺之 師古曰間一歲者中間隔一歲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 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 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師古曰專自是也侈奢泰 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敝專則人實敝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 師古曰穆叔即叔孫豹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淵至此年正月乃歸 其語偷不似民主 師古曰偷苟且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師古曰諄諄重頓之貌也音之閏反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虖 師古曰韓子韓宣子也名起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

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厚之吕立善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師古曰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是時孟與諸侯會於虢故使勞之因曰子弁冕吕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曰[illegible]禹功故言之也弁冕[illegible]何不遠績禹功而庇蔭其人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illegible]日前不能念其長久也儕音仕皆反劉子歸吕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虖師古曰[illegible]為晉正卿吕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吕能久師古曰言其[illegible]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illegible]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illegible]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虖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illegible]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欲輔助相與共成立之不數世淫弗能敝也趙孟曰天虖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音居豈反對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一孰為一稔言少尚當五年多則或不啻也稔音人甚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師古曰蔭謂日之陰影也趙孟自吕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蔭讀與陰同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貪也[illegible]何言不能久也愒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楚令尹與齊宋衛陳蔡鄭會于虢設服離衛張晏曰設服者[illegible]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衛也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言其服美似人君也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犁楚太宰也言受楚王之命假吕此禮耳若[illegible]令尹[illegible]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行人官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反矣言[illegible]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師古曰子晳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誕謂背命放誕欲為亂也[illegible]子其無憂虖師古曰言令尹將圍為君則楚國有難子亦有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師古曰閔憂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也圍吕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犁亦為圍所殺故言可閔應說

非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應劭曰言國有憂已乃得以成功也師古曰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事成而樂也招音韶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 師古曰齊子衛大夫齊惡也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己而妄憂也 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師古曰大誓周書也 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 師古曰兆憂謂開憂兆也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所言以知禍福之類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 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也 既除喪而燕 師古曰燕與宴同 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 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 師古曰明器謂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寶用之器也 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王曰叔氏其忘諸乎 師古曰叔籍談字也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 [illegible] 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師古曰忘祖業 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 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 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師古曰為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志[illegible]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 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師古曰遂猶竟 王雖弗遂燕樂已早 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適既葬故譏其早也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樂是失二禮 言以考典典以志經 師古曰考成也志記也 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 應劭曰慭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慭音魚覲反 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 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 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 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曰非名 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 師古曰孫讀曰遜 遂死於越 師古曰已解於上 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

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晉灼曰曠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宜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也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稷門更改高大而作之事在二十年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

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

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師古曰犇古奔字此事在成十五年魚石宋左師也公子目夷之曾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鄢陵戰後鄭遂不服故諸侯屢侵伐之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師古曰事在二年武牢本鄭邑時已屬晉故追言之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鄭穆公之子子國也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師古曰使仲孫蔑會吳也善道地名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

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卿更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故增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事在十一年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荀吳晉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晉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齊侯使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犇師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婁及防茲也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聞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接好也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

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蒐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比音毗晉

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謂道出其中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鉏丘弱茅地也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師古曰叔孫昭子也婼音丑略反是春迺歸之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郈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郈之雞鬬季氏芥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后氏讓之故郈昭伯怨之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吕君徼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懿伯也名羈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犇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中城魯城之中城也二大夫仲孫何忌叔孫州仇也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皆魯地奢侈不恤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犇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也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內史也叔氏服字會葬葬僖公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國伯爵也賜命者賜以命圭爲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之也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公子遂如齊納幣師古曰納玄纁之幣謂公爲婚於齊又與諸侯盟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也垂隴鄭地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音普大反躋釐公主大夫始顓事師古曰謂季孫行父也顓讀與專同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之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秦人歸襚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也衣服曰襚成風僖公之母也成謚也風姓也襚音遂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犇

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郕國伯爵也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遂秦大夫名即左氏所謂西乞術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事在十二年諸鄆二邑名也諸即琅邪諸縣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㠯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迺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上郡之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代郡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也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大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

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六將軍者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讀曰謫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為二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

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謠袀服黑衣也振振袀服之貌也袀音勻又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犇（師古曰犇音奔焞音吐敦反又音敦犇古奔字）是時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㠯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㠯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爲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爲文公遂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師古曰鸜音劬鵒音欲）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師古曰餽古饋字）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跦跦行貌也跦音誅乾音干）徵褰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褰袴也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鸜鵒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裯父喪勞宋父㠯驕（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裯甫宋甫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㠯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出奔死乃㠯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爲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鸜鵒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㠯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涏涏（師古曰涏涏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

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鍰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及叔牙于鴆卒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幾音鉅依反）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音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武曰為溺於淫欠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泥音乃計反）厥咎國多麋

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師古曰猘狂也音征例反）猘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師古曰閱為右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迺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奔亡也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也音廢）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橶高后掖（師古曰橶謂拘持之也橶音戟拘音居足反）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為人彘（師古曰搉謂敲擊去其精也搉

音口角反凡言豭者皆豕之別名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陰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是也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城陽王喜是為七王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師古曰蚤古早字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師古曰與讀曰豫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師古曰彘豕也音直例反下亦同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眾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失眾則亂之占也豕北方匈奴

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湛讀曰沈次皆類此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讀曰冀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師古曰鄉讀曰嚮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鼂奔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

長安西南有鎬池師古曰鎬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鎬池之神云始皇將死耳無豫於武王也張說失矣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眭孟以為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也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曰顛隕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

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孟康曰威烈一王之諡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即赧王之高祖也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謂致德祚也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眾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非出籥也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李奇曰易妖變傳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

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漢書二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奧（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暖也音於六反其下並同）厥極疾（韋昭曰以疾爲罰）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師古曰螽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蠃蟲也音郎果反）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木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側字）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誅罰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

故聖人㠯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也音彼命反溫奧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得反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㠯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爲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陰居內故云剛包柔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號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爲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旤更爲福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旤說㠯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旤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恆奧劉向㠯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㠯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與鄭師伐宋戰于宋十三年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郎之戰穀梁傳曰㠯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穀梁亦曰無冰並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即厲公也兄謂太子忽即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之寵而得立逐使昭公奔衛故云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illegible]于櫟而昭公入[illegible]伐鄭謀納厲公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師古曰以桓篡立與突志同故曰長養同類董仲舒㠯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師古曰夫人姜氏通于齊侯故云不正成公元年二月[illegible]仲舒㠯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illegible]故劉向㠯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襄公二十八年[illegible]劉向㠯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illegible]侵陵用武者謂入鄆取邿[illegible]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師古曰謂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十四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illegible]月齊侯伐我北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㠯饑饉百姓怨望

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二十八年公朝于楚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殺兄弒君也成宋亂者謂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召鄭大鼎賂公公會齊侯鄭伯于稷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以太山之田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以與鄭明魯之不朝於王故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六年七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嬰齊帥師伐莒十六年楚子伐鄭十六年楚子與晉侯鄭伯戰于鄢陵十八年楚子伐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事在宣十五年而此云成公時未達其說召讀曰邵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師古曰貿戎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敗之者晉也貿音莫侯反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六年會于溴梁諸侯之大夫盟皆類此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奧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祁連山名也幕古漠字也直度曰絕祁音上夷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閔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師古曰說讀曰悅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為草妖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師古曰坤下艮上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師古曰公子遂即東門襄仲也時為卿專執國政也三桓始世官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為卿也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師古曰並已解於上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乂之序也其書亡伊

陟伊尹子也太戊太甲孫也亳殷所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手合為拱拱音久勇反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反據今尚書及諸傳記太戊卒子仲丁立卒弟河亶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為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應也師古曰虛讀曰墟

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序也蜚古飛字雊音工豆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己殷賢臣也假大也言先代大道之王能正其事而災異銷也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師古曰巽下離上也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舉耳不得行故云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得於傅巖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說讀曰悅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夏大也中國大於戎狄故曰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攘卻也音人羊反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己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

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

賓易相室（應劭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冬實者，變置丞相與宮室也。但華則變大也。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合韻故言相室。相室者，相王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孽，思心蠃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師古曰：大過九二爻辭也。稊，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父也。卒讀曰猝。猝，暴也。）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

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張晏曰：民間三月九月又社，號曰私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是私社。師古曰：瓚說是。）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屬山陽郡。茅，鄉名，橐縣之鄉也。橐音拓。）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樗樹似椿。樗音丑余反。椿音丑倫反。）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師古曰：仆，頓也，音赴。）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顯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僵，偃也，音薑。）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師古曰：卒讀曰猝。）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連續也，音之欲反。）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顓謂專寵。）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師古曰：辟音璧。）元帝永光二年

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師古曰摎繞也摎音居虯反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蜚即負蠜也其爲蟲臭惡即今所謂水弩也隱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蜮蜚音扶味反蜮音域蜚亦作蟚其音同耳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依周官而言但不踰濟水耳今氏以爲桼所常無故異而書之而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皆穴處也書巢者著其居止字乃非大也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曰戊楚元王之孫也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群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鬬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鬬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鬬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鬬昭帝時有鵜鶘或曰禿鶖師古曰鵜鶘即汙澤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群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鶖亦水鳥也鵜音大奚反鶘音胡鶖音秋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

殺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 師古曰謂多治大冠又以冠奴也 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師古曰辟君也 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䳒焚其巢 師古曰䳒鵰也音緣 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群鳥䳒鵲聲往視見巢爇盡墯地中 師古曰爇古然字 有三䳒𪇆燒死 師古曰鳥子新生而哺者曰𪇆音口豆反又音工豆反 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䳒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師古曰旅卦上九之辭也咷音逃 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爲皇后弟爲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 師古曰曹偉能宮人姓名許美人也見外戚傳 昭儀大怒令上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

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 師古曰以經術待詔其人名寵不記姓也流俗書本寵上輒加孫字非也 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 師古曰月令季冬之月云雉雊雊鳴也 經載高宗雊雉之異 師古曰此解於上 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 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也音呼惟反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 師古曰宿音先救反留音力救反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 師古曰言人故執此雉欲以爲變異者 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

語不知誰主爲佞讇之計師古曰讇古諂字也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讇而足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師古曰言帝行多驕泆醜惡流布聞於遠方也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見顯示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淳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己受罪誅也又謂已古深切屬指人主積惡而亂亦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繼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尚存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反宜諫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異之可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師古曰哺音步故反食讀曰飤謂與飤俱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

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師古曰缶盎也即今之盆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師古曰寶玉謂夏后氏之璜大弓謂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克竊之而入讙陽關以叛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公之子也名成共讀曰恭因名曰弃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師古曰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才戈反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師古曰華元奔在成十五年華弱奔魯師古曰事在襄六年華臣奔陳師古曰事在襄十七年華合比奔衛師古曰事在昭六年據今春秋合比奔在殺太子痤後而志總言先是未詳其意劉向以爲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

劉向以爲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奧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皆高帝子也建立非嗣謂立後宮美人子爲嗣）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氏三王也）退王陵趙堯周昌（師古曰惠帝六年王陵爲右丞相惠帝崩呂后欲廢陵遷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高祖以趙堯爲御史大夫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策乃抵堯罪周昌爲趙相趙王見酖殺昌謝病不朝三歲而薨）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師古曰僇古戮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誅死者少雨血亦少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奧煖而已故籍秦以爲驗（師古曰籍假借也）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毐音烏改反嫪姓也毐名也許慎說以爲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毐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按秦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

禁閉以涉危害舒奧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奧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奧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師古曰蜚讀曰飛道人始去茲謂傷服虔曰有道之人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師古曰媚謂夫妬婦也音莫報反夫人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欲殺桓公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群妾師古曰已順於上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氣漸脅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當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子也取讀曰娶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師古曰侮古侮字董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師古曰季孫宿季武子也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未至而死於道故曰道死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為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

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爲丞相長史王朝及邊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緡錢有告者㠯半畀之師古曰占[illegible]也古音之[illegible]反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爲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㠯不義師古曰視讀曰示博要斬光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爲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本爲石顯所冤增加其語故陷罪家屬徙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㠯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師古曰共讀曰恭正㠯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㠯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天心鄉讀曰嚮宜齊戒辟寢㠯深自責師古曰齊讀曰齋辟讀曰避請皇后就宮鬲閉門戶毋得擅上[illegible]且令衆妾人人更進㠯時博施皇天說喜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說讀曰悅庶幾可㠯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弃捐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illegible]天子亦無所及其後許后坐祝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劉向㠯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師古曰坤下巽上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㠯視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八年遂弑秉音彼命反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師古曰言其事爲重不比於殺草也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㠯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㠯微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

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
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
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
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
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閒不教而誅茲謂
虐其霜反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
殺稼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
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
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
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師古曰霰雨雪雜下音先見反故沸湯
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之銷亦冰
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
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
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東門襄仲也子赤文公太子即惡也
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
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
氏卒逐昭公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
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師古曰蜚讀曰飛
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成帝河平二年
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
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
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
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

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即原軫遂要崤阸，師古曰即今之二崤山也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言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操音千高反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師古曰舊者謂晉襄之父文公本為秦所納得反國也虐謀先軫之計也四被秦寇謂魯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十年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秦伯伐晉取羈馬禍流謂自襄公以下至厲公凡五君與秦構難也

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白帝延登親詔之也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月也[illegible]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八月，博、玄坐為姦謀，博自殺，玄減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動，若有音。」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黔首也屯留上黨縣也臨洮即今之洮州也屯音純洮音土高反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鬬。師古曰蛙音胡媧反蝦音遐蟆音麻是歲，四將軍眾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田甲為

下頻將軍下蒼梧 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也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桓公五年秋螽師古曰螽即阜螽即今之蝩蟲也螽音終蝩音之庸反 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師古曰二國宋鄭也宋以郜鼎賂公鄭以泰山之田易許田也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 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師古曰蜚音扶味反蠜音煩 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師古曰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說 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

二嗣以殺師古曰二嗣謂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及哀姜皆不得其死也已解於上董仲舒指略同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師古曰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十四年而與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 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 兵比三年在外師古曰比頻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殺其大夫不書名以其無罪 有暴虐賦斂之應師古曰謂宋昭公也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師古曰上下皆合言螽之多 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中之大夫也事見公羊傳取讀曰娶 大夫專恣殺生不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師古曰須朐邾邑郚魯邑也事在文七年朐音劬郚音吾 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師古曰事在四年向莒邑也向音餉 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比頻也謂四年秋及五年春公如齊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是也 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事

在十一年歸父東門襄仲子也字子家父讀曰甫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與師救陳師古曰謂五年楚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齊太子光救陳也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師古曰六年滕子來朝七年郯子小邾子來朝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夏費魯邑也音祕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師古曰以田出賦也解在刑法志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師古曰比頻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師古曰爾雅曰蝝蝮蜪說者以爲螽蝗之初生蝮音蒲北反又音服蜪音徒高反劉歆以爲蝝蚍蠹之有翼者師古曰蚍音毗蠹音妒食穀爲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師古曰解讀曰懈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師古曰魏不害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將軍衆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也師古曰已解於上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衞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也元鼎五年秋蝗是歲四將軍征南越師古曰已解於上及西南夷師古曰越騎義侯遺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征西南夷平之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爲九郡定西南夷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五郡元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也而此云三郡蓋志者誤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蜚至敦煌師古曰蜚古飛字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三年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征和三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王莽秉政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丘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嗁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於妹魯

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公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 師古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僖公 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於田所 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稱管至父久戍葵丘也 襄匿其戶閒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 師古曰圂者養豕之牢也都竈烝炊之大竈也圂音胡頓反 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 晉灼曰鬴古文釜字 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鬭將毀王宮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 師古曰長爲萌之長也崇聚也藪謂澤之無水者墮毀也防止也竇穴也墮音火規反 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 服虔曰音邪辟之辟 而滑夫二川之神 師古曰滑亂也音骨 使至于爭明 臣瓚曰明水道也師古曰明謂神靈

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師古曰言以此防王宮使水不得毀故過飾二川 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 師古曰穀洛皆大水故爲四瀆之次 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括將有篡殺之謀 師古曰儋括儋季之子簡王之孫也篡殺之謀謂除喪見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 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 師古曰匡正也 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嫚大異 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愆旗聞儋括之言恐必爲害請殺之王不聽也簡嫚大異謂不憂穀洛 任其私心塞埤擁下 師古曰埤卑也音婢 以逆水埶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 師古曰事在襄三十年 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單子尹氏召伯毛伯也已解於上 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 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 厥異水鬭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

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爲政吕棄灰於道必坋人坋人必鬬故設黥刑吕絕其原也臣瓚曰棄灰或有火火則燔廬舍故刑之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坋音蒲頓反）罔密而刑虐加吕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師古曰謂夏都安邑即河東也殷都朝歌即河內也周都洛陽即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于酒淫于色（師古曰湎流也音莫踐反）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師古曰霿音莫豆反）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孼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睿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吕觀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吕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霿音莫豆反其下並同）故其咎霿也雨旱寒奧亦吕風爲本（師古曰奧音於六反）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中木曰折（師古曰中古草字）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師古曰脂妖及夜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

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師古曰螣音徒得反有裸蟲之孽師古曰裸亦羸字也從衣果聲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師古曰壽考而終其命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臝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

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師古曰子魚公子目夷也目夷公之子而爲司馬爭盟謂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子魚諫曰小國爭盟禍也公不從之後六年爲楚所執師古曰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距六鶂退飛凡六年應六鶂之數云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師古曰乾初九爻辭衆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師古曰不解物謂物逢之而不解散也不長所起者近也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反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如淳曰有所破壞絕匹帛之屬也晉灼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絲因風暴亂不端理也止卽溫溫卽蟲矦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師古曰道讀曰導不思導示於下而安利之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師古曰公上爵也常於利謂心常求利也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矦

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恒地變赤而殺人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劉向以爲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被之後年入朝殺漢故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廱文帝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濞謀爲逆亂天戒數見終不改寤後卒誅滅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後坐淫削國與吳王謀反刑僇諫者師古曰謂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也僇古戮字下皆類此吳在楚東南天戒若曰勿與吳爲惡將敗市朝王戊不寤卒隨吳亾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師古曰薊縣名燕國之所都拔宮中樹七圍以上十六枚壞城樓燕王旦不寤謀反發覺卒伏其辜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師古曰夷伯司空無駭之後在僖公族也號展氏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師古曰冥暗也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

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師古曰謂季友之孫行父也執政專國自此以後常爲卿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師古曰爲季文子所殺也已解於上季氏萌於釐公師古曰萌謂草木始生也言其始有成權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師古曰孚信也所信任之臣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師古曰棠魯地也陳漁者之事而觀之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師古曰臧釐伯公子彄也名公之子諫觀漁貪利區霿以生蠃蟲之孽也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師古曰鄭祀泰山之邑也音彼命反已解於上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

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師古曰奪農時也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師古曰蔽謂惡人蔽君之明謂災孽也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師古曰朔謂惠公也桓十六年以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故惠公奔齊至莊五年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而納惠公也許諸侯賂師古曰諸侯國各有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師古曰以伐衛所獲之寶來歸魯貪利應也文帝後六年秋螟是歲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遣三將軍屯邊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烽已解於上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為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又以喪娶師古曰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時文公喪制未除區霿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師古曰謂郊牛傷死是天不欲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師古曰宣十六年新宮災新宮者宣公之廟也以其新成故謂之新宮董仲舒指略同秦孝文王五年斿胊衍有獻五足牛者師古曰胊衍地名在北地胊音[illegible]反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

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如淳曰建立基止奢泰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為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師古曰負海猶言背海也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為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於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為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既作足而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師古曰奸犯也音干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鐘師古曰鍾聲中無射之律也射音弋石反泠州鳩曰應劭曰泠官也州鳩名也師古曰樂官曰泠後遂以為氏泠音零其字從水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應劭曰風土地風俗也省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移風易俗也臣瓚曰省風俗之流遯作樂以救其敝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省觀也小者不窕大者

不攄師古曰窕輕小也攄橫大也窕音它堯反攄音胡化反攄則不容心是㠯感感實生疾今鍾攄矣王心弗𢦏孟康曰古堪字其能久乎劉向㠯爲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太子壽卒王立子猛爲嗣後又欲立子朝也思心霿亂明年㠯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極者也昭二十五年春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元公與燕飲酒樂語相泣也師古曰昭子叔孫婼也元公宋平公子也相泣相對而俱泣也樂祁佐師古曰樂祁宋司城子梁也佐佐酒告人曰今兹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師古曰哀可樂而反哀也樂可哀而反樂也皆失之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㠯能久冬十月叔孫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㠯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黃祥也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敗死亾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

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是歲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始用事又封鳳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復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爲列侯是爲五侯哀帝即位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爲列侯師古曰外戚傳傅太后弟子喜封高武侯晏封孔鄉侯商封汝昌侯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丁太后兄明封陽安侯子滿封平周侯傅氏鄭氏侯者四人丁氏侯者二人合此言六人爲列侯其數是也傅氏丁氏鄭氏則有之而不見周氏所出志傳不同未詳其意楊宣對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服虔曰楊宣諫大夫也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師古曰易觀卦上九爻辭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兹謂不知師古曰徒知之而已不能進助也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異至絕世也經曰良馬逐師古曰此易大畜九三爻辭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否則爲下相攘善師古曰攘竊也言不進達之也一曰攘因也因而竊取曰攘音人羊反兹謂盜明厥咎亦不嗣

至於身僇家絕師古曰僇古戮字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應劭曰震地震三川竭也師古曰三川涇渭洛也洛即漆沮也川自震且故將壅塞非地震也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服虔曰周太史周將亾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應劭曰迫陰迫陽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曰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爲陰所填不得升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原塞國必亾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應劭曰演引也所以引出土氣者也師古曰演音衍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亾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亾河竭而商亾今周悳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亾之徵也若國亾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埶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正后申后也[illegible]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

在天文水爲辰星辰星爲蠻夷月食辰星國以女亾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師古曰有名之水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師古曰文二伯也魯僖賢君也僖讀曰釐周襄王失道師古曰謂避叔帶之難而出奔失爲君之道楚穆王殺父師古曰穆王商臣也殺其父成王也諸侯皆不肯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師古曰文十六年宋人殺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宣二年晉趙盾殺其君夷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文十八年齊人殺其君商人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服虔曰經常也辟音刑辟之辟蘇林曰大經五行之常經也在辟衆陰犯殺其上也師古曰辟讀曰僻謂常法僻壞而易臣也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師古曰雞澤衛地也襄三年公會單

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也。是歲三月，諸侯為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經書諸大夫盟，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小邾之大夫。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師古曰：崔氏，齊卿崔杼也。欒盈，晉大夫欒桓子之子懷子也，二十一年奔楚，二十三年復入于晉而作亂。良霄，鄭大夫伯有也。三十年，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遂奔許，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閽，守門者也。吳子，餘祭也。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二十九年，餘祭觀舟，閽以刀殺之。燕，北燕伯也。昭三年冬，燕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滅蔡也。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師古曰：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曹會，曹大夫公孫會也。二十年，自鄸出奔宋。穀梁傳曰：自鄸者，專也。鄸，曹之邑也。鄸音莫貢反。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師古曰：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國人患之，秋七月，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奔魯。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師古曰：已解於上。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師古曰：黑肱，邾大夫也。三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濫，邾邑。吳殺其君僚，師古曰：二十七年，吳公子光使專設諸抽劍刺王是也。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師古曰：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師古曰：哀四年，經書盜殺蔡侯申。左氏傳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陳乞，齊大夫陳僖子也。六年，陳乞殺其君荼。荼，景公之子安孺子也。荼音大胡反。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隴西，厭四百餘家。師古曰：厭音一甲反。次下亦同。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厭殺人。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元帝永光三年冬，地震。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殺四百一十五人。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其下亦同。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

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師古曰二大夫召伯毛伯也晉

師古曰被掩蔽而弱也

敗天子之師師古曰謂敗之於貿戎也巳解於上也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為沙麓河
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
於晉文故河為徙也左氏以為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
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師古曰懷公謂子圉惠公之子也文公入國而使殺之高梁晉地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師古曰剝卦上九爻之辭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
弱勝彊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師古曰廱讀曰壅晉
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師古曰從伯宗用輦者之言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
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
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師古曰三卿謂郤犨郤錡郤至也厲公殺之而欒書中行偃又弒厲公事在成十七年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師古曰已解於上其
後孫甯出衛獻師古曰孫孫林父甯甯殖皆衛大夫也衛獻公定公之子也名衎獻公戒二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因作亂公如鄄遂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柯澤事在襄十四年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師古曰並解於上董仲舒說略同劉歆
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師古曰古謂解散也弛音式爾反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
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
公而立悼公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
月迺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
劉向以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為
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
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賈誼鼂錯
諫以為違古制恐為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
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師古曰宋衛陳鄭漢七國同日眾山潰咸被其害不

異天威之明效也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爲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廱江水[師古曰廱讀曰壅下亦同]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廱江江水逆流三日迺通劉向以爲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亾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如淳曰孛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至辰也]殆必亾矣其後三世亾嗣王莽篡位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服虔曰眊音老耄]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音布內反]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師古曰彌滿也]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亾位高而亾民賢人在下位而亾輔[師古曰乾上九文言也]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亾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服虔曰陽行輕且疾也]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韋昭曰將祭與羣臣射謂之大射]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師古曰乾九五文言]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下繫辭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弒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爲春秋亾

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劉歆吕爲自屬常陰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亾嗣立昌邑王賀賀卽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吕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吕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臣瓚曰不敢察察明言之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吕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效也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如淳曰衝日中日也若有月掩赤而員含十一月日中也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吕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服虔曰蒙氣解而溫內取茲謂禽服虔曰人君內取於國中也臣瓚曰人君取於國中如禽獸之聚獵也非蜺如禽在日旁吕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迺除夜星見而赤韋昭曰六辰謂從卯至申女不變始茲謂乘夫孟康曰始貴高於夫終行此不變也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師古曰果謂中之也氣正直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夫妻不嚴茲謂媟韋昭曰媟嫚也師古曰音先列反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師古曰頃讀曰傾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服虔曰蜺背日適不荅茲謂不次服虔曰適妻不見荅也臣瓚曰夫不接妻謂不荅師古曰適讀曰嫡荅報也言妻有承順之心不見報荅也一曰荅對也言不以恩意接對之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專茲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茲謂亾師古曰亾讀曰無蜺氣左日交於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尊卑不別茲謂媟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韋昭曰若從寅至辰也晁旦見而晏則雨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韋昭曰辟君也師古曰辟音壁其下類同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聰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

不試空言祿師古曰試用也茲謂主窳臣夭孟康曰謂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為夭也師古曰窳音庾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怙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吕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閉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雲蔽日祿生於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閉蒙尊卦用事孟康曰尊卦乾坤也臣瓚曰京房謂之方伯卦震兌坎離也師古曰瓚說是三日而起日不見漏言亾喜茲謂下厝用師古曰厝音千各反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亾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紬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

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遏師古曰試用也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衆在位茲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君臣故弼茲謂悖師古曰弼猶相戾也字或作拂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茲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吕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師古曰以氣射人也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即射工也亦呼水弩近射妖死亾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吕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師古曰解在上劉歆吕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師古曰試用也史記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師古曰隼鷙鳥即今之鶻也說者吕為鶚失之矣廷朝廷也鶻音胡骨反楛矢貫之

（應劭曰楛木名師古曰自楛其木堪爲笴笴今爾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爲楛子也）石砮（應劭曰砮鏃也音奴又乃互反）長尺有咫（張晏曰八寸曰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師古曰閔公名周懷公之子）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師古曰肅慎東北夷）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師古曰服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師古曰舊府所分之矢於府藏中）劉向以爲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師古曰眊音莫報反）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爲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爲彊（師古曰中國則齊晉南夷則吳楚爲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師古曰白公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也建遭讒奔鄭而死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欲以伐鄭因以戰備獻因作亂殺子西子期皆死事在哀十六年）陳乘而侵之（師古曰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衆而侵楚事見哀十七年）卒爲楚所滅（師古曰陳閔公之二十年獲麟之歲也其後二十四年而爲楚所滅）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師古曰褒古國名）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應劭曰漦沫也鄭氏曰漦音牛之漦師古曰其漦涎也止謂拘留也去音丘呂反漦音丑之反）於是布幣策告之（師古曰以幣爲禮而讀策辭而告之也說者以爲策者編木爲策失之矣）龍亡而漦在乃櫝去之（師古曰櫝匱也去藏也櫝音讀去音丘呂反）其後夏亡傳櫝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應劭曰譟呼曰譟師古曰譟音先到反）漦化爲玄黿（韋昭曰玄黿蜥蜴也似蛇而有足師古曰黿似鼈而大非蛇及蜥蜴）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師古曰處妾宮中之童女）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謠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服虔曰檿檿桑也師古曰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爲歌謠也檿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者即今之步叉也萁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檿音一簟反萁音基荻音敵）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師古曰鬻賣也僇音弋六反）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師古曰畎戎即犬戎亦曰昆夷）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宗周鎬京也威滅也音呼悅反）劉向以爲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誖亂逆天（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故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

血也一曰沫也檿弧箕服也其服蓋以萁草爲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也師古曰用兵之人以致兵寇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師古曰時門鄭城門也洧泉洧水之泉也洧水出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也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師古曰攝收持之重以彊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師古曰言不修德則三國伐之必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内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師古曰蘭陵縣之廷東里也溫陵人姓名也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左氏傳魯嚴公時有内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内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師古曰厲公母宋雍氏之女也祭仲祭封人仲足也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曰不立突將死仲乃與宋盟而立厲公昭公奔衛祭音側介反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師古曰桓十五年厲公患祭仲之專使雍糾謀殺祭仲不克五月出奔蔡六月昭公復歸于鄭九月厲公侵櫟因而居櫟也死弟子儀代立師古曰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乃立亹之弟儀也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師古曰傅瑕鄭大夫也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也此外蛇殺内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嚴公聞之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師古曰申繻魯大夫也繻音須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師古曰已解於上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鬬左氏傳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師古曰泉宮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爲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毁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

正共御厥罰（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亦讀如本字）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師古曰惡即子赤也視其母弟）文公夫人大歸于齊（師古曰本齊女故出而歸齊所謂哀姜者也）武帝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左氏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師古曰地宋元公子也四馬曰駟）公嬖向魋欲之（師古曰公謂景公也地之兄也魋宋司馬桓魋也向音式向反魋音大回反）公取而朱其尾鬣（師古曰鬣領上鬣也音力涉反）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師古曰扶擊也音丑失反）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師古曰辰亦元公子也言若子出君恐懼而出介見為臣之禮也竟讀曰境也）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不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應劭曰迋音往 臣瓚曰迋音九放反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迋欺也音求往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為宋患（師古曰蕭宋邑）近馬禍也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師古曰烈猛也）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師古曰高祖六年春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十一年十月詔曰吳古之建國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無後朕欲復立吳王長[illegible]王臣等請立沛侯濞為吳王而荊燕吳傳云[illegible]劉賈為[illegible]所役無後上患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是則濞之所封賈本地也止有三郡荊燕吳傳與紀[illegible]四郡未詳其說若以貫本[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者則不得言五十三城也）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成帝綏和三年二月大廄馬

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師古曰萌若草木之始生也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爲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賢印綬賢恐自殺莽因代之幷誅外家丁傅又廢哀帝傅皇后令自殺發掘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陵更以庶人葬之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禍也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師古曰鹹[illegible]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師古曰[illegible]兄弟三人一者之魯[illegible]一者之齊[illegible]一者之晉師古曰[illegible]皆殺之身橫九畝[illegible]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師古曰軾[illegible]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師古

曰謂魯[illegible]公[illegible]襄仲弒惡及視而立宣公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illegible]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贏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師古曰豐其屋易豐卦上六爻辭也豐大也長狄生世主虜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師古曰[illegible]縣也[illegible]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幷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以賢聖燔詩書阬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陳餘傳塹山塡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

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如淳曰宮刑之行大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哀帝建平
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
爲陰將亾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
乃絕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師古曰方與山陽之縣也女
子姓田名無嗇方與音房豫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
聞嗁聲母掘收養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
師古曰廣牧朔方之縣也姓趙名春斂棺積六日師古曰斂音力贍反棺音工喚反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
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㠯聞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亾
咎韋昭曰蠱事也子能正父之事是爲有子故考不爲咎累師古曰易蠱卦初六爻辭也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
見先人之非師古曰父有不善之事當速改之若但思慕而已無所改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一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重音直用反不
則爲私厥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六月長安女子
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尻上有目長

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師古曰易睽卦上九爻辭也睽孤乖剌之意也塗泥也睽音苦攜反厥妖
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亾上正將
變更凡妖之作㠯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
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
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
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
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齊四王有舉兵反謀謀由吳
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師古曰四齊即上所云膠東膠西濟南齊也本皆齊地故謂之四齊角兵象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
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㠯鄉京師也禍從老人
生七國俱敗云諸侯不寤明年吳王先起諸侯從之七國俱滅京
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

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師古曰虒上地名也音斯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句盾少府之署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民吕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易傳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亾人司馬死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北司馬門又入殿之東門也上前殿入非常室中如淳曰殿上室名解帷組結佩之師古曰組綬類所以係帷者也解取以爲佩也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應劭曰在司馬殿門掌讙呵者也服虔曰衛士之帥也著樊噲冠師古曰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而凌氏乃以讙譁爲義云大讙呵

不當厭理後之學者輒改此書誰字爲讙違本文矣大誰本以誰何爲稱因用名官其大誰長亦此卒之長所領士卒也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而變易其常也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哀帝即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故因是而見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徑上前殿路寢入室取組而佩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就國天下寃之哀帝徵莽還京師明年帝崩莽復爲大司馬因是而篡國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振一枚如淳曰振麻幹也師古曰稾禾稈也音工老反振音鄒又音側九反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師古曰徒踐謂徒跣也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吕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伯設祭張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師古曰樞門戶所由開閉者也音昌于反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故杜鄴對曰春秋災異吕指象爲言語籌所吕紀數民陰水類

也水㠯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㠯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仟伯明離闌內師古曰闌門遮也音魚列反與疆外師古曰與讀曰豫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竝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亾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亾㠯甚此師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也用后嬖寵而處職位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指象昭昭㠯覺聖朝奈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終　　漢書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漢書二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㠯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師古曰凡伯周大夫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鄭獲魯隱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平者何墮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所以不言戰諱獲也滅戴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隨室置載州焉衛魯宋咸殺君師古曰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殺公于寪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左氏劉歆㠯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師古曰躔踐也音纏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如本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曰息謂蕃息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亾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師古曰班布也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

官失之也京房易傳曰亾師茲謂不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既並食不一處誅衆失理茲謂生叛厥食既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專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韋昭曰中無光四邊有明外燭）君臣不通茲謂亾厥蝕三既同姓上侵茲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既先雨雹殺走獸弒君獲位茲謂逆厥食既先風雨折木日赤內臣外鄉茲謂背（師古曰鄉讀曰嚮）厥食且雨地中鳴（韋昭曰地中有聲如鳴或曰如雉之聲）冢宰專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亾雲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師古曰伯讀曰霸正者長帥之稱）厥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茲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韋昭曰食半謂食望也臣瓚曰日食半謂月之下也月食當以望不為異也）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隨而下受命之臣專征云

試厥食雖侵光猶明（師古曰試用也自擅意也一說試與弒同謂欲弒君）若文王臣獨誅紂矣（韋昭曰[illegible]臣尚未欲誅紂獨文王之臣欲誅之）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師古曰殺亦讀曰弒）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韋昭曰紂惡盈其臣欲與武王而誅紂）諸侯更制茲謂叛厥食三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庶茲謂生欲（師古曰適讀曰嫡欲[illegible]）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見（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見音胡電反）酒亾節茲謂荒厥蝕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立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為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亾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岠王師射桓王（師古曰並已解於上）又二君相篡（師古曰謂厲公奔蔡而昭公入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子亹）劉歆以為六月趙與晉分（晉灼曰周之六月今之四月始去畢而入參參晉分也畢趙也日行去趙遠入晉分）

多故日與月二十八宿分其次度其月及所屬下皆以爲例 先是晉曲沃伯再弒晉侯師古曰曲沃伯桓叔成師之封號也其後遂繼襲焉晉惠公三十年大夫潘父殺昭侯而納成師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成師之子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也 是歲晉大亂師古曰桓三年莊伯之子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而殺之 滅其宗國師古曰桓八年曲沃武公滅翼遂并其國 京房易傳曰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師古曰楚武王荊尸久已見傳今此言莊始稱王未詳其說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以爲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師古曰朔衛惠公也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得罪于天子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天子更立衛君師古曰謂公子黔牟 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師古曰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夏衛侯朔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是也 魯夫人淫失於齊卒殺威公師古曰威即桓 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劉歆以爲楚鄭分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 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 是爲夜食劉向以爲夜

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師古曰伯讀曰霸 其後遂九合諸侯師古曰九讀曰糾 天子使世子會之師古曰僖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太子于首止是 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劉歆以爲晦魯衛分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師古曰春秋閔二年狄伐邢二年狄滅衛其後遷於帝丘而邢遷于夷儀衛遷于楚丘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師古曰綫縷也音先箭反 劉向以爲時戎侵曹師古曰事在莊二十四年 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師古曰比頻也見顯也 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弒師古曰謂子般謂閔公子般謂圉人所殺閔公爲卜齮所殺也 夫人誅師古曰哀姜爲齊人所殺 兩弟死師古曰謂叔牙及慶父也 狄滅邢師古曰已解於上 徐

取舒師古曰僖三年徐人取舒舒國名也在盧江舒縣也晉殺世子師古曰僖五年晉侯殺其大子申生楚滅弦師古曰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國名也在弋陽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師古曰伯讀曰霸江黃二國名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南服彊楚師古曰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師古曰召陵盟後以陳轅濤塗誤軍而執之陳不服其故伐之楚自是不復通鄭伯逃盟師古曰僖五年秋齊侯與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師古曰事在僖五年楚圍許諸侯伐鄭師古曰事在僖六年晉弒二君師古曰謂里克弒奚齊及卓子狄滅溫師古曰溫周邑也僖十年狄滅之楚伐黃師古曰僖十一年黃不歸楚貢故伐之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師古曰事在十二年夏狄侵衛鄭師古曰僖十三年狄侵衛十四年狄侵鄭莒滅杞師古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也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師古曰伯讀曰霸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師古曰事在二十八年再會諸侯師古曰二十八年五月盟于踐土冬會于溫召天王而朝之師古曰晉侯不欲執朝王故召王使來經書天王狩于河陽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亾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攘卻也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師古曰晉侯夷吾也僖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秦獲晉侯以歸也齊滅項師古曰事在公羊傳僖十七年齊滅項今項城縣是也楚敗徐于婁林師古曰事在僖十五年冬婁林徐地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師古曰謂東門襄仲也公子遂如京師師古曰事在僖三十年報宰周公之聘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師古曰已解於上宋子哀出奔師古曰宋子哀宋卿高哀也不義宋公而來奔魯事在文十四年晉滅江師古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今此云晉未詳其說楚滅六師古曰六國名也在廬江六縣文五年楚人滅之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師古曰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十一年叔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公孫敖即孟穆伯叔彭生即叔仲惠伯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師古曰文十六年宋弒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又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

盾弑其君夷皐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也夷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師古曰六侵伐者謂宣元年侵陳二年侵鄭四年伐鄭五年伐鄭六年伐鄭八年伐陳也一滅國者謂八年滅舒蓼也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師古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觀兵者示威武也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師古曰事並在十二年邲鄭地也血色水謂血流入水而變水之色也邲音蒲必反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師古曰事在十五年炊爨也言無薪樵小困之甚也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師古曰弑靈公也事在十年楚滅蕭師古曰蕭宋附庸國也事在十二年晉滅二國師古曰謂十五年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事在十五年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師古曰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支解四節斷之謂解其四支斷其首節晉敗王師于貿戎師古曰事在成元年敗齊于鞌師古曰事在成二年

劉歆以爲三月晦朓魯衛分服虔曰朓相見也日晦食爲朓臣瓚曰志云晦而月見西方曰朓以此名之非日食晦之名也師古曰朓音佗了反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師古曰事在十六年鄢陵鄭地執魯侯師古曰已解於上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楚滅舒庸師古曰事在十七年日食之後舒庸舒之一種楚與國也晉弑其君師古曰謂厲公也事在十八年宋魚石因楚奪君邑師古曰魚石宋大夫也十五年出奔楚至十八年楚伐宋取彭城而納之莒滅鄫齊滅萊師古曰事並在襄六年鄫萊皆小國鄭伯弑死師古曰鄭僖公也襄七年會于鄬其大夫子駟使賊夜殺之而以虐疾赴鄬音爲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孟康曰剽音驃師古曰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襄十四年四月出奔齊而立剽剽穆公之孫也剽又音匹妙反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並已解於上君若綴斿不得舉手應劭曰斿旗旒之旒隨風動搖也師古曰言爲下所執隨人東西也劉

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
以為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師古曰二慶並陳大夫也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將出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邾庶其有叛心師古曰庶其邾大夫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師古曰事在二十一年漆及閭
丘邾之二邑陳殺二慶師古曰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訴二慶楚人召之二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殺二慶也劉歆以為八月
秦周分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晉欒盈將
犯君後入于曲沃師古曰已解於上劉歆以為七月秦晉分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
追舒師古曰公子追舒楚令尹子南也二十二年楚殺之齊慶封脅君亂國師古曰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及彊盡俘
其家崔杼縊而死於是慶封當國專執政也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
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後衛侯入陳儀師古曰衛侯衎也前為孫甯所逐二十五年入于陳儀陳儀衛邑左傳云夷儀甯
喜弒其君剽師古曰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衎入于衛甯喜執政也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
分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為五月魯趙分八

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師古曰比頻也象陽將絕孟康曰陽君也
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師古曰謂二十五年齊崔杼殺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班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令尹子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楚子果從諸侯伐鄭師古曰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伐鄭滅舒鳩師古曰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亦舒一種魯往朝之師古曰二十八年公如楚卒主中國師古曰謂楚靈
王以昭四年與諸侯會于申伐吳討慶封師古曰慶封以二十八年為慶舍之難自齊出奔魯遂奔吳至申之會楚靈王伐吳執慶封而殺之劉歆以
為六月晉趙分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
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師古曰吳子餘祭也刑人閽者蔡
侯通於世子之妻師古曰即蔡侯固為太子所殺者也莒不早立嗣師古曰即密州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後閽
戕吳子師古曰戕殘也它國臣來弒君曰戕音牆蔡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而庶子爭師古
曰展輿因國人攻其父而殺之展輿即位去疾奔齊明年去疾入而展輿出奔吳是爭嗣亂也劉向以為自二十年至此歲八
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天仍見戒也師古曰仍頻也後齊崔
杼弒君師古曰已解於上宋殺世子師古曰宋平公太子痤也事在二十六年北燕伯出奔孟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南燕姞姓

北燕姬姓也師古曰昭二年北燕伯款出奔齊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師古曰謂伯有也已解於上指略如董仲舒

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

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師古曰已解於上執徐子滅賴師古曰申之會楚人執徐子遂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師古曰招成公子哀公弟也昭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偃師即哀公之子也招音韶楚因而滅之師古曰偃師之死哀公縊其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偃師之子孫吳圍陳遂滅之又滅蔡師古曰十一年楚師滅蔡執太子有以歸用之後靈王亦弑死師古曰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是也

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師古曰從謂如士文伯之言也問常可以此占之不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鄭氏曰顇古悴字也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宴宴安息之貌也盡顇盡力而勞病也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臧善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師古曰適讀曰謫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師古曰謂易詩春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眛折其右肱亡咎服虔曰日中而昏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也言遇此災則當退其右肱之臣乃免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曰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棸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司徒地官卿也掌邦教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中大夫也掌以朝得失之事番棸楀皆氏也美色曰豔豔妻褒姒也豔或作閻閻亦嬪妾之姓也煽熾也時人刺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徒皆用后寵而處職位不以德選也趣音千后反棸音側留反又音鄒楀音居禹反番音扶元反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衛分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

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師古曰四大夫謂三郤及胥童也胥童非厲公所誅以導亂而死故總言四大夫厲公竟爲欒書中行偃所殺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師古曰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韓魏趙也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師古曰季平子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擧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擧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擧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師古曰已解於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師古曰朱蔡侯朱也平公之子說讀曰悅後蔡侯朱果出奔師古曰昭二十一年出奔楚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師古曰天王敬王也避子朝之難故居狄泉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閒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師古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國在河南新城東南晉滅陸渾戎師古曰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其地今陸渾縣是也盜殺衞侯兄師古曰衞侯之兄縶也二十年齊豹殺之以其有疾不良於行故不得立蔡莒之君出奔師古曰蔡君即朱也二十一年出奔楚莒君莒子庚輿也二十三年出奔魯吳滅巢師古曰二十四年吳滅巢巢楚之邑今居巢縣是也公子光殺王僚師古曰事在二十七年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師古曰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也它如仲舒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愼曰將大水師古曰梓愼魯大夫昭子曰旱也師古曰叔孫昭子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爲不克陽勝則盛故旱甚）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蘇林曰莫音暮不勝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師古曰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周是也）宋中幾亾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中幾宋大夫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衰城謂以差次役城也衰音先和反中讀曰仲）劉向以爲時吳滅徐（師古曰事在昭三十年）而蔡滅沈（師古曰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師古曰事在定四年）劉歆以爲二日宋燕分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師古曰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師古曰已解於上）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

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師古曰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薛殺其君比）楚滅頓胡（師古曰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越敗吳（師古曰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檇音醉）衛逐世子（師古曰十四年衛太子蒯聵出奔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從楚而圍蔡（師古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累累不絕之貌）蔡恐遷于州來（師古曰哀二年十一月蔡遷于州來州來楚邑入下蔡縣是）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師古曰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京師楚也（師古曰言以楚爲京師）劉向以爲盜殺蔡侯（師古曰哀四年蔡公孫翩殺蔡侯申翩非大夫故賤之而書盜）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師古曰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即景公之子也陽生荼之兄即悼公也荼音塗）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衛分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

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後二年燕王臧荼反誅立盧綰爲燕王後又反敗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虛三度齊地也後二年齊王韓信徙爲楚王明年廢爲列侯後又反誅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張十三度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谷永㠯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尊者惡之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後皆類此在七星初劉向㠯爲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㠯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㠯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中時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明年應師古曰謂高后崩也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後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東井十三度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虛九度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尾九度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軫七度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劉向㠯爲奎爲卑賤婦人後有衞皇后自至微興卒有不終之害師古曰皇后自殺不終其位也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劉向㠯爲前年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

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占內有女變外爲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三度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傳推以爲是時日食從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孫弘薨日食從旁左者亦君失臣從上者臣失君從下者君失民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三度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燕地也後四年燕刺王謀反誅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劉向以爲己亥而既其占重孟康曰己土亥水也純陰故食爲最重也日食盡爲既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亾嗣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是爲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爲重異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婁八度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張七度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因入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對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師古曰蕭牆謂門屏也蕭肅也人臣至此加肅敬也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亶日食則妾不見師古曰亶讀曰但下例皆同亶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亾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衆妾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杜欽對亦曰日以戊申食

時加未戊未土也中宮之部其夜殿中地震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咎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師古曰忽怠忽也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日蚤食時從西南起三年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房四年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昴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在胃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蝕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師古曰湛讀曰耽耽樂也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茲重而百姓屈竭師古曰茲益也屈盡也音其勿反禍在外也三年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營室十度與惠帝七年同月日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年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既

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師古曰小畜上九爻辭也幾音鉅依反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孟康曰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師古曰朓音吐了反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

向㠯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㠯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㠯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服虔曰朒音忸怩之忸鄭氏曰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朒音女六反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漢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終亾二日仄慝者歆說信矣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亾景韋昭曰日下無景也無景謂雖質見耳正中時有景亾光韋昭曰無光耀也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溫順亾所制孟康曰君順從於臣下無所能制茲謂弱日白六十日物亾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不亾日白不溫明不動辟譖公行茲謂不伸孟康曰辟君也有過而公行之

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晻師古曰晻與闇同也不難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亾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京房易傳曰辟不聞道茲謂亾厥異日赤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㠯亮天功師古曰虞書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謂敕六官十二牧四嶽令各敬其職事信定其功順大道也故志引之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燿亾主有主則爲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毀觀日之五變足㠯監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㠯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

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師古曰鄉讀曰嚮中國中夏之國也良猶信也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愼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師古曰遠離也省視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雊雉之異而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爲王請命王翌日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卽位管蔡流言而周公居東大夫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遣使者逆公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亾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師古曰下學謂博謀於卑下也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師古曰古之田制十稅其一一歲役兆庶不過三日也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師古曰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也譚遂邢衞之國滅師古曰十年齊侯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閔二年狄人入衞僖二十五年衞侯燬滅邢宿遷於宋師古曰莊十年宋人遷宿取其地也宿國東平無鹽縣是蔡獲於楚師古曰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也晉相弒殺五世乃定師古曰謂殺奚齊卓子及懷公也自獻公以至文公反國凡易五君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師古曰解卦象辭也是歲歲在玄枵齊分壄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師古曰伯讀曰霸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衞侯朔奔齊衞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衞師古曰[illegible]解於上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師古曰溺魯大夫名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衞故貶而去族天子救衞而溺伐之故云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衞逐天王所立師古曰謂放黔牟也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名去其上政繇下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次下亦同尤著故星隕於

魯天事常象也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其下亦同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言紂惑於妲己而昵近亡逃罪人信用之詩曰赫赫宗周褎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已解於上威音許悅反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刺王仰歌其德荒廢政事而耽酒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京房易傳曰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爲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

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師古曰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師古曰視讀曰示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師古曰宋魯莒晉已解於上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齊再弒焉師古曰再弒者謂商人殺舍而閻職又殺商人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師古曰謂邲戰之後六侵伐師古曰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與晉師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三年楚子伐宋十四年楚子圍宋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一滅國師古曰謂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觀兵周室師古曰已解於上晉外滅二國師古曰謂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氏也內敗王師師古曰謂成元年晉敗王師于貿戎是也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師古曰謂成二年晉郤克會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師古曰謂逐之三周華不注又從之入自丘輿擊馬陘東至海濱也

咸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其下並同）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孟康曰謂得名臣也）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於鄭（師古曰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大棘宋地）傳舉其效云左氏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師古曰史服周內史叔服也）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師古曰即杵臼）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師古曰即商人）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師古曰已解於上）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時楚彊宋衞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師古曰昭二十三年楚薳越帥師及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與吳師戰于雞父楚師敗績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大夫夏齧雞父楚地也父讀曰甫）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師古曰沈楚之與國定四年四月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秋楚爲沈故圍蔡冬吳興師以救之與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王之母撻平王之墓也）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申繻魯大夫）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師古曰虛讀皆曰墟其下並同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張晏曰水以天一爲地二牡丙與午南方火也子及壬北方水也又其配合其㠯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㠯合也若火入而伏必㠯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昬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淮南子曰東北曰炎風高誘以爲艮氣所生也炎風一曰融風七日其火作乎張晏曰自丙子至壬午凡七日既其配合之日又火以亡行紀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師古曰大甚者又更甚也宋衞陳鄭皆火劉歆㠯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虙羲木德火所生也師古曰虙讀與伏同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衞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㠯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孟康曰不在二十八宿之中也㠯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師古曰襄十七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也田氏簒齊師古曰齊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卒後七十年而康公爲田和所滅六卿分晉師古曰晉出公八年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卒後八十年至靜公爲韓魏趙所滅而三分其地蓋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土田人衆故總言六卿分晉也此其效也劉歆㠯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㠯爲不言所在官失之也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劉向㠯爲是時項羽爲楚王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而漢已定三秦與羽相距滎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位也一曰項羽阬秦卒燒宮室弑義帝亂王位故彗加之也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

十六日不見劉向以為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為燕又為吳越齊宿在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師古曰四齊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皆誅滅云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劉向以為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誅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四月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其後江充作亂京師紛然此明東井三台為秦地效也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劉向以為太白為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劉向谷永以為營室為後宮懷任之象彗星加之將有害懷任絕繼嗣者一曰後宮將受害也其後許皇后坐祝詛後宮懷姙者廢趙皇后立妹為昭儀害兩皇子上遂無嗣趙后姊妹卒皆伏辜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孟康曰五諸侯星名）出河戍北率行軒轅太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十三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填蠭炎再貫紫宮中大火當後達天河除於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而按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炎入市中旬而後西去五十六日與倉龍俱伏谷永對曰上古以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察其馳騁驟步芒炎或長或短所歷奸犯（師古曰奸音干）內為後宮女妾之害外為諸夏叛逆之禍劉向亦曰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是歲趙昭儀害兩皇子後五年成帝崩昭儀自殺哀帝即位趙氏皆免官爵徙遼西哀帝亡嗣平帝即位

王莽用事追廢成帝趙皇后哀帝傅皇后皆自殺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歸故郡平帝亾嗣莽遂篡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㠯為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師古曰伯讀曰霸）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㠯白為主近白祥也鶂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齊喪（師古曰僖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執滕子圍曹（師古曰十九年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秋宋人圍曹）為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師古曰二十一年春為鹿上之盟秋會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鹿上盂薄皆宋地）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師古曰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二十三年卒傷於泓故也泓水名也音於宏反）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鶂退飛風也宋襄公㠯問周內史叔興曰

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師古曰今茲謂此年）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孫茲皆卒（師古曰僖十六年三月公子季友卒四月鄫季姬卒七月公孫茲卒季姬魯女適鄫者也公孫茲叔孫戴伯也）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師古曰適讀曰嫡）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為楚所敗（師古曰已解於上伯讀曰霸）劉歆㠯為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師古曰降音胡江反）降婁魯分壄也故為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玄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大嶽後（師古曰齊姜姓也其先為堯之四嶽曰嶽分掌四方諸侯）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師古曰五公子謂無虧也元也昭也潘也商人也）故為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於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鶂退飛故為得諸侯而不終六鶂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於盂也（師古曰伯讀曰霸）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

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郤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師古曰適讀曰謫）惠帝三年隕石緜諸一（師古曰緜諸道也屬天水郡也）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隕石雍二天晏亡雲聲聞四百里（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晏天清也）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隕石稾四肥累一（孟康曰皆縣名也故屬眞定師古曰稾音工老反累音力追反）陽朔三年二月壬戌隕石白馬八（師古曰東郡之縣名）鴻嘉二年五月癸未隕石杜衍三（師古曰南陽之縣名）元延四年三月隕石都關二（師古曰山陽之縣名）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隕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隕石虞二（師古曰梁國之縣名）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隕石鉅鹿二自惠盡平隕石凡十一皆有光燿雷聲成哀尤屢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終

地理志第八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師古曰旁行謂四出而行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師古曰方制制爲方域也畫謂爲之界也壄古野字畫音獲）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師古曰易比卦象辭）書云協和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之謂也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師古曰褱古懷字與古懷字同懷包也襄駕也言水大氾溢包山而駕陵也）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師古曰九州之外有幷州幽州營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氾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師古曰其數在下也）任土作貢（師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也）曰禹敷土（師古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自此已下皆是夏書禹貢之文）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師古曰栞古刊字也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冀州既載（師古曰兩河間曰冀州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壺口治梁及岐（師古曰壺口山在河東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之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禹循山而西治梁水）既脩太原至于嶽陽（師古曰太原即今之晉陽是也嶽陽在太原西南）覃懷厎績至于衡章（師古曰覃懷近河地名也厎致也績功也衡章謂章水橫流而入河也言禹於覃懷致功以至衡章也厎音之履反）厥土惟白壤

師古曰柔土曰壤厥賦上上錯師古曰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又雜出諸品也厥田中中師古

曰言其高下之形摠於九州之中爲第五也一曰謂其肥瘠之等差也它皆類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師古曰恒衛二水名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

大陸澤名在鉅鹿北言恒衛之水各從故道大陸之澤已可耕作也鳥夷皮服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夾

右碣石入于河師古曰碣石海邊山名也言禹夾行北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泲河惟兗州師古曰泲本濟水之字從水𠂔聲言

此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泲音姊九河既道師古曰九河河水分爲九各從其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般鬲津是曰九河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雷

夏既澤雍沮會同師古曰雷夏澤名在濟陰城陽西北言此澤復其故而雍沮二水同會其中也沮音千余反桑土既蠶是

降丘宅土師古曰降下也宅居也言此地宜桑先時人衆避水皆去丘陵今水害除得以蠶織故皆下丘居平土也厥土黑墳師古曰色黑而墳起也墳

音扶物反屮繇木條師古曰屮古草字也繇悅茂也條條暢也繇音弋昭反厥田中下師古曰第六也賦貞師古曰貞正也則第九賦亦正

當也作十有三年迺同師古曰治水十三年迺可於此州用功多也厥貢漆絲師古曰貢獻也地宜漆林又善蠶絲故以獻也厥

棐織文師古曰棐與篚同竹器所盛也織文錦綺之屬盛於篚而獻之浮于泲漯通于河師古曰浮以舟渡也泲漯二水名漯水出東郡

東武陽因水入水曰漯音它合反海岱惟青州師古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即太山也嵎夷既略惟菑其道師古

曰嵎夷地名也即嵎谷所在略言用功少也惟菑二水名皆復故道也惟水出琅邪箕屋山菑水出泰山萊蕪縣其字今作濰濰字或作潍濰古今通用也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厥土

白墳海瀕廣潟師古曰瀕水厓也潟鹵鹹之地瀕音頻又音賓潟音昔田上下賦中上師古曰田第三賦第四貢鹽

絺海物惟錯師古曰葛之精者曰絺海中物產既多故雜獻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師古曰畎小谷也枲麻屬也鉛青金也怪石石

之次玉美好者也言岱山之谷出絲枲鉛松怪石五種皆獻之畎音工犬反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師古曰萊山之夷地宜畜牧檿桑也食檿之蠶絲

可以弦琴瑟檿音烏簟反浮于汶達于泲師古曰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言渡汶水而達于泲也汶音問海岱及淮惟徐州

師古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蒙羽其蓺師古曰淮沂二水已治蒙羽二山皆可種蓺也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沂音牛依反大壄

既豬東原底平師古曰大野即鉅野澤也豬停水也東原地名底致也言大野之水已停畜也東原之地致功而平可耕殖也厥土赤埴

墳草木漸包師古曰埴黏土也漸包言相漸及包裹而生田上中賦中中師古曰田第二賦第五貢土五色師古

曰王者取五色土以爲大社而此州貢之以衛行羽畎夏狄嶧陽孤桐師古曰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狄狄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羽山之谷出焉嶧陽

山之陽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可爲琴瑟嶧山之南生焉嶧音繹泗濱浮磬師古曰泗水之厓浮出好石可爲磬也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淮夷蠙

珠臮魚師古曰淮夷淮水上之夷也蠙珠珠名臮及也言其地出珠及美魚也蠙音步千反字或作玭厥篚玄纖縞師古曰玄黑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

即今所謂素者也言其黑細繒及鮮支也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淮海惟揚州師古曰北據淮南距海彭

蠡既豬陽鳥逌居師古曰彭蠡澤名在彭澤縣西北陽鳥隨陽之鳥也言彭蠡之水既已蓄聚則鴻雁之屬所共居之蠡音禮三江既入

震澤厎定師古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在吳西即具區也厎致也言三江既入則震澤致定篠簜既敷師古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篠音先了反簜音蕩屮夭木喬師古曰夭盛貌也喬上竦也夭音於驕反喬音橋又音驕厥土塗泥師古曰濕洳溼也田下下賦下上錯師古曰田第九賦第七又雜出諸品貢金三品師古曰金銀銅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師古曰瑤琨皆美玉名也齒象齒也革犀革也羽旄謂鳥之羽可為旄者也琨音昆島夷卉服師古曰島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厥篚織貝師古曰織謂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為貨厥包橘柚錫貢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錫貢者須錫命而獻之言不常來也柚音弋救反均江海通于淮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于海故云平荊及衡陽惟荊州師古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江漢朝宗于海師古曰江漢二水歸入于海有似諸侯朝於天子故曰朝宗宗尊也九江孔殷師古曰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水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形之中沱灊既道雲夢土作乂師古曰沱灊二水名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灊雲夢澤名也二水從此道則其夢之土可為畎畝之治也沱音徒何反灊音潛道讀曰導乂音治也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師古曰田第八賦第三貢羽旄齒革金三品師古曰金以上所貢與揚州同杶幹栝柏礪砥砮丹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幹柘也栝木柏葉而松身礪礪也砥其尤細者也砮石名可為矢鏃丹赤石也所謂丹少者也杶音丑倫反栝音古活反砥音指又音祇砮音奴惟箘簵楛三國厎貢厥名師古曰箘簵竹名楛木名也皆可為矢故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斯物其名稱美也箘音囷簵音路楛音怙包匭菁茅師古曰匭柙也菁菜也可以為菹茅可以縮酒苞其茅匭其菁而獻之匭音軌菁音精厥篚玄纁璣組師古曰玄黑也纁絳也璣珠之不圜者組綬類也纁音勳璣音機又音祈九江納錫大龜師古曰大龜尺有二寸出於九江錫命而納不常獻也浮于江沱灊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師古曰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荊河惟豫州師古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伊雒瀍澗既入于河師古曰伊出陸渾山雒出冢領山瀍出穀成山澗出黽池山四水皆入河滎波既豬師古曰滎沇水決出所為也即今滎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過聚矣一說謂滎水之波道荷澤被盟豬師古曰荷澤在湖陵盟豬亦澤名在荷之東北言治荷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盟豬不常入也道讀曰導荷音歌波音彼豬之戒盟音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師古曰高者則壤下地則墳壚謂土之剛黑者也壚音盧田中上賦錯上中師古曰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師古曰紵織紵為布及練也纖謂細緜也紵音佇纊音曠錫貢磬錯師古曰錯治玉之石磬錯者可以治磬也亦待錫命而貢浮于洛入于河師古曰因洛入河也華陽黑水惟梁州師古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嶓既蓺沱灊既道師古曰岷岷山也嶓嶓冢山也言水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種蓺沱灊二水治從故道也岷音旻嶓音波道讀曰導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師古曰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言已平治而陳祭也和夷地名亦以致功可耕稼也厥土青黎師古曰色青而細疏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師古曰田第七賦第八又雜出第七第九凡三品貢璆鐵銀鏤砮磬師古曰璆美玉也鏤剛鐵也砮磬石也璆音虯熊羆狐狸織皮師古曰織皮謂罽也言貢四獸之皮又貢織罽西頃因桓是來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桓水名也言治西頃

山因桓水是來無它道也頃讀曰傾浮于灊逾于沔師古曰漢上曰沔沔音莫踐反入于渭亂于河師古曰正絕流曰亂黑水西河惟雍州師古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弱水既西師古曰治使西流至合黎涇屬渭汭師古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也屬音之欲反汭音芮又音而悅反漆沮既從酆水逌同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酆水出鄠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酆水亦來同也逌古攸字也攸所也沮音七余反荊岐既旅師古曰荊岐二山名荊在岐東言二山治畢已旅祭也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師古曰終南惇物二山皆在武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西南自終南西出至于鳥鼠也原隰厎績至于豬壄師古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豬壄地名也言皆致功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師古曰三危山名已可居也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徙居於此分而為三故曰三苗今皆大得其次敘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師古曰田第一賦第六貢球琳琅玕師古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也球音求又音虯琳音林琅音郎玕音干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會于渭汭師古曰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織皮昆侖析支渠叟西戎即敘師古曰昆侖析支渠叟三國名也言此諸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敘也叟讀曰搜道汧及岐至于荊山師古曰自此以下更說所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通水故舉山言之汧山在汧縣西也汧音苦堅反逾于河師古曰即梁山龍門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自壺口雷首而至太嶽也雷首在河東蒲阪南大嶽即所謂嶽陽者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師古曰厎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析城山在濩澤

西南王屋山在垣縣東北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師古曰大行山在河內山陽西北恒山在上曲陽西北言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海行音胡郎反西頃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師古曰朱圉山在漢陽冀縣南太華即今華陰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倍尾師古曰熊耳在陝東外方在潁川故縣即崇高也桐柏在平氏東南倍尾在安陸東北言四山相連也倍讀曰陪道嶓冢至于荊山師古曰嶓冢山在梁州南此荊山在南郡臨沮東北嶓音波內方至于大別師古曰內方在荊州大別在廬江安豐也嶓山之陽至于衡山師古曰嶓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長沙湘南之東南嶓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師古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歷陵南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師古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師古曰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龍門山在夏陽北言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師古曰自龍門南流以至華陰又折而東經厎柱又東至于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師古曰洛汭洛入河處今所謂洛口也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皋伾音平鄙反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師古曰降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又北播為九河師古曰播布也同為逆河入于海師古曰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為一名為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即渤海是也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漾音

又東爲滄浪之水師古曰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浪音琅過三澨至于大別師古曰三澨水在江夏竟陵澨音筮南入于江師古曰觸大別山而南入江也東匯澤爲彭蠡師古曰匯迴也又東迴而爲彭蠡澤也匯音胡賄反東爲北江入于海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崏山道江東別爲沱師古曰別而出也江東南流沱東行也沱音徒何反又東至于醴師古曰醴水在荊州過九江至于東陵師古曰東陵地名東迆北會于匯師古曰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也迆音弋爾反東爲中江入于海師古曰亦自彭蠡出道沇水東流爲泲師古曰泉出王屋山名爲沇流去乃爲泲也沇音弋轉反入于河軼爲滎師古曰軼與溢同言泲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一曰軼過也音逸東出于陶丘北師古曰陶丘丘再成也在濟陰定陶西南又東至于荷師古曰即荷澤又東北會於汶師古曰泲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師古曰北折而東也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酆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逌同師古曰各以其所而同法四奧既宅師古曰奧讀曰墺謂土之可居者也宅亦居也言四方之土已可定居也墺音於六反九山栞旅師古曰九州之山皆已栞木通道而旅祭也九川滌原師古曰九州泉源皆已清滌無壅塞九澤既陂師古曰九州陂澤皆已鄣障無決溢

四海會同師古曰四海之內皆同會於京師六府孔修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皆甚治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師古曰言衆土各以其所出之物有所底慎而不失正數依其財以供貢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言皆隨其上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也中國京師也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師古曰台養也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所敬養者惟德爲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五百里甸服師古曰規方千里最近王城者爲甸服則四面五百里也甸之爲言田也主爲王者治田百里賦內總師古曰自此以下說甸服之內以差言之也總禾稾總入二百里納銍師古曰銍謂所刈即禾穗也銍音窒三百里內戛服師古曰戛稾也古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戛音工黠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師古曰精者納少麤者納多五百里侯服師古曰此次甸服之外方五百里也侯候也主斥候而服事也百里采師古曰人說侯服內之差次也采事也王事則供之不主一也二百里男國師古曰男之言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師古曰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一等五百里綏服師古曰此又次侯服外之五百里也綏安也言其安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師古曰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二百里奮武衛師古曰奮其武力以衛王者二百里皆同五百里要服師古曰此又次綏服外之五百里也要以文教要束之也要音一遙反三百里夷師古曰夷易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二百里蔡師古曰蔡法也遵刑法而已二百里皆同五百里荒服師古曰又次要服外之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在外者也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三百里蠻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縻而覊之三百里皆同二百里流師古曰任其流移不考詰也二百里皆同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泉聲教訖于四海師古曰漸入也被加也朔北方也訖盡也一曰東入于海西加流沙北方南方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一曰漸浸泉及地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師古曰玄天色也克以禹治水功成故賜玄圭以表之也自此以上皆禹貢之文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師古曰夏官之屬也職主也主四方之土地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師古曰在山陰縣藪曰具區師古曰藪大澤也具區在吳也川曰三江寖曰五湖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川水之通流者也浸謂引以灌溉者也五湖在吳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師古曰鳥孔雀之屬獸犀象之屬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寖曰潁湛師古曰潁水出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湛水豫州浸也其未詳也湛音直林反又音直減反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師古曰即華陰之華山也連延東出故屬豫州藪曰圃田師古曰在中牟川曰滎雒寖曰波溠師古曰滎即沇水所溢者也波即上禹貢所云滎波者也溠水在楚亦不當為豫州浸也溠音莊亞反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師古

曰馬牛羊豕犬雞也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擾音人沼反其穀宜五種師古曰黍稷菽麥稻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藪曰孟諸師古曰沂山在蓋縣即沂水所出也孟諸即盟豬也川曰淮泗寖曰沂沭師古曰沭水出東莞音術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藪曰泰壄師古曰即大野其川曰河泲寖曰盧濰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穀宜四種師古曰馬牛羊豕犬雞黍稷稻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師古曰即吳嶽也藪曰弦蒲師古曰在汧縣川曰涇汭師古曰汭在豳也詩大雅公劉之篇曰汭鞫之即其寖曰渭洛師古曰洛即漆沮也在馮翊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師古曰在遼東藪曰豯養師古曰在長廣川曰河泲寖曰菑時師古曰菑出萊蕪時水出般也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師古曰馬牛羊豕穀宜三種師古曰黍稷稻河內曰冀州山曰霍師古曰在平陽永安縣東北藪曰揚紆師古曰爾雅曰秦有揚紆而此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川曰漳寖曰汾潞師古曰漳水出上黨長子汾水出汾陽北山潞出歸德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恆山藪曰昭餘祁師古曰在太原

鄡縣鄡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川曰虖池嘔夷寖曰淶易師古曰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虖音呼池音徒何反嘔音於侯反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師古曰馬牛羊犬豕穀宜五種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師古曰保章氏春官之屬也保守也章明主天文之職也分音扶問反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師古曰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迭互也伯讀曰霸迭音徒結反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師古曰謂秦韓魏趙燕齊楚也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師古曰胡廣記云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別於諸州令持節治蒼梧分雍州置朔方刺史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師古曰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今並不錄盖無尤焉

京兆尹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為渭南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為京兆尹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師古曰漢之戶口當元始時最為殷盛故志舉之以為數也後皆類此

縣十二

長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莽曰常安師古曰王莽纂位改漢郡縣名皆以之也下皆類此新豐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船司空莽曰船利服虔曰縣名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藍田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靈宮武帝起莽曰華壇也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有鐵官應劭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

開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師古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鄭莊公云我先君新邑於此蓋道新鄭也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瓚說非也會音工外反

湖 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

下邽 應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師古曰邽音圭取邽戎之人而來為此縣

南陵 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

奉明 宣帝置也

霸陵 故芷陽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

杜陵 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莽曰饒安也

左馮翊 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 **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

縣二十四

高陵 左輔都尉治莽曰千春

櫟陽 秦獻公自雍徙莽曰師亭如淳曰櫟音藥

翟道 莽曰涣

池陽 惠帝四年置嶻嶭山在北應劭曰在池水之陽師古曰嶻嶭即今俗所呼嵳峩山是也音截嶭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

夏陽 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有鐵官莽曰冀亭

衙 莽曰達昌如淳曰衙音牙師古曰即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

粟邑 莽曰粟城

谷口 九嵕山在西有天齊公五牀山僊人五帝祠四所莽曰谷喙師古曰嵕音子公反又音子孔反喙音許穢反

蓮勺 如淳曰音輦酌

鄜 莽曰脩令師古曰音敷

頻陽 秦厲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

臨晉 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芮鄉故芮國莽曰監晉應劭曰臨晉水故曰臨晉臣瓚曰晉水在河之間此縣在河之西不得云臨晉水也舊說曰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說者或以為魏文侯伐秦始置臨晉非也文侯重城之耳蓋始置乎

重泉 莽曰調泉

郃陽 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

祋祤 景帝二年置師古曰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

武城 莽曰桓城師古曰即左氏傳所云伐秦取武城者也

沈陽 莽曰制昌

褱德 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莽曰德驩師古曰褱亦懷字

徵 莽曰氾愛師古曰徵音懲即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所云取北徵謂北地耳而杜元凱未詳其處也

雲陵 昭帝置也

萬年 高帝置莽曰異赤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葬櫟陽北原起萬年陵是也

長陵 高帝置戶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莽曰長平

陽陵 故弋陽景帝更名莽曰渭陽

雲陽 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越巫䘏鄉祠三所孟康曰䘏音辜磔之辜也鄉入同也鄉音攘䘏音許虬反屠音除

右扶風 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為中地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師古曰主爵都尉本秦之主爵中尉掌列侯至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而治於內史右地故此志追書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又云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 **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

縣二十一

渭城 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蘭池宮莽曰京城

槐里 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莽曰槐治

鄠 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有萯陽宮秦文王起師古曰潏音決萯音倍

盩厔 有長楊宮有射熊館秦昭王起靈軹渠武帝穿也

斄 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邰同音胎

郁夷 詩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師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馬

行於此道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起也郿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右輔都尉治師古曰郿音媚雍秦惠公都之有五畤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橐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棫陽宮昭王起有鐵官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師古曰棫音域漆水在縣西有鐵官莽曰漆治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應劭曰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師古曰瓚說是也此栒讀與荀同自別邑耳非伐晉者隃麋有黃帝子祠莽曰扶亭師古曰隃音踰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育冢祠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杜陽杜水南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陀雍州川也師古曰陀讀與鞫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陀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陀之間耳好畤垝山在東有梁山宮秦始皇起莽曰好邑師古曰垝音丘毀反虢有黃帝子周文武祠虢宮秦宣太后起也安陵惠帝置莽曰嘉平師古曰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也茂陵武帝置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莽曰宣城師古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平陵昭帝置莽曰廣利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有垂山斜水淮水祠二所莽曰新光師古曰斜音弋奢反衙音牙

弘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莽曰右隊戶十一萬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有鐵官在黽池縣十一

弘農故秦函谷關衙山領下谷爛水所出北入河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又有洱水東南至魯陽亦入沔皆過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師古曰洱音耳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莽曰黃眉宜陽在黽池有鐵官也黽池高帝八年復黽池中鄉民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莽曰陝亭師古曰黽音莫踐反又音莫忍反丹水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師古曰鈞亦水名也音均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商秦相衛鞅邑也析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莽曰君亭師古曰析音先歷反鞠水即今所謂菊潭也酈音持益反湍音專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師古曰渾音胡昆反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有甲水出秦領山東南至錫入沔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熊耳獲輿山在東北師古曰錫音陽

河東郡秦置莽曰兆陽有根倉湿倉戶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縣二十四

安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西南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有鐵官鹽官莽曰河東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為虞公為晉所滅有天子廟莽曰勤田應劭曰在大河之陽猗氏解師古曰音蟹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孟康曰本蒲也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謂秦名之非也臣瓚曰秦世家云以垣為蒲反然則本非蒲也師古曰應說是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

絳徙安邑也左邑莽曰兆亭汾陰介山在南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今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師古曰濩音烏虢反端氏臨汾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師古曰琅音郎槐音回皮氏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後十世獻侯徙中年有鐵官莽曰延平長脩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居此有鐵官莽曰香平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襄陵有班氏香亭莽曰幹昌應劭曰襄陵在西北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彘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周厲王所奔莽曰黃城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楊莽曰有年亭應劭曰楊侯國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莽曰朕北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于南屈師古曰屈音居勿反即晉公子夷吾所居蒲子應劭曰故蒲反舊邑武帝置師古曰重耳所居也應說失之絳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有鐵官應劭曰絳水出西南狐讘師古曰讘音之涉反騏侯國師古曰音其

太原郡秦置有鹽官在晉陽屬幷州戶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家馬官臣瓚曰漢有家馬廄一廄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在此家馬後改曰挏馬也師古曰挏音動

縣二十一

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曰瓚說是也葰人如淳曰音瑣師古曰又音山寡反界休莽曰界美師古曰休音許虯反榆次涂水鄉晉大夫知徐吾邑梗陽鄉魏戊邑莽曰太原亭師古曰涂音塗梗音鯁中都于離莽曰于合茲氏莽曰茲同狼孟莽曰狼調鄔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幷州藪晉大夫司馬彌牟邑師古曰音一戶反又音於據反盂晉大夫孟丙邑平陶莽曰多穰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寖京陵莽曰致城師古曰即九京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師古曰隋文帝自以姓陽故惡陽曲之號乃改北縣爲陽直今則復舊名焉大陵有鐵官莽曰大寧原平祁晉大夫賈辛邑莽曰示上艾緜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池水師古曰虖音呼池音徒何反慮虒師古曰音廬夷陽邑莽曰繁穰廣武句注賈屋山在北都尉治莽曰信桓師古曰賈屋山即史記所云趙襄子北登夏屋者也

上黨郡秦置屬幷州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師古曰研音形戶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

縣十四

長子周史辛甲所封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師古曰長讀爲長短之長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師古曰屯音純余吾銅鞮有上虒亭下虒聚師古曰虒音斯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應劭曰沾水出壺關師古曰沾音他兼反涅氏涅水也師古曰涅水出焉故以名縣也涅音乃結反襄垣莽曰上黨亭壺關有羊腸阪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泫氏楊谷絕水所出南至壄王入沁應劭曰山海經泫水所出者也師古曰泫音工玄反高都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有天井關師古曰莞音丸潞故潞子國陭

氏師古曰音於義反　陽阿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莽曰穀近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轉寫錯誤

河內郡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更名莽曰後隊屬司隸戶二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萬七千九十七縣十八

懷有工官莽曰河內　汲　武德孟康曰始皇東巡置自以武德定天下　波孟康曰今有絺城晉文公所得[illegible]者　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河陽莽曰河亭　州　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曰共伯入為三公者也師古曰共音恭　平皐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皐處故曰平皐臣瓚曰春秋傳狄人伐邢邢遷于夷儀不至此也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邢是丘名非國也師古曰[illegible]左氏傳曰晉[illegible]　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莽曰雅歌　脩武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師古曰瓚說是也　溫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也　壄王太行山在西北衛元君為秦所奪自濮陽徙此莽曰平壄[illegible]　獲嘉故汲之新中鄉武帝行過更名也　軹孟康曰原鄉晉文公所圍是也師古曰音只　沁水師古曰沁音千[illegible]反　隆慮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有鐵官應劭曰隆慮山在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也師古曰慮音廬　蕩陰蕩水東至內黃澤西

山羑水所出亦至內黃入蕩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師古曰蕩音湯羑音羊九反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陽戶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莽曰保忠信鄉屬司隸也戶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萬二百七十九有鐵官工官敖倉在滎陽縣二十二

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莽曰宜陽師古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雒字也　滎陽卞水馮池皆在西南有狼蕩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應劭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師古曰狼音浪蕩音宕泲音子禮反本濟水字　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莽曰師成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京師古曰即鄭共叔段所居也　平陰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　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有筦叔邑趙獻侯自耿徙此師古曰筦與管同　平莽曰治平　陽武有博狼沙莽曰陽桓師古曰狼音浪　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師古曰郟音夾鄏音辱　緱氏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有延壽城仙人祠莽曰中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　卷師古曰音去權反　原武莽曰原桓　鞏東周所居　穀成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即今新安朁音潛　故市　密故國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應劭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也臣瓚曰密姬姓之國也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是也師古曰應瓚二說皆非也此密即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而詩所云密人即左傳所謂密須之鼓者也在安定陰密騩音隗潩音翼又音昌力反　新成惠帝四年置蠻

中故戎蠻子國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

之士生捕獸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苑陵莽曰左亭梁𦾔孤聚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應劭曰左傳曰秦取梁梁伯嬴之後與秦同祖

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師古曰瓚說是也𦾔音乃旦反新鄭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後爲韓所滅韓自平陽徙都之應劭曰國

語曰鄭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閒幽王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而并其地而邑於此

東郡秦置莽曰治亭屬兗州戶四十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萬九千二

十八

縣二十二

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墟莽曰治亭應劭曰濮水南入鉅野師古曰墟讀曰虛畔觀莽曰觀治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師古曰觀音工喚

反聊城頓丘莽曰順丘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成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發干莽曰戢楯范莽曰建睦茌平

莽曰功崇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師古曰音仕疑反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莽曰武昌應劭曰武水之陽也師古曰漯音它合反博

平莽曰加睦黎莽曰黎治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師古曰瓚說是清莽曰清治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東阿都尉治應劭曰

衛邑也有西故稱東離狐莽曰瑞狐臨邑有泲廟莽曰穀城亭師古曰泲亦濟水字也其後並同利苗須昌故須句國太昊後風姓師古曰句音

倗壽良蚩尤祠在西北泲上有朐城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樂昌陽平白馬南燕南燕國姞姓黃帝後

師古曰姞音其乙反廩丘

陳留郡武帝元狩元年置屬兗州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萬九

千五十

縣十七

陳留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渦音戈小黃

成安寧陵莽曰康善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雍丘故杞國也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十一世簡公爲楚所滅酸

棗東昏莽曰東明襄邑有服官莽曰襄平應劭曰春秋傳曰師于襄牛是也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

卑溼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爲襄牛誤也外黃都尉治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曰惠公敗宋

師于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東有黃城即此地也封丘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二行六百三十里孟康曰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溝是長羅侯國莽曰

惠澤尉氏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爲邑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應說是也傿莽曰順通應劭曰鄭伯克

段於傿是也師古曰傿音偃長垣莽曰長固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平丘濟陽莽曰濟前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睢水首受狼

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師古曰取慮縣名也音秋廬取又音趨

潁川郡 秦置高帝五年為韓國六年復故莽曰左隊陽翟有工官屬豫州孟康曰夏啓有鈞臺之饗今鈞臺在南 戶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一口二百二十一萬九百七十三

縣二十

陽翟 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戶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口十萬九千莽曰潁川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 **昆陽** 應劭曰昆水出南陽 **潁陽** 應劭曰潁水出陽城 **定陵** 有東不羹莽曰定城師古曰羹音郎其後亦同 **長社** 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師古曰長讀如本字 **新汲** 師古曰闞駰云本汲鄉也宣帝神爵三年置以河內有汲故加新也 **襄城** 有西不羹莽曰相城 **郾** 師古曰音一戰反 **郟** 音夾 **舞陽** 應劭曰舞水出南 **潁陰** **崈高** 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嶽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崈高為外方山也師古曰崈古崇字 **許** 故國姜姓四岳後大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 **傿陵** 戶四萬九千一百一口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八莽曰左亭李奇曰六國為安陵師古曰傿音偃 **臨潁** 莽曰監潁 **父城** 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是也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應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因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益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 **成安** 侯國也 **周承休** 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莽曰嘉美休音許虬反 **陽城** 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

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荊州𡨴有鐵官師古曰乾音干洧音于軌反 **綸氏**

汝南郡 高帝置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屬豫州 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口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一百四十八

縣三十七

平輿 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輿音豫 **陽安** 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 **陽城** 侯國莽曰新安 **濦強** 應劭曰濦水出潁川陽城師古曰濦音於謹反又音毀 **富波** **女陽** 應劭曰汝水出弘農入淮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汝陰亦同 **鮦陽** 應劭曰在鮦水之陽也孟康曰鮦音紂 **吳房** 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 **安成** 侯國莽曰至成 **南頓** 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 **朗陵** 應劭曰朗陵山在西南 **細陽** 莽曰樂慶師古曰居細水之陽故曰細陽細水本出新郪郪音千私反 **宜春** 侯國莽曰宜孱 **女陰** 故胡國都尉治莽曰汝墳 **新蔡** 蔡平侯自蔡徙此後二世徙下蔡莽曰新遷 **新息** 莽曰新德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云 **灈陽** 應劭曰灈水出吳房東入瀙也師古曰灈音劬瀙音楚人反又音楚刃反 **期思** 故蔣國 **慎陽** 應劭曰慎水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眞後誤為慎耳今猶有眞丘眞陽縣字並單作眞知其音不改也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 **慎** 莽曰慎治 **召陵** 師古曰卽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者也召讀曰邵 **弋陽** 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 **西平** 有鐵官莽曰新亭應劭曰故柏子國也今柏亭是 **上蔡** 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新蔡

寑 莽曰閏治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寑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師古曰寑音子衽反 西華 莽曰華望 長平 莽曰長正 宜祿 莽曰賞都亭 項 故國 新郪 莽曰新延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爲新郪章帝封殷後于宋又封新郪更名宋師古曰封於新郪號爲宋國耳瓚說非 歸德 侯國宣帝置莽曰歸思 新陽 莽曰新明應劭曰在新水之陽 安昌 侯國莽曰始成 安陽 侯國莽曰均夏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 博陽 侯國莽曰樂家 成陽 侯國莽曰新利 定陵 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

南陽郡 秦置莽曰前隊屬荊州 戶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一 縣三十六

宛 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戶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七有工官鐵官莽曰南陽 犨 師古曰音昌牛反 杜衍 莽曰閏衍 酇 侯國莽曰南庚孟康曰音讚師古曰即蕭何所封 育陽 有南筮聚在東北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 博山 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應劭曰在順水之陽也師古曰順陽舊名應說非 涅陽 莽曰前亭應劭曰在涅水之陽師古曰涅音乃結反 陰 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遷陰于下陰者也與酇相近今襄州有陰城縣是 堵陽 莽曰陽城韋昭曰堵音者 雉 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入汝師古曰舊讀雉音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雄止陳倉爲石雌止此縣故名雉縣疑不可據也郾音偃 山都 蔡陽 莽之母功顯君邑應劭曰蔡水所出東入淮 新野 筑陽 故穀伯國莽曰宜禾應劭曰筑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沔師古曰春秋云穀伯綏來朝是也今襄州有穀城縣在筑水之陽筑音逐 棘陽 應劭曰在棘水之陽 武當 舞陰 中陰山瀙水所出東至蔡入汝 西鄂 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 穰 莽曰農穰師古曰今鄧州穰縣是也音人羊反 酈 育水出西北南入漢如淳曰酈音蹢躅之蹢 安衆 侯國故宛西鄉 冠軍 武帝置故穰盧陽鄉宛臨駣聚應劭曰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征匈奴功冠諸軍故曰冠軍駣音桃 比陽 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 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一百四十里青州川莽曰平善 隨 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 葉 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師古曰音式涉反 鄧 故國都尉治應劭曰鄧侯國 朝陽 莽曰厲信應劭曰在朝水之陽 魯陽 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滍音蚩又音雉 舂陵 侯國故蔡陽白水鄉上唐鄉故唐國師古曰漢記云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舂陵侯至戴侯仁以舂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徙仁爲舂陵侯 新都 侯國莽曰新林 湖陽 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蓼字其音同耳 紅陽 侯國莽曰紅俞師古曰俞音踰 樂成 侯國 博望 侯國莽曰宜樂 復陽 侯國故湖陽樂鄉應劭曰在桐柏下復山之陽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南郡 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莽曰南順屬荊州 戶十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 有發弩官師古曰主教放弩也 縣十八

江陵 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莽曰江陸 臨沮 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應劭

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音子余反 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應劭曰夷山在西北 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應劭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 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 鄀楚別邑故鄀莽曰鄀亭 邔孟康曰音忌師古曰音其己反 當陽 中盧師古曰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盧村以隋室諱忠故改忠為次 枝江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沱音徒何反 襄陽莽曰相陽應劭曰在襄水之陽 編有雲夢官莽曰南順孟康曰編音鞭 秭歸歸鄉故歸國孟康曰秭音姊 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 州陵莽曰江夏 若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其音同 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有鹽官應劭曰巫山在西南 高成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師古曰洈音危繇讀曰由

江夏郡高帝置屬荊州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戶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

十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

縣十四

西陵有雲夢官莽曰江陽 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鄖鄉楚鄖公邑莽曰守平師古曰音云 西陽 襄莽曰襄非 邾衡山王吳芮都師古曰音朱又音咮 軑故弦子國孟康曰音決師古曰又音徒系反 鄂師古曰音五各反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山 沙羨晉灼曰羨音夷 蘄春晉灼曰音祈 鄳蘇林曰音盲師古曰音萌又音莫耿反 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取于䢵今䢵亭是也師古曰䢵音云 下雉莽曰閏光如淳曰音羊氏反

鍾武侯國莽曰當利

廬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為國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應劭曰故廬子國 戶十二萬四千三

百八十三口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有樓船官

縣十二

舒故國莽曰昆鄉 居巢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 龍舒應劭曰群舒之邑 臨湖 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師古曰雩音吁婁音力于反 襄安莽曰廬江亭也 樅陽師古曰音七容反 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 灊天柱山在南有祠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晉灼曰音潛師古曰沘音比又音布几反芍音酌又音鵲 晥有鐵官師古曰音胡管反 湖陵邑北湖在南 松茲侯國莽曰誦善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為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莽曰延平屬揚州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 戶十五萬五十二口

七十八萬五百二十五有陂官湖官

縣十五

壽春邑楚考烈王自陳徙此 浚遒晉灼曰音酋熟之酋師古曰浚音峻遒音才由反 成德莽曰平阿 橐皋孟康曰音拓姑 陰陵莽曰陰陸 歷陽都尉治莽曰明義 當塗侯國莽曰山聚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 鍾離莽曰蠶富應劭曰鍾離子國 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

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 東城莽曰武城 博鄉侯國莽曰揚陸 曲陽侯國莽曰延平亭應劭曰在淮曲之陽 建陽 全椒 阜陵莽曰阜陸

山陽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為郡莽曰鉅野屬兗州 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 有鐵官

縣二十三

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春秋傳曰宋齊會于梁丘 南平陽莽曰黽平應劭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 成武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莽曰成安 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陸 東緡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也音旻 方與晉灼曰音房豫 橐莽曰高平臣瓚曰音拓 鉅野大野澤在北兗州藪 單父都尉治莽曰利父師古曰音善甫 薄臣瓚曰湯所都 都關 城都侯國莽曰城穀 黃侯國 爰戚侯國莽曰戚亭 郜成侯國莽曰告成 中鄉侯國 平樂侯國泗水東北至沛入泗 鄭侯國 瑕丘應劭曰瑕丘在西南 甾鄉侯國師古曰音側其反 栗鄉侯國莽曰足亭 曲鄉侯國 西陽侯國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師古曰荷音柯 戶二十九萬二千五口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八

縣九

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 冤句莽改定陶曰濟平冤句縣曰濟平亭師古曰句音劬 呂都莽曰祁都 葭密師古曰葭音家 成陽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 鄄城莽曰鄄良師古曰鄄音工掾反 句陽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師古曰音鉤 秺莽曰萬歲孟康曰音妒 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師古曰睢音雖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屬豫州 戶四十萬九千七十九口二百三萬四百八十

縣三十七

相莽曰吾符亭 龍亢晉灼曰亢音剛 竹莽曰篤亭李奇曰今竹邑 穀陽應劭曰在穀水之陽 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 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師古曰音餉 銍師古曰銍音竹乙反 廣戚侯國莽曰力聚 下蔡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 豐莽曰吾豐 鄲莽曰單城孟康曰音多 譙莽曰延成亭 蘄垂鄉高祖破黥布都尉治莽曰蘄城師古曰蘄音直志反 虹莽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 輒與莽曰亭樂 山桑 公丘侯國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耳 符離莽曰符合 敬丘侯國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大丘 夏丘莽曰歸思 洨侯國垓下高祖破項羽莽曰有成應劭曰洨水所出南入淮師古曰

沒音官沛有鐵芒莽曰博治應劭曰世祖更名臨睢睢水出焉師古曰芒音莫郎反睢音雖建成侯國城父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二行六百二十里莽曰思善建平侯國莽曰田平酇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師古曰此縣本為酇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酇字為之耳讀皆為酇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栗侯國莽曰成富扶陽侯國莽曰合治高侯國高柴侯國漂陽如淳曰漂音栗平阿侯國莽曰平寧東鄉臨都

義成祁鄉侯國莽曰會穀

魏郡高帝置莽曰魏城屬冀州戶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萬九千六百

五十五

縣十八

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館陶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斥丘莽曰利丘應劭曰斥丘在西南也師古曰闞駰云地多斥鹵故曰斥丘沙內黃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於黃池掘溝於齊晉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清淵應劭曰清河在西北魏都尉治莽曰魏城亭應劭曰魏武侯別都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張晏曰其界為繁淵元城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梁期黎陽莽曰黎蒸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即裴侯國莽曰即是應劭曰裴音非武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又有拘澗水東北至邯鄲入白渠應劭曰拘音矩邯會侯國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旁猶有溝渠存也師古曰邯音下安反陰安平恩侯國莽曰延平邯溝侯國師古曰邯水之溝武安欽口山白渠水所出東至列人入漳又有寖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有鐵官莽曰桓安師古曰寖音子衽反虖音呼池音徒何反其下並同

鉅鹿郡秦置屬冀州戶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萬七千一百

七十七

縣二十

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七十里應劭曰鹿林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曰鹿師古曰應說是南䜌莽曰富平孟康曰䜌音良全反廣阿

象氏侯國莽曰寧昌廮陶師古曰廮音一井反宋子莽曰宜子楊氏莽曰功陸臨平下曲陽部尉治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師古曰常山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貰師古曰音式制反鄡莽曰秦聚師古曰音苦么反新市侯國莽曰市樂堂陽有鹽官當分為經縣

應劭曰在堂水之陽安定侯國敬武歷鄉侯國莽曰歷聚樂信侯國武陶侯國柏鄉侯國安鄉侯國

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關屬冀州張晏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戶十四萬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

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六

縣十八

元氏 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莽曰井關亭師古曰闞駰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 石邑 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師古曰洨音

又音爻泜音脂又音丁計反其後亦同 桑中 侯國 靈壽 中山桓公居此禹貢衞水出東北東入虖池 蒲吾 有鐵山大白渠水首受緜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

洨應劭曰蒲水出中山蒲陰東入河 上曲陽 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莽曰常山亭應劭曰滱音彄 九門 莽曰久門 井陘 應劭

曰井陘山在南音刑 房子 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莽曰多子師古曰濟音子禮反 中丘 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莽曰直聚 封斯 侯國

關 平棘 應劭曰代取棘蒲也師古曰功臣表棘蒲侯陳武平棘侯林摯是則平棘棘蒲非一地也應說失之 鄗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師古曰鄗音

呼各反 樂陽 侯國莽曰暢苗 平臺 侯國莽曰順臺 都鄉 侯國有鐵官莽曰分鄉 南行唐 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虖池水都尉

治莽曰延億

清河郡 高帝置莽曰平河屬冀州 戶二十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口八十七萬五千四

百二十二

縣十四

清陽 王都 東武城 繹幕 應劭曰繹音亦師古曰幕音大尺反 靈 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蓚入屯氏河莽曰播師古曰蓚音條其下亦同

厝 莽曰厝治應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此改曰甘陵也師古曰音楚亦反 鄃 莽曰善陸師古曰音輸 貝丘 都尉治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于貝丘是 信成

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蓨入漳水 𢓵題 師古曰𢓵古莎字 東陽 侯國莽曰胥陵 信鄉 侯國孟康曰順帝更名安平 繚 師古曰音良笑反

彊 復陽 莽曰樂歲應劭曰音腹

涿郡 高帝置莽曰垣翰屬幽州 戶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口七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

四 有鐵官

縣二十九

涿 桃水首受淶水分東至安次入河應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縣師古曰淶音來 迺 莽曰迺屏師古曰迺古迺字音字由反 穀丘 故安 閻鄉易水所出

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濡水亦至范陽入淶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淶也濡音乃官反 南深澤 范陽 莽曰順陰應劭曰在范水之陽 蠡吾 師古曰蠡

音禮 容城 莽曰深澤 易 廣望 侯國 鄚 莽曰言符應劭曰音莫 高陽 莽曰高亭應劭曰在高河之陽 州鄉 侯國 安平 都尉

治莽曰廣望亭 樊輿 侯國莽曰握符 成 侯國莽曰宜家 良鄉 侯國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莽曰廣陽 利鄉 侯國莽曰章符 臨鄉 侯國 益昌

侯國莽曰有秩 陽鄉 侯國莽曰章武 西鄉 侯國莽曰移風 饒陽 應劭曰在饒河之陽 中水 應劭曰在易滱二水之間故曰中水 武垣 莽曰垣翰

亭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入桃 阿陵 莽曰阿陸 阿武 侯國 高郭 侯國莽曰廣堤 新昌 侯國

勃海郡 高帝置莽曰迎河屬幽州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為名 戶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九

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

縣二十六

浮陽 莽曰浮城 陽信 東光 有胡蘇亭 阜城 莽曰吾城 千童 應劭曰靈帝改曰饒安 重合 南皮 莽曰迎河亭師古曰闞駰云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 定 侯國 章武 有鹽官莽曰桓章 中邑 莽曰檢陰 高成 都尉治 高樂 莽曰為鄉 參戶 侯國 成平 虖池河民曰徒駭河莽曰澤亭 柳 侯國 臨樂 侯國莽曰樂亭 東平舒 師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 重平 安次 脩市 侯國莽曰居寧應劭曰音條 文安 景成 侯國 束州 建成 章鄉 侯國 蒲領 侯國

平原郡 高帝置莽曰河平屬青州 戶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三

縣十九

平原 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 鬲 平當以為鬲津莽曰河平亭師古曰鬲與鬲同 高唐 桑欽言漯水所出師古曰漯音它合反 重丘 平昌 侯國 羽 侯國莽曰羽貞 般 莽曰分明如淳曰般音如面般之般韋昭曰音逋坦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為水曲如鉤流般桓也然今其土俗用如韋音之 樂陵 都尉治莽曰美陽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祝阿 莽曰安成 瑗 莽曰東順亭 阿陽 漯陰 莽曰翼成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音它合反 朸 莽曰張鄉應劭曰音力 富平 侯國莽曰樂安亭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 安惪 師古曰惪古德字 合陽 侯國莽曰宜鄉 樓虛 侯國 龍領 侯國莽曰清鄉師古曰今書本領字或作頟而崔浩云有龍領村作頟者非 安 侯國

千乘郡 高帝置莽曰建信屬青州應劭曰和帝更名樂安 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萬七百二十 有鐵官鹽官均輸官

縣十五

千乘 有鐵官 東鄒 溼沃 莽曰延亭 平安 侯國莽曰鴻睦 博昌 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寖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臣瓚曰從東萊至博昌經歷衆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師古曰瓚說是 蓼城 都尉治莽曰施武 建信 狄 莽曰利居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 琅槐 師古曰槐音回 樂安 被陽 侯國如淳曰一作疲音罷軍之罷師古曰音皮彼反 高昌 繁安 侯國莽曰瓦亭 高宛 莽曰常鄉 延鄉

濟南郡 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景帝二年為郡莽曰樂安屬青州 戶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

縣十四

東平陵 有工官鐵官 鄒 平臺 莽曰臺治 梁鄒 土鼓 於陵 都尉治莽曰於陸 陽丘

般陽莽曰濟南亭應劭曰在般水之陽師古曰般音盤　菅應劭曰音姦　朝陽侯國莽曰脩治應劭曰在朝水之陽　歷城有鐵官　猇侯國莽曰利成應劭曰音箎蘇林曰音爻今東朝陽有猇亭猇音由音鴞師古曰猇音是音于虯反　著師古曰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而韋昭誤以爲著龜之著字乃音紀咨反失之遠矣　宜成侯國

泰山郡高帝置屬兗州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二口七十二萬六千六百四有工官汶水出萊毋西入濟師古曰汶音問毋與無同

縣二十四

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有工官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求山上　茌應劭曰茌山在東北音淄師古曰又音仕疑反　盧都尉治濟北王都也　肥成應劭曰肥子國　蛇丘隧鄉故隧國春秋曰齊人殲于隧也師古曰蛇音移隧音遂　剛故闡莽曰柔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師古曰闡音[illegible]　柴　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師古曰蓋讀如本字又音古盍反洙音殊　梁父師古曰以山名縣也父音甫　東平陽　南武陽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二行九百四十里莽曰桓宣應劭曰武水所出南入泗　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師古曰泲音子禮反　鉅平有亭亭山祠應劭曰左氏傳陽虎入于讙陽關今陽關亭是也　嬴有鐵官師古曰音盈　牟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春秋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　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莽曰蒙恩　華莽曰翼陰　寧陽侯國莽曰寧順　乘丘師古曰春秋莊公十五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是也　富陽　桃山侯國莽曰裒魯　桃鄉侯國莽曰鄣亭　式

齊郡秦置莽曰濟南屬青州戶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四

縣十二

臨淄師尚父所封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有服官鐵官莽曰齊陵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曰臨淄即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今齊之城中有丘即營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築營之丘言於營丘地築城邑　昌國德會水西北至西安入如　利莽曰利治　西安莽曰東寧　鉅定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　廣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　廣饒　昭南　臨朐有逢山祠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莽曰監朐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師古曰朐音劬洋音祥　北鄉侯國莽曰禺聚　平廣侯國　臺鄉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屬青州戶十二萬七千口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

縣二十六

營陵或曰營丘莽曰北海亭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舊營丘地　劇魁侯國莽曰上符　安丘莽曰誅郅孟康曰今渠丘是　瓡侯國莽曰道德師古曰瓡即執字　淳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　益

莽曰探陽平壽應劭曰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書序云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大康所居為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為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師古曰應氏止云斟尋本是禹後耳何豫夏國之都乎瓚說非也斟音斟劇侯國都昌有鹽官平望侯國莽曰所聚平的侯國師古曰的音丁歷反其字從白柳泉侯國莽曰弘睦壽光有鹽官莽曰翼平亭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樂望侯國饒侯國斟故國禹後桑犢覆甑山溉水所出東北至都昌入海師古曰溉音功代反平城侯國密鄉侯國羊石侯國樂都侯國莽曰拔壟一作杖一作枝也石鄉侯國一作正鄉上鄉侯國新成侯國成鄉侯國莽曰石樂膠陽侯國

東萊郡高帝置屬青州師古曰故萊子國也戶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三

縣十七

掖莽曰掖通腄有之罘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東北入海師古曰腄音直瑞反洋音祥平度莽曰利盧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莽曰意母臨朐有海水祠莽曰監朐師古曰齊郡已有臨朐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為名也斯類非一曲成有參山萬里沙祠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鹽官牟平莽曰望利東牟有鐵官鹽官莽曰弘德惤有百支萊王祠有鹽官師古曰惤音堅育犂昌陽有鹽官莽曰夙敬亭不夜有成山日祠莽曰夙夜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當利有鹽官莽曰東萊亭盧鄉陽樂侯國莽曰延樂陽石莽曰識命徐鄉

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屬徐州師古曰填音竹人反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萬九千一百有鐵官

縣五十一

東武莽曰祥善不其有太一僊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如淳曰其音基海曲有鹽官贛榆師古曰贛音紺榆音踰朱虛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有三山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五帝祠在汶水之上諸莽曰諸并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梧成靈門有高柘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柘即拓字也浯音吾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莽曰季睦應劭曰左氏傳曰薄姑氏因之後太公因之虛水侯國如淳曰虛音墟臨原侯國莽曰填夷亭琅邪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有四時祠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琅邪之東祓侯國師古曰音廢柜根艾水東入海莽曰祓同如淳曰音巨缾侯國如淳曰音瓶邞膠水東至平度入海莽曰純德師古曰音夫又音扶雩段侯國師古曰雩音許于反段音工下反黔陬故介國也師古曰陬音子侯反雲侯國計斤莒子始起此後徙莒有鹽官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稻侯國皋虞侯國莽曰盈廬平昌長廣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池幽州藪有鹽官橫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莽曰令丘師古曰台音怡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師古曰莞音官術水即沭水也音同魏其

侯國莽曰有泉 昌有環山祠 茲鄉侯國 箕侯國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寖也 椑夜頭水南至海莽曰識命應劭曰音碑 高廣侯國 高鄉侯國 柔侯國 即來侯國莽曰盛睦 麗侯國 武鄉侯國莽曰順理 伊鄉侯國 新山侯國 高陽侯國 昆山侯國 參封侯國 折泉侯國折泉水北至貞入淮 博石侯國 房山侯國 慎鄉侯國 騶望侯國莽曰冷鄉師古曰冷音零 安丘侯國莽曰寧鄉 高陵侯國莽曰蒲睦 臨安侯國莽曰誠信 石山侯國

東海郡高帝置莽曰沂平屬徐州應劭曰故郯郡 戶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四 口百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

縣三十八

郯故國少昊後盈姓應劭曰音談 蘭陵莽曰蘭東孟康曰次室亭莽伯是 襄賁莽曰章信應劭曰賁音肥 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有鐵官莽曰閏儉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師古曰瓚說是 良成侯國莽曰承翰師古曰左氏傳所謂晉侯會吳子于良即此是 平曲莽曰平端 戚鄭氏曰音促戚 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爲秦東門闕有鐵官 開陽故鄅國莽曰厭虜師古曰鄅音禹厭音一涉反 費故魯季氏邑都尉治莽曰順從師古曰音祕 利成莽曰流泉 海曲莽曰東海亭 蘭祺侯國莽曰溥睦 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 南成侯國 山鄉侯國 建鄉侯國 即丘莽曰就信孟康曰古祝丘 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莽曰猶亭 臨沂 厚丘莽曰祝其亭 容丘侯國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 東安侯國

莽曰業亭 合鄉莽曰合聚 承莽曰承治應劭曰音證 建陽侯國莽曰建力 曲陽莽曰從羊應劭曰在淮曲之陽 司吾莽曰息吾應劭曰左傳[illegible]執鍾吾子 于鄉侯國 平曲侯國莽曰端平 都陽侯國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 陰平侯國 郚鄉侯國莽曰徐亭師古曰郚音吾又音魚 武陽侯國莽曰弘亭 新陽侯國莽曰博聚 建陵侯國莽曰付亭 昌慮侯國莽曰慮聚師古曰慮音盧 都平侯國

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 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 口百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

縣二十九

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莽曰徐調 取慮師古曰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 淮浦游水北入海莽曰淮敬應劭曰淮涯也 盱眙都尉治莽曰武匡應劭曰音吁怡 厹猶莽曰秉義師古曰厹音仇 僮莽曰成信 射陽莽曰監淮亭應劭曰在射水之陽 開陽 贅其師古曰贅音之銳反 高山應劭曰高山在東南 睢陵莽曰睢陸師古曰睢音雖 鹽瀆有鐵官 淮陰莽曰嘉信 淮陵莽曰淮陸 下相莽曰從德應劭曰相水出沛國故加下 富陵莽曰棵虜棵音朔 東陽 播旌莽曰著信 西平莽曰永聚 高平侯國莽曰成丘 開陵侯國莽曰成鄉 昌陽侯國 廣平侯國莽曰平寧 蘭陽侯國莽曰建節 襄平侯國莽曰相平 海陵有江海會祠莽曰亭間 輿莽曰美德 堂邑有鐵官 樂陵侯國

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 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

縣二十六

吳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為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莽曰泰德 曲阿故雲陽莽曰風美 烏傷莽曰烏孝 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莽曰毗壇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 餘暨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莽曰餘衍應劭曰吳王闔閭弟夫概之所邑師古曰應說非也暨音既下諸暨亦同潘音甫元反 陽羨 諸暨莽曰疏虜 無錫有歷山春申君歲祠以牛莽曰有錫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有靈文園師古曰靈文侯薄太后父 丹徒師古曰即春秋云朱方也 餘姚 婁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莽曰婁治 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海莽曰會稽 海鹽故武原鄉有鹽官莽曰展武 剡莽曰盡忠師古曰音上冉反 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師古曰拳音權辟讀曰壁檇音子遂反 大末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莽曰末治孟康曰大音如闥 烏程有歐陽亭師古曰歐音烏侯反 句章渠水東入海 餘杭莽曰進睦孟康曰杭音行伍之行 鄞有鎮亭有鮚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莽曰謹師古曰鄞音牛斤反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音鉅依反 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鄮莽曰海治孟康曰音貿 富春莽曰誅歲 治師古曰本閩越地 回浦南部都尉治

丹揚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屬揚州 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一 有銅官

縣十七

宛陵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莽曰無宛 於朁師古曰朁音潛 江乘莽曰相武 春穀 秣陵莽曰宣亭 故鄣莽曰候望師古曰鄣音章 句容 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 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胡孰 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成帝鴻嘉二年為廣德王國莽曰愬虜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 溧陽應劭曰溧水所出南湖也師古曰音栗 歙都尉治師古曰音攝 宣城

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屬揚州 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

縣十八

南昌莽曰宜善 廬陵莽曰桓亭 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 鄱陽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鄱水西入湖漢莽曰鄉亭孟康曰鄱音婆師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 歷陵傅昜山傅昜川在南古文以為傅淺原莽曰蒲亭師古曰傅讀曰敷昜古陽字 餘汗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莽曰治干應劭曰汗音干師古曰鄡音口堯反 柴桑莽曰九江亭 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莽曰治翰 贛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如淳曰音感 新淦都尉治莽曰偶亭應劭曰淦水所出

西入湖漢也師古曰淦音紺又音古含反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師古曰盱音香于反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莽曰多聚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
漢莽曰脩睦海昬莽曰宜生師古曰即昌邑王賀所封雩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師古曰音于鄡陽莽曰豫章南埜彭水東入
湖漢安平侯國莽曰安寧
桂陽郡高帝置莽曰南平屬荊州戶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萬六千四百八
十八有金官
縣十一
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項羽所立義帝都此莽曰宣風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耒音郎內反臨武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行七百里莽曰大武師古曰湞音丈庚反又
音貞匯音胡罪反便莽曰便屏南平耒陽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湖過郡二行七百八十里莽曰南平亭師古曰在耒水之陽也酃音靈桂陽
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應劭曰桂水所出東北入湘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曲江莽曰除虜含洭應劭
曰洭水所出東北入沅師古曰洭音匡沅音元湞陽莽曰基武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陰山侯國
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屬荊州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萬五千七百五
十八
縣十三
索漸水東入沅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壽如淳曰音緒索之索師古曰沅音元孱陵莽曰孱陸應劭曰孱音踐師古曰音仕連反臨沅莽曰監元應劭曰沅水出牂柯
入于江沅陵莽曰沅陸鐔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應劭曰潭水所出東入鬱音淫孟康曰鐔音譚師古曰孟音是無
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遷陵莽曰遷陸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會亭應劭曰辰水所出東入沅酉
陽應劭曰酉水所出東入湘義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師古曰鄜音敷佷山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零陽應劭曰零水所出東南入湘
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師古曰澧音禮雋音辭兗反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九疑屬荊州戶二萬一千九十二口十三萬九千三百七
十八
縣十
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營道九疑山在南莽曰九疑亭始安
夫夷營浦都梁侯國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泠道莽曰泠陵應劭曰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臣瓚
曰宛陵在豫章北界相去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泠道而復入江也師古曰瓚說是泠音零泉陵侯國莽曰溥閏洮陽莽曰洮治如淳曰洮音韜鍾武

莽曰鍾桓應劭曰今重安

漢中郡秦置莽曰新成屬益州戶十萬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萬六百一十四縣十二西城應劭曰世本嬀虛在西北舜之居旬陽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南鄭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褒中都尉治漢陽鄉房陵淮山淮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沔又有筑水東至筑陽亦入沔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師古曰筑音逐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師古曰鬵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成固沔陽有鐵官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師古曰沔音莫踐反錫莽曰錫治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武陵上庸長利有鄖關師古曰音云

廣漢郡高帝置莽曰就都屬益州戶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九有工官縣十三梓潼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浹反師古曰潼音童涪音浮汁方莽曰美信應劭曰汁音十涪有孱亭莽曰統睦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師古曰湔音子先反緜竹紫巖山緜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都尉治廣漢莽曰廣信葭明應劭曰音家盲師古曰明音萌郪師古曰音妻又音千私反新都甸氏道白水出徼外東至葭明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莽曰致治李奇曰甸音勝師古曰音食證反白水應劭曰出徼外北入漢剛氏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陰平道北部都尉治莽曰[illegible]虜

蜀郡秦置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莽曰導江屬益州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九縣十五成都戶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有工官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師古曰郫音疲沱音徒何反繁廣都莽曰就都亭臨邛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鐵官鹽官莽曰監邛應劭曰邛水出嚴道邛來山東入青衣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師古曰渽音哉江原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莽曰邛原應劭曰郫音壽嚴道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有木官莽曰嚴治緜虒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應劭曰虒音斯湔音子千反旄牛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繩過郡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莋音才各反徙師古曰音斯湔氏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師古曰音丁奚反汶江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師古曰沱音徒何反廣柔蠶陵莽曰步昌

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莽曰西順屬益州應劭曰故夜郎國戶十萬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萬
九千四百八十六
縣十二
僰道莽曰僰治應劭曰故僰侯國也音蒲北反江陽　武陽有鐵官莽曰戢成南安有鹽官鐵官資中　符溫水南至鄨入
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莽曰符信師古曰鄨音蔽又音鼈黚音紀炎反牛鞞孟康曰音髀師古曰音必爾反南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
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漢陽都尉治山闟谷漢水所出東至鄨入延莽曰新通師古曰闟音它盍反郁鄢莽曰屛鄢師古曰鄢音莫亞反屛音仕連反朱
提山出銀應劭曰朱提山在西南蘇林曰朱音銖提音時北方人名匕曰匙堂琅
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集巂屬益州應劭曰故邛都國也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師古曰巂音先蘂反戶六萬一千二百
八口四十萬八千四百五
縣十五
邛都南山出銅有邛池澤遂久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過郡二行千四百里靈關道　臺登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應劭
曰今曰臺高定莋出鹽步北澤在南都尉治師古曰莋音才各反其下並同會無東山出碧莋秦　大莋　姑復臨池澤在南師
古曰復音扶目反三絳　蘇示尸江在西北師古曰示讀曰祇尸古夷字闌師古曰音蘭卑水孟康曰音班灊街師古曰灊音
才心反其下亦同青蛉臨池灊在北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師古曰蛉音零禺音愚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屬益州應劭曰故滇王國也師古曰滇音顛其下並同戶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
五十八萬四百六十三
縣二十四
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雙柏　同勞　銅瀨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稾入溫連然有鹽官俞元池在
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懷山出銅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巂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李奇曰靡音麻即升麻殺毒藥所出也師古曰涂音途穀昌
秦臧牛蘭山即水所出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邪龍　味孟康曰音昧昆澤　葉榆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
龍入僕行五百里師古曰葉音弋涉反律高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師古曰監音呼鴆反町音挺不韋　雲南　巂唐周水
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弄棟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比蘇師古曰比音頻二反賁古北采山出錫西羊山
出銀鉛南烏山出錫師古曰賁音奔毋棳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莽曰有棳師古曰毋讀與無同棳音之悅反其字從木勝休河水東至
毋棳入橋莽曰勝僰建伶應劭曰音鈴來唯從陛山出銅勞水出徼外東至麋伶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師古曰陛音胡工反伶音零

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同亭有柱蒲關屬益州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曰牂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杙音弋 戶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

縣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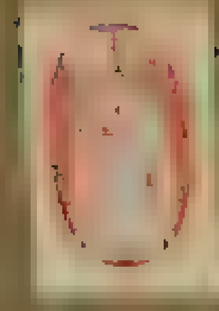
故且蘭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且音苴師古曰音子閭反 鐔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師古曰鐔音尋又音淫 鳖不狼山鳖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孟康曰鳖音鷩師古曰音不列反 漏臥應劭曰故漏臥侯國 平夷 同並應劭曰故同並侯邑並音伴 談指 宛溫師古曰宛音於元反 毋斂剛水東至潭中入潭莽曰有斂師古曰潭音大含反 夜郎豚水東至廣鬱都尉治莽曰同亭應劭曰故夜郎侯邑 毋單師古曰毋讀與無同單音丹 漏江 西隨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 都夢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 談稾師古曰稾音工老反 進桑南部都尉治有關 句町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莽曰從化應劭曰故句町國師古曰音劬挺

巴郡秦置屬益州應劭曰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 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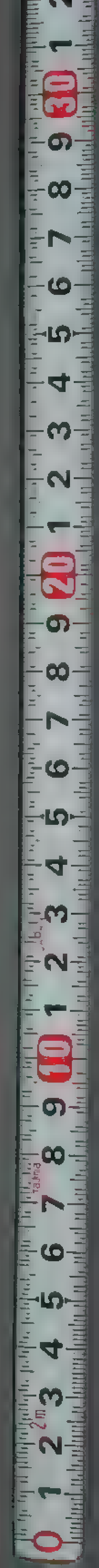
縣十一

江州 臨江莽曰監江 枳如淳曰音徙或音抵師古曰音之爾反 閬中彭道將池在南彭道魚池在西南師古曰閬音浪 墊江孟康曰音重疊之疊 朐忍容毋水所出南有橘官鹽官師古曰朐音劬 安漢是魚池在南莽曰安新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谷師古曰宕音徒浪反 魚復江關都尉治有橘官應劭曰復音腹 充國 涪陵莽曰巴亭師古曰涪音浮

地理志上第八 終



前漢書 十



地理志第八下　　漢書二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樂平應劭曰故白馬氐羌　戶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

縣九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澤在縣西莽曰循虜師古曰以有天池大澤故謂之都　上祿　故道莽曰善治　河池泉街水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莽曰樂平亭師古曰華陽國志云一名仇池地方百頃　平樂道　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師古曰沮音千余反　嘉陵道　循成道　下辨道莽曰楊德師古曰辨音步見反

隴西郡秦置莽曰厭戎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坻音丁計反又音底　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鐵官鹽官

縣十一

狄道白石山在東莽曰操虜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　上邽應劭曰史記故邽戎邑也師古曰邽音圭　安故　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

莽曰亭道師古曰氐夷種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氐音丁奚反養音弋向反字本作漾或作瀁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

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順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師古曰水出羌中故云羌水襄武莽曰相桓臨

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南部都尉治也師古曰洮音吐高反枹音膚頃讀曰傾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

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有金城湯池師古曰瓚說是也一云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城金西方之

行戶三萬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萬九千六百四十八

縣十三

允吾烏亭逆水出參街谷東至枝陽入湟莽曰修遠應劭曰允吾音鈆牙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莽曰興武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亹音門令居澗水出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莽曰罕虜孟康曰令音連師古曰令音零枝陽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鈇師古曰枹音膚本枹鼓字也其字從木白石離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莽曰順礫應劭曰白石山在東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脩遠師古曰允音鈆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

有弱水昆侖山祠莽曰鹽羌師古曰闞駰云西有卑和羌即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抵音丁禮反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漢陽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填音竹刃反其後並同戶六萬三百七

十口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四十八

縣十六

平襄莽曰平相師古曰闞駰云故襄戎邑也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應劭曰音羌肩師古曰本破罕开之羌處其人於此因以名云緜諸道阿陽略陽道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師古曰續漢郡國志云有提舉山落門聚圄與圉同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師古曰即今俗呼為健士者也勇之初避太子諱因而遂改成紀清水莽曰識睦

奉捷隴師古曰今之隴城縣者也獂道騎都尉治密艾亭應劭曰獂戎邑也音完蘭干莽曰蘭盾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莽曰張掖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儲其後並同戶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

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

縣十

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張掖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休屠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

居成 揟次莽曰播德孟康曰揟音子如反次音咨諸本作恣 鸞鳥 撲𠟼莽曰敷虜孟康曰音蒲環 媼圍 蒼松南山松陝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莽曰射楚師古曰松古松字也陝音下夾反兩山之間也松陝陝名 宣威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設屏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戶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

縣十

觻得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應劭曰觻得渠西入澤羌谷孟康曰觻音鹿師古曰孟音是也涫音官其下並同 昭武莽曰渠武 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貫虜 氐池莽曰否武 屋蘭莽曰傳武 日勒都尉治澤索谷莽曰勒治師古曰澤音鐸索音先各反 驪靬莽曰揭虜李奇曰音遲虔如淳曰音弓靬師古曰驪音力遲反靬音虔是也今其土俗人呼驪靬疾言之曰力虔 番和農都尉治莽曰羅虜如淳曰番音盤 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師古曰闞駰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 顯美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輔平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 戶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

縣九

祿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莽曰顯德 表是莽曰載武 樂涫莽曰樂亭 天㐾師古曰音衣此地有天㐾阪故以名 玉門莽曰輔平亭師古曰闞駰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 會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東部都尉治東部障莽曰蕉武師古曰闞駰云眾水所會故曰會水 池頭 綏彌莽曰安彌 乾齊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測虜孟康曰乾音干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 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

縣六

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 效穀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淵泉師古曰闞駰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 廣至宜禾都尉治崑崙障莽曰廣桓 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戶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

縣二十一

高平莽曰鋪睦 復累師古曰復音服累音力追反 安俾孟康曰俾音卑 撫夷莽曰撫寧 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淵祠應劭曰史記故戎那邑也師古曰湫音子由反 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師古曰幵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今隴州東南土俗語訛謂之汧屯山 臨涇莽曰監涇 鹵灈水出西師古曰灈音其于反 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都盧山在西莽曰烏亭師古曰氏音支 陰密詩密人國有囂安亭師古曰即詩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 安定 參䜌主騎都尉治師古曰䜌音力全反 三水屬國都尉治有鹽官莽曰廣延亭 陰槃 安武莽曰安桓 祖厲莽曰鄉禮應劭曰祖音置師古曰厲音賴 爰得 眴卷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應劭曰眴音旬日之旬卷音箘簬之箘 彭陽 鶉陰 月氏道莽曰月順應劭曰氏音支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戎 戶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口二十一萬六百八十八

縣十九

馬領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為名領頸也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靈武莽曰威成亭 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莽曰持武師古曰 靈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莽曰令周師古曰苑謂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 昫衍應劭曰昫音煦師古曰音香于反 方渠 除道莽曰通道 五街莽曰吾街 鶉孤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有堵苑白馬苑 回獲 略畔道莽曰延年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慶州界其土俗呼曰洛盤音訛耳 泥陽莽曰泥陰應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 郁郅泥水出北蠻夷中有牧師菀官莽曰功著師古曰郁音於六反郅音之日反 義渠道莽曰義溝 弋居有鹽官 大𡘾師古曰𡘾即古要字也一曰[illegible] 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翟國七月復故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屬并州師古曰匈歸者言匈奴歸附 戶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 口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

縣二十三

膚施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 獨樂有鹽官 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莽曰上陵畤 木禾 平都 淺水莽曰[illegible] 京室[illegible] 洛都莽曰卑順 白土圁水出西東入河莽曰黃土師古曰[illegible] 襄洛莽曰上黨亭 原都 漆垣[illegible] 奢延莽曰奢節 雕陰 推邪莽曰排邪師古曰邪音似嗟反 楨林莽曰楨幹師古曰楨音貞 高望北部都尉治莽曰堅寧 雕陰道 龜茲屬國都尉治有鹽官應劭曰音丘慈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 定陽應劭曰在定水之陽 高奴有洧水可𤏲莽曰利平師古曰𤏲古然火字 望松北部都尉治 宜都莽曰堅寧小邑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莽曰歸新屬并州師古曰翁龍埤是二障名也埤音婢 戶十三萬六千三百九

十口六十九萬八千八百三十六

縣三十六

富昌有鹽官莽曰富成　騶虞　鵠澤孟康曰鵠音告師古曰音古督反　平定莽曰陰平亭　美稷屬國都尉治　中陽

樂街莽曰截虜　徒經莽曰廉恥　皋狼　大成莽曰好成　廣田莽曰廣翰　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　益闌莽曰香闌　平周　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　藺　宣武莽曰討貉　千章　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　圜陽師古曰此縣在圁水之陽　廣衍　武車莽曰桓車　虎猛西部都尉治　離石　穀羅武澤在西北　饒莽曰饒衍　方利莽曰廣德　隰成莽曰慈平　臨水莽曰監水　土軍　西都莽曰五原亭　平陸　陰山莽曰山寧　觬是莽曰伏觬孟康曰音麑師古曰觬音倪其字從角　博陵莽曰助桓　鹽官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搜屬并州師古曰窳音庾渾音魂　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縣十

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　朔方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莽曰武符　修都　臨河莽曰監河　呼遒師古曰遒音在由反　窳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屠申澤在東莽曰極武　渠搜中部都尉治莽曰溝搜　沃壄武帝元狩三年城有鹽官莽曰綏武　廣牧東部都尉治莽曰鹽官　臨戎武帝元朔五年城莽曰推武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東部都尉治稒陽莽曰獲降屬并州師古曰稒音固　戶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

縣十六

九原莽曰成平　固陵莽曰固調　五原莽曰填河亭　臨沃莽曰振武　文國莽曰繁聚　河陰　蒲澤屬國都尉治　南興莽曰南利　武都莽曰桓都　宜梁　曼柏莽曰延柏師古曰曼音萬　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有鹽官莽曰艾虜師古曰辟讀曰壁　稒陽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虜城莽曰固陰師古曰曼音莫安反虖音呼　莫䵣如淳曰音忽師古曰䵣音丁葛反　西安陽莽曰鄣安　河目

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屬并州　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口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

縣十一

雲中莽曰遠服　咸陽莽曰賁武　陶林東部都尉治　楨陵緣胡山在西北西部都尉治莽曰楨陸　犢和　沙陵莽曰希恩　原

陽　沙南　北輿 中部都尉治師古曰闞駰云廣陵有輿故此加北　武泉 莽曰順泉　陽壽 莽曰常得

定襄郡 高帝置莽曰得降屬并州 戶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

縣十二

成樂　桐過 莽曰椅桐師古曰過音工禾反　都武 莽曰通德　武進 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西部都尉治莽曰伐蠻　襄陰

武皋 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中部都尉治莽曰永武　駱 莽曰遮要　定陶 莽曰迎符　武城 莽曰桓就　武要 東部都尉治莽曰厭胡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其下並同　定襄 莽曰著武　復陸 莽曰聞武師古曰復音服

鴈門郡 秦置句注山在陰館莽曰填狄屬并州 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

縣十四

善無 莽曰陰館　沃陽 鹽澤在東北有長丞西部都尉治莽曰敬陽　繁畤 莽曰當要師古曰畤音止　中陵 莽曰遮害　陰館 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莽曰富代師古曰累音力追反治音弋之反燕刺王傳作台字　樓煩 有鹽官應劭曰故樓煩胡地　武州 莽曰桓州

[illegible] 孟康曰[illegible]音王　劇陽 莽曰善陽　崞 莽曰崞張孟康曰音郭　平城 東部都尉治莽曰平順　埒 莽曰填狄亭　馬邑 莽曰章昭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　彊陰 諸聞澤在東北莽曰伏陰

代郡 秦置莽曰厭狄有五原關常山關屬幽州應劭曰故代國 戶五萬六千七百七十一口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四

縣十八

桑乾 莽曰安德孟康曰乾音干　道人 莽曰道仁師古曰本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　當城 師古曰闞駰云當桓都城故曰當城　高柳 西部都尉治　馬城 東部都尉治　班氏 秦地圖書班氏莽曰班副　延陵　狋氏 莽曰狋聚孟康曰狋音權氏音精　且如 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中部都尉治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如音茹又音汝　平邑 莽曰平胡　陽原　東安陽 莽曰竟安師古曰闞駰云五原有安陽故此加東也　參合　平舒 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莽曰平葆　代 莽曰厭狄亭應劭曰故代國　靈丘 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氏焉臣瓚曰靈丘之名在趙武靈王之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滱音寇文音苦侯反其下並同　廣昌 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寖莽曰廣屏師古曰淶音來　鹵城 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魯盾師古曰虖音呼池音徒河反

上谷郡 秦置莽曰朔調屬幽州 戶三萬六千八口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

縣十五
沮陽莽曰沮陰孟康曰音組 泉上莽曰塞泉 潘莽曰樹武師古曰音普半反 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洛 居庸有關 雊瞀孟康曰音句無師古曰雊音工豆反瞀音莫豆反 夷輿莽曰朔調亭 寧西部都尉治莽曰博康 昌平莽曰長昌 廣寧莽曰廣康 涿鹿莽曰抪陸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莽曰久居 茹莽曰穀武 女祁東部都尉治莽曰祁 下落莽曰下忠

漁陽郡秦置莽曰北順屬幽州 戶六萬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六

縣十二
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有鐵官莽曰得漁 孤奴莽曰舉符 路莽曰通路亭 雍奴 泉州有鹽官莽曰泉調 平谷 安樂 厗奚莽曰敦德孟康曰厗音題字或作蹏 獷平莽曰平獷服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永反又音鞏 要陽都尉治莽曰要術師古曰音一妙反 白檀洫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洫音呼鵙反 滑鹽莽曰匡德應劭曰明帝更名鹽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順屬幽州 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

縣十六
平剛 無終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 石成 廷陵莽曰鋪陸 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莽曰俊麻師古曰灅音力水反又音郎賄反 薋都尉治莽曰裒睦師古曰音才私反 徐無莽曰北順亭 字榆水出東 土垠師古曰垠音銀 白狼莽曰伏狄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 夕陽有鐵官莽曰夕陰 昌城莽曰淑武 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其列反 廣成莽曰平虜 聚陽莽曰篤睦 平明莽曰平陽

遼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屬幽州 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

縣十四
且慮有高廟莽曰鉏慮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慮音廬 海陽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有鹽官 新安平夷水東入塞外 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 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孟康曰支音秖師古曰令又音郎定反 肥如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莽曰肥而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也師古曰濡音乃官反 賓從莽曰勉武 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莽曰禽虜應劭曰今昌黎師古曰黎與黎同 陽樂 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海 徒河莽曰河福 文成莽曰言虜 臨渝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又有

侯水北入渝莽曰馮德師古曰馮讀曰憑 絫 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莽曰選武師古曰絫音力追反

遼東郡 秦置屬幽州 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

縣十八

襄平 有牧師官莽曰昌平 新昌 無慮 西部都尉治應劭曰慮音閭師古曰即所謂醫巫閭 望平 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長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房 候城 中部都尉治 遼隊 莽曰順睦師古曰隊音遂 遼陽 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莽曰遼陰 險瀆 應劭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瀆音讀 居就 室偽山室偽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 高顯 安市 武次 東部都尉治莽曰桓次 平郭 有鐵官鹽官 西安平 莽曰北安平 文 莽曰受亭 番汗 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番音普安反 沓氏 應劭曰氏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

玄菟郡 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莽曰下句驪屬幽州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 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

縣三

高句驪 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應劭曰故句驪胡 上殷台 莽曰下殷如淳曰台音鮐師古曰音胎 西蓋馬 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玄菟亭

樂浪郡 武帝元封三年開莽曰樂鮮屬幽州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 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 有雲鄣

縣二十五

朝鮮 應劭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 讑邯 孟康曰讑音男師古曰邯音酣 浿水 水西至增地入海莽曰樂鮮亭師古曰浿音普大反 含資 帶水西至帶方入海 黏蟬 服虔曰蟬音提 遂成 增地 莽曰增土 帶方 駟望 海冥 莽曰海桓 列口 長岑 屯有 昭明 南部都尉治 鏤方 提奚 渾彌 吞列 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 東暆 師古曰暆音移 不而 東部都尉治 蠶台 師古曰台音胎 華麗 邪頭昧 孟康曰昧音妹 前莫 夫租

南海郡 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 戶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 有圃羞官

縣六
番禺尉佗都有鹽官如淳曰番音潘禺音愚 博羅 中宿有洭浦官師古曰洭音匡 龍川師古曰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爲號 四會 揭陽莽曰南海亭韋昭曰揭音其逝反師古曰音竭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莽曰鬱平屬交州 戶萬二千四百一十五
口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
縣十二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十里 中留師古曰留音力救反水名 桂林 潭中莽曰中潭師古曰潭音大含反 臨塵朱涯水入領方又有斤南水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莽曰監塵 定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
增食驩水首受牂柯東界入朱涯水行五百七十里 領方斤南水入鬱又有橋水都尉治師古曰橋音橋 雍雞有關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新廣屬交州有離水關 戶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
縣十
廣信莽曰廣信亭 謝沐有關 高要有鹽官 封陽應劭曰在封水之陽 臨賀莽曰大賀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浦有荔平關師古曰荔音隸 猛陵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莽曰猛陸
交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 戶九萬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縣十
羸𨻻有羞官孟康曰羸音蓮𨻻音受土簍師古曰𨻻又音土口反 安定 苟扇師古曰扇與漏同 麊泠都尉治應劭曰麊音彌孟康曰音螟蛉師古曰泠音零 曲昜師古曰昜古陽字 北帶 稽徐師古曰稽音古奚反 西于 龍編師古曰編音鞭 朱䳒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桓合屬交州 戶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萬八千九百八十
縣五
徐聞 高涼 合浦有關莽曰桓亭 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允 朱盧都尉治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 戶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萬六

千一十三有界關

縣七

胥浦莽曰驩成 居風 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龐 餘發 咸驩 無切都尉治 無編莽曰九真亭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 戶萬五千四百六十口六萬九千四百八十五

縣五

朱吾 比景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 盧容 西捲水入海有竹可為杖莽曰日南亭孟康曰音卷師古曰音權 象林

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五年復故莽曰桓亭屬冀州 戶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

縣四

邯鄲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趙敬侯自中牟徙此張晏曰邯山在東城下單盡也城郭字從邑故加邑云師古曰邯音寒 易陽應劭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師古曰在易水之陽 柏人莽曰壽仁師古曰古人字也 襄國故邢國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寖又有蓼水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湡師古曰湡音藕又音牛吼反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莽曰富昌屬冀州 戶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口十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八

縣十六

廣平 張 朝平 南和列葭水東入湡師古曰葭音斯 列人莽曰列治 斥章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其國斥鹵故曰斥章 任侯國師古曰本音壬地也 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莽曰直周 南曲 曲梁侯國莽曰直梁 廣鄉 平利 平鄉 陽臺侯國 廣年莽曰富昌 城鄉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屬冀州 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

縣四

真定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莽曰思治 藁城莽曰禾成亭師古曰藁音工老反 肥纍故肥子國師古曰纍音力追反 綿曼斯洨水首受太白山東至鄡入河莽曰綿延師古曰綿曼音萬鄡音口堯反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為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劭曰：中山故國。）戶十六萬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萬八千八十。縣十四：盧奴（應劭曰：盧水出右北平，東入河。）北平（徐水東至高陽入博。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有鐵官。莽曰善和。）北新成（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莽曰朔平。）唐（堯山在南。莽曰和親。應劭曰：故堯國也。唐水在西。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臣瓚曰：晉荀吳伐鮮虞及中人，今中人亭是。）深澤（莽曰翼和。）苦陘（莽曰北陘。應劭曰：章帝更名漢昌。師古曰：陘音刑。）安國（莽曰興睦。）曲逆（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有蘇水，亦東入濡。莽曰順平。應劭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師古曰：濡音乃官反。）望都（博水東至高陽入河。莽曰順調。應劭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新市（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新處　毋極　陸成　安險（莽曰寧險。應劭曰：章帝更名安憙。）

信都國（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莽曰新博。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百八十四。縣十七：信都（王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莽曰新博亭。）歷（莽曰歷寧。）扶柳（師古曰：闞駰云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辟陽（莽曰樂信。師古曰：辟音壁。）南宮（莽曰序下。）下博（莽曰閏博。應劭曰：博水出中山望都入河。師古曰：闞駰云太山有博，故此加下。）武邑（莽曰順桓。）觀津（莽曰朔定亭。師古曰：觀音工喚反。）高隄（師古曰：隄音丁奚反。）廣川（師古曰：闞駰云此縣中有長河為流，故曰廣川也。至隋仁壽元年，初立煬帝為皇太子，以避諱故改為長河縣，至今為名。）樂鄉（侯國。莽曰樂丘。）平隄（侯國。）桃（侯國。莽曰桓分。）西梁（侯國。）昌成（侯國。）東昌（侯國。莽曰田昌。）脩（莽曰脩治。師古曰：脩音條。）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為國。莽曰朔定。應劭曰：在兩河之間。）戶四萬五千四十三，口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二。縣四：樂成（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莽曰陸信。）候井　武隧（莽曰桓隧。師古曰：隧音遂。）弓高（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莽曰樂成。）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為國。莽曰廣有。）戶二萬七百四十，口七萬六百五十八。縣四：薊（故燕國，召公所封。莽曰伐戎。）方城　廣陽　陰鄉（莽曰陰順。）

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後并北海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

劇義山蕤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莽曰俞應劭曰故紀國今紀亭是 東安平菑頭山女水出東北至臨菑入鉅定孟康曰紀季以酅入于齊今酅亭是也師古曰闞駰云博昌有安平故此加東酅音攜 樓鄉

膠東國故齊高帝元年別爲國五月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爲國莽曰郁秩戶七萬二千二口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一

縣八

即墨有天室山祠莽曰即善 昌武 下密有三石山祠應劭曰密水出高密 壯武莽曰睦武 郁秩有鐵官 挺師古曰挺音徒鼎反 觀陽應劭曰在觀水之陽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鄒盧莽曰始斯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戶四萬五百三十一口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縣五

高密莽曰章牟 昌安 石泉莽曰養信 夷安莽曰原亭應劭曰故萊夷維邑 成鄉莽曰順成

城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國莽曰莒陵屬兗州戶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

縣四

莒故國盈姓三十世爲楚所滅少昊後莽曰莒陵 陽都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 東安 慮莽曰著善

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屬兗州[illegible]明帝更名陳國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三

縣九

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爲楚所滅楚頃襄王自郢徙此莽曰陳陵 苦莽曰賴陵師古曰[illegible]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 陽夏應劭曰夏音賈 寧平 扶溝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師古曰狼音浪湯音徒浪反渦音戈又音瓜 固始師古曰本名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 圉 新平 柘

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為梁國莽曰陳定屬豫州師古曰以有碭山故名碭郡 戶三萬八千七百九口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縣八

碭山出文石莽曰節碭應劭曰碭山在東師古曰碭文石也其山出焉故以名縣碭音唐又音徒浪反 甾故戴國莽曰嘉穀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 杼秋莽曰予秋師古曰杼音食汝反 蒙獲水首受甾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恩 巳氏莽曰巳善 虞莽曰陳定亭 下邑莽曰下洽 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師古曰睢音雖

東平國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莽曰有鹽屬兗州 戶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萬七千九百七十六有鐵官 縣七

無鹽有郈鄉莽曰有鹽亭師古曰郈音后 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莽曰延就亭 東平陸應劭曰古厥國今有厥亭是 富城莽曰成富 章 亢父詩亭故詩國莽曰順父師古曰音抗甫 樊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屬豫州 戶十一萬八千四十五口六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 縣六

魯伯禽所封戶五萬二千有鐵官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師古曰卞即春秋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者也方與音房預 汶陽莽曰汶亭應劭曰汶水出汶陽師古曰汶音問即左傳所云公取汶陽之田者也 蕃南梁水西至胡陸入泲應劭曰邾國也音皮師古曰俗云陳蕃之子為魯相國人為諱改曰皮此說非也蕃鄱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 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嶧山在北莽曰騶亭應劭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音騶 薛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

楚國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莽曰和樂屬徐州 戶十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口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四 縣七

彭城古彭祖國戶四萬一百九十六有鐵官 留 梧莽曰吾治 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傳所云偪陽妘姓者也 呂 武原莽曰和樂亭 甾丘莽曰善丘

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為泗水國莽曰水順 戶二萬五千二十五口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

縣三

淩 莽曰生夌。應劭曰：淩水所出，入淮南。 泗陽 莽曰淮平亭。 于 莽曰于屏。

廣陵國 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莽曰江平。屬徐州。 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有鐵官。

縣四

廣陵 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莽曰安定。 江都 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 高郵 平安 莽曰杜鄉。

六安國 故楚，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莽曰安風。 戶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

縣五

六 故國，皋繇後，偃姓，為楚所滅。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入芍陂。師古曰：沘音比，又音部。芍音鵲。 蓼 故國，皋繇後，為楚所滅。 安豐 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莽曰美豐。 安風 莽曰安風亭。 陽泉

長沙國 秦郡，高帝五年為國。莽曰填蠻。屬荊州。 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

縣十三

臨湘 莽曰撫睦。應劭曰：湘水出零山。 羅 應劭曰：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師古曰：盛弘之荊州記云縣北帶汨水，水原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沈處。 連道 益陽 湘山在北。應劭曰：在益水之陽。 下雋 莽曰閏雋。師古曰：雋音字兗反，又音辭兗反。 攸 酃 孟康曰：音鈴。 承陽 應劭曰：承水之陽。師古曰：承水原出零陵永昌縣界，東流注湘也。承音烝。 湘南 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昭陵 荼陵 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莽曰聲鄉。師古曰：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 容陵 安成 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莽曰思成。

本秦京師為內史，師古曰：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 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大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師古曰：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 其一萬萬二百

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師古曰函包也音含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師古曰輯與集同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師古曰伯益一號伯翳蓋益翳聲相近故也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師古曰造音千到反父讀曰甫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師古曰華騮言其色如華之赤也綠耳耳綠色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閒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酆之地列爲諸侯[illegible]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師古曰伯讀曰霸竟讀曰境言其地界東至河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仟伯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轅爰同開仟伯師古曰南北曰仟東西曰伯皆謂開田之疆畝也伯音莫白反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

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師古曰：斄讀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公劉處豳，（師古曰：即今豳州栒邑是。）大王徙岐，（師古曰：今岐山縣是。）文王作酆，（師古曰：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酆水上是。）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是。）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師古曰：謂七月之詩。）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腹之下肥曰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師古曰：鄭國，人姓名，事具在溝洫志。）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謂溉灌也。言千里之地皆衍饒。）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訾，多財也。）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如淳曰：黃圖謂陵冢為山。師古曰：[illegible]文也。）是故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反。）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師古曰：瀕，[illegible]。瀕音頻。）近夏陽，（師古曰：[illegible]）

河之西岸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界。）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師古曰：效，依也。音[illegible]由往反。）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言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師古曰：無衣之詩也。言以王之興師，則修我甲兵而與子俱征伐也。）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師古曰：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轔轔，有馬白顛」。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臷孔阜，六轡在手」。小戎美襄公伐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文茵暢轂，駕我騏馵」。[illegible]）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如淳曰：醫、商賈、百工不得豫也。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羽林、期門解在百官公卿表。）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也。）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師古曰：質木者，無文飾，如木石然。）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休音許虯反屠音除）武帝時攘之（師古曰攘卻也音人羊反）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師古曰鬲與隔同）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師古曰過當謂其本所殺）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師古曰屮古草字）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師古曰疏菜也）南賈滇僰僮（師古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隸也僰音蒲北反）西近邛莋馬旄牛（師古曰言邛莋之地出馬及旄牛也莋音才各反）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師古曰言其材質褊阸心忿隘）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師古曰遵即嚴君平）文章

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倡始也音充向反）故孔子曰有教無類（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言人之性術在所教耳無種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札觀樂為之歌秦（師古曰札吳王壽夢之子也來聘魯請觀周樂事見左氏傳襄二十九年）曰此之謂夏聲（師古曰夏聲中國之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師古曰觿音子隨反）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師古曰召讀曰邵㶏音於斬反又音於艷反）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師古曰郾音偃傿音偃）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師古曰卷音去權反）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師古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音步內反）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吕監殷民謂之三監師古曰武庚與管叔蔡叔也尹主也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師古曰周書大誥之序周公誅之盡吕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師古曰康叔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吕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師古曰凱風之詩也浚衛之邑音峻庸曰在浚之郊師古曰干旄之詩邶又曰亦流于淇師古曰泉水之詩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庸曰送我淇上師古曰桑中之詩淇上淇水之上在彼中河師古曰柏舟之詩也中河河中也衛曰瞻彼淇奧師古曰淇奧之詩也淇水名也奧隈也音於六反河水洋洋師古曰碩人之詩也洋洋盛大也音羊又音翔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亾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師古曰曹及楚丘二邑名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師古曰殷虛汲郡朝歌縣也虛讀曰墟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師古曰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師古曰謂懷孕時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參音所林反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云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師古曰蟋蟀之詩也邁行也言日月行往將老且死也蟋音悉蟀音率宛其死矣它人是愉師古曰山有樞之詩也愉樂也言己儉嗇死後當為他人所樂也愉音踰又音偷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師古曰葛生之詩也居謂墳墓也言死後當歸于此不得復為樂也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師古曰汾沮洳之詩曲音丘欲反寘諸河之側師古曰伐檀之詩也寘置也音之豉反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吕封大夫畢萬師古曰畢萬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滅耿吕封大夫趙夙師古曰趙夙趙衰之兄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師古曰韓武子韓厥之曾祖也本與周同姓食采於韓原故氏焉史記則與晉同姓傳者不同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師古曰伯讀曰霸

當始有河內之土師古曰今氏傳所謂始啟南陽者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師古曰渢渢浮貌也[illegible]中庸可與爲善[illegible]也渢音馮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師古曰言洛陽四面皆有諸侯爲蕃屏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師古曰伯讀曰霸解在刑法志更互也音工衡反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illegible]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墬小師古曰墬古地字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師古曰憙音許吏反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師古曰郟音工洽反即今郟城縣是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皆類此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師古曰即今[illegible]陰鄭縣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師古曰會讀曰鄶字或作檜鄶國在豫州外方之北滎播之南溱洧之間妘姓之國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師古曰[illegible]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師古[illegible]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亾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

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㠯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師古曰代更也干犯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㠯佐堯伯益能儀百物㠯佐舜師古曰儀與宜同宜安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師古曰溱洧二水也溱音臻洧音鮪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師古曰出其東門之詩東門鄭之東門也如雲言其眾多而往來不定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灌灌水流盛也菅蘭也恂信也盱大也伊惟也謔戲言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於其間以相贈遺信大樂矣惟以戲謔也灌音館菅音姦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臣瓚曰細謂煩細弱也此衰弱之徵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㠯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亾冬亾夏值其鷺羽師古曰宛丘之詩也坎坎擊鼓聲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值立也鷺鳥名㠯其羽為翳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恆也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師古曰東門之枌之詩也東門陳國之東門也枌白榆也栩杼也子仲陳大夫之氏婆娑舞貌也言於枌栩之下歌舞以娛神也枌音扶云反栩音況羽反婆音步何反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亾主其能久乎師古曰言政由婦人不以君為主也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師古曰不軌不循法度者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師古曰治蹟見紀錄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㠯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師古曰申子申不害也刻急也高士宦好文法民㠯貪遴爭訟

生分爲失師古曰遴與吝同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亾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師古曰召父謂召信臣也勸其務農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從教而化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壄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師古曰鄚音莫東有廣平鉅鹿淸河河閒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大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師古曰[illegible]沙丘紂淫亂地餘民[illegible]沙丘在中山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師古曰椎殺人而剽劫之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掘冢發冢也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如淳曰跕音蹀足之蹀躧音屣臣瓚曰躡跟爲跕[illegible]躧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字與屣同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埶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師古曰直亦當也嫁取送死奢靡師古曰取讀曰娶其下並同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又音[illegible]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illegible]在太原[illegible]之限在中山[illegible]民俗懻忮[illegible]中師古曰懻堅也忮很也音章豉反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師古曰剽[illegible]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illegible]悍音胡旦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

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師古曰言四國之人被遷徙來居之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壄

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師古曰：薊，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師古曰：赴人之急，果於赴難也。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如淳曰：隙，隙也。或曰：隙，際也。師古曰：隙是也。烏丸本東胡也，為冒頓所滅，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夫讀曰扶。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師古曰：濊字或作穢。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師古曰：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與此不同。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師古曰：八條不具見也。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師古曰：讎，匹也。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師古曰：以竹曰籩，以木曰豆，若今之槃也。籩音邊。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師古曰：都邑之人頗用杯器者，效吏及賈人也。放音甫往反。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師古曰：三方謂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又曰「子欲居九夷」，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桴音孚，筏音伐。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師古曰：如淳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今猶有倭國。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

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師古曰萴音仕力反），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風還之詩也。營，營丘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嶩，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於嶩山也）又曰：「竢我於著乎而。」（師古曰亦齊國風著之詩也。著，地名也。竢，待也。言待我於著也。著音直庶反）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師古曰泱泱，弘大之意也。音烏郎反）古有分土，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師古曰舄鹵解在食貨志），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師古曰解在食貨志），合諸侯成伯功（師古曰伯讀曰霸），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師古曰三歸，三姓之女），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純，緣也，謂縧紃之屬也。麗，好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純謂純美之物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者也。紈，素也。綺，文繒也，即今之所謂細綾也。純，精好也。紈音丸。純音淳），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師古曰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師古曰不可得其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師古曰道讀曰導）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師古曰公子完，陳厲公之子也。左氏傳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御寇之黨也），齊桓

公𠂻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師古曰如說是

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師古曰睢音雖取音趨又音秋慮音閭　周興𠂻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師古曰少昊金天氏之帝　𠂻爲周公主師古曰主周公之祭祀　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師古曰魯庶幾全道齊人不如也　瀕洙泗之水師古曰言所居皆近於水也瀕音頻又音賓　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師古曰任負戴也　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師古曰齗齗分辯之意也音牛斤反　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𠂻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𠂻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𠂻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師古曰寖漸也微弱也　故魯自文公𠂻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壄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亾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師古曰以言相毀曰訾訾音子爾反　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師古曰愈勝也　漢興𠂻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審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今有堯冢靈臺師古曰作游者其[illegible]游止之處也　舜漁靁澤師古曰漁捕魚也靁古雷字　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

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師古曰畜讀曰蓄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師古曰顓與專同急疾言性褊狹而自用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墅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師古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事在春秋閔公二年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師古曰遷古遷字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亾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師古曰阻者言其隱阸得肆淫僻之情也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師古曰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性好勇夏育亦古之壯士皆衛人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墅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師古曰寖漸也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蠃音來戈反蛤音閤似蚌而圓故呰窳偷生而亾積聚應劭曰呰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偷生而已無久長之慮

也如淳曰呰或作訾音紫窳音庾晉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言家之產皆并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偫也如說是也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曰還及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亦亾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泆枝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悳也已矣三㠯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虞仲即仲雍也夷逸亦隱於蠻夷而逍逸也隱居而不言故其身清絜所廢中於權道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爲于越也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師古曰中讀曰仲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大伯至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師古曰伯讀曰霸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師古曰嚭音披美反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師古曰皮革犀兕之屬也鮑鮑魚也木楓柟豫章之屬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㠯自傷悼師古曰諸賦謂九歌天問九章之屬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㠯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

晉灼曰有女者見使宴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如淳曰今女寵或去男也臣瓚曰周官職方云揚州之民二男五女此風非由淮南王安能使多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志亦言此地風俗是女寵由淮南之化又更褒爲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耳取不足用顧償用也師古曰應說非也此言所出之金既以少矣且外諸物亦不多故總言取之不足償功直也堇音斤更音庚江南卑溼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孟康曰音題晉灼曰音鯷師古曰孟音是也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臣瓚曰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按世本越為芊姓與楚同祖故國語曰芊姓夔越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芊姓之越亦句踐之後不謂南越也師古曰越之為號其來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瓚說非也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字本作檇其旁從木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也棲山而處以避兵難言若鳥之棲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師古曰事楚為君而服從之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為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也師古曰毒音代冒音莫內反璣謂珠之不圓者也湊聚也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師古曰著時從頭而貫之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師古曰牛羊豕雞犬山多麈麖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

蒇壹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師古曰諶音士林反）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師古曰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也夫音扶）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師古曰稟給也耦媲也給其食而侶媲之相隨行也）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地理志第八下 終

溝洫志第九

（應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師古曰洫音許域反）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如淳曰堙沒也師古曰堙塞也洪水氾溢疏通而止塞之堙音因）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毳讀如本字）山行則梮（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梮音居足反）以別九州隨山浚川（師古曰順山之高下而深其流）任土作貢（師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也）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師古曰言通九州之道及鄣遏其澤商度其山也度音大各反）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師古曰羨讀與衍同音弋戰反）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師古曰道治也引也從積石山而治引之令通流也道讀曰導）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師古曰底音之履反）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鄭氏曰山一成為伾在修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皋縣山是也臣瓚以為今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曰內讀曰汭伾音皮彼反解在地理志）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師古曰湍疾也悍勇也湍音它端反）數為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師古曰釃音山支反又音所宜反漯音它合反）北載之高

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師古曰播布也）同爲迎河入于勃海（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師古曰解在地理志）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師古曰疏分流）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㠯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晉灼曰碓古堆字也碓岸也師古曰音丁回反）避沫水之害（師古曰沫音本末之末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師古曰溉灌也音工代反）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師古曰有善政之稱）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㠯百畮（師古曰賦田之法一夫百畮也）鄴獨二百畮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

之盡何足法也於是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㠯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蘇林曰終古猶言久古也服虔曰鹵鹹苦也師古曰舄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如淳曰欲令秦政勞之計也師古曰罷讀曰疲令其疲勞不能出兵）迺使水工鄭國閒說秦（師古曰閒音居莧反其下亦同）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邸至也）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浪反洛水即馮翊漆沮水）欲㠯溉田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㠯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畮一鍾（師古曰注引也閼讀與淤同音於據反填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畮之收至六斛四斗）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㠯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橫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隄音丁奚反）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

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舊屬兗州界，即今之鄆州鉅野縣。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師古曰奉音扶用反。鄃音輸，清河之縣也。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師古曰異時，往時也。度六月罷，師古曰計度其功，六月而後可罷也。度音大各反。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至河三百餘里，徑，易，師古曰徑，直也。易音弋豉反。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今之豎標是。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師古曰姓番名係也。番音普安反。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師古曰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更底柱之艱，師古曰艱，阸也，音限。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師古曰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陰以下，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陰及蒲坂以下，地形所宜也。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師古曰謂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素不耕墾者也。壖音而緣反。民茭牧其中耳，師古曰茭，乾草也。謂收茭草及牧畜產於其中。茭音交。今溉田之，師古曰溉而種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師古曰雖從關外而來，於渭水運上，皆可致之，故曰與關中無異也。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師古曰言所收之直不足償糴種之費也。種音之用反。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師古曰越人習於水田，又新至，未有業，故與之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水名。褒音布高反。斜音弋奢反。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師古曰故道，縣名，屬武都，有蠻夷曰道，即今鳳州界也。回音胡內反。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

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儗於巴蜀。師古曰儗比也

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師古曰臨晉重泉皆馮翊之縣也 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徵在馮翊商顏山名也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所謂澄城也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額象人之額頰 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善崩故也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師古曰下流曰頹 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師古曰乾音干解在郊祀志 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師古曰湛讀曰沈沈馬及璧以禮水神也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師古曰寘音大千反 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晉灼曰淇園衞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師古曰楗音其偃反

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師古曰浩浩洋洋皆水盛貌也殫音丹浩音胡老反洋音羊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臣瓚曰鑿山以填河師古曰吾山平者言用功多不可畢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鉅野澤名也決灌使溢也 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弗鬱憂也山乃平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弗鬱不樂也柏冬日迫冬也 正道弛兮離常流，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 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臣瓚曰水還舊道則群害消除神祐滂沛也師古曰沛音普大反 不封禪兮安知外！師古曰言不因巡狩封禪而出則不知關外有此水 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河公河伯也 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如淳曰齧桑邑名 久不反兮水維緩。師古曰水維水之綱維也 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曰歌有一曰 湯音式陽反潺湲激流也 北渡回兮迅流難。師古曰迅疾也音信 搴長茭兮湛美玉，如淳曰搴取也茭草也音交

葦絙謂之茭也所以引置土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搴拔也絙索也沈美玉者以祭河也茭字宜從竹搴音蹇茭音交又音爻湛讀曰沈絙音工登反河公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時東郡燒草以故薪不足也師古曰沈于禮神曰許祠祠河伯以薪不屬故未成也屬音之欲反薪不屬兮衛人罪師古曰東郡本衛地故云此衛人之罪也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師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蕭條然也噫乎歎辭也噫音於期反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隤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也石菑者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臿耳音側其反義與剚同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師古曰道讀曰導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湋渠如淳曰地理志盩厔有靈軹渠成國渠湋水名在郿溉渭謂之湋渠音韋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臣瓚曰鉅定澤名也泰山下引汶水師古曰汶音問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師古曰陂山因山之形也道引也陂音彼義反道讀曰導曰陂山遏山之流以為陂也音彼皮反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師古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也卬謂上向也讀曰仰上曰農天

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師古曰寖古浸字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師古曰畜讀曰蓄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諸郡也挈音苦計反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利也繇讀曰徭後十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鄭氏曰時人多相謂為公師古曰此時無公爵也蓋相呼尊老之稱耳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谷口即今云陽縣治谷是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長也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舉臿為雲決渠為雨師古曰臿鍫也所以開渠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師古曰水停淤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上書師古曰史不記其姓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埶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

上領(音嶺曰上領山領也)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壞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師古曰道讀曰導)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埶皆邪直貝丘縣(師古曰邪讀曰斜)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師古曰[illegible]清河之[illegible])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闊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霽止也[illegible]又音[illegible])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埶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道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閒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師古曰[illegible]功也度音大各反)遣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爲屯氏河

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師古曰言國家少財役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姓非名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以給所灌之郡使存恤也調音徒釣反謁者二人發河南呂東漕船五百艘師古曰艘船之總名也音先勞反其字從舟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師古曰命其為使而塞河也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犍為資中人也呂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呂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呂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如淳曰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著音竹助反下又言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其義亦同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呂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呂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呂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埶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眾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耳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illegible]羨音弋戰反淤音於庶反如此數郡種不得下師古曰種五穀之子也音之勇反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呂相難極師古曰難極窮盡也難音乃旦反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師古曰商度也足呂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

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讀曰價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師古曰鐫謂琢鑿之也音子全反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師古曰湓涌也音蒲頓反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師古曰圖謀也略音力吏反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閒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illegible]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極眾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也鬲津言其陿小可鬲以為津而度也鬲與隔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

之迹處埶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師古曰經常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閒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令得其居業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為使而領其事奏言九河今皆窴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師古曰雍讀曰壅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

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古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大各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汙音一胡反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師古曰遽速也[illegible]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師古曰竟讀曰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

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師古曰環繞也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師古曰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音工歷反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音工喚反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㠯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析底柱破碣石師古曰析分也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㠯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且㠯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㠯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㠯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

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如淳曰然則隄在郭內也臣瓚曰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㠯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㠯卜之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濟水東過礫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師古曰卬音牛向反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

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 師古曰此一害 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 師古曰此一利 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師古曰此二利也秔謂稻之不粘者也音庚 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 師古曰桓譚新論云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 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 師古曰猥多也 少稍自索 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 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 師古曰雜論云字仲功習溉灌事也 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 [illegible] 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 [illegible] 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師古曰漸浸也音子廉反 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 師古曰行謂通流也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 [illegible] 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 師古曰空猶穿 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

入海廼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吕事諸浮食無産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廼兩便師古曰言無業之人空居無爲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若令縣官衣食之而使修治水是爲公私兩便也可吕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師古曰左氏傳載周大夫劉定公之辭也言無禹治水之功則天下之人皆爲魚鼈耳中國川原吕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志記也字亦作識音式異反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溝洫志第九

漢書二十九

藝文志第十　漢書三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仲尼没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爲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師古曰殽雜也音胡交反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之聲也音丘位反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

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轉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衞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

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林曰東海人爲博士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跡在地者宓讀與伏同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

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師古曰：費，音扶味反。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師古曰：議奏名也，於此論書。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師古曰：篹與撰同。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

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師古曰召讀曰邵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它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哥詠言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詠者永也永長也哥所以長言之故哀樂之心感

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者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師古曰序卦之辭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爲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

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為侍郎）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也）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音口耕反）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師古曰寖漸也）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師古曰名高）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師古曰名喜）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師古曰夾音頰）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大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 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說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 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 師古曰仍亦因也 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埶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 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 多問王知道 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師古曰張禹也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篹與撰同）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畸音居宜反）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胄

八體六技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成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師古曰下繫之辭夬揚於王庭師古曰夬卦之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

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 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也 漢興蕭何草律 師古曰草創造之 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令史之書也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 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爲字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孔子自言我初尚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 蓋傷其寖不正 師古曰寖漸也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

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 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趣向之也易音弋豉反 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 師古曰并合也總合以爲一篇也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 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後皆類此 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 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

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幷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曰不見易之意則乾坤近於息也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易大畜象辭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言學之道務在多聞疑則闕之慎於言則少過也故志引之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爲僻碎之義以避他人之攻難者故爲便辭巧說以析破文字之形體也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已所常習則保安之未嘗所見則妄毀訕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羋音弭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同也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讕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如淳曰讕音粲爛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俟子一篇李奇曰或作俟子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 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 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 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 宣帝時數言事

儒家言十八篇 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遵修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又師尊仲尼之道 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譽音弋於反 唐虞之隆殷

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師古曰辟讀曰僻苟以譁衆取寵師古曰譁諠也寵尊也譁音呼華反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師古曰寖漸也辟讀曰僻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也

謀八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

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師古曰鬻音弋六反

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筦讀與管同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 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老萊子十六篇 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 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宮孫子二篇 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 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為冠

周訓十四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 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 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 六國時

捷子二篇 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 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 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為文

臣君子二篇 蜀人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 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言其信恭能讓也故志引之云攘古讓字 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師古曰四益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彖辭嗛字與謙同 及放者為之則欲

絕去禮學兼弃仁義 師古曰放蕩也 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 景公之史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 傳鄒奭始終書師古曰檮音疇其字從木

公孫發二十二篇 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 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乘丘子五篇 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 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傳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 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 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 齊人號曰雕龍奭師古曰奭音試亦反

閭丘子十三篇 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 鄭人

將鉅子五篇 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 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 平陰人近世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

公孫渾邪十五篇 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 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師古曰泥滯也音乃計反舍人事而任鬼神師古曰舍廢也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師古曰棣音徒計反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師古曰噬嗑之象辭也飭整也音與敕同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師古曰薄厚者變厚為薄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鈃音形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之辯者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為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師古曰疵音才斯反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欲為政必先正其名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晉灼曰警訐也師古曰警音工釣反則苟鉤鈲析亂而已師古曰鈲破也音普革反又音狄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蘇林曰俅音仇

我子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師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棌本從木以茅覆屋以採為椽棌音千在反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視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之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為燕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不達於事誦詩雖多亦無所用又曰使乎使乎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辭也美使者之難其人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許遠反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太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命古禹字
五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師古曰佼音絞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荊軻論五篇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 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 武帝時所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 王伯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 師古曰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說 見王治之無不貫 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 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師古曰漫放也羨音弋戰反

神農二十篇 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野老十七篇 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宰氏十七篇 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 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 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 不知何世

氾勝之十八篇 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氾音凡又音敷劒反

王氏六篇 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 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言為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 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 師古曰言不須聖主天下自治 欲使君臣竝耕誖上下之序 師古曰誖亂也音布內反

伊尹說二十七篇 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 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 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 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 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

務成子十一篇 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 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 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 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 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 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也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 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如淳曰稗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為稗師古曰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泥謂滯也音乃細反 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

是以九家之說蠭出竝作師古曰蠭與鋒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師古曰辟讀曰譬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舍廢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竝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師古曰隁音偃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 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 枚皋同時師古曰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造作賦

嚴助賦三十五篇 師古曰上言莊忽奇下言嚴助史駁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 師古曰說名音悅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 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暆縣名暆音移）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師古曰錡姓華名錡音魚綺反）

眭弘賦一篇（師古曰即眭孟也眭音先隨反）

別栩陽賦五篇（服虔曰栩音詡）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泡音普交反漚音一侯反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文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師古曰耑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戒伯魚之辭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師古曰寖漸也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離遭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師古曰辭人言後代之為文辭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師古曰言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可如何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廬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娷一篇師古曰娷音女瑞反蓋說兵法者人名也

兵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

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奚反）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師古曰淮陰侯）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呂刑）

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叙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師古曰背音步内反鄉讀曰嚮）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黄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鵊冶子一篇圖一卷師古曰鵊音夾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師古曰即鬼臾區也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師古曰五行相勝也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五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師古曰圍郁郅人也見趙充國傳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劒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蹵鞠二十五篇 師古曰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蹵蹋之以爲戲也蹵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蹵音子六反鞠音鉅六反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省墨子重入蹵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無兵與食不可以爲國 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非其不素習武備 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弧木弓也剡謂銳而利之也音弋冉反 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 師古曰燿讀與鑠同謂銷也 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竝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 師古曰捃摭謂拾取之捃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 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賁卦彖辭也然星事㓐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㓐讀與凶同湛讀曰沈由用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日月宿歷十三卷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歷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歷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㠯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㠯為近是㠯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愼云堪天道輿地道也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虛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如淳曰音該師古曰許愼云胲軍中約也）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師古曰說皆在五行志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師古曰寖漸也）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所爲之事有疑則以卜筮決之也龜曰卜蓍曰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師古曰皆上繫之辭也亹亹深致也言君子所爲行皆以其言問於易受命如嚮者謂卜以吉凶其應速疾如響之隨聲也遂猶究也來物謂當來之事也嚮與響同與讀曰豫及至衰世解於齊戒師古曰解讀曰懈齊讀曰齋婁讀曰屢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師古曰易蒙卦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童蒙之來決疑初則告之至于再三爲其煩瀆乃不告也龜厭不告詩以爲刺師古曰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媟嬻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師古曰嚏音丁計反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師古曰訞字與妖同

禳祀天文十八卷師古曰禳除災也音人羊反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事而占則觀方來之驗也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曰謂太卜掌三夢之法又占夢中士二人皆宗伯之屬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此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年之應旐旟則爲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舋焉訞不自作師古曰申繻之辭也事見莊公十四年炎謂火之光始燄燄也言人之所忌其氣燄引致於災也舋瑕也失常謂反五常之德也訞讀與妖同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師古曰厭音伊葉反惠順也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鴝雉登鼎武丁爲宗師古曰說在郊祀五行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illegible]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故老元老也訊問也言不能修德以[illegible]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埶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道由人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師古曰觕粗略也音才戶反）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九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箴音之林反砭音彼廉反）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師古曰齊音才詣反其下齊同和音乎卧反）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死爲生（師古曰瘉讀與愈同愈差也）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應劭曰黃帝時醫也師古曰拊音膚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服虔曰瘲音小兒瘛瘲之瘲師古曰瘛音充制反瘲音子用反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閔反）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師古曰黃冶釋在郊祀志）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師古曰盪滌一曰盪放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師古曰誕大言也迂遠也）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也索隱求索隱闇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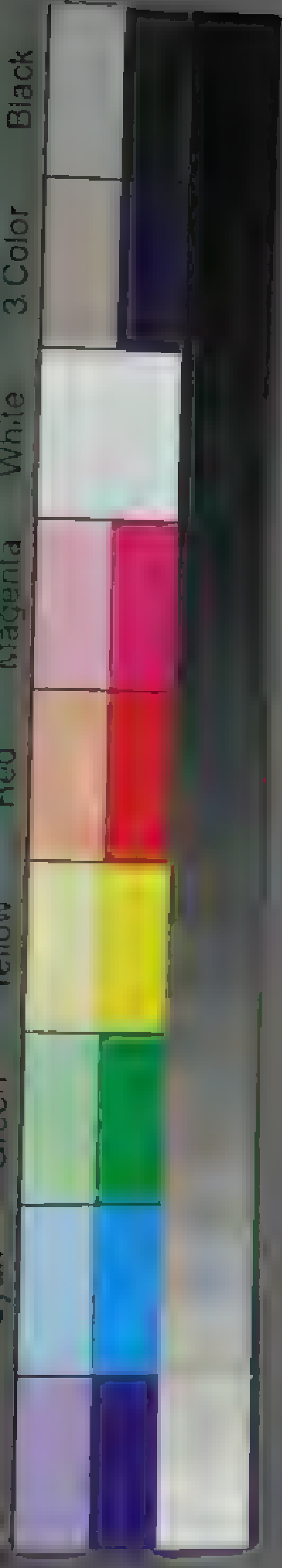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師古曰和秦醫名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師古曰診視驗也視其色候也診音軫又音丈刃反）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師古曰晻與暗同）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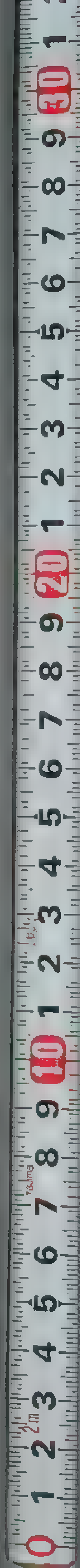
省兵十家

藝文志卷第十　　漢書三十

志序神僊者內云孔子曰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臣佖案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玄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避害隱身而行佹譎㠯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恥之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卽與禮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



前漢書 十一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漢書三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爲之耕言賣功傭也輟耕之壟上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勝廣皆爲屯長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也音大各反勝廣迺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皆類此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寃二世殺之師古曰如說是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項燕爲楚將數有功師古曰燕音一千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師古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爲鬼惡指斥言之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孤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以鬼道威衆不如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言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威衆起耳故喻勝廣此意則爲魚書狐鳴以威衆耳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繖蓋四維而舉之音曾卒買魚亨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煑也音普庚反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閒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竊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爲將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

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鞘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弟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弟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盡者諸言弟者其衆弟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弟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偶由徒屬皆曰敬受令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衣右之袒當時取異於凡衆也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迺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銍音竹乙反酇音才多反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與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

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白陳耳非譙之地譙城前已下矣不勝守丞死迺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
桀會計事師古曰號令召呼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謂甲也銳利兵也伐無道誅暴
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迺立為王號為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
迺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
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音材喻反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後聞勝已立因殺
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今魏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
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
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
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望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
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

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令少府章邯免驪
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
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為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黽音沔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
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為讎敵復與秦無異不如因立之勝
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置宮中不使離散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封
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趙王將相相與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
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
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

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迺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服虔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且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迺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託王言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說讀曰悅郯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臨淮縣也師古曰緤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武平君名也）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蔡賜）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一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陰還

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蒼頭謂士卒皁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絹）起新陽（師古曰縣名屬汝南）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衆爲戒徇音辭峻反）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要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也於番爲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名也）

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迺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迺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月反）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爲可若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迺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滅族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弟子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迺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

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迺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眗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梁迺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師古曰諭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眾迺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裨音頻移反他皆類此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

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居縣素信爲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吉與衆異也嬰毋謂嬰曰自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迺汝也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爲王謂其軍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非其人不可爲將不可以勝也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倚反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史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迺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

景駒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師古曰復來戰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陷之於阬盡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晉灼曰鄛音鄛絕之鄛師古曰居鄛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鄛音巢字本作巢春秋作巢同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

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榮猶不用命梁今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以初又可以貿易他利以所以善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為己利而楚何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琅邪縣也]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迺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閒名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餉王離涉閒之軍]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

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 師古曰徵驗也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 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張晏曰搏音博蘇林曰蝱喻秦蟣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蟣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所畏也 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 師古曰縣名 飲酒高會 師古曰高會大會也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 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 軍無見

糧 師古曰無見在之糧 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安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 師古曰即就也 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 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 莫敢枝梧 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 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曰為假也 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皆湛舡 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舡於水中 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 師古曰視讀曰示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

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師古曰冠言最爲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
侯軍人人惴恐服虔曰惴音章瑞反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
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
上將軍兵皆屬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謂責也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衞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趙
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爲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顓國主斷
師古曰顓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
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馬
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卒終也蒙恬
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卽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
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
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
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
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
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文穎
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以後如六
國時從共攻秦二說皆非也還兵謂迴兵內鄉以攻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
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椹也古者斬人加於椹上而斫之也椹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
使羽欲約鄧展曰候軍候始成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
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于大

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廼與盟洹水南殷虛上 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虛讀曰墟 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廼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 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 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 師古曰今義州新安城是 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屯戍過秦中 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 秦中遇之多亡狀 師古曰無善形狀也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章將軍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已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

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已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 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也 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已待大王閉關已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廼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 師古曰沛公入關饒餉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背約殺降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 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已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也 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 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遷

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吕得顓主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吕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迺分天下吕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吕距塞漢道迺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吕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吕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

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吕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就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師古曰鋗音火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伯王師古曰伯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

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為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善(師古曰凡不合大事皆言不順)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師古曰猶為齊之蕃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廣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戰日中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戰說是也)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

不流師古曰言殺人多擁於水中 漢王迺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師古曰間行而求之 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急圍滎陽漢王患之迺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莧反 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創也音千餘反 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樅音千容反 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師古曰葉音式涉反 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

下邳殺薛公羽迺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越之令其走 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跳音徒彫反 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illegible]下郡 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言其幼弱故係其父 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師古曰彊音其兩反 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

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士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蘄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師古曰眛音莫葛反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相守迺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曰若汝也約爲兄弟吾翁卽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曰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讙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師古曰罷讀曰疲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爲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師古曰瞋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閒問之迺羽也師古曰閒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

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以其色名之）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師古曰若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文穎曰紿欺也欺令左也）左迺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師古曰脫免也度音大各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讀曰霸）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卒終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知我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孟康曰四下隤陁也師古曰隤音徒回反）而為圜陳外鄉（師古曰圜陳四周為之也外鄉謂兵刃皆在外也）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音普彼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服虔曰檥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

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㠯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曰㠯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偝而縛之杜元凱㠯爲但見其面非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㠯財設賞而求之也音工豆反）吾爲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爲功也晉灼曰字或作德）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輮蹈（師古曰輮踐也音人九反）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㠯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迺㠯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㠯爲贊班固因之）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㠯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反締音大系反）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爲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結爲從欲㠯分離爲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

曰召讀曰邵

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 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 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師古曰逡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逡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逃遁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逃遁以奔竄斯亦誤矣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 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漂音匹遙反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豉反 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 振長策而馭宇內 師古曰以乘馬為喻也策所以撾馬也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 晉灼曰敲短杖也朴捶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朴音普木反 威震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俛首係頸 鄧展曰俛音俯 師古曰古俯字 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 卻匈奴七百餘里 師古曰卻音丘略反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 如淳曰鍉音如滴水之滴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即箭鏃也如音是也 鑄以為金人十二 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illegible]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師古曰問之為誰何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服虔曰以繩係戶樞 孟康曰以瓮為牖也 甿隸之人 如淳曰甿古文萌字甿民也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 文穎曰墨翟宋人為墨家者也 陶朱猗頓之富 師古曰越人范蠡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貲擬王公馳名天下 躡足行伍之間 如淳曰躡音攝師古曰躡音女涉反 而免起阡陌之中 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徭役也

兒字或作倪音與倪同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罷讀曰疲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舉之也今讀之若爲負揭之揭非也天下雲合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服虔曰耰鉏柄也以鉏柄及棘作矛瑾也晉灼曰耰椎塊椎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瑾同瑾謂矛鋋之把也鉤戟戟刃鉤曲者也鎩鈹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瑾以相攻戰也耰音憂矜音巨巾反鎩音所例反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也音乃朗反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大夫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目之眸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拔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同號爲伯王師古曰伯讀曰霸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近古猶末代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私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傳第一

漢書三十一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書三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張耳大梁人也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亡粉反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吏去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樹立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相知也）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 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是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以苛法（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依）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唱嚮讀曰響）家自為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戞臣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迺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師古曰黶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迺與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間出謂投間隙而出也燕因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迺走燕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檛也音止蘂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以為然迺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迺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師古曰就成也）迺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饟王離（師古曰饟古餉字謂饋軍兵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黶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師古曰餧飤也音於偽反）張黶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念也）迺使五千人令張黶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

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釋所在餘曰黶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illegible]豈以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

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illegible]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音丈吏反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迺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illegible]說田榮音式銳反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迺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迺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illegible]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翟王皆降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illegible]疑傳誤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以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

餘迺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蘇林曰：泜音祗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柢。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柢之柢，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汙王為？師古曰：言何為迺汙染王。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刺爇，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師古曰：爇音人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㠯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虖！師古曰：迺，汝也。廷尉㠯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㠯私問之。張晏曰：以和悅問之。但賢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師古曰：泄音薛。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以便輿處之也。…卬音仰。卬視泄公，勞苦如平生驩，師古曰：勞苦，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

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也〕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師古曰易乃代也〕顧爲王實不反〔師古曰顧思念也〕獨吾等爲之其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止多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當也滿也〕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迺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即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迺云尚主之尚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也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不得言主掌也〕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師古曰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以母爲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爲齊太后故立其子爲王〕又憐其年少孤弱迺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師古曰睢音雖〕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師古曰始在貧賤約束之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者謂昔時也〕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戾違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漢書三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名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巳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迺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迺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巳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約降為其民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巳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

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也〕迺從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視親謂省其親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延縣廷之中也今流俗書本廷字作爲升也陽讀曰佯不當作古之〕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蠚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

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閒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蠚音火各反螫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擘者人手大指也音步壁反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古所以手足蔽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側齧也齕齧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首號者也齮音蟻齕音下沒反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破而殺之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彊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幷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

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爲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爲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閒居中且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

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隝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㠯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隝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衞尉酈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㠯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師古曰大人謂橫小者其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廄置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㠯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老子德經曰貴㠯賤爲本高㠯下爲基是㠯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㠯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㠯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㠯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㠯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

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蠭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吳皆稱皆說以為淮陰侯韓信之語今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蠭與鋒同鄉讀曰嚮漢王還定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穎說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師古曰項籍在吳時鄭昌為吳令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之後復得歸漢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六年春上以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即今鞏縣南迫宛葉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師古曰閒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孟康曰以為將軍而必死之意不得為勇專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遠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有服虔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迺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illegible]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者向敵也鄉讀曰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爲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蘇林曰僨音奮孟康曰僨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僨頓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貣蠻夷師古曰貣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隹反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

頹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嫣（鄭氏曰音鄢陵之鄢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偃）貴幸名顯當世嫣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頟侯（師古曰字或作雒）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作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頟侯後為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龍頟侯名說按道侯名說別為一人與此不同疑表誤）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掘音其勿反）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而殺之於中代坐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毋有所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韓說以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以巫蠱見誅其兄弟宗族應從坐者而無論之所以退寵說也）迺復封興弟增為龍頟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頟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師古曰言無遺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illegible]周同[illegible]後尚有存者封於[illegible]武王之子支[illegible]氏[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illegible]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illegible]）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以食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孰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旗麾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及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放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也度音大各反）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爲國家）。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也音弋癸反），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孟康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猶言噫嗚也猝嗟猶咄嗟也猝音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與摶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摶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言怨之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彊以威王亦同）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爲霸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開散而遣之）且三秦王爲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纖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illegible]）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illegible]）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疑兵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度也韋昭曰[illegible]師古曰……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

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
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
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 孟康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趙邑名也在上黨涅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音預 信之
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
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閼與 師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紀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 師古曰言其兵之計議如此
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師古曰言艱難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曰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 今井陘之道車
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師古曰方軌謂並行也列行列也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 師古曰閒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 足下深溝高
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

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
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
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師古曰兵十倍於敵則可以圍之一倍者則可勝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
師古曰閒人謂微伺之也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師古
曰舍[illegible]也 夜半傳發 [illegible] 選輕騎二千人 [illegible] 人持一赤幟 師古曰幟旌旗之屬也音式志反 從
閒道萆山而望趙軍 [illegible]依山自覆蔽也[illegible]從閒道而使敵不見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 [illegible] 令其裨將傳餐 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illegible]
曰[illegible] 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 [illegible]不精
[illegible] 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
鼓未肯擊前行 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鼓而行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
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言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
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㠯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
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師古曰泜音祇又音丁計反禽趙
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
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皆讀曰嚮諸校効首虜
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illegible]效致也[illegible]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㠯勝
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
敺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illegible]其勢非置死地人
人自爲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
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
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㠯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㠯
語勇若臣者何足㠯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illegible]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
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
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顧念也願効愚忠故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illegible]
[illegible]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弗也媮與偷同言苟且也 [illegible]）然而衆勞卒罷（[illegible]）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 [illegible]）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illegible] 言何由之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 [illegible]）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 [illegible]）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鎮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illegible] 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師古曰 [illegible]）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 [illegible]）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所親信之臣）城聞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齊之半也］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illegible]］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佐助也］乃欲自立爲王張

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謂金石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飤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

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陔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貽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言其欲辱食）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成今日之功）項王亡將鍾離眛（師古曰眛音莫葛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朐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眛亡歸信漢怨眛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上書告人罪者謂之變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

喜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兩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與噲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辨耳上笑曰多多益辨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提之）與步於庭數帀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

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師古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彊入賀（師古曰給誑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縣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

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中）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

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眞魏也（鄭氏曰豹眞魏後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畧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爲此事）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柰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大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如淳曰輒勸越反越不聽自言反形已具何以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京兆之縣今華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

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已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勇冠於軍中也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度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閒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責也讓音才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師古曰說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

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主內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鍖也）（言伏於椹上而斧斫之椹音竹林反）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下亦同）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言不肯拱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

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
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
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
事已搆師古曰搆結也言其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下亦同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
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
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
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
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

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
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
楚破垓下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
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群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數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
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
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
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
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
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
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

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從何由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應有反許)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音於元反)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

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計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

陵師古曰富陵縣屬臨淮郡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縣之間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爲三欲互相救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離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䣕師古曰會音工外反䣕音丈瑞反解在高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隃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隃讀曰遙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與表不同晉說亦誤也僞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僞謂詐爲此計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番陽縣之鄉也鄡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將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羣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觖望怨望也觖音決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

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
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
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
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爲不
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
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
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詿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
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
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
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
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乃詐論他
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
久連兵毋決（師古曰使豨久在外）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
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閉匿（師古曰閉閑也閉其蹤跡藏匿其人也閉音必）謂其幸臣曰
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
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
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
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

病瘉自入謝 師古曰瘉與愈同 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 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 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爲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 封爲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 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千計反他皆類此 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鋗 師古曰鋗音呼玄反 與偕攻析酈 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析音先歷反 降之及項羽相王 師古曰自相尊王也 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 師古曰邾音朱又音姝 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 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 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 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荊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爲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芻稾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城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音恭尉死以臨江爲南郡賈旣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塡天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

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子春游乏資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又頓曰以一畫計得寵也師古曰其為計策欲以求干服虔是也奸音干澤大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如淳曰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相交頓曰不復與交相知也師古曰如說是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自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推轂謂佐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鄭氏曰重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師古曰觖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

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紿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已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已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令郢人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已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已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塡之師古曰悍勇也塡音竹刃反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心自懷悔不已語人也既已封拜為事已下皆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卽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已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已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師古曰慍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喻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罪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賈讀曰價謂庸直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有美材之人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朝錯為太子家令

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

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㠯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良亦甚也良實也日㠯益甚語有之曰狧穅及米師古曰狧古䑛字䑛用舌食也蓋㠯犬爲喻也言䑛穅盡則至食米也䑛音食爾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放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也請音才性反常患見疑無㠯自白師古曰白明也今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斂也絫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㠯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㠯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㠯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㠯起也吳王內㠯朝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滂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爲叛逆㠯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㠯下膠西

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傳[illegible]）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illegible]）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皆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

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臣下）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北就并也[illegible]以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也言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illegible]爲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恚不自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

凡皆爲此師古曰爲此謂欲反也爲音于僞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
封千戶皆爲列矦其㠯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
師古曰㠯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㠯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
法服虔曰倍漢之常法也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㠯令士
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
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㠯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矦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
擊吳楚遣曲周矦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
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
問㠯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諸矦削奪

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㠯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下亦同方今
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
人而刃有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㠯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
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矦爲宗正師古曰德矦吳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㠯親戚之意
令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㠯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
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
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
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矦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見
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㠯爲諸
矦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故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㠯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矦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

吕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吕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吕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吕反爲名此兵難吕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如淳曰恐祿伯將兵降漢曰爲己利於吳爲害師古曰如說非也上言難吕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言多他利害謂分兵別行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且非止於降叛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吕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閒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閒候也師古曰任行伍閒或爲候或爲司馬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吕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吕報王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吕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吕福爲非者天報吕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

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甾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爲逆無道起兵㠯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㠯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

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李奇曰相卽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㠯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卽紿吳王師古曰紿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師古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㠯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甾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甾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穨當遺王書（師古曰韓穨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處吾將以行事也處音昌汝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疏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弗從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土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重也累音力瑞反）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朝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是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爲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爲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爲代王長子肥爲齊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孟康說是也。師古曰：史記丘嫂作巨嫂，巨亦大也。張說是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轑釜，（服虔曰：音勞。轑，轢也。師古曰：言以勺轢釜令有聲也。轢音洛。文音歷。）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戛。取其羹盡之意也。）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卒，終也。）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言辟邪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

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得爵皆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師古曰：沈音審。）埶為宛朐侯，（師古曰：埶，古勢字。）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忘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

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雅臼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勿令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illegible]解在文紀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以在京師供養其母故得仕於朝也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冢地也為界域也音營葬靈戶師古曰靈戶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首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臣共事 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 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 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 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 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 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衞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尚幼少故謂之駒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者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 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 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 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 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 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 師古曰望怨也 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前數責公主[illegible] 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 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己意 復白召德

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衞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 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 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 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 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 師古曰既以振贍昆弟又以供賓客之飲食也 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 師古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 師古曰謚法名與實爽曰繆 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為餉既無別釋[illegible]當依本字為讀也 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師古曰輦郎引御輦之郎也 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師古曰飭整也 [illegible]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

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蟜音居橋反又巨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狀當以冬決死得踰冬但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

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凡言上變者非常之變之文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

夷滅後赦㠯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師古曰貰謂放恕其罪也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㠯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師古曰詔問改作處章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㠯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師古曰爲恭等也臣愚㠯爲宜退恭顯㠯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

㠯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謂當對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㠯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師古曰言為國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甽田中之溝也周禮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爲一畝甽音工犬反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況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

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杼謂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簫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遝衆積之貌遝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者見助於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音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之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助王祭之人有百辟與諸侯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皇音往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麰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貽同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麰音牟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謂惡之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之詩刺幽王也言在位卿士歙歙然患其上訿訿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也言有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則依而施用所以爲刺也歙音翕訿音紫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師古曰橈屈也不爲衆曲而自屈也橈音女教反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也勞苦也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口嗸嗸然也嗸音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無光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

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呂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師古曰微謂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見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呂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師古曰沸溢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溢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皆與大災咸同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艾也憯音千感反 霜降失節不旨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旨是為非甚眾大也 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冬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錯陽月冬霜肅殺萬物故已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為偽言旨是為非排斥賢傷禍甚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 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 幽王見殺 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illegible]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illegible]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illegible]十五年五月[illegible]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illegible]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illegible]冬十月丙辰朔[illegible]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illegible]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illegible]也 地震五 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illegible]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山陵崩陁二 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陁下頹也音丈爾反 彗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 師古曰謂莊七年夏四月辛卯 火

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長狄入三國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僑如之晉焚如長狄鄋瞞之種鄋音棲瞞音末安反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蜮短狐也即水弩也蜚負蠜也[illegible]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鸜音劬鵒音欲晝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雨木冰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謂樹木沾濡為冰也今俗呼為樹介介音工具反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云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八月殺菽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大雨雹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illegible]反雨雪雷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靁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如淳曰蠭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蝝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二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年秋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illegible]十二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

螟八年九月螟莊六年秋螟皆是也蝝即蝗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蝝音緣螟音冥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illegible]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illegible]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illegible]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illegible]衛侯[illegible]昭二年凡伯[illegible]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謂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爲三君也。更音工衡反。）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頹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渾，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糅，雜也，音女救反。）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師古曰：言上章者既多，公車不能容，故人滿北軍也。）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也。舛午音五故反，剌音來曷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繁多，不可勝載也。營謂回繞之。）分曹

爲黨，往往羣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紛音芳云反。）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反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枉，曲也。）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麃麃盛也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麃音彼驕反晛音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大官反檮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雖堅尚可移轉我心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渙散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踰時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疾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厯古歷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諠譁也音火瓜反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悄音千小反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師古曰更互也譽音余更音工衡反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比音頻寐反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易乾卦九五爻辭也言聖明在上則賢人見用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也征行也茹音汝拔反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illegible]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illegible]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illegible]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illegible]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illegible]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illegible]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illegible]

[illegible]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師古曰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也師古曰齗齗忿嫉之意也齗音牛斤反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

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張晏曰悃誠也愊謹愨也師古曰悃音口本反愊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衆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晻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稱舉也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

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應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illegible]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

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㠯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㠯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㠯十一月建子為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㠯十二月建丑為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㠯十三月建寅為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不備也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膚大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大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祼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喟然歎曰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㠯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㠯戒慎民萌何㠯勸勉師古曰萌與甿同言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

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㠯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㠯德為效師古曰效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㠯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㠯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曰斮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斮絮㠯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㠯北山石為槨紵絮者可㠯紵衣之絮也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斮音側略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illegible]人無欲攻掘取之[illegible]音固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㠯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㠯薪言積薪㠯覆之也不封謂

（不聚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吕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illegible]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illegible]不變其肆言不厝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illegible]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灼說失之）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illegible]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illegible]百年[illegible]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illegible]）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身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反）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吕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吕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其高蔽之而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爲石椁皆奢故發吕此言）秦相吕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也[illegible]）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也音於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李奇曰壙中爲遊館之觀也師古曰

多衆若作椁於壙中以爲離宮別館也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爲機臧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臧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也[illegible]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

之衆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如翬斯飛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卑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illegible]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惽焉師古曰惽[illegible]惑於此事[illegible]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illegible]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illegible]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師古曰比方猶相效也[illegible]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

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橅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也橅音謨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橅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孼嬖亂亡者師古曰孼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絫古累字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師古曰衎音口旦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章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在五行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

禍臣下蔽之而致內亂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爲政而反大夫爲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冄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召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

曰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避之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當時黨盛故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眭孟傳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傳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

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師古曰皁隸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外猶疏也師古曰太后欲外大宗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

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古早字）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

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且出外休息）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曰壅）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敖讀曰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

師古曰比類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賁彖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指者時爲孟正月爲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陽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也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枉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爲天狗無聲爲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法使上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師古曰孽災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崩謂從內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帝廷也流星孛大角大角以伏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有薄而食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掩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爲天狗皆祆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肜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豤豤款誠之意也奸犯也豤音懇奸音干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贍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天文難以相曉臣

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師古曰閒讀曰閑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謂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舉其成數也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師古曰閒音居莧反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

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竹曰籩木曰豆籩音邊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非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先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illegible]不可得其真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

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冀得有廢遺者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以不誦絶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

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今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并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門謂同學妬道真之異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

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山諫反懼誅求
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
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
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
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
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
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幾以趣也及王莽篡位歆爲國
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
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卽荀卿也此數公者
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
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
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虖讀曰呼
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
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諒多聞可謂益矣與讀曰歟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止隱匿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今轜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許慎說衣蔞柳棺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乃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𨏥者耳非此之謂也𨏥音扶晚反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荊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師古曰瘳瘉也痍創也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

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難近謂不可親近也）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者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召之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師古曰顧讀曰雇言爲權貴人請屬而受人金錢也）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長君善（師古曰竇皇后兄也）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以與布而自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以書於布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諾許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

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畱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目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盎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目行師古曰言自稱爲季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目勇布目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師古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謂同母異父之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險阨追上故曰相戹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丁公耳言[illegible]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目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爲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報仇張晏曰[illegible]報仇也燕將臧荼舉目爲都尉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目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目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若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趣湯師古曰提擧也擧而欲投之於湯也趣讀曰趨趨向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目不能遂西徒目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居住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目爲反反形未見目苛細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爲鄃侯蘇林曰鄃音輸清河縣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劒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樂鉅姓也公者老人之稱也爲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師古曰毆擊也言不毆之令戰也毆字從攴攴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

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其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白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為衞將軍舍人張晏曰衞青也數從擊匈奴衞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刺舉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

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亡[illegible]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illegible][illegible]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僇古戮字也奴僇謂[illegible]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illegible]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說是也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如也衆姬曰若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之列皆非其正姓名者史各具之也不知氏族及姓字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已下三王非必同母蓋其母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曰諸姬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孝王揖景十三王傳云諸姬栗姬子榮如此類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齊子仲子戎子齊子齊姬也此其例也晉灼曰[illegible]宮之名[illegible]鄭說非矣此[illegible]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illegible]曰此時未移故使齊之言者還齊也師古曰以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之禮也坐音才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巵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

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呂爲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主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呂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呂尊公主爲王太后師古曰爲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事之所呂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呂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呂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呂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直與天臨鑒之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令乃被幽餓也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呂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爲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呂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爲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建德侯横父建德呂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

（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音壁又蒲歷反）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鄜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也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師古曰耕田中之歌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

疏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穊音冀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言斥出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㠯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㠯威大臣欲為亂章㠯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謂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㠯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師古曰紿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衛守之且㠯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㠯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㠯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㠯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㠯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㠯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㠯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

畱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
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 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爲齊南琅邪
誠愚凡虎門也 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
[illegible]故謂之富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
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 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矯 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
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
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
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
和 師古曰諭謂曉告也 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
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
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 訪以呂氏故

幾亂天下 [illegible]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
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
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師古曰[illegible]
[illegible] [因退]立股戰而栗 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 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
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 師古曰放令去 勃父
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
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 師古曰伺謂候而見
[illegible]之 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
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悼惠王召見拜爲
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

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清宮除宮殿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

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服虔曰扐音勒扐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illegible]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

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

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
事事寖淫聞於上（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
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
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
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
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
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
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
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
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
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
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
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圜謂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
爲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
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白晝使贏伏犬馬交接（師古曰贏者露
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
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
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請逮
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
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塡天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

大夫羣卿已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爲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服虔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爲何所護及爲亭長何又擁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傜傜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辯何與之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用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爲郡卒史事第一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爲官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辯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爲沛丞專督衆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趣向之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

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廼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施行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章兗反此即專輒之字也又音之兗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中在前封也酇音贊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

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謂人皆有也凡人送當時何獨多二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貲財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貣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貰賒也貣音土得反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稾音[illegible]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問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illegible]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就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

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師古曰辟讀曰僻）爲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埶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師古曰酇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師古曰爲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爲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爲酇侯（蘇林曰䜌音人足攣躄之攣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爲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師古曰古[illegible]參及蕭何皆爲吏之豪長也）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絜也言其在內主知絜清灑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師古曰方音房與音預）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illegible]曰按[illegible]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一人師古曰公者時人[illegible]）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之鄉名[illegible]音[illegible]置者人之驛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

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吕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illegible]）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師古曰戚[illegible]縣[illegible]）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遇音[illegible]）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illegible]）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illegible]）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illegible]）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illegible]）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吕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illegible]武都二縣也）雍斄（蘇林曰[illegible]二縣也斄音胎）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illegible]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illegible]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illegible]）吕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吕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illegible]）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illegible]）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illegible]）漢軍大敗走參吕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illegible]）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之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illegible]）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illegible]）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吕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遜遫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 師古曰遫古速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

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鄔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曰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次大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權為相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

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囂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師古曰囂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盍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㠯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㠯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illegible]此其效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㠯戰鬭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illegible]）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日夜飲酒卿大夫㠯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㠯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㠯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illegible]）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之隨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迺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illegible]音才卧反）大歌呼與相和（[illegible]）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㠯為豈少朕與（師古曰[illegible]）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㠯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間謂空隙也自從其所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治音丈吏反）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㠯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

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爲將軍擊何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爲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佐漢初興故以日月爲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施延也爲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博狼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也音千豫反字本作覷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迺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更改也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顧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一口反爲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爲書故云一編編音鞭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師古曰主馬之官名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它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記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迺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師古曰欲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曰嶢音堯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在求利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師古曰幟所以表記軍之旌旗令敵人疑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者徒濫反解在高紀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沛公連和共西襲咸陽也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迺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 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資 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 服虔曰鯫音七垢反鯫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鯫姓 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 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 師古曰卻音丘略反 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 服虔曰二十兩曰溢 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 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 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 師古曰棧道閣道也 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 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閒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 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 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 師古曰與相連結也 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 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 師古曰橈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楚必斂衽而朝 師古曰衽衣襟也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帶之也 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 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 式箕子門 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 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 散鹿臺之財 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 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路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壄 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在今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城十五里 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 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離而不顧之一曰從漢也 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 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 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步幾音鉅依反 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複 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古曰屬近也言近類屬音之欲反 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功力困辱[illegible] 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日之蜀郡益州什音十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 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黽池也音緬 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 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㠯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㠯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卽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卽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師古曰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曰言安寢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㠯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㠯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㠯上嫚娒士（師古曰嫚與慢同娒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㠯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㠯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副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諸將皆等輩）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

行言無所與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愼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偉異也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睠之記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迺主矣師古曰迺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篤反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弋矢爲矰矰音曾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息也曲終爲闋音苦穴反戚夫人歔欷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反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將未爲相良勸高帝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麧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㠯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平亦㠯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背也）㠯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㠯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迺假貸幣㠯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㠯內婦負戒其孫曰毋㠯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辭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盤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㠯平爲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反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劒亡度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
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
不可㠯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
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師古曰讙囂而議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㠯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非周勃灌嬰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㠯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
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
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㠯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重難也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音徒困反）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侮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謂可以亂之）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眛音莫葛反且音子閭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間音居莧反）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迺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illegible]）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晉灼曰躡謂躡其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

爲齊王於是封平㠯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㠯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
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
精孰與楚師古曰孰與猶何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
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它皆類此陛下弟出僞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㠯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illegible]中道迎謁也
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㠯爲然迺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㠯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背違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
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閼氏解圍㠯得開師古曰閼氏音煙支高帝旣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更封平爲曲
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㠯護軍中
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
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
噲㠯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短謂其過失而毀之它皆類此高帝

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 孟康曰幾音冀冀我死也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 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 師古曰反縛兩手也 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 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畏讒之功已名得其成計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帝 如淳曰傅相之 是後呂須讒迺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師古曰鄉讀曰嚮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問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邪 師古曰啑小歠也音所甲反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
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
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敗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
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食其亦沛人也漢
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
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宜治處使監宮中也如淳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奇說是也）
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為高帝
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
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
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譖謂讒言也）呂太后多立諸呂
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爭持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眾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霑也）
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人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恐懼而服也師古曰文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

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丞相師古曰顓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illegible]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illegible]為曲也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彊服虔曰能引彊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彊司馬也師古曰彊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與讀曰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illegible]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閱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

還下郡頻陽師古曰郡即此州郡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頻音嬪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行反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顒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名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硰音亦生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師古曰圂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

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遬者雲中守也肆音四二人又博者亦豨將之名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縣名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蘇林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前後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illegible]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illegible]趣為我語[illegible]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椎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

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

官曰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㠯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㠯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㠯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㠯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㠯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荊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諭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㠯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㠯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如此而居尊位以當之則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甲反）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㠯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㠯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㠯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㠯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

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綰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也）

（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遘）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

軍皆罷迺拜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
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
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
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
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
人於殽黽阸陿之閒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閒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
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閒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爲護軍亞夫至會
兵滎陽師古曰會兵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

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
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
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
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
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
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
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
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
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

子王信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
耳師古曰人生當貴當及己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
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
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
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汝反其後匈
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
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
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
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
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尚方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
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
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
責非吏之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
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
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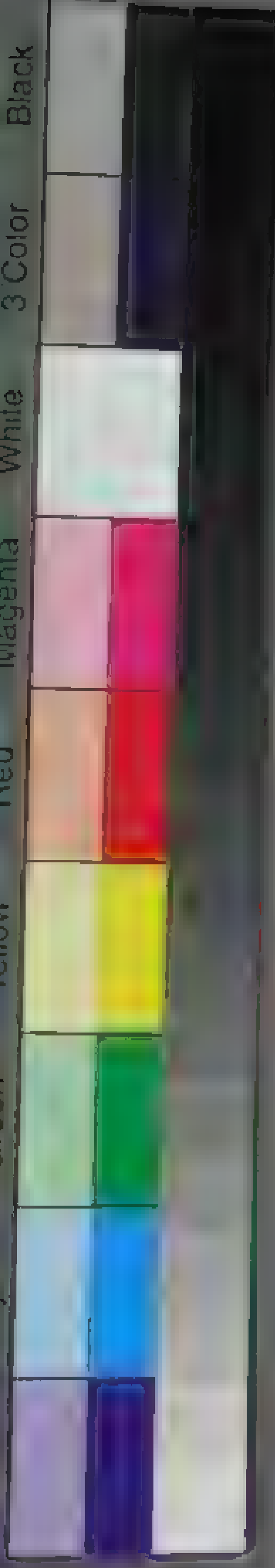
者言其可驚愕今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曰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入讀得黃石者非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死亡屯難也平竟自免呂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師古曰伊伊尹周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也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及師古曰乃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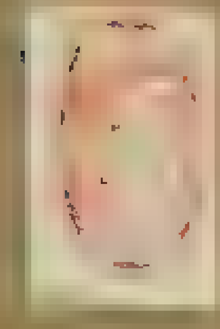
張陳王周傳第十 終

漢書四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臣佖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愼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圯下並作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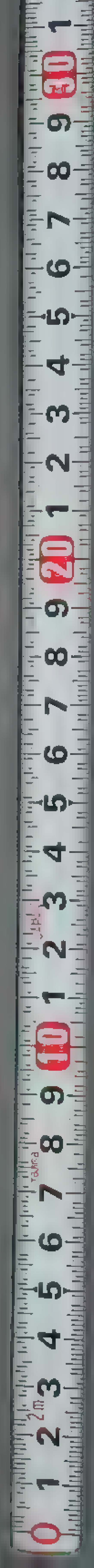
校定





前漢書

十二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之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illegible]與司馬𡰪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𡰪音夷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illegible]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師古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圉即陳留圉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得曰虜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縣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

（[illegible]）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illegible]音余）㠯御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illegible]斬首六十八[illegible]）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遇音顒）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illegible]）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師古曰酈縣也音[illegible]）㠯御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四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此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illegible]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㠯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㠯待將軍此云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水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illegible]西縣東南[illegible]之丞然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師古曰斄讀與邰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畤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
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壤東地名也）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
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倉地也在渭北者云漢上……）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此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上已……於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廢丘……此時已當灌矣）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貝丘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㠯將軍守廣
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即皇帝位㠯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
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㠯將軍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自霍人㠯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毋名卬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
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
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㠯相國擊綰破其丞
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音丁禮反其丞相之名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
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
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
二千石㠯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㠯呂后弟呂須爲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

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譖也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諡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噲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

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諡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作洵關）西定漢中（師古曰先是攻旬關定漢中然後沛入為漢王是時沛公從武關藍田而東商將別從西道平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栒邑今在豳州泥陽北地縣也氏音支栒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

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何以受趙相國印謂以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郭同爲守相者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衞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軍壁名也臣瓚曰軍前曰陷垣名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前謂攻其營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不能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紿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

諡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子堅爲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爲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起自外未破沛時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沛之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師古

[illegible]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背給之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疾速也次下亦同）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匱[illegible]）[illegible]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因奉車（師古曰[illegible]）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爲霸陵）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蹶兩兒棄之（服虔曰[illegible]）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illegible]）漢王怒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迺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下開服所言因上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卒以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閒也迺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illegible]）

（[illegible]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淸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何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速也力彊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爲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illegible]）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

所謂左右丁人之騎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尊之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稱耳師古曰解在項籍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令公也攻龍且及留公於假密卒斬龍且[illegible]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illegible]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騎將部首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取慮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閭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先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酇蕭相師古曰凡六縣也酇音才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雖去之長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時在吳郡人鄭[illegible]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漢王

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已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師古曰硰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特將兵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布反已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已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已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已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已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已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郡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今左氏傳曰敖

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國以淮陰者欲以自大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
國參殘博（師古曰殘謂多所殺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
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爲齊相
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
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屯兵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故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爲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朐音劬）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
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爲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
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騎長
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
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
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
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爲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
一人（李奇曰戍邊爲郡守也守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郡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
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
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
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即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
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

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傲，破之，師古曰傲，侯敞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 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爲信武侯，師古曰言其忠信而武也此號 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爲鄘城侯，服虔曰音菅蒯之蒯 晉灼曰功臣表作鄘 蘇林曰音簿催反 師古曰此字從 [illegible] 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侯，蘇林曰音多 屬沛國 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犂雜色騂赤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甚爲犧牲雖曰其母犂色而欲不用山川寧肯置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鉏也言雖有田具值時迺獲 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益已蚊京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終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鍖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廼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列侯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爲

相國而蒼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沛起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昌爲職志（應劭曰掌旗幟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 師古曰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卻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晉灼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預）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煩公公彊爲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師古曰言人不能勝堯以代也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

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計策令周昌爲相迺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

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寐反臣瓚曰謂以比故事定其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驗也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法式比之謂品者均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陵嘗救之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五德相次之傳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曆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以為乳母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反）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隊之帥也率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

免相文帝㠯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㠯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迺㠯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㠯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師古曰令其史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㠯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堧音而緣反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散也散官居其中冗音人勇反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師古曰[illegible]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臾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㠯列侯繼踵齪齪廉謹師古曰齪齪持整之貌也齪音初角反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師古曰[illegible]）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illegible]）周昌木彊人也（師古曰言其彊直如木石然彊音其兩反）任敖呂舊德用（[illegible]）申屠嘉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 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徇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illegible]）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illegible]）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弔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呂

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使人召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踞音據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
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
罵曰豎儒師古曰豎者僮豎之稱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
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音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illegible]於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
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
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
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迺天所以資漢方今
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其便利也郤音丘略反臣竊以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

之北上黨之南[illegible]音胡刎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illegible]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倚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有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刓此作玩其義各通在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案地既在魏名故謂此爲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阸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亦）

伏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遊說不用兵衆 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 師古曰言其賣己謂韓信之襲 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 師古曰疥音介 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 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 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音直追反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 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 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師古曰集猶成也 屈彊於此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屈彊謂不柔服也 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 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師古曰言其易 於是佗迺蹶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 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師古曰與如也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

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何遽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迺大
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
所不聞[illegible]賜賈橐中裝直千金服虔曰珠玉之寶也晉灼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
橐[illegible]它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曰馬上得之寧可吕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吕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智伯[illegible]好用兵[illegible]為趙所滅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illegible]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
鄉使秦吕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

為我著秦所吕失天下吾所吕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之也及古成敗之國
賈凡著十二篇[illegible]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
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迺病免吕好畤田地善往家焉
師古曰好畤即今雍州好畤縣有五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
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師古曰更代也所死
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吕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illegible]
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illegible]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巳平嘗燕
居深念[illegible]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自入坐陳平方念

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深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

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師古曰貸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迺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憂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

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名別今此云閎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它皆類此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若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疑其當誅人言其深也師古曰此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相交至深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它皆類此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也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師古曰邰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絫善十餘世師古曰絫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亦杖馬箠者言亦無所攜持也箠音止蘂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張晏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

相焉迺營成周都雒吕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鈞矣有德則易吕王無德則易吕亡凡居此者欲令務吕德致人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吕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
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
人吕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
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痍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吕爲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吕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
猝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
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吕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師古曰見顯示也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師古曰胔音貲謂見者之肉也一說胔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吕爭利愚吕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吕踰句注三十餘
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吕舌得官迺今妄言沮
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吕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

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能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㠯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㠯力爲威未可㠯仁義說也獨可㠯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謂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㠯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㠯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㠯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遺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㠯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㠯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㠯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悲㠯此自悲奈何棄之匈

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㠯至秦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爲寇者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六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㠯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㠯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㠯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爲逆亂也師

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
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
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
也字或作湊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
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拜爲博士通已出
反舍師古曰還其所舍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
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兗反此則言專擅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
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謂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騫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
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
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
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
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德行積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蕞與蕝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師古曰叙敍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衞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爲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奉常即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

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啖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師古曰[illegible]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通奏事因請間師古曰[illegible]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迺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引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師古曰以諸呂傳[illegible]病歸家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終

漢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爲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

師古曰驕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

見之即自褎金椎椎之師古曰褎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於褎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刑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刑謂一劍斷其首非[illegible]事見史記也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

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㠯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

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㠯此歸國

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

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

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㠯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㠯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㠯自爲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閒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

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骫古委字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㠯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㠯負謗於

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㠯千里爲宅居㠯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師古曰沬亦頮字也頮謂洗面也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

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㠯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

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自以爲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諭守節自爲名節而不與行同以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師古曰任情所欲則妄行行皆不吉也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晉灼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李奇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晉灼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始皇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也而不見賞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

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亡謂亡命游宦謂舍匿謂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令有所主也所主者坐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師古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皆謂王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預之不可得也與讀曰預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師古曰哀憐也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布衣貧賤之人臣皆伏法則貧賤之人又哀之師古曰羞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與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

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云也師古曰輂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儗天子師古曰儗比也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罪者如賜二千石之秩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既殺開章恐有口語故云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漫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爲音于僞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蕑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

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服虔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蓐音辱蓐薦席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讀曰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從居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也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㠯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㠯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師古曰特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㠯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㠯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亾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㠯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

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㠯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㠯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解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稱聖不㠯私害公天下豈㠯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迺屬之（師古曰屬謂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巳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巳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謂邊界與越相接）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爲從父叔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詗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朽政反師古曰詗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伺候之[illegible]）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

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食。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惡音烏路反）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事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逮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承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也）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

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視讀曰示也）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謀度更無罪度音大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拘閡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爲妄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謂廷尉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爲妄言非也（師古曰言治反有男）

（皆發之耳非頒賓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illegible]）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illegible]）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illegible]）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illegible]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illegible]）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illegible]）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illegible]）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西[illegible]）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illegible]）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illegible]）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

[illegible]呼言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師古曰不肯召[illegible]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illegible]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illegible]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師古曰殊不死也[illegible]絕也謂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其二百石[illegible]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illegible]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師古曰[illegible]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師古曰[illegible]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

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自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音彭[illegible]其自服也[illegible]）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巳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謂[illegible]史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臾音[illegible]）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弃歸，（師古曰為夫所弃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illegible]）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illegible]）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假母繼母也一曰父之傍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illegible]）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縱臾之（師古曰將……）。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鍭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周丘下邳人吳王反時下邳下邳起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鍭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繫（師古曰以有司淮南事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首而藏匿之）。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覺，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人倫也誖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荊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荊舒土俗彊獷好為寇）

亂常負吕兵嚮當而釁亡之 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吕丞輔天子而剸懷邪辟之計 師古曰剸與專同音之兖反 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 師古曰仍頻也 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 師古曰靡謂相隨從 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吕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吕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吕物臿地中為事 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 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 師古曰施設也立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吕復其怨而成其功名 師古曰復報也音扶目反 此通之所吕弔者也曰何吕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師古曰今將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吕為殆矣

師古曰知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㠯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㠯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㠯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㠯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㠯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㠯此說武臣武臣㠯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伺閒隙而單行人何

㠯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卽畱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㠯酈生為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卽立信為齊王㠯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師古曰亡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

山河一日數戰亾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
皋孟康曰於成皋戰傷敗也還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鬭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
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
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㠯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
賢聖其埶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
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
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
而立其埶莫敢先動夫㠯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㠯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今齊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鬭士卒不死亾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
諸侯㠯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
頸之交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㠯歸漢王
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亾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
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亾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㠯交於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㠯爲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亾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亾
故㠯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㠯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㠯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

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
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鄉讀曰嚮 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
也師古曰言其計畧奇異世所希有 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 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 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廝
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儋受二斛晉灼曰
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 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蠭蠆之致蠚師古曰與讀曰豫蠆蝎也蠚毒也蠆音丑界反蠚音呼各反 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 願足下無疑臣之
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謝告也令罷去 通

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
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
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 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 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 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
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者殺也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 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
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縕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亦謂婦亦死夫婦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兗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微謂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服虔曰吳宮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因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有兆皆預見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師古

曰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㠯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衞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㠯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㠯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㠯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下之太子豈㠯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㠯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廼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㠯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酒祚唯尊長者㠯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㠯為錢煑海水㠯為鹽伐江陵之木㠯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㠯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㠯死報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言男子感氣則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㠯此致死也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㠯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
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illegible]閒已有也故謂此者[illegible]爲閒也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卽還略衡山勢
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
夏縣名師古曰雉音弋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閒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趙賢朱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

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illegible]
切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師古曰饟亦餉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爲亂者十室而
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
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illegible]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illegible]
彼一時此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
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可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卧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亾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汎愛蒸庶師古曰汎音[illegible]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景之隨形嚮之應聲而大將軍材能非特章邯楊熊也[illegible]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謂失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師古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秀禾黍[illegible]乃作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於東宮也如淳曰[illegible]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逮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師古曰黨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㠯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忤逆也音五故反)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絶迹亾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㠯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㠯自隨)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㠯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大臺者誤也漢無大臺宮也)自請願㠯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縐者爲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單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襌音單字從衣大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若今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禮纚故行步則搖㠯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羽鳥羽㠯作纓也晉灼曰飛翮係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纚織絲爲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㠯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㠯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㠯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節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㠯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㠯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云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𠮓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𠮓教敕亾素者師古曰素豫也不豫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𠮓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張晏曰胡巫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者令染汙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𠮓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𠮓巫蠱吏輒劾𠮓大逆亾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𠮓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言捕得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薶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戾太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記謂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𠮓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𠮓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石自立之下道從旁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亾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㠯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臣妄人有此妖讖東平王雲㠯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非望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㠯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㠯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㠯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

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㠯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亾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誹毀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差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師古曰騃愚也音五駭反諸曹㠯下僕遬不足數師古曰僕遬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遬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嘄古叫字謼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解在高紀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

師古曰〔[illegible]〕亂也〔[illegible]〕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埶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
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illegible]〕疑有他變烏
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蘇林曰疐音[illegible]〔[illegible]〕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疐字為疐以應服氏之音尤穿鑿矣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內都地名擁十萬之眾東結單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
并烏孫之埶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
唯天子哀師古曰謂閔念之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若敵兵伐
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誤之令其解散也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
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
引之也謂引蹶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師古曰〔[illegible]〕豫
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早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
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師古曰茀讀與
孛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 師古曰敕整也 行音下更反 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師古曰厭 音一涉反 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 師古曰見 謂顯示也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 師古曰說 讀曰悅 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 師古曰傅讀曰附 著音直略反 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辠 鄭氏曰郡守諸侯相 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 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 辯口快耳 師古曰苟快 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刻也 師古曰讇 古諂字 讇諛則主惪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 師古曰蹇 讀曰騫 以敗其師 師古曰謂 敗於殽 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 師古曰詿 音卦 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師古曰先入謂躬先 為此計入於帝耳 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見 謂有象 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 師古曰 繕補也 器用鹽惡 鄧展曰鹽不堅牢也 師古曰音公戶反 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 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堪為將 帥者凡舉二人 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辠過上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亾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 師古曰諼詐辭 也音虛遠反 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張晏曰丘亭野亭名 師古曰此說非也 丘空也 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 師古曰謂欲 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

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禳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嘑師古曰嘑古呼字音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泱鬱盛貌泱音烏朗反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猋疾風也言矰弋發疾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猋音必遙反叢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棧音仕巾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以罷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完心結愲兮傷肝師古曰結愲亂也孟康曰愲音骨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淩微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謼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謼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謼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為我唫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唫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龍兮攬其須師古曰攬與擥同謂執持之游曠迥兮反亡期師古曰亡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見論語蒯通一說而喪三儁應劭曰亨酈食其敗田橫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雠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雠見納也師古曰雠讀曰售謂彼利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爲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吕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爲君殺威公吕我爲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欒書構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茷語厲公曰鄢陵之戰郤至召爲必敗欲奉孫周吕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欒書因是反弑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壬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郈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郈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爲太子建娶於秦女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叛令王殺之宰嚭讒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怨吕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原忠而有謀爲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之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爲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爲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終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亾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何有言有何親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絜者也謁請也令奮受之也涓音工玄反）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皆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上寵廼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數一門之計五人爲二千石故號萬石君 孝景季年萬石君㠯上大夫祿歸老于家㠯歲時爲朝臣師古曰豫朝請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爲敬也 子孫謂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不處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勑之貌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訢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 唯謹師古曰唯音弋癸反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也禮記曰執親之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㠯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㠯爲不及也師古曰質樸也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㠯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竇太后 太后㠯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㠯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 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 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師古曰袒謂之衣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㠯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 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 上㠯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 廼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所奏事下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 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爲謹愼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師古曰爲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也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滔音吐刀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塞也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謂東方諸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宣房宮名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謂循海而行也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爲流人設法又禁重賦也一曰去者出徙而便居者入曰便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恨數以報瑞未稱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稱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計戶口文書不改減也）

（[illegible]）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

（[illegible]如說是）姓（師古曰[illegible]）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

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illegible]）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illegible]）動

危之而辭位（[illegible]）欲安歸難乎（師古曰[illegible]）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可遂罷[illegible]）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

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

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

歲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

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illegible]能左右超乘也[illegible]）

（[illegible]）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illegible]）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

飲而綰稱病不行（[illegible]恐文帝謂[illegible]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

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illegible]何即問也不誰何[illegible]）綰日

以謹力（[illegible]）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

所以得驂乘乎（[illegible]）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

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illegible]）對曰

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illegible]）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illegible]）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師古曰[illegible]）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illegible]）

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

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
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爲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遷爲御
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illegible]）然
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
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
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豫[illegible]相當理之而不申其冤）免之後薨
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意疑也[illegible]）不疑謝有之（[illegible]）買金償後
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
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朝廷之中[illegible]）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
盜嫂何也（師古曰言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
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
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
稱爲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illegible]）以醫見（[illegible]）景帝爲太子時爲舍人積功
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illegible]）
[illegible]
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絜清（[illegible]）以是
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illegible]）上時問人
（師古曰[illegible]）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illegible]）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illegible]）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illegible]）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illegible]）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illegible]）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卻退也）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偝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鈍也敏疾也）其萬石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終

漢書四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言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吕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并爲代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吕距吳楚吳楚吕梁爲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illegible]）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illegible]）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illegible]）廣睢陽城七十里（[illegible]）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illegible]）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illegible]）儗於天子（師古曰儗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illegible]）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illegible]）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

王於關下（[illegible]）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鬭[illegible]蘇林曰音閣師古曰[illegible]）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illegible]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illegible]）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師古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上象下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丑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壹餐一食也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故帝在代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以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不[illegible]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桓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除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罍尊（晉灼曰詩云酌彼金罍罍刻木爲之受一斗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罍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爲笮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扉所笮）太后啼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

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illegible]）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其所奏。）奏可。後數復驕傷郎，（[illegible]）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illegible]）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illegible]）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illegible]）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illegible]）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illegible]）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illegible]）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illegible]）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illegible]）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illegible]）㠯三者揆之殆非人情
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
上也（[illegible]）既巳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illegible]）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illegible]）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白清白之狀付有司也）㠯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
（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寖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㠯公
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㠯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
敺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
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
持節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之言）誖暴
妄行（師古曰[illegible]）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比猶頻頻也）不

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讕音[illegible]）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
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
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再汝不能用則我下誅罰汝命也）傅相中尉皆
㠯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匵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以喻典守者之過邪輔相人者當扶持危扶顛也）書到明㠯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
益深傅相㠯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
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㠯質性下愚
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㠯仁誼輔翼
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眄伺（師古曰[illegible]）宮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㠯

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曰貰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斜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illegible]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illegible]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illegible]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illegible]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終

[illegible]

賈誼傳第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illegible]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illegible]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illegible]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在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俟字）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師古曰離遭也言屈原遇此難也）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

夫子之故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煇而下之 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
誼爲
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服似鴞
不祥鳥也 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
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
庚子日斜服集余舍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異物來崒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讖言其度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問于子服余去何之 吉虖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
能言請對以意 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沕穆亡閒胡可勝言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彼吳彊大夫差以
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斯游遂成卒被
五刑 傅說胥靡迺相武丁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萬物回薄震盪相轉 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天不可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且夫天地爲鑪造

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師古曰[illegible]）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illegible]）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illegible]）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illegible]）貪夫徇財列士徇名（[illegible]）夸者死權品庶每生（[illegible]）怵迫之徒或趨西東（[illegible]）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illegible]）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illegible]）眞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illegible]）釋智遺形超然自喪（[illegible]）寥廓忽荒與道翺翔（[illegible]）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illegible]）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illegible]）澹乎若深淵之靚氾乎若不繫之舟（[illegible]）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illegible]）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蔕芥[illegible]）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illegible]）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illegible]）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illegible]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師古曰儗比也[illegible]）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建立也[illegible]）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illegible]）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illegible]）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illegible]）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蹌蹌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傖吳人罵楚人曰傖傖攘亂貌也師古曰搶音士庚反攘音女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爲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吕承祖廟吕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吕幸天下吕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吕爲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吕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謂己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吕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國大其勢必相猜疑也晉灼曰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吕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不…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虖（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音丁禮反）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吕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師古曰：[illegible]）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illegible]）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illegible]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illegible]。）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illegible]）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illegible]）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師古曰：[illegible]）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illegible]）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illegible]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illegible]）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illegible]）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illegible]）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illegible]）擅爵人，赦死辠，（師古曰：[illegible]）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illegible]）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illegible]）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師古曰：[illegible]）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即爲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吕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襲因也其所以然謂制使不改既有徵矣師古曰徵驗也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旤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吕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坦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髖股骨也髀上也髖音寬髀音陛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吕芒刃師古曰嬰加也臣吕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晉灼曰言何不反謂仁恩不可施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吕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埶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吕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吕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吕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吕

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謂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大半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埶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音上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近也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師古曰𨂂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師古曰齊悼惠王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諸侯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娒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讀曰供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反也古謂人反顧也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言倒縣如此而不能解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

躃不能行也師古曰躃足病痱風躃音壁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illegible]）五尺以上不輕得息（[illegible]）斥候望烽燧不得臥（[illegible]）將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illegible]）顧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illegible]）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illegible]）臣竊料匈奴之衆（[illegible]）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illegible]）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illegible]）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illegible]）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illegible]）內之閑中（[illegible]）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illegible]）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illegible]）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illegible]）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illegible]）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illegible]）且帝之身自衣皁綈（[illegible]）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illegible]）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illegible]）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爲大耳（如淳曰好爲大言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illegible]耰音憂）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illegible]）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illegible]哺音步併音步頂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illegible]不異於禽獸也亡幾言不多也[illegible]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孟康曰蹷音厥師古曰[illegible]）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illegible]）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也）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趨唯計利與不耳不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師古曰[illegible]東西箱曰寢[illegible]謂陵上之寢剟音輟）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搴拔也音騫又音蹇）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言白日也[illegible]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illegible]）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illegible]）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illegible]）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illegible]）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illegible]）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立也僵偃也[illegible]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筦子管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曰筦子只是愚人其言不實則無[illegible]若其知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制法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爲君臣爲臣也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其上共有忠誠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師古曰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

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illegible]音徒讐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耆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illegible]踰謂踰越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書之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欲有非謗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朝音直遙反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illegible]解在禮樂志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才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也[illegible]並音所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㠯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㠯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㠯亟絕者其轍跡可見
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粵之
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而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㠯勸善刑罰㠯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與辠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人等然能先㠯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
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㠯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所積在其取舍㠯禮義治之者積禮義㠯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㠯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敺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
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
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illegible]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
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蹵音子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
傌棄市之法蘇林曰傌音罵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近天子也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尊上之心也投鼠而不忌器
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
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蘇林曰卑賤者有一日之刑非所以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師古曰行音胡郎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illegible]
也師古曰釁[illegible]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
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
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
自為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奊詬亡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師古曰言不自好善也好音呼到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苟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服虔曰音挻起師古曰挻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甚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
也蘇林曰粹[illegible]其執悉在群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
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兗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師古曰：謼，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illegible]聞譴何則白冠氂纓，[illegible]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illegible]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illegible]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illegible]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illegible]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自裁，自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illegible]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之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師古曰：[illegible]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illegible]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illegible]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illegible]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illegible]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

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籬扞蔽宜則為其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如刺音謂）以為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宜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蔪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晉灼曰雒陽城東面最北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郪潁川縣也郪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

恬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下音許六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捷捷疾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因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將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續復也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

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爲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也當爲漢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閒師古曰剸諸爲吳王荆軻爲秦皆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有兩名誼自傷爲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四齊王合從舉兵(蘇林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 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illegible]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並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盎字絲(師古曰盎音一浪反) 其父楚人也故爲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羣盜者羣相隨而爲盜也) 高后時盎爲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師古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中也)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亦不忘其本心尚恐不得其制氏不正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其微細也) 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師古曰柄兵權之本) 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如似也) 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 盎遂不謝及

絳侯就國人上書告㠯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轞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㠯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㠯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盎入頓首請辠(師古曰自責㠯不彊諫也)上曰㠯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㠯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㠯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㠯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㠯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㠯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盎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㠯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盎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讒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擥轡(師古曰擥與攬同)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同以下齊同無等差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衞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㠯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㠯為慎夫人適所㠯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㠯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師古曰媿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師古曰欲因閒隙私有所白也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㠯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㠯益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籋也音其炎反而日益愚夫㠯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
辠詔赦㠯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及史也）
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人有告盎盎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㠯反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嬰入言上迺召盎
盎入見竟言吳所㠯反獨急斬錯㠯謝吳吳可罷上拜盎為泰常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盎㠯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㠯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為吳相時從史
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
侍者通迺亡去盎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之）遂㠯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

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當守盎）迺悉㠯其
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醇者不雜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醉西南陬卒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侯反又音鄒）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
㠯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
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絫公（師古曰絫古累
字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晉灼曰辟音避）君何
患迺㠯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背各
去）盎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屐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屐步行而追亡）明見梁騎馳去
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遇梁軍之騎者因即脫歸報天子）吳楚已破上更㠯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㠯盎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
相隨行鬬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沈）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世難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以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以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而辭家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師古曰多猶重也）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盎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棓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棓人穎川音陪秦時賢上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是）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古鼂錯之鼂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青瑣錯亞躬之故鼂錯字从昌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

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字與峭同謂峭刻也音七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

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張晏曰若伯禽有仲尼敎乃可書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智計若囊橐之盛物也）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而倍勝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末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瀸謂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師古曰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亂也葦茂也蕭蒿也萑音丸）屮木蒙蘢支葉茂接（師古曰蒙蘢覆蔽之貌也蘢音來東反）此矛鋋之地也（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吕進衆金所吕止衆也）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師古曰袒裼謂肉袒也[illegible]）弩不可吕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吕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吕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吕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吕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師古曰易音弋豉反）夫卑身吕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吕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吕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虞中騶之地可吕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吕射也[illegible]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illegible]）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吕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illegible]）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illegible]音步各反）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吕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吕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吕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吕大為小吕彊為弱在俛卬之閒耳（師古曰[illegible]）夫吕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張晏曰跌蹶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大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章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師古曰粤古越字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謂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能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勢易以擾亂邊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師古曰[illegible]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師古曰畮古畝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illegible]）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illegible]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

（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illegible]）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illegible]城邑之中令有千家[illegible]音徒釣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illegible]）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illegible]）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illegible]）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illegible]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illegible]）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illegible]）縣官為贖（[illegible]）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㠯德上也（師古曰[illegible]）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鬭當戍[illegible]）
也）㠯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㠯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
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illegible]）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illegible]）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㠯實廣虛也（師古曰所㠯充實[illegible]）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㠯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illegible]之谷也）為置醫巫㠯救疾病㠯脩祭祀男女
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室屋完安此所㠯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㠯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讙[illegible]）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㠯成
勿令遷徙（師古曰各[illegible]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㠯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㠯相識驩愛之心足㠯相死如此而勸㠯厚賞
威㠯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illegible]）

（[illegible]）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illegible]而去[illegible]）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逮及也己所不及者取其明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師古曰楙美也楙古茂字）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亂之蹤跡也[illegible]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者後人妄加之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illegible]）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illegible]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illegible]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啟封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得有所枉撓也）烏虖戒之（師古曰虖讀曰呼）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窋曹參子也）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

五伯長 師古曰[illegible]字與伯同伯讀曰霸 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謂講議也 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 師古曰謂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 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師古曰親萬機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 燭以光明亡偏異也 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師古曰甘露凝如膏 五穀孰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 師古曰言己之情心揆之於人也 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 師古曰施延也[illegible]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 [illegible] 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 [illegible] 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illegible] 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illegible]自伐也 遭患難不避

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㠯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㠯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穽也㠯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㠯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㠯顧其功師古曰顧讎也讎答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㠯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㠯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辠至死而不怨者知辠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㠯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㠯傷國師古曰謂逆主之意而反還之令其改行也復音扶目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汙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㠯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㠯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㠯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佐輔佐之臣也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并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能加之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民力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孟康曰恐見誅也機發陷穽而爲諂諛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爲恐懼而爲諂諛也恐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㠯隨喜意妄誅㠯快怒心

法令煩憯師古曰憯痛也言痛害於下憯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讀曰唱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露猶覆蔭也露音路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文穎曰嬈猶擾也師古曰音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也亡讀曰無帑讀曰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使民得自鑄也師古曰非謂…通關去塞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則除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讀曰示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質也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師古曰今之臣不能得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棄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㠯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艸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㠯錯為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㠯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illegible]）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㠯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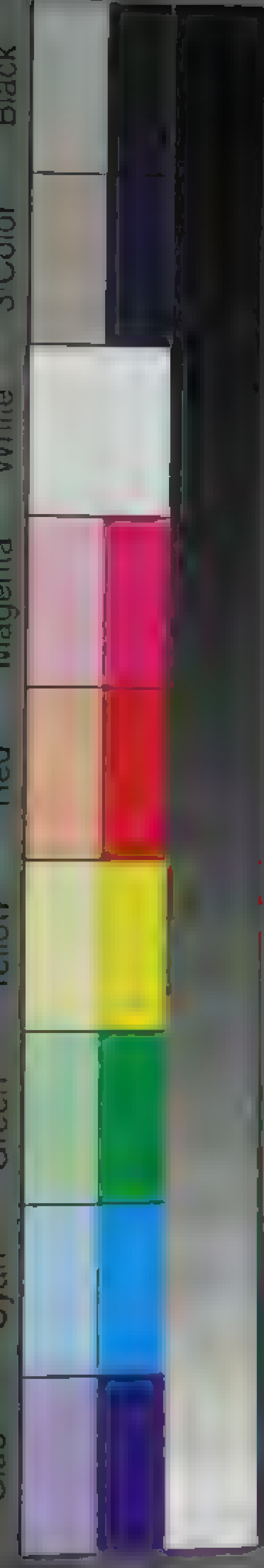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㠯聞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㠯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㠯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反）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虖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

發虖何㠯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㠯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師古曰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讁㠯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歐音區也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㠯予吳晉灼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㠯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紿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illegible]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從也言從軍所來耳非謂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㠯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拑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㠯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材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材）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子趙括為將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曰吾已決矣母要王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悲夫錯雖不終世衰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終



前漢書 十三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亾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亾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響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亾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

言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亾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頹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亾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且行且問也）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衞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斮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亾可欲雖亾石槨又何戚焉（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下亦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師古曰以爲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爲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亾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盛土之物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

之恐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師古曰韈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行爲郎中而爲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年已老矣何乃自爲郎也崔浩曰爲何從也從何爲郎非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
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迺拊髀（師古曰髀音陛）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illegible]）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
亾閒處乎（師古曰何不閒處而讓我也）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
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
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
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晉灼曰門中橛曰閫師古曰音苦本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音遘）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以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言幾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
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
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曰爲雲中守而拜
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曰唐爲
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迺曰子遂
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當但稱君也至黯
十世世爲卿大夫曰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爲官曰嚴見
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曰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不足憂
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曰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曰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辠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

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爲中大夫曰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爲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
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曰此不
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
之爲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曰數直諫
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
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
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

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瘉（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瘉與愈同）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師古曰瘉勝也瘉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師古曰言何爲乃[illegible]）而公以此無種

矣（師古曰言當坐詐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閒內閒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以事（師古曰因事而誅之也）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

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陿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馬師古曰賖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古曰力

謂其……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黯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師古曰……〕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

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宏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阸〔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阸音許吏反脫音佗活反〕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師古曰謂賓客使臣驛以長安四面郊比之一處閑靜可以待賓客諸郊者非一郊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也〕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竇嬰事〕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

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餽古饋字器食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閒隙之時其所稱說皆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甘美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賓客輒僦師古曰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取僦也僦音子就反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零散也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邽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爵音雀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埋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終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袪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師古曰爲騎者當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爲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羣盜皆依山爲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欲聞亂也）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謼字與呼同也音火故反）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此言離宮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師古曰橈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騖無所迫窄建立旌旗不屈橈橈音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隱音於靳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主作者徒謂役作也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言役事空廢時日久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瓚說是也各別類非一雌雄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服虔曰謂塊堁作冢於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小冢也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耳顆音口果反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确也磽音口交反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皋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積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剖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illegible]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作箴以諫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瞽誦詩諫（師古曰瞽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如淳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饋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饐古噎字謂食不下也音一結反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

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為藉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發帝王之嘉致）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舉也罷讀曰疲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緒也。言好不才不能長世，而自以為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自以其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一曰言其萬之事。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石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多也。虡，猛獸之名，謂鍾虡之柎作為此獸。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以竹為之。篩音師。簁音山爾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師古曰：絫，古累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illegible]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illegible]復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illegible]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

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誅耳。又言君好聽言則承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存恤之，不為禮節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師古曰：已，訖也。[illegible]塗謂殯也。錫衰，十五升布[illegible]音工奠反。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師古曰敺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弛廢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

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有善志少能以善道而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而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師古曰媟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宴安也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

大禮師古曰禮謂制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與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王偕開章謀反章下詰責師古曰言其所上之章下公卿有司詰問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禁不可令畜長也音竹兩反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秦威力隆盛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從衡之事可明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入甲兵之盛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伏菟也師古曰覆蓋也音芳目反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乃得免六王怨此恐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其父章與呂氏爭功未得其地王喜懼見誅北與濟北王治處盧顧念其死也

博服虔曰其欲立濟北王興居時

淮南之心思墳墓（師古曰……其父見遷殺思墓……淮南衡山濟北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言曰私思何必不近……天子未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悉救也師古曰……）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曰青陽地名……聚舟船……）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是……胡越亦自交敵救兵之不專也……故曰進越水……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連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斥言故陳胡越之難……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陽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吳王……其語……欲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易……惕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竊高向美見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鸇之屬也鶚自大鳥而鷙者耳非鵰也絫古累字鶚音愕）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未分之時也）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袨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袨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謂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徙蜀……）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也如淳曰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自天子多難故少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襃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襃邾儀父也師古曰自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儀讀曰義）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非也）壤子王梁代（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如淳曰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

（[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illegible]不可得[illegible]）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留礙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荊王劉賈也[illegible]所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illegible]）願大王孰察之。（[illegible]）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特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爲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讒聽爲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榼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幐）臣始不信，迺今知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荊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不見信於天下獨見信於燕則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以死故以為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飤駃音決騠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為浮說所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illegible]）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illegible]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秦封為應侯[illegible]）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師古曰[illegible]）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行也畫計也音獲）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illegible]狄因諫不遂入大河也[illegible]雍音於[illegible]欲遠也）徐衍負石入海（[illegible]）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illegible]）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人也欲干桓公夜出遇客[illegible]闌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illegible]）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泰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指此事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以此間孔子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文穎曰[illegible]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毀之[illegible]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 師古曰伯讀曰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師古曰齊之[illegible]也 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 師古曰[illegible]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師古曰朱丹朱[illegible]管蔡周公之二叔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師古曰[illegible]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illegible]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illegible] 故功業覆於天下 師古曰覆猶被也 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張晏曰寺人勃鞮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郤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 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 師古曰[illegible]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寢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illegible]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illegible]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眾[illegible]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illegible] 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illegible]仲子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戴[illegible]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illegible]妻子逃楚居于於陵自謂於[illegible]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 師古曰[illegible]心所[illegible]也 墮肝膽施德厚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 [illegible]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illegible]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 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illegible] 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illegible]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蘇林曰柢音帶 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

（師古曰蟠木屈曲也……音盤……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如淳曰萬乘器大……師古曰……容謂雕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師古曰隨侯見大蛇傷……銜明珠以報之……和氏之璧……獻之……）；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羸，瘦也……），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師古曰……）。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師古曰蒙嘉者庶子名也……），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攣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孟康曰……為左右便僻所作……帷廧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歷也……皁音在早反），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己，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廉潔若厲磨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曲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

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illegible]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illegible]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師古曰廑少也言纔免於死也氂音[illegible]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

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師古曰蓋發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畱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謁白也請告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蘊積也怫音佛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絫卵師古曰絫古壘字其將隕而破碎也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曰懼音[illegible]反懼然失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

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大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恩寵無極不可壞敗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畀予之畀[illegible]有鼻國名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illegible]也僕人[illegible]般[illegible]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illegible]出奔季友[illegible]而不治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illegible]言季友隱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illegible]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illegible]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

公孫玃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玃音俱縛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 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應亂之也但假權詐與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以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隆言於吳也）雖隆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隆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存於大國而[illegible]其心欲以全昭公也[illegible]）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illegible]端謂頭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也盡取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

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跬音空橤反）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絫足撫衿（師古曰[illegible]）使有自悔不前之心（[illegible]悔不與吳[illegible]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illegible]）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illegible]）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illegible]）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illegible]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illegible]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illegible]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illegible]）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illegible]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師古曰敝盡[illegible]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illegible]也）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愴[illegible]）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illegible]）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illegible]）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illegible]）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illegible]）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illegible]）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illegible]）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illegible]）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illegible]）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illegible]）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

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illegible]）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illegible]）南距羌筰之塞（[illegible]）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illegible]）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illegible]）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剌戟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恱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奪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中國謂京師也）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蘇林曰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出之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得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布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以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韋昭曰在中山為[illegible]穀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當饒樂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勑同飭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說乘諫吳時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illegible]）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也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韋昭曰弓高侯韓頹當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師古曰道在道而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師古曰孽庶也）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李奇曰詼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詼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汙也音慢）以故得媟黷貴幸（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音讀）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祝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人慎終如始也）皋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師古曰蹵足蹵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蹵蹹為戲樂也蹵音千六反鞠音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如淳曰娸音欺詆猶毀也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㠯爲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㠯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㠯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㠯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惪㠯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㠯囹

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㠯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㠯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㠯自亾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㠯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也）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㠯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㠯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炙也音勳）此乃秦之所㠯亾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亾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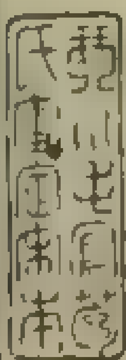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師古曰絕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也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常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師古曰敺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舜士官善聽獄訟故以為言踰也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

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必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鳶鴟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厮養暴骨方外[illegible]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illegible]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 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紀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郜大鼎於宋哀伯諫之以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 賈山自下劘上孟康曰劘謂剴切之也蘇林曰劘音摩厲也師古曰劘音亡皮反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爲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校 漢書五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孝文時爲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以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之禮也 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 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也諸竇謂外家也言吳楚之難欲用內外之親爲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亢當抗敬比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言私處也祗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祗適也懟怨恨也祗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奭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奭怒貌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彼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沾自貼也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頰反今俗言薄沾沾是其音喜音許吏反易音弋豉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謂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名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填撫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乃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埶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前時方久故云富於春秋也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親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己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為諸第之長也一說甲音甲第為上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美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建物此旃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埶諸公稍自

引而怠驁師古曰驁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之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將軍潁陰侯是灌何也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所親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趨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適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言飲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陂讀曰陂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

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爲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illegible]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illegible]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勢[illegible]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illegible]如淳[illegible]對揮繩而根格之也[illegible]呉楚[illegible]根格也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illegible]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晩夫嘗有服[illegible]過丞相蚡蚡從容曰[illegible]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illegible]夫曰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illegible]夫安敢以服爲解[illegible]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謂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illegible]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埽張具[illegible]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悦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illegible]當忘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爲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人之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

烈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相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爲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功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其當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肯師古曰不爲盡也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呫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爲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爲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今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剌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爲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夜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酈食其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爲客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不爲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爲資爲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爲讀如本字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師古曰相逆迕也迕音悟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過失爵耳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視天俛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公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卬讀曰仰辟睨兩宮閒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傷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睥睨睨音五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爲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是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謂不可測也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輘轢猶言陵藉也輘音凌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丕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當在轅下局趣轅下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駒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也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猶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於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云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故曰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齰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齰齧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謂景帝也言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師古曰痱風疾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以月晦者見春垂至恐遇赦故也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瓝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瓝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謼古呼字也若謂謼為謼服則謼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師古曰僭儗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㠯東皆合從而西鄉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唯梁最親為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師古曰中關中也京師為中猶曰中國也 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
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㠯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亾梁之力也今太后㠯小苛禮責望梁王 梁王父兄皆帝王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 車
旗皆帝所賜即㠯嫮鄙小縣 服虔曰嫮夸𡚱也 師古曰服說是
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㠯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
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 師古曰更音工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 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師古曰溺讀曰尿 居無幾梁內
史缺 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田甲亾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師古曰而汝也 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
等足與治乎 師古曰治謂當報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與治也治讀如本字 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請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
㠯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
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 師古曰必令得之 漢使十輩至梁相㠯下舉
國大索 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
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 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

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
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堧垣徵自殺也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
安知不爲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師古曰訹誘也音戌犯
上禁橈明法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卽日詭勝自
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共王卽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卽位武安侯田
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
安國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爲丞相安
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
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
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
足爲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
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爲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爲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不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師古曰言當以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

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幾音鉅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家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占問也重音持龍反)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猋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爲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射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并讀曰併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吕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下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㷭然後敢牧馬（師古曰㷭古燧字）夫匈奴獨可吕威服不可吕仁畜也今吕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吕攻匈奴譬猶吕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致召也言以威勢之盛比如引弓射潰癰也北發月支以來皆可致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吕飽待飢正治吕待其亂定舍吕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所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吕為功（師古曰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利也）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吕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吕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吕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吕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吕為之備審遮險阻吕為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亾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吕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吕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
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
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
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揔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
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
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
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
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逗又音住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
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
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
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畜也故以尉安之尉字本無心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
下於是恢聞遂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
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師古曰耆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
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一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
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師古曰言其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謂國之所寶者有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爲
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墯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墯車故蹇也
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
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蹇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
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
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佃作時師古曰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徼幸也他皆類此）乃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曆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依仗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仇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持也）陵夷以憂死（師古曰陵夷猶陵遲也言漸與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

漢書五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閼（師古曰閼音一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謚）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illegible]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illegible]所趣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也行音下孟反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叡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謚爲頃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爲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爲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閼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師古曰壖音人全反又音而緣反[illegible]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墮也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爲王也地入于漢爲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末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爲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遴與吝同猶言貪惜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睃嗣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睃弟郚鄉侯閔爲王蘇林曰郚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堊室之次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如淳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之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作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即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遺徵臣書曰國中

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諠聒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姊妹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逐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為陂雷陂陂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令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嬴立擊鼓師古曰八子有秩也嬴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師古曰鉛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嬴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審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蓀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筩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珠璣師古曰璣珠之不圓者也音機又音譏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以滅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國問之）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眙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盭又陰痿（師古曰盭古戾字也其性賊害而很戾也痿音萎）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頻也）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也省視也不視貲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彊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illegible]諸縣而專榷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illegible]或作禨[illegible]衣反）好爲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illegible]）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察也音工釣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illegible]彼義反）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姦甚衆（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illegible]）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illegible]）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illegible]）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illegible]）是爲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爲遺令也能爲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以錯策為是而見殺也）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謂交錯也言其地相交錯）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
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師古曰絫古累字[illegible]欷歔也）
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欷歔之聲則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
為之低而不食（師古曰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送之於易水之上[illegible]卿不能復食也）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illegible]）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illegible]）
夫眾喣漂山（應劭曰喣吹喣也師古曰漂動也喣音許于反又音許付反漂音匹遙反）聚蝱成雷（師古曰蝱古蚊字言眾蚊飛聲）

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阸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眾也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為之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illegible]）叢輕折軸（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illegible]）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扶之故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師古曰[illegible]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潸垂涕貌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illegible]）明
月曜夜蚊蝱宵見（師古曰宵夜也[illegible]）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
見泰山（師古曰抪亦布也抪音鋪昧暗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師古曰[illegible]）
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illegible]蠭古蜂字）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illegible]）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illegible]）今群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illegible]）

曰擯卻謂斥退也水釋言錯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 斯伯奇所吕流離比干所吕橫分也 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 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疢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亦於苦病如遇首疾也 臣之謂也具吕吏所侵閒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 師古曰省減也 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吕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 師古曰好內就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 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吕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 師古曰謂月事 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吕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張晏曰長沙王什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 吕孝景前二年立吕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吕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鮈嗣 服虔曰鮈音駒 師古曰鮒音附鮈音劬字或作駙鮈其音同耳 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 師古曰剌音來曷反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 師古曰燔焚也 殺二人又吕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吕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 師古曰減其官屬所吕貶抑之 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 師古曰煬音弋向反 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旦弟宗是爲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絶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同產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言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絶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劒晉灼曰成慶荊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荊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荊軻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劒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褏中刀師古曰褏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以鍼刺之也鍼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夢令我畏之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師古曰匄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妙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舅姑呼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臝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橜也椓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直上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又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繢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師古曰迕逆也不敢逆昭信意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爲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賴也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師古曰茀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臝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煑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 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未其外亦同 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 師古曰得者爲吏所捕得 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煑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 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爲廣德王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瘉音愈 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 [illegible]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也[illegible]曰鐵矢人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 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 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 寄於上最親 師古曰寄母丁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帝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爲最親其義亦同 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爲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爲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妒媢不常在（師古曰媢亦妒也媢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梲爲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梲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騫張騫）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戸爲眞定王子商三萬戸爲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眞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大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謚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illegible]）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illegible]）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 師古曰鵰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爲箭羽音彫 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師古曰疾馳而逐之 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之張翼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 師古曰爲陣以待廣也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 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 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守令敵意知之 有白馬將出護兵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 師古曰縱放也 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 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 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頻面反其下亦同 不擊刀斗自衛 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榮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銷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郡之譙溫器也銷音火玄反銷即銚也今俗或呼銅銚音姚 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 師古曰簿文簿音步戶反 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 師古曰卒讀曰猝 而其士亦佚樂 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閒豫也 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吕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吕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吕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吕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吕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吕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伏讋也]是吕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憯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憯動也蘇林曰[illegible]音人語恐之憯也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憯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指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爾反]吕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爲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吕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

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㠯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㠯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敗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㠯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㠯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㠯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或曰似猨臂也師古曰[illegible]）其善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吶口少言（師古曰吶古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㠯飲專㠯射爲戲（如淳曰猗戲小疏密持擲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㠯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㠯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㠯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㠯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輩也）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㠯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言不愜所欲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大將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師古曰意甚慍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師古曰遜音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
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壖音人緣反當下
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
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縋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赦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
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把謂提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把音巴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曰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於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此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不至春乃俱西也具以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鐲鐲音蜀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肯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卽蘆也音加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㠯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絭音去權反又音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㠯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㠯黃與白爲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

㠯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壘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力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帬衣卷褏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褏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㠯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卽謂矢及刃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冰寒冰持之以備渴也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吕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吕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吕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曰從也 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 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誣欺也孟康曰媒酒教也蘖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 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師古曰輮蹂也音人九反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絭同音丘權反又音眷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首音式救反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表暴也 彼之不死宜欲得當吕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 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纔同謂劣也讀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 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吕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 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 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杅胡地名也師古曰杅音于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吕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吕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吕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衞律爲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illegible]皆貴
用事衞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
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衞律皆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霍光字也少叔上官桀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其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少公立政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衞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illegible]後向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靑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
朔方後以衞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
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廄監（師古曰栘中廄名也監掌之監也栘音[illegible]）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illegible]）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illegible]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以充士及在道為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侯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擒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illegible]）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illegible]）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illegible]）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illegible]）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illegible]）武氣絕半日復息（[illegible]）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illegible]）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

女爲見師古曰女讀曰汝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illegible]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食讀曰飤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呑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以爲

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

若言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師古曰[illegible]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

也屮古草字也[illegible]藏之也音丘呂反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

於靬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靬音[illegible]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illegible]繳音[illegible]

檠音警又音巨京反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孟康曰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劉德曰服匿[illegible]師古曰孟說是也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illegible]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君為奉車 服虔曰武兄嘉 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 晉灼曰扶輦下除道也 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 師古曰刎斷也音武粉反 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 張晏曰武弟賢 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 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騎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 [illegible] 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師古曰不幸謂死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 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illegible]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 師古曰效致也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師古曰決別也 陵惡自賜武 [illegible] 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與漢閒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又云漢得匈奴甌脫王殺人民也甌脫以備漢此言用為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候望之處也 [illegible] 其所部居甌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甌讀曰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 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 師古曰鄉讀曰嚮臨哭也音力禁反 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 師古曰讓責也 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
且貰陵罪（師古曰貰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
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隤墜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其勤苦多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顓
權自恣（師古曰顓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之貌也音荀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媼者婦人之總稱也媼音烏老反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鄭而冒稱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衞子夫幸，有身，妒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師古曰蘢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衞尉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衞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醜者得其衆也一曰醜惡訊音信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師古曰沮音才汝反爲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俎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口郎反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illegible]之一部爲一校或曰幡旗之名[illegible]校則別爲幡耳不名校也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illegible]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師古曰[illegible]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卒也[illegible]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也封說爲龍頟侯師古曰[illegible]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illegible]封賀爲南窌侯[illegible]輕車將軍李蔡再從[illegible]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illegible]封朔爲陟軹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
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彼匈奴禽之而去今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
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謂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由此說甯乘說之「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謂母也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師古曰道讀曰導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師古曰踰與逾同盭古戾字也烏盭山名也討遬濮，師古曰遬古速字也遬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讋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麃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麀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皋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麀牝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虯反屠音儲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所攻殺匈奴之師十衆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

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瓚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步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鄭氏曰鱳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鱳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爲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墮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未立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擒滅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鷹庛爲煇渠侯文穎曰鷹音應庛音庇蔭之庇師古曰庛音匹履反其字從广非庇蔭字也庇音必寐反禽黎爲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爲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雕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甿同犇古奔字也以軍糧接食幷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獟悍師古曰獟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趫悍勇也獟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車與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

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埶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師古曰食音弋其音基平陽侯襄爲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卽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云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於遠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爲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服虔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師古曰贏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贏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贏音來戈反冒音莫北反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昏漢匈奴相紛挐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軍畱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已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張晏曰葷音熏
葷允匈奴也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薰同粥音弋六反約輕齎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
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獲之已誅北車耆音[illegible]曰于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
已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
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師古曰檮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方福反樓剸王伊即靬師古曰剸音之兖反靬音居言反皆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即靬爲衆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左
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
司馬晉灼曰大司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同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不恤視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
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齎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粱肉師古曰粱粟類也米之善者車音直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救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蹵蹋而戲也蹋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以
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衞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之黑色也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并以二謚法爲謚晉灼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嬗嗣師古曰嬗音上戰反嬗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師古曰最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余吾水名也在朔方之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祋栩人師古曰祋栩馮翊之縣也祋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爲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再出爲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

口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 師古曰勸令招賢爲士也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師古曰與讀曰豫 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 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㠯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而仲舒㠯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 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 任大而守重是㠯夙夜不皇康寧 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 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 師古曰惟思也統緒也 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 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各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 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 師古曰極中也 今子大夫襃然爲舉首 師古曰子者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襃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襃然盛服皃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褎如充耳襃音弋授反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師古曰陵夷頹替也解在成紀）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誖乖也統緒也繆音乎高反與謬同繆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師古曰息止也）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烏呼歎辭也）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德潤四海澤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中古草字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祜（師古曰祜福也音怙）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不正可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吕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吕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豉反著音竹筯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吕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吕政日吕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材道無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見火烏之瑞迺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有盛德故天報吕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吕修德者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師古曰絫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吕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盭古戾字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亝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屮遇風則偃仆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音之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遠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正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旨也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㠯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㠯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㠯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㠯成歲爲名蘇林曰率㠯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卽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㠯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㠯治世猶陰之不可任㠯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卽位何不稱一年而曰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㠯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㠯正朝廷正朝廷㠯正百官正百官㠯正萬民正萬民㠯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也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爲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行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illegible]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illegible]莫卓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圬鏝也所以泥飾牆也[illegible]鏝音莫干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楯也戚鉞也朱丹其楯玉飾其戚柲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師古曰指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師古曰秏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秏音呼到反或曰秏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烏虖（師古曰虖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師古曰貿易也渾殽雜也貿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一曰審也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拘於文也與讀曰歟其下類此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illegible]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磋音千何反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迺成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美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論語[illegible]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㠯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頑當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此總言量材之優劣而授之官也師古曰總論此之謂授之官位以試其材也爵祿㠯養其德刑罰㠯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㠯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憎帝王之道㠯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㠯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㠯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㠯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㠯政齊之㠯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㠯政法教導之㠯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㠯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㠯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一曰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開也（師古曰開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㠯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㠯養天下之士數考問㠯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遏之又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㠯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㠯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貲同）且古所謂功者㠯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㠯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㠯赴功今則不然絫日㠯取貴積久㠯致官是㠯廉

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㠯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㠯給宿衛且㠯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㠯官而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㠯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驗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師古曰寖古浸字也）虛心㠯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㠯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胡縣之縣與讀皆曰歟）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illegible]治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illegible]復音扶目反[illegible]）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當能靖共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illegible]唯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illegible]）復下明冊吕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含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吕和之經陰陽寒暑吕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徧也音普）布德施仁吕厚之設誼立禮吕導之春者天之所吕生也

仁者君之所吕愛也夏者天之所吕長也德者君之所吕養也霜者天之所吕殺也刑者君之所吕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吕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吕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吕化民民吕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吕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吕萬千數吕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吕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吕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吕防欲也脩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飤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而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晻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虖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小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亦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嫚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安定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捄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惪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師古曰廑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

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傅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嗸同音敖嗸嗸衆口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師古曰蹵音子六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褰踧也蘇林曰朘音鐫石俗語謂縮朒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踧音子六反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音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師古曰茹食菜曰茹音汝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子結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遽之貌也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居君子之行者當知公儀休若發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
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也惠其謚也吾欲伐齊何如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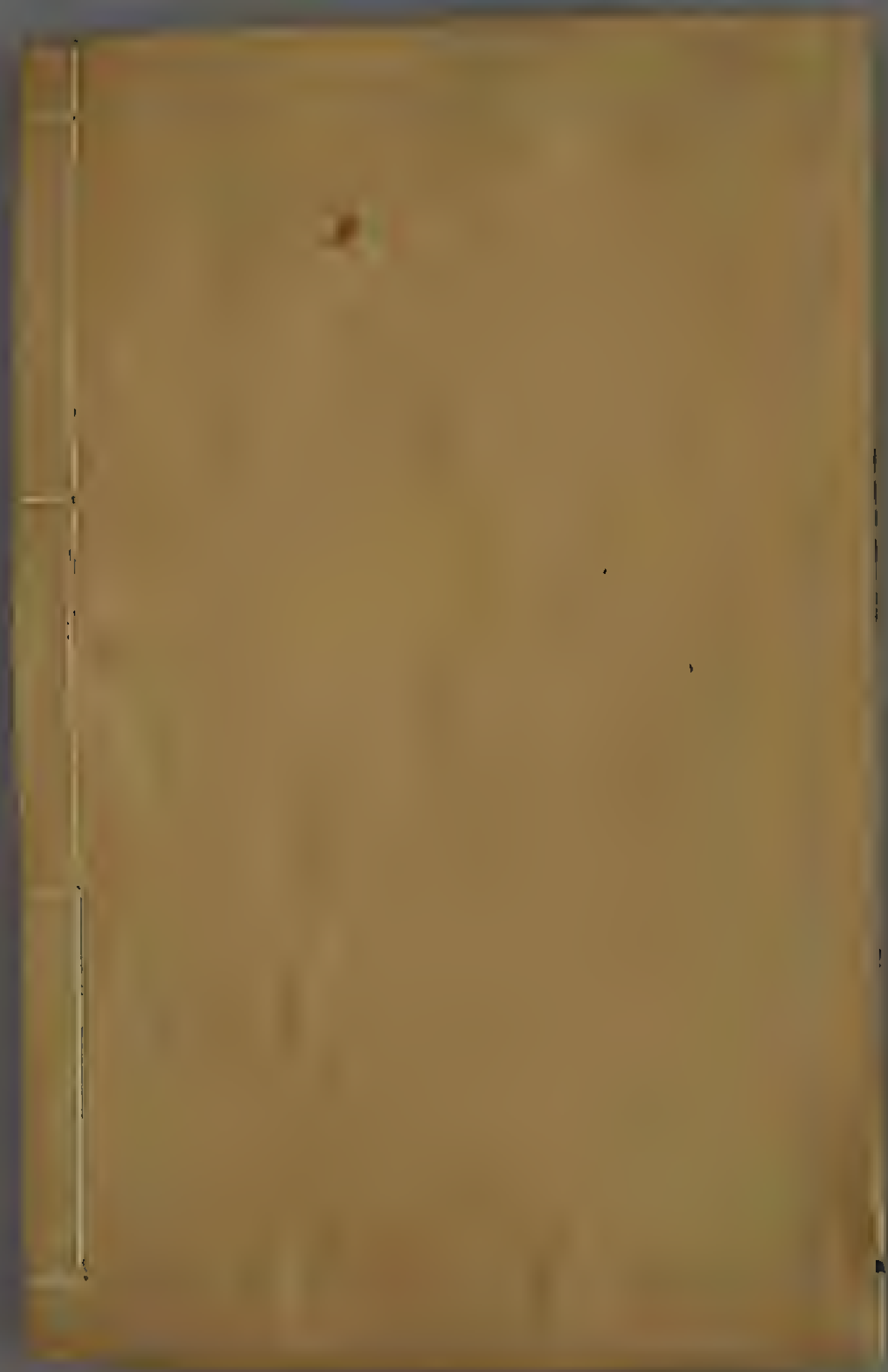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槀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稿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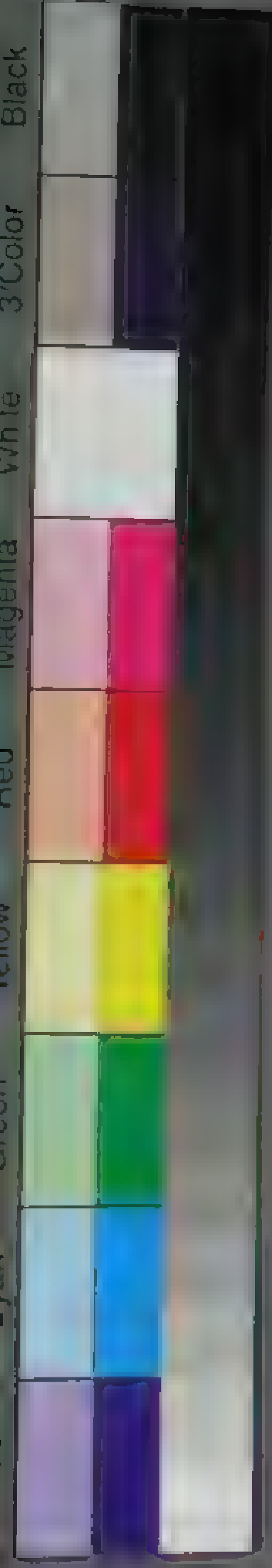
四夷（師古曰攘御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喪亡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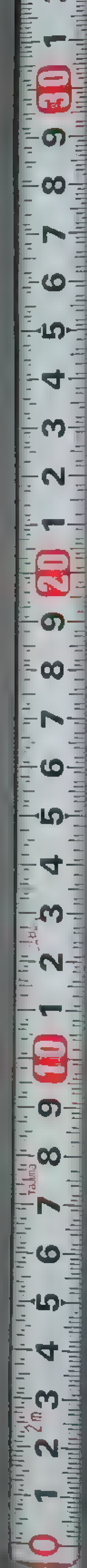
董仲舒傳卷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前漢書 十四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以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以訾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改作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如相如

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謂奴）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illegible]富亞王孫也）迺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illegible]）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illegible]）一坐盡傾（[illegible]）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illegible]）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illegible]）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illegible]）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illegible]）甚都（[illegible]）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illegible]）恐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之）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illegible]）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illegible]）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illegible]）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illegible]）相如身自著犢鼻褌（[illegible]）與庸保雜作（[illegible]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illegible]）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illegible]）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illegible]）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illegible]）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illegible]）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迺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illegible]）侍上上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札音壯黠反 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 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 師古曰詰難也難音乃旦反 亡是公者亡是人也 師古曰亡讀曰無 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 師古曰藉假也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師古曰卒終也[illegible] 因以風諫 師古曰風讀曰諷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 師古曰田獵也 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 師古曰姹誇誑之也音丁故反字本作詫也 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illegible] 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鳳反字或作瞢其音同耳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

田於海濱 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 列卒滿澤罘罔彌山 師古曰罘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罔罟之總名詩曰雉離于罦罦亦罘字彌竟也罘音浮 掩菟轔鹿射麋格麟 師古曰轔謂車踐轢之也音吝格字或作挌古挌引其腳也 鶩於鹽浦割鮮染輪 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鶩謂亂馳也擩揾也鶩音務擩音如閱反揾音一頓反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師古曰自矜其能以為功也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 師古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 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 郭璞曰詰屈竦起也岪音佛 岑崟參差日月蔽虧 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崟音吟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郭璞曰言相摎結而峻也 罷池陂陁下屬江河 郭璞曰言旁穨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陁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意假借協陁之韻也師古曰

文穎之說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猶言山之廣大所連者遠耳於文無妨陂音普何反屬音之欲反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 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雘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今之朱砂也青雘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坿音附雘音一郭反

衆色炫燿照爛龍鱗 師古曰言采色相燿若龍鱗之間雜也炫音州縣之縣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 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琳音林珉音旻

瑊玏玄厲 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

碝石武夫 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蔥蘢白黑不分郭璞曰碝音而兗反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即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穹窮昌蒲江離蘪蕪 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蘪蕪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蘪蕪即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蘪蕪一名江離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江離之名然非蘪蕪也藥對誤耳

諸柘巴且 張揖曰諸柘甘柘也蘘且蘘荷也文穎曰巴且一名巴蕉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反蘘音普各反蘘且自蘘荷耳非巴蕉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 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陁靡邪衺也陁音弋爾反

案衍壇曼 師古曰案衍壇曼平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 張揖曰葴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藨也荔馬荔也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苞今之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藺也葴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

薛莎青薠 張揖曰薛藾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古曰薛音先列反莎音蘇禾反薠音煩

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 郭璞曰藏莨草中牛所芻藏莨也蒹似萑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莨音郎蒹音兼葭音加

東蘠雕胡 張揖曰東蘠實可食雕胡菰米也師古曰東蘠似蓬其實如葵子也

蓮藕觚盧 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盧扈魯也郭璞曰菰蔣也盧葦也師古曰蓋不為菰盧字郭說非也但不知觚盧於今是何草耳

奄閭軒于 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閭音閭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 師古曰勝舉也不可盡舉而圖寫之言其多也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郭璞曰波抑揚也

外發夫容蔆華內隱鉅石白沙 應劭曰夫容蓮華也蔆芰也師古曰鉅大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 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瑇瑁似觜蠵甲有文鼈似鼈而大師古曰史記蛟若魚是也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放此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枏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迺可知也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楩音步田反今黃楩木也枏音南今所謂楠木

桂椒木蘭 師古曰桂即漢之所用桂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

檗離朱楊 張揖曰檗黃檗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

樝梨梬栗橘柚芬芳 張揖曰樝似梨而甘梬棗也師古曰樝即今之樝子也梬棗即今之梬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樝音側加反梬音弋整反又音丈莖反芬芳言橘柚之氣也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玄豹蟃蜒貙豻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貙似貍而大豻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蜒音延豻音岸師古曰蜒又音弋戰反貙音丑于反豻合韻音五安反於是乎迺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剸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方言勇士故舉以為類剸與專同楚王迺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師古曰馴音巡乘雕玉之輿師古曰以玉飾輿而雕鏤之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飾旗也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鮔者干將所造左烏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璞曰雕畫也師古曰弓有刻畫也右夏服之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箭服即今之步叉也陽子驂乘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穆公臣姓孫名陽纖阿為御郭璞曰纖阿古之善御者纖音纖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驅馳已蹂狡獸狡捷之獸也蹵蛩蛩轔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郭璞曰距虛即蛩蛩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郭說是也蹵音子六反轔謂輪轢之也軼野馬轊騊駼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郭璞曰轊車軸頭也師古曰轊謂衝而殺之也轊音衛騊音陶駼音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師古曰遺風言疾如風也騏音其儵眒倩浰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儵音式六反眒音式刃反倩音千見反浰音練雷動猋至師古曰如雷之動如猋之至言其威且疾也猋音必遙反

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師古曰眥即決獸之目眥言射審也眥即眥字音漬又音才賜反洞胷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髆中心絕系也師古曰髆謂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獲若雨獸揜屮蔽地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屮古草字也音千結反於是楚王迺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不安徐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𨙸受詘蘇林曰𨙸音倦詘音其勿反徼工堯反徼要也詘盡也言取之力盡者又而有之郭璞曰𨙸疲極也詘屈也師古曰蘇音是也殫覩眾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異態也師古曰殫音單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姬者其名也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澤也師古曰夏姬武王夫人鄭女曼姬者曼澤也文說是也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繒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揄音踰又音投雜纖羅垂霧縠張揖曰纖細也霧縠如霧垂也師古曰纖細也言其輕如霧也非謂霧文襞積褰縐鬱橈谿谷張揖曰襞積簡齰也褰縐縮蹙也郭璞曰襞積即今之帬襵古所謂皮弁素積者也言襞積中文理茀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鬱橈委屈如谿谷也衯衯裶裶揚袘戌削張揖曰衯衯裶裶衣長貌也郭璞曰衯衯裶裶皆衣貌也師古曰揚袘與也袘衣袖也戌削鮮也或曰戌削衣削鮮也削音先曳反衯音芬裶音非袘音弋爾反蜚纖垂髾張揖曰纖袿衣之長帶也髾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師古曰張說非也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猗音於綺反靡音文彼反

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柂柂猗猗為猗靡翕呷萃蔡張揖曰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呷音火甲反萃音千內反蔡音千曷反下摩蘭蕙上拂羽蓋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於襳也錯翡翠之葳蕤師古曰錯雜也葳蕤羽飾貌繆繞玉綏張揖曰[illegible]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illegible]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被服今之所謂采纓垂纓者也繆繞相纏結也[illegible]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麗非世所見[illegible]於是迺羣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媻姍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媻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illegible]姍音先安反窣音[illegible]隄音丁兮反揜翡翠射鵕鸃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鵕鸃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illegible]鵕音峻鸃音儀微矰出纖繳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矰音增繳音灼弋白鵠連駕鵝師古曰鵠[illegible]也連謂連綴而獲之也[illegible]雙鶬下玄鶴加師古曰鶬鶬鴰也今關西呼鴰鹿鴰捋捋音來奪反鴰鹿山東通謂之鶬郭俗名為錯落皆象其鳴聲之急耳[illegible]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鵠而連駕鵝又下雙鶬加玄鶴也鶬音倉怠而後游於清池郭璞曰怠倦也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揚旌枻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枻[illegible]也師古曰枻音曳拖音大可反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師古曰翠帷雜羽飾蓋罔毒冒釣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曰貝水中介蟲也[illegible]摐金鼓師古曰摐撞也金

鉦也摐音窻吹鳴籟張揖曰籟簫也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倡聲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謗又方孟反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喝音一介反嘶音蘇奚反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讙躍濤良作也師古曰沸音普蓋反涌泉起奔揚會郭璞曰[illegible]相鼓薄也師古曰[illegible]音普蓋反礧石相擊琅琅礚礚師古曰礧石轉石也礧音盧對反礚音口蓋反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師古曰靈鼓六面鼓之所以警眾也車案行騎就隊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纚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古曰纚音山氏反般音盤於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今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為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酒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鵽音竹骨反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師古曰脟字與臠同焠音千內反亦謂染也割其肉擩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染輪之事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殆近也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衆師古曰衆盡也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何
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揖曰願聞先賢之遺風次義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
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illegible]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illegible]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且齊東陼鉅
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渚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曰東陼謂東有大海之陼字與渚同也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illegible]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
別枝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illegible]右以
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彷徨乎海外師古曰彷音旁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蔕芥張揖曰蔕芥刺鯁也師古曰蔕音丑介反若迺俶儻瑰

瑋異方殊類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illegible]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師古曰崒與萃同[illegible]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充
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主九州名山別草木卨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卨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illegible]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illegible]是以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何
爲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illegible]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illegible]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illegible]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隃限越海而田[illegible]
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㪅君自損也師古曰㪅古貶字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illegible]君未睹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illegible] 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 [illegible] 縣入汋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紫淵徑其北 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北 [illegible] 長安西在北也 終始霸滻出入涇渭 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 [illegible] 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 [illegible] 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 [illegible] 可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 應劭 [illegible] 豐水出鄠南山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張揖曰豐水出 [illegible] 鎬 [illegible] 潦 [illegible] 潏 [illegible] 凡七川 [illegible] 師古曰應劭 [illegible] 入於渭上古 [illegible] 八川 [illegible] 苑外耳丹水 [illegible] 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 [illegible] 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潏晉音是也 [illegible] 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 [illegible] 斯則無此水許慎云潏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 [illegible] 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潏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 [illegible]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 [illegible] 璞曰變態不同也 東西南北馳騖往來 郭璞曰 [illegible] 出乎椒丘之闕 [illegible] 行乎州淤之浦 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州 [illegible] 徑乎桂林之中 [illegible] 過乎泱莽之壄 [illegible] 汩乎混流順阿而下 [illegible] 赴隘陿

之口 [illegible] 觸穹石激堆埼 [illegible] 沸乎暴怒 [illegible] 洶涌彭湃 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湃 [illegible] 洶音許勇反湃音普拜反 滭弗宓汩 蘇林曰滭 [illegible]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滭弗 [illegible] 汩音于筆反 偪側泌瀄 郭璞曰泌瀄音筆櫛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泌瀄相揳也偪字與逼同揳音先結反 橫流逆折轉騰潎洌 [illegible] 潎音 [illegible] 洌音列 [illegible] 滂濞沆溉 郭璞曰滂音旁濞 [illegible] 溉 [illegible] 穹隆雲橈 [illegible] 師古曰橈 [illegible] 宛潬膠盭 郭璞曰 [illegible] 膠 [illegible] 師古曰宛音婉潬音善盭古戾字 踰波趨浥涖涖下瀨 [illegible] 利瀨 [illegible] 批巖衝擁奔揚滯沛 [illegible] 師古曰批 [illegible] 衝隈曲 [illegible] 臨坻注壑瀺灂霣隊 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 [illegible] 曰宛在水中坻坻音 [illegible] 瀺音士咸反灂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霣即隕字隊音直類反 沈沈隱隱砰磅訇礚 師古曰砰音普冰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 [illegible] 反礚音口蓋反皆水 [illegible] 潏潏淈淈湁潗鼎沸 [illegible] 馳波跳沫汩急漂疾 [illegible] 悠遠長懷寂漻無聲 [illegible] 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 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灝音浩溔音弋少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

七

八

安翔徐徊郭璞曰運轉也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翯音胡角反滈音鎬東注大湖郭璞曰大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衍溢陂池郭璞曰言溢溢而出也陂池旁小水[illegible]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illegible]䱭䲛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illegible]鰅鰫鰬魠如淳曰鰅音顒鰬音乾魠音託郭璞曰鰫音常容反禺禺魼鰨如淳曰魼音去魚反晉灼曰鰨音奴搨反郭璞曰禺[illegible]揵鰭掉尾[illegible]振鱗奮翼師古曰揵舉也鰭魚背上鬣也[illegible]掉音徒釣反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岸底也魚鼈讙聲萬物眾夥師古曰讙諠也夥多也讙音許元反夥音下果反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遍照於江[illegible]也師古曰的音[illegible]皪音歷的皪光貌也江靡江邊靡迆之處也迆音弋爾反蜀石黃碝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碝石白者[illegible]水玉水精也師古曰碝音如兗反磊音洛[illegible]反砢音洛可反又音可磷磷爛爛采色澔汗郭璞曰[illegible]也師古曰[illegible]澔音浩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張揖曰鷫大鳥也郭璞曰鷫鷞也[illegible]似鴨而無後指[illegible]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今俗呼爲[illegible]者也[illegible]音加屬音之欲反鵝音[illegible]交精旋目[illegible]

[illegible]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illegible]其旋目乎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一名水雞也箴疵鵁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illegible]鵁鶄也盧鸕也郭璞曰盧鸕鶿也箴音針疵音貲鵁音火交反鸕音鳥了反鶿音慈也師古曰盧鸕說是也[illegible]雖不浮水上[illegible]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從漂貌師古曰汎音馮泛音敷劍反濫音大暫反淡音琰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illegible]也師古曰薄[illegible]也言奄集渚上而遊戲唼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曰唼喋銜食也唼音所甲反喋音丈甲反咀嚼菱藕張揖曰菱芰也[illegible]咀音才汝反嚼音才削反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音籠嵸音子孔反崔音摧巍音五回反師古曰嵸音總深林巨木嶄巖參差[illegible]師古曰嶄巖[illegible]不齊也嶄音士銜反[illegible]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師古曰九嵕山今在醴泉界巀嶭山即[illegible]山也[illegible]巀音[illegible]又音[illegible]嶭音[illegible]巖陁甗錡摧崣崛崎張揖曰[illegible]郭璞曰陁岸際也音[illegible]甗錡隆屈宛折貌甗音魚晚反錡音蟻崛[illegible]振溪通谷蹇產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illegible]詘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谽呀豁閜阜陵別隝郭璞曰谽呀豁閜[illegible]形容也隝水中山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隝音[illegible]師古曰大阜曰陵[illegible]阜陵居在水中各別爲隝也豁音呼括反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郭璞曰皆其形埶也崴音於鬼反磈音魚鬼反嵔音烏罪反廆音[illegible]丘虛音[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又音於[illegible]反[illegible]音胡[illegible]反隱轔鬱

壘登降施靡郭璞曰隱轔鬱壘不平貌轔音洛盡反師古曰壘音但施音弋爾反靡音武彼反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頹貌也陂音皮
貏音步買反豸音丈爾反允溶淫鬻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師古曰溶音容鬻音育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然
又音彼奇反貏又音彼
也易曰風行水上渙
其平也高平曰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候於皋隰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被音皮義反揜以綠
蕙張揖曰揜覆也綠王芻也蕙蕙草也師古曰綠蕙二草名綠音錄蕙草香非王芻也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
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草也非新夷新夷乃樹耳非草也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如[illegible]根如綫相結故名結
縷[illegible]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illegible]莎草名也攢音才官反揭車衡蘭師古曰揭車一名乞輿香草也稾本
射干師古曰稾本草類射干即烏扇耳射音弋舍反茈薑蘘荷如淳曰茈薑生薑也師古曰薑之息生
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蘘荷莖苴也根旁
生筍可以為菹又治蠱[illegible]蘘音人羊反葴持若蓀如淳曰葴音針張揖曰葴持當為持字之誤耳
[illegible]而為持[illegible]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蓀音孫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
樹也黃礫今用染者黃[illegible]其下[illegible]黃甘橙榛此無橙也葴音之林反蓀香草也杜若苗頗類
[illegible]之屬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illegible]蔣芧青薠張揖曰蔣菰也芧三棱也郭璞曰芧音杼師古曰蔣音將芧音丈與反布濩閎
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閎亦大也濩音護延音弋戰反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也衍布也離音力爾反應
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謂香氣之盛也披音丕蟻反郁郁菲菲眾香發越郭璞曰發越散也菲音妃肸

蠁布寫晻薆咇茀師古曰肸蠁盛作也[illegible]布寫言香氣[illegible]也晻薆[illegible]茀皆芳香之盛也肸音許乙反蠁音許兩反晻音於感反薆音愛咇音步必反茀音步勿反晻字或作隱也
於是乎周覽泛觀師古曰泛音敷劒反縝紛軋芴張揖曰縝紛眾盛也軋芴緻密也師古曰縝音丑人反軋音乙黠反芴音勿芒
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音莫郎反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際也音儀日出東沼入
乎西陂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暖隆冬不
凍也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張揖曰㺎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麈似鹿
而大郭璞曰㺎牛領有肉堆貘似熊庳腳銳頭骨無髓食銅鐵貘音陌犛音狸沈音直林反師古曰㺎
牛即今之犎牛也旄牛即今所謂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illegible]猫牛者也[illegible]麈音主麋音眉赤首
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頟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師古曰[illegible]赤首
[illegible]象大獸也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頟其北則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師古曰言其土地寒[illegible]當暑猶凍地為之裂故步涉冰而度
河也揭褰衣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之篇曰深則厲淺則揭
[illegible]音[illegible]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張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麇身牛尾狼題
[illegible]之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麒麟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為弓郭璞曰騊駼似馬而
青[illegible]說是也橐駝背上肉[illegible]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之蛩蛩驒騱駃騠驢騾郭璞曰蛩蛩
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驒音[illegible]騱音奚駃音決騠音提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師古曰彌滿
也跨猶騎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師古曰重坐謂閣道也重坐曲閣之閣曲相連者也華榱璧璫輦道纚屬師古曰榱椽也華謂畫之也

[illegible]當即所謂[illegible]者也[illegible]王師古曰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illegible]屬也屬音之欲反

步櫩周流長途中宿 師古曰步櫩[illegible]

夷嵕築堂累臺增成 師古曰[illegible]

巖窔洞房 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潛通臺上

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 師古曰頫古俯字也杳眇[illegible]

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闥宮中小門也宛虹屈曲之虹[illegible]申加於上也楯軒之蘭板也[illegible]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賀反又[illegible]

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illegible]應車也[illegible]婉僤[illegible]

靈圄燕於閒館 [illegible]也師古曰閒館[illegible]

偓佺之倫暴於南榮 [illegible]偓佺音握詮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illegible]泉[illegible]水[illegible]於室[illegible]中庭謂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盤石振崖 孟康曰振砥致也崖廉也言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振砥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

嶔巖倚傾 郭璞曰嶔巖欹傾貌師古曰嶔音口銜反倚音於綺反

嵯峨嶕嶫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陗峻之陗崢音儕爭反嶸音戶耕反郭璞曰言皆若刻削師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陗峻郭說是也嶕嶫音昨焦反嶫音五盍反

[illegible]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illegible]

瑉玉旁唐玢豳文鱗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

赤瑕駁犖雜臿其閒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

鼂采琬琰和氏出焉 晉灼曰鼂采[illegible]師古曰鼂古朝字也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古今皆出於上林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

黃甘橙楱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楱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楱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橙即柚也音丈耕反

枇杷橪柹亭柰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若杏橪支香草也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橪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illegible]木也此藥以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橪音[illegible]朴音匹角反

梬棗楊梅 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也

櫻桃蒲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illegible]

隱夫薁棣 師古曰隱夫未詳薁即今之郁李也棣今之山櫻桃薁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

荅遝離支 張揖曰荅遝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遝音沓離音力智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 師古曰貤猶延也[illegible]次第而重也貤音弋豉反

揚翠葉扤紫莖 師古曰扤搖也音兀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也鉅野大野也煌音皇

沙棠櫟櫧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櫧果名也櫧似柃葉冬不落應劭曰櫟采木也郭璞曰櫧似柔師古曰櫟非果音又其采木之櫟[illegible]木[illegible]也葉平初生可食櫟音歷櫧音諸柃音[illegible]音[illegible]音食諸反

華楓枰櫨 [illegible]脂可為香今之楓膠香也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illegible]爾雅云一

名櫧櫧枰即平中木也櫨今黄櫨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櫨音盧

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椶也郭璞曰落穫也中作器素胥邪似幷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榔也頻字或作賓胥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椶音鬷欃檀木蘭孟康曰欃檀檀別名郭璞曰欃音讒豫章女貞師古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節操故以名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葰角也師古曰暢通也直謂上下相稱也葰音峻楙古茂字也角音蹈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欐佹支柱也佹音於詭反卷音巨員反欐音力爾反佹音詭崔錯癹骫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癹委曲也崔音千賄反癹音步葛反骫古委字坑衡閜砢師古曰坑衡勁直貌也閜砢相扶持也坑音口庚反閜音烏可反砢音來可反坑字或作抗音口浪反言其枝榦相抗而衡也其義兩通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師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纚飛揚貌也纚音山爾反紛溶萷蔘猗柅從風郭璞曰紛溶萷蔘支柅擢也猗柅猶阿那也萷音蕭蔘音森猗音於氏反柅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萷亦音山交反瀏莅卉歙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瀏音劉莅音利卉古卉字也音諱歙音翕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鍾磬也籥長三尺一寸六孔無底籥三孔並以竹爲之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茈音此虒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郭璞曰柴音差還還繞也音宦雜襲絫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絫輯重積也絫古累字輯與集同被山緣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溼曰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張揖曰蜼似猴仰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蠝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蠝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以遺反蠝音

詳師古曰玄猨素雌言猨之雄者玄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玃父善顧也玃音钁蛭蜩玃蝚如淳曰蛭音質張揖曰蛭蟣也蜩蟬也蝚猴也師古曰方言獑胡屬而引蛭蟣水蟲又以蜩蟬乖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蝚音柔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爲鞍褥者也戎音柔聲之轉耳非獼猴也獑胡穀蛫張揖曰獑胡似獼猴頭上有髦要以後黑穀白狐子也郭璞曰穀似貙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蛫似獼猴未聞也獑音讒穀音呼穀反蛫音詭師古曰穀郭說是也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獲猴在樹共戲姿態也夭蟜頻申也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蟜音矯杪音眇隃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株枿也言超度無梁之水而跳上株枿之上也隃字與踰同榛音仕人反枿音五曷反捷垂條掉希閒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去著稀疏無支之閒也師古曰掉音徒釣反牢落陸離爛漫遠遷師古曰言其眾散不恆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戲音許其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閑也事具周禮非以獵馬故稱校人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師古曰拖音土賀反又音徒可反靡雲旗張揖曰畫熊虎於旒爲旗似其氣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頌爲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

道旃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皮爲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具在文紀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也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鼓嚴簿縱獵者**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師古曰縱放也簿音步戶也**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蘇林曰阹獵者闌陳遮禽獸也張揖曰櫓大楯目爲櫓也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爲阹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獸泰山而立櫓言因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阹音怯**車騎靁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師古曰靁古雷字也殷音隱**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所追逐也追音竹遂反**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貔豹二者皆猛獸也言生而取之也搏擊也**手熊羆足壄羊**張揖曰熊大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壄羊麢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壄羊今之所謂山羊也并熊羆在於手以足蹴殺之足謂蹴蹈而獲之**蒙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鬭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爲帽也鶡音曷**絝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絝也師古曰絝古袴字**被斑文**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猛獸之皮也被音皮義反**跨壄馬**師古曰騎之也**陵三嵕之危**師古曰陵上也三嵕三聚之山也**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磧音千狄反坻音遲**徑峻赴險越壑厲水**師古曰厲以衣度也**推蜚廉弄解廌**郭璞曰蜚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今流俗讀作椎擊之椎失其義矣解音蟹廌音丈介反**格蝦蛤鋋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蝦音遐蛤音閤鋋音蟬**羂騕褭射封豕**張揖曰騕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騕音窈褭音嫋師古曰羂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古曰睨衺視也部曲解在李廣傳睨音五計反**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短驅也**儵敻遠去**師古曰儵然敻然疾遠貌**流離輕禽蹵履狡獸**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轊白鹿捷狡菟**郭璞曰狡菟健跳故捷取之也**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言妖氣爲變怪者逝光之屬**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師古曰張說宙非也許氏說文解字云宙舟輿所極覆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鏑爲滿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師古曰彎音烏還反蕃音扶元反**射游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懸鳥故射之也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師古曰梟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梟也櫟音洛遽音鉅**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爲藝一發矢爲殪郭璞曰仆斃也殪音翳仆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而赴如射藝也藝謂射的即今之埻上槷也藝讀與槷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遊也**陵驚風歷駭猋**師古曰猋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藺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亂其行伍也遒孔鸞促鵕鸃
郭璞曰遒促皆迫捕之也師古曰遒音才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捎鳳凰師古曰捎音山交反捷鵷鶵
掩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紘音宏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揜乎反
鄉師古曰揜然疾歸貌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蹷蹈歷經
也蹷音巨月反鳷音支鵲音爵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西馳宣
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以刺船也謂郎濯鷁首之舟也濯音直孝反登龍臺
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鈞
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閵轢郭璞曰徒步也閵踐也轢輾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輾音女展反騎之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蹈也蹂音人九反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
谻疲憊也驚憚讋伏懾不動貌師古曰谻音劇憚音丁曷反讋音之涉反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之縱也師古曰它音
徒何反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

之臺張揖曰臺高上干皓天也師古曰顥音胡老反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
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虡師古曰虡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虡以縣鐘也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
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以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
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
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實失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二歷言黃帝顓頊帝嚳迺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覩古今人表妄改呂氏本文聽葛天
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
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山陵為之震動川
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使
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
音則同耳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鼓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鏗鎗闛鞈洞心
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闛鞈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鏗音口耕反鎗音[illegible]闛音託郎反鞈音榻荊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淫哇之聲韶
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陰淫

案衍之音郭璞曰流㴐曲也師古曰衍音弋戰反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貌也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繽音匹人反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是也鞮音丁奚反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若夫青琴虙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虙妃洛水之神女也師古曰虙讀與伏字同字本作虙也絕殊離俗郭璞曰世無雙也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飾畫鬋鬢也便嬛輕麗也綽約婉約也嬛音翾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靚音靜柔橈嬛嬛嫵媚孅弱師古曰橈曲也嬛嬛[illegible]細也孅弱[illegible]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illegible]於閑反嫵音武孅即纖字耳曳獨繭之褕袘[illegible]眇閻易以恤削張揖曰褕[illegible]也郭璞曰[illegible]作之也師古曰褕音踰[illegible]便姍嫳屑與世殊服師古曰[illegible]其行步安詳也許容服絕異也便音步千反姍音先嫳音步結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漚音一候反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曰鮮明貌也師古曰皪音礫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緜藐視遠貌藐音邈師古曰微睇小視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計反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音踰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半也飲酒中半也酣奏樂浴也中音竹仲反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芒音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有失也曰嗟乎

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illegible]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氓隸師古曰辟[illegible]之郊[illegible]隤牆填塹[illegible]師古曰隤墜也音徒回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illegible]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而恣其取也仞亦滿也勿仞言發罷之也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師古曰德號[illegible]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illegible]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illegible]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郭璞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illegible]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楯戚斧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illegible]大雅之什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

詩刺在位貪鄙也 樂樂胥鄭氏曰詩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言有材知之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者樂得有材知之人使在位也胥音先呂反 修容乎禮園翶翔乎書圃師古曰此言上皆取典籍之意辭以代獵之娛也 述易道鄭氏曰修習易道靜情欲之術 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若在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師古曰說讀曰悅鄉讀曰嚮 芔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芔然猶勃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芔音許貴反 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一曰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錯音千故反羨音弋戰反 若此故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師古曰抏謂損挫也抏推也音五官反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 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師古曰辟讀曰闢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師古曰尤過也侈音式氏反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也愀千小反又音秋 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亾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删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矣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享獻也入朝觀享王也一曰享獻也言中國之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閩越殺其王以降南越德漢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

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㠯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興制之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引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音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㠯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屮而不辭也（師古曰埜與野同古野字也屮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謚爲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迹也終㠯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㠯爲使也）曉諭百姓㠯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㠯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㠯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已自見而曉諭之矣故爲檄文馳㠯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怠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事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㠯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邛莋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爲邛都縣莋者今爲定莋縣師古曰莋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爲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爲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吕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吕越人馳四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吕賂西南夷至蜀太守吕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驅導路也蜀人吕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吕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吕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言其晚之耳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爲徼張揖曰徼塞也以木石水爲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釣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靈關臺

山道靈關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吕通邛莋還報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吕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吕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湛讀曰沈汪音烏皇反濊音於喙反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師古曰攘卻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音不靡反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軼軼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諭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吕西夷百姓力屈恐

不能卒業師古曰卒盡也卒終也業事也[illegible]音其勿反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仁者不㠯德來強者不㠯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合之[illegible]此險[illegible]不可也今割齊民㠯附夷狄弊所恃㠯事無用師古曰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音一故反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師古曰覯見也音搆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爲汝詳言之請爲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㠯爲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衆人懼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㠯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徒濫反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戚湊理也孟康曰胈毳膚皮也言禹勤骿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骿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illegible]烈[illegible]浹[illegible]于茲[illegible]浹音子牒反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師古曰握[illegible]委瑣[illegible]也不能[illegible]拘[illegible]文[illegible]也躪音[illegible]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日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閎議師古曰閎[illegible]也音宏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illegible]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天地是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illegible]是㠯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illegible]音[illegible]也衍溢有餘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弒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師古曰爲人所獲而係縲之故號泣也縲音力追切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夷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師古曰靡無也今獨曷爲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張揖曰很戾之夫也師古曰盭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師古曰惡猶烏也已止也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音才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言如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曰受人之號令也故乃關沫若張揖曰以沫若水爲關也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澤遐安長行之也使疏逖不閉師古曰逖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曶爽未明也曶音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禔音上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引而救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頹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師古曰惡讀與烏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澤無水曰藪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師古曰芒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閒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

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盩厔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

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衛勇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驚駭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橛音鉅月反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茂草也虛讀曰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櫚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櫚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葬於此旁閒樂所役故以其丘而哀之其辭曰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峩蘇林曰坌音蒲坌之坌張揖曰坌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陂音彼何反陁音徒何反坌音普頓反又音步頓反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隑隑即碕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隑音鉅依反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晉灼曰谾音籠古巄字也師古曰谾谾深通貌豁音呼活反谽大開貌谽音呼含反谺音呼加反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師古曰汩淢疾貌也靸然輕舉意也皋水邊地也汩音于筆反淢音域靸音先合反觀眾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蓊薆陰蔽貌榛榛盛貌蓊音烏孔反薆音愛榛音側巾反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淺水曰瀨瀨音賴揭音丘例反弭節

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
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 烏乎操行之不得 師古曰操音千到反 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
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 師古曰靡麗也 臣嘗為大人賦未就 師古曰就成也 請具
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閒 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 形容甚臞 師古曰臞瘠也音鉅句反又音衢 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
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 師古曰大人以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 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
師古曰留止也 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 師古曰朅去意也音丘列反 乘絳幡之素蜺
兮載雲氣而上浮 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 建格澤之修竿兮 張揖曰格澤之氣如
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修長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 總光耀之采旄 張揖曰旄旄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旄也師古曰總音揔旄即今所謂蘇頭也
垂旬始以為幓兮 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幓旒也縣旬始於旄下以為十二旒也師古曰幓音所銜反
曳彗星而為髾 張揖曰髾燕尾也樓彗星綴著旄以為燕尾也 掉指橋以偃蹇兮 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曲
貌師古曰掉音徒釣反蹇音居偃反 又旖旎以招搖 晉灼曰旖音依倚反旎音乃綺反張揖曰旖旎下垂貌招搖跳踃也師古曰招音韶踃音蕭 攙搶
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 張揖曰彗星為攙搶注髦首曰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為旌杠之韜也師古曰韜謂衆旌
旄旗之竿也攙音初咸反搶音初衡反韜音吐刀反綢音直流反 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 蘇林曰玄音泫湣音麪
如淳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湣混合也言自絳幡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相耀亂焉姣亂也師古曰如猋風之踊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猋音必遙反 駕應龍象輿之
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 文穎曰有翼曰應龍駕其神妙者也師古曰蠖略委麗蚴蟉宛蜒皆其行步進
止之貌也蠖音於縛反麗音力爾反蚴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宛音於元反蜒音延 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
以連卷 張揖曰裾直項也驕驁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鬼蹄也師古曰裾音倨驕音居召反驁音五到反躩音鉅縛反卷音鉅圓反 沛艾赳
螑仡以佁儗兮 張揖曰沛艾駊騀也赳螑申頸低卬也仡舉頭也佁儗不前也師古曰沛音普蓋反赳音古幼反螑音火幼反仡音魚乞反佁音丑吏反儗音魚吏
反佁儗又音態礙 放散畔岸驤以孱顏 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舉也孱顏不齊也孱音士顏反 跮踱輵螛容以
骫麗兮 張揖曰跮踱乍前乍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骫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跮音丑日反踱音丑略反輵音曷螛音轄骫古委字也麗音力爾反 蜩蟉偃
蹇怵㚟以梁倚 張揖曰蜩蟉掉頭也怵㚟奔走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蜩音徒釣反蟉音盧釣反怵音黜㚟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 糾蓼叫奡

踏以艐路兮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呼也踏下也艐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奡高舉之貌蓼音力糾反奡音五到反踏音沓艐音屆蔑蒙踊躍騰而狂趭張揖曰蔑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趭奔走也師古曰蒙音莫孔反趭音醮莅颯卉歙猋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卉歙走相追也師古曰莅音利颯音立卉音諱歙音翕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眞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眞人謂若士也居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眞人至眞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太昊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己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嬴而見之或曰水神也前長離而後矞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禮樂志矞音[illegible]反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上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往字作正其音亦同此說云羨門謂役使之非也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禁衛也氛惡氣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綷合也合五采雲以爲蓋也綷音子內反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娭音許其反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遝重累也膠輵猶交加也湛音徒感反遝音大合反輵音葛騷擾衝蓯其相紛拏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張揖曰衝蓯相入貌滂濞衆盛貌泱軋不前也麗靡也林離㨔攦也師古曰衝音尺容反蓯音相勇反拏音女加反滂音普郎反濞音普備反泱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摻音所林反攦音所宜反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張揖曰痑聚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蘢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痑自放縱也蘢音來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戰反痑音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矣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礨崴魁不平也師古曰砰磷鬱律深峻貌砰音普萌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礨音力賄反崴音一迴反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韻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一曰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奄息蔥

極汜濫水娭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蔥極汜濫山也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工蛙反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忽音呼廣反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中迫近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師古曰閬音浪亢音抗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暠音工老反字或作暠音學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言之者成言西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也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瀣音蟹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張揖曰芝草弱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嘰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噍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嘰音機又音祈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僸仰也鴻溶竦踊也師古曰僸音角甚反祲音子禁反鴻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涉豐隆之滂濞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濞雨水多也滂音普郎反濞音匹備反騁游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修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下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舒緩也垠崖也音銀遺屯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上嵺廓而無天師古曰嵺廓廣遠也嵺音遼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怳耳不審也眩音州縣之縣泯音眄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師古曰上音時掌反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人後也）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顥穹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顥音胡老反）歷選列辟㠯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壁）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躡也武迹也逖遠也言循覆近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風謂著於雅頌者也師古曰風聲謂遺風嘉聲耳無豫於雅頌也）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師古曰疇誰也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爲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遐邈皆遠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㠯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郅音質）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嗣衰微政教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易音弋豉反）湛恩厖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厖洪皆大也厖音尨）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緒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將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其象而褒其辭也師古曰統業首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之耳非謂文武道易法易故也）是㠯業隆於繦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繦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終也言度其所始於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師古曰逢讀曰烽言如烽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潏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潏音聿羨音弋戰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賓也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猋之盛邇陿游
原迥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晢
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湮滅素昧者皆得光明也晢音之舌反昆蟲闓懌回首面內文穎曰闓懌皆樂也師古曰闓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
嚮面而內嚮也然后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囿怪獸自來待人徼之皆符瑞之盛也
徼音工釣反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犧雙觡共抵之獸服虔曰犧
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所放餘龜於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明能吐故納新千歲
不死也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徠下今以渥
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翠黃及乘龍於池沼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文穎
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祀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師古曰閒讀曰閑奇物譎詭
俶儻窮變師古曰俶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杭休之以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
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張揖曰進退也攘讓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其差爽引封禪而不為也師古曰攘古讓字也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文穎曰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
蠻夷為大也德侔往初功無與二師古曰侔等也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眾多應期相續而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
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記號以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以況諭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師古曰上
帝天也言垂恩於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也師古曰嗛古謙字挈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挈音口計反群臣恧焉師古曰恧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之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仙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與稱於後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為苟進踰禮也故
聖王弗替而修禮以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以

章至尊張揖曰蓋光禮中岳而幸太山也師古曰章明也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美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不大也　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君封禪全其終也　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
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弋贍反錯音千故反　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蓺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六蓺當備既得展采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爲一經也師古曰祓除也祓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祓音敷勿反　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爲七也師古曰攄布也音丑居反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師古曰蜚古飛字　前
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宜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其所請也沛音普大反俞音踰　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䌷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甘露

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沾沛其澤可以游泳也泳音詠　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滋液滲漉言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也滲音山禁反漉音鹿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　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普也布護言遍布也汜音敷劍反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也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般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形謂之斑音許記反　旼旼睦睦君子之態孟康曰旼旼和也睦睦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旻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日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　厥
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所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騶虞在其中也
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麀鹿濯濯　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也言以此祭天天既享之答以福祉也　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　采色玄耀炳煇煌煌師古曰玄讀曰炫煇讀曰輝煌光貌煇音下本反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衆烝衆庶也　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

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天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艸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微而指顯也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己者謂卑少之人以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揖注曰躬體也傶湊理也臣佖檢字書無傶字又戚字說文云戉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以湊字作傶字耳合爲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前漢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㠯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㠯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蕃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師古曰屮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北發北方之國北則發之渠搜南則綏撫於交阯也渠搜西戎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

其宜師古曰蚑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有口能息者也蚑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同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著音竹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見待之者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逡音七旬反其字從辵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和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天子之問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師古曰閒容隙之頃）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聞（師古曰[illegible]於談笑而又多聞也字或作誕[illegible]）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illegible]）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音頻寐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所以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勉己濟物故爲仁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忘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勿反又音九勿反氂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修其客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師古曰度謂貴賤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單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師古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吕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吕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屮蹻而牧羊（師古曰蹻即今之鞵也南方謂之蹻字本作屩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吕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師古曰爲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上吕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吕佐軍如是則彊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彊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吕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戰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吕德報怨吕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吕直報怨吕德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從軍出身勞於征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吕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其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番音扶元反）不爲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爲首而奮厲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吕兒寬代之式吕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吕郡國選詣博士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音弋向反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吕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言以知自衛護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吕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冊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巳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吕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吕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吕寬爲奏讞掾吕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爲御史大夫吕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蘇林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吕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使得其所也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貸音土代反吕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吕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師古曰繈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若繩索之相屬也繈音居兩反課更吕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吕封泰山上奇其書吕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楫羣元(張揖曰統衆術衆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備總覽也揖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揖曰當爲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言封禪之享薦也言非常禮故經不載其文著音竹筯反)吕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祗戒精專吕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以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爲民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吕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吕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改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閒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道統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吕丞嘉祀爲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吕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亯(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曆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亯也闓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見顯也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吕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吕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居位九歲吕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閒師古曰遠迹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曰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蓺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為此官也調音徒釣反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
弄也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師古曰乾音干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詐也道語也非其中心故云汎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
決大獄欲傅古義師古曰傅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讞疑奏之奏讞疑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表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挈音口計反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卽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抑也師古曰摧音才回反亦謂自摧折而謝也鄉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之議故至於此罪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閒卽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爲師古曰閒謂非常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者
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同
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罪非本奏之意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也請謁也造音七到反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
臣自以爲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也不公平也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晚也為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若且也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也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閒師古曰謂諮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自知詞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遒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師古曰震動也讋失氣也讋音之涉反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千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欲致之不能為湯作道地也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謂急變也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幷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爲此要約也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謂不干其事也丞相謝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並以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責也 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爲計 師古曰言引決也 何多㠯對爲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 湯迺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㠯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無它贏 師古曰贏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何厚葬爲載㠯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靑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㠯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㠯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㠯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㠯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㠯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㠯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㠯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㠯懷萬方 師古曰懷來也 顯有功㠯勸百寮是㠯朝廷尊榮天下

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illegible]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之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

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師古曰寖漸益也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埶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音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
誣汙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謫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蠶室畜火以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
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冢西鬬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
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但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嘗君重於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前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也續漢志云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輒弩介士謂甲士也箙插也謂皮箙盛弩也箙音側革反輒音服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受獻物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一曰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按外戚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則宣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莋師古曰莋與柞同鬬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㠯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㠯過放師古曰㠯放爲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㠯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師古曰犇古奔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衞在位臣請免放歸國㠯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㠯放爲言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閒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埶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師古曰隨所葬之陵而徙居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在劉向傳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士卒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匈奴入爲寇而失人畜甲兵者也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言奏事當天子之意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隊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佀因也順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爲是也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久非赦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氐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詆音丁禮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逮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晉灼曰言遷為隨坐父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大夫欲出吳罪內則光欲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廼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訶也音丁禮反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頻也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之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冢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迺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皆封侯益土

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㠯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㠯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爲最也上㠯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㠯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兩轓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㠯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㠯爲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㠯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謂目兩目無見者始爲盲語移轉也】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俱㠯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㠯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㠯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迺爲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纔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㠯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㠯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㠯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依前代之約㠯刺今之僭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所㠯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㠯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厭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㠯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㠯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師古曰閒代也音居莧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㠯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師古曰唯求淑質毋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爲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傅作也哀太子之放逐愍閔宣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弁字皆是卞音盤】唯將軍常㠯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㠯爲故事

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目前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說是也近屬者謂成帝之祖考屬猶言爾也音之欲反〕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被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吝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師古曰剌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爲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㠯言之日㠯戊申蝕時加未戊夫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變感㠯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㠯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㠯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㠯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㠯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近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饔膳（韋昭曰二宮卽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饔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㠯奉淫侈匱萬姓之力㠯從耳目（師古曰殫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㠯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㠯（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㠯佚豫爲不可㠯奢泰持也（師古曰爲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㠯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中）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㠯（師古曰㠯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㠯經對（師古曰據經義㠯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㠯廣施非義無㠯正身克己就

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己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師古曰涖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言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頗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衆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雎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其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遁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鄭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師古曰韓詩說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音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遺師古曰援引也唯將軍不音愛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爲宜因章事擧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師古曰但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崖睚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訶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癈也）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冀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熏轑天下師古曰熏謂熏灼之轑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弭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骾之臣師古曰骾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畏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㠯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畧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爲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爲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㠯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隗服虔曰抵音紙隗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隗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隗音詭一說隗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卷第三十　　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㠯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㠯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㠯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㠯溲便者也椑音鼙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人援助也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迺募能使者騫㠯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㠯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徑過也由匈奴中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㠯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也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㠯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其音丁禮反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

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迺云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也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閒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閒使者求閒隙而行出駹出莋出

徙邛出㠜師古曰皆夷種名㠜音先筰音材各反徙音斯㠜音蒲北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氐與作二種也南方閉巂昆明師古曰巂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巂音先蘂反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服虔曰滇音顛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閒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之事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焞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翖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翖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翖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翖與翕同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

胥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㠯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㠯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爲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㠯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㠯爲質於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㠯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㠯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㠯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李奇曰靬音劇服虔曰犛靬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㠯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犛靬即大秦國也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驪犛聲相近靬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㠯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㠯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㠯上初置者）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㠯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即聽而遣之）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爲限禁遠近雖賤人私隸並許其應募）爲具備人衆遣之㠯

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爲難必當更求充使也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服則爲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甕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迺知世宗時犛靬獻見幻人天子大說與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甕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犛音先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示之令其觀覽大角氐師古曰氐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進虛大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事不果也師古曰漢所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謂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在閒與其從中升者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甘心快意也)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故人數渴死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出
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
(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卽破宛矣天
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騫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旣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
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財與才同) 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 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
能擧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人得還)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
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
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爲浞野侯浞音士角反) 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因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迺得行負私從者不
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
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所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
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
留止軍廢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
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
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
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
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飤）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騎名八何故調戲相與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毒言毒恨）今生將去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

有）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車令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泝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泝河也泝音素）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留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師古曰奮迅也自奮而行者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以罪過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漢紀以放爲效字因解爲不效蓋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左氏國語云黎為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司守之職也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隨會犇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偶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還而還晉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因入魏內還晉今此云隨會奔魏司馬氏則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云奔未詳之所說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蘇林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服虔曰世善劒也師古曰劒論劒術之論也論來頓反蒯聵其後也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為當先伐蜀惠王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 師古曰錯音千古反 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林曰為郡守 錯孫蘄 師古曰蘄音祈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 文穎曰起秦將括趙將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 葬於華池 晉灼曰地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是也華池在[illegible] 蘄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本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稱將時卬是知為武臣之將也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 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 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 師古曰懌音亦 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illegible] 門地名在[illegible]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臣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師古曰即律曆志所云方士唐都 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 習道論於黃子 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迺殺也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 師古曰誖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誖音布內反

迺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 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師古曰言難盡用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 師古曰澹古贍字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師古曰撮撮取也音千括反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illegible]道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illegible]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illegible]善閉者無關楗[illegible]書本字皆作健字也師古曰[illegible] 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黜聰明猶休太素反本[illegible]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古早字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令也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 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棌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棌柞木也茨音疾茲反棌音采又音菜 飯土簋歠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歠尺悅反 糲粱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 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給家家足也 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音公鳥反 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竝兗反 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illegible]功則大也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 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師古

因任自然也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師古曰與起也合發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爲教 但執其柄而已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言以聲明名也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 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 任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 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爲長也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而流 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葬處在零陵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苗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峰形狀相似解在司馬相如傳 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 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地理志汶音問 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懌 戹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師古曰筰才各反 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稱孝之辭也 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讀曰邵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胄鐀與匱同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臣瓚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并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何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褒貶其得失 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獘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 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曰道讀曰導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

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曰萬言之故云數萬何須忽言減乎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有數萬字亦非也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在劉向傳察其所已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已豪氂謬已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已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已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已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旨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言違道當誅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已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已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已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穆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述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辠師古曰喟然歎息也喟音丘位反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之年故以麟所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則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卷實漢五帝本紀之後遷以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閒功臣年表第七建元已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已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衞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荊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八人馬王而母五人所生也謂[illegible]皆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閭反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
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酈滕

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傅靳鄘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鄘成侯周緤也鄘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
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
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
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

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illegible]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師古曰[illegible]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illegible] 曰於戲[illegible]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illegible] 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言眾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 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 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孟康曰蓺音[illegible] [illegible]李奇曰蓺六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蓺古藝字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 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竢古俟字 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敘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 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墾 若望僕不相

師用（師古曰用智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illegible]）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illegible]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illegible]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人無足復為鼓琴者）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illegible]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illegible]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孟說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文穎曰[illegible]師古曰卒卒促遽也閒隙也[illegible]）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illegible]）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illegible]）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illegible]）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諭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師古曰憯痛也音千感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illegible]）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宦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師古曰忼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illegible]天子之車輿）所以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illegible]）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師古曰搴拔取也[illegible])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illegible])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師古曰[illegible]太史令[illegible]下大夫也 臣瓚曰漢太史令[illegible]大夫 師古曰鄉讀曰嚮[illegible]昔時也)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illegible]) 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卬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illegible])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專材也 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 師古曰[illegible]) 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 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 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illegible])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李奇曰挑音挑戰之挑 師古曰音徒了反) 卬億萬之師，([illegible])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illegible]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 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供也) 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

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㳂音頮李奇曰拳弩弓也師古曰㳂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用手也首嚮也㳂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拳音丘權反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迺以拳擊之矣人被瘡者引臂指不當言失之以拳既非弓弩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眾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以當敗亡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眾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音士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

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頹）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螘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螘音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蘂反）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鬄音吐計反）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穽謂阱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埶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師古曰槍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因執械…）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閒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僕雖怯耎欲苟活（師古曰耎柔弱也音人兖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
龐涓學而爲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師古曰氐歸也音丁禮反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㠯舒其憤思垂空文
㠯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㠯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㠯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
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㠯口語遇
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㠯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
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
曰湛讀曰沉㠯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㠯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
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瑑師古曰瑑篆刻也音篆曼辭㠯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應劭曰㠯遷世爲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師古曰籑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㠯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㠯爲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籑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

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謂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音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古鄙語所謂不如聞里之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師古曰言其錄事實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難矣哉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illegible]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師古曰閎音宏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宮族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剌剌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師古曰髆音博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禖師古曰禖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皋傳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師古曰祝禖之祝辭少壯詔受[illegible]長大也[illegible]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illegible]取其[illegible]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illegible]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illegible]子男進號曰史皇孫[illegible]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illegible]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

意多所惡㠯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
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
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
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師古曰[illegible]贛音[illegible]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
辟讀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爲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㠯自明可矯㠯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言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爲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迺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
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
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婕妤以下長御稱謂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
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㠯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
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㠯故衆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吏捕之不得也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
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
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

則固必危亡矣 雅多者不得食也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 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音竹仲反 孝已被謗伯奇放流 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 師古曰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 師古曰蹵音子六反 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 師古曰鬲與隔同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師古曰逋亡也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樂易也言青蠅來往[illegible]讒人[illegible]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illegible]交亂[illegible]也 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爲罪過而深責之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 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 比干盡仁而遺其身 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 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刀也音膚 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讒譖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 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 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 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臣不勝惓惓 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 師古曰湖縣名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 臧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名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 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 師古曰贍足也 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鬭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迺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

李壽爲邘侯韋昭曰邘在河內師古曰爲其解救太子也邘音于張富昌爲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趾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爲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謂父也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師古曰閿古闅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闅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音許密反闅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適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

閎爲齊王師古曰於閎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順於古道而立子爲王 封于東土世爲
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 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
得之惡則失之 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得則能終天祿者也 厥有
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 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
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乂治也與讀曰歟 閎母王夫人有寵閎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剌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甿音萌師古曰
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甿與人萌音萌皆曰萌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 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 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 薰鬻徙

域張晏曰匈奴北界 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妥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妥音他果反 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
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 毋廼廢備師古曰棐邊之備不可廢 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王其戒之 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
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
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 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 以問禮儀爲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郭廣意 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問何病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
廣意言待詔五莋宮師古曰莋音與柞同 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
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

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饒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當攸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敕同飭整也）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已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若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撟正也章長也撟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廼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師古曰敺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以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旦僭為之）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謂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缾侯菑川靖王子也缾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
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
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缾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之號為長當是信子頃侯充耳）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
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
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師古曰狎習也近狎之人謂趙高也）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高皇帝覽蹤跡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工莧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纔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師古曰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
為典屬國（師古曰亶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楊敞也）又將軍
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移蹕（[illegible]）太官
先置（[illegible]）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illegible]）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
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
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
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也大將軍恐
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
飲井水水泉竭厠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厠養豕圂也圂音胡困反烏鵲
鬭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户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
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窴髮歷亂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一反骨
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猶縱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爲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
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爲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
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
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噲酈商曹參灌嬰等）從高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菑古災字）
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四支之一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
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酎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十
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
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
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彊（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嗚呼悉爾心祗
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祗敬也兢兢慎也言當好惠于下忠順于上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
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
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師古曰見）

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前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
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漸也數賜予錢
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
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
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
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
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

自絕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胥謝曰罪死
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皆其安樂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爲用窮盡年壽也奉天
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一郵亭驛傳以答詔命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一以人上必當有死無假苦心懷其哀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亦樂也音叔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一曰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樂不得久長也悰音許吏反亟音丘吏反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係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反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

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爲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爲喪主）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后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長鳴雞鳴聲長者也）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即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以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浣也洒濯也湔音子賤反洒音先禮反）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宮捽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弔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卬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師古曰卬讀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不知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于庶人（師古曰汙濁穢）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祅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解於上）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師古曰詭猶反）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迾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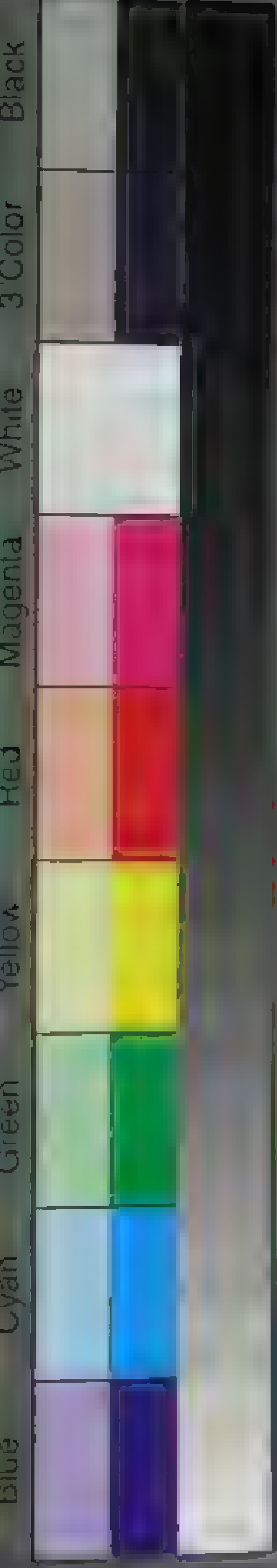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武冠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師古曰羅紨其名也紨音敷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乃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師古曰謂不立爲始封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

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于有司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
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
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
行志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illegible]州吁其戢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illegible]
可存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illegible]從戈所謂會意[illegible]
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
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
曰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終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前漢書 十六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吕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詘 師古曰詘謂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屬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愬告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爲臣子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助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劗與翦同晉說是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爲王者斥候也）侯衞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衞服賓服二服同爲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衞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要者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閒中閒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耳其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從齎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險與嶮同拕舟而入水師古曰拕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虵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閒轉寫字誤耳以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師古曰音工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行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師古曰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

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鼂不及夕（師古曰鼂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音緜薄力也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越人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饟亦餉字）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填壓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勌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紝（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饟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荊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彊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廝微輿眾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海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斧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廼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古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

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據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師古曰卬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狠戾不仁師古曰狠很貪戾也言狠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鬭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今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千容反）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書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讀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飤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推排陳列

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於轂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盜賊不輒伏

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吕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吕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吕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吕相害吕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吕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吕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獘師古曰抏謂盡也音五官反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吕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檛也梃大杖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梃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吕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幷以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吕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𢈔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王合射吕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吕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吕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吕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吕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張晏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吕博觀忠臣不避重誅吕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吕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者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吕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

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㠯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㠯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獘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㠯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饟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言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博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㠯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㠯結怨深讎不足㠯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㠯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求侵邊竟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古字從攴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㠯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

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鑊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弋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飤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

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爲兵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埶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扆，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終　　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晉灼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視也。師古曰：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也。末，工商之業）。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矯，託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

僞釆淫泰非所吕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爲之立法也是吕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吕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吕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疾疫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音工衡反以下並同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吕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吕爲鍾虡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在司馬相如傳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吕爲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爲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衆師古曰讇古諂字曰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吕北攻彊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吕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吕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礙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

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illegible]攻伐進益土壤以[illegible]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張晏曰薉貉也師古曰薉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挐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束壤

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以安爲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

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縣讀曰懸下亦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埋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用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竹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營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俎又音子豫反非包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蒙讀曰幪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節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㠯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㠯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巳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㠯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㠯幷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預備至秋迺能舉火此

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巳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爲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㠯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巳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爲之孟子以爲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㠯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㠯此何爲吏曰爲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㠯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㠯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

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
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
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
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
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
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襃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
張子僑華龍柳襃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閒天下殷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
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
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襃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襃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襃既爲刺史作頌師古曰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襃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襃既至詔襃
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襃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
密師古曰毳絲也謂織爲繒帛之麗[illegible]之密也一說純緜不雜緜也羹黎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

[illegible]師古曰糗餌今之熬米[illegible]爲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illegible]端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爲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普博也趨讀曰趣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也淬音千內反越砥斂其咢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咢刃旁也音五各反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師古曰剸截也音之兗反又音徒官反忽若彗氾畫塗師古曰彗帚也氾氾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厀故曰齧厀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騖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騖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起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遼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吕易海內也是吕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吕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隱明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逸閒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誠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販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臣瓚曰渫汙也言蔽奧渫汙下章顯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離疏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北疏食釋此大蹻也臣瓚曰以繩為蹻也師古曰蹻即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蹻音居略反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朝生而夕死蝣音由字亦作蝤其音同也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禼同字本作偰後從省耳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壑亦大壑也沛音普大反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師古曰溱音與臻同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翱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埶

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呴噓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許于反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卒大獵也一曰放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弈雖非道藝無事事之猶賢也弈今之圍棊也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

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何以處之當何所依據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卷讀與拳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不能優入聖人之域但才入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莧反）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以美禹也漸入也被及也朔北方也暨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爲稱號王充論衡作越甞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謂楚所溺也）齊桓救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爲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討其事故曰探）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卻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假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隊也音子細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荊荊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爲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治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

當擊丞相于定國吕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挍尉及丞相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吕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吕相贍又吕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吕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吕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張晏曰瘉勝也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瘉與愈同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爲精妙耳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爲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從弟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illegible]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方也[illegible]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吕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吕知名

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也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師古曰汲黯也汲黯亢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示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眾也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執眾殺謂人有堅為辯言不以誠實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艾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荊蠻與羣舒以靖難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世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劍以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正）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捷若

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馴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議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以為大奇也令待
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久之朔紿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
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
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
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
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覆音芳目反置守宮盂下射之皆
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
扞之義耳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蓍布卦
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
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
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亦反蠑音榮螈音元蝘音於典反蜓音殄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
輒賜帛師古曰中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
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
是窶數也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四股鉤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
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
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

在盆下則輒吹而覆守宮盆下為鉓字失之遠矣蚼蟬傅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盆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釣非所銜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
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 服虔曰謈音暴鄧展曰呼音髐箭之髐謈音瓜瓝之瓝師古曰鄧說是也謂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
長音同 曰鄧音近之[illegible] 朔笑之曰咄口無毛
[illegible] 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聲謷謷尻益高 [illegible]
子從官當棄市 師古曰詆毀也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
與為隱耳 師古曰隱謂隱語也 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
者鳥哺鷇也 項昭曰凡鳥哺子而自啄曰鷇師古曰鷇音口豆反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
俯低也啄鳥觜也俛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
為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憤梨之
橧應劭曰狋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狋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
盛也 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師古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 塗者漸洳徑也 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 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
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師古曰晏晚也 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
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古早字 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
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
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
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
春 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言得東游也 微行常用飲酎已 師古曰酎酒新孰以
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㠯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秔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㠯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齎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㠯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徼音工釣反）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㠯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㠯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

舉籍阿城㠯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㠯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盩厔㠯東宜春㠯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㠯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㠯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㠯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㠯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㠯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㠯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㠯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㠯東商雒㠯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㠯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㠯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師古曰芋草名也其葉似蘭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鼃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
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卻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
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曆志
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吕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吕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吕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爲中

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吕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吕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臧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言其罪深也安處言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不測之罪遍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吕師古曰吕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古者有楸樹及竹林可苑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時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吕爲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爲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列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稅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騎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言帝臨其冢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爲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引之往也董君綠幘傅韝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傅讀曰附韝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劒客輻湊師古曰蹵音子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

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illegible]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illegible]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采章以綸帛也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為席亦尚質也莞音丸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illegible]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而外無文采也縕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

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師古曰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圜者瑇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古叢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之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名故以甲乙第之耳晉灼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燒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卻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謿戲也詼笑謂謿戲發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啁詼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于偽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令對以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尚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以其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主播種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亨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曰以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以有勇力契為鴻臚應劭曰禼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illegible]鴻臚也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禼同字本作偰為後從竹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直無所阿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與班同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上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也范李子吳人故使為之師古曰李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論語曰惠㠯其貞絜故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音渠孔父為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言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言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師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夏育為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㠯羽林為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宋萬為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駕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師古曰頰肉曰胲音改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頷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脽尻師古曰脽臀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偊旅師古曰遺蛇猶逶迤也偊旅曲折貌也蛇音移偊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㠯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㠯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服其胷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㠯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㠯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 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反 連四海之外以爲帶 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 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動猶運之掌 師古曰言易 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曰謂破殊業喪其

家室也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 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 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孶孶敏行而不敢怠也 師古曰孶與孜同孜孜敏勉也 辟若鶺鴒飛且鳴矣 師古曰鶺鴒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illegible]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師古曰輟止也 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師古曰匈匈讙擾之聲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師古曰道由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師古曰徒衆也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 如淳曰黈音主苟反謂以玉爲瑱用黈纊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師古曰此言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揆亦度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避世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遙反以莛撞鐘文穎曰謂槀莛也師古曰音大丁反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考究也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服虔曰音縱劬如淳曰鼱鼩小鼠也音精劬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齧也音仕客反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豉反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
其然也中人㠯上可㠯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㠯與言上道也先生試言寡
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㠯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㠯
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㠯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㠯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
人皆詐僞巧言利口㠯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㠯納其心師古曰琱與彫同畫也瑑謂刻爲文也音篆
務快耳目之欲㠯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
崩阤國家爲虛師古曰阤頹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
曰說讀曰悅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呴呴言語順也呴音許于反則志士仁
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㠯拂主之邪下㠯
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
琴其中㠯咏先王之風亦可㠯樂而忘死矣是㠯伯夷叔齊避周
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
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㠯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曰
閑閑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上㠯安主體下㠯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
俎和五味㠯干湯師古曰蒙冒也干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㠯見文王心合意同

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㠯正其身推恩㠯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㠯仁爲本㠯義爲始襃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矦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㠯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㠯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㠯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㠯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㠯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爲周室柏幹之臣所㠯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爲音于僞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㠯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

也師古曰言辭淺流滑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與時反時貴以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晉灼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滑謂亂也一曰師也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佖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蓺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窌侯表亦作窌師古曰窌窌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頻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曰臣本邊鄙㠯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㠯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㠯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㠯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㠯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材木械謂桎梏也言欲告丞相事獄辭多械繫方久致死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從京師而上也偶謂木爲人象人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其始所㠯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埶而爲邪師古曰帝爲太子賀已爲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㠯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擅之不能爲方計㠯益之也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迺㠯邊爲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㠯饒邊饒邊所㠯行恩施爲已名援也或曰㠯胡爲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㠯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令耕者自轉文穎曰自輸穀於邊㠯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秏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傷秏㠯減武備也秏音呼到反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爲詔書㠯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其㠯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㠯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㠯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

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所以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師古曰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撟制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撟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之處今鄠縣東長水鄉卽舊營校之地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

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

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秺侯孟康曰秺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相國號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身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

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爲高寢郎師古曰高廟寢之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日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問此人何由得爲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茍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

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㠯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
貰之（師古曰貰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
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其作慰字者後人所加耳）迺與御史中二千
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
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
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
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窮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
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爲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爲蠱

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
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
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
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少故未親聽政）政事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㠯敎督
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
所言光㠯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㠯民所疾
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煑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爲相十二年
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大守宣帝時吕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　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吕爲國家興榷筦之利師古曰榷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榷與斡同皆謂主也催所在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吕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吕軍興從事誅二千石吕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鍖也伏於鍖上鍖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吕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吕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土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眞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吕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吕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吕侯號稱之耳莽本自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爲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吕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吕病而移居也吕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吕聞蒼延年皆封敞吕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

參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遽速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矦君矦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卽位月餘敞薨謚曰敬矦子忠嗣㠯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㠯忠任爲郎補常侍騎師古曰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㠯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㠯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矦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皆㠯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㠯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音斧往反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㠯給財用蘇林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㠯官錢供給之吏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㠯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矦皆㠯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㠯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㠯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㠯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閒時與相知及卽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隸行天子事也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

面見受詔副帝隸秅侯御師古曰戎副帝隸而秅侯適爲御耳御謂御車也秅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何能保人何以得活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言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illegible]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甲反[illegible]東方朔傳[illegible]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illegible]視讀曰示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illegible]欲求朝故也云不來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畫也問其過謂問桀紂之惡也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

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殄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于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爲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所祠之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謂證左也[illegible]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將官名主戶[illegible]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其不久活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惲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

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謂長樂之發惲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訞惡言師古曰訞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師古曰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惲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懷祿貪埶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illegible]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炰毛炙

肉也即今所謂爊也炰音步交反爊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基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師古曰褎古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 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 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惲又引之為音于偽反 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也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方當自勉厲自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士猥馬吏所有史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

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合聚斂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illegible]）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以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以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諂古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

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吕
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
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
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
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
初卽位大將軍王鳳吕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
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
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
吕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吕律程作司
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
在頸釱在足皆吕鐵爲之鉗音其炎反釱音第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役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
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

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吕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釣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千向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
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吕約敕也卽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慹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吕此見廢咸三公子
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吕
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
徵入爲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侯反沒入
辜榷財物師古曰辜榷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
畏咸皆失氣爲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爲丞相奏咸前爲
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
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吕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

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弟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己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師古曰齗齗辯爭之貌也行行剛彊之貌也齗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撟諸之也撟讀曰矯同其字從手）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其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呂及厥宗 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 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 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愼如囊之括結也 彼哉彼哉 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吕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吕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筲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師古曰先令為遺令 曰吾欲臝葬吕反吾眞 師古曰臝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眞者自然之道也臝音郎果反 必亡易吾意 師古曰易改也 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吕身親土 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 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其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 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 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求見也 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師古曰區區小意也 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師古曰[illegible]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
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
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
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如此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
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
曰塊音口對反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
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爲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空木爲匵師古曰匵
櫝字也櫝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師古曰殠亂絕也故

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從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師古曰謂者名謂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
惑於戲吾不爲也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
舉進也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師古曰中賈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
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官列士稱爲區土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
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
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
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
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

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在上文復傳語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犇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它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嘉者其人名也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

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傰稱雲師古曰傰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

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刺也距也音竹庾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群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劒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名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冢壙裁容槨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上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曰疏家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爲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吕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吕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吕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積衆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吕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吕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緣閒而起所吕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吕衆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張晏曰臣埶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吕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㠯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㠯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㠯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伯讀曰霸繇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㠯升斗之祿賜㠯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懣音滿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夫㠯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㠯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祗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㠯喻國政利器喻賢材至

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㠯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敺與驅同也言秦無道為陳涉項羽驅除而發難倒持劍而㠯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㠯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迺欲㠯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管仲為相並解於上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㠯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㠯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䳒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䳒鴟也仁鳥鸞鳳也䳒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㠯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㠯來天下㠯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陽朔成帝年號也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㠯

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刺讒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倏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金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令安全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之為柄喻也以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

[illegible]曰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 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 師古曰遺留也 此臣寢所㠯不安食所㠯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 師古曰省察也 臣聞存人所㠯自立也壅人所㠯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 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燕韓趙魏 隱士不顯佚民不舉 師古曰佚與逸同 絕三統滅天道是㠯身危子殺厥孫不嗣 [illegible] 所謂壅人㠯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 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illegible]杞宋是為[illegible]帝 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㠯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 李奇曰言其多 所謂存人㠯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 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㠯其在祖位尊之也 穀梁所[illegible]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illegible]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illegible]故尊而不名也 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㠯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 如淳曰奪宗始

封之君[illegible]為諸侯則奪其宗[illegible]也[illegible]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 師古曰適讀曰嫡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㠯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 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㠯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㠯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也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師古曰列為庶人也 㠯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㠯封其子孫 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 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㠯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illegible]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 師古曰不能知其昭穆之數也 時匡衡議㠯為王者存二王後所㠯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

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從謂章妻子之徒）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爲輔弼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所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工掾反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采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覩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走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引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

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 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 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 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 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 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 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 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 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 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 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 揚語曰 師古曰揚謂宣唱之 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 師古曰安猶焉 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 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 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師古曰財與纔同 白皙疏眉目美須頾 師古曰皙絜白也頾頰毛也皙音先歷反頾音人占反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師古曰自從也 天下想聞其風采 師古曰采文采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 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
安女後宮為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
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
求封幸依國家故事吕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吕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
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吕昭帝兄
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
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具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
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吕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
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吕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調
校尉吕來未能十日燕王何吕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
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遂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

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年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隷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丙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

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主喪事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縗音千雷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其說亦見王莽傳）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之所以因器盛之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不發璽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之符璽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互也從至哭臨之所）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已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坐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宗廟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池上以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云以從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爲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據此輦道牟首便謂用之乎）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游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逵以爲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

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沈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進下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祭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師古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兗反又音字兗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

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
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光坐庭中會丞相
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
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
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
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
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
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
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軨音零已而光奉上皇

帝璽綬謁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
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
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
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
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
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
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
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
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
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
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楩木名非也樅
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廄之屬也蘇林曰以樅木為外臧椁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椁音工闊反字亦作槨
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輼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輼輬車類也劉注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輼車駕大廄白虎駟以輬車為副師古曰輼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為喪車耳輼者密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輬副也音于內反黃
屋左纛師古曰解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

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
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
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
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
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
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
之師古曰塋冢之城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家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
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人之承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後宮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
畫繡絪馮黃金塗如淳曰絪亦茵馮所馮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之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

輦綠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馬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讀曰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以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

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若今言署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

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强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師古曰謂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

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先悉薦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為上官太后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幷以為讓（師古曰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否）亟下捕之（蘇林曰取下捕之也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

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
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建謂首建之也）言
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
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
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
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
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
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
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
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
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浪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也）今
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
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
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
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
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至成帝時
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
爲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閼氏音焉支）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之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 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

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褏刃於衣褏中也
褏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
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
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臥輪
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捽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
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
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
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
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

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
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
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
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
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
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
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
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
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
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
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

賜冢塋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哭今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衞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天子一人亦難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衞尉舍李奇曰綠車中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用子涉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以皇須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吏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卽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卽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作送之事也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卽位徵爲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徒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衞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卽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鄭展曰當上南爲太夫人侍莽姨母故耳爲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祖

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乃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守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私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違尊其祖父以續日磾不復係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敎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擧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纔同）

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令音零）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謂明達也）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音丁奚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

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降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目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約也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音前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貂鼠也欲撓其計令解散也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埶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應劭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

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法怒不信其心而對嚮之鄉讀曰嚮)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師古曰浩音誥亹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鄭氏曰隃遙也師古曰隃讀曰遙)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謂其地形并為攻討之方略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

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陿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飲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轉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以聞

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㠯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併合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㠯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㠯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疲極者也徼音工堯反時上巳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㠯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㠯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㠯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㠯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㠯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㠯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㠯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屮入山林師古曰屮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㠯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而武賢㠯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目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㠯絶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它種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眛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㠯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揄循和輯師古曰揄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㠯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㠯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㠯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㠯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齎三十日食㠯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

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
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苟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迺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
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
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
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
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
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爲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
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勑同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
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

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
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
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
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師古曰施德恩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
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師古曰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
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
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
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
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

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求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書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腳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

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則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穀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

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憂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吕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
田奏曰臣聞兵者所吕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
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
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
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吕計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吕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吕上其閒郵亭多壞敗
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
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
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吕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吕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
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
爲田者遊兵吕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
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吕全取勝是吕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吕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
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
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吕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

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爲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閒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師古曰間謂事之間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湟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伸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人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

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接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闌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穿爲闌校耳校音下教反便兵弩飭鬬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𤇾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但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也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恨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久不早致誅滅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荀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

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師古曰酗音況務反師古曰酗酗字也醉怒曰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閒宴時共語也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槖簪筆張晏曰槖契囊也近臣負槖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槖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槖簪筆者插筆於首槖音丁各反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令安而免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根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師古曰伋音及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其側而書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充國奏帝使充國與武賢同擊罕开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不庭不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孟康曰方叔邵虎也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邵也充國爲後將軍徒

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
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眞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
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
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庭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
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
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
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
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
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illegible]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
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
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衞青在
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形兆而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
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
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
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柔而能沉毅也尚書咎繇謨曰擾而毅是亦言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
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
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其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以備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爲右將軍
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
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

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爲彊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音丘慈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猗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

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徧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諭）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間為匈奴之間候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遣使獻漢而樓蘭上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齎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德報怨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栘中廄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曰脅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

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㠯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㠯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㠯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贏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㠯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爲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㠯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㠯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㠯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㠯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㠯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㠯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㠯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師古曰撣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㠯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

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夷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㠯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㠯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㠯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師古曰匄乞也貸音吐得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㠯實坐削二百戶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㠯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㠯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偈音起竭反令與丁同兼三國而都之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淳（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曰醇醇一也淳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弃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

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師古曰敺與驅同畜謂畜也）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也遺音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謂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爲此言以調戲也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

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小在二十六國中人國一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自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師古曰敺與驅同驅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illegible]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師古曰勿抄掠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閒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
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
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
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
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已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
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幟幟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
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
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
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
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
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卬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

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
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
烏孫諸國兵皆發自已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
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已
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
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
師古曰呼發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
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音胡卧反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
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
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
書諸鹵獲已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凡斬閼氏太子名王已下千

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
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爲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
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
臣也師古曰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
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
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
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爲槀當爲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
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以爲郅支及名
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
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客反胔音才賜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
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
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而上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
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
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
湯師古曰與猶許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
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
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眾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今司
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
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爲國
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議久
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
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
之兵師古曰攬總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
師古曰搴拔也音騫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
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慴懼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
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疾驅而來也鄉讀曰嚮願守北藩累世稱
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
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眾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既眾且盛行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焞音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
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
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
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

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也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
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弃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史也
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不貢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
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而廑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廑與僅同僅
少也雖斬宛王毋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
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
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
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師古曰言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人名也言除其縣也通籍不禁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率謂將帥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

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師古曰顓與專同）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

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記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愊億憤怒之貌也愊音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越也集至也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奔逝言疾往也厲度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宿恥舊恥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宗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周書者逸周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吉語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埶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乘馬姓也延年其名乘音食證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謂規畫也自占爲彊界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就亦成也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𤈦脂火夜作師古曰𤈦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師古曰空音苦貢反下至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緒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而空其室居

奏未下人㠯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徙得無復發徙也）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云莽母渠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㠯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㠯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㠯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㠯爲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㠯所犯劇易爲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讞罪輕重）無比者先㠯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㠯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㠯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

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不以此事紀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假使異世不及陛

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

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
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
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
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
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己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
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畧意畧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
足以復鴈門之跡（應劭曰跡雙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鴈門又坐法免爲跡遠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跡音居宜反）萬里之
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
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翖侯止不聽遂至龜茲
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
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逆之於道隨所到而逆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

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
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
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翖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
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
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
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阨之墊鄭氏曰婁音纍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
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
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
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
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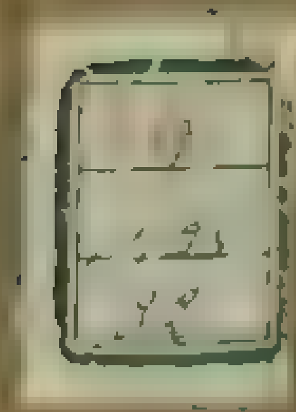
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飤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師古曰儻蕩無行檢也蕩音湯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前漢書
十六



漢書七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兗反又辭兗反）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㠯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㠯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力追反）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玦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爲朝服垂褒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㠯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

子威名舊矣師古曰暴虐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
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
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
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以補為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
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
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
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
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
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疑多
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
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
師古曰旐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旐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襌衣襜音昌贍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詣北

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者皆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
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
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
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
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
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
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

人他告知此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讙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視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

共具設酒食（師古曰具謂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
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
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阯讀曰基）
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吾言也師古曰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我豈老
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
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
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
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
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罹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
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
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纍丁壯奈何（師古曰纍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
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
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
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
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
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
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
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
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抗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古者[illegible]聽朝故以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賊負其殺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師古曰寖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飢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

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言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怠讀曰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頹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商書湯誥之辭也言萬方之人有罪皆在我身）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師古曰顓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曰慎疾謹慎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

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言為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

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在廟也一曰言見汙傷犯於齋絜不得入廟制也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敺導乘輿也敺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辭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孰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illegible]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栒邑令師古曰栒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傅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

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㠯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㠯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㠯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㠯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㠯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㠯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煮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二州之限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絫古累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㠯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㠯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㠯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昌陵後上遂封長當㠯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㠯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㠯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㠯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㠯自

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師古曰俟古俟字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師古曰累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與巡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引之者言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前漢七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爲是也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㠯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㠯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

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 師古曰裁與纔同閱歷也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列所坐之處也 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師古曰嚴周即莊周 揚雄少時從遊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爲病 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 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勢以求名聲服虔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爲自脩其德則有名也 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 惡虖成其名 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 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 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 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師古曰不爲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 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時學明經㠯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㠯爲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怛悼也傳云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傾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㠯爲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奭自陝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茇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味反茇音步末反）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挹也音子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也音止蕊反）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仆也薄迫也）數㠯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耎柔也音而兗反）非所㠯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㠯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橛車鉤心也張揖以橛爲馬之長銜非也橛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㠯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㠯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腳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㠯練臧專意積精㠯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鍊其氣也適和也）於㠯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轃與臻同臻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㠯承聖意諸侯骨

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

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爲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而遇之不常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敝不可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萌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師古曰寖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

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師古曰萌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棄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驁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師古曰瑑者刻鏤爲文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啗紀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illegible]）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辭）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也）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必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爲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

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侯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㠯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㠯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大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師古曰婚姻之家哀帝㠯崇爲不忠誠策詔崇曰朕㠯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側及身皆有名也在位㠯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諼之辭師古曰諼詐言也音虛袁反欲㠯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illegible]也不遵法度亡㠯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

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㠯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㠯職事爲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㠯政事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琱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

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盛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師古曰絝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吕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吕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吕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吕塡後宮師古曰此塡字讀與寘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吕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

者至數十人是㠯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
地上㠯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㠯爲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罷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㠯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㠯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
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大帝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戒勿猶豫也當
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㠯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
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也上音時掌反臣禹

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䞟宜傳倦倦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迺下
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㠯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
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
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㠯供車
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下亦同廩食太
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
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
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㠯益富身日㠯益尊誠
非屮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屮古草字伏自念終亡㠯報厚恩日夜慙愧
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禆
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汙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蹎音顚躓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衞大夫史鰌也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守直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爲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捽拔取也屮古草字也杷手掊之也胼併也胝躪也捽音才兀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掊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稾稅（師古曰稾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而

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㠯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㠯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㠯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㠯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傜）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㠯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㠯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㠯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㠯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㠯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㠯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音式連反）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㠯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㠯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㠯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㠯然者皆㠯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謂諸侯相也守謂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

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㠯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㠯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中音竹仲反斷音丁換反況乎㠯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㠯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㠯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已㠯先下選賢㠯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諂古諂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

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㠯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學業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㠯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

諫大夫引見勝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詔皆徵
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
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
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
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
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
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
（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
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
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
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
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迷國不疑（文穎曰人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
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
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
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
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
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迺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
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從誰聞之也）
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罵去）即應曰聞之
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如何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
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所作自觸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
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

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婞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婞古悻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迺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飤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

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舍爲太山太守師古曰卽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

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迎之因拜官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拖紳師古曰拖引也師古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故效之也拖音土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illegible]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illegible]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束州丞師古曰束

州勃海之縣也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
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
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
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
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爲衆所
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
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
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
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
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
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
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
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師古曰共讀曰恭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
下服師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
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使天下惑也請寄爲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
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
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稅租
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爲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
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
迣六亡也晉灼曰迣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
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也

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㠯苟容曲從為賢㠯供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廼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秸鞠也秸音居黠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illegible]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

臣董賢多賞賜㠯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廼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㠯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㠯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以輸委積者也委音於偽反輸音式喻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㠯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
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
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
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
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
之戒臣宣吶鈍於辭師古曰吶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
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
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
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
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
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
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音翕說音悅歙亦同也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
不雨師古曰虷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莩音孚葭莩喻薄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諓言自進
師古曰令善也諓諂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幷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爲一第賜賢猶嫌狹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
得賞賜師古曰爲賢第上作時行夜者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
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下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
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
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
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
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

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閒師古曰刻謂漏刻也閒空隙極竭毛髮之思師古曰毛音沐沐首髮毛也如淳曰盡毛髮之貌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毋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迺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爲之長師也雄爲之雄豪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風州郡以辠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千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循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被虛僞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祱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祱祱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

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冢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之辭也謂或仕或隱雖異其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也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託引巢許爲諭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逡及兩唐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七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言爲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爲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爲斧形而白與黑爲彩也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耳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吕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爲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謂爲諸侯朝覲會同之事也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也聽讒之譖絕豕韋氏也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吕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遷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于彭城（師古曰言其之先祖於此遂微也遷音遷字其不近同）在予小子勤誒厥生（師古曰誒歎聲音許其反）阸此嫚秦
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於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皆同其音）
靡適不懷萬國逌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逌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迺命厥弟
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
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
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不長也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此
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偷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
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諛諂言也）睮睮諂
夫咢咢黃髮（如淳曰睮睮自媚貌也師古曰咢咢直言也睮音踰咢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

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尚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邈同應說是也下胡孟自謂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
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音如古協韻）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謹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嗟嗟我王
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曰[illegible]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
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
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illegible]練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閑也）興國救顛孰違悔過
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墜之道無[illegible]秦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迺作秦誓追思黃髮之賢則行無所愆謂雖有[illegible]人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人也[illegible]）歲月其徂年其逮耇（師古曰[illegible]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垢也[illegible]月驟往年將及耇不可殆忽）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illegible]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illegible]）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耇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 師古曰自言年老且陋也 豈不牽位穢我王朝 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之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 孟康曰於此復行也師古曰征行也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

赫赫天子明悊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音其器反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 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遷輔相之相近 既去禰祖惟懷惟顧 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音乃禮反 祁祁我徒戴負盈路 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言皆隨其之鄒也 爰戾于鄒鬋茅作堂 師古曰戾至也鬋字與翦同 我徒我環築室于墻 師古曰環繞也 我既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 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曰僑不忘本也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師古曰弼輔也言夢爭王室之事王遣戾我言也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 師古曰寐在王朝及寤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反 念我祖考泣涕其漣 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 微微老夫咨既遷絕 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從相絕也 洋洋仲尼視我遺烈 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業也洋音祥又音羊 濟濟鄒魯禮義唯恭 [illegible] 弦歌于異他邦 師古曰言禮樂之致不同餘土也 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 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侃和樂貌音口旦反

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 師古曰篤厚也 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 師古曰與讀曰豫 徙爲長信少府 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爲太后官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 孟康曰屬沛郡 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弟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

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籝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愼說文解字云籝笭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閒謂筲爲籝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籝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㠯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輟止也止其者之車馬也㠯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㠯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梁國東國後七國時爲大河郡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㠯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累則妨爲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爲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㠯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

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也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㠯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師古曰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誤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㠯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㠯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㠯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㠯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

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
曰吾何面目吕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
建伯有殷吕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爲伯也綏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
邑四牡翔翔（師古曰四牡四馬也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
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祇（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與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祇敬也）
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
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吕
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爲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耇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
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
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爲師）四方遐爾觀國之煇（師古曰煇光也）茅土之繼在
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有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
古曰於歎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守所留在京師謂朝請也）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
媠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媠古惰字也削爵爲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爲附庸也）赫赫顯爵自
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
夷蠻（師古曰言己既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愧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
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之職以賢俊之材乃能爲之常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其下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而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勉厲爲之庶幾
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不一也言心不專一故此過也）隊彼令聲
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
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
材有意欲吕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
上欲感風憲王輔吕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諷）迺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
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

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卽位㠯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閒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師古曰玷復音房目反艱古艱字玷音丁念反）因㠯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言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閑習之貌音徒計反）咨余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曾是車服荒嫚㠯隊（師古曰曾之言則也）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早夜常自戒也）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約束也惰古惰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謂父所在也望其舊階度同師古曰先后卽先君也以父昔嘗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爲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常懼非所居也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也音基庶反）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師古曰天命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當謀當爾位瞻仰無荒怠也）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嫚爾儀㠯保爾域（師古曰嫚亦古慢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自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無忝顯祖㠯蕃漢室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㠯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迺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卽位賞㠯舊恩爲大司馬車騎

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内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已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宣帝之父史皇孫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黄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所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萌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恭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㠯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改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雝篇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帝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㠯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㠯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㠯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㠯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㠯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㠯七廟者㠯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㠯行為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臣愚㠯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禰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帑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孥同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迺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

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汙也數音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閒音工莧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也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

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長也休美也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繁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佑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者老而眉秀也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嗣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太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閒音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誠㠯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㠯令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㠯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㠯爲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㠯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㠯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無所依緣㠯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illegible]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㠯上[illegible]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illegible]終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illegible]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illegible]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㠯無繼嗣河平元

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
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
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
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襃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
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者也言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遂北伐使畏則南荊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爲戎狄也）是故弃桓
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
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
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
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
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
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浪音郎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
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婼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
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師古曰橅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
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
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
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
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
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
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爲毋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
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
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
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邵邵公也茇草舍也翦音子踐反茇音步曷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埽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音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祭也師古曰終王謂終新王即位迺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廟不祧之主也謂下二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迺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

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illegible]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illegible]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也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爲妄說矣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客止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廼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

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中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衞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先已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也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音才詣反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云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迺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其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漢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

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師古曰餧餓也音奴罪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陂音彼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者糜費米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吕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吕備凶災師古曰謂豫為之備也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遍也與普同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豫逆也賴明詔振捄迺得蒙更生師古曰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踊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吕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吕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也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吕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吕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彖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陰陽之分吕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吕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吕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泄而不閉藏也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吕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吕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遂成也）屮木茂鳥獸蕃（師古曰屮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讀曰悅）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也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執所施行政事服度曰王一時衣服物類祭有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從軍事者也罷音皮一曰罷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御史大夫朝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彼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閑處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盩厔，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因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下亦同。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

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當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illegible] 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illegible] 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家也。[illegible] 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illegible] 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illegible]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illegible] 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

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恩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虖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

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耆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棄逐吉曰以醉飽之失去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㠯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㠯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辟反羣鬭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也音昌兗反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㠯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邵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㠯問之掾史迺服㠯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㠯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㠯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㠯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㠯

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衞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甞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迺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甞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㠯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臥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旣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郡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

也誰如名其人名不作誰字言姓文非也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㠯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飤詔令無文無從得其稟具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㠯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敖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毳甘脆也毳讀與脆同所㠯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㠯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文公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餧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㠯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

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防目反）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以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迺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師古曰名位在衆臣之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虖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音桂耳漢之决録又作眭字寧可混糅將爲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炅氏譜以相附著弘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爲説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 少時好俠，鬭雞走馬，長迺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僵卧於地音居羊反 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禪以帝位（師古曰禪古禪字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自官長云內官長本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師古曰姓蕑名卿蕑音姦）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祅言縛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察察明己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東定薉貉朝鮮(張晏曰薉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薉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

積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

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師古曰見謂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出以其言爲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義若今義疏也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横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從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名自別爲一家之學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大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供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爲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爲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

温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㠯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illegible]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㠯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㠯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一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皆㠯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㠯課事刺史復㠯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㠯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㠯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㠯知其不賢也上曰㠯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㠯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㠯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㠯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㠯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師古曰靁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

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瘉與愈同愈勝也言今之所任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言即是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如淳曰令長尉丞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

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illegible]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

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
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
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言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
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未效而死
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
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
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爲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
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温不效俠九十一日爲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爲號令今出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illegible]時[illegible]陰猶上薄日光[illegible]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

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爲既夜食爲蝕而星亡爲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
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
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㠯爲太守此其所㠯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
聽之此迺蒙氣所㠯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
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
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
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㠯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
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㠯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爲衆
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師古曰爲音于僞反）今欲令王
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
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

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猒故爲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以爲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也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駮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

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上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求學為時邪也風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卯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比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不以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猶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猶小正也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為見者晉灼曰上占中正各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者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

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觀性㠯歷孟康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觀情㠯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藏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㠯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馬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㠯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師古曰憯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捄貧民師古曰捄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㠯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㠯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同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㠯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㠯言王道之安危至秦迺不說傷之㠯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㠯大道不通

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二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五寅午為廉貞皆陽日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臧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
賜閒卒其終始師古曰閒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
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
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不改其本
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
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
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
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

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
左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崧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
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己亡為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
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
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畜師古曰畜讀曰蓄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
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
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

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爲鑒知天之大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吕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爲主不得爲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吕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黄爲菜色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與由同執國政者豈可吕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吕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吕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之隆盛亡吕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荅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吕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吕壽終子及孫皆吕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巳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吕爲且有洪水爲災迺說根曰書云天

聰明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天聰明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爲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張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翊夾張故云也少微處士爲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爲太微輔佐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爲天帝廷女宮謂軒轅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弋二反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爲上將東垣爲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諓諓小善也仡仡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楊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師師伐鄭遂爲晉襄公所要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諓音踐仡音牛乞反又音牛乙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已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已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桀引放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閒者重已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旁音薄郎反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眾陽之宗故爲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爲羽羽

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爲臣宮中央土也土爲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靁電潛龍爲孽孟康曰雷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閉之象也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穰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翼奉言天士天上應宿台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諸闒茸佞讇抱虛求進師古曰闒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讇古諂字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趯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爲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爲音于偽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懸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誤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師古曰比頻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日景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鄣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師古曰瘉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月勢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總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黶桑之黶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爲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郎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之何得寵與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 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 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 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 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亦是也 太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 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 張晏曰黃龍軒轅也 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 張晏曰厥弛弛易也 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 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 太白出端門 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 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 師古曰濊與穢同也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 師古曰茀與孛同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 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考功績三考而行黜陟也 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音於六反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師古曰此艮卦彖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 書曰敬授民時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 故古之王者尊天

進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愼云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爗爗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爲害者此能折挫之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通達賢材也陵夷猶頹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聞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勵之）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師古曰顓與專同）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蓺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桑）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

肯通此道者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
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
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
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也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哀帝久寢疾幾其
有益師古曰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
終命師古曰尚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
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
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
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朕甚懼焉戰戰兢兢
唯恐陵夷師古曰夷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
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言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
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
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
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
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
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
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師古曰過猶誤也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
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
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
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

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明也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仲舒下吏夏侯因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本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稼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城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法也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篡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牒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泄漏其事由某人發故相怨咎也又教吏爲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列反又音居謁反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不理也治音直吏反壹切解在平紀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按之辠立具即時伏辠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死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謂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蹤喜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微指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缶者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任用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其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迴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史尉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弟廼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之也)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鬭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

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吕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爲之辭而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吕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閎姓也音宏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縣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吕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不吕無事時其有所取也吕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師古曰郯之縣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吕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吕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吕為右職接待吕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五保也比音頻寐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吕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託師古曰託猶脫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有牧所在有畜官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使所斫莝師古曰莝斬芻也音千臥反責吕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功程人及日數不中程輒笞督師古曰督責也

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所莝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坐故因以鈇自剄而死說者以謂爲斧或云銅鈇皆失之也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閒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爲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比干殷紂之諸父諫紂而見殺故以爲喻也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攻訐也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弃之市道孟康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社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箠音止蘂反）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嘗出臨

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吏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爲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㠯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㠯意告鄉部有㠯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㠯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㠯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㠯爲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

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繒飾鑣也建立也幢旌幢也棨戟也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爲之幢音大江反棨音啓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爲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職反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謂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音步郎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服虔曰噭音叫呼之叫咷音濯之條師古曰咷音乇釣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

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如淳曰籣盛弩箭箙也師古曰鞮鞪即兜鍪也籣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音丁奚反鞪音莫侯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陘[illegible]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與傜同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若嗇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也聽從之聞見其政化也以為[illegible]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爲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朓音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由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爲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師古曰亹亹勉強也舍

忘也盤音浣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
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師古曰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
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
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頻不孰也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纍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
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謂各得其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
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
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師古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
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
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由
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師古曰歙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

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
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師古曰耆讀曰嗜將以
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軿衣
車也輜音甾又音楚疑反軿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裳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
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莫虬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
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謂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
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
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
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
尹師古曰比頻也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師古曰寖漸也長安市偷盜

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師古曰温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貰赦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令不引至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裾衣后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閱謂一一閱視之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貰赦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蘇林曰憮音嫵師古曰本以好媚爲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寑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絮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得欲望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逆其下縣邑逃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帶反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為一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中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複屋為兩夏者也轑音老棼音扶分反敞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謂附著敞自隨之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郡清湏之宜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吕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吕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吕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吕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胡廣曰一角今此兩角以獬廌爲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纚卽今方目紗也纚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吕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

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舊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爲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吕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如淳曰本西虢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吕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以高弟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閫門橛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示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校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illegible]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晉灼曰在蜀郡嚴道縣[illegible]邛郲山名也師古曰郲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illegible]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言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爲好語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止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爲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謁也)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

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官)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

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上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治音直吏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寃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嫌（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

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㠯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爲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爲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浸彊吏氣傷沮師古曰浸漸也沮壞也音才汝反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擊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尊㠯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說讀曰悅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言其口假託於治實用邪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滔音土刀反一曰滔漫也原其所㠯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出惡言不信也好㠯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師古曰捽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㠯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㠯復私怨師古曰浸潤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工莧反秦聽浸潤㠯誅良將魏信讒言㠯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脂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㠯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也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㠯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㠯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亦止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㠯愬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宜有誅㠯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

黑分別書奏天子復㠯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㠯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㠯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㠯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必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卬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卬讀曰仰卬仰頭爲健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令常呼囚因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使上知一人死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揚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師古曰衎衎和樂之貌也衎音口旱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師古曰媠古惰字也謂其見輕惰及書智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寛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盍反明經爲郡文學㠯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㠯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寛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不㠯實也左遷爲衛司馬蘇林曰如人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傜同寛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㠯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行還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衛尉私使寛饒出寛饒㠯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寛饒㠯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爲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寛饒初拜爲司馬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卅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劾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徭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自尊抗無所詘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師古曰沐猴獮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卬讀曰仰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謂彊梁禦善者也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

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師古曰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不可訓為毀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直貌言雖執正道而遭遇時變與時詘曲然其本志不屈橈也挺音大鼎反）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曰烝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寖漸也）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行法依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禪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也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

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吕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illegible]於天子也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吕勸善武不足吕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吕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 師古曰卒讀曰猝 無吕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 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 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 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 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師古曰却退也 誠臣所甘心也夫吕布衣之士尚

猶有刎頸之交 師古曰刎斷也音吻 今吕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 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 是吕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 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 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 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曰並解於上也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吕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 夫吕四子之行屈平之材 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 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不足㠯觀哉使臣殺身㠯安國蒙誅㠯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㠯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爲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㠯獲虛威朕不忍下吏㠯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巳（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㠯求報舉（師古曰舉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與猛之文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閒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㠯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㠯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㠯饗魚烏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閒也）㠯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㠯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㠯爲柱卑人不可㠯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㠯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

動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謟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譽（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譽古愆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犨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犨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犨也）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皆懼也）精銳銷耎（蘇林曰耎弱也師古曰耎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於男家男又娶也）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公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曳謂牽引也）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傅晏也高武侯傅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惟從耽樂則致夭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師古曰顓與專同也）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心無已也昊天大天也[illegible]皞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師古曰殊異也恧慙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

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illegible]產之使[illegible]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門下賓客多交通）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師古曰鄢音偃）以明經（[illegible]）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illegible]修飾掃[illegible]）設儲偫（師古曰儲偫謂所儲備器物也偫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illegible]）心內不平（師古曰[illegible]）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

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以寶適可為士舉府中之人人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君男忠子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仕宦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尚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也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所墾得此田願以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平其田而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猶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卬讀曰仰謂仰首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稱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也郤與隙同自恐見
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稱季託寶
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稱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閉也如此竟歲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謗也即度稱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讙譁終身
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稱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
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
此師古曰具以自懼畏之狀也文曰我與稱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師古曰睚音厓眥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眥
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心受郡府之命分當相值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也誠能自改嚴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稱季遂不敢
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稱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稱季子
杜蒼字君敖名出稱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
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時爭寵而嫉之
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
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以揚我惡
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也擿音它歷反觖音決挑音它聊反我當坐之上遁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
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
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
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也榜音彭掠音亮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

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寶
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隷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
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
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
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師古曰言同聲阿附妄共稱譽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
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

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誖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誖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
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
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
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
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
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
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
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

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師古曰顓與專同也）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㠯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㠯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㠯廣驕僭非所㠯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㠯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三家㠯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㠯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㠯示百僚傷化失俗㠯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欲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㠯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輿汝南之縣也）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卭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卭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㠯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㠯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

舍亭家之名也並具知之曰非巳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巳郎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曰待之（師古曰儲謂儲備也度音大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曰召集號令爲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襌衣也童騎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巳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曰爲實死（師古曰讙譁衆議也讙音許元反）成帝太后曰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曰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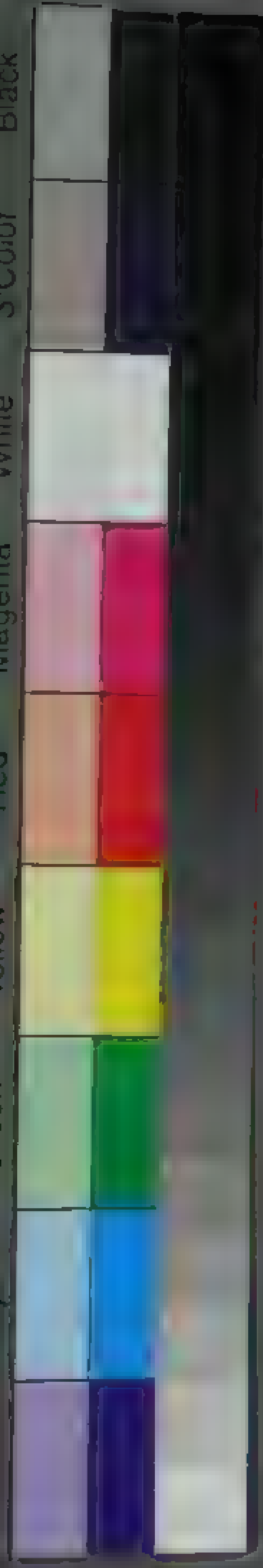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曰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詡至拜爲美俗使者（[illegible]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師古曰[illegible]之臧也）並爲太守故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曰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爲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illegible]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曰謝百姓

之節亞尹翁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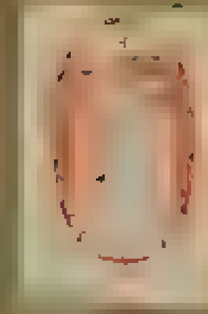
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令爲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賻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爲小槨亶容下棺張晏曰欲令一重棺槨簡□曰不設偏椑下棺之□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小作小槨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亶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爲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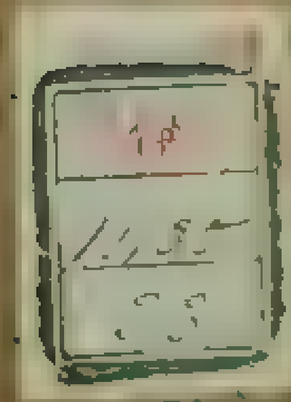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㠯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若采王生之言㠯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贑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德者爲難也㠯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隆爲冀州牧與史立丁玄共奏馮太后事是爲汙曲也汙音一胡反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橈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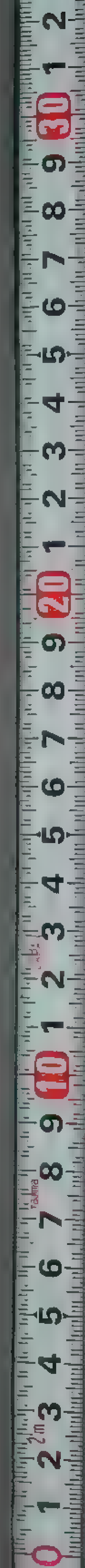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前漢書 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著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

洽平師古曰令天下之化通洽四方也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輔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鮑宣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趣遽也下車趨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寵也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眾之中也抱關謂為門卒守門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illegible]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師古曰閒讀曰閑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曰畸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問其人所言之狀高者於丞相御史或召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屯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上之意也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寖益任用（師古曰寖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吕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吕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吕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謂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吕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吕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吕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

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吕夏發隴西吕北安定吕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吕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也）縣官穀度不足吕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吕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吕北安定吕西）務益致穀吕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吕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也）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吕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吕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吕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吕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 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 師古曰召讀曰邵復音扶目反 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上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蒙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而齊千其反 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 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師古曰子弟就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 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 師古曰言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 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師古曰甫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甫刑後改為呂刑故又稱甫刑也 有金選之品 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 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 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師古曰離遭也 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自此以上分甲之文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本爲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師古曰貸音土得反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横暴群盜並起師古曰横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㠯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㠯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師古曰緐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下手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爲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爲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㠯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仰右上也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㠯上師古曰二百五十㠯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㠯上一疋㠯上矣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㠯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令上之㠯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師意亡僭靡有後言（師古曰僭古僭字後言謂自中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偏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偏省視之教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齊）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illegible]）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

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

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止故議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仄古側字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逆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勇士也召讀曰邵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

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朋云望之所爲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從延陵之軌隱耕皋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田曰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竢古俟字也俟待也沒齒終身也蓧草器也音徒釣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爲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師古曰鋒刃端也鍔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晉灼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脃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

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㠯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師古曰蟜音居遶反字或作蹻）㠯行汙濊不進（師古曰濊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㠯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㠯專擅權埶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㠯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㠯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也）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㠯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㠯爲丞相（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伋音級）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其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敎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㠯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爲恩舊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㠯施恩厚（服虔曰非不也）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
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
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
自裁於是望之卬天歎曰師古曰卬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
畱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
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
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
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育爲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敢居下也殿音丁見反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
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爲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怒其爲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育徑出曹書佐
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
召我詣曹乎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
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諱言其彊也育爲右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
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師古曰使車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
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
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
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畤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
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illegible]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也音子旦反）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
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隙也）及至謀
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望之堂堂折而
不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自降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師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卽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㠯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㠯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㠯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爲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

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名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象龍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先胡反叛今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師古曰彡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且反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彡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歲時比不登

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與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如淳曰軵推也淮南子曰軵車而餉音而隴反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秏師古曰秏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首創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卽陂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陂音普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師古曰官爲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爲畔敵也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謂近處也日夜言晨夜不休息也[illegible]非爲擊也師古曰令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illegible]孤兒及呼速絫嗕種劉德曰嗕音辱羌別種也彀者謂能張弩者也彀音工豆反絫音力追反嗕音乃穀反方急遣師古曰[illegible]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

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爲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爲太常成帝時樂

昌侯王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子
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
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
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
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爲契約)左將
軍奉世以衛候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
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
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
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
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

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
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措置也音千故反)奉世
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謂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爲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
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
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
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部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逡
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逡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
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後以
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

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師古曰部督郵祋祤人而為掾也祋音丁外反祤音許羽反）案驗
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illegible]捕也）都格殺並家上
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
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
中二千石（[illegible]）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illegible]）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
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
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
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

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
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
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
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
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
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予賞則從予）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放之從輕事則從赦）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野王弟逡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痹（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痹也痹音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優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

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然也時不宜備與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審之德者於威儀則共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蹈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譖獻公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懼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楚辭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之詩也隕墜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欽衛倢伃生楚孝王囂師古曰囂音敖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倢伃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以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㠯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倢伃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親謂外祖母及舅也[illegible]）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此大人謂博母也解讀曰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柰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㠯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雖得召而難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㠯此赴助漢急無財幣㠯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illegible]）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illegible]取博女㠯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㠯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㠯朱顏（師古曰朱顏猶[illegible]）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其書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illegible]）報博書曰：子高遭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illegible]）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illegible]）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燿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洪水之害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曰始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illegible]）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

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者謂京房也道道說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欲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憯痛也不知所出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憯音千感反）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仲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孔子稱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本言也）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子魯大夫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𠃧諂惑王師古曰諂古諂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𠃧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由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重也重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猶也言人能安靜以恭守其位皆於正直則明神聽之以錫福善也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喻告也又自指意并以驗聽告於王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𠃧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貳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以伯禽為侯於魯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師古曰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邇宵人毋作匪使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謂博形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師古曰但徒也言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𠃧來王毋復𠃧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言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絜白之物取其白絜故用藉致之於神明也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𠃧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𠃧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顯也列謂陳見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𠃧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illegible]王莽時絕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illegible]）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illegible]）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古曰純大也[illegible]茂美也勗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illegible]）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illegible]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囂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illegible]）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illegible]）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illegible]）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illegible]）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illegible]）奉璽書敕諭之（[illegible]）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

道制節謹度㠯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
為王懼之師古曰憯痛也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毋念念也言當念爾祖述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是乃自求多福也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illegible]
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illegible]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師古曰[illegible]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illegible]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㠯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illegible]
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㠯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師古曰驁與傲同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
人㠯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
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
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㠯備行而即棄之耳夫㠯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㠯貰之師古曰貰猶緩也後宜不敢
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
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㠯少所聞見自今㠯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㠯游獵非禮道王者輒㠯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宇立二十年元
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㠯為

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若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且與知日色王也）我危得之（應劭曰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朐音劬臑音奴溝反又音奴豰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爲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埽除永巷數笞擊之朐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詔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亢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吕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吕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吕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吕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吕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吕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謂滯陷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illegible]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illegible]）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音蒲內反倍草也音步內反）建平二年息夫躬孫寵等共

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傅恭婢姓名）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反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共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則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云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爲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戸以慰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illegible]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illegible]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以嗣位之時名爲箕子矣[illegible]衎也今此傳云子衎嗣蓋史[illegible]也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爲天子也徧古遍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桑柔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與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illegible]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當也[illegible]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illegible]一說是也貢禹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illegible]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illegible]遂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匡說詩解人頤[illegible]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illegible]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卽位樂陵侯史高吕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充位事不任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吕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也問名也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言其不能進賢也吕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師古曰卬讀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吕不自知師古曰言高於此事不自知其非也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謂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其毛爲裘而衣其裏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吕求賢爲務傳曰吕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吕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吕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師古曰歙謂同心行之也歙音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吕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吕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吕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敎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比年大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月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吕德義示之吕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示者示之也言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以好惡則人知禁故衡引以爲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綱紀失序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謂非九族者內謂九族之家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吕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赦

一敕也紛亂也也音于放反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爲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忮堅也謂堅害之心也忮音之豉反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然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叔也狃狎也汝亦大叔也此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復爲之恐傷汝也

襢音但裼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狃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畜讀曰蓄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大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處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怨欲戰古公曰君人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幽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寬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

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師古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晻謂日蝕也晻古闇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衞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斥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衞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踰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功（師古曰丕大也不字或作丕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
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㠯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㠯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㠯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擁）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己之所當戒而齊之㠯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頻寐反）唯陛下戒所㠯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昏義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門橛也音苦本反）故
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隃
尊新不先故（師古曰隃與踰同）所㠯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㠯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
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㠯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㠯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㠯四方克定
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安四方者先當安定其家後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也）衡爲少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師古曰傅讀曰附附依也）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愼終愼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曾子曰愼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也煢煢憂貌也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張晏曰不以色欲介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情欲繫心乃著於容儀者）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讀曰享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美也言以示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示也饗醴以醴酒饗之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埶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

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覆音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其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平當傳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白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信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計上計也令郡故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問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輦酌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師古曰別分也蓍音式夷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故官謂郡文學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

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㠯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㠯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㠯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㠯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㠯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㠯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㠯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㠯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音才卧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illegible]]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塋]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毀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後從容之閒也）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蓍（服虔曰露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蓍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
諸曹初禹爲師吕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
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
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
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師古曰寖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 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爲譜
諜不斥其先也下皆類此 鯉生子思伋 師古曰伋音級 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
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吕治尚書爲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
宣帝時爲太中大夫吕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卽位徵霸吕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襃成君 如淳曰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襃成君 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
長安 師古曰名數戶籍也 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常稱爵位泰過何德吕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吕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吕列侯禮謚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
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 自免歸教授成帝
初卽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振贍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
事吕久次補諸侯太傅光吕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爲僕射今遷爲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㠯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㠯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如或不從不敢彊諫爭㠯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削也謂中書削竹簡其草㠯爲章主之過㠯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師古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㠯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㠯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㠯名父之子學官早成不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㠯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㠯爲禮立嗣㠯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㠯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爲嗣上㠯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㠯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不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㠯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㠯爲令犯法者各㠯法時律令論

之（師古曰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㠯解（師古曰解免也）請論光議㠯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懲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㠯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褎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師古曰廉褎朱博也與淳于長王立交關也）皆免爲庶人㠯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若今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襃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

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㠯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複）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直依正直之道）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㠯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正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㠯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㠯子貴宜立尊號㠯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音於奇反丹㠯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㠯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㠯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㠯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爲害是㠯羣卿大夫咸惰哉莫㠯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㠯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非其人是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㠯天官私非其材於虖師古曰於讀曰烏虖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議者皆㠯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羞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

孟康曰朓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朓音吐了反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慢欺誣則其罰必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一之貌介謂介然之人也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肜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諶誠也諶辭至誠之辭也棐音匪諶音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截師古曰截老也讀與耋同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

賢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愬與訴同又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爲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下亦同睚眥莫不誅傷師古曰睚音崖眥音仕懈反又音仕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曰艾讀曰乂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餐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

舉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師古曰[illegible]）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illegible]人皆舉音哭而送過也）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疾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妄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辟讀曰僻）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言宮上書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指也□□作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正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音鉅依反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音人九反躪音吝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illegible]）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illegible]）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為琅邪太守（[illegible]）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illegible]）鳳以曉商（[illegible]）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肜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言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illegible]）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匡張匡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言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illegible]）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師古曰懟怨也音直類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

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
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
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不正之道誣罔悖大臣節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周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
在中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其右肱之臣用無文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師古曰卒終也怵古惕字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
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
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
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
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
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面相斥
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
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
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
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逆折然也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師古曰翼佐也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衺也辟讀曰僻執左
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㠯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㠯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㠯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㠯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㠯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㠯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弟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㠯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㠯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孟康曰留意於音樂 或置鼙鼓殿

下師古曰鞞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師古曰檻軒闌版也隤下也擿投也隤音頹擿音持益反一曰擿搔也音丁歷反隤音大回反聲中嚴鼓之節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閒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師古曰咲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同學並相成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寑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不平不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寑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為席所以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見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卻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寑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寑

漸也不自還者[illegible]至崩亡也[illegible]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唏音許既反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illegible]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illegible]和樂簡易之德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illegible]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但傅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子氏卜則桀不亂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也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數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為秦所敗殺卒四十萬之眾降秦秦盡坑之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賢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言為日月之光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師古曰愨謹也音口角反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邛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

勇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益於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其位是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師古曰附近而尊之傅讀曰附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也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郯音談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孟反其下亦同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宣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既舉之故得舉也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爲刺史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云文王之德自朝至于日中仄不暇食仄古側字此依典而言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音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

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illegible]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illegible]）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illegible]）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師古曰否閉也[illegible]鬲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illegible]）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illegible]）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illegible]）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與由同）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屢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師古曰[illegible]官錢自入己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illegible]）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讀曰讁）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

非法師古曰言歛取錢財吕供給與造非法之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讀曰價證驗吕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謂本因為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數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常為也以儒況其將帥也鐫余曰故曰鐫鐫謂鐫之也師古曰平者之名鐫謂琢鑿也鐫音子全反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陳其才力以就列次也言自審己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人以代為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吕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以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臣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吕德顯或吕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大也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言謂行業不同所以各盡其才人為比喻擬之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為而受群下之成功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吕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吕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吕府決曹掾書立之柩吕顯其魂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吕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應劭曰壹天

相樂也晉灼曰書某形壺矢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古者謂一爲歡矢耳矢古笑字也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思音先字反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音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共張職辦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虞書皋陶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㠯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斁敗也墮音火規反斁音丁故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其中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當音丁浪反出

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㠯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以言譽人者必嘗試之以事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㠯奸欺誣之辠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有所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㠯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從公而退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㠯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

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趣音促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嫚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嫚與慢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

復列封矦在朝省官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以刃創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矦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隔同其事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所以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其意惡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一曰浸讀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音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鬭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稱宣之惡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故反）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受賕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

同其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爲什生之具也解在下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披發也抉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抉音一穴反挑音它刃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主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謂解職也間步步行而伺間隙也[illegible]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

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博被掠笞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弟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處）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

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惶恐謝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師古曰袑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豪強慹服師古曰慹怖也音之涉反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殺人而不得其人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迺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讀曰豫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口占謂隱度其言口授之也占音之贍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其書知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循禁盜賊故言一切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

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頂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闢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且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師古曰抆拭摩也洒音先禮反抆音文粉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之白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須記其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反跌音徒結反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遷進達也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帥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閒襲殺之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習人情即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師古曰覆謂用意審之不拘法但據故事也覆音芳目反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

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㠯備三公官焉議者多㠯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廢官之休咎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高皇帝㠯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㠯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㠯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權輕非所㠯重國政也臣愚㠯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㠯御史大夫為百寮率哀帝從之迺更

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㠯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衞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㠯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㠯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㠯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㠯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力自勸勉之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㠯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

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梧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㠯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㠯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矦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矦傅晏亦太后從弟諂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㠯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㠯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矦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illegible]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太后

怨傅喜不已使孔鄉矦晏風丞相令奏免喜矦師古曰風讀曰諷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illegible]也博曰已許孔鄉矦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㠯故大司空氾鄉矦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氾音凡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㠯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者又赦也更音工衡反博執左道虧損上恩㠯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讀曰嚮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

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爲如宜等言可許師古曰蟜音矯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苕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篇也職主也階者基之亂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器謂材器也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借者音休假借音子物借人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巳能所宜師古曰[illegible]術從何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illegible]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illegible]服知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坐奉使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豭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豭牡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師古曰督見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誖逆順之理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頸過迺就車師古曰頸讀曰徑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道綱紀吕尊卑上下之禮爲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吕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易音弋豉反而又詘節失度邪讇無常師古曰讇古諂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諂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橈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吕爲言墮國體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吕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

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吕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吕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涓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吕爲方進不吕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取勝也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吕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謂未見其詐而逆吕爲詐也逆迎也論語曰不逆詐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閒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師古曰榷專也辜榷者已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吕爲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吕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近貴戚而見毀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方進日以大臣故亦不敢踰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師古曰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衞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步戶反）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冥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illegible]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illegible]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illegible]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illegible]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身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鸇似鷂而小今所謂之土鷂者也鸇音之然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二食月朓側匿星孛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潁川國有涓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若後果井溢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揚星也揚眉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杓建寅貫攝提中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孤中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湛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一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

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效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勠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師古曰兇音工勇反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間者謂近時也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堧城郭旁地也舊不入算今皆算其稅也如淳曰人爲卒取一人所應常爲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十五以上出賦算千錢二十也師古曰堧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蒙冒也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師古曰孝經之言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也皆以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贈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 謚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
南郡太守。師古曰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為此官 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
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孟反下同 丞相史在傳舍。
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 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謂入通名也 立迺走下。義既還，
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
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行縣者遣之鄧亦南陽之縣 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令亦自隨即送鄧之獄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都尉自送至獄不如不收治 載環宛市迺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

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
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以自免脫 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
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
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以漸試天下人心 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
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
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
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 豐年十八，勇
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以

重罪傳逮慶師古曰逮捕獄也於是以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喚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皋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此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兄讀曰況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

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橫壄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逯姓也並名也逯音條又音鹿今東郡有逯姓一音並行書本逯字或作遠今河朔有遠姓自呼音徒戴反其義兩通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烝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師古曰斗筲自喻材器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管蔡作亂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辭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傅太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

莽承繼漢家無竆之歷服行政事

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也道讀曰導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歎辭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傅讀曰附近音其靳反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弋季反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紹承也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自指說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西京也言在東郡之西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師古曰呰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呰讀與疵同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右讀曰祐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語辭也宗室之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若封也在者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四百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繼嗣圖事終成其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併吉是爲大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逋亡也播散也尒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尒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帝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爲己身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言令莽行天子事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班謂布行也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繦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也言明君之事還孺子熙爲我孺子之故師古曰熙歎而言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

三阨（晉灼曰古阨字服虔曰阨會也罰三七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隊極厥命（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玆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亦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卜者曰後為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配元生成㠯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㠯祐我帝室㠯安我大宗㠯紹我後嗣㠯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於嫡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是㠯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蔽也綏撫其疆也）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㠯受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合之序也）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壄（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壄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言之壄古野字）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㠯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烏虖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彊大）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克遠省故不知太后之勤也）天毖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以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竟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陳此理而告之）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天其累我㠯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旨有好亂我役為故不敢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我爲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來到反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構架勞撫以成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爲菑一歲曰菑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弃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討救逆也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皆正言子惡彼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伐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烏虖肆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功劑也亦惟宗室之儁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藭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迺天爲艱難以十國相見自相謀誅伐其室也師古曰藭古艱字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畮師古曰嗇夫治田者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畮之事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從從古心從也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有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卜兆陳列惟如此迺遣大夫謁者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孫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諸將東破陳留菑孟康曰菑故城名在今陳留後屬陳留今曰考城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矣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古早字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

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亦猶其呼之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善顏色而內實疾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人多而累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韍縌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縌印之系也師古曰韍所以繫印也縌者系也所以受印也即就也韍音弗縌音逆）因大

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師古曰斄讀曰邰）劫略吏民眾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為厭難將軍（師古曰棽音所林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迺并錄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

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卽眞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義未發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師古曰俶音他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大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曰汙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者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艾也慝惡也鯨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工喚反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誖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仰中句竹園是此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圉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長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師古曰鴻隙陂名稱其潤澤及魚鼈萑蒲之利以資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

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溉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以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蹇音飲）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以謂分幡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吕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賁育謂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吕隕其宗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郅音質）為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姓繁音蒲何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敕同敕整也）又下明詔師舉直言（師古曰師衆也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師字或作帥師帥衆也）燕見紬繹吕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謂引其端緒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吕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庶衆也徵驗也）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如若也）

服虔曰[illegible]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　師古曰蕭牆謂門屏也解在五行志　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　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　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　師古曰厚猶深也　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　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也錯音千故反　婁失中與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歟下皆類　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　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　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　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　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禍　閻妻驕扇日以不臧　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臧善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　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　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　師古曰損減也閒讀曰閑勞勞劇也　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　師古曰笑古笑字　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　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曰天不佑之不歆享其祀也虞與娛同　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　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　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　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以往繼業嗣立之王毋過飲於酒毋放於田獵惟宜正身恭己也共讀曰恭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　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謂堯以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舜謹敕正躬以侍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敕同　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　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復見遂勤政事遂爲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之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於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說而謬釋非本實也伯讀曰霸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　師古曰解並在五行志　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　師古曰秩次也以次而進御也　以廣繼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國人作此詩以刺之永言此者激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也遠音于萬反父讀曰甫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舜臣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爲四輔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一曰整齊肅事戰栗謹敬也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以其常侍使長事者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之長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孚信也則左右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乂乂治也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枉曲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簡略也謂輕慢之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師古曰程效也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寖潤謂漸漬之深也比音頻寐反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乂其下亦同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居官者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傑治能之士並在官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爲十二州處所離遠相制之道微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荊揚雍梁幽并營也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師古曰親謂愛養之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師古曰釋解也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

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也 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 師古曰言免此疾患 雖有唐堯之
大災民無離上之心 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 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 師古曰周書無逸之
辭也懷和也保安也 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畏以六極畏罰也之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 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 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不敬而脩德以禦災 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
所行不享上帝 師古曰享當也不當天心 上帝不豫 師古曰豫悅也 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 師古曰疏遠也 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

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 師古曰角競也 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 師古曰末殺掃
滅也滿讕謂欺罔也讕音先干反讕音來寒反 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
木 師古曰自甲至己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 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
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
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 師古曰言任用之操
柄權也 陰欲自託迺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
患 師古曰粥音弋六反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 師古曰晏安也 諸
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埶百
官盤互親疏相錯 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犬牙之相入也 骨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 師古曰申伯周申伯之忠 洞洞屬屬小心畏忌 師古曰洞洞屬屬愨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反 無重合
安陽博陸之亂 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也 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
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閑也比於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晻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
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次下亦同重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陛下即位委
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至其四月
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
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綺反與讀曰歟白氣起東方
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
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駮不周普也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互也
音工衡反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

水及此為以洗前過也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為福
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
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求當也令音力成反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
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
元反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
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
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
私欲間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間音居莧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
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
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
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為鳳言而
云不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

也柰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介紹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皁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謂受納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言其淺也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師古曰悊明也悊音哲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漆面以壞其形言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湣王受毀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邵其下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絫古累字絫親疏謂精累其次而序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萬分之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大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

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曰樞持也)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與孜同)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師古曰章明也)篤行三者迺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也享當也)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二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爲司馬以驕閒親自以位過故以太白喻司馬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忤於音故飾以斯言自救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愼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音甍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衛將軍永迺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令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反更音工衡反)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

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師古曰言因小以至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吕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妲己也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於滅是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以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音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乾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首也秦所吕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懿讀曰懿詩曰懿厥悊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也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婦為美實迺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但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吕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阱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榜箠瘠於炮格師古曰瘠瘦也炮格紂所作刑也炮音步交反格音杜加反之以火上人墮火中笑而以為樂瘠音才亦反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福反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白罪之明白者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吕日食再既孟康曰既盡也吕昭其辜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

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謂私商田及奴婢財物 猒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自相呼 崇聚僄輕無義小人吕爲私客 師古曰僄疾也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 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挺引也音大鼎反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不如烏鳥之集 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 師古曰閔免猶黽勉也遁流遁也 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吕民爲基民吕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吕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師古曰言常畏慎 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 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 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法如雨 師古曰言其多也 役百乾谿費疑驪山 師古曰疑讀曰儗儗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 靡敝天下 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 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 晉灼曰旴音吁旴大也

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 流散冗食餧死於道吕百萬數 師古曰冗亦散也餧餓也冗音人勇反餧音迺賄反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 師古曰畜讀曰蓄 上下俱匱無吕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吕失之吕鏡考巳行 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 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爲違於節儉皆與秦同 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吕中興或吕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巳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 師古曰辟讀曰僻 厲精致政專心反道 師古曰反猶還也 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 師古曰除謂除補爲官者 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師古曰媠亦惰字也惰出惰游也）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師古曰克謂自約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夙夜孳孳婁省無怠（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屢自親省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荅禮（師古曰加禮而荅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職當諫爭）有官守者

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綏安也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諭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侯藩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衆也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治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

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屮蕃滋師古曰庶衆也屮古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師古曰湛讀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逖遠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悖音布內反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師古曰茀與孛同音步內反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迺眷然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讀曰仲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反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迺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災阸師古

日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音先合反雜焉總萃貌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師古曰畜讀曰蓄畜積聚也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修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弒其君光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以火角為期張晏曰以熒惑芒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

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萌牙者也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師古曰媟狎也黷汙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此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訞占之辭也訞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以供在上之所求愁悲怨

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頻也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塈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旣反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師古曰邶國谷風之詩服音蒲北反捄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之往也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卹孤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謂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綏安也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師古曰皆禍也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爲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劍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

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衆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寵而爭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陝即今陝州陝縣也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讀曰憾音胡闇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事皆出忠誠彼必和說無疑而明曉也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嗣太子擊立擊弟訢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遂封為嗣文侯感寤廢訢而立擊為太子父子更親也陳平共壹飯之篹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具食是也共讀曰供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深奧之處也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衞將軍除鄴主簿以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豫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刖足願之師古曰解在鄒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履綸來逆女入春秋不書主人主人謂紀侯之母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降殺也殺音所例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並在前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師古曰晻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爲天子居以善聞於天也後入于地者傷害賢仁佞惡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地當安靜而今迺震是爲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閒音居莧反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宏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

日傳遷也開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爲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迺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㠯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師古曰晻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由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正在於此欲令昭昭㠯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㠯爲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古所行爲可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賤者獨偏見鄴自謂傍觀而見上所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大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得寵遇亦有如傅遷鄭業等受恩賞者天變不空

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謂應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而雊事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迺啓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稽考也事皆考於古昔㠯厭下心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埶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㠯阿鳳隙平阿

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式芮反薦之德不純戴音載已忘舊怨也）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設官人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舉之也）遷為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姓商名也）顯怒欲以吏事中商

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武曰吕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吕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吕屬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師古曰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為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自吕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吕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

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試其誦論問吕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吕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吕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揚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令出見也曰此子揚州長史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駑下未嘗省見師古曰[illegible]不為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吕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師古曰對賜一巵之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吕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

史入為司隷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 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辟音闢 有司以為詭衆虛偽 師古曰詭違也 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 師古曰通開也謂更開置之 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但改不別拜授也 武更為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戶氾鄉在琅邪不其 師古曰從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氾音凡其音基 哀帝初即位襃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為氾鄉侯國 師古曰犨音昌牛反 增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 師古曰獎勸也進而勸之 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師古曰兩龔謂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尊也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 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 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 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 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 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 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 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 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

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又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音扶目反）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辟讀曰避）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爲宰衡（師古曰寖漸也）陰誅不附巳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采也指意也）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諡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簒位免況爲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

侯加食邑千一百戸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正其乖失者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謂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㠯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㠯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㠯安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稼反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㠯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㠯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亦變也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持持群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爲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亦輕也音弋豉反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也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輕危也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㠯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孟康曰二千石不㠯故縱爲罪所占劾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㠯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

曰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下卽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曰所吕丁寧告者之辭欲其相勉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吕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爲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之大夫皆不堪爲使也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迺求非所吕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吕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師古曰言竄改治也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吕聞師古曰掇謂刪刊也刪去其名也掇音竹劣反欲吕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幷蒙恩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師古曰說讀曰悅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吕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蒙被也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稱副也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迕逆也所

吕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吕切責公卿曰朕居位吕來寑疾未瘳 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 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脤 師古曰案謂切脈也 幾危社稷殆莫甚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 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 師古曰已解於上 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吕銷厭未萌之故 師古曰悉盡也務[illegible]厭視驗也厭音[illegible]反 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吕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 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 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 師古曰周書洪範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 自是吕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 師古曰陵遲猶陵夷也言漸頹替也 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吕時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 師古曰忽忘也 吕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 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 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師古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擊也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迴爲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師古曰鄉讀曰嚮引王渠灌園

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師古曰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爲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廚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各官官各自供其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於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菀古苑字墮音火規反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已在五行志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言其不匡諫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

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師古曰寖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傅晏傅商鄭業也嘉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却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五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感爲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已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寖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贛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以贖罪過也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師古曰[illegible]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則遠者固宜令也對狀師古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孔光以下眾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㠯禮退之㠯義誄之㠯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爲誄也誄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㠯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倮露也非所㠯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㠯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旣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㠯爲故事師古曰踵由躡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㠯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㠯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㠯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

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㠯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㠯爲罪猶當有㠯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歎曰師古曰卬讀曰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㠯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㠯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㠯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㠯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㠯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㠯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㠯聽於冢宰三年諒信也闇默然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㠯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比頻也）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讀曰猝）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師古曰溷音胡頓反）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㠯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㠯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㠯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㠯爲太傅陛下㠯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㠯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㠯爲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㠯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㠯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泠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㠯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同天子也猶音尸妙反）置吏二千石㠯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㠯爲宜如襃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㠯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㠯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㠯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㠯天子其尸服㠯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蘇林曰炔音桂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音一瞻反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師古曰傳讀曰附事以暴列迺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古屢字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迺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爲縣名失之遠矣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中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宜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虛僞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師古曰飭與敕同幾君省過求己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己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㠯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
譏訩訩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㠯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
慮不周密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音況袁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非所㠯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讀曰恭㠯君嘗託傅位未忍考
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傅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
師識者咸㠯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姓反四方所瞻
卬也師古曰卬讀曰仰唯陛下財覽眾心有㠯尉復師傅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目反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

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
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傅遷為丞相復與御
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
為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師古曰言哀帝有疾常衰麤謂疾病故不親政事也丹不深惟褒
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㠯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
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
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㠯
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毀也音火規反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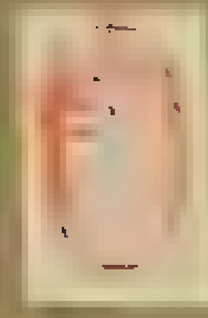
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尊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㠯章有德報厥功也其㠯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傅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迺效於後（[illegible]王莽篡位董賢[illegible]丁傅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武嘉區區㠯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蕢織草為器所㠯盛土也一蕢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㠯其身沈沒也蕢音匱）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受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逆於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㠯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前漢書

十八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爲下卷) 漢書八十七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諸也)楊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楊侯(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所復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諜蓋爲疏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何得言當是時偪楊侯乎偪古逼也)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在荊州西南也)楚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上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師古曰遡謂逆流而上也音素)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㟭山之陽曰郫(師古曰㟭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郫縣名也㟭音旻郫音疲)有田一壥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一壥一百畝也)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楊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它楊)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

詁通而已師古曰詁謂指義也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illegible]晉灼曰佚蕩緩也口吃不能劇談鄭氏曰劇甚也晉灼曰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煩作遽也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讀曰沈清靜亡爲少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爲也不修廉隅㠯徼名當世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徼字或作激激發也音工歷反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師古曰儋石解在蒯通傳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師古曰[illegible]顧反也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㠯爲式師古曰擬謂比象也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㠯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大行[illegible]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師古曰湛讀曰沈沈謂投水而死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師古曰摭拾取也音之亦反自㟭山投諸江流㠯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類此重音直用反又旁惜誦㠯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illegible]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嫣音於連反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應劭曰諜譜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應劭曰淑善也[illegible]去周適楚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遠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其先祖所居在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虖古乎字其下並同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淮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師古曰[illegible]記謂此文也[illegible]江之邊而投書記以弔[illegible]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illegible]紛纍㠯其淟涊兮暗纍㠯其繽紛應劭曰淟涊垢濁也師古曰[illegible]淟音他典反涊音乃典反繽音匹人反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晉灼曰上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改元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己以此時弔屈原也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可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文穎曰[illegible]師古曰應說是也[illegible]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也[illegible]圖纍承

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 師古曰圖按其本系也洪大也覽省視也昌美也 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 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欃槍妖星也晉灼曰綦履跡也此[illegible]反屈原佩[illegible]方平之行而[illegible]惡人跡以致放逐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欃音初咸反槍音初行反綦音其 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䠥 應劭曰貯積也[illegible] 如淳曰[illegible]之言也質䠥者恨世不用已而[illegible]也師古曰[illegible]謂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爲佩[illegible]也䠥音械 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 應劭曰娵閭娵也娃吳娃也[illegible]髲也[illegible]皆美女也賴利也[illegible]得也九戎被髮也雖[illegible]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娵姑行往楚亦猶齎美女之[illegible]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娵音子踰反娃音烏佳反髢音徒計反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 應劭曰蓬陼蓬萊之陼[illegible]中[illegible]晉灼曰捷及也師古曰駕鵝鳥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駕音加 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 師古曰驊騮駿馬名也言使駿馬馳騖於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驊音華連音力展反囏古艱字 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 師古曰榛榛梗穢貌也蝯音爰貁似狖卬鼻而長尾擬疑也榛音臻又士臻反貁音弋授反 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 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唼佞讒言也唼音妾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 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芰菱也師古曰衿音其禁反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被音披又音皮義反 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 師古曰襞疊衣也離房別房也襞音壁 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 應劭曰眾士競[illegible]女[illegible]也[illegible]以麗佳[illegible] 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 [illegible]嫭美好也[illegible]蛾眉[illegible]字 懿神龍之淵潛俟慶雲而將舉 晉灼曰龍俟風雲而後升[illegible] 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 懿美也俟待也龍以淵居待[illegible]美以[illegible]自取[illegible]也 愍吾纍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 晉灼曰燁燁光盛貌苓古蓮字[illegible]與[illegible]同[illegible] 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 [illegible]原光香奄先秋遇凋[illegible]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illegible]古悴字 橫江湘以南㴹兮云走乎彼蒼吾 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走趣也[illegible] 馳江潭之泛溢兮將折衷虖重華 應劭曰[illegible]陳己情要也師古曰[illegible] 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 [illegible]宮以今[illegible]於事[illegible]以事君恐不與屈原[illegible] 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 [illegible]陵陽侯[illegible]自投江其神爲大波[illegible]欲獨見然許之也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 [illegible]秋菊[illegible] 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 [illegible]將至[illegible]師古曰此[illegible]乃自投汨羅[illegible]相反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

令之遂奔馳 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晉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逍遙以相羊屈原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令不得不老曰以喻君而反離朝自沈解轡縱君使遂奔馳也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應劭曰楚辭[illegible]為余[illegible]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illegible]之奔馳[illegible]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illegible]不追逐也 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 師古曰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蘂雜杜衡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畮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湘而喪此芳乎 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 [illegible]大束也[illegible]也[illegible]麻也棍音下本反[illegible]講反[illegible]侯反 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孟康曰椒稰以椒香米饗也離騷曰懷椒稰而要之晉灼曰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筳篿析竹所用卜也稰音所又反筳音廷篿音專 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 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氛之占何為費椒稰而勤瓊茅也湛讀曰沈江皐江水邊之游地也 纍既亡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 晉灼曰兆筮也離騷曰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古曰兆古擧字說擧操傅築何不[illegible]行[illegible]見明而遂[illegible] 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曰[illegible]使夫百草為之不芳[illegible]也鷤鴂一名買𧣴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鷤音大系反鴂音桂𧣴字或作鵙亦音題鴂又音決[illegible]也鷤鴂[illegible] 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 師古曰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illegible]見有娀之佚女[illegible]有娀[illegible]簡狄也虙

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 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抨使也耦合也抨音普耕反 乘雲蜺之旖柅兮望崑崙以樛流 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蘇林曰離騷云吾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揚雲霓之晻藹閬風在崑崙山上故云望崑崙也旖柅從風貌也樛流猶周流也女仕也何必要仕於楚也旖音於綺反柅音女綺反樛音居虯反女音尼據反 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師古曰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晻藹也蛇音移 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晉灼曰離騷云攬茹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illegible]其哀樂不相副也招讀曰韶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 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 師古曰離騷云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此言古聖哲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歔欷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 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反 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終回反還屈原何獨不懷故鄉而赴江湘也[illegible]大波也瀨急流也濤音大高反 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 師古曰漁父云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以為溷濁不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餔音必胡反歠音昌悅反 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師古曰由許由也聃老聃也二

人守道不移時俗所汙然保已全身無徒死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者之蹤而追彭咸遺蹟蹟亦跡也亦之亦反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和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尊號也雍讀曰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令神明饒與之以福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音弋戰反拓音託於是迺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協合也靈辰善時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泰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師古曰堪輿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抶笞也梢音山交反魖音虛獝音之欲反抶音丑乙反狂音口卒反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獝狂凡八神也警蹕殷轔盛貌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轔音來忍反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柲也陸梁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茸音人容反柲音祕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訊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總撙撙聚貌也膠轕猶言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撙音子本反訊音信攘音人羊反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䚩師古曰柴虒參差不齊貌也頡䚩上下也柴音初𧨟反虒音豸參音初林反頡音胡結反䚩音胡剛反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師古曰翕赫曶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其分布而光明也曶音與忽同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華芝師古曰乘輿若車以鳳皇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駟蒼螭兮六素虯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也螭似龍一名地螻虯即龍之無角者蠖略蕤綏灕虖幓纚師古曰蠖略蕤綏虯螭行貌也灕虖幓纚車飾貌也蠖音於鑊反灕音離幓音森其字從巾纚音所宜反帥爾陰閉霅然陽開師古曰帥卒也霅音所甲反又音先合反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柅也師古曰騰升也霄日旁氣也軼過也畫鳥隼曰旟龜蛇曰旐郅偈竿杠之狀也旖柅旌旗之形也郅音之日反偈音居桀反旖音猗柅音女紀反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如星之流如電之照也咸皆也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方並也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師古曰駍然疾意也駍音普萌反馺音先合反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嵱音踊嵷音竦如淳曰嵱嵷上下眾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者也登椽欒而狃

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梫棠甘泉南山也李奇曰抵音氐蘇林曰抵至也師古曰入陵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是時未轃夫甘泉也廼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轃與臻同轃至也通天臺名也言雖未至甘泉則遥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意也洪大也紛亂雜也錯交也廩音如本字又音力荏反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彍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彍張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其高不可究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彍音下到反度音大各反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鄭氏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叢生曰薄新雉即辛夷耳為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一名新矧壇音徒旦反曼音莫旦反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此并閭謂椶樹也茇葀草名也鄂垠也茇音步末反葀音括被皮義反麗讀如本字被麗又音披離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蘇林曰駊騀音叵我師古曰駊騀高大狀也嶔巖深險貌也嶔音口銜反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虖延屬應劭曰古今離宮已有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迣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役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宮名也施靡相及也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反屬音之欲反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嶉而成觀晉灼曰大夏屋之巧麗變化如雲水波相譎詭也摧嶉材木之眾貌也晉灼曰摧音在水反師古曰嶉音才水反觀謂形也音工喚反嶉音子成反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師古曰撟舉也冥眴

視不審也撟與矯同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瀏音留師古曰瀏濫猶汎濫弘惝高大也漫漫長也瀏音劉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師古曰言眩其深博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師古曰軨軒前軒之軨也軨者其間小木也字與櫺同周流周視也軮軋遠相映也軨音零軮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㻞應劭曰瞵音鄰晉灼曰㻞音豳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為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瞵㻞文貌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師古曰仡仡勇健狀嵌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龍鱗之形也仡音魚乙反嵌音丘衫反巖音火敢反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也炎音弋贍反炘音欣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閬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洪臺掘其獨出兮㯓北極之嶟嶟應劭曰掘特貌也㯓至也晉灼曰嶟嶟聚貌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嶟嶟然也掘音其勿反嶟音竹損反又音存列宿廼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服虔曰柍中央也桭屋梠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也此皆言屋宇高大之甚纔音才柍音央桭音辰窔音一弔反施讀如本字雷鬱律而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籬也倏音式六反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歷

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 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蔑蠓疾也師古曰撇
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撇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
左欃槍右玄冥兮前熛闕後應門 晉灼曰大人賦攙欃槍以爲旌又曰左玄冥而
右黔雷故云尒熛闕赤色之闕南方
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在熛闕
之內也師古曰熛音匹遙反 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 如淳曰言闕之
高過陰西海也
師古曰蔭映西海也以及幽都幽都北方絕遠
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汩汩然也汩音于筆反 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虖
昆侖 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
宮中皆有此象也蜷音拳敦音屯 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
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樛流屈折也溶然閒暇
貌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溶音容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 孟康曰
以和氏
璧爲璧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曰以藍田璧瓏玲明見貌也
師古曰崔巍高貌瓏玲晉說是也崔音才回反巍音五回反瓏音龍玲音零 炕浮柱之
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 師古曰炕與抗同抗舉也榱屋椽也言舉立浮柱而
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闇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 閌閬
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 師古曰閌閬高門貌閬閬空虛也寥廓宏遠也紫宮天
帝之室也崢嶸深遠也閌音抗閬音浪寥音僚崢音
仕耕反
嶸音宏 駢交錯而曼衍兮崣嵬隗虖其相嬰 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也衍音
崣安施之貌崣嵬猶崔巍也
赤戰反崣音它賄反
嵬隗音五賄反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掍成 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
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
貌掍成言其有若自
然也掍音胡本反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 師古曰言宮室饒大
自然有紅翠之氣 襲

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虖臨淵 服虔曰襲璇室傾宮也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以
此微諫也應劭曰言高遠宜當以亡國
爲戒若臨
深淵也 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鬱栘楊 師古曰回猋回風也肆放也碭過
也駭動也翍古披字鬱聚也栘唐
棣也楊楊樹也言回風放起過動眾樹則桂
椒披散而栘楊鬱聚也碭音徒浪反栘音移 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
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
櫨及屋翼也榮屋栟也櫨音盧 薌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 師古曰又言風
之動樹聲響振
起眾根合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根猶株也薌讀與
響同呹音丑乙反肸音許乙反掍音下本反駍音普耕反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
惠與穹窮 李奇曰鋪門首也師古曰言風之所至又
排門揚帷動鋪鈕回旋入宮發舍眾芳 惟弸彋其拂汩兮稍暗暗
而靚深 蘇林曰弸音石倚井弸爾之弸彋音宏孟康曰弸彋風吹帷帳鼓貌師古曰拂汩亦
風動貌暗暗靚即靜字耳弸音普萌反拂音普宏反汩音于筆反暗音烏感反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 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 般
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 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師古曰般公輸般也
倕共工也王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
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棄其常法也說文讀
與班同倕音垂剞音居爾反劂音居衛反 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仿佛其若夢
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嶮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遺不識其形觀猶仿佛若夢也師
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偓佺亦仙人名偓音握佺音銓仿佛即髣髴字也征
郊祀志作正
字其音同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師古曰言
驚視聽也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

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蜵蜎蠖濩刻鏤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蜵蜎蠖濩言屋中之深廣也門讀曰捫蜵音一宛反蜎音下兖反蠖音烏郭反濩音胡郭反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師古曰言齋精以待冀神降福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曰禧禧福也廼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應劭曰徒其等倫魁桀也師古曰可匹耦於古賢者稱伊尹之類冠於倫而魁桀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之惠邵公奭也東征之意周公旦也相與齊虖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陽靈之宮祭天之處故曰陽靈之宮也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師古曰靡絲也謂編織之也一曰靡謂偃而靡之謂藉地也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絜也瑕謂日旁赤氣也露英言其英華之露集虖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以祭也地神曰祇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威威猶威蕤也旓旗之旒也一曰燕尾旓音所交反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虖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釱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釱車轄也九垠九垓也師古曰升降天地為神通一也肆放也阬大阜也讀與岡同釱音大人反還讀曰旋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蕤車之垂飾纓蕤也從音子容反今書御字或作衛者俗妄改也梁

弱水之濎濴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濎濴耳師古曰濎濴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逶蛇亦言不絕離也濎音吐定反濴音烏迥反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師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所見者也玉女虙妃皆神女也虙讀曰伏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服虔曰盧目童子也方擥道德之精剛兮眸神明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材量也師古曰擥總也音覽字從手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柴積柴也宗尊也祈求福也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張晏曰招繇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師古曰樵木薪也蒸麻幹也焜同也古以燃火蒸火上於天又披離四出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熿古晃字煬熱也言昆侖之光遠及四表也煬音弋向反玄瓚觩䚥秬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鬯觩䚥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師古曰觩音虯䚥音力幽反泔音胡感反淡音大敢反肸蠁豐融懿懿芬芬師古曰言肸蠁盛也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熛盛感神物也訛化也碩大也熛音必遙反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儐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暗音烏感反於是

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三巒卽封巒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憩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閫天門之閫也決亦開也言德澤普洽無所限也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涇水上坂名也磕音苦蓋反鼓聲也天聲若天大也聲字或作嚴言嚴鼓也厲奮也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曰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師古曰言其高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師古曰峛崺上下之道也單周也埢垣闒貌也峛音力尒反崺音弋爾反單音蟬埢音拳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師古曰增重也參差不齊也駢並也參音初林反差音楚宜反嵯音材何反峨音娥嶺巆嶙峋洞亡厓兮師古曰嶺巆深邃貌也嶙峋節級也巆音營嶙音鄰峋音荀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師古曰縡事也杳高遠也旭卉疾速也縡音與載同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以祇敬而行郊禋則神祇依之徘徊招搖靈遲迉兮師古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招音上遙反遲音栖遲又丈小反輝光眩耀隆厥福兮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子子孫孫長亡極兮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瑋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瑋音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棌柞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棌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室紫宮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師古曰黨音它莽反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從以法當從耳非必謂也一曰從法駕也在屬車閒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晉灼曰在河東蒲阪縣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

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可相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虛讀曰墟

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退覩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之令自興至治以凝帝皇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埋故云瘞后土瘞音乙例反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勒崇名也垂鴻業也隤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越曰也已辭也言發祥降福敬順神明其事盛美不可盡載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乃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馬行迅疾常在景前也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師古曰彏急張也音钁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梢雲也師古曰梢與旓同旓者旌旗之流以雲為旓也被音皮纛叔反奮電鞭驂雷輜師古曰輜衣車也淮南子云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故雄用此言也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演得五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上取其負重致遠羲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羲和日御名風發飇拂神騰鬼趡師古曰飇回風也趡走也飇音必遙反趡音千笑反又音才笑反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疾而亂動也屈橋言強狂也屈音其勿反橋音其召反嘻

旭旭天地稠嶅師古曰稠嶅動搖貌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音許其反稠音徒弔反嶅音五到反簸丘跳巒涌渭躍涇師古曰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勢隱隱之盛至於涌躍涇渭跳丘山者也秦神下讋跖魂負沴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患之故作其象以旄頭今之旄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沴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沴渚也師古曰跖蹈也言此神皆恐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沴者蓋戚懼之甚也跖音之亦反坻音直尸反河靈矍踢爪華蹈衰蘇林曰河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掌據之足蹈之也踢音以郎反服虔曰踢音石奠反師古曰矍踢驚動之貌矍音钁踢音惕二音並通爪古掌字先言此者以車騎之眾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之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蹲蹲行有節也蹲音千旬反靈祇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曰嚮服虔曰五位五方之神絪縕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絪縕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祭祀之後絪音因縕音於云反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容與而安豫也與讀曰豫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禹鑿之以通河水故勤勞之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菑古災字也沈災洪水也豁開也言禹開河工淮濟也播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於東海之瀕也灑音所宜反瀕音頻又音賓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故云然瞰帝唐之嵩

高兮脈隆周之大寧師古曰瞰脈皆視也帝唐堯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一曰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瞰其遺蹤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瞰音苦濫反脈即覓字汩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陔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汩往意也低佪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觀也汩音于筆反睨音五系反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濊與穢同坎坷不平貌坎音口紺反坷音口賀反易音弋豉反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嶢崝謂嶕嶢而崝嶸也嶢音堯崝音上耕反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師古曰霏古霏字霏霏雲起貌澤雨露也滲灕流貌也降下也滲音淋灕音離降音胡江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㠯豐隆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滃音烏孔反汎音敷劍反沛音普蓋反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師古曰言皆從命也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天地曰二儀王者大位與之合德故曰參天地參之言三也盪盪大貌遵逝虖歸來師古曰遵循而旋京師也㠯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函諸夏也師古曰函包容也彼謂堯舜殷周也函讀與含同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㠯羣龍張晏曰乾六爻悉稱龍也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鉤芒東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麗並駕也驂三馬也服言役服也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㠯攄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爲歌頌也攄音丑於反頌音容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又天有成命之詩曰於緝熙言漢德之盛皆過之也隃讀與踰同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盈之地無高下也師古曰軔音刃

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士負羽雄從㠯爲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二帝堯舜三王夏殷周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㠯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師古曰財讀與纔同御侍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爲虞掌主山澤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也屮古草字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㠯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㠯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裕饒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爲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御宿在樊川西也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

作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循渭水涯而東也瀕音頻又音賓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穿昆明池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師古曰皆殿名也師古曰馺音先合反娑音先河反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浸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師古曰贍給也齊人解在食貨志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圍守也尚泰奢麗誇詡師古曰詡大也音許羽反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子遂不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當以泉臺折中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師古曰校獵謂闌合禽獸而大獵也風讀曰諷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之言以發賢者皆衆伏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故論者答之於下也論者雖曰彌也彌猶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從爲煩雜故無所取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得七十儀也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雖是雜非言文質之教各不同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淨也訾與貲同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師古曰辟亦僻字也音去昭反楚嚴未足以爲驂乘陿三王之阸薜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閎高遠也閎音宏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牙始生於內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帝將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爲不周風謂冬時也師古曰垠厓也音銀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師古曰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西馳閶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閶闔門名也閶讀與閶同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偫師古曰共讀曰供偫音丈紀反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酆鎬師古曰禦禁也師古曰禁不得人行及獸出也汧渭以東酆鎬以西皆爲禦圍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師古曰章皇周流言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沓然縣遠也師古曰沓者反以沓爲沓解云重沓非唯乖理蓋以失韻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

里而爲殿門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爲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蘗也以繩周繞之也二嵏二峯聚之山也嵏音子公反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茫碣以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山特立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朗反茫音莫朗反碣音竭營合圍會然后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師古曰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鏌邪大戟也羅列遮禽獸鏌音莫邪音戈奢反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師古曰畢田网也罘捕車罔也青雲爲紛紅蜺爲繯屬之乎昆侖之虛師古曰紛旄也繯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繯音下犬反屬音之欲反虛讀曰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廣大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欃槍爲闉明月爲候孟康曰闉闕戰目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主使司不祥天弧虛危上二星也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衍言其布廣大也佖次比也一曰滿也扁音篇駢音步千反佖音頻一反又音步結反徽車輕武鴻絧緁獵師古曰徽車有徽幟之車也鴻絧直馳貌緁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絧音徒孔反緁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師古曰殷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讀曰隱羽騎營營昈分殊事蘇林曰昈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昈音戶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轠轤連屬貌如淳曰轠音雷轤音盧師古曰繽紛眾疾也轠轤環轉也繽音匹人反於是天子迺以陽鼂始出乎玄宮師古曰陽明日出之後也北方之宮故曰玄宮撞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孟康曰神名也師古曰服說非也並音步浪反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捎星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獵火之燿及馳騎奮鞭如電吐光及象其疾萃傱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傱音先勇反[illegible]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師古曰吸嚊開張也[illegible]布列則如魚鱗之羅[illegible]則如龍之[illegible]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蹌蹌騰驤之貌[illegible]望平樂徑竹林[illegible]蹂蕙圃踐蘭唐師古曰[illegible]蘭唐陂唐之上多生蘭也舉烽烈火轡者施技[illegible]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駟並驅也[illegible]騎時爲部校者也虓虎之陳從橫膠轕[illegible]猋泣雷厲服虔曰虓音哮[illegible]音粒師古曰哮虎之陳謂勇士[illegible]猋怒狀如猛獸而爲行陳也泣衆風疾貌也[illegible]

聲若衆盛也□音火交反鶡音曷□音匹入反騃□□術反騃□□□反□音□□反 洶洶旭旭天動地吸 蘇林曰吸音岋岋動搖之岋師古曰洶音匈岋□□
音五合反 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 師古曰羨音弋戰反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
師古曰鄉讀曰嚮 東西南北騁耆奔欲 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騁取之也耆讀曰嗜欲合韻音弋樹反 拕蒼豨跋犀
犛蹶浮麋 張晏曰跋蹋也鄭氏曰蹶音馬蹄蹶之蹶師古曰拕曳也跋□反麋也蹶蹶也浮麋水上浮者也拕音佗跋音步末反 斮巨狿搏玄蝯
師古曰斮斬也狿獸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斮音側略反 騰空虛歫連卷 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歫即距字也卷音拳 踔夭蟜娭澗
門 師古曰踔走也夭蟜亦木枝曲也娭戲也踔音丑孝反又音徒釣反蟜音嬌娭音許其反 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
為之生塵 師古曰莫莫塵埃貌紛紛亂起貌 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棃 張晏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師
古曰掌以掌擊也 獵蒙蘢轔輕飛 師古曰蒙蘢草木所蒙蔽處也轔轢也輕飛鳥言輕疾也轔音吝 履般首帶修蛇
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相也師古曰帶謂佩服之也修長也 鉤赤豹摼象犀 師古曰摼古牽字 跇巒阬超唐陂 師古曰跇渡也
巒阬並解於上唐陂亦有阬唐者也阬音口庚反跇音弋制反 車騎雲會登降闇藹 師古曰闇藹□□音烏感反 泰華為旍熊耳
為綴 師古曰以泰華為旍旗之斿也綴所以係屬也 木仆山還漫若天外 如淳曰還音旋言□鳥之回旋也 儲與虖大溥
聊浪乎宇內 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崖也師古曰聊浪言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郎 於是天清日晏 師古曰晏無雲也

逢蒙列訾羿氏控弦 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善射者列訾也控引也 皇車幽輵光純天地 李奇曰純緣也師古
曰幽輵車聲也輵音□一曰□□純音之允反 望舒彌轡 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上大之車斂轡徐行故假望舒為言耳彌音莫爾反 翼乎徐至於
上蘭 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 移圍徙陳浸淫蹵部 師古曰部軍之部校也蹵□□蹵音子六反 曲隊堅重各
按行伍 師古曰隊亦部也按依也隊音徒內反行音胡郎反 壁壘天旋神抶電擊 師古曰言如鬼神之電也抶音丑乙反 逢
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 師古曰□□皆盡無有餘也埽音先皁反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師古曰罕車畢罕之車也聿皇疾貌 蹈飛豹絹嘄陽 師古曰嘄陽費費也人面長脣□□反笑則□好啖其目□音□□反嘄音□□□反
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鷄頭人身 應駍聲擊流光 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駍然有聲□□□□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 □有光耀也晉灼曰下時窮極山
川天地之間 師古曰雄□□□□雄在南陽也故云野盡山窮□□音普萌反 沈沈容容遙噱乎紘中 師古曰口內之
舍為噱遙張□□□□紘□□□□上下名為噱□□□□□□上也言
之中也師古曰噱音其略反紘古紘字 三軍芒然窮冘閼與 □□□□□禽獸使不
得逸漏也晉灼曰閼與容貌也師古曰閼與容服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冘音□閼音於與反與音預 亶觀夫票禽之紲隃犀兕之抵
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 師古曰亶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紲與跇同紲度也隃與踰同挐牽引也攫搏持也淩躐□也遽懼

也嫖音頻妙反𨄅音弋制反觸今顧音 徒角搶題注蹶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

昌樹反讋音女居反攫音貜𠶐音叫 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柎也題額也脰頸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觸車輻關頭而死也搶音千羊反竦音才育反脰音豆 妄發期中

進退履獲師古曰言矢雖妄發而必有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 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言創過大血流平於車

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 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也中射中也音竹仲反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

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 東瞰目盡西暢亡

厓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望無厓也言廣遠也 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爍光貌爍音式藥反 玉石嶜崟

眩燿青熒師古曰言石之次玉者也嶜音岑崟音牛林反其色青而有光熒也熒音仕乎反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荊雞子師古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貌之狀 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

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 王雎關關鴻鴈嚶嚶師古曰王雎鴡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也嚶音於行反 羣娭虖其中

噍噍昆鳴師古曰娭戲也昆同也娭音許其反噍音子由反 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師古曰鳧水鳥

即今之野鴨也鷖鳧屬也鷺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翮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頌曰振鷺于飛言若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鷖音烏奚反砰音普耕反 乃使

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 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

蛟螭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巖水岸深嚴之處也碕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碕音鉅依反嶔音口金反 蹈獱獺據黿鼉蘇林曰獱音賓師古曰獱形如狗在水中食魚獱小獺也獺音它曷反 抾靈蠵鄭氏曰抾音去魚反應劭曰蠵大龜也師古曰抾捉持也又音怯蠵音弋隨反又音攜 入洞穴

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師古曰洞通也 乘鉅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讀為鯨鯨大魚也 浮彭蠡目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視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蚌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虙讀曰伏

於茲虖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頗垂之貌雜衣裳者衣與裳皆雜色也 修唐典匡

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匡正也 昭光振燿蠁曶如神師古曰蠁曶與響同 仁聲惠於北

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遠也故云南鄰一曰鄰邑也 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也抗舉手也言其肅恭而拜也貉音莫客反 前入圍口

後陳盧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 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傳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也

喟然稱曰師古曰喟歎息也音丘位反 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太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

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流者言其和氣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與公遂道之以田孟諸是二者皆以爲奢侈而改也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章華之臺奢泰之甚爲非而則文王靈臺之制爲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莫違婚姻得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飼牛馬蕘薪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迺祇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祗莊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　　漢書八十七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之谷名也言漢中今梁州也敺音丘于反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師古曰狖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玃亦獼猴也長臂善搏攫身長金色狖音弋授反玃音钁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以罔為周阹蘇林曰阹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阹音袪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師古曰言憂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即華山也椓巀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師古曰[illegible]巀嶭山也在[illegible]之北[illegible]此者下[illegible]音才葛反嶭音五葛反羅千乘於林莽

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曰莽帥軍踤阹錫戎獲胡師古曰踤足蹴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賜戎狄令胡人獲取之踤音才恤反搤熊羆拕豪豬師古曰搤捉持之也豪豬一名帚豲也搤音厄拕音徒何反木擁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服虔曰儲胥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擁音於勇反纍音力追反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廑至矣師古曰廑古勤字而功不圖晉灼曰不可圖書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之者言為脯以實豆而祭宗廟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音大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師古曰露謂暴露之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茲邪謂如此也吁音于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以喻秦貪暴侵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窫音於黠反窳音愈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為之不康師古曰黎眾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搖動也音匹遙反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摲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摲舉手擬之也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可盡記言其多也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師古曰蓬亂如蓬也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鍪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鍪音牟蟣音居豈反以為萬姓請命虖皇天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師古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沓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大屋也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師古曰瑑刻鏤也瑑音篆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御進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師古曰衍音弋戰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太階三台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

虐東夷橫畔（師古曰[illegible]）卷戎匪𨇨閩越相亂（師古曰匪𨇨謂目貌匪音五懈反𨇨音仕懈反𨇨字或作[illegible]背也音[illegible]）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師古曰[illegible]遠也）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票衛（師古曰[illegible]）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師古曰汾沄[illegible]）猋騰波流機駭蠭軼（師古曰猋疾風也[illegible]）疾如奔星擊如震霆（師古曰[illegible]）碎轒轀破穹廬（[illegible]）腦沙幕髓余吾（師古曰[illegible]）遂獵乎王庭（[illegible]）歐橐它燒熐蠡（[illegible]）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illegible]）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鹵莽[illegible]）蹂尸輿廝係累老弱（師古[illegible]）兖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illegible]）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illegible]）

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illegible]）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illegible]北方[illegible]匈奴）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曰夷傷也[illegible]）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illegible]遠也[illegible]）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illegible]也音[illegible]）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illegible]）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師古曰樵夫[illegible]）故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師古曰罔靡皆無也殺衰也音[illegible]反）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illegible]也師古曰肆放也[illegible]）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師古曰[illegible]）振師五莋習馬長楊（師古曰振亦整也莋與[illegible]同）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illegible]）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illegible]）西厭月䠞東征日域（服虔曰䠞音[illegible]月䠞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illegible]）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骫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積迴旋 師古曰車不安軔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猶髣髴也骫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旋也）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 合韻音牛具反）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音憂）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音弋亦反）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師古曰碣磍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 師古曰鞀小鼓也 鞀音桃 碣音口瞎反 磍音轄）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拮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而舞也一曰拮隔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拮音居黠反隔音求反球音求又音仇掉音徒釣反）酌允鑠肴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為酒而飾禮樂以為肴也 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 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 故引之也 肴音胡交反 胥音先呂反）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小雅信南山之詩曰受天之祜 祜福也音戶）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師古曰人道謙讓 謂勞來之勸勉也故頌引之云勞音郎到反）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符大瑞也符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夸詡眾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朱燭照也）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嘲雄以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嘲之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為眾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儋荷也）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之色也紆縈也拖曳也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 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音子容反顧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文顛反也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疏分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師古曰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師古曰纔淺也言纔得之也纔音才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託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罔喻諸侯也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為七也四分五剖並為戰國音剖言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應劭曰自盛以橐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坏後而亡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普回反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見以為迂闊迂遠於事情然終不屈當仕於齊位上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偭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輦今大漢左東海右渠

搜前番禺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騊駼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為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徽以糾墨製以質鈇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鈇莝刃也音斧鑕音竹林反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倚音於綺反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縰韜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以其不為王者之佐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崔鳥字或作島崔崔山中山也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昔三仁去而殷虛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為丘墟二老歸而周熾應劭曰二老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羖謂百里奚也買以五羖羊之皮故稱五羖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搚古拉字也音魚錦反噤合頷音胡御反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頤頷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唐舉曰知噤音鉅錦反吟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之儒也患音胡關反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孟康曰管仲也或釋褐而傅孟康曰傅說也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監秦伐趙魏公子無忌將十餘人往辭侯生侯生笑之以謀告無忌也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漁潭音淫漁父音牛助反或七十說而不遇孔丘也或立談而封侯服虔曰虞卿也或枉千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或擁帚彗而先驅應劭曰鄒衍之燕昭王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師古曰彗亦以埽者也音似歲反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讀曰申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縈罅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也師古曰窒塞也罅音呼駕反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師古曰辟罪法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師古曰鄉讀曰嚮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條其事而言之疏音所據反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皆謂其盈實終乃天收而聲止地藏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師古曰瞰視也音口濫反攫挐者亡默默者存師古曰攫挐亦有搏執牽引也挐音女居反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音才性反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之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師古曰蝘蜓守宮也蝘音烏典反蜓音殄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良醫也跗音甫無反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靡亦無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師古曰髂腰骨也徽亦索也髂音格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翕斂也服音蒲北反

激卬萬乘之主如淳曰卬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太后穰侯耳師古曰卬讀曰仰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
界閒其兄弟使疏遠晉灼曰涇陽秦昭王弟當用事也當也師古曰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
涶流沫師古曰顉曲頤也音欽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
服虔曰蔡澤說范雎以功成身退雎因之授以位雖有聞於[illegible]時也師古曰遇其時天下已定
[illegible]以代之師古曰搤謂急持之也咽喉也亢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
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掉音徒釣反解在
劉敬傳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不拔也中國謂京師適也師古曰中其適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得其所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合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師古曰誖乖也
音布內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蕭規曹隨師古
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師古曰阺音氏巴蜀

[illegible]阺音丁禮反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
曰[illegible]乃會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欲[illegible]晉灼曰相如[illegible]四皓采榮於南山
[illegible]師古曰榮名也[illegible]取以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跡於祁連
師古曰霍去病也祁音止夷反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肉也言以肉歸遺細君
是損割其名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
將以風也師古曰風讀曰諷下以諷刺上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illegible]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道
[illegible]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讀曰諷帝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縹音匹昭反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髡優皆滑稽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

玄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師古曰輟止也）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覃深也渾天天象也渾音胡昆反）參摹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摹而四分之……天之六甲度甲乙也）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目三策（蘇林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揲音食列反）關之目休咎絣之目象類（晉灼曰絣雜也師古曰絣音并又音迸）播之目人事（師古曰播布也）文之目五行擬之目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漶音緩師古曰曼漶不分別貌……）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攡音離服虔曰掜音倪師古曰攡……）皆目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尚不能……也……離散也）玄文多故

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也音頻寐反）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師古曰眇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年多年也……不寤不曉其意也）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師古曰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揚子曰俞（師古曰俞然也音踰）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偏也普遍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貞實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師古曰已止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師古曰虯螭解並在前）必耸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師古曰撠……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撠音戟……）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六合燿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方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紘音宏）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嶕嶢高貌也浡滃盛也歊烝氣上出也嶕音樵嶢音堯浡音勃滃音一孔反歊音許昭反）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師古曰宓音伏）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而重之）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鴻大也烈業也緝明也熙光明也）蓋胥靡爲宰（李奇曰造化之師宰割萬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寂寞爲尸（李奇曰道化以寂寞爲主）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師古曰淡謂無至味也音徒濫反）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也音胡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廣也）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耆言曲調隨所趨獨愛皆而追逐之也）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揄引也和應也揄音踰和音胡卧反）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師古曰解在司馬遷傳）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獿抆拭也故謂塗者爲獿人獿音乃高反又音乃回反今書本獿字有作郢者流俗改之墍音許既反）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鑄鍾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曠欲調鍾以待後世之有知音）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讀曰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師古曰操節也與讀曰歟）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師古曰舛相背也）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大氐大歸也詆毀也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大歸皆以破碎爲巧辯異辭以擾亂時政也訾音紫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也）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謬音繆）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師古曰譔與撰同）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師古曰雖自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

諸理師古曰訓告也譔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illegible]誕篇章乖於七十弟子所傳微妙之言譔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本諸身譔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譔問道第四

神心曶怳經緯萬方師古曰[illegible]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譔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譔寡見第七

聖人聦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譔五百鄧展曰五百歲聖人一出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譔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行不同也參音初林反壹槩諸聖師古曰以聖人之道槩平之也槩音工代反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illegible]定其差品及文質譔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猶[illegible]也言動由檢押也[illegible]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埶利迺如是（師古曰實恬安也）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師古曰州箴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音甫往反）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師古曰曶與忽同謂輕也）唯劉歆及范逡敬焉（師古曰逡音千旬反）而桓譚以為絕倫（師古曰無比類）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芬字也音扶云反）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豫）閒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人密問之）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今流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服虔曰芭音葩）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無如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小甖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胤嗣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書八十七下

揚雄傳長楊賦有云兗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佖案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爲兗州字本作沇此兗鋋合作鈗鋋許慎說文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與鋋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鈗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爲兗字如淳注釋乃云兗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爲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鋋小矛同可以傷夷人乎此兗字故合作鈗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八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蓺之文師古曰六蓺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端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師古曰荅禮謂有問禮者則爲解荅而申明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戹陳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也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爲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戹謂在陳絕糧也奸七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師古曰韶舜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古曰自衛反魯哀公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巍巍者高大也煥明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監視夏殷二代之禮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貌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云韶舞韶舜樂也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㠯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彈治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為之三絕也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皆因近聖之事㠯音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述謂明舊章作謂有所興造也謙言我但述之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顓孫名師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名滅明澹音徒甘反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卜名商子貢終於齊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乎拔反氂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㠯學顯於當世師古曰威宣齊二王也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衛宏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閔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甲孔子八世孫為陳涉博士亦與俱死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敺適戍㠯立號師古曰敺與驅同適讀曰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㠯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息貌喟音丘位反）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謂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用文學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嚮）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等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延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舉逸遺之士及典禮有遺廢者而興之）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自此以上皆所引詔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師古曰臧孔臧也）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校教也序可觀道藝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敎，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侯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蓺

㠯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㠯爲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爲名籍而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㠯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蓺輒罷之而
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illegible]相稱其任者[illegible]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下謂頒行也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illegible]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
[illegible]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㠯明布諭下㠯治禮掌故
㠯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illegible]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㠯上及吏百石通一蓺㠯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
比百石㠯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郡之郡郡各備太守卒史二人也
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㠯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illegible]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illegible]非[illegible]用也請著功令師古曰新書解言屬其甲也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
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㠯來公卿大夫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
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蠲其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數年㠯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
子勿㠯爲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㠯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馯臂子
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
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
興田何㠯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illegible]用姿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本其地也
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凡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爲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令歸去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illegible]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illegible]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敎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童丱即從師學著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illegible]爲光榮也

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之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言萬物之根荄方茲茂也荄音該茲音咨）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以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亦名也仞音刃）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illegible]）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中說教也）言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出）先敺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字）刃鄉乘輿車（師古曰鄉讀曰嚮）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師古曰郎皆皁衣故章玄服以廁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

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眞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爲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illegible]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伏生名勝伏不鬭之後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㠯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寛寛又受業孔安國至御
史大夫自有傳寛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㠯尚書爲
樸學弗好及聞寛說可觀迺從寛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於寛寛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高孫地餘長賓㠯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
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愼毋
受汝九卿儒者子孫㠯廉絜著可㠯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
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
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
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
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
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㠯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姦簡卿者兒寛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
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㠯太中大夫授太子
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竝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
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

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㠯帝師賜爵號襃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科目以下四科也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撫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爲城陽內史倉㠯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㠯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襃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㠯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㠯美諡著爲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師古曰激揚謂振厲之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嚮閎大也言陳唐虞之法聞於天子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

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爲之也 家而右之言公國目及所作也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愚以爲宜

加其葬禮賜之令諡 師古曰令善也 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

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

都尉朝 服虔曰朝名都尉姓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 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 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

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師古曰以霸私所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霸

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 師古曰存者存其學 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

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

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 師古曰郢即郢客也 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

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 師古曰病患苦也 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 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

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 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

獨王命召之迺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 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 疑者則闕弗傳

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迺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行勉力爲行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也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且盡於此若嫌簡略任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師古曰摳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摳音口侯反頌讀曰容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蓋者發語之辭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胡嫁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師古曰爲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出

[illegible]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曰何狗者訶斥之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也妄改之也式恥之陽醉遏墜師古曰遏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遏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讓責也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爲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

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憙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刃之利者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悍勇銳也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

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illegible]）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illegible]）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遂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
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
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
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
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
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

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爲仲）家世傳業中
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
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
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
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
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
筦路（師古曰筦音管字也）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惠授泰山
冥都（師古曰冥音[illegible]）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
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
九卿徒衆尤盛宮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吶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比音頻寐反輯與集同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眭弘字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

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二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師古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

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㠯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不其琅邪之縣也其音基）㠯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㠯外屬內卿（如淳曰以成太后外屬 內卿光祿勳也 [illegible]）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㠯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㠯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與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㠯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㠯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㠯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寖漸也蕃多也滋益也）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爲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師古曰雖有乖異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循吏傳第五十九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師古曰帥讀曰率民作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攘卻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禁不可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

鄉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古側字仄陋言其非正統而身在微賤也繇與由同它皆類此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大位也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吕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吕然常稱曰庶民所吕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吕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吕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吕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者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

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吕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進之迺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吕遺博士如淳曰今赤車日賜刀環也作其形於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刀書刀布布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刀也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齎以爲貨無限於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穿鑿而不當也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吕爲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吕爲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邊之縣非郡所治也爲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傜高者吕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才臥反每出行

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師古曰益多也飭讀與敕同 使傳教令出入閨閤 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 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 師古曰繇讀曰由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 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反 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於常等 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以豪桀役使徙雲陵 師古曰身為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 霸少學律令喜為吏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 坐同產有罪劾免 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 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 師古曰[illegible]且為入也右職高職也 使領郡錢穀計 師古曰計[illegible]出入之數也 簿書正以廉稱 師古曰言所主簿書皆正不欺詐也 察補河東均輸長 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 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 師古曰內敏心思捷疾也 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廷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師古曰劾音胡得反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師古曰踰讀與逾同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宣布也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屬音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钁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汝反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所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也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弃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為適[illegible]）[illegible]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illegible]）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字或作鳻此通用耳鶡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鶡雀者也音曷非此鶡雀也）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

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㠯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illegible]）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離薄樸大質也斲之則散也）[illegible]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讀曰懈）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㠯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㠯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與敕同下皆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㠯義法令撿式（師古曰撿局也音居儉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㠯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㠯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㠯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㠯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如若也）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㠯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言此者亦以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吕愛利爲行師古曰以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吕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吕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美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值匈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結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足下吕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周稷主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師古曰穰歲豐年也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亦如宋氏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倩猶謂及黥布及直黥豈字直乎且父亦云韓信曰公何後信亦非何之字也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爲君上所信任也一說信讀曰伸得伸其材用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非由達也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吕共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也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吕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吕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

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淸閒竭愚（師古曰閒讀曰閑辟音闢）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師古曰擬比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師古曰說讀曰悅）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所言故至於此）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愼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

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誖道（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柰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郡謂近渤海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厓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

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勝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師古曰鉤鎌也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罷厭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則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趣鄉也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蔆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蔆芰也芡雞頭也勞來勸勉之也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師古曰耆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日恒飲酒也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師古曰還讀曰旋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又音如字張音竹亮反下亦同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邵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師古曰閼所以壅水音一曷反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爇古然字蘊火蓄火也蘊音於云反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言其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九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導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上德謂合自然是以爲德下德謂務於修建吏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並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爲治之體亦須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於衰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急也本根不除則其末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師古曰惡讀曰烏烏於何也愉音踰也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溺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德經之言也人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孟康

循吏傳第五十九　　漢書八十九

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琱謂刻鏤也字與彫同號爲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

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眾也艾讀曰乂乂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夷謂殺除也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

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甯成

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

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也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

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瞯音馬瞯眼之瞯師古曰音閑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畏之甚至於股腳戰栗也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畏都如畏大府也都爲人勇有氣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

居也師古曰居怠也傲與倨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臨江

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師古

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師古曰閒謂投隙而私

與也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中謂構成

其罪也中音竹仲反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便道

之官師古曰不令入朝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郅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

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師古曰釋置也解也謂放免也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千高反 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 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 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市刑將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釱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賈音古 迺貰貣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貰貣假取之也貣音吐得反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音工夏反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陽侯也 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姓而為周陽也 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橈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橈亦曲也音女教反 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忮，師古曰忮意堅也音章豉反 司馬安之文惡，師古曰以文法傷害人也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與由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憑 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 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禮反

趙禹，斄人也。師古曰斄讀與邰同即扶風斄也音胎 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為中都官也 用廉為令史

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吕居大府武帝時禹吕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吕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吕法盡自此始禹爲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倨同）爲吏吕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千到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息當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吕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吕老徙爲燕相數歲誖亂有罪免歸（師古曰誖惑也古悖字音布內反）後十餘年吕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匹妙反）縱有姊吕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殘害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逋事（師古曰逋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吕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蘇林曰仲）上吕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吕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吕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illegible]）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illegible]）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 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 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孟康曰若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師古曰百姓自奉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 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 師古曰更改也 民為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 晉灼曰取音趣 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 師古曰閻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 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師古曰已謂病愈也上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卽幸甘泉 卒讀曰猝 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 師古曰銜含也含在心以為過也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閣 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 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 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 皆把其陰重罪 師古曰把持也音布馬反 而縱使督盜賊 師古曰縱放也恣其所為也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 卽有避回夷之亦滅宗 師古曰避回[illegible] 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

安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 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 河內皆怪其奏㠯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 展伸也 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㠯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 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 師古曰此皆猜禍者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 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虐 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 師古曰它謂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惛音昬 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 師古曰缿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 置

伯落長㠯收司姦 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 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 舞文巧請下戶之猾㠯動大豪 師古曰弄法爲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爲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 師古曰大氐大歸也靡碎也氐音丁禮反靡音武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於是中尉部中中猾㠯下皆伏有埶者爲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㠯權貴富 師古曰爲權貴之家所擁佑故得受取致富者也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 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 坐㠯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 師古曰覆校脫卒未爲卒者也脫音它活反 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爲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應劭曰發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兩妻家各一族故爲五也溫舒死家絫千金師古曰絫古累字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師古曰茌音仕疑反㠯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㠯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㠯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爲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爲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㠯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㠯職事多廢故抵罪也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㠯千夫爲吏應劭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㠯軍用不足令民[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illegible]㠯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擊斷而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都尉上㠯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持也㠯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illegible]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illegible]取之烏足㠯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㠯爲虜掘死人㠯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illegible]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㠯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爲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illegible]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illegible]失期內顧㠯道惡爲解師古曰內顧[illegible]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illegible]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illegible]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illegible]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㠯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㠯掩過不僕惶恐對曰

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 師古曰咸音減 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 師古曰將軍使而於河東買馬也 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廄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 師古曰詆毀也 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 師古曰米鹽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 師古曰經常也 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 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 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師古曰中苑門 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

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師古曰滋益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 師古曰梅百皆姓也 楚有段中杜少 師古曰中讀曰仲 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 師古曰趣讀曰促 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 師古曰督 猶弗能禁 師古曰禁音居鴆反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 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 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 師古曰縣

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故盜賊寖多師古曰寖漸也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師古曰圉音語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師古曰轑音遼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女汝也言欲歸不言今與汝所賜之爵也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弋季反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帝時徙之其地後爲陽陵邑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桉劒廷叱羣臣師古曰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今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

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雇直也音子救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距也音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使公家通理也光欲其抵罪故不佑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師古曰齋音側皆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吏召延年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

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
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并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覆音芳目反延年亡命
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
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畤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
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頻也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放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自
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啎師古曰啎逆也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
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
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歛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
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
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悍勁也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
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
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傳

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犬也孟康曰古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據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音一千反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秕殺所在也苗衆苗也莠音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屢字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寐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延年之見偏也言安得擅此以爲譏乎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或作竹箭符師古曰符徵符下太尉也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人以爲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坐此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當見子不自門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知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鄭氏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仲中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長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子弟長少者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曰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者也）相與探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反）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爲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孚其字從木）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甎甓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緻令音零辟音蒲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爲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扞臂衣也籍記爲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劾音胡概反）賞親閱見十置一

(師古曰蓄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楬著其姓名(師古曰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音竭杙音弋椓音竹角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此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illegible])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纔同)皆貰其罪(師古曰貰緩也)詭令立功以自贖(師古曰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耆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illegible])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聚也)寖以耗廢(師古曰寖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illegible])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illegible])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皁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皁，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土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樹，殖也。），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雚，薍也，即今之荻也。械者，器之總名也。雚音桓。薍音五官反。荻音敵。），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罝，兔網也，音嗟。），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師古曰：隼，亦鷙鳥，即今所呼為鶻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徯，徑也。隧，道也。矰音曾。徯音奚。隧音遂。鶻音胡骨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

夭師古曰茬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蘖髡斬之也此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蘖音五葛反夭音烏老反蝝魚麛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麛毋卵蝝音弋全反麛音莫奚反所吕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稸古蓄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吕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吕財成輔相天地之宜吕左右民師古曰此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其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備物致用立成器吕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師古曰閒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志專精其事不移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于發聲也八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也師古曰辟讀曰譬是吕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吕德齊之吕禮師古曰道讀曰導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吕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及周室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栭也山刻為山形也棁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棁臧文仲也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吕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禮誼不足吕拘君子刑戮不足吕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

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裋音豎唅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群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其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於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illegible]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為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笥也食飯也瓢瓠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務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㠯決斷仁不能㠯取予彊不能㠯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盬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盬鹽池也於盬造鹽故曰盬鹽盬音古）邯鄲郭縱㠯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烏氏蠃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蠃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衆斥賣（師古曰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㠯山谷多少言之）秦始皇令蠃比封君㠯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絜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丹沙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亦不訾（師古曰言其財衆多無限數[illegible]）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㠯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傜）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illegible]五十匹也[illegible]）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蹏角[illegible]一千二也）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illegible]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師古曰陂讀曰[illegible]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illegible]）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illegible]同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萩[illegible]）陳夏千畝漆（師古曰陳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木樹而取其汁夏音賈）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

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若千畝巵茜孟康曰茜草巵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千畦薑韭師古曰畦猶隴也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謂千甕以釀酒醯醬千瓨師古曰瓨長頸甖也受十升瓨音胡雙反漿千儋孟康曰儋甖也師古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甖儋音丁濫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槀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總積船之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illegible]師古曰个讀曰箇箇亦枚也軺車百乘師古曰軺車輕小之車也軺音弋昭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轅輪兩兩而耦本器桼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爲一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爲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噭千師古曰噭口也蹏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噭音工釣反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illegible]僮手指千孟康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榻音非也桼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蘗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蘗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荊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斗則各爲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鮐鮆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鮆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菭鮆音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鮐爲夷非唯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鯫鮑千鈞師古曰鯫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鯫音輒膊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鯫爲鯫生之鯫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爲鮑於煏室乾之亦非也煏室乾之即鮿耳蓋今巴荊人所呼鰎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是鮑魚耳而煏室乾者本不臭也煏音蒲北反棗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駔音子朗反儈音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挽車曰輦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葭萌蜀郡之縣也唯卓氏曰此地陿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鴟至死不飢孟康曰踆音蹲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師古曰孟說非也踆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民工作布易賈乃

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憙即鐵山鼓鑄師古曰[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閒也滇音丁賢反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illegible]擬[illegible]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魋結西南夷也言[illegible]程鄭亦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魋音直[illegible]反埒音[illegible]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illegible]石氏之[illegible]自謂石氏之錢財也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illegible]音式奢反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illegible]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illegible]然其贏得過當瘉於孅嗇師古曰瘉讀為愈愈勝也孅細也嗇愛恡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贏餘多於孅嗇者也孅與纖同下云周人既孅義亦類此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頫有拾卬有取師古曰頫古俯字也卬讀曰仰言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閒名也刀音貂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刀氏作奴乎無為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孅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偉久行於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爲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illegible]道名非謂上道也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臧之也窖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爲此私約制也[illegible]爲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蔾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illegible]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illegible]開邊塞

言今富饒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illegible]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言舉萬鍾而計之[illegible]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貣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貣之也貣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讀曰貸貸與之音吐載反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氐盡諸田師古曰氐讀曰抵抵歸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貲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師古曰顓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爲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服虔

曰治刀劒者也如淳曰作刀劒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也削謂刀劒室也人有刀劒削故弊者則治削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脯音甫坋音扶問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之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復齒列師古曰身行罪惡而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言不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踰又音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陪重也謂家臣也執命謂專執國事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趙公子勝封平原君齊公子田文封孟嘗君楚黃歇封春申君皆藉王公之埶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客雞鳴狗盜而脫也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為范雎所殺虞卿救之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

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侯令代晉鄙將而令朱亥椎殺晉鄙也[illegible]以而趙得全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擥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搤捉持也擥古手腕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illegible]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illegible]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illegible]

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illegible]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曷何也繇讀曰由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illegible]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晉灼曰軥軛也軥牛小牛也師古曰軥重軛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曰趣[illegible]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

田仲死後有劇孟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師古曰瞷音閑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也韓姓毋辟名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悍勇也悍音下旱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助也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誇恃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上懈反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釂盡爵也任堪也人飲酒不能堪乃彊灌之故怨怒也釂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也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丘呂反皋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皋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爲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爲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辠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㠯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爲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聽也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依待洛陽豪居之廼從其言也解爲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爲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㠯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爲之言是爲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進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隔同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㠯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㠯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㠯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辠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

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公子它古他字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illegible]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師古曰[illegible]從京兆也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爲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與由同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爲王譚也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貸以物假借人也今護監之貸音吐戴反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衞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聞之以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其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煇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煇光後丞烈以其爲之郡守之職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煇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勢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爲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師古曰博六博弈圍棊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贐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召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無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遵妻名也言妻知負博之狀者皆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師古曰為後進之人士之冠首也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宗舊法令而謫罰之也適讀曰謫此下皆同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謂優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鑰妄穿鑿耳館鑰之人亦何須投井也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濡言其大醉也霑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閤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令從後閤出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呂反又音舉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舉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

也口隱其辭以授史也占音之贍反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飫飫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師古曰此韍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已止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師古曰纆徽井索也叀縣也瓽井以甎爲甃者也轠擊也言瓶忽然礙不得下而爲井瓽所擊則破碎也叀音上捐反瓽音丁浪反轠音雷諸家之說或以叀爲疐或音衛又以瓽爲甓皆失之甃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爲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縢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日猶竟日也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爲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以爲通人之蔽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立）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禮畢也）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大千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戍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因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謂反歸故操）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肎從謂之原氏仟費用皆卬富人長者（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然身衣服

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鄉讀曰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哀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爲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師古曰昳音徒結反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倈畢葬師古曰勞倈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倈音郎代反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辠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爲中郎後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毆與驅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令未真爲之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爲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辠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眞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師古曰隱匿其情也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召見責以皋惡赦貰師古曰貰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爲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縣古懸字

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也繡漕皆姓也賓音才刊反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彊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直也泛音敷劍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

琴川毛鳳苞
氏審定宋本

漢書九十二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愛也）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如行者之有關津）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師古曰以鵕鸃毛羽飾冠以貝飾帶鵕鸃即鷩鳥也鵕音峻鸃音儀解在司馬相如傳）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師古曰秺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敕整也）爲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㠯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之處在帶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寤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㠯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㠯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閒如通家游戲（師古曰閒謂投隙私行不公也如往也）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㠯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蜀郡縣有蠻夷曰道）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兗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師古曰齰齧也齰出其膿血齰音仕客反）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釣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備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猶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既隨沒入之耳非負顧傭之私直）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使人假貸而私爲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㠯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穨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
嫣先習兵師古曰言豫自便習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擬比也始
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
未行師古曰已稱蹕止行人說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㠯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闢嫣驅不見旣過江
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所封於天子也入宿衞比韓嫣太后繇此
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㠯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㠯軍功封
案道矦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矦師古曰雒字或作頟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倡樂人也延年坐法腐
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十七
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繇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
韓嫣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氐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氐讀也音丁禮反衞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㠯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㠯選
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
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
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㠯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外黨謂無骨肉
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㠯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
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以中傷人（師古曰[illegible]違也違道之辟）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
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辠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埶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師古曰逡音千旬反）修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天子召見
欲以為侍中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
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師古曰間音工莧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群下無不嫉妒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饋也訾讀與貲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以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懣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鴻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爲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衞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衞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寧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絫鉅萬師古曰絫古累字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孊為龍頟思侯夫人師古曰孊音靡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謾也易輕也易音弋豉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孊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爲某官某人爲某事具言其辠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則舅之妻也上車當於身處便於莽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爲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侮古侮字謀立左皇后辠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靳反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爲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絫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褏(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褏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寤也音工效反)不欲動賢迺斷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賢於殿中所宿之廬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師古曰檻讀軒闌之檻也綈厚繒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illegible]之相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寖益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與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爲非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群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惜也（師古曰見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爲逆亂也）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鴆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朕閔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與勑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illegible]也音頻寐反）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古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illegible]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illegible]不忍加法故引[illegible]）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illegible]也統領也[illegible]元戎大眾也言爲元戎之[illegible]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illegible]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譯傳言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

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巧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illegible]曰閒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illegible]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診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師古曰翼猶扶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辠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彫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illegible]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發臝診其尸〔師古曰臝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辠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閎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不以正道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illegible]）。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illegible]皇太后趙氏[illegible]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以私人以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前漢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葷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險，粥音弋六反），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驘、駃騠、騊駼、驒奚（師古曰：[illegible]）。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illegible]），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illegible]）。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豳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世也。亶讀曰但。），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大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泉，東南入渭。），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闢。）。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illegible]獫允之難故也。言豈不曰日相警戒乎，獫允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獫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illegible]），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于雒邑（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蘇林曰：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名襄城。）。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翟戎翟㠯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旣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閒（晉灼曰圁音嚚三倉作圁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圁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舊本作圁音訛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圁耳洛水亦謂漆沮）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㠯西有緜諸畎戎狄獂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緜諸道及獂道是也獂音完）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北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㠯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㠯北而魏有西河上郡㠯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㠯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服于姓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㠯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卻音丘略反）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㠯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合徙戍者令往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師古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讀曰謫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髇箭也師古曰鏑音嫡髇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時東胡彊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漢人何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曰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蘇林曰撐音牚距之牚師古曰牚音丈庚反）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蹛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刌其面也如淳曰軋輾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曰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戈主反犁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駹青馬也驪深黑色騂赤馬也駹音尨騂音先營反高帝迺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向得從解圍之一隅直角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豨音希又音許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師古曰寖漸也）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如淳曰僨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僨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師古曰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唫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唫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

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非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歐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歐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驁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㠯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㠯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㠯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㠯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㠯滅夷月氏師古曰氏音支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幷為一家北州㠯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㠯安邊民㠯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師古曰虖音火姑反獻槖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

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㠯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㠯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洽反比疎一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疎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綈厚繒也音徒奚反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

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郎反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㠯強之者，㠯衣食異，無卬於漢。師古曰卬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衆也其得漢絮繒，㠯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㠯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㠯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或作湩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㠯計識其人衆畜牧。師古曰疏分條之也識亦記也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㠯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㠯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㠯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驁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㠯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㠯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鬬，故㠯其肥美飲食壯健㠯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㠯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簡在少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禮義之敝故上下交怨室屋之作人不勝勞役故重所以力屈竭也屈音其勿反夫力

耕桑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勤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愍之言也喋喋利口
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耳中音竹仲反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惡也蹂踐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遫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
將軍師古曰竈古竈字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
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
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渫音牒水之渫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渫音先列反從下來謂下趨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熙熙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蹈踐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跂音岐喙音許穢反蠕音人兗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illegible]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凡言食言者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旣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阻之處在代[illegible]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

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師古曰耆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圍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稺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爲陟安侯數月死伊稺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
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
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
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戛師古曰介特也本與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
得翕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
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
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中解在食貨志也 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謀以爲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 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數之限 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言不在此數也與音預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要之也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 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窴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窴音徒千反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迺自立爲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 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同音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何所使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爲太子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師古曰濊與薉同貉或作貊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彊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廼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辯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師古曰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紿誑也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盧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卽來兵近我我卽發師古曰來兵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鉤）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衞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衞青子）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師古曰撣音纏）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從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郅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闓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闓讀與開同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電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煇渠侯渠音...師古曰眭音息隨反煇音暉僕多者字當爲明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一音于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爲妻師古曰闓讀與開同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蘖爲酒味...稷米粟米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鬭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以祠也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穄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墯殰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墯落也殰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撟單于令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撟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谷蠡自居其本處不復肯會龍城祭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走急也從北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汙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長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師古曰要迎而擊之要音工堯反）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閒數犯塞（師古曰閒即中閒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逐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爲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抗音苦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已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毆與驅同）是已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已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已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已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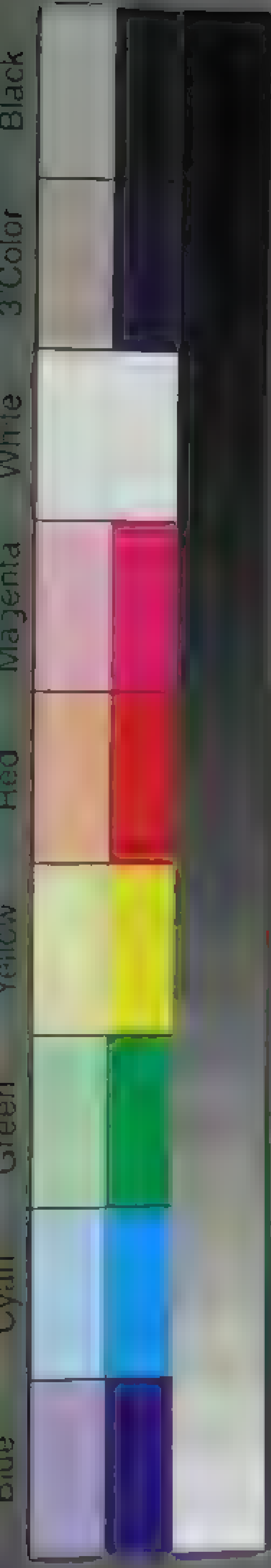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吕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驘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吕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閭權渠單于立，吕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廼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直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吕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嗕音奴獨反），其君長吕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城居者），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㠯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㠯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㠯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㠯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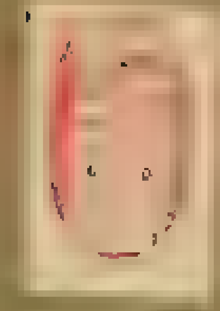
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師古曰朐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㠯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爲之長帥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㠯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㹪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若處汝處也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前漢書

十九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師古曰蠡音鹿奚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撣音蟬奧音郁鞬音居言反）（師古曰揭音丘例反[illegible]）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犁

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留闟敦地（師古曰闟音蹋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嗕姑地（師古曰嗕音乃穀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遬累者其官號也遬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爲下）以馬上戰鬭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言爲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天所厚之更令卑下也）爲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吕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
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師古曰謂西城諸國爲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吕來匈奴
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未嘗一日安也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吕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
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
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郡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吕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賜吕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師古曰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璏其音同耳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
棨戟十師古曰棨戟有衣者也棨音啓安車一乘鞌勒一

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稱爲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爲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
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吕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詔忠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吕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爲送始郅支單于㠯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㠯稱漢師古曰[illegible]稱音尺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因逢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㠯給焉郅支單于自㠯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處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illegible]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㠯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與共爲盟要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㠯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爲盜於匈奴匈奴人爲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眞水也刑白馬單于㠯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㠯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

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爲輕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阸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取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纔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

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築

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反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曰傜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言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illegible] 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猶佩印綬 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仕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illegible] 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麋[illegible]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illegible] 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如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愛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皋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絫音力追反）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
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
長女云爲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爲當于居次（文穎曰當
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
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
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
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受之適合其策
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
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
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
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
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
侯入侍（師古曰朐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
爲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以二年朝故豫發其國中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
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

撣音纏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閼氏即上所謂大閼氏也第五閼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閼氏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也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為損威也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但以藩意求之若出於藩者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報也其報必大

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單于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駼音塗又下加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若木鳥獸材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撣音纏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翕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師古曰泠音零將五千騎擊烏

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敺牛畜去（師古曰敺與驅同）卑援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師古曰趨音[illegible]逯音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illegible]）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illegible]）（師古曰上游猶[illegible]也[illegible]）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illegible]）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師古曰帑[illegible]物所藏也[illegible]）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已戰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

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illegible]如石也[illegible]策也[illegible]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墬（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墬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爲封而

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也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餓口也盧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很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

負力怙氣師古曰負亦恃也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鄭氏曰羌別種也師古曰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爲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師古曰菑古災字也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衞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宅於未然謂計策未定無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之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㠯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㠯萬萬也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㠯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㠯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㠯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㠯明天子盛德上皆許

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㠯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告之㠯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㠯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其女名太后所㠯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謂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翕）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令卽當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爲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師古曰故將常稅焉今汝求之）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入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illegible]）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

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帥音率）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嚮幾音鉅依反）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

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擊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顓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師古曰[illegible]烏桓人衆故以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敺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敺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貂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

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而內之入丁令也。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師古曰：蚊音文。蝱音盲。螫音式亦反。敺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齎，衣裝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虛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下亦同。），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阸，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阸音厄。）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釣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也。），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霆擊，如霆之擊也。且以懲艾胡虜。）。莽不聽尤

言轉兵殺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㠯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㠯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㠯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敺畜產去甚衆（師古曰敺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㠯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㠯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㠯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㠯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爲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㠯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㠯爲護于欲傳㠯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歙音翕）中部都尉㠯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㠯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能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爲寇所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illegible]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皐

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于居次子醯櫝王師古曰櫝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逯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逯邑也莽改公主曰任爵本爲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爲公師古曰逯音錄任音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爲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爲此計竟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中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

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遂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拄也音丈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咎繇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illegible]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illegible]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illegible]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illegible]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illegible]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illegible]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illegible]奈失重利何奈欺上

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眼轉言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師古曰言城郭守不勝貞士守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步）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驁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長謂增長其中）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

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阸（師古曰阸迫也音於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𥠖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𥠖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遯逃竄伏（師古曰遯古遁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冒也）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埶異也是吕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吕山谷雍吕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吕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吕外而不內疏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創也使其創艾）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吕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南夷君長吕什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夜郎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屬吕什數滇最大（師古曰此地有滇池大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吕北君長吕什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李陵傳皆作魋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吕東北至葉榆（師古曰楪榆澤名因以名縣後為縣屬益州）名為嶲昆明（師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吕東北君長吕什數徙筰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筰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筰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筰音才各反）自筰吕東北君長吕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之茂州則冉駹之地）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吕東北君長吕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略巴黔中吕西（師古曰黔中郎）

（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illegible]）旁平地肥饒數千里（[illegible]）吕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吕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吕長之（師古曰[illegible]）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弃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illegible]）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illegible]）吕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吕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風讀曰諷[illegible]）南粵食蒙蜀枸醬（[illegible]）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illegible]）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illegible]）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吕行船南粵吕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illegible]）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吕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illegible]）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吕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吕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吕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吕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吕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吕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師古曰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餧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餧飢也離遭也餧音能斯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illegible]）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illegible]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illegible]）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也）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illegible]）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以事招來之令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illegible]）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illegible]）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謂倚也相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illegible]）滇王離西夷（師古曰[illegible]）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西南夷君

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illegible]）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奔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illegible]）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illegible]）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鉤音劬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間[illegible]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illegible]漏臥亦邑名[illegible]俞其名）更舉兵相攻（師古曰[illegible]）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反耎音人兗反）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illegible]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illegible]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釣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illegible]不毛[illegible]不生[illegible]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阸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莧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邛穀王 師古曰故[illegible]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 師古曰此漢興者謂[illegible]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 [illegible] 秦并天下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illegible]與越人雜居 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 師古曰囂音[illegible] 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 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illegible]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 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絕新道 [illegible]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 師古曰[illegible]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 師古曰湟音皇 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 師古曰今爲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 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 [illegible] 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illegible]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 師古曰鬲與隔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 師古曰[illegible]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 師古曰[illegible]下皆如此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 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師古曰侔等也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 師古曰言不以威武[illegible]也 迺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 [illegible]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 [illegible] 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illegible]）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illegible]）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illegible]）以故誖暴乎治（[illegible]）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illegible]）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illegible]）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illegible]）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illegible]）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illegible]）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illegible]嶺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illegible]）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illegible]）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illegible]）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illegible]）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illegible]）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illegible]）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illegible]）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

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illegible]）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雙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illegible]師古曰此蟲食桂[illegible]）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illegible]）然[illegible]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illegible]）守職約（師古曰[illegible]守藩臣之制）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

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言被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律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臣瓚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師古曰摎音居虬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摎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名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以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其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數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服虔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

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師古曰鏦謂撞刺之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郟川郟縣人也郟音夾）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入深入然後共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冠為最為首也）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龔侯（晉灼曰龔音龍）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力相征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文）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illegible]之也）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歐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歐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illegible]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illegible]）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膫侯（[illegible]粵將姓畢名取也功[illegible]南陽[illegible]）

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郡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何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張晏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illegible]）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illegible]）

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人兵衆盛彊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師古曰鏦音初江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也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見漢兵在境自恐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

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
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師古曰[illegible]漢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
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卒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
（也樓船卒轅終古名也）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御或作籞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
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
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
東粵建成侯與繇王共斬餘善侯只有此傳云名敖未詳）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在濟南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師古曰繚音遼嫈音一并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

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
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
（師古曰鄜音孚）於是天子曰東粵陿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詔軍吏皆將
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
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浿水為界（師古曰浿水在樂浪縣音普大反）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
焉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
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其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
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之
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
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
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
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
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
及饋軍糧師古曰饋餉也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
遂不度浿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迺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
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
師古曰與樓船往來言要約而未定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
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
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

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曰麾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云相路人子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巳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澅清侯師古曰澅音獲陶為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子余反唊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侍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師古曰自烏孫以後分爲下卷）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阸塞也）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

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著謂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閒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界中國言為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盡滅之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呂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illegible]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illegible]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illegible]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孟康曰婼音兒遮反 師古曰音而遮反]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仰謂依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孟康曰服刀拍髀也 師古曰髀音陛又音陛]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師古曰扜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卩卩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 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檉音丑成反]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婼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歸附者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蘇林曰浞音捉浩音[illegible]]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簿音步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爲直]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質在漢而聞樓蘭王死故卽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後復爲匈奴反閒[師古曰閒音居莧反]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之[師古曰爲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㠯塡撫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㠯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師古曰扜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阸陿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扜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

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秅音鷃拏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鷃拏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蝯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即其小種乎）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illegible]也塞音先則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師古曰櫰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

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鞭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它畜與諸國同。師古曰：它，謂非上所說者。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師古曰：副，副使也。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畔，叛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愜音苦頰反。比音頻寐反。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刁斗解在李廣傳。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閒，師古曰：餒，餓也，音奴罪反。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一口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縻人墮埶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謂禹貢九州也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下同吏士謂中國之人也賈謂蠻夷之人也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受節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乃還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靬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挑音土彫反犂靬即犂靬音鉅連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猊音倪拔音步曷反耏音而頿音人甚反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身膺蹄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為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翖侯師古曰翖即翕字

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肹頓翎侯師古曰肹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牽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黠[illegible]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illegible]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illegible]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illegible]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復遣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illegible]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illegible]）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illegible]）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師古曰䪥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illegible]）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illegible]）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illegible]）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illegible]）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

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抹蔡音千曷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諂，使我國遇屠（[illegible]），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其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頿。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illegible]），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illegible]），不敢留苦（[illegible]）。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鳥飛谷，在蔥領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其地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illegible]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為彊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illegible]羈縻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今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illegible]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illegible]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illegible]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illegible]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illegible]大祿怒乃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illegible]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乃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乃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illegible]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illegible]居常土思兮心內傷[illegible]願為黃鵠兮歸故鄉[illegible]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師古曰[illegible]）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少夫，名也）。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驘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舊與烏孫結婚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主上遣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illegible]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劒擊之劒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師古曰捽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爲名）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翖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弱謂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去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翖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小昆彌界中牧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犂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比年征伐以此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南至於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扜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illegible]）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illegible]）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
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illegible]）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
與尉犂（[illegible]）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吕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吕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漑田五千頃吕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吕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其國少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吕爲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吕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吕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二郡也）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吕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徤有累重敢徙
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益墾漑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吕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吕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師古曰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師古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飤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終盡不能終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匄乞與也若汝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其事大則先謀於卿大夫參以蓍龜也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郎之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也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不足故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師古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卜問遣將北行也鬴山山名也鬴音釜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於卦中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戾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能讀曰耐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提掖謂提其兩掖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

集不得（師古曰[illegible]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illegible]皆不集於所上之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illegible]降人及生口或[illegible]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 師古曰[illegible]）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illegible]）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扜彌扜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扜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扜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illegible]）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illegible]）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臝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兊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師古曰憙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莧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埶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前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道當為拄置(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

不啻以其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可以當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曾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稱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舉國一國之眾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亦燔炙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
火然師古曰然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也留而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
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
曰賁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累單于咸立師古曰累音力追切復與莽和親莽遣使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
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
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二年迺遣五
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
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閒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
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剿胡子鄧展曰剿音杪師古曰剿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劋轉寫誤耳
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
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
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
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迺
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
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
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音代

醬音妹 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師古曰枸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師古曰[illegible]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帝定三秦有功高帝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

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王問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啟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師古曰：有娀，國名，有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殷始祖也。有㜪氏女，湯妃也。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師古曰：妲己，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紂愛幸之，唯其言是用。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不戰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由此女也。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周始祖也。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嫄音原。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與申侯而攻犬戎，幽王舉烽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師古曰：國風之始。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降，下也。堯典稱堯之意欲以二女妻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于嬀汭，以成其德。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傳紀履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 人能弘道末如命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有之命也夫道之將廢也與命也[illegible]其如命何故引之 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得其所好而移其本意 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 成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希也 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illegible]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地曰后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illegible] 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illegible] 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illegible] 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illegible] 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illegible]曰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中者不在常秩數耳 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更音公衡反其下亦同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絜也無涓言無所不絜也共讀曰恭[illegible]娛靈言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眾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採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illegible]佐史也[illegible]斗食者[illegible]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服虔曰[illegible]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公爲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師古曰與死常若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

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讀曰恭）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師古曰台音土來反）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爲皇后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師古曰爲壯所爲謂所生之母也壯音子亮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恆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牢固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皐靈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復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之為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籍也伍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師古曰嫖音匹昭反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爲代王後徙梁（師古曰[illegible]）是爲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illegible]）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脫免也）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謂墜樹）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匄乞也[illegible]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爲元光誤是也[illegible]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illegible]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與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皆音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淸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爲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爲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嫣音偃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之序而發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又音拂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師古曰所儲偫以侍者也偫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讀曰悅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如淳曰以帝起更衣侍尚衣者也瓚曰代侍尚衣之衣師古曰說皆非也尚主也時於軒中侍帝著衣裳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幰也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行謂將行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

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師古曰瘞埋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師古曰非不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師古曰緣因也推上素之意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師古
曰媠與惰同[illegible]反 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古曰弟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
不復言師古曰[illegible] 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 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illegible] 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㠯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㠯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 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illegible] 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㠯后禮葬焉其後上㠯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 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先安反
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美連娟以脩嫮兮師古曰連娟美也嫮好也嫮音互娟音[illegible]全反 命樔絕而不長師古曰樔截也音子小反 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佇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 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師古曰山椒山陵之巔[illegible] 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亾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illegible]
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illegible] 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illegible] 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

襲以彌章[illegible]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illegible]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illegible]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illegible]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illegible]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illegible]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illegible]超兮西征屑兮不見[illegible]寖淫敞怳寂兮無音[illegible]思若流波怛兮在心[illegible]亂曰[illegible]佳俠函光隕朱榮兮[illegible]嫉妒闒茸將安程兮[illegible]方時隆盛年夭傷兮[illegible]弟子增欷洿沫悵兮[illegible]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illegible]嚮不虛應

亦云己兮[illegible]嫶妍太息嘆稚子兮[illegible]懰慄不言倚所恃兮[illegible]仁者不誓豈約親兮[illegible]既往不來申以信兮[illegible]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illegible]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illegible]拳夫人進為倢伃居鉤弋宮[illegible]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

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倢伃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illegible]）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人呼為女陵）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倢伃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illegible]）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見之[illegible]胡電反）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因長主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illegible]）

[illegible]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illegible]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illegible]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其道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以言子路喪姊雖過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寖恚師古曰寖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家師古曰[illegible]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絝古袴字也窮絝即今之緄襠袴也令音力政反絝音下故反後宮莫有進者皇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爲
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凡
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
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
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
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
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
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
遂登至尊位是爲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
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
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
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
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
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
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嫗初上即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
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嫗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illegible]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
迺始婦[illegible]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
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爲翁
須作縑單衣[illegible]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之往也]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當得其錢]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之柳宿[蘇林曰柳宿地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二十里]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言於官也鄰不肯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且止也]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處音昌侶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謚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不號廣明故夫人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illegible]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捕索]

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師古曰殿中廬衛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自得此繩索它音徒何反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氏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卜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皇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師古曰嫗廣漢之妻怒其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介請與曾孫婚姻事重音直用反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儀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人乃行也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闢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安池監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謂其欲得官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也去音丘呂反）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與歟同雜治之人當先嘗者何可行）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痹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也）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署之以帝故解釋其免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謚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補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爲音于偽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燕（師古曰顓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鬬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倢伃是時館陶主母華倢伃（師古曰華音戶化反）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霍氏所害（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illegible]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為墳）（[illegible]）奉光孫勳坐[illegible]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illegible]恩結于心（師古曰質[illegible]）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illegible]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終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弟崇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懽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

驕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㠯吏職自絫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賜黃金二百斤㠯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汙同曠空也尸主也空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㠯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外戚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反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illegible]竟寧元帝年號也黃龍宣帝年號也[illegible]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illegible]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illegible]幸得賜湯沐邑㠯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師古曰[illegible]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㠯詔書矣師古[illegible]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佷必欲自

勝師古曰[illegible]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illegible]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illegible]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illegible]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illegible]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有詔之前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illegible]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入上者但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所取至遺賜人於事則可[illegible]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illegible]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illegible]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蘇林曰[illegible]梁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illegible]事率眾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illegible]以文書陳之不可勝書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師古曰[illegible]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illegible]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illegible]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illegible]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上官桀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

師古曰寓中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師古曰微無也猶言[illegible][illegible]日者建始元年正月師古曰[illegible]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著明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illegible]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illegible]既亦盡也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爲言也索音先各反己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illegible]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師古曰寖漸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illegible]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師古曰肜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illegible]即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illegible]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

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分謂分條之也白謂具白之也分音扶問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矯正曲者有過於直)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因也)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言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當時不得其意不依常理而自善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illegible]也)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師古曰右上也謙約爲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師古曰讙諠譁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謯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謯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孊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孊者后姊名[illegible]）因為之小妻長紿之曰（[illegible]）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皇后廢后因孊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誖謾（師古曰誖惑亂也謾[illegible]）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廄西

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為倢伃居增成舍（晉灼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産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柏觀）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楚莊王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illegible]）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師古曰寖漸也）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愬[illegible]）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illegible]）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

兮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illegible]）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illegible]）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illegible]）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illegible]）哀褒閻之為郵（師古曰[illegible]）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illegible]）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illegible]）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illegible]）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繈褓而離災（[illegible]）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師古曰[illegible]）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illegible]）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illegible]）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illegible]）願歸骨於山足

兮依松柏之餘休（[illegible]）重曰（師古曰[illegible]）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師古曰[illegible]）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illegible]）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illegible]）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師古曰[illegible]）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illegible]）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師古曰[illegible]）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illegible]）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illegible]）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illegible]）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illegible]）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illegible]）

由是得[illegible]宮省也 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本陽字或作河陽主者誤也後人所改耳 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髤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揗漆揗即髤聲之轉重耳髤字或作髹音義同今關西俗云黑漆器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切皆銅沓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徒合反 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也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函讀曰含[illegible]非也 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 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 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晉灼曰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傅讀曰附絝古袴字也韈音武伐反 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眾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望皆掾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 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

發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幐音大登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舍人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服虔曰憆音悵…師古曰憆直視貌也…）武曰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鬩牆之鬩…）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長信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

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皆一處，或別有舍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師古曰：褱，古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紿，欺也。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帝僞言宿中宮，不得言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邪。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以約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怒也。擣，築也。懟音直類反。擣音丁老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不可曉告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汝也。下皆同），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胡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未入棺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吾丘，姓；遵，名）：「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言故曰是家晉灼曰以毋了故無所顧憚故以乎言之也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
耆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耆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師古曰言汝獨不能慎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
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㠯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予之也解具在五行志
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㠯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鉅靳反
羣下寒心非所㠯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㠯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歷當爲適嗣也
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㠯崇聖嗣卒有
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㠯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㠯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晚暮也萬歲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㠯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耿育自謂也援引也金匱者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
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

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閒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汙先帝傾惑之[illegible]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㠯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㠯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捄古救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㠯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illegible]）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㠯危宗廟誖天犯祖（師古曰誖違也祖先帝也）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師古曰請謁也闊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涏涏（師古曰涏涏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師古曰鍰讀與環同）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爲魏郡鄭翁妻生男憚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

即位立為倢伃甚有寵為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旨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為

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襃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中以後曰寢傅太后父同産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内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埶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師古曰[illegible]）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音弋贍反）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illegible]）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壙中也）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師古曰若謂以其妃配者也坐於[illegible]曰坐音材卧反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倢伃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倢伃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倢伃男立為信都王尊倢伃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則孟說是也未滿歲而有病不當言肝厥也眚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虔說誤也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懈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
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醫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醫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治謂鍼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迺飲藥自殺先未死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
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
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倢伃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
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曰懲創也）以帝為成帝後
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
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
三妹謁臣為脩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鬲音隔）食邑各
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詔敕衞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悖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僭擬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侮音侮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竟也重音直用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乃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衞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衞氏支屬衞寶女爲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免其后位而徙也唯衞后在師古曰中山孝王后也王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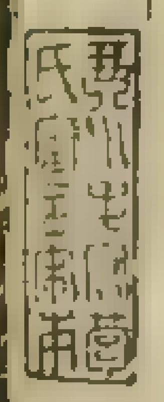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宗伯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大婚禮納采問名采擇也可者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之形如今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其裳作積積謂襞積之若今人[illegible]襈爲也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以大第以為宮[illegible]）莽欲授皇后璽紱（師古曰紱所以繫璽也音弗）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illegible]）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瘱有節操（師古曰瘱順也瘱音一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illegible]）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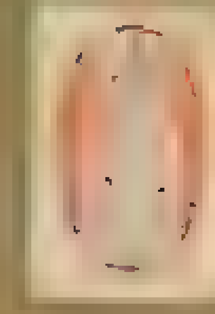
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與由同）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嘑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終



漢書九十七



前漢書

二十

元后傳第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㠯媯為姓（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古奔字）齊桓公㠯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㠯為氏文景閒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地）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㠯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㠯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
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
之元城建公曰 服虔曰建城人年老者也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
火相乘 李奇曰此繇辭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 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 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崩元后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 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 師古曰直亦當 日月當之元城郭東
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 師古曰虛讀曰墟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王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
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
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
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 師古曰適讀曰嫡 後以妒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 師古曰任懷任 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
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
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
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
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政君與在其中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及太
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 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 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 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 長

御即以爲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並爲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音來到反好燕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尚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茀與孛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也）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疢）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怨）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師古曰見顯示）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已止也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

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靳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師古曰以此明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辟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
三爻辭也肱解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
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言曠職任使受祿伏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
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
所苦加侵師古曰誠實也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
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
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
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也音自川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
曰纖介言細小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
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
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
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
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
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
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
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素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
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
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邪二縣之間田畝一名其境自長安也今尚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可及外杜里師古曰灌都侯內曰指等者以引水甲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今說故改今近是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
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
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
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楫櫂人爲越聲也鄧展曰濯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橈音饒越歌爲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
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紅陽侯
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身自爲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師古曰寖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施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各歸第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藁請罪師古曰自坐藁上示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

事與紅陽侯立[illegible]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
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
獻其[illegible]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大治第宅第中起土山
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

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
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
大臣師古曰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
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
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
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
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師古曰言供養太后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 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 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引而退也 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

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爲皇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 孟康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虞與娛同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郊近二十里也 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 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祓除水邊也 夏遊籞宿鄠杜之閒 師古曰籞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 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 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也 校獵上蘭 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 登長平館 師古曰在長平坂也 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

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旁弄兒
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
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
祚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
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
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
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
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
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
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
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

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
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
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
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
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
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
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
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為
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
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

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是對之辭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爲之也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相讚曰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紱謂璽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纂食堂孟康曰纂音撰晉灼曰纂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讀曰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過預何爲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

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其本別封不爲侯）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戚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字與逸同）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世父伯父也以其長當爲嫡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

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救也）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互也）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師古曰激發，意動也。恧，慙也，音女六反）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徧也）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子元，朱博字）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在其右者，名位居前也）莽陰求其罪

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

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㠯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 師古曰坐音才臥反 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㠯得與至尊竝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師古曰會謂赴其所也重音直用反 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爲使令 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㠯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 服虔曰黃郵聚在南陽棘陽縣 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 車駕乘綠車從 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以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 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㠯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 師古曰獲莽之中子也今書本或作仲獲字者後人所改耳 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㠯百數 師古曰言其合當輔政不當就國也 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㠯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 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㠯爲好 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反 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 師古曰瘢創痕也痕音下恩反 美玉可㠯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 服虔曰瑑音衞蘇林曰劒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璏從玉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篆也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 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直也 遂椎碎之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自裹㠯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

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太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師古曰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繈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illegible]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illegible]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也）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illegible]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illegible]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illegible]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illegible]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字音芬）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illegible]）欲有所爲微見風采（[illegible]）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諷）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寑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增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紀力反）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讀曰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烝）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

讓朝所宜章㠯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矦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能爲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㠯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蕭相國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㠯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㠯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家自足)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㠯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人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㠯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矦王後及高祖㠯來功臣子孫大者封矦或賜爵關內矦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猒政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諷)奏言往者吏㠯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也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㠯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㠯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自今㠯來非封爵乃㠯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㠯知其稱

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㠯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㠯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㠯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師古曰闊寬也略簡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師古曰閾門橛也音域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繈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㠯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㠯儉師古曰視讀曰示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勖之哉師古曰勖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也解在霍光傳左右㠯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㠯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巳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㠯誑燿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㠯女配帝爲皇后㠯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讀曰娶正十二

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竝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巛上天下於地是能卑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所謂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佟王莽篡位賜姓王郎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佟音徒冬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襃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

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埶足亡所牾意（師古曰牾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牾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違也確堅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立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師古曰解並在前）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姬為帝太后也）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顇（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也殄盡也顇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顇與悴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驕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因遺詔樹立帝其立所以收高帝近遠屬謂宗室疏遠者也）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

曰脈音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刃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爲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阸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猶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速疾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漆令邯師古曰邯豐甄邯也漆讀曰部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嬰辭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董仲舒傳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損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舜自謂德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師古曰亹亹勉也翼翼敬也亹音武匪反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緣上也後音下胡反其字從彳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彌與弭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和柔貌也如集于木恐隕墜也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纔得逮及僅足而已物物卬市日闋亡儲師古曰物物卬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畜積也闋盡也日闋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卬音牛向反闋音苦穴反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

始（師古曰眴音火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茹音人庶反）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管衆治（師古曰婁古屢字）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強也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大行前也）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有聖德雖遇風雷不迷惑也）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師古曰鮮音先踐反）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是以三年之閒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

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副稱也）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師古曰遴與吝同）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蘇林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圍項羽闢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帝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自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蘇說非也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繈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

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眾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眾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晉灼曰陷因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失所升之位也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及至青戎摽末之功服虔曰摽音刀末之摽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摽音必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者謂向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莫知其上者也檢局也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並在前也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也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謂上祀帝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為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并伯禽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讎對也言當荅之也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事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傳也取其臣竭忠㠯辭功君知臣㠯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㠯爲國也臣愚㠯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師古曰敕命也遴難也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言此爲法之始天下幸甚太后㠯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乃高反又音呼高反今帝㠯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㠯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

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矦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㠯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㠯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柰下愚子何㠯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㠯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管蔡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

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
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㠯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
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
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㠯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㠯教授
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㠯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謂用之得選舉也）
四年春郊祀高祖㠯配天宗祀孝文皇帝㠯配上帝四月丁未
莽女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惪之義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
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
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
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
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
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
韍（師古曰此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
七百萬合爲一萬萬㠯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
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
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㠯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
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
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眂事邪（師古曰眂古視字）將當遂行其
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
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師古曰召陵潁川縣）皆止於公公欲自損㠯成國化宜
可聽許治平之化當㠯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㠯尊

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儉省官屬今當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之宰也）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

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韍如相國（師古曰韍亦謂紱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爲閒田而退）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

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
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
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
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以八月載生
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
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
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
駟（師古曰驪馬[illegible]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
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
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
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
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
民作樂以宜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轃（師古曰轃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
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
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
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
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
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
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
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

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閒非則臣莽當被詿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爲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賜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亦與臻同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蓺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車馬衣服樂器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己而聽也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弭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

朝臣論議靡不據經㠯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閒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天地之儀從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天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其民自勸就其力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城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㠯光大孝是㠯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在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㠯助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共讀曰供乃遂及厥祖師古曰錫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鞸韍音弗鞸音畢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反珌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三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illegible]馬曰乘[illegible]其下亦同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師古曰秬鬯香酒也卣中尊也音攸又音由九反圭瓚二師古曰以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illegible]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

卜史官皆置爵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傅籍（師古曰傅謂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張晏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衞祖禰廟及寢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衞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一也賈讀曰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蠒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

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 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 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封戴侯貞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爲誤也 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 師古曰許依周公爲武王請命作金縢也 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 師古曰王之見在者 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 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 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 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 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太后聽許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 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 師古曰屬付也幾音鉅依反屬音之欲反 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 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 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

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頻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卲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卲公不悅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棐音匪說曰師古曰謂說經者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卲說讀曰悅次下並同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扆此下亦同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縗麤未除師古曰縗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蔽膝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

前漢九十九上

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吕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閒大統幾絕宗室幾弃（師古曰幾亦音鉅依反）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吕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竝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吕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吕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顒）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竦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國家所吕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爲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勤勤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孜同）凡吕爲天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爲音于偽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悖亂也）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

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弃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舉足也音空蘂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而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孟康曰掘其宮以爲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之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竹木爲覆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兒以爲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師古曰仆倒也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掃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鍫也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鬭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廄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衞士三百人安漢公廬

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千等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師古曰東平煬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作供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

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卧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爲使而監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恩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仍頻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音曰悅三年

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

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興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子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

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眞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 師古曰輯字與集同 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 師古曰屏擁蔽也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周有刑錯之功 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 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 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 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 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 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 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 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 師古曰茂美也 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 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 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反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大縱容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 日月之不可階 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盛土爲器所以盛土也言人修德行道有若爲山雖于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謂莽修行政化欲於太平未出一匱也 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 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都侯也俾使也 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

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絰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宇及獲字也皆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己罪為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朞年也師古曰虞書云放勳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illegible]）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遭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音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㠯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㠯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㠯視即眞之漸矣師古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縣哀姓也章其名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側著也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㠯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師古曰嬗古禪字言有神命使傳帝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㠯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㠯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㠯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㠯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㠯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

飾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前漢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師古曰韍謂璽之組音弗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訢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迺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周君之義音璧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為諸侯服事周室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也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師古曰鬲縣也漯音它合反鬲音與隔同地方百里為

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烝)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弼)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職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於東方故戒太師也)青煒登平考景以晷(服虔曰煒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分至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屬焉)熒惑司悊南嶽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也師古曰燠音於六反)赤煒頌平考聲以律([illegible]假也物假大乃宜平[illegible]之始故爲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師古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

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乂 白煒象平考量以銓 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 辰星司謀北獄國將典致時寒 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闇也厥罰常寒晉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國將 玄煒和平考星以漏 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十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 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 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徒主威刑也 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 師古曰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 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 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曰肱圜也五教在寬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厷古肱字 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 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 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責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主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 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 師古曰允信也 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 師古曰若順也 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 師古曰共音曰龔 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衞尉曰太衞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 師古曰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銳反 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 服虔曰如言路寢也 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 師古曰此黻謂大帶之黻 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

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爲虛美）好惡不愆立于厥中（師古曰愆違也）於戲勗哉（師古曰於戲讀曰烏呼勗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師古曰非音誹）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授印韍（師古曰韍亦印之組也下並同）令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爲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爲伯益之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爲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爲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媯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皋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師古曰恪敬也以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杞宋爲三恪也）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服虔曰姒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祧音吐堯反）神祇報況（師古曰況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或黃氣熏烝昭燿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也自云承黃虞之後）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

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弟爲大禖歲時以祀（師古曰禖祀也言此大禖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眾庶之家所尚者各令種祀勿絕者以大之下同其法）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咨繇謨之辭也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相嫁娶以其同出也餘它王氏則不禁也）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胡公）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楊並等子皆爲男遣騎都尉囂等（師古曰囂音許驕反）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上故曰橋時也）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師古曰嬗古禪字）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言堯傳舜漢傳莽故曰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襃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爲宗故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謂爲大司馬宰衡時也引虞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爲攝帝又爲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求也音山客反）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

故作金刀之利幾㠯濟之師古曰幾讀曰冀然自孔子作春秋㠯爲後王法
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
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
㠯天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廢劉而興王
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
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
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
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
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
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
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
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㠯爲佩除刀錢勿㠯爲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
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
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炔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快

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
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
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
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
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
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㠯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
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
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㠯自供奉罷民力㠯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
廢井田是㠯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㠯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
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
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師古曰誖古悖字也音布內反繆

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引之以爲言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周書甘誓之辭也不用命者則以爲奴也說者皆以爲奴戮女言并及其子此說非也奉其先云因加之辠及子之謂奴也唯不用命者然後被

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音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存食貨志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師古曰厭飽也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爲井田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

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言依古義而爲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天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孟康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孟康曰黃支獻生犀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

[illegible]縣也中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illegible]師古曰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師古曰寖漸也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故是日天復決其以勉書[illegible]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師古曰繢音[illegible]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何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音之欲反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祗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illegible]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師古曰[illegible]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頻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

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中謂車其旂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牝馬六地數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鷩鳥雉屬即鵔鸃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鷩音鼈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也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餘在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師古曰隃字與踰同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

雷師古曰雷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也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亦同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讀曰悅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四面之繞霤者古四面迴曲陀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霤音力救反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

口捶扼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扼謂據險阨而捶擊也捶音之累反)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師古曰肴有二肴山也黽黽池也皆在陜縣之東黽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曰批謂開門之也函谷故關在弘農縣界批音步結反)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汧山汧水之阻隴謂隴阺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阺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叫也音火故反)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恬音之人職任掌寇故云去官)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犧和置

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之傳音張戀反)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但欽也)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貂)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寄食之賓於王氏廟中)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眾謀反(師古曰並解於上)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爲漢高皇帝
爲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
廟元帝與皇太后爲體師古曰大婦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
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
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
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當也
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
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
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
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
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辜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

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
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師古曰狦音刪又音先安反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
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
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
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
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
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棽音所林反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
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
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
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
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

幣訖不行（[illegible]）復下書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illegible]）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illegible]）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illegible]）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 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illegible]）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

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illegible]）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冉反）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

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放殛之罰共工等也殛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蹷顄師古曰侈大也蹷短也顄頤也蹷音其月反顄音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師古曰氂毛之罽也以氂裝衣中令其衣張起也氂音力之反字或作犛音義同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便面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眾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師古曰逯音錄填音竹刃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勢恐猲良民師古曰猲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師古曰謂妄以人爲罪欲封其頸以別之也得錢乃去封毒蠚並

作農民離散 師古曰蘇息也音先各反 司監若此可謂稱不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自今㠯來敢犯此者輒捕繫㠯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 師古曰心動曰悸寖漸也悸音其季反 莽曰昔齊太公㠯淑德累世爲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 師古曰監視也 其㠯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襃新侯匡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㠯大夫㠯故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 師古曰拂讀曰弼 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犇走 師古曰犇古奔字 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講易

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 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小 三日止瀕河郡蝗生 師古曰謂緣河南北諸郡瀕音頻又音賓 河決魏郡泛清河㠯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欽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㠯視諸蠻夷 師古曰視讀曰示 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爲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爲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 師古曰搜索也音山客反橫音胡孟反 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㠯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㠯美風俗

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曰並解於上詩國十五抪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凡十五國也抪音普胡反[illegible]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illegible]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師古曰殺音所例反至於一成[illegible]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音懈稽考也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

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名也音下甘反）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何也被加也音皮義反）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也）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胷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音與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

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偏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解並在前）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阸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張晏曰倉龍太歲也服虔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師古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填德在中宮宮又土也）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土也晉卦日出地上晉文公以時出西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說大吉所化循度所以卜筮比吉故去之）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師古曰調音徒釣反）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

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師古曰須待也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illegible]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爲大司馬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徹之師古曰徹毀也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歲星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纏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糒乾飯也張坐臥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有供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僞師古曰耨鉏也薅去草也耨音奴豆反薅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收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師古曰[illegible]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羣臣悲哀

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闋盡也音口決反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未反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士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公府諸曹次第之名也師古曰應說是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策也音止蘂反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亡士之家上書自治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章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屮木師古曰屮古草字海瀕尤甚師古曰瀕邊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師古曰北闕直城門凡皆城也直城門長安城四門名也解在成紀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

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illegible]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illegible]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師古曰[illegible]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illegible]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illegible]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減云師古曰[illegible]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illegible]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師古曰[illegible]在賓服是爲惟屏師古曰賓服[illegible]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師古曰[illegible]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illegible]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illegible]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師古曰[illegible]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illegible]還言軍士久屯塞苦

邉郡無吕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吕新室
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
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吕橫行莽壯其言吕威為將軍然采普
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
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邉莽復發軍屯於是
邉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邉民者弃市益州蠻夷
殺大尹程隆三邉盡反遣平蠻將軍馬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
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
夫皆佐酒師古曰佐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
吕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犇走往
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惡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
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

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吕他辠繫獄欽曰是欲吕我為說於匈
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今故殺之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乃說專其事
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
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卻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
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邉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
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辠應敵從橫單于不
能詘遂致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
意吕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
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
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
郡國者並乘權埶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
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

略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貌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㠯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師古曰攬總持也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於有司但受成而苟免罪也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㠯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憒眊不渫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憒亂也眊不明也渫散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寑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衞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仰音牛向反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近於絕爲盜賊在者少也邯鄲㠯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爲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爲南城將軍

廉丹爲寧始將軍三月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威㠯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㠯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衞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㠯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反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㠯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㠯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士率士之賓莫非王臣（師古曰此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
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同謂公侯伯子男也）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士也辟音壁任音壬）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采謂因官賦而食也也）多少之差咸有條
品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人掌反）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
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
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
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衞將軍保北
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
兆隊右隊中部左泊前七部（張晏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將七部師古曰泊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
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
五部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泊
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龔）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
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太官膳羞
備損而爲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
同心（師古曰幾音曰冀）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
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邕讀曰壅）遣大司空王
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
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
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一門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
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四行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
爲大司馬（師古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

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邪豆越巂夷人）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敺衆遠居（師古曰敺讀與驅同）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期會之責）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訾人之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

與巧屠共刳剝之（師古曰刳剖也音口胡反）量度五藏（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始（師古曰筳竹挺也音庭）云可以治病（師古曰以知血脉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將別領兵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剿胡子（師古曰剿音子小反）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illegible]九中　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師古曰逡音千[illegible]字或作俊其音同耳）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illegible]）其封林為建德侯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師古曰朝見之禮）賜弟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蓺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已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illegible]）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謂聞發取之音步割反又音步葛反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㠯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師古曰遴讀與吝同託㠯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又一切調上公㠯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㠯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師古曰六尉六隊也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師古曰瓜田姓也儀名也師古曰長州即後漢所云長洲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師古曰宰縣令母散家財㠯酤酒買兵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㠯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㠯給貢

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㠯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㠯五石銅爲之李奇曰㠯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鍮石之爲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㠯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葉反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㠯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㠯漁采爲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師古曰食音上戠反闊其租賦師古曰闊謂寬也幾可㠯解釋安集師古曰幾讀曰冀莽怒免興官天下吏㠯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㠯來諸軍吏及緣邊

吏大夫㠯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㠯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㠯禁姦師古曰幾讀曰冀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文穎曰祉福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藏薄冰亦㠯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曰肅承聖寶後能肅敬行大寶繼以天命欲承其緒三曰德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吕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爲殺逆之事故誅之也將謂將有其意也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㠯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謚爲功崇繆伯㠯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穀者宗所封之國也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㠯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𨍭惲責問妨師古曰𨍭音千又音徒蓋反并㠯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巛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㠯驕仁乃㠯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爲鬼神怪異之事㠯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恩謂以爲恩也㠯爲曲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稱名稱也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㠯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厤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也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師古曰秦謂秦地也終南山在其分域故云秦終南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

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生生遞相生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日新者日日新）予其饗哉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寖多（師古曰寖漸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曅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illegible]其有死失）多少各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

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翮音胡翮反）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墯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彊立以為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館所在也解在陳湯傳槀音工老反）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時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廄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師古曰風讀曰諷）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

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皃古貌字也皃佷言其佷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其所見不可移易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師古曰韍音弗印之組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訾與貲同訾謂以貲為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如海瀕海濱也瀕水厓也又音賓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師古曰視讀曰示下鎮安天下博意欲以

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以為我致霸王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曆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讙謂趨走而讙譁也須待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讁讁責也見音胡電反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

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曰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皆以九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兩或一）應協於易弧矢之利吕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備寇以人此亦木弓曰弧）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師古曰稽考也考古於前人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爲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爲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倉無見穀（師古曰見謂見在也）吕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師古曰列風烈暴之風）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撫手也言驚懼也）伏念一旬迷迺解矣（師古曰先言列風雷雨後言迷迺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illegible]）臨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吕爲公其後

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漢注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擧以行皇太子之被輿而輔茵乎師古曰晉說非也此直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擧茵之四角輿而行何用謂挈輿乎）見王路堂[illegible]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屏名也）又吕皇后被疾臨[illegible]上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列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吕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李奇曰[illegible]山在大上也）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illegible]統義陽王乃用五統吕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以諫安罷[illegible]音千故反莽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惟即位

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師古曰幾讀曰冀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師古曰匣匱也音狎出自樹立外堂上師古曰樹豎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師古曰廝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師古曰視音示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袷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浪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晉說非也[illegible]波音彼皮反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

惟玉食予將新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音下更反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禮文也縟繁也音辱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

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也[illegible]）飾以金銀琱文（師古曰琱字與彫同）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illegible]）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謂逮捕之也已解於上）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自莽爲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孚其字從木）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一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爲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褎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槀瓦器（師古曰藉槀去薦蓆也瓦器以瓦爲食器）又以歷遺公卿（師古曰[illegible]）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師古曰[illegible]以赭汁漬巾幡）莽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言與尊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爾）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

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

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師古曰愔音一尋反）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㠯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韍（師古曰說讀曰悅）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卽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㠯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夭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諡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

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曅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㠯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㠯棄章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徧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師古曰友愛也善兄弟曰友）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㠯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曅爲睦脩任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卽位㠯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怒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師古曰趣讀曰促）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

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以王況讖言荊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爲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之棽音所林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儲夏人姓也）莽以爲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儀之令自出）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師古曰幾讀曰冀）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鐫鑿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神靈也）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所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徙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

（中也居也）或言黄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師古曰瑵讀曰爪謂蓋弓頭爲爪形）載以祕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杠皆有屈膝可上下屈申也師古曰以其有機關不使外見故曰祕機也）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黄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輭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輭車載喪車者也）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弈經以八箭投之）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illegible]）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弃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艷反）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illegible]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illegible]）不敢略有城邑轉掠[illegible]日闋而已（師古曰[illegible]）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illegible]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不曉此意也）是歲大司馬士[illegible]豫州（師古曰[illegible]）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illegible]以爲誣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illegible]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宰[illegible]）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師古曰數[illegible]）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

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illegible]今乃結謀連黨㠯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㠯上四萬餘人授㠯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糜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illegible]通用況自劾奏莽讓況[illegible]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辠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illegible]與乏軍興同科也㠯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鄉皆破師古曰鄉讀曰嚮莽㠯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illegible]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㠯救斷斬師古曰交擢動死之刑也共讀曰供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師古曰給服也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師古曰寖漸也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㠯多之故也今雒陽㠯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㠯威視遠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宜急選牧尹㠯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㠯休息郡縣委任臣況㠯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

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
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㠯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
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
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㠯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爲邯淡里附城師古
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邯淡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㠯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
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
者繼空續乏㠯成曆數故其道駮師古曰伯讀曰霸惟常安御道多㠯所近
爲名廼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
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
疑㠯火自燎爲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炙令暖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㠯
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㠯三年終
冬絕滅霸駮之橋欲㠯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

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亟急也音己力反
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㠯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
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
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於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
長老歎曰是爲泣軍莽曰惟陽九之阸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
霜蝗飢饉薦臻師古曰薦讀曰荐荐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
今使東嶽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
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㠯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
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填音竹刃反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
安兆黎矣師古曰黎衆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
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師古曰溥與普同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辜攉謂獨專其利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彖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也艾讀曰乂乂治也咨乎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咨者歎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紲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古飛字也至長安入未央宮

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為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食讀曰飤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視莽師古曰視讀曰示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無鹽縣也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以城反也一曰反音幡入其城據之也索音先各反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

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犇賊皆戰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莽傷之下
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調發取也音
徒釣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師古曰忽謂忘忽也譟羣呼也音先到反爲狂刃所害烏
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
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
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
填南宮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
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廏師古曰霸昌觀之廏也黃圖曰在城外也亡其黃鉞
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
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
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除井田奴婢山澤六
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
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光武皇帝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
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
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
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
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
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之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識讀與幟同音式志反
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
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
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
不知爲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

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視讀曰示迺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韣音獨封皇后父諶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東風謂谷風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辭也介大也王母君母也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士冠之祝詞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舂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南僰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輿匈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豆孟遷南僰之名也言伯升已下至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師古曰亟急也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師古曰措置也措與笮同音莊各反下亦放此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

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
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
西擊則逆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迺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
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師古曰剿絕也音子小反遣七公幹士隗
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
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也郾音一扇反莽聞之愈恐遣
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
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
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
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師古曰視讀曰示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
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
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

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
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亟急也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
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大頰反前歌後舞顧不快邪
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
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遏止也闕空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
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自將萬餘人
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反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
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
蜚瓦師古曰蜚古飛字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師古曰言戰懼甚
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
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乃會公卿
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師古曰視讀曰示

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草也言伏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三歲不能興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㠯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衛所止之處也道語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師古曰誠實也柰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哀侯莽父名功顯君莽母言莽母好酒疑非王氏子也或曰此言欲以自別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illegible]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㠯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㠯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㠯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也大習兵也肄音亦二反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䵣惲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劒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劒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莽欲㠯厭凶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㠯斬馬劒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剉音千臥反盛㠯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

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謼邑與計議師古曰謼音呼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馳傳之傳音張戀反我年老毋適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欲傳邑以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衞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亶飲酒啗鰒魚師古曰鰒音[illegible]海魚也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汚也一染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鄡亭備武關師古曰鄡音口堯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

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厭之也厭音一葉反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同人九五爻辭也咷哭也咷音徒高反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飧粥師古曰飧古餐字音千安反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𧹞惲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鬭意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閿讀與聞同作姑邪道所由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也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灞南渭口也翬音暉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大姓櫟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斄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斄屬右扶風斄讀與邰同其人姓嚴名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姓屠門名少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

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𧷤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者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師古曰眾皆趨向之而讙呼相和也和音[illegible]）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謼音火故反其下亦同）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宮人婦女譁謼曰當奈何時莽紺袀服（師古曰[illegible]）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栻於前（師古曰[illegible]）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自喻也）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椒除殿陛之道也[illegible]）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𧷤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眾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

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爲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師古曰陬隅也音子侯反又音鄒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臠謂臠切也音力全反也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爲侯大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

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師古曰就受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發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諶王延王林王吳趙閎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

十萬長安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聞當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聞故贊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放也慝惡也）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師古曰滔漫也）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也囂音五高反）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壟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謂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分也）紫色鼃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閒色鼃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師古曰鼃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鼃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鼃聲爲蠅聲乃引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妄矣）聖王之驅除云爾（服虔曰聖王光武也莽爲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漢書九十九

漢書一百

敘傳第七十上 師古曰自敘漢書以後分爲下卷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 師古曰瞢[illegible]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䢵[illegible]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 [illegible] 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目爲號 [illegible] 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閒因氏焉 師古曰[illegible] 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 師古曰樓煩[illegible]鴈門之縣 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目財雄邊 師古曰[illegible]邊地也[illegible] 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目壽終故北方多目壹爲字者 師古曰[illegible] 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目茂材爲長子令 師古曰長子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 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地名[illegible]

（都尉名，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illegible]）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illegible]）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群，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紈之絝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群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殺之）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師古曰：欲守定襄太守期年）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師古曰：即，就也。就其所在而拜）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師古曰：問，召也）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師古曰：酒食之具也。供音居用反）執子孫禮。郡中益弛。（師古曰：弛，解也。見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縱）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illegible]，故稱父師）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分部收捕，（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師古曰：栗，古栗字）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師古曰：同會其所）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師古曰：紀，記也）道病中風，（師古曰：中，傷也，爲風所傷）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以其秩位在家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illegible]）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眡事。（師古曰：眡，古視字）自大將軍薨後，（師古曰：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

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白，滿觴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談笑大噱（[illegible]）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師古曰：[illegible]）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師古曰：目，視而敬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illegible]）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伯引之）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illegible]）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illegible]）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善言也，音黨）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稍自引起更衣因

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illegible]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illegible]非宮稱也）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師古曰：閒，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illegible]）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illegible]）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如淳曰：兩師，許商、師丹）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

每奏事（師古曰[illegible]）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師古曰[illegible]）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師古曰[illegible]出之於群下）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illegible]）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師古曰[illegible]）穉獨不敢荅（師古曰[illegible]）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師古曰[illegible]）斿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師古曰[illegible]）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師古曰言欲以文教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師古曰[illegible]）而穉無所上（師古曰不稱符瑞及歌頌）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師古曰[illegible]）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師古曰班倢伃有賢德，故哀閔其家）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師古曰[illegible]）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師古曰[illegible]天子之過失）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師古曰[illegible]也）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駮譏趙、李，亦無間云（師古曰[illegible]）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師古曰[illegible]）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嚴，嚴莊周也）桓生欲借其書（師古曰[illegible]）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illegible]）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illegible]）不齅驕君之餌（[illegible]）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illegible]）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illegible]）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illegible]）馳顏閔之極摯（[illegible]）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illegible]）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師古曰匐音蒲北反）恐似此類故不進（[illegible]）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illegible]）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壠擁衆招輯英俊（師古曰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illegible]）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

世然後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illegible]）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illegible]）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言諸侯各別為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illegible]）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埶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illegible]）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illegible]）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illegible]）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illegible]）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

鹿劉季逐而掎之師古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德既感嚮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師古曰事見論語洎于稷契咸佐唐虞師古曰契讀與卨同字本作偰光濟四海奕世載德師古曰載乘也言相因不絕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師古曰言堯舜以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而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師古曰絫古累字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不為人所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師古曰隸賤隸也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衣破壞之餘曰褻儋石解在蒯通傳音丁濫反畜讀曰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師古曰罹亦遭也阸音阨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師古曰質鍖也伏於鍖上而斬之也鍖音竹林反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鄭氏曰幺音麼小也晉灼曰此皆偏僻之僻也師古曰鄭音是也幺麼皆微小之稱也幺音一堯反麼音莫可反晉偏僻自言辭此說不相合晉說失之而欲闇奸天位者虖師古曰奸音干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楶柱頭所謂栭也梲梁上柱也楶音節字亦或作節梲音之悅反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師古曰斗筲小器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筲音山交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

宗婦而世貧賤（師古曰[illegible]而久也）卒富貴不祥不如㠯兵屬人（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㠯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㠯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㠯匹婦之明（師古曰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illegible]之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師古曰此論敘高祖之德及班氏漢書敘日所稱引事皆具見本書不須更解以識簡繁其有辭句隱[illegible]覽難知者則具[illegible]釋之[illegible]也）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㠯信誠好謀（[illegible]）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巳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師古曰[illegible]響[illegible]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師古曰[illegible]勸[illegible]都關中[illegible]故云斷懷土之情也[illegible]）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師古曰不立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㠯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師古曰任謂懷任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㠯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㠯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師古曰厭音一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illegible]厭當也師古曰[illegible]）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師古曰昧貪也）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師古曰[illegible]）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師古曰兮音扶問反覬音冀覦音踰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咲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師古曰墜古地字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師古曰每事皆與謀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師古曰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至之處不合其意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師古曰謂年二十也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illegible]其辭曰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illegible]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illegible]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illegible]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illegible]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illegible]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illegible]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illegible]豈余身之足殉兮愇世業之可懷[illegible]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師古曰拾音負拾之拾[illegible]進也師古曰靖古靜字[illegible]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illegible]擥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illegible]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illegible]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illegible]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illegible]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illegible]蓋惴惴之臨深

兮乃二雅之所祇[illegible]既誶爾吕吉樂兮又申之以烱戒[illegible]盍孟晉吕迫群兮辰倏忽而不再[illegible]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illegible]惟天地之無窮兮鰥生民之晦在[illegible]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illegible]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群黎之所御[illegible]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illegible]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illegible]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illegible]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illegible]梟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感[illegible]畔回冘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

[illegible]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褫而內逼[illegible]以理[illegible]得[illegible]欥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illegible]溺招路吕從巳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怕而不莭兮卒隕身虖世旣[illegible]游聖門而靡救兮顛覆顑其何補[illegible]四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illegible]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illegible]

恐罔蜽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黎淳燿于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虖三止

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軌

東厶虐而殲仁兮王合位虖三五

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

發還師已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

震鱗漦于夏庭兮帀三正而滅周

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

道悠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

胥仍物而鬼諏兮迺窮宙而達幽

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算祀于挈龜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

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

神先心已定命兮命隨行已消息

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羅而贏縮

之生各有遭遇[illegible]

[illegible]各隨其[illegible]

三欒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illegible]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師古曰[illegible]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旤福[illegible]抗爽言吕矯情兮信畏犧而忌服[illegible]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illegible]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師古曰[illegible]所欲不以其道則君子不避也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輶德而無累師古曰孔甚也輶輕也[illegible]德至輕無所累[illegible]詩大雅[illegible]之篇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輶音弋九反又音猶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論語又稱逸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賦言微子箕子比干所行各異而並稱仁[illegible]伯夷不食周粟而死柳下惠三黜不去[illegible]父母之邦[illegible]俱有令名木偃息吕蕃魏兮申重繭吕存荊師古曰木段干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者[illegible]禮[illegible]人稱仁未可圖也秦遂止兵申謂申包胥荊謂楚也繭足下傷起如繭也楚昭王時吳師入郢昭王出奔申包胥如秦乞師[illegible]立於秦庭號哭七日秦哀公出師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反國將賞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重繭為君耳非為身也遂不受賞紀焚躬吕衞上兮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紀紀信也脫高王於難而為項羽所燒[illegible]皓四皓也[illegible]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也侯屮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應劭曰侯維也張晏曰[illegible]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師古曰侯發語辭也[illegible]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illegible]程正也[illegible]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應劭曰棐輔也諶誠也相助也[illegible]謨先聖之大繇兮亦仏惡而助信[illegible]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師古曰韶[illegible]樂名也[illegible]素文信而厎麟兮漢賓祚于異代[illegible]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養由基也楚之善射[illegible]

張揖曰[illegible]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師古曰[illegible]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眞師古曰[illegible]

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illegible]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巳

而遺形[illegible]若胤

彭而偕老兮訴來哲㠯通情[illegible]亂曰

天造屮昧立性命兮[illegible]復心弘

道惟賢聖兮[illegible]渾元運物流不處兮師古曰渾元天地之氣也處止也[illegible]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illegible]

憂傷夭物忝莫痛兮[illegible]昊爾太素曷渝色兮[illegible]尚粵其

幾淪神域兮[illegible]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

志於博學㠯著述爲業或譏㠯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㠯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㠯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

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

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名也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㠯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師古曰不安之意也孔

席不煖墨突不黔師古曰[illegible]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

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illegible]今吾子幸游帝王之

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illegible]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illegible]

矕龍虎之文舊矣[illegible]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師古曰[illegible]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illegible]徒樂枕經籍書

紆體衡門師古曰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

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如淳曰[illegible]師古曰宇宙之[illegible]之內喻纖微也[illegible]工暇反）。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illegible]師古曰當己謂及己身[illegible]古音工暇反）。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師古曰[illegible]摛布也[illegible]之辭也），猶無益於殿最（[illegible]師古[illegible]）。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虖？主人逌爾而咲曰（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咲貌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埶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卬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之窔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窔奧室中之二隅也熒燭熒熒小光之燭也卬讀曰仰窔音烏了反其字從穴天聲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矦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應劭曰七雄秦六國也師古曰虓音呼交反闞音呼敢反），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師古曰颺讀與揚同），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師古曰猋疾風也[illegible]也[illegible]音于甲反[illegible]音[illegible]）。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師古曰搦按也音女[illegible]反斷音丁[illegible]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應劭曰魯連齊人也齊田單攻聊城燕將保於聊城魯連為書繫於矢射城中[illegible]燕將得之[illegible]而自殺[illegible]切魏[illegible]不[illegible]奉[illegible]魏齊[illegible]故[illegible]相印[illegible]趙[illegible]卿[illegible]）。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哇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哇不正之音也師古曰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曲趣合屈曲也感耳動感人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哇非正之聲也[illegible]音子由反）；因埶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師古曰雖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俗）。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師古曰從音子庸反），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師古曰[illegible]也音[illegible]），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應劭曰王道霸道[illegible]古曰王一術霸[illegible]也[illegible]），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埶（[illegible]），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illegible]），朝為榮華，夕而焦瘁（師古曰焦音在[illegible]反瘁與悴同），福不盈眦，禍溢於世（[illegible]），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虖（師古曰賴利也）！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師古曰賈市也音古），說難既酋，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應劭曰[illegible]說難韓非[illegible]名也[illegible]師古曰呂不韋[illegible]封十萬戶[illegible]）。

在封內此等皆可略故班氏謂于楚高客於齊[illegible]故于今乎應說失之矣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
氣張晏曰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然至大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也師古曰浩然純壹之氣也彼豈樂為迂闊哉
道不可以貳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師古曰芟音所銜反刈也荒音[illegible]
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師古曰函讀與含同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
共流沐浴玄德師古曰原水泉之本也流者其末也稟卬太和枝附葉著師古曰卬讀曰仰著音直略反譬猶
屮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師古曰殖生也毓與育同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
落師古曰苓與零同參天墬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師古曰墬古地字今子處皇
世而論戰國燿所聞而疑所覿師古曰覿見也[illegible]欲從旄敦而度高虖泰山
懷氿濫而測深虖重淵亦未至也應劭曰旄敦[illegible]氿音軌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
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虖主人曰何為其然也

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師古曰訪謀也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
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說傅說也解已在前望謂太公望也[illegible]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帝王之輔果遇呂
尚於渭陽與語大說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illegible]
[illegible]皆竢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illegible]
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illegible]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
言大玄師古曰[illegible]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壼師古曰[illegible]
婆娑虖術蓺之場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
納虖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師古曰亞次也[illegible]若迺夷抗行於首陽
惠降志於辱仕師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illegible]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illegible]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
壹陽天墬之方師古曰墬古地字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

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師古曰共讀曰恭腴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師古曰[illegible]）賓又不聞龢氏之璧韞於荊石（師古曰龢古和字[illegible]）隨侯之珠藏於蜯蛤虖（師古曰蜯即蚌字也音[illegible]）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師古曰應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媟狎侮也[illegible]）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顥蒼也（師古曰[illegible]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illegible]）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龢隨之珍也旹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illegible]）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離婁明目者也[illegible]）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榷巧於斧斤（師古曰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illegible]）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師古曰良王良也樂伯樂也[illegible]）龢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illegible]師古曰和秦醫和也[illegible]）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

爾自娛於斯文（師古曰密靜也安也）

敘傳第七十上

敘傳第七十下　　　　漢書一百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固旨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德冠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美堯舜之言也漢紹堯運旨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旨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篹與撰同輯與集同旨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志也[illegible]之義在於是也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者失之矣其敘曰師古曰自此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太史公作本紀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說楚謂陳涉初起從之號張楚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illegible]）西土宅心戰士憤怨（[illegible]）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師古曰保安也懷人懷[illegible]之人也）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劉德曰罔無也顧念也顯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從念王諸呂以至於敗亡）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張晏曰除民田租之[illegible]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illegible]）我德如風民應如屮（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屮也故引以爲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登成也）述文紀第四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illegible]）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師古曰甲令[illegible]令甲也）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師古曰曄曄盛貌也）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熙興也載事也謀於衆賢誰能任用故能興其事業也作起也）厥作伊何百蠻是攘（師古曰攘卻也）恢我疆宇外博四荒（師古曰恢廣也博大也）武功既抗亦迪斯文（[illegible]迪進也）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張晏曰改正謂從建寅之月也）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如淳曰譸音輈應劭曰譸張誑也）辠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鄧展曰寅敬也）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是也於是時也選用賢者師古曰傳納[illegible]敷納以言敷陳[illegible]而用之）柔遠能邇燀燿威靈（師古曰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illegible]安也[illegible]故引之[illegible]燀燉也[illegible]）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孟康曰[illegible]龍堆[illegible]幕也[illegible]匈奴祭天龍城[illegible]白龍堆也[illegible]北方也）丕顯祖烈尚

於有成師古曰不大也不大也 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柔克謂人雖有高明之度而當執柔乃能成德也敘言元帝有柔克之姿也 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故老謂貢禹薛廣德之屬也優繇寬容也亮直謂朱雲之屬也 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張晏曰不徙民著邑也 閹尹之疵穢我明德如淳曰任弘恭石顯使為政以累其治也師古曰謂宦人為閹者以其精氣奄閉不泄也尹正也疵瑕也 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外家王鳳王音等 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師古曰允信也 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欲攬成帝之時權在臣下故自攬持其威神也攬執取也其字從手 彫落洪支底剭鼎臣服虔曰彫落洪支謂退王氏也底致也剭刑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謂誅朱博之屬也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 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鄧展曰以帝幸董賢君臣失其才也師古曰婉孌美貌也言哀帝亮之以天功也易大過卦曰棟橈凶故以喻也 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師古曰造成也遭家業不成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自號宰衡而無周公伊尹之忠也 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啟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師古曰茂合韻音莫口反 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乃昭師古曰贊功佐命之功也奕大也 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功獲爵土者 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應劭曰二代二王後也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德厚深遠故存其子孫又受茅土以奉祭祀 宰相外戚昭韙見戒師古曰韙是也明其是戒其非也 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迪於秦有革有因劉德曰迪至也觕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觕音麤觕之觕師古曰觕音才戶反謂大略也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敍述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起於一終於九九八十一也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眇其字從禾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師古曰解在禮樂志度量權衡歷算逌出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所也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歷也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作樂師古曰易象曰上天下澤履雷出地奮豫故其引其文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衞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師古曰言上風既流下人則化也湎湎流移也紛紛雜亂也湎音莫踐反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劉德曰震下離上噬嗑利用獄雷電取象天威也師古曰易象辭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詳用刑之理[illegible]吳孫狙詐申商酷烈師古曰狙音千豫反漢章九法太宗改作張晏曰改除肉刑也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搉引也揚搉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搉音居學反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劉德曰營惑也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應劭曰僭畤秦文公造四時祭天是也師古曰臚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放誕之徒緣間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縣古懸字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以象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善惡也降應王政景以燭形張晏曰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象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

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李奇曰河圖即八卦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師古曰庖庖犧也逌古攸字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墬勢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勢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師古曰墬古地字易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高下明地形也一曰地之肥瘠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師古曰燮和也疆理謂立封疆而統理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剗音剗削之剗師古曰音初限反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師古曰四載解在[illegible]唯河為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服虔曰河竭而商亡[illegible]自茲歫漢北亡八支服虔曰本有九河今[illegible]文堙棗野[illegible]河於酸棗也張晏曰[illegible]武作瓠歌[illegible]宣防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劉德曰[illegible]述溝洫志第九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師古曰虙讀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師古曰纂與撰同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既登遭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無能弘大正道也群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馳也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凡九家爰著目錄略序洪烈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嫚下暴盜思伐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勝廣熛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熛熛讀也烈猛也言陳勝初起而項羽益盛也熛音必遙反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應劭曰遂逐也師古曰遂古逐字也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擊其翼而鳴也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師古曰言反相吞噬也耳諫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髡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枯

楊生華曷惟其舊應劭曰易云枯楊生華嘼責之意也曷惟其舊言不能久也師古曰枯楊生華大過卦九五爻辭也舊合韻音臼　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人從死言今橫不要而有從者故曰過之　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爲番陽令在江湖之間尹主也　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師古曰襄舉也　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張晏曰韓信前王齊徙楚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　綰自同閈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盧綰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爲閈師古曰左氏傳云高其閈閎閈通語耳非專楚也　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　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廑從旅爲鎮淮楚張晏曰劉賈纔乃從軍也晉灼曰廑無幾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廑古以爲勤字言賈從軍有勤勞也　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法制也　雖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爲辭　述荊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朅兮邦風又曰仲氏任只此序方論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之可爲之辭也　戊實淫軼平陸迺紹師古曰楚王戊爲薄太后服姦削東海郡遂與吳共反而誅景帝更立平陸侯禮續元王之後也

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師古曰正合韻音征　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向劉歆俱有名聞　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申意於上將上將樊噲也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布曰噲可斬也時議臣皆恐師古曰信讀曰申　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李奇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以金齊人貴欒布爲生立社　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張晏曰濟北王志吳楚反後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城陽菑川武帝乃割臨菑環悼惠王冢以與菑川令奉祀也師古曰適讀曰嫡　赳赳景王臣漢社稷師古曰赳赳武貌音糾　述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勸高祖且王漢中也舉信舉韓信也信合韻音新　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師古曰革改也言曹參爲相守靜無爲一遵蕭何之約

東不變改也 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
九
畱侯襲秦作漢腹心 劉德曰襲秦椎始皇於博狼沙中 圖折武關解阨鴻門 師古曰圖折武關謂從沛公入
武關說令爲疑兵又啗秦將以利動因其怠懈擊之類也 推齊銷印毆致越信 師古曰毆與驅同越彭越也信亦韓信也謂於垓下圍項羽時也信合韻音新
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 師古曰攘音人養反 斃范亡項走狄
擒韓 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圍也擒韓謂僞游雲夢也 六奇既設我罔艱難 師古曰罔無也 安國廷爭致仕
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
十
舞陽鼓刀滕公廏騶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也 頪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
天衢 師古曰乘登也 述樊酈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 師古曰志記也謂多記古事也司主也 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
犯上干色 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蓋謂此也平字當爲成傳寫誤耳 廣阿之廬食厥舊德 張晏曰任敖也吏遇呂后下獄敖擊
傷主吏也師古曰麾亦勸字也易訟卦六三爻辭曰食舊德食猶饗也 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
師古曰易蹇卦六二爻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言申屠嘉召責鄧通請誅鼂錯皆不爲己身實有蹇蹇之節也 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
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畱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 師古
曰杜亦塞也謂說令塞白馬津 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 李奇曰作行語也 師古曰稱語稱顏
回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我也此言陸賈常以述也從音千容反風讀曰諷 敬繇役夫遷京定都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劉敬由戍卒
而來納說 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
師古曰稅今脫也介甲也冑兜鍪也創始造之也創音初良反 或悊或謀觀國之光 師古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或悊或謀言有智者有謀者易觀卦六四爻
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故合而爲言 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 師古曰本傳作婁劉敬者其賜姓也此言朱婁本其舊族耳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 師古
曰窘仍也薦讀曰荐荐再也長遷死雍其子安又自殺也 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 師古

日古五彼初不從王反王繫其父母乃進那謀終以遇害也之惡引以爲辭也 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允躬罔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敘言江充息夫躬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鄧展曰幼稚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所謂幼寤遇之也非謂寤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溫溫恭人 宜爾子孫夭夭伸伸師古曰詩周南螽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謂和舒之貌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謹故引以爲辭也夭音於驕反 慶社于齊不言動民鄧展曰慶爲齊相齊國慕其行而治也 衞直周張淑慎其身師古曰詩邶風燕燕之篇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故引此詩以美四人也 述萬石衞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梁孝王武及懷王揖 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師古曰折謂夭也孝亦謂梁孝王也 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既告妖師古曰霿僭霿也音蒙說在五行志 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師古曰庸用也所親親之道故分梁爲五國莫侯及謝爲齊東王[illegible]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王[illegible]爲濟川王[illegible]離爲濟東王[illegible]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 德不堪寵四支不傳[illegible]四支也師古曰此皆絕於身不傳胤嗣唯梁恭王買有後耳其事具在本傳 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古曰矯矯高舉之貌也合韻音驕 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師古曰圉合韻音御 吳楚合從賴誼之慮師古曰勸文帝大封梁淮陽梁卒距吳楚不得令西也從音子庸反 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師古曰爰盎字絲此加子者子是美稱以偶句耳 攬轡正席顯陳成敗師古曰攬執取也其字從手 錯之瑣材智小謀大師古曰易下繫辭曰[illegible]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禍如發機先寇受害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錯已誅死[illegible] 述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illegible]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古曰淮南王[illegible]武帝不冠不見黯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冠者首也故謂冠爲元服 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榮如辱如辭也[illegible]之所有廉恥也此敘言賈山如[illegible]也 自下摩上惟德之隅師古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賈山以布衣剌上亦以正也一曰隅謂傳道德之一隅也 賴依忠正君子采諸師古曰諸之也 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 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既敗

用成（師古曰挻謂柔挻也音式延反）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孟康曰易壯于趾征凶安國臨當爲丞相墮車蹇後爲將多所傷失而憂死此爲不宜征行而有凶也師古曰壯于趾大壯初九爻辭也壯傷也趾足也自謂恢事邊非不良不宜征行也）彼若天命此近人咎（安國也此王恢也謀兵人咎也）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師古曰言景帝諸子所以皆得王者由文帝之德慶及子孫也慶合韻音卿）魯恭館室江都訬輕（師古曰訬輕也一曰狡也訬音[illegible]）趙敬險詖中山淫醟（師古曰詖辯也一曰佞也醟酗酒也音詠合韻音榮）長沙寂漢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如淳曰亮信也閒棄南謀反作戰具守備後嗣及子孫皆云外見爲不信於漢朝）四國絕祀河閒賢明（李奇曰[illegible]）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師古曰北鄰謂匈奴也）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師古曰[illegible]不辱也）蘇武信節不詘王命（師古曰信讀曰申）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師古曰桓桓武貌也元首也）薄伐獫允恢我朔邊（師古曰恢廣也）戎車七征衝輣閑閑（鄧展曰輣兵車名也師古曰輣音彭）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師古曰如猋之勇紛紜然盛也）長驅六舉電擊雷震（師古曰六舉凡六出擊匈奴也震合韻音之人反）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張晏曰置郡至祁連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師古曰爾雅云抑抑密也）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讜言訪對爲世純儒（師古曰讜善言也訪對謂對所訪也讜音黨）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寓寄也風讀曰諷）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綵盛也音鬱）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金門金馬門也）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師古曰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讀與敕同也）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師古曰亹亹勉也）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 師古曰詩大雅下武之篇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媚愛也此言湯為天子所愛旰晚也 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 師古曰詩邶風燕燕之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塞實也淵深也謂其德既實且深也此敘亦言安世有之 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 師古曰上觀天子之意 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 師古曰倫類也言異於本類 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 李奇曰匈奴殺廣利以其血塗社也師古曰釁者以血祭耳非塗之血也 致死為福每生作旤 師古曰每貪也張騫致死封侯李廣利求生而死也 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薰胥以刑 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 幽而發憤廼思廼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師古曰孔甚也 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 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也師古曰亡古無字 燕剌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 師古曰序合韻音似豫反 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浟浟 師古曰六者謂武帝也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耽耽其欲浟浟耽耽威視之貌也浟浟欲利之貌也耽音丁含反浟音條合韻音滌 文武方作是庸四克 晉灼曰方正也師古曰言文武並用是四方克定也 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 師古曰偃謂嚴助主父偃也淮南謂諫武帝不宜興兵討越也 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 師古曰詼音恢 譏苑扞偃正諫舉郵 師古曰郵與尤同過也 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蕩繹內寵屈氂王子 師古曰公孫賀及劉屈氂並以外戚故見任 千秋時發宜春舊仕 張晏曰千秋以訟衛太子冤發悟 王訢以給事左右為宜春侯 弘惟政事萬年容己咸睚厥誨譊譊為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

三十六

王孫臝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師古曰逾遠也是謂狂狷敝近其衷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言此朱生以上蓋狂狷耳云敞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仲反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也言光人才以儀形盛也故引之擁毓孝昭末命導揚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尊遵而揚也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于而亡師古曰陰謂隱蔽之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師古曰匈奴休屠王之子故曰狄孥秺音妬信合韻音新奕世載德貤于子孫師古曰貤延也音弋豉反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貌之論也音蒲何反以不濟可上諭其信師古曰在狀充國傳奏上計屯田便宜可以不可屯而有不戰屈敵之策上從之因上屯田之策也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折晉灼曰三哲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訟救湯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闕下卒變定方遂詐非衛太子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殷之士也故引以為辭辭霍不婚逡遁致仕師古曰逡遁同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晉灼曰當宣帝時始仕至元帝時以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為平當也宣彭宣也言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苟于榮合於知恥也本傳贊曰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述雋疏于辥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四皓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榮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涅可以染皂緇黑色也言天性潔白者雖處汙辱之中其色不變也緇音側其反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應劭曰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言之世好以和順遯去不離其害也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仍頻也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追述以之義也師古曰謨謀也合韻音暮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誕大抵謂宗廟之大者於此載之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唯人君得作威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言大臣之職輔佐天子此敘魏相欲宗侍道而黜私權故引此詩以為言也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蓍卦之德兼神知也又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言欲深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故為蓍卜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非其人則不虛傳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眾迕世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此敘言術士不闕疑殆故遭禍難也淺為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張晏曰受任為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師古曰平讀曰便便便辯也贊助也以文雅助治述也一說贊自進也以文雅自進也尊實赳赳邦家之彥師古曰赳赳材武貌也音糾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繄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繄是也音烏奚反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如淳曰崇為尚書僕射是言責之官也晉灼曰隆諫武庫兵不宜以給董賢家此為持官守也寶曲定陵並有立志鄧展曰孫寶曲橈定陵侯淳于長也何並斬侍中王林卿奴曰立志也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師古曰本傳毋將隆在孫寶下今此敘云毋將孫何是敘誤也

長倩懊懊覲霍不舉蘇林曰懊懊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為霍光所屈故不得大官也懊音弋於反遇宣乃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石許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云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慮思也圖謀也言天之威不思謀也此敘言望之遭讒不詳見蹟於石顯及許史所顛躓也躓音竹二反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舅氏蘧蒢幾陷大理師古曰蘧蒢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

也古雅陽屬王國外博□□□厭幾□王於大野也蓋送音桑蒔反□音仍依反楚孝惡疾東平失軌師古曰惡疾謂青病也軌法則也中山

凶短毋歸戎里應劭曰戎氏戎也師古曰戎氏之女也元之二王孫後大宗孟康曰謂哀平帝昭而不穆

大命更登師古曰言□□□不得有丈夫子張晏曰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褏褏古之文學師古曰褏褏盛貌也音代敘反學合韻音下教反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爲不善乎深責之也此敘言匡衡失德不終相位故引以爲辭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也奏石顯撩著先帝任用傾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專地盜土抵罪司命合韻音先寺反

博山惇慎受莽之疚師古曰疚病也孔光後更曲意從莽之欲以病其德行也安昌貨殖朱雲作娸晉灼曰娸醜也師古曰朱雲廷□欲斬張禹是爲醜惡之娸音欺今音丘吏反述匡張孔馬傳

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王商節柏丹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遘遇也閔病也謂以病害長衆也此敘王商深爲王鳳所擠陷也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師古曰□傳喜不阿附傅太后故得免禍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

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師古曰翰音登于天中孚卦上九爻辭也翰音高飛而且鳴喻居非其位聲過實也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師古曰跬半步也跬音空蘂反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郵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師古曰輟止也覃深也纂與撰同言止不復作賦而創法言又撰太玄經也斟酌六經放易象論師古曰放音甫往反論論語也潛于篇籍以章厥身師古曰章明也述楊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獷獷麤惡之貌亦曰無親也獷音獷又音九永反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

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師古曰散謂分派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此叙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故引以爲辭也泯泯群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衆也言羣衆無知從吏之化而成俗也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横作刑罰用興曾是强圉掊克爲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强圉曾是掊克强圉强梁禦善也掊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言任用此人爲虐於下也掊音平侯反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之人横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絶也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爲政平均不相陵奪則無貧匱之人也故引之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肆極也偪上并下荒殖其貨師古曰荒大也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合韻音所例反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師古曰矧況也齊人齊等之人也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師古曰匡正也台音怡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而惡之也此叙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營惑也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咎繇作士戒之曰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諸夏也於讀曰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師古曰攘卻也宗幽既昏淫於褒女師古曰宗幽幽王居宗周也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張晏曰申侯與戎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大漢初定匈奴强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師古曰境合韻音竟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師古曰攸攸遠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師古曰柔安也剖符謂封之也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

五

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敘以爲外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表明也明以德化也 周穆觀兵荒服不旅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犬戎終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陳於廷也 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鄭氏曰驒驒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驒驒駱馬驒驒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此叙言漢遠征西域人馬疲弊也驒音乇丹反 姼姼公主迺女烏孫孟康曰姼音題姼姼揚揚愛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姼音上支反姼姼好貌也魏詩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女妻也音乃據反言漢以好女配烏孫也 使命迺通條支之瀕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師古曰詭違也言禍福相違終始不一也 高后首命呂宗顚覆薄姬䧘魏宗文產德如淳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子魏豹聞負言不與漢遂畔而死也師古曰䧘古墜字 竇后違意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衛風曰考盤在澗考成也盤樂也此叙言竇姬初欲適趙而向代違其本意卒以成樂也 王氏庂微世武作嗣子夫旣興扇而不終師古曰扇熾也 鉤弋憂傷孝昭吕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應劭曰詩云是類是禡禮將征伐告天而祭謂之類告以事類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雖幼尊貴家族以惡逆誅滅也師古曰禡音莫駕反 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曰乘序謂登至尊之處也 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爲傅氏所陷衛姬中山孝王后也爲王莽所滅 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歆羡非天所度師古曰乍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七人時雖處尊位人心羨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 怨咎若茲如何不恪師古曰恪敬也 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師古曰娠音身 遭成之逸政自諸舅師古曰言成帝貪自逸樂而委政於王氏 陽平作威誅加卿宰師古曰謂王商及王章也 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師古曰煌煌熾貌 曲陽歊歊亦朱其堂師古曰歊歊氣盛也音許驕反 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張晏曰桀名癸紂名辛 僞稽黃虞繆稱典文師古曰稽考也 衆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曰復周也臻至也十二歲歲星一復莽稱帝十二歲而見誅也左氏傳曰美惡周必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叙帝皇張晏曰十二紀也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準天地統陰陽張晏曰準天地天文志也統合也陰陽五行志也闡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闡大也元始也極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極元始以來及星辰度數謂律歷志分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及溝洫志也窮人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緯六經綴道綱張晏曰藝文志也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贊明也函雅故通古今張晏曰包含雅訓之故及古今之語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藪也凡此總說帝紀表志列傳備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術藝文章泛而言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所說也述叙傳第七十